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三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3/07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 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三六册目次

子部·類書類

考古畧八卷補五卷(二)

〔清〕王文清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 一

考古原始六卷

〔清〕王文清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 一九八

春秋經傳類聯不分卷

〔清〕王繩曾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二年多歲草堂刻本

..... 二八四

杜韓詩句集韻三卷

〔清〕汪文柏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 三二七

古今記林二十九卷

〔清〕汪士漢輯
華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居仁堂刻本

..... 四七五

考古畧八卷補五卷(二)

〔清〕王文清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考古畧八

卷》提要

考古畧卷之六自錄

探錄法考畧

教省考畧

帝王兵制考畧

井田出軍賦同異考畧一

魯頌公車子乘公徒三萬考畧

漢代兵制考畧

宋代兵制考畧

車戰考畧

宇內山水三大幹考畧

古今地理同異考畧二

古今地理同異考畧四

刑律考畧

八陣考畧

尉官大司馬九法九伐考畧

井田出軍賦同異考畧二

管子內政軍令考畧

唐代兵制考畧

明代兵制考畧

九州異名考畧

古今地理同異考畧一

古今地理同異考畧三

歷代州道路省考畧

湖陰縣志

關鎮要區考畧一

關鎮要區考畧三

塘述

關鎮要區考畧二

湘沅記

評法考卷

楚鴻王文清九溪氏纂

王文清

後世官吏之考績無庸拘古昔之成法已有明去今未遠其謀於高有可採焉明崔文敏公說曰天下親民者守令也綱紀守令者上官也糾察上官守令者撫按御史也然習俗之弊也以奔走應對為職以臨政淮民為餘力以造請勸導為恭謹以直躬守道為修疾政郡縣之瑣細末務勸必關決於上司不得擅有變動大吏不語民俗斷以胸臆意指遠出改易無常此雖冉季亦安從而行之哉史科王治等疏飭吏治三事一定等則以辨材賢二公論勸以一事體三修實政以圖治安若分九則斯太煩宜上中下三等為限而糾刺則屬之科中黃景昉曰撫民以吏察吏選以民故

湘陰縣志

曰民者吏之程也雖然衙吏固有法馬一在壹功今二在寬事權三在嚴賞罰四在明器職五在重久任凡循良卓異一一廉其治狀一有不實即以其罪罪所舉者何患吏不得人而澤不究也君氏鏡又議曰今太學之中其師尊矣而愚無賢士以為之徒鄉學之中其徒盛矣而愚無賢師以為之師且翰林之官專讀文字而不能達於政事州縣之官專於政事而不得與於館閣初選草茅之書生而使之牧民復選王堂之書生而使之治吏君與民何以家其益也此數說者蓋察吏安民之道吾無以贊之

刑律考卷

明王奉若天道刑實子奪皆奉天以行軍若有司者又代大君而布好生之德者也今為考其刑法與律書之要焉古之五刑墨劓刺宮大辟也三就者行刑各就其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也三居者大罪居四畜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象以典刑流者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者刑之法也皆災肆赦倍於賊刑者法外意也三辟者夏商刑周九刑也九刑者正刑五入流宥與鞭與朴及贖也有三典者則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也有三千之屬者夏刑墨劓剕罪十贖罪五百官罪三百大辟二百周則墨五百劓五百剕五百官五百殺五百九二千五百條也又有五刑者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是也亦有五禁者官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是也亦有五戒者曰誓曰

湘陰縣志

誥曰禁曰糾曰憲是也以訊辱臣訊辱吏訊萬民則為三刑以宥不橫宥過失宥遺忘則為三宥以救幼弱救老耄救愚惡則為三赦以辨均罪賊罪擄罪非命擄罪合為擄盜為擄罪為擄誣為八威以張觀獄故謀賢謀能謀功謀賞謀勳謀賞為八辟唐虞刑則尚書大傳所謂上刑諸衣不純中刑雜後下刑墨幪也衣象五刑者白虎通所謂比墨象中刑諸衣雜墨象官有罪大辟布衣無領也威文仲又有所謂五刑則甲兵斧鉞刀錐鑽斧報朴也大司徒又有擄八刑則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違言亂民也孔子家語又有五大罪通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也周治獄五刑國中旬劓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也凡因者上罪極奪而極下罪極七王之同族奪有爵者極刑殺則

於何氏也秦五刑則斬劓左右趾鼻首種其骨也自漢文帝
除內刑而後世之五刑作兵首五等杖五等徒五等流三等死二
等也則三木紐也械也枷也先備刑內刑法嚴而難犯故死者少
後世五刑民玩而易犯故死者多用法固存乎其人哉受財曰贓
有六等強盜賊竊盜贓枉法贓不枉法贓監守自盜贓坐贓是也
殺人有七等謀殺開殺殺故殺切殺誤殺威殺過失殺也十惡者謀
反也謀大逆也謀叛也惡逆也不道也大不敬也不孝也不睦也
不義也內亂也此古今之刑法也至其所定為刑者非律乎魏
李惶定法經六而商鞅改為律馬盜法今賊盜律賊法今詐偽律
因法今斷獄律捕法今捕七律雜法今雜律具法今名例律也漢
法十家則李惶三十二篇商鞅二十九篇申不害六篇處子九篇
慎到四十二篇韓非五十二篇游林子一篇是錯三十一篇燕十

湘陰縣志

事十篇法家言二篇是也漢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也蕭法定律九章即本李惶六經法而增戶婚擅興廢庫三篇也
應劭集漢儀有七曰律本章句則律李惶蕭何張湯趙禹所著也
曰尚書舊事則孔光鄭弘作也曰廷尉板令則張湯作也曰決事
比例則律志作也曰司徒都目則鮑昱所定也又有曰五曹詔書
又有曰春秋斷獄也曹魏陳羣取蕭何九篇而增劫掠詐偽殺亡
告劫偽訊斷獄請贖驚事債債九篇合定為十八篇此後晉律二
十篇梁律二十篇北齊律二十五篇北周律二十五篇隋律十二
篇唐律因隋之舊而定之宋亦因隋之舊而重定之則名例衛禁
職制戶婚廩庫擅興賊盜開封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十二篇皆已
刑書有四法治於已然謂之律禁於未然謂之令設於此待彼之
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四者起於唐仍於宋至今遵

之本改矣例分八字曰以與實犯同也曰准與實犯有間也曰
無分首從也曰各執此月科也曰其變於先意也曰及詞連上父
也曰即大殊義同也曰若會上意也范蜀公指此八字如春秋之
凡云善子采湖南提刑序說完錄曰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
於檢驗檢情之失多起於發曉之差定驗之悞皆原於原事之淺
故必熟體此錄如醫者之洞見表裏而後鍼砭也明恭德從
又纂續律源頭一編以明明德格物絮矩去所去辟去騁泰并用
易尚書中語冠其首又有輔律詳蘇如大誥條例之類以備於後
刑律之本末具是矣學為治者可不盡心以求之哉

湘陰縣志

此處文字模糊，難以辨認，可能為另一段法律或歷史記載。

教者考畢

惟天事化生投各以其時惟王法天思成不容偏廢夫政有教者此仁心其德也倘與肆教亦教其背變耳周之三教第教其曰幼弱曰老老曰愚愚者耳其三教亦皆其曰不識曰遺失曰遺忘者耳孔子言教亦止教其小過耳未聞不在於疑之列又非纖細之怨而概為奔馬之毒也漢王符曰吾究一概教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吃老盜服賊而過門孝子見憐而不得封造盜者親物而不取取痛其甚焉夫養振芳者傷水穰惠奸宄者賊良民性惡之民雖嚴明令尹不能絕也巨衛疏曰臣見大教之後奸邪不為矣止今日大教明日犯法苟且微幸不改其原雖嚴教之刑於不能措矣孔明治蜀有議其不教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孟光亦責費律曰教者偏枯之物教施非常之思徒惠奸宄之惡律則

湘陰縣志

之情文中子曰無狀之國其刑必平吾我言矣唐劉知幾曰教今之律行人如期付度咸得俸免即罪當斷決方使規其故致播延畢露寬濶用使俗多頹悖時罕廉隅米司馬光曰教者害多而利少使愚惡之民憤怛鬱塞山阪之羣志滿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元英宗曰思可常施教不可屢下使殺人者俸免則死者何辜明張居正曰犯罪者傷改與倫覆之所不容天欲誅之而赦教之無乃違上天意乎且使彼其苦恨之氣鬱而不散上蒸為災沙冥之中當事不為之一泄彼其苦恨之氣鬱而不散上蒸為災沙之變下推致疫癘之殃則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也此皆昔賢之論教者也然則為治者如之何亦曰於疑必審而因循無庸獄有罪必詳而奸惡無俾思斯為仁莫全之道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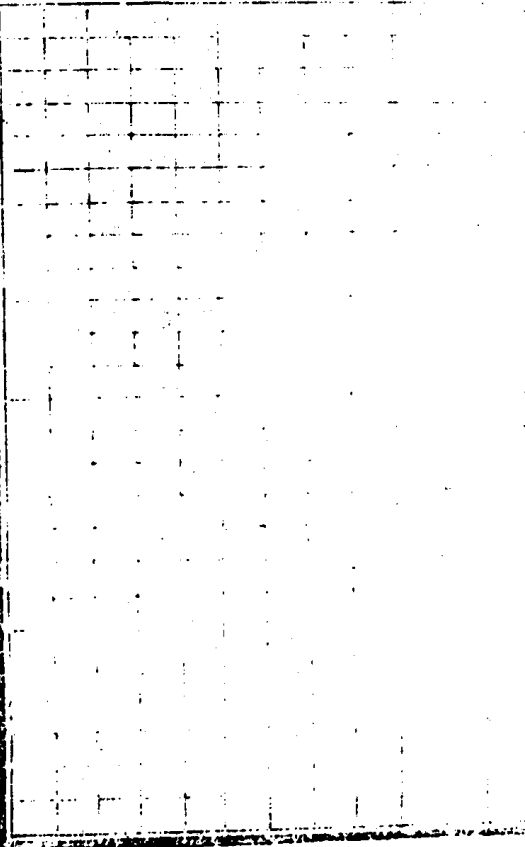
八陣考畢

風后指機工曰天陳北陳風陳雲陳虎翼陳蛇蟠陳飛龍陳鳥翔陳凡八陣四為正四為奇奇為權機或總稱之先出道軍定兩端天有術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到各四陣前後之衝各二隊以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二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陳抗遊軍從後驅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度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圓繞之美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衝為飛龍雲為鳥翔擊之美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居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逆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朱子曰此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北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陣地軸并前後衝為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陣遊軍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衝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為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故又有二十二隊天衝二十四隊地軸等數也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輕重之權剛柔之節者家計也以實學虛以先奪後者合變也我鳥而敵常險我弱而敵常繁兵法所謂致人而不

湘陰縣志

致於人此其機要也 唐太宗問李靖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
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隊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
為前連無連奔追無連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
敵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靖對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
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此孔明神於握機之法也又按陣有八門
開闔出入以為變化或方或圓或曲或直或銳其變無窮不外八
陣分合而已非李靖孰能知之 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

湘陰縣志



帝王兵制考略

兵以衛吾民耳易之師曰君子以谷民畜衆蓋師以容民非以勞
民師以畜衆非以積衆也自黃帝畫野分井田設而出軍賦是
井田之法兵制所自始也周是顯頌頌封共工氏舜命禹征有苗夏
啟征有扈仲康命胤侯征義和湯放桀文王伐崇伐密戰黎皆以
整軍經武為靖國輯民之事迄周而兵制大備馬天子六軍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天子六卿六遂可制十二軍乃止制為
六軍又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乃起徒
役則無過家一人先王之不盡用民力也解遂守衛王城者也民
皆為兵政治以保任之法而以五起數猶句都鄙王畿調發之兵
也七家而出一人政治以正乘之法而以四起數遠近殊俗急均
也田農事而軍令寓其中會什伍而教道藝無非軍政也時田獵

湘陰縣志

而簡車徒無非軍士也君則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出則為伍兩
卒旅師軍之衆方其奉璋我義髦士攸宜則為鄉大夫之選及其
澤彼涇舟亦旋楫之則為將帥之職蓋什伍之法於鄉里則聯其
居於師田則聯其列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
內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君故能以天下
為一家而無外虞斯時也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卿亦
無將之可名徵發而不至於空國行役而不至於憂家居足以守
而為腹心出足以戰而為手足田足以耕而餉食不匱老幼廢疾
有養而失所無患車馬器械皆平日之簡稽委積芻薪隨道里而
貯時言行五十里軍行三十里營中有送將必知兵兵必順將行
險而不危故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也又況兵權分屬無得擅操
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家宰虎賁宿衛之徒則屬之司馬師保四

習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國有大事國子游卒雖屬夏
 官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是衛兵之權無敢守也鄉連之民則
 屬之司徒蒐狩之役則掌之司馬周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
 法於司馬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考詳於司徒
 空其職兵之權又無敢專也故有事調發則天子遣使持一牙璋
 調之其權總握自一人如運指揮臂然此周制所以蓋善也豈若
 後世之名民為兵而兵日益情聚兵將游而將日益驕也哉

湘陰縣志

(This section contains a large grid of text, likely a table of contents or a detailed index, which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and the small size of the characters.)

周官大司馬九法九伐考
 唐虞無司馬之官管天將夏止以司冠治之蓋極治之世不事兵
 戎也自商夏而商而周機械日開制防日備而大司馬立焉然其
 時兵民合一平居則有大司徒推行則有大司馬且諸侯十八百
 均非指收之有道的求之有方其能上下相維繫而各安其所乎
 政周制以九法平之而後以九伐成之平以養之於未成以整
 之於既犯也今考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
 建封國以正邦國設儀九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乎則以安邦國比以小事大以和邦
 國此平之法也九法之所不能平者則以九法隨之九伐之法
 以正邦國伐者聲其罪以致討也馮弱犯寡則皆之賊賈害民則

湘陰縣志

伐之暴內凌外則墮之墮墜同置之空墮之地以因之也野荒民
 散則刑之負固不服則使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正疑作變故官守
 殺言殺其親者焚之是也故殺其君則殘之殘謂裂其肢體也犯
 命殺政則杜之杜者廢絕其後更立賢者主之也外內亂為政行
 則滅之滅則毀其廟社而斬其祀矣此非所以正之之法哉合而
 觀之先王建為國而植親賢百官而班羣后所以不私諸己共
 贊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也諸侯朝聘以運職納賦天子進爵
 以親察厥職功德加於民則加地進律其有不善者則九伐加之
 是以世祿承襲之徒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虞修職進守之事務
 善其禮而不為窺伺之謀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章而風俗厚
 周之衰也楚為江漢秦據秦函然屬弱宗周猶為共主數百年而
 不一蹙亡者豈非九法九伐之道哉特撰載根深難拔之效也哉

井田出軍賦同異考畧一

古者寓兵於農則軍賦出自井田矣但其起賦之法其說有二一謂八百家出車一乘一則謂八十家出車一乘也馬氏駁論語注據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也考一成有方十里田百井出兵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外重車一乘將之者二十五人炊穀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煎汲五人共百八十五人備具是為一乘之數一同百里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仰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出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國之大者是為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出戎

湘陰縣志

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此皆推馬氏成出車一乘之說是八百家出車一乘也又包氏成曰古者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通千乘也是又八十家出車一乘也何晏謂融依周禮成侯王制孟子長有疑故兩存之按朱子曰車乘之說疑為氏為可據馬氏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八十家出車一乘夫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重車牛馬兵甲諸糧具馬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然與孟子王制不合疑孟子未見周官爵祿之籍故傳聞不無小異若王制則非三代古書其亦不足據矣劉氏理亦謂同古百里為田也井始出車百乘積十同為十萬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萬井則方三萬一千六百井餘一萬八千畝有奇為方三百三十六里餘六十步有奇是理亦用馬說矣但竊尋八百家出車一乘之說朱子亦舉其大畧言之耳尚未有八百家也馬氏

謂句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此亦軍者是六家調法共出一人也薛氏謂封百萬井出賦六十四萬井以一井八家計之為五百一十二萬家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供萬乘之役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息於道路不得播事者七十萬家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亦見七家賦一兵也然則供一乘百人之用者其始為五百一十二家之數乎朱子願謂為八百家所供者非誤也蓋第據其田之封界計之而未指其田之實數除去山林諸項者言之也馬氏六家一人之說亦但就甲士步卒等七十五人言之而未合重車二十五人言之也其實八百家之數即五百一十二家之數而六家與七家之數皆一而已矣說見次篇

湘陰縣志

Table with a grid structure, likely a calendar or administrative table, with columns and rows of text.

井田出車賦同吳考卷二

井田出車之數既舍包氏而從馬氏矣乃即馬氏之說中又似有未合者當知其無不合也馬氏謂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車車一乘是百井出車一乘本司馬法也乃司馬法又曰甸方八里出長一乘是又六十四井而出一乘也孔氏類疏引康成小司注云若通清油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清油之地則為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由此疏求之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此六十四井即一成百井中之實田數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園圃街路三十六百井定出賦六十四百井出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出車十乘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出車萬乘此皆就其實田言之可知六十四井之出車一乘即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之出車一乘無二法矣

湘陰縣志

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考卷

或問古制軍車一乘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計十乘步卒凡七萬五千人是有六軍之卒乃公徒又止有三萬何子盾而不合也孔疏曰二者事不同也小司徒之法凡起徒後無過家一人此出軍之常法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持云公車千乘者謂計地出兵乃國賦之常數也非言三軍之事也云公徒三萬者謂鄉之所出乃出軍之定數也非言千乘之眾也二者數不相合當各自為解耳或又問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車一乘計魯地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止十乘者何孔疏曰坊孔制國不過十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大國之賦十乘或又問車千乘法當用一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十人乃止云三

湘陰縣志

軍而舉成數三萬者朱傳曰大國之賦通滿十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或又問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其數如何朱氏曰三軍總甲士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將重車者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共一萬五千人餘二萬七千人為步卒此三軍之實數也此解供載傳注中因頭緒紛雜故條理解之俾學者易曉云

管子內政軍令考異

兵法有變守古制而仍不失乎先王之遺意者管子之內政是也
披其作內政以奇軍令制國五家為執執為之長十執為里里有
師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五家為執
執任人為伍執長帥之十執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
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平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旅鄉
良人帥之五鄉為帥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
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償旅旅秋以補治兵是
故卒伍整於旅軍旅整於鄉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徒伍之人祭祀
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傳家與家相傳世同居少同
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日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
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戰則同強君有北士三萬人方

湘陰縣志

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莫之能禦也是則周之凡
里族黨州鄉及五兩年旅師軍之制至管子之執里連鄉而盡變
矣然其大小相維本枝相屬居游相習緩急相倚之勢不猶然先
王之意哉孫氏嘗論之矣謂吾讀管子而得其所以變周之術蓋
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往往多為曲
折以直其數以極其變鈞連塔屈各有條理要以不可改為主故
三代之興治其兵莫軍賦皆數十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至管仲
為霸功則非必勝無以取威故其法令所一而民有餘力以攻其
死蓋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畢連勝之兵其
繁而由者所以為不可敗也其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是則管
子之內政雖存先王之遺意而不已大變守古制也哉若夫管之
州兵楚之二廣魯之五中則或為嚴警強兵之謀或為困民益兵

之其抑更無足法者矣

湘陰縣志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mostly blank or faint text.

漢代兵制考畧

漢承秦之舊而兵制頗為得宜凡民二十三為正卒一歲以為衛士年五十六乃免就田每立秋新壯於郡名曰驅兵皆健壯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樂賜觀角抵罷還馬其京師有南北二軍蓋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軍為南宮城為南則衛京城之軍為北王南軍者衛尉主北軍者中尉也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衛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蓋郡國去京師為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京城三輔距京師為近民情有阻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可棄故以之預京城其意周矣南軍又皆隸於三公而尤復歲以四科考第即從官凡吏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皆經明行修之士凡若郡國之將有太守有中尉而侯相亦得與教兵之推郡國之

湘陰縣志

兵則有村官有輕車騎士有樓船皆以數後諸肆其法平地用車騎如上郡北地隴西諸郡是也山林險阻用村官如巴蜀三河魏川諸郡是也川澤用樓船如廬江海陽會稽諸郡是也以至臨瀛之弩手荆楚之劍士各推其土之所宜而習熟焉此皆教於平時征伐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將無常卒之權此兵之在郡國者也其法又有三吏曰卒吏者卒無常人一月一更以正身供正役也曰踐吏者貧者欲得雇更錢次道者出錢雇之也曰過更者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所謂踐戍也不能人人自行為三日戍固為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夫南北軍京師守衛之兵也村官樓船車騎郡國得戍之兵也卒吏踐吏郡國守城工役之兵也過更郡國戍邊之兵也此時兵農尚未分也至武帝躬兵恐京師兵弱而生變方分北軍為八校有中壘屯騎步兵越

湘陰縣志

騎長水均騎射聲虎賁八校尉之名而北軍始有常屯之名而募兵始此又恐北軍之權太重乃增期門羽林隸於光祿勳以為天子之私人而南軍始有常屯之兵而常從始此此雖有互相防制之意然曰是番上變為常屯有養兵之惠而京師之兵則壞矣嗣是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人任之而大臣無與而能侍專兵之禍始此兵元狩躡武蓋數於是發諸吏次捕民次擄戎次及七科捕而郡國兵制益壞矣宣帝發三輔官徒弛刑者及仗飛狐免之屬皆詣金城而南北軍皆出矣光武知天下疲耗弛郡國守尉都試之徒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之士獨存京師然罷省之役報復補置及有征伐又出京師兵以行而募旅無復鎮衛之職自是常屯又變為遠征而兵制大壞矣安帝許市人子弟納粟補營衛之士而虎賁羽林之軍亦壞矣帝置八都尉又置西門八校尉以黃門領之雖大將軍亦屬焉於是十常侍之禍作而紛紛召外兵而漢亡矣予考漢初軍制最為近古民有常兵南無四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是時故將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何其均也將相隨時所置或中郎公卿卿史大夫出為領軍不為左連或酒泉太守即命破羌不為異數而又御軍簡蕭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聖書已報輸善之詔歎亡不掩衛官行功幕府相除可見其時無壘蔽無款問之患若賞養雖或無常康康慈皆有善京師將校比二十石廢下戊申月報二斛六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趙呂七國變生倉卒而備舉素具非胡而越兵連禍結而根本不搖則後世之變而日壞者豈立法之過哉

湘陰縣志

則後世之變而日壞者豈立法之過哉

郎衛也衛士令丞諸屯衛侯皆兵衛也北軍有調兵募兵之分
如三輔兵卒是調兵為衛也八校胡騎是募兵為衛也

湘陰縣志



唐代兵制考卷

自三國迄南北朝紛用兵鮮有善制惟周宇文氏時立府兵之制而成於隋唐因之其始為府兵既而為彊弱騎勇又變而為藩鎮而唐之兵勢几三變及其後天子置禁軍而中尉之權愈專而唐遂以召外兵亡矣考自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驍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衝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兵三年更道為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天下既定改驍騎曰統軍改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中更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十人為中八百人為下置府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

湘陰縣志



隸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入甲兵裝糧皆自備并其甲冑或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所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考考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勅契乃發若令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置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平居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軍解鞬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十二番皆一月止此府兵之大畧歐陽公所謂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者也迨高宗武后時府兵法浸壞番役更代不特宿衛不能給強說乃請募

壯士充宿衛號長從明年更號驍騎入隸十二衛為六番每衛萬人此府兵之大變也元宗天寶後漢騎法又稍廢士夫附衛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致六軍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駭馬餽糈糗糧並廢蓋自是而節度使擁兵而方鎮之勢盛矣原夫方鎮者其始起於邊防也防以極邊為重鎮鎮在六尚書上與十衛將軍同已非五大不在邊之意其承徵時雖有節度之名猶未其官景雲中以薛訥為幽州節度使首其官矣爾未重其權至元宗而王承元起邊陲之禍蓋其運私兼領之職為邊將者十餘年下易而方鎮之權始重且其宿衛而衛士日就耗散在內之勢日輕置長租於邊而精銳成聚西北在外之勢日重又林甫固寵杜邊帥入相之路始之用安祿山後則諸節度盡用邊人而邊陲有偏注之權國家無藩籬之助而藩鎮之禍烈矣斯

湘陰縣志

時惟陸贄抱傷本之慮進居重取輕之謀李泌叙府兵興廢之由極言其法之當復而皆不見用憲宗銳意起復河朔稟命乃穆宗聽蕭悅段文昌銷兵之說遂致西失河朔不能復取此又強弱之變而為藩鎮者也若夫唐之禁軍則以安火之通西駕之兵僅千靈武士不滿百此時有自外來赴難危從者賜號神策軍雖且以中人主之奸人邊將說請自附於是邊軍皆統於中人而中尉之權愈專而橫不得已反借藩鎮之兵以誅之神策雖誅而未梁之變作矣而唐亡矣嗚呼唐府兵之善也子孫優德不制遂至尾大不掉而為乾干山頭之雀祖宗之法蓋可輕廢乎哉

宋代兵制考略

宋兵制有四一曰禁兵天子宿衛之兵也收天下精勁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也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下皆者或指路有事皆自京師運之二曰廂兵諸州服役之鎮兵也太祖建其壯勇者歸為禁兵餘則留之本州無踐更亦無教閱禁兵之強所以重居內之勢廂兵之弱所以制方鎮之用也三曰鄉兵鄉兵者民兵也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團結以為防守如河東陝西有弓箭手顯州有義勇之類四曰蕃兵塞上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者其兵始於國初後分隊伍給旗幟營壘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四者之外又有役兵則官府之兵如今之隸收之屬其軍政則有召募揀選屢給訓練屯戍選補器甲馬政入者之目皆增損舊制為之太祖起自太行懲漢朝藩鎮跋扈之與收禁兵以備宿衛

湘陰縣志

分屯戍以捍邊圍將帥之臣入奉朝請跋扈之民收隸尺籍雖有禁禁無由而逞威乎後承平既久武備浸弛仁宗時指判西兵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此其民以為得甲司馬溫公所增二丁取一毛使農民半為兵也奪其衣食是驅民為盜也崇寧大觀間日增兵額而無精銳之用建炎而渡收潰卒括奪盡置御營司已後為六軍十二將而三衛始復舊制御營五軍之外又有行營四護軍時時將屢奉捷獲乃秦檜主和議遂獻諸將兵難制之說因分隸其軍更號御前軍馬皆隸於樞密院於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朝廷雖滿養兵之費而君相主和忌戰以守輯劉岳之將皆不能竟其用遂至以積弱終後文天祥建議請委數州招鎮兵以備軍需而朝不能用遂致敵壘日迫乃至執民為兵野無耕民連無商旅則召募且無計矣况簡閱乎哉此宋之所以武

備不修兵氣不銳而亡也

湘陰縣志



明代兵制考畧

明兵制曰京兵曰腹內衛所兵曰邊兵京兵之制有二錦衣等上十二衛所以衛宮禁即漢之南軍也留守等四十八衛所以衛京城即漢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為親軍皆上宿衛無所隸屬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左府所屬者留守等衛右府所屬者虎賁等衛前府所屬者天策等衛後府所屬者橫海等衛中府所屬者神策等衛遇有征行則調發之即唐府兵遺意也腹內衛所兵者列於各省并要害之處每衛計軍五十六百人每十戶所計軍一百二十人每百戶所軍一百一十二人每百戶之下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餘未以成隊伍以指揮使等統之習府控兵節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而不治兵事即宋人收兵權之意也邊兵者捍禦各邊也成要地如薊遼大寧諸司等衛即漢人募民實塞

湘陰縣志



下之意也凡有事征伐則詔總兵佩將印領之既遠則上所佩將印於勅軍歸衛將歸第指自上出不敢有所擅調至其稽覈之要大率有五曰見任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明代軍伍之初制也成祖永樂初仍立五府增至七十二衛後以龍騎下三千番旗立三千營又以祖交趾得神槍火箭之法立神機營合五軍為三大營營各設提督各哨有坐司而統以文武大臣五軍營以練營陣三千營以練進哨神機營以練鎗手此三大營之制也錦衣衛者主禁廷鹵簿儀仗之事有旗手司主旗纛金鼓之命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衛力士蓋錦衣十二衛皆用世罕爪牙之任也熟衛皆以功臣子孫腹心之託也以錦衣一衛假任權以制親軍親軍之勢重也以制錦衣軍而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蓋彼此相羈維之司也其外郡邑之間以衛所統軍伍世

世以田給之者為屯兵月以餉給之者為戰兵簡士兵之壯者原
而備之曰民兵募他方之樂者緩急而用之曰客兵各隨地之省
要以為繁簡疏密而京師宿兵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
邊之兵不過乎此而括諸省之兵亦不克當此亦內外相制之局
也後天下承平武備日弛兵部尚書于謙以三大營兵不相統御
乃分十大圍營各設都督統馬大小總兵官互相統轄於是將知
士之強弱軍熟將之號令將士相習體統相維此圍營之法也英
宗罷之孝宗又分十二圍營立東西宮官廳及武宗時劉瑾提督
圍營由是兵制日壞積弱不支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運則無平
時則後占營軍以空名濫餉臨掠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無論老
弱者不能獲甲即號稱跳盪者亦無半石弓而乘款段馬既而黃
馬與衣全無死綬之志矣其或忠勇之將捐身家冒矢石以死捍

國而廟堂又差之士操空言而絕其短長中貴人又從而相牽制
馬稍有疵失即從而騎斃之排斥之甚且從而陷阱之矣彼安所
得展其四體專制閭外而樹國家之長城哉此明兵制之大畧也

車戰考略

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甸出長一乘五伍為兩則二十五人也
四兩為卒則百人也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尤大者為二十
五乘之偏鄭魚麗之陣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
偏也臣臣舍於吳之偏九乘之偏也動則足以衛禦止則可為營
衛卒有所備兵械衣乘有所齊則車之為用大矣故元戎十乘以
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輪如軒此周之用車也小戎後收五禁律鞅
奉之用車也漢夏侯嬰以兵車馳戰破李由衛青擊匈奴以武剛
車自環為衛光武造戰車置車上此漢之用車也曹操用攻車七
十五人守車二十五人晉馬隆作偏箱車破樹機能此魏晉之用
車也劉裕以車為左右翼代南燕韋敷攻鍾離結車為陣魏泰武
用車十五兩北伐城塙清為鹿角方陣與吳賊戰此車之用於南

北朝者唐哥舒翰造戰車嘗以段兒馬趕亦載之於河車行以載
兵止以為障此車之用於唐者宋韓琦以郭固所制之車臨陣下
營護急易奪魏博劍如意車上為獸而牌鎗弓矢火砲等並俱
利此車之用於宋者明戚繼光創車每營二十八輛車上安大佛
郎機及器械全具此車之用於明者是車戰之由來矣然考太
公之言曰車戰死地有十勝勢有八弊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
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坐或起即陷之陣
聖不固士卒前後相離即陷之前往而後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
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幕不能改即陷之淺行而暮舍
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若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
死地也絕險阻乘隙進行者車之竭地也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
之險阻出而無以還者車之絕地也下漸澤黑上粘填者車之勞

地左險右易上段仰阪者車之逆地般車極欲犯原河澤者車之
逆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後有溝澹左右深水右有
峻坂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有澆地陷前不能進後不
能解車之陷地此十者車之死地也夫勝者八而死者十是死之
數不已過於勝之數乎況乎兵機之日變而古法之漸難行也自
春秋鄭莊多用徒兵自中行獲子穀車以崇存自右師矣始乘馬
自趙武靈改用騎而兵字日出汎薄日進輕便變出愈卒步將
旋轉曲折動如轉圜而車戰之運掉反不若是之靈其應變反覺
較彼多蹟也故王平仰有曰當後世而修車戰之法是不知時變
者也三代之上以禮殺人者也三代之下以智以機殺人者也以
機智殺人則所以殺人之具備將不可喻之卒况他人乎而乃謂
我有車馬可以自衛可以陷敵是對機智殺人者而操以禮殺人

湘陰縣志

之器鮮不敗矣血氏澆亦曰車戰之法惟中國之人彼此皆以車
戰而相遇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耳若中
國與四裔戰其地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步不成列
動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故吾之房瑄宋之章詢黃懷信李綱王
大智諸人皆立設車戰之制然皆未能施之有用之亦鮮有成效
是車戰之法後世實無所用之固不必尋復古之名而為此迂濶
無濟之事也

九州名考卷

地之有九州也猶天之有九野不可易也考周禮疏神農以上有
大九州東南神州曰震土正而印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滄土正
西余州曰井土中央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
成土東北薄州曰陸土正東陽州曰中土此所謂大九州也黃帝
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州躬行所謂澤潞神州是也至
堯而中國仍為九州使禹治水時遂因其舊即禹所載冀兗青
徐揚荆豫梁雍九州是也至舜則以冀青地廣乃分冀東恒山之
地為并州其東北臂無州之地為幽州七分青州東北遼東朝鮮
等地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東一路蓋析冀而為三析青而為二
所謂肇十有二州也迨禹立夏政仍復堯時舊制為九州焉嗣是
爾雅所志之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者商制也職方所志之揚荆

豫青兗雍幽冀并者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青兗之青梁周有幽
并而無青兗之徐梁蓋青兗之間有徐雍豫之間有梁也此唐虞
三代九州之畧也及漢鄭氏曰州器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
古不易故禹貢九州必以山川定疆水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
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
不易之書此論九州者之權則也

宇內山水三大幹考畧

自太極分陰陽後天一生水而四海一空初無江河之別既而西北有崑崙之時於是山脉蟠息而水之千流萬派不可枚舉矣然其大者有三發源岷山者為長江發源長白者為鴨綠江惟黃河之源發於星宿海而出於崑崙朱子曰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吳氏澂曰河源發自崑崙其源最遠江發岷山亦可謂遠而不得與河連源並古人祭川先河後海者重其源也地望今釋曰江出岷山而其源則發自西蕃界外金沙江與圖志曰長白山橫亘千里上有滄周八十里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此山在沙漠之地凡水之發處即山之起處水之會處即山之盡處故長江與南海相夾其脉起岷山趨夜郎踰五嶺出南雄由汀歷邵武抵信走徽盡於建業之江陰此南幹之大都也黃

河與長江相夾其脉起西傾行隴右過漢中出熊耳落河南盡於山東之東萊此中幹之大都也鴨綠與黃河相夾其脉自崑崙出關頗度瀚海轉白登循恒山盡於幽燕之平滌此北幹之大都也王恒叔曰輪孕育中則最優語發洩南為獨後據形勢北當最盛誠善論三幹之次第哉

古今地理同異考畧 卷五十八

學者雖最處一室而几席中往往有六合在眼之勢昔人所謂閉門造車天下合轍也宋倪文師每嘆學者淺陋凡不識者不肯自而識者又才脈精也郭景純注山海經為鄭道元注水經稅安禮撰地理指掌圖吳瀚著宇內辨後朱考亭沈存中吳虎臣范公稱王伯厚楊升庵章本清馮嗣宗俱皆有辨而考密之則欽以朱思本畫方配里法做附莊之載本分合就各地古志編圖會括於條據考一時不及成但鈔記所知以俟其注擇順詳今又恐學者畏繁而高閣之故據其大畧增補訂為篇俾善學者覽之已得古今地理變遷之大畧矣如河東河西南河河北河內河東淮北淮西江北江南山東陝西北宇內之大綱目也然有宛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東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之河西有中土之河南有楚

境之河南有中國之河北有邊方之河北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故周之河內異乎漢之河內周冀州而漢右郡也漢之河東異乎唐之河東漢為宋之河中府及慈隰晉解州五州唐乃宋之河東路也古之淮北乃宋之淮南而宋之河北乃古之河東淮西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江南一地也有稱江左有稱江右山東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陝西亦一地也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曰秦國戰國曰關中楚漢之際曰三秦而漢又名山西至宋始為陝西路亮有西臺而亮北亮而皆非今之壘州也魏有東魏西魏南魏而皆非今之魏州也春秋吳師入郢似今之鄂州而非也秦師入滑似今之滑州而非也楚人滅舒似唐宋之舒州而非也楚人滅黃似今之黃州而非也楚人伐徐似

今之徐州而非也九姓之國居瓜州似今之瓜州而非也古之涇泉在河南而今之涇泉在河內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古之豫章在江北而今之豫章在江南皆吳楚之境也古之澶淵在河南而今之澶淵在河北皆采衛之鄭也魏趙之南陽在修武非鄭州也蕭何而鄉之鄭在楚之文化非許之鄭也六月詩之錫非豐錫之錫六月詩之太原非山西之太原也陶令之彭澤非小孤前之彭澤也大別在漢陽非安豐也趙之并州非趙之并州也李牧所守之方城非汝南之方城也鍾離非今中都城石城非今石頭城也春秋之江黃皆在汝南地非今黃州九江也公瑾所破之赤壁在烏林非坡公之赤壁也留侯封邑在沛非留也沛邑之斬非江夏之斬也漢中有沔陽城非今之沔陽州也魏之郭非郭郡也郭陽在勳漢之間非順陽新陽也樊魏克廣漢楚

子城乃魏所置東豫州之廣陵非江都之廣陵也北苑茶出建州今作北源州吳華陽亭在密陽非松江之華亭也夢山茶在蜀雅州非山東費縣之蒙也齊恒之葵正在考城非青州之葵正也臨湘原長沙縣之名非岳州之臨湘也華容在監利非岳州之華容也或陽屬涪陰城陽則漢齊王章所封之國音同而字異也清湘原隸湖南今改為廣西之全州矣此地理之隨時而變遷者也

古今地理異考卷二

或問曰子論地出之變遷得其概矣亦有變而不變遷而不遷者乎曰有碭石沈海在今鹽城昔稱河晉中即今之相州也春秋衛滅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楚師滅陳皆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之新鄭縣也齊侯侵魯即今之上蔡縣也昔麗乃梅里今之橫山也游擊本為虎峒因唐諱虎而改也阜春所居為阜橋梅福所隱處為蛇門也李孝文洲也支遁居之語兒亭當為集兒亭非宜山當為柳如山汝陽之天中山天之中也醋清在山氏城北盧景即今盧溝也鄭新息也廬江即以大江望廬山而名即敷淺原也東興即東關也慎陽當作漢陽沙灘洗灘所遺也德海光零之水也美陽士雅山因祖道而名也襄州沮中即相州也冥阮之塞即歐阮也馬鳴關道利州後道也

鄆關李翁所修西狹關道也宋之潁昌今開封許州也徐唐今滄州也大散關和高原在馬北秦蜀之界亦中國南北之界也楚伐吳至衡山今之橫山也劉錡順昌之捷今之潁州也下潁之潁潁為潁音非潁雁門廣陵之合渡梁即吳孫之林溝也魏之一合塢城漢宜陽邑也吳會吳郡會稽郡合名也春亭即街亭傳險即傳說所隱窟也嶺古巖字春桐即太行山桐一作卷泗口者淮泗之會也今之長沙許古之潭州也今之衡州昔則隸於長沙也率山即三天子都今之張公石也關里在曲阜儀封在開封五鄉在睢州也殆與之鼻天子冢非象塚也木棠城在遼東或云在蔚州馬蘭塔山今街地花門堡通回鶻街帳在甘肅三晚即三苗朱子謂苗當作猶與陸陸陸為四種漢峒之民其地當在衡州長沙之東袁州之西一帶而長州有五溪安沅州有黑白苗實慶武岡所

在有種皆三出之種也唐有餘戶凡三種一為魚城二為蟻城三為木城治後又有蟻城其流曰發曰辰曰理曰徐曰包而粵西有狼有獐有獾瓊州又有黎人府陽靈有化僕沅靖香川之蠻通謂之苗五溪蠻之父名白犬乃人名好事者遂謂萬幸以女妻犬誕已龍戶號家其人見水即知龍也馬人馬留乃馬接立銅柱時所留住之種也河橋連所謂星宿海也東南流入海者曰鏡如河西南流入海者曰縛弩河西北流入海者曰從多河惟東北流入海者為中國之河源耳狼號獐凶也離耳即德耳也此皆按其名而可指其地者也

古今地理同異考卷三

或又曰曰地理同有可資指矣不又五名而為兩處或至數處者乎曰然念山有四古會稽并轄淮南塗山寶在壽春非山陰也非水過當塗時非今太平之當塗也三江者左合漢水為南江右合彭蠡為北江岷江居中為中江也或謂為婁江東江松江或謂為松江浙江浦陽江或又以為岷江浙江松江是三江有數說也荆山有二南條在襄陽南漳縣北條在陝西富平縣下有荆渠也漢水有二源一東源在今西縣之西一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兩皆出自嶧冢也黑水有三源一源出於嶧山梁州黑水為黑江導川之黑水為瀾滄江也三危有二一窠三苗之地一在雲南麗江府北也首陽有三一蒲版二隴西三洛陽夷齊沒處在洛陽也厓山有五一河中府二齊州厓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五紹興

也下蔡為硤石城非獨陝州之硤石也石頭有四江西有兩石頭又連南嶽地名石頭曰與白下石頭為四也姑蘇又作姑胥又作姑餘于言二地也而合名為一山波有四有出弗其山之波有由壽張入濟之波有蜀岷之波有連東汶城賴川有父城神郡又有城父縣道元誤引為一春秋有數郡有兩郡陵有數郡又有東西北三荆西鄂鄧州東鄂武昌鄂一也應龍一也白馬之口定胥之口黎陽之津枋頭延津滑州開州地也東湖又作澤又作焦一也八陣圖凡四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乃漢中府沔陽地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永安官魚腹浦一在沔陽也八川有谷山西南曰褒谷南曰嶺谷東南曰斜谷是也七有棧道四為陰平道為故道為連雲棧道為斜谷道是也西陽在黃岡本漢西陵地而陸遊所守之西陵則今之夷陵州也蜀之宜都又從夷陵而分之者也

鄆州古樊城仲山甫國也一曰鄆塞一曰沔北青城有東陽城而
浙中及臨淮郡清河郡又各有東陽郡荆即楚也舒有舒鳩舒聚
舒庸之屬而皆屬於楚故通稱荆舒者魯口若夏口若沙羨皆名
武昌通典所謂鄆州也會稽郡又名越州又名紹興又名鎮東軍
額則四名也吳郡又名蘇州又名平江則三名也潁州曰順昌府
許州曰潁府則文互雜稱也漢之南郡為今漢中府而恒友封邑
之鄆曰西鄆亦曰南鄆今屬華州而其名亡矣因鄆有圃田曰圃
鄆因遠曰新鄆今屬開封之鄆州是也學陽中牟管城皆新鄆地
也崆峒或為空桐或又為空同稱揚州者在東漢則指廬陽或壽
春或曲阿自魏至周則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則指建業
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也廣陵在兩漢時為吳國為江都廣
陵國為廣陵郡劉宋為南兖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唐初

亦為初國州其為揚州則自隋始也松江以淞水得名亦名松江
而省州亦有松江乃蜀江所分也黃卷城桃林塞即新安潼關也
通謂之函谷關溇陽原在江北紫桑在江南晉溫嶠移之曰江州
今為九江府汝寧之東嶺西嶺即教山教水也又名紫蓋山陝州
石壁鎮本穀澗沁水又有古紫關皆教也岷嶺山在蜀而汀州郡
武康西汝州皆有峨眉山象其形也晉新亭在長干寺新亭在
朱雀航吳又別有三新亭也此地里之數處而一名者也

古今地理問異考卷四

或人問地理之同異蓋此乎曰本也河陽南城為孟津又為富平
津而中澤則其中州也西周河南也曰王城東周洛陽也曰成周
漢河南郡有洛陽縣成周也有河南縣郡地王城也下泗水東
澗水西平王居之今苑內故王城是也又下澗水東是為成周今
河南府故洛城是也桐邱在許昌宛州路有桐城驛其上江之樹
城則自唐始也華魏在密陽又名大魏即其茨山也田悅改魏州
曰大名而大名之魏在蒲州而其軍則曰天雄也濮有百濮是濮
尾濮水棉濮濮鉛南中有濮原又有開濮水經注有濮北不獨大
名之濮陽也漁陽有潞水密雲又有潞水通川有通潞亭并獨山
西之潞安也全椒有瑯琊山有瑯琊縣不獨青州瑯琊城為漢瑯
琊郡也冀州鎮為霍大山而潛山天柱亦名霍山廬州亦有霍

山廬陽又有霍邱縣不獨平陽有霍州矣昆明池有二前自雲南
有之後則漢長安做之也魚耳一在商州上洛縣一在饒州盧氏
縣然在陝西河南之界以在之陰陽分界之究非二山也章華臺
則城父商水江陵長陵皆有之而章華臺則在監利縣郭中也
乾谿亦城父商水皆有之漢淮陽城在陳州宛邱亦縣所治
者也唐作淮陽城北臨泗水牙為淮陽軍若今之淮安府則漢屬
臨淮郡曰淮陰晉曰山陽唐之楚州也祖述劉琨所守者此也
楚州為南北襟喉長淮二十餘里水道通北可者五淮汴潁蔡
也其通南者止楚州運河一處周世宗作老陂河通戰船入大江
而南唐遂失淮南之地安陸口一名蒲磯口一名蒲圻口如陸溪
口也中年有二一河南一河北也呂梁有三一在呂梁縣南一在
離石縣西一在徐州之下也唐兗州河東殷州河南開州河南為

三河而黃河折支河遼河亦為三河三楚者四楚南楚東楚也又
鄧鄂壽春亦為三楚三湘者瀟湘蒸湘沅湘也三秦者秦將即欣
醫所分封關中地也水經以吳興吳郡會稽為三吳吳興以會稽
吳興丹陽為三吳而指寧國則以蕪湖為三吳也齊濟北膠東
三齊也而梁大梁少梁三梁也新蔡上蔡下蔡三蔡也三關有五
陽平江白水蜀漢三關也平靖武陽黃岷美滿三關也上黨並口
石陘上黨三關也益津瓦橋洪口因世宗所取三關也偏頭倒馬
紫荆山西三關也五嶺者廣州北所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揚揚
也而南康記與地記皆以大庾騎田都龐萌諸越城為五嶺而騎
田則在郴州都龐萌諸則在道州也萬山祖崑崙而海濱有小崑
崙嶺有崑崙塞地球有崑崙坂而皆名崑崙也文徵即太和山
又名武當山禹穴在蜀石泉而會稽廬山皆有禹穴因而所至名

之也林邑古越裳而老提亦古越裳也通交趾進入海之處也
九處在徐州皆魯之間非朝鮮東夷之九并也此又皆地理之同
而異異而同者也

歷代州道路考

予既考九州之說今復取歷代沿革之數而約之免之九州即
禹貢之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舜則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而
為十二州至夏復從為九州而商周因之也周有五服崇公謀父所
云甸服侯服采服要服蠻服也又有九服周禮大司馬所職侯服
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九畿也又有六服大行
人所云侯甸男采衛服蠻服也秦改州置郡則內史三
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彭蠡會稽潁川碭泗泗水薛郡東郡琅琊
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
九原五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
六郡又置關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也漢改置刺史則司徒
校尉豫州刺史冀州刺史兗州刺史徐州刺史青州刺史荊州刺史

史揚州刺史益州刺史涼州刺史并州刺史幽州刺史交州刺史
凡十三部惟朔方刺史不在十三州之限耳三國時蜀有益梁二
州魏有司隸豫荆兗青徐梁冀幽揚并十三州吳有交廣荆益
揚五州魏之揚州壽春吳之揚州陽晉武改為十九州則司兗
豫冀并青徐荆揚雍秦益梁寧幽平交廣梁也劉宋為二十二州
則揚徐而符兗豫南豫江青冀司荆益湘雍梁秦益寧廣交越也
唐高祖置萬年長安富平醴泉同州華州寧州岐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宜州為關中十二道後改為十二軍矣太宗定關內河南河東
河北山南淮南淮南江南劍南廣南為十道玄宗又增置京畿都
畿山南東西江南東西黔中通為十五道矣宋太宗分天下為十
五道矣宋太宗分天下為十五路天聖中為十八路元豐改為二
十三路則宋分東西路東西分南北路河北分東西路陝西路

秦屬路河東出淮南分東西路而浙路江南分東西路荆湖分南
北路咸都路梓州路利川路夔州路福建路廣南分東西路是也
元先建十二行省後改建二十二道則燕南河北道河南江北道
山東東道河東山西道西蜀四川道河西隴右道山北遼東道
陝西漢中道江北海東道淮西江北道山南江北道江南湖北道
嶺南廣西道海北廣東道嶺北湖南道江西湖東道福建閩海道
浙東海右道江南浙西道江東建康道海北海南道雲南八省道
是也明定為兩直隸十三省北直隸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
四川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皆為省後成定制
云

關鑰要區考畧一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關鎮為最要矣天下大勢統論之則
為南北折衝之則曰江淮曰荆襄曰川陝曰青徐曰河朔曰河內
曰幽薊曰遼陽曰宣大皆要害之區也萬句以核秦漢以前不有
歷歷可指者乎蓋有所謂九州之險者則四岳三塗陽城太室荆
山終南是也其三塗者伊闕一名大行大谷一名峭岷及鞏轅是
也有所謂九塞者晉有大汾安農有其阨楚有荆阮又有方城岷
池有穀常山有井陘遼西有令狐雁門有句注上谷有居庸也有
所謂長城三者秦昭王築長城置隴西北地上郡趙武靈自代陰
山下至高關築長城為塞置雲中雁門代郡燕自遼陽至襄平築
長城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是也有所謂八陞者太行
山始自河內以至幽州凡八陞也關陞在濟濟太行陞白陞陞皆

在河內塗陞又名滎口陞在鄆西井陘在常山飛狐陞蒲陰陞在
中山軍都陞在幽州管涔山中斷故謂之陞也若大陞之在秦者
則東有函谷關在今陝州南有武關在今商州西有散關在今郿
關北有蕭關在今原中在此四關之中故曰關中也有大散關仙
人關箭筈關此三關皆蜀之門戶也險之在漢者有五門與陽兩
關有上黨壺口石陘三關有洛陽之東成皋南伊關西函谷北孟
津四關有蜀漢之陽乎江白水三關其伊關函谷成皋大谷棘轅
旋門小平津孟津則靈帝所置之八關也其隴西北地上郡朔方
雲中五郡則漢從漢邪降者於邊因其舊而為五屬關也或謂為
安定上郡天水五原張掖五郡姑並存之其直番臨屯樂浪元苞
四郡則武帝所置之朝鮮四郡也至昭帝而並為樂浪元苞二郡
矣其後據酒泉燉煌武威金城諸城則武帝所置之河西五郡也

其越萬沈黎群行汶山武都五郡又武帝所置於西南者也至五
原朔方雲中代郡雁門定襄古北平上谷漁陽諸郡又漢時緣邊
之九郡也此外而武帝時有南海桂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
則尉佗所置之七郡也增珠崖儋耳又尉佗南起之九郡也自漢
以上之關鎮其大者蓋如此至於渭水三橋者中渭橋在故城北
秦時造西渭橋在西北咸陽路漢武造東渭橋在東北高陵路不
知造自何人皆險要也因並附焉

關鎮要區考二

或問漢以前之關鎮既繁豈不撤三國而後以迄於唐乎其要
區亦可得聞乎曰可苟有萬里安營建昌尾竿水并仙七橋并
蜀李冰之所建子吳有建平西陵樂鄉兩郡巴邱夏口武昌皖城
牛渚所濡須鳩非孫氏之十鎮乎魏明末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
祁山非其所勦守之三關乎西晉有五浮橋曰航則并陽竹格朱
雀騎騎青溪是也元魏於馬邑雲中并置六鎮則懷荒沃野武川
懷朔高平薄骨律是也劉宋碣石滑臺金墉虎牢四鎮所以恢復
河南也南齊壽陽府臨淮陰三鎮所謂淮南根本也北周有三
鎮名高平城一臨百重山在鄧州向城縣二臨在分嶺山北三鎮
在魯山界所以禦齊也此則齊之在唐以前者也而其制莫備於
唐唐張仁愿為朔方總管築東城榆林東北八里脩振武中城榆

林漢名九原西城豐州西北八十里屬大德軍非唐之三受降城
乎李祐於葦子關築馬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五城以禦塞外非
唐之朔方五城乎韓茂築石鼓城治城臺城苑城新城非唐之石
頭五城乎大都預為單于安西安北中都預為安南安東北庭非
唐之六都護府乎河內汝郡鄆廣平鉅鹿趙郡恒山博陵上谷
范陽文安河間魏陽信都清河魏郡博平平原景城樂安趙州密
雲柳城北平非唐之河北二十四郡乎調露中置魯麗含塞依吳
非唐之六邊州乎安祿山陷分處堂將靈夏朔代六所非唐之河
曲六州乎若夫唐之七關則石門驛城木峽制勝六盤石峽蕭關
也義陽三關則平靖武陽廣岷也河朔三鎮則鎮州成德軍魏州
魏博軍幽州盧龍軍也杜牧論戰之六鎮則河東鹽澤滑臺大梁
彰城東平也洛陽四防則長水黃道重津分洛也道舟之學四則

河之蒲津大陽留津洛之考義也石柱之渠四則洛之天津水濟
 中橋灑之灑橋也木柱之梁三消川使橋中消橋東渭橋也唐至
 大中開張義潮以十一州歸有司則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
 十一川皆河漕地也考六典所載唐之為關總二十有六而有上
 中下之分上關六京北藍田關華州潼關同州蒲津關岐州散關
 龍州大震關原州隴山關是也中關十三京北子午關駱谷關康
 谷關同州龍門關曹州曹寧關原州木峽關石州五門關嵐州合
 河關雅州邛崃關彭州巖崖關安西鐵門關興州興城關是也下
 關七涼州甘泉關百牢關河州鳳林關利州石門關勉州永和關
 緜州梧嶺關龍州洛水關是也至其入關之道有三自河北入為
 五道項羽光武安祿山從此道自河南入為間道漢高祖桓溫檀
 道濟劉裕從此道自蜀入為險道漢高祖由此道入又出定關中

諸葛亮亦從此出師此皆考地刊者所不可不知也

關鎮要區考卷三

或謂唐之關鎮備自五代至宋若明猶有所增置乎曰有霸州
 益津關雄州瓦橋關信安軍漢口關周世宗所置三關也大江上
 流三關而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也中流二關之武昌大平之采
 石也下流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也此七渡者宋吳表臣所
 疏請為防者也梅子八關在荆州長陽四臨江南四臨江北皆以
 備峒蠻也蘇州五堡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州皆張元所成也中
 山大原河間宋之三鎮也以三京關陝折為四鎮拱滑潁昌肆東
 京鄭汴河陽肆西京思濶開德肆北京同華陝府肆京北此建炎
 時之所置也白水砥水砥桐木荊嶺三墩中陽華陽青平所謂洋州
 八關也燕山五關為景州北之松亭順州北之古北昌平西之居
 平西之居庸易州西北之金坡于州東之險燕之障也山西三關

為雁門臨武偏頭山西之塞也則以居庸肆蔚州控捍道等處以
 紫荆肆保定轄沿河等口以倒馬肆保定轄周家堡等口此明之
 內三關也黃花鎮二關東壓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屬於山海為東
 關西壓居庸白羊紫荊倒馬屬於龍泉為西關也備倭七大鎮廣
 東福建浙江江南淮揚山東蔚遼是也廣東三路東路柘林碣石
 惠潮而廣中路虎頭門廣海廣州西路陽電白翎門潮州雷連是
 也福建水寨五津州銅山寨泉州洛嶼寨興化而日寨福州小理
 寨福寧烽火門寨是也浙江六總金鄉盤石二衛松門海門二衛
 昌門衛定海衛觀海臨山二衛海寧衛是也此又皆在近代之可
 知者也

湘源記

瀟湘蒸沅沅湘三者皆緯流而經之者湘水也予往蹟與圖志索
三湘之源知其水出陽朔山至永州瀟水入焉曰瀟湘至衡州蒸
水來會曰蒸湘卒與沅水合於沅江曰沅湘此三湘所由名也顧
考之者往往於三湘則詳而湘之源則畧焉蓋未嘗親履其地而
但得之傳聞故即肇源之陽朔山而或以為屬零陵或以為屬興
安說已不一遑問其湘源之狀流行之程支派之條分合之勢乎
甲戌秋予親至粵西至探湘水所自出又得主人德純菴先生壯
其行為之遺投賞種呼土人父老為前導予草笠芒屨踣蹕而行
始得探其源而記焉湘水發源於海陽山海陽山者即興志所謂
陽朔山也此山屬今桂林郡靈川縣向以為在零陵或興安者皆
誤也山高可七八十又廣五六丈山下一巖洞洞門高廣約二

丈餘入洞內達達甚昏黑因持火炬入可容十餘人並行履下作
金石響陰風凜凜如在重泉水窖中偶一聲欬輒轟然有山鳴谷
應之致行二十餘丈過一潭潭廣可三十餘步深不可測照以火
炬盡然發清碧光以小石投之良久鐘鏗有聲火光則燁明滅無
定亦未知其中有魚龍異物否潭周圍無路徑可緣其對岸無能
飛渡者土人告予曰此即湘源二江之源也徘徊久之而潭冽之
氣不可復留因背潭而返出洞口有清淺小水吐入一澗中澗廣
幾八水許土人指之曰此澗消清細流四時不絕乃湘澗二水之
咽喉也沿澗行半里許有前米初封海陽山神惠濟侯廟基又里
許見小澗一線窈窕漸下漸澗至興安縣屬之江東村太平堡諸
處其水遂成汪汪大江蓋小澗日夜所注滂沱既盛而又別有兩
大水自東西來助之也東則一水逆來起於興安之東鄉白石洞

洞下有洋塘名杉木江逆過車田村穿龍虎巖豆腐巖再上南折
至江東村約百餘里入大江西則一水順流自靈川興安交界之
長岡嶺順過豪豬田村至太平堡約二十里入大江蓋大江為主
而東西二水為之附庸至此合流以成其盛濤濤在漢潭潭深且
廣水停積若不流計程去海陽洞口已九十里矣潭下半里許江
水洪流中橫一洲名鮮嘴嘴長數里廣不過二十步高止數尺逆
大江而踞其中夾江水至此輒分左右二江去夫沿江上下二十
里兩崖多危崖絕壁備此嘴沙土碎礫無巨石洪岸亦無樹木為
障蔽乃獨當全江奔騰之衝而力捍之俾分為二土人云此嘴低
且薄往往春夏暴漲亦不能阻沒之水退如故終古完固不見其
有潰決崩塌之形亦一奇也江上有伏波廟意者伏波之靈夏實
為之阿護乎嘴北有大平塘一座南有小天平塘一座此二塘即

楚粵二水分界水流之處而流者為瀟水北流者為湘水此湘水
所由出而從此出零陵達衡陽過長沙經沅湖三湘於是乎多瀝
安瀟水出九疑山三分石經零陵西北入於湘蒸水漢志作水
水出即陵界耶蓋山至重安縣又合界塘水再達重安之南又受
零陵之武水至湘東臨蒸縣今為衡陽縣之北注於湘謂之蒸口
志稱水氣如蒸此之謂也沅水出益州南折而趨長漢合麻陽諸
溪崗水若漸辰瀘西諸水俱附此過武陵東注龍陽至沅江與湘
水合此又三湘之所由稱也此數水者一經而三澗皆出深巖幽
邃中行二十餘里以合於江而達於海其湘源有自其流行有漸
其支派有條其分合有序皆予所自擊而筆之於書者夫三湘既
合之後固極浩蕩之勢矣究其濤濤不過一三十步之洞潭潭外
澗不過尺餘之細流而涓涓轉運至於此天下事之由淺而深

種小成天下而善受受而不窮者固如斯乎抑則黃河之源在西方數萬里外出崑崙之窮河源者且一至再至傳之信史今湘源特二十餘里耳予至暮年始得粵西一見之古今人之不相及固若此乎抑得山水之游者亦有適合之數存乎其間乎余又聞泰西人之言曰震中洞溪井澗諸泉其下皆有海水灌予其中濕乎其上及出而遊歷不斷又漸積以運於海若輪轉之轉動然此物理循環之情也亦一元無息之運也吁觀一湘源而四清五湖之所出從可知矣

瘴

予嘗至粵西聞其地之瘴有春青草夏黃梅秋新木冬黃茅諸種又有桂花菊花鴨綠黃蜂等瘴四時不絕宋王襄曰南方天熱地氣鬱蒸陰多困閉陽多發洩草木水泉多蒙惡氣元氣弱者中而為病謂之瘴其寒熱往來者為冷瘴其晝夜如坐炭火中者為熱瘴其一病夾音者為啞瘴冷瘴熱瘴重啞者死余又聞宋梅龍園擊以殿中遂出知昭州著五瘴說錫之石則有大不然者其說曰仕宦有五瘴急征暴斂則不奉此相賦之瘴也深文以運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暴昏荒廢弛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盜蓄壟壟以娛耳目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後逆氣成象俾安者疾之疾者短之以示天戒雖日在孽柱下亦不可逆刻荒遠乎世之

湘陰縣志

仕者或不自如五瘴之過止歸咎於地氣之瘴得毋謀與乎性導西瘴鄉惟太平思恩泗城鎮安訪如為甚蓋以林崗浮空嵐霧蒸蒸致成瘴氣亦非徒人事為之然諸梅昭州五瘴說亦可和瘴在人身逆氣成聚則人身亦瘴之氣實與其地氣相感相名相稱相入此天人之機類應之理同無爽者因道其說而裁之無所贊焉

外益一分併四分得七十二為商商數七十二分之每分得二十四數每損一分餘二分得四十八為羽羽數四十八三分之每分得十六外益一分併四分得六十四為角角數六十四三分之每分得二十一外零一數有零則不和下和則不生故音止於五論五音多少長短之序則曰宮商角徵羽論五音相生之序則曰宮徵商羽角至商雅重故經述柳之說則五音之別名也其始宮商角徵羽之清聲半聲歟夫長短清濁相間成音乃八聲之自然本無不和為其中有不和者差制三分損益之定法以和之即大而審遠小而蟻蟻不能外也矣

湘陰縣志



八風考卷附列律義之証

七政二五之精也二十八宿七政所歷也八風於是出焉夫建律書曰七政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政之氣天所以成就萬物也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水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上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坑也言陽之氣之危坑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於十二子為亥廣寒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於頊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昏也故曰頊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理黃泉而出也於子月為子冬至率牛率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宵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

湘陰縣志

種萬物也東至於建建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也者旅也祿以助陽宣氣也於子為且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言條治萬物而出之也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根正月也律中太簇太簇者言萬物發生也於子為冥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半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明度風居東方明度者明眾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鐘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屬也於子為卯南至於辰辰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充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於子為辰清明風居東南維王風吹萬物而西之於乾乾者言萬物益大而於乾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呂中呂者言萬物盡張而西行也於子為巳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至於七

西至於張張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言萬物始衰陽氣下注也五月也律中蕤賓陰氣切少故曰蕤賓陽不用事故曰蕤賓風居南方者言陽氣道寬也於子為午西至於孤孤言萬物之寒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萬物可度量漸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土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於子為木北至於蕤賓言萬物氣奪可代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者言陰氣之賊萬物也於子為申北至於濁濁者弱也言萬物皆弱死也北至於留留言陽氣之稽留也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於子為酉閏閏風居西方閏者備也閏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閏黃泉也北至於胃言陽氣就藏皆胃也北至於巽巽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奎者主毒整散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

湘陰縣志

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感用事陽氣無餘也於子為戌按索隱注云注律星也柳為鳥味濁謂之畢留謂之昂此叙八風從西北向北順轉陳氏謂曰八風應八節相配各回十五日廣莫者大莫也明陽氣也時冬至條者生也時立春明度者迎春也時春分清明者芒也時立夏景者大也陽氣長養也時夏至涼寒也陰氣行也時立秋閏閏者成收藏也時秋分不周者不交也陰氣未合化也時立冬按風動物鳴是曰大籟先王法之乃有人籟樂之始也記曰八風從律而不乖律之所中備乎二十八舍一定者也八風之行備乎律與否無定者也協則藏功成不協則凶荒札瘥故貴從律聖主變理陰陽調風以應乎律如所謂風雨以時風不鳴條者而或乃謂樂能調律以從風抑味其本矣至律書言東南西北正相反者則以史遷用蓋天說如人對鏡則左乃右右乃左故以龍

為西而虎為東馬為北而蛇為南也蕭於譜曰日月所會之十二辰在天而右轉斗柄所建在地而右旋入左旋一度布氣以生律日月亦右行一度合氣以應律積十二會皆與斗柄所指之宮合宮二會為蓋日月會於上而成節次則陰陽會於下以應律呂此二氣自然之道也或疑十二律始於黃鐘十二辰始於子何以八風不始於廣莫而始於不始周曰天地之本固如是也易曰乾知大始又曰乾西北之卦也大始在西北西北首戌亥之交不周風居焉故風始不周也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九月到為純坤陽已生焉非陽之純而復積直是未嘗絕也昔以伯倫五運始於戌己之分戌己者全壁翼珍也全壁為大門角於為地戶大門在戌亥之間地戶在辰己之際知戌亥之為大門則知八風之始於不周矣。按史遷不言四方之宿而東言建

湘陰縣志

星而古注孤狼北言濁留者各隨其所值之星而立言也

八音考卷

聖人以八音盡天下之器而萬物輕重清濁浮沉之響無或外焉此聖人治耳力之第也八音者金石土革絲匏竹木是也金者其外則元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闕闕其音尚羽其聲則鐘其器則鐘鐃鐃鐃鐃于錡于錡于錡之類是也石者其外則純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音尚角其聲則辨其器則磬玉管天球編管離管笙管頌管簧管之類是也土者其外則以成其器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音尚宮其聲則濁其器則土鼓古岳大壘小壘雅壘壘之類是也革者其外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厲其音一其聲則其器則拊足鼓楹鼓建鼓應鼓雷鼓鼗鼓常鼓雷鼓路鼓路鼓鼗鼓鼗鼓鼗鼓音鼓從鼓鼗鼓鼗鼓林鼓應鼓鞀之類

湘陰縣志

是也絲者其外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音尚宮其律則賓其風景其聲表其器則琴瑟皆有大小八種琴瑟之類是也匏性輕而浮其外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音尚徵其律大呂太簇其風融其聲秋其器則笙笙笙和笙字黃之類是也竹直而有節虛而能通其外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音尚蕤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其器則簫簫簫竹簫簫竹簫簫簫簫簫簫簫簫簫之類也木為合止于樂之器其外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其器則柷欽又名柷揚之類也至八音之為用則有在堂上者有在堂下者有上下兼用而不可缺者如歌用之於堂上鼓鼗頌頌用之於堂下柷欽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為作止之節也應古堂上言詠堂下言管猶大師所職登歌下管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奉聲附以導

歌而音者歌為表鼓林以導管而樂皆播焉此節奏之序餘音可

做而推矣抑聞蘇氏朋來有曰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瑟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即瑟受均於笙之證也鼓管笛均於瑟之證也商頌言雅鼓淵淵鳴管聲則曰依我瑟聲即鼓管受均於瑟之證也然則鼓鐘欽欽雅南合奏並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瑟二器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均也又曰笙不以竹稱而以匏稱是所重在匏也自隋以降笙工皆謂匏脫匏竹合而成聲古者造匏必以曲沃之匏故陽之竹為之匏音吹以三清今竟缺之則清虛者寡矣唐劉琨為協律即知匏音之缺而不能復惜哉

湘陰縣志

又按制器如聲之法兩細不相和故首從大琴瑟尚宮以大琴小也兩大不相和故重者從細鐘而羽石尚角以小平大也大明皆樂所從尚也見伶州鳩說

六律六同中聲均度考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蓋以其連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故名律以其為律之始而周於陽故名同又謂之六呂又謂之六間呂言其體間言其位同言其情總之皆以送陰陽之氣此通謂之十二律先鄭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後鄭云皆以銅為之美黃帝取竹嶰谷此造律之始也至漢末則皆用銅為之矣黃鐘之管長九寸大呂長八寸有餘太簇長八寸大鐘長七寸有餘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有餘純賓長六寸有餘林鐘長六寸大則長五寸有餘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有餘應鐘長四寸有餘注疏曰十二律雖長短不同其律之徑皆三分有奇其空則中皆以九分為限國語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醫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律言以中聲定律以

湘陰縣志

律立鐘之均也均即是應律長短者考中聲以制黃鐘之管中之者審察中聲之齊聲也度律者既得黃鐘之度數因及其上生下生之分數以定十二律管之長短也均者若則律管而立七均以調十二鐘之聲也中聲者朱子曰宮已下則太濁羽已上則太清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蓋宮聲中聲也宮聲之前未及乎中羽聲之後則過乎中然則五聲皆中聲而宮為中之始則中之中也按律管造律者以黍黍以上黍羊頭山社黍為律中有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分寸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由是為度量權衡而其長短多少輕重之數得以參考而定此造律之本也但地有肥磽恐黍有肥瘦不一不如多栽竹以求中聲其法尤善考取嶰谷之竹為律始於伶倫黃帝回命伶倫與學將錫十二鐘以和五音則十二鐘之律原於箴竹古已有之後世特

因其散佚參差而釐定之耳。又按十二律間徑之數參覽曰十二管長短有差惟大小間徑無增減孔穎達曰諸律短長有差其間皆以九分為限蓋惟間徑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而其所以為廣狹長短者又莫不有自然之數而非人之所能為也自唐宋以來之樂大半比古而三律其聲愈高其分之相差愈少而難辨豈非同間徑之數少有不合以至此哉

湘陰縣志

三分損益見本卷隔八相生見本卷律二者之用原相合而不悖也然其義則各有取焉三分損益乃制律之則也古聖人立算術以別十二律相生之序凡金石之厚薄絲竹之短長皆依以定焉隔八相生乃審音之法也審音者必取首音與第八音叶和同聲以為之準即首音八音之間區而別之以為五聲二變則清濁之相應高下之相宣皆賴以宜焉此二者之義所以別也

三分損益

律呂分均考五聲定均
律呂之有七均也後漢書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純賓為變徵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其餘各宮以類從焉韋昭國語七律注用之然則一均之內律呂並用由來舊矣而不知其皆誤也周禮太宰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六律陰聲六呂皆文之以五音夫既合陰陽之聲矣而又別其為陰陽明乎陰陽之可合而不可離也且曰皆文以五聲明乎律呂各有所歸也且大司樂之用六律也所奏者六律所歌者六呂備律呂可以雜用何不於所奏者一參之以呂或於所歌者一歸之以律乎是其奏與歌有相合無相混也伶州鳩之論樂也分列六律六呂問各從其類而數之且曰律呂不易與各物也不易者言其各有條理不相互易而後無姦物也是以用樂者以六律加二倍律為七陽均以六呂加一倍呂為七陰均陽純用律陰純用呂自首音至第八音計得七分五聲二變各得一分如黃鐘為宮則徵聲不與林鐘應而與夾則應羽聲不與南呂應而與蕤射應以下倣此朱子曰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為應朱子若亦見律呂之各成其均特未明定其當分而為二耳此今日陰陽分均之定制萬世莫能易矣

典同數度齊量考畧

案典同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律為之齊量
疏律歷志古之神替度律均鐘以律計自倍半似如黃鐘之管長
九寸倍之為一八寸又九寸之半得四寸半總二尺二寸半以
為鐘口之徑及上下之數自外十二辰頭皆以管長短計之可知
故鄭注云數度廣長也廣則口徑長則上下也十二律乃十二鐘
之病聲典同所謂高聲磬正聲磬下聲磬故陰聲磬連聲磬
徵聲磬回聲磬修聲磬奔聲磬聲磬厚聲石也齊量者十二鐘
皆有所容多少之齊量如修聲奔聲之所容也王氏曰數未起於
黃鐘始於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其長則度之所起其於
律皆自是而生蓋以十二律之數為率器之量度必以律之數者
記所謂百度得數而有常也中之所容雖同而形之曰薄余修有

湘陰縣志

異則音亦異焉故必以十二律為之齊朱子曰數度如黃鐘九
寸林鐘六寸之類齊量如管材有剛柔清濁音律有輕重高低故
律以十二聲制量料酌磨削厚薄令合節奏如管已上則磨其旁
已下則磨其端之類鄭氏曰或厚或薄或高或下由數度之不審
也以律而求之則長短多寡由是而生矣或修或命或達或回由
齊量之或差也以是病而求之則大小輕重由此而準矣

律呂相合相生法考畧

樂者天地自然之聲也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鐘子之氣十一月建
馬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馬而辰在元枵太簇寅之
氣正月建馬而辰在椒宮應鍾亥之氣十月建馬而辰在析木姑
洗辰之氣三月建馬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馬而辰在
壽星乾宿子之氣五月建馬而辰在鶉首林鐘未之氣六月建馬
而辰在鶉大夷則申之氣七月建馬而辰在鶉尾仲呂巳之氣四
月建馬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馬而辰在大火夾鐘卯
之氣二月建馬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互為先後是其合也其
左右相合之義按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在旋日體十二月與月合
宿而右轉但斗之所建建在地十二辰故言于丑等辰者日月
之會會在天十二次故言椒宮降婁等以十二律是應氣之管

湘陰縣志

故皆以氣言也耳其相生之法則黃鐘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林
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
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
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
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凡
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餘矣相生之
數中間實止隔六并兩頭為隔八也至律呂之止於中呂者非謂
中呂數有時寒不足三分故止而不生之說也乃謂中呂上生之
變黃鐘止不及黃鐘一分之上下而其數與聲仍與黃鐘相近不
能別成一律故至中呂而止以數至中呂而其原數已周而後始
無容再生也三統者黃鐘九寸為天統林鐘六寸為地統太簇八
寸為人統皆得全數無奇寒也同位者象夫妻若黃鐘之初九下

生林鐘之初六便是初之第一大婦一體是象大婦也其位者象
母子若林鐘上生太簇之九二二於第一為異位象母子也律所
生者為大婦呂所生者為母子律所生者同位呂所生者皆異位
故云律取妻而呂生子也夫關於子地關於且人生於宮林鐘注
在末得為地統者以末衛且故也六律左旋六呂右轉以陰陽左
右為相合若相生則六律六呂皆左旋陰從陽坤隨夫之義故皆
左旋也按鄭康成相生之法與太公之法不同康成之法破一為
十乃分寸審度之正法也太史公之法約十為九乃欲便於損益
而為此權制也朱子謂康成破一寸為十分而其下破分為釐破
釐為毫破毫為絲破絲為忽皆必以十為數則損益之際其數皆
有餘分非巧歷所能窮故歷十二位至破一寸為一萬九千餘分
而僅可紀其畧難記而易差終不若太史公律數之法為得其要

湘陰縣志

而易故也太史公法律管之長以九為本上下相生以三為法蓋
其正法以子為一而十一三之以至於亥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
四十七算而子為全律之算亥為全律之實可知矣以寅為子之
寸數而酉為寸法則其律有九寸可知矣以辰為子之分數而未
為分法則其寸有九分可知矣以午為子之釐數而已為釐法則
其分有九釐可知矣以申為子之毫數而卯為毫法則其釐有九
毫可知矣以戌為絲數而丑為絲則其毫有九絲可知矣下而為
忽亦同絲而九之難出權宜而不害其為自然之數以之損益則
三分之數整齊簡易易記而不差也其曰黃鐘八寸十分一者特
以正法之數合其權法之分故不同耳其實則非有異也沈括曰
律書相生之法以黃鐘為八十一分蓋以十為寸法律志以黃鐘
之長為九十分亦以十為寸法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律志云

寸數並同也正其曰九十分乃黃鐘之正數八十一分原於管子
經音五聲度分史記淮南子遂以為管音度分新書雖異以之而
九寸之說實不可易此定論也

湘陰縣志

相生五下六上考卷

相生之法前篇既詳之矣其法之五下六上者惟純實之益一上
生成之也蓋上下相生之義不係於損益而係於律呂之陰陽故
律下生呂雖皆損一而亦有益一以生呂者若純實陽律反益一
以生大呂是也呂上生律雖皆益一而亦有損一以生律者若大
呂陰律反損一以生夷則是也若拘下生當損之則損純實之一
分以下生大呂則大呂之管止四寸二分有奇與前後不均而相
生之法且為五上六下而陽之陰鏡矣惟自純實而後生呂者反
益之生律者反損之進而至於律呂乃得十二管之長短均為五
陽中之陽則下生而損一分至陰中之陽則下生反當益陰中之
陰則上生而益一分至陽中之陰則上生者反當損夫而後十二
管之長短乃均斯於五下六生之數亦合矣夫五下六上其數不
齊者乃陽道常統陰道常之義猶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
策一百四十有四亦陽盛而陰誑此扶陽抑陰之旨也

湘陰縣志

律書生鐘分考卷

崇古樂失傳久矣後之人猶得尋其遺緒存什一於千百者端賴
遠史之律書此宋蔡元定律呂新書與和李范馬諸儒及先明諸
家言樂者所祖述者也律書明樂數也數非理不立理非數不行
數非器不徵器非數不定數者何律之寸分一十百千萬相生相
積者是也其自九九八十一為宮至應鐘長四寸二分十分二以
為羽者十二律長短合乎五音之定數也自子一分五分三分二至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者生鐘律
之分十二律積實之數也其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
四其實三其法置一而九三之者言生黃鐘之術也所謂音始於
宮終於角者五音相生之次一調之始終也所謂數始於一終於
十成於三者言一為數始十為數終黃鐘紀陽不紀陰故虛十而
存九即以三三成于九也所謂氣始於冬至周而後始者十二律
之運行補二十八舍之運也所謂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以至篇
末云云者言數之起乎形神妙乎神氣推聖人之聰明為能通性
情之故合天地之心而見無理無事之非數也生鐘分之法于一
分五三分二實九分八應卯辰巳午未申酉戌皆以三乘之至亥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分字以上者
為分母分字以下者為分子分母皆黃鐘之全數分子為諸律所
取於黃鐘長短之數也以下生者如子律一分為黃鐘九寸之數
至五三分二則於九寸中取六寸為林鐘所謂黃鐘三分去一下
生林鐘也黃鐘九寸倍之為十八所謂倍其實也以三約乎十八
得六為林鐘之數所謂三其法也是凡律之下生者準此矣以上
生者五三分二為林鐘六寸之數至亥九分八則於六寸外加二

湘陰縣志

寸為大簇所謂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也林鐘六寸以四乘之為二十四所謂四其實也以三約乎二十四得八所謂三其法也是凡律之上生者準此矣蓋隨其上生下生而四之倍之皆以乘法取之也夫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之於十二辰始動於子為一參之於丑得三所謂置一而三之也自丑至酉為九皆以三乘之所謂置一而九三之也自此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若夫樂藝雖曰成而下然文違非謂其下而不之配也蓋聲者難達之於紙上且所謂制氏能記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者既不足徵而李延年新聲九史遠所不欲傳諸後世者故無其文也



鐘之距色育大簇之距未知姑洗之距南控剡賓之距南事林鐘之距謙待南呂之距白呂應鐘之距分鳥則祇有一日耳夫十二律之相差惟九寸至四寸五分為最曾有如一日之去八日遠近極不倫乎凡此皆準之未盡善者大抵準之高術不過求變前人以新一時之耳目其實終受制於古人而捨其既善者也據楊維之作太元也以四畫為首蔡元定之衍洪範也以細一函三為用司馬光之作潛虛也以五十五行為通辟雍之作經世也以四象為數此皆求異於昔人之書也要其歸曾有出於易道之範圍者乎不出其範圍則後之作亦可以已乎京房之準亦若是而已矣



聲律考卷

聲有五聲有二變聲有正聲有半聲有變律有變半律有子聲有清聲有七音通典謂五聲者須相次之序為宮徵商羽角是宮與商與角徵與羽其相去各間一律惟角之於徵羽之於宮乃間兩律相去一律音節和相去二律音節速故於角徵之間近徵取一聲徵稍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稍高謂之變宮凡宮商角變徵羽變宮七音夫五音者君臣民事物臣與民物不可變其可變者君與事而已是故有變宮變徵而無變商角羽蓋二變聲者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又正聲者全律之聲如黃鐘九寸之聲也半聲者十二半律之聲如黃鐘九寸則半聲為四寸半太簇八寸則半聲為四寸如仲呂為宮則黃鐘為徵止用四寸半林鐘為宮則太簇為徵止用四寸以其不可長過於宮故也

湘陰縣志

變律者不及律之正數如黃鐘之八寸七分八釐有零也變半律者又變律之半如黃鐘之四寸三分八釐有零也十二律旋相為宮或至以諸律陵宮故為變律變半律以避陵宮之嫌如無射為宮黃鐘為商無射少而黃鐘多其勢必以商陵宮也黃鐘之九寸為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宮也餘以此類推此子聲者朱子曰正律有定聲而旋宮無定位恐萬下或有失序故取其半律以為子聲也蓋聲之近於正律而少高者變律也雖用變律猶嫌其長故用變律之半如以黃鐘變律八寸七分八釐有餘者去其半而為四寸三分八釐有餘者變半律也又有清聲者清聲即半律半律即子聲也此律律之概也至若音之有七也即五聲二變共為七也凡樂至第八音則仍與首音同故漢志以廣書之在治為七始誦左傳有七音國語有七律律雖十二每調所用惟七聲周禮鐘磬

各八為端音人所謂懸八用七者此也朱子曰律呂有十二個用時止是七個若更補一聲便拘了此之謂也。按第八音與首音同者蓋凡宮從下初起調十二律旋宮皆由下羽而次變宮次宮次商次角次變徵次徵次羽凡八音至第八音則羽與下羽同音所謂同調首也此音所以止於七也通典又謂鼓以前但有五音周加文武二聲為七音其說亦混蓋齊作五絲琴至周加文武二絃即今下絃下羽不得以二變為二絃也夫七音與天地同始固以前不得無而七音仍止五音與天地同終周以後不得加也豈可以二絃當二變而為七音之義哉

湘陰縣志

四清聲四倍律考卷

律有四清聲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八律為
宮則得十二律正聲以備五音無所用清聲以其無後黃鐘之
嫌也惟至夾則南呂無射應鐘四律為宮則有清聲如夾則為宮
則南呂為夾則商無射為夾則角應鐘為夾則徵十二律至應鐘
已窮而黃鐘最尊不復為他律所從不可以之為羽夾則又不可
無羽故置黃鐘之清聲以為夾則之羽餘做此蓋夾則窮於羽而
後有黃鐘清聲南呂窮於徵羽而後又有大呂清聲無射窮於角
徵羽而後又有大蕤清聲應鐘窮於商角徵羽而後又有夾鐘清
聲應鐘以後旋宮已遍無所復用他律矣此四清聲之說也今則
不用四清聲而用倍夾則倍無射倍南呂倍應鐘四律加於黃鐘
大呂之上蓋黃鐘者應于氣之始而實應乎聲之中中則必有始

湘陰縣志

倘不始之求而以中為始則中失其中而黃鐘於是失黃鐘之分
而以太簇夾鐘姑洗之間當黃鐘矣殆應漢唐宋元明而皆誤也
大樂之作其聲必中無論雅樂俗樂淫樂正樂皆必處於中然後
可入人之耳而其間之能養心能平氣能適欲者則必其中之中
焉黃鐘之聲中之中也中之中即止中也故曰正聲從此正中之
聲以執其兩端而數乃由以起則此正中之聲乃元聲也然欲令
黃鐘之聲處乎中之中非加四倍律於其上其易由中乎朱子曰
黃鐘為中之中猶子時初回到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兩日之間
中之中也斯言也正於與今之用倍律不用半律者同義云

聲數考卷

樂有六十調有八十四聲有九十八聲有四十八聲有二十八聲
杜氏通典謂宮徵商羽相生此五聲大小之次是黃鐘為均用
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合為六
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即旋宮之六十聲也一律具五聲合數之
則六十調也五聲之外重以二變之二十四聲合之為八十四聲
也律一均七調陰陽二均十四調每調有七聲故有八十八聲而
後旋宮之用足然二變律不為宮故至八十四聲而止也黃鐘九
寸九寸其正體也正律凡十有二減為八寸七分八釐有奇以
為黃鐘變律凡十有二減為四寸五分以為黃鐘正半律凡十
有二減為四寸三分八釐有奇以為黃鐘變半律凡十有二合
之凡四十八聲然變律止於應鐘雖現而無所用惟正律十二正

湘陰縣志

半律十二變律六變半律六凡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黃鐘太簇姑
洗三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鐘又不用正半聲林鐘南呂應鐘三陰
律不用正半聲應鐘又不用變半聲其質止二十八聲而已又據
樂之所謂五聲者有調有音調舉一曲之全曰宮調曰商調者是
也音則逐宮而命之曰宮音曰商音者是也大司樂十二律皆宮
調也又曰文之以五聲乃調中之五聲雖用五聲之一以名調而
中間相應之律則五聲具備也或問聲與調之別曰聲者以律之
長短高下列五聲隨每字每聲而名之者也調者以其律之起聲
收聲分五調統一曲七聲而名之者也此樂之大凡也

漢律志考卷

琴史連從言樂者莫詳於班固今讀其書所謂正義者有五一日
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宮度四曰嘉量五曰律曆此志樂之大凡也
及其條理推行之實乃知其本數以定聲而度量衡則之生焉
則五者固一以貫之也蓋數者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故
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言數之盡乎變也太極元氣涵三為一
者數之所由生也一而三之三而九之者數之所由行也歷十二
辰而得黃鐘之聲者數之所由備也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脈為
一握者數之所由并也五音者得天之中數五也六律者得地之
中數六也有六律又有六呂者所謂五六天地之中合也律娶妻
而呂生子者奇偶相生之數也始於子終於亥者數之周流六虛
而為一周也本九寸之律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有九六

湘陰縣志

相生陰陽相應之數也三統者三才之數也天既黃鐘之實為八
百一十分者九九之數也地統林鐘之實為三百六十者六六之
數也人統太簇之實為六百四十者八八之數也由是三分損益
以生十二律者參天兩地之數也凡此皆聲之本乎數者也至於
度以度長短也惟起黃鐘之長數而刻於分寸於尺於寸復於尺復於
寸倍於寸也量以量多少也惟起黃鐘之命數而附於合於合
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衡以任權而均物乎輕重也惟起黃鐘
之重數而始於錙兩於兩明於斤鈞於鈞於石也權生衡衡
生規規生矩矩生繩繩生準五刑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也是
又皆事之起於律而無一不本乎數者也獨其備數章曰其數以
大術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咸陽六又孟康注不分曉今以其
數考之所謂其數者即志所謂二百七十一枚之數也二百七十

一枚者乃六脈之總積算則用以紀數求之則為一握者也其形
六面每面九枚故其表六九五十四次內六八四十八次內六
四十二次內六六三十六次內六五三十次內六四二十四次內
六三十八次內六二一十二次內六枚並中心一枚共二百七
十一枚也法見數理精蘊成備傳也湯乾卦也以四十九併乾卦
之六爻又併乾卦六爻之策二百一十六則得二百七十一數也
志之合數取象多類此但其叙參分損益之法至難窮而端三分
損一以下生大呂由是生至仲呂為五上六下之法於陰陽理氣
俱有未合不敢為非志附會矣人按權衡章云特為十八易十有
八變之象也二句與上下文意不屬孟康註皆牽強今按此二句
當在下文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之下云

湘陰縣志

八為位十二律運相為宮考卷

漢律歷志曰陰陽相生何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位孟康注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鐘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準斯言是矣而未盡其義也蓋徒以相生言之則祇當言生而不當言旋祇當言八而不當言八八祇當言以八相生而不當言八八為位矣班史所志於相生相統相應相象相推相齊相未相積之義無所不該獨未言及旋宮一法故繼陰陽相生之後而終之曰自黃鐘始而在旋言其起黃鐘左行而旋相為宮也人曰八八為位者言其旋宮之法八與八相比也任之云者言上下諸律皆可為宮如儕偶之屬也賈公彥禮運運相為宮疏曰自黃鐘下生林鐘至無射上生仲呂隨其相生之次每長各自為宮至仲呂而運黃鐘為第一宮林鐘為第二宮太簇為第三宮

湘陰縣志

南宮為第四宮姑洗為第五宮應鍾為第六宮蕤賓為第七宮大呂為第八宮夷則為第九宮夾鍾為第十宮無射為第十一宮仲呂為第十二宮此十二宮者皆以前八交後八即以後八麗前八其象則旋轉而無常居其勢則左行而有定向斯始黃鐘左旋八八為位之義乎且大旋相為宮實無往而非黃鐘也蓋黃鐘為十二律之母黃鐘之數既定黃鐘之聲既協則所為大呂者乃黃鐘之大呂也所謂太簇者乃黃鐘之太簇也惟而至於無射至於應鍾何莫非黃鐘之無射黃鐘之應鍾乎宮雖有本位而實行於四音之中黃鐘雖有本數而實行于十一律呂之內此運相為宮之道也總之宮有統體之宮有分體之宮黃鐘有統體之黃鐘有分體之黃鐘統體之宮即元聲也即黃鐘也分體之宮則與商角徵羽旋相為用者也統體之黃鐘即宮也即元聲也其數乃萬事

本也分體之黃鐘則與十一律呂旋相為首也旋宮之用廣矣我武問運運宮與轉調異乎曰轉調即運宮也又問旋宮之法仍用變律乎律子曰惟經度則有之若夫宮音則以十二正律四倍律為運宮斯無變律律矣

湘陰縣志

律呂管音有利考畧

管子五音法乃以絃音五律之分而言非以管音言也淮南子取管子五聲之分而衍之至於十二律之名而猶是絃音之度未以管為管也史記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乃絃音之度自為一段其黃鐘八寸十分一以下乃律管之度利為一段是雖用十二管之分數而亦未即以管為絃也迨漢京房作律準始以律準絃而後又以律準律於是管始混而無辨矣夫絃音與管音異在絃則半分與全分應自首音至第八音五聲各得一分二變各得半分計得六分在管則半律不與全律應而下律之半乃與本律應自首音至第八音五聲二變各得一分計得七分故黃鐘為宮則徵聲不與林鐘應而與夷則應羽聲不與南呂應而與蕤賓應變宮不與應鐘應而與牛黃鐘應至牛太簇乃復為清宮而與黃鐘應也此絃音管音之別也

湘陰縣志

律呂生鍾分律考畧

問史記律書十古樂家之所宗也今讀其書律數生鍾分生黃鐘術尤為精確不易索之權輿蓋具是矣惟律數以宮林黃鐘以商林太簇而又以羽林姑洗以角林林鐘以徵林南呂呂其說難通且律呂下有徵及羽下有商應鐘下有羽字更不可解且此曰九八八十一以為宮三分損益至六十四以為角又於黃鐘下有宮字太簇下有商字姑洗下有羽字林鐘下有角字南宮下有徵字無論十二律遂相為宮不可律以五音相生之法即以五音相生法 是宮不生徵而生商角不轉生宮故窮於生而生商角不生羽而生 不生商而生羽羽不生角而生宮不亦自相背乎乎曰此誤也不必 曰生黃鐘術有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云者司馬貞謂此文似錯未暇研覈茲氏新書謂言樂諸家皆不得其說又何也曰此蓋據西為寸法而言也明季又察有曰上九者以九為上之端也以下八七六五九之數皆至首而竟至而為寸法也商居寅至酉而當八羽居酉街在卯至酉當七角居辰至酉當六宮居子至酉當十者二共五也徵居未街在丑至酉當九此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之說也蓋不論其長短惟尚九則凡商皆八九羽皆七凡角皆六凡宮皆五凡徵皆九是故黃鐘者九寸之九寸也諸管者諸管之九寸也諸管皆尚九故諸管皆可為宮至於起調則五音隔八相生起手羽終手宮皆與此數連相合為是數也其樂之闕絕乎又曰置一而九三之者正書上九之理也置一者置子上一位也九者自五至而九位也三之以為法者且上為一三五而為九三也得長一寸者百上為寸法也得九寸者百上為寸數也命曰黃鐘之宮見生黃鐘之術

湘陰縣志

不起乎此矣又曰一者神也九者太陽之數也其謂得一寸得九寸者蓋一其體也九其數也體數之間神之所以妙物也一九之明黃鐘之所以妙五音也文舉之言如此今本其說推之其曰上九者謂以九為上而生之即八取九寸寸取九分以九合于黃鐘之數而上之也自實律大簇為商得八至未冲之丑至酉得九取所謂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也陽律當位自得陰呂則居其術此自黃鐘一調言之也十二律遞推則商亦遞推十二位而為十二調之法焉又遞相為宮之法也其下文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蓋證此十二言之為據商寸法為無疑也蓋氣始動於子為一所謂置一也參之於丑得三所謂置一而三之也又自丑應寅卯辰巳午未申至酉凡九位皆以三累未之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所謂置一而九三之也所謂以為法

湘陰縣志

者為寸法也所謂置一得長一寸凡得九寸者謂置數與法等則得長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寸法之九倍則得寸者凡九也不可證此十二言之為據商寸法而言耶蓋遠史之詞與旨約如此至於律數中所繫商角徵羽等字則所謂琴瑟之說固不能強為置一解也

大司樂三宮樂律字考卷五疏定本

鄭康成注疏於周正方澤宗廟之樂分天地人三宮是矣但其宮角徵羽之吹於樂律相生之法終不能合於是謂天宮仲呂與地宮同位故不用林鐘地宮又不用角與無射同位之不同謂八宮中林鐘地宮遊之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遊之姑洗為南呂之合又遊之蕤賓為地宮林鐘之陽又遊之蕤賓轉運就以求合其序也賈公彥又有徵生先用先生後用之說此亦以其於次不合而為之辭也朱子謂此是四樂四樂則四調也今試仍以木鐘上文奏歌之樂求之上文言以祀之樂四黃鐘大呂姑洗南呂也姑洗為羽即大呂也惟用鐘為宮則不合上文以琴之樂四大簇應鐘蕤賓角鐘也此云角鐘為宮即角鐘也太簇為角即角

湘陰縣志

者也姑洗為徵即應鐘也惟南呂為羽不合上文以琴之樂四夷則小呂無射夾鐘也此云大呂為角即小呂也應鐘為羽即夾則也惟黃鐘為宮大呂為徵不合夫三宮之義應于三始于天氣之始也午地氣之始也卯人事之始也然于者正陽之位故地宮從其合而始於木此三宮為樂之本不可移易然則天宮之圓鐘宮為黃鐘人宮之黃鐘宮為圓鐘蓋互說耳其餘三調乃各以六律五聲之序求之則當之者各其調焉然則地宮之南呂為羽當作小呂小呂之羽太簇也人宮之太簇為徵當作夾鐘夾鐘之徵無射也商字之張也黃鐘為宮則黃鐘宮調也其起調半曲之律即黃鐘黃鐘為角則黃鐘角調也其起調半曲之律則以姑洗太簇為徵則太簇徵調也其起調半曲之律則以南呂姑洗為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半曲之律則以大呂餘樂皆以此推之不直

言始洗南呂大呂而云黃鐘為角太蕤為徵始洗為羽者所以明
商調之不用所謂嫌其有殺伐之意也又以先上六樂始洗之為
黃鐘角南呂之為太蕤徵大呂之為始洗羽與此互相明也其餘
皆然如此則十二律分布均齊無漏無復而於天地人三宮之義
各有歸宿且與上祀祭享之六樂分合有殊而名數不異律理并
無矣此傳寓之說也抑或以天宮中黃鐘一律宮角兩用或有疑
其重複者而以意易之歟說詳周禮義疏

湘陰縣志



幽齋飲幽詩考異

琴齋章述者迎寒則飲幽詩祈年則飲幽惟祭則飲幽頌易氏
祓禩民事終始實大時之消長送自外入謂陽居大夏而主歲功
迎自內出謂陰居大冬時出而佐陽也此與堯典日中星鳥實
出日宵中星虛實然則日同意萬物生於土反於土故皆擊土鼓
為禘氏曰周自后稷至公劉率先農桑之業故歌幽詩以為勸相
今七月之詩是也琴章所謂幽齋者蓋以幽竹為齋以幽齋而吹
詩與雅頌也七月詩如披衣整水之屬皆先寒者以戒事致逆者
迎寒吹之雅言王政頌告成功祈年為王政所急故宜歌雅頌祭
以答鬼神故宜歌頌也夫幽雅幽頌有或曰其篇已亡鄭氏則以
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為幽風以春酒介壽以上四章為幽雅以為
壽無禮以上為幽頌或曰用此全詩而隨事變其音節以分風與
雅頌或又以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為幽雅以巨工噫
噫堂半載莫長和諸篇為幽頌大古人之詩無一篇而分載三體
之理而隨事變音為用亦無所據以辭玩之惟後一說為可通故
朱子於詩傳之本備載其說焉

湘陰縣志



樂考卷

先王之制樂也... 鳴焉其教之也... 世子及學士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 前也內則十三舞夕歌於鏗王師一篇以為節也... 也周禮舞師字教祭祀之舞... 舞祀早暵也樂師教小舞則版羽皇于之外有旒舞析莞牛毛為... 舞也有人舞則手無所執而張袖以為舞也... 天神用黃帝樂舞也舞咸池以祀地示用先樂舞也舞大豷以祀

湘陰縣志

四望用舞樂舞也舞大夏以祀山川用禹樂舞也舞大濩以祀先... 妣用湯舞也有大武以享先祖用武樂舞也九疇又舞於宗廟則... 九變之大樂也祭之日君入廟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纓于半其羣... 注以樂皇尸與天下樂之也至月令孟春習舞仲春又習之亦以... 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王者教舞以應之也仲春釋菜合舞則天子... 親往重其事也仲夏令樂師執干戚戈羽為將嘗祭用威樂也... 則教舞之事至詳也習舞之時不失也用舞之事有條不紊也此... 舞之大畧也若夫當舞之際必有歌以節之有吹以導之有金石... 以鼓邊有綴兆以整齊之有步與方以閑之有者往防歸以始之... 終之此又樂之相輔相濟以鳴治定功成之感事者也

樂記十一篇考卷

漢志曰周禮樂亡漢興制氏世為樂官... 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之言樂事... 者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獻樂記二... 十四卷此樂記所由來也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 所撰二十四卷有異及北魏道作疏時又亡其十二篇止取其存... 者十一篇入禮記吳氏澄固之為之訂正其次第仍分十一章而... 各標其舊篇名以識之今考劉向舊篇之次則樂本第一樂言第... 二樂象第三樂施第四樂情第五樂論第六樂禮第七樂化第八... 宿卒賈第九樂文侯第十師乙第十一而吳氏所訂正者則自凡... 音之起由人心生起至王道備矣為樂本第一自樂者為同起至... 此所與民同也為樂論第二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起至先王著

湘陰縣志

其教焉為樂施第三自大氏有血氣起至君子賤之也為樂言第... 四自王者功成作樂起至聖人禮樂云為禮樂第五自樂也者情... 之不可變起至有制於天下也為樂情第六自君子曰禮樂不可... 斯壞去身起至禮樂可謂感矣為樂化第七自凡音聲感人起至... 所以贈諸侯也為樂象第八自賓年賈侍坐起至武之遠久不亦... 宜乎為賓年賈第九自子貢見師乙起至足之蹈之也為師乙論... 歌聲第十自魏文侯問起至彼亦有所合之也為文侯辨古今樂... 第十三至其亡之十二篇則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 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曰實公其名樂... 存而其文已不可得而讀考古者不能無遺憾矣又按漢藝文志... 自樂記二十三篇外尚有王禹記二十四篇雅歌詩四篇雅琴趙... 氏七篇雅琴師氏八篇雅琴龍氏九十七篇并樂記計之凡樂六

家共書百六十五篇今止樂記所存十一篇餘皆漫漶滅而不
可考然則故古之遺感豈獨在樂記之十二篇哉

荀子論樂考

樂荀子論樂篇語多在小戴樂記中荀子書咸自戰國樂記擬拾
自漢儒是樂記後荀子也據氏鏡則謂荀子樂論襲樂記末之考
耳然荀子樂記文雖同而旨則異蓋樂記者彙括古今言樂之道
者也若荀子此篇則專為點墨子而作戰國時墨子之言蓋天下
荀卿之書猶守先聖之道羽其多教非墨子之比不得以其性惡
及非十二子之說而遂廢之也是以韓子以之繼孟子而立言墨
子之言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通也若然則后廢亦
無人矣荀子有憂之乃為此論以闢之觀其論性術之變論率一
道治禹變之理論天下之大齊中和之紀皆曰是先王立樂之術
而墨子非之奈何又曰墨子之於道猶昔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
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又曰墨子非之幾過形也明王已沒

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
此聽也是其為言專以斥墨子毀樂之邪說而立之防維與樂記
之旨蓋有別矣况其所云齊衰哭泣使人心悲甲冑行歌使人
之心傷治客鄭聲使人心之淫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心莊云
者深為近人情而感人心志而其所云鼓大麓鐘統實聲康刑等
笙蕭和管箏發狂項危翁得瑟易良琴神好歌清壹舞意天道東
鼓為樂之者又能以一二言而盡括乎諸器之體用此又皆樂
記之所未及也嗚呼樂教之亡久矣荀子大儒其言不可不錄也
至論樂而後之辨飲禮者尤可見樂之為用日固不可離斯濁不
可去而墨子非之之說也至其與樂記孰先孰後不能起亡人
於九原而問之矣

呂氏春秋論樂考畧

呂氏春秋之可採者蓋但月令哉嘗讀其論樂之說而深有所取也視大樂篇之言樂也以太乙兩儀陰陽變化為本以日月星辰寒暑剛柔為用以節蓄怒務公平為要功以君臣父夫婦長幼為實義以治一身治一國治天下為應檢可不謂精且宏乎後世樂之衰也由於失樂之情也情之失也由於養之不道也侈樂篇之說得之矣至通樂篇論和心行通之道期於得四欲除四惡而歸本於賡理折中於小大輕重之表不信乎其為平好惡行理義之道耶其音律篇所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云者即司馬遷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之說所由出也所謂黃鐘大呂太簇姑洗仲呂鍾須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下者即鄭康成五下六上乃

一終之說所自出也此皆其言之解而可法者也獨古樂音初二篇之論則為荒遠而無稽從朱襄葛天之神音律未起文字未作爾時遂有八閔之歌且有蓬草木倉五穀敬天常依地德之名目不逆証乎其曰伶倫吹管三寸九分為黃鐘云者是以合少為黃鐘乃為後世長孫無忌劉恕及李文利等之說作之備也其曰顛頊命飛龍効八風之音帝嘗命鳳凰天翟為九招六列之舞帝堯命質效山林鈴谷之音云者以為後世竹書路史拾遺諸家之說作之備也况謂望山氏有待禹之行倬髮於望山之經謂辛餘靡有張王北濟之事又暹昭王南征不復之傳其說恐不可據此則其疵之可摘者然豈以是掩其大醇哉

淮南子律呂之數考畧

律呂之數始於一分於二於五交於六於八圓於九紀於十二倍於二十圓行於二十七盈於三十嚴於六十定於八十一行於三百六十積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要皆成於三者也淮南子天文訓曰規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由此推之太極為一陰陽為二此三之數所由開也三加二為五而五音出焉三其共二則為六而六律起焉以三加五則為八而八音具焉以三乘三則為九而黃鐘九寸之法生焉三其四為十二而十二鐘副十二月之義出焉三其八為二十四而二十四氣之節與二十四珠之權等焉三其九為二十七而二八七寸之幅倣焉三其十為三十而一月之日與一鈞之數定焉三其二十為六

十而六十音應六十甲子之分成焉三其二十七為八十一而八寸一分之管正焉三其十二為三十六即三其一百二十為三百六十以當一歲之日而天地之全數周焉至所謂十一三之法則置一而十一三之並所置之一為十三以為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也若其所謂九九八十一為黃鐘之數則所起者乃律音之分與司馬遷班固黃鐘九十分之法原並行而不悖焉一則凡九寸一則十其九寸其法異而實同也又其所謂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之法又即周子司馬遷之生鐘術所謂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之謂其用三之術先後同揆也蓋其或益之或損之或乘之或除之或積之其中皆以二為法者也其中或上應天運或中待人事或下協地宜要之皆準三而立者也至其所謂和繆之者愛宮與

宮聲相近故曰和徵聲與宮聲為子母相應而變徵不與宮聲應故曰琴也若夫所謂五子應五音之者蓋以子為黃鐘之律而戊子居五子之中故曰戊子黃鐘之宮也戊子既為宮矣則庚子宜為商黃鐘為商必無射為宮故曰庚子無射之商也庚子既為商矣則次壬子宜為角黃鐘為角必夾則為宮故曰壬子夾則之角也壬子為角則次甲子宜為徵黃鐘為徵必仲呂為宮故曰甲子仲呂之徵也甲子為徵則次丙子宜為羽黃鐘為羽必夾鐘為宮故曰丙子夾鐘之羽也雖其所云五音者係絃音之分而非律之本聲其所謂五子者係六十音之名而非音有是律然於美備有可推獨其先論斗建所指以二十四氣分配十二律自冬至迄夏至逆行一周自夏至迄冬至復順行一周其逆行也既不合乎日躔其順行也又併不合乎斗建則天官與律呂之表兩未合

焉故仍其說而闕之以俟後之知者

律呂之數往而不返考畧

問律呂之數往而不返何也曰不返者不復原數之謂也據蔡氏律呂新書九分為寸仲呂之長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三分益一再生黃鐘得長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比之黃鐘九寸不足二分一釐八毫三絲八忽故朱子曰自黃鐘至仲呂相生之道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鐘之宮再生之黃鐘不及九寸八寸有餘是也此蔡氏之舊說也以今法十分為寸古尺之數非之仲呂之長六寸六分五釐九毫一絲四忽七微四纖有奇三分益一以上生得長八寸八分七釐八毫八絲六忽三微三纖有奇比之黃鐘九寸不足一分二釐一毫一絲三忽六微六纖有奇以今法今尺之數推之仲呂之長五寸三分九釐三毫九絲九微四纖有奇三分益一以上生得七寸一分九釐一毫八絲七忽九

微二纖有奇比之黃鐘七寸二分九釐之數不足九釐八毫一絲二忽零七纖有奇亦仍蔡氏之所謂不返也曰蔡氏之說如此不知淮南子司馬遷京房及漢唐註疏之說同乎曰同也淮南子以黃鐘之數為八十一仲呂之數為六十司馬遷律書以黃鐘之長為八寸一分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釐從漢志京房律準黃鐘九寸自分以下用小分仲呂長六寸六分六釐從漢志註疏黃鐘九寸自分以下用約分仲呂長六寸有零皆以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其長皆不及黃鐘之數是其為往而不返則一也曰其所以往而不返者何也曰聖人之制律也以堯天下之和聲正聲中聲非欲設為巧算循環無端以標新立異於後世曾無歎乎其往而可返也仲呂不能生黃鐘何傷乎後之人必求其過於是師心而不衷於理如朱載堉之說出焉則是執指而忘月首流也易有之

窮則變變則通天下未有窮而不變者即未有不窮而能變者律
至仲呂而窮即以不返而變受而後十二律之道通也夫同律度
量衡之道與協時月正日同十二律猶十二時也十二月也歷十
二時而成日而亥盡交子之時非即昨日之子歷十二月而成歲
而正月朔旦非即立春之節積歲為章積章為會積會為統即至
十一月朔旦子時冬至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而其所會之度
必不同於太初之度其義一也今欲仲呂生黃鐘是以歲歲必以
元日立春也高乎可哉夫仲呂三分益一雖不足黃鐘九寸之數
然較之大呂已為有餘寧得不謂之過於黃鐘耶猶夫癸亥歲十
二月既盡甲子元日雖非立春寧得不謂之返於甲子耶曰明朱
載堉猶不從此說何也曰朱氏以算術取巧必欲其返而十二律
之本數皆科是猶曰以春分為歲首十二月為一歲而每月不

必定三十日則有氣而無朔矣夫空以黑月白月紀時一歲二十
四月以幾生魄幾生明為月朔不必置朔則有朔而無氣矣是二
法者皆可含氣盈朔虛而氣盈朔虛在其內然此可以為揆授人
時之憲典無要其分釐抄忽乃必有不齊之數朱載堉之所為徒
自勞耳

篇中言積久所會之度必不同於太初之度今有前後年月日
時之八字皆同而其度數終不同者亦往而不返之證

黃鐘為事根本問答考卷

問黃鐘為萬事根本論者但謂度量權衡皆由此出不知此以外
可得而詳言之乎曰難言也夫道五行之經調六氣之宜而司萬
彙之樞紐者惟得天地之中氣者能之蓋中則和利則順順則暢
且安古聖人知其然於是準造化之中氣而製為黃鐘黃鐘之為言
中也鐘之為言種也黃鐘者原乎天地之自然而通協乎萬事之
所不得不然會合乎乾坤之妙流通乎品彙之原故為萬事之根
本萬者無可紀極之詞也斯摩中聲也合元氣無終於始人事如
於是乎有常生變生文天道於焉而不匿此豈可名言盡耶今且
為予善言之下之該乎人倫上之通乎天運微之陶情而淑性顯
之昭德而象功散之用於辨國農之設為教學道之關一身之得
失運之係軍國之勝負此其大者也同心一統則義在君臣兵禍

八相生則恩為父子矣律呂比合則義若唱隨矣九六相次同類
相從則情同伯仲與朋友矣此非人倫之根本乎至其一陽起化
則周乎一歲焉旋相為宮則行乎十二月王璋一調而千歲之日
至可致則貫乎元會運世焉享於甲拱於癸萌於子閉於亥千支
各就其端焉始於不周終於開闢八風各得其正焉起於虛而訖
於危二十八舍咸歸其列焉此又根本乎天道者也自古善治性
情者治之以黃鐘而已黃鐘於五聲為宮於五常為仁於五事為
思惟之十一律而半性於先動焉情於是彰焉傳曰樂之務在於
和心和心在於行遠太輕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道也衷音之通也
大不出鉤重不過石大小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
之衷也衷也者適也故以黃鐘治性情者視正德和思慮純固其
清明則消乎渣滓其廣大則通乎神明其易良則歸於雍穆執謂

陶淑之根本不在是耶是故千古之帝王往往根本於此以昭乃
德象乃功矣曰扶株曰飛龍曰六莖曰室門曰成矣曰韶是道武
皆必中黃鐘之宮而黃鐘之調合黃鐘之節奏然後隨律所用而
神人可格上下可和此非字廟朝廷之大用乎且分之而辨國大
下無往不飲用之也彼夫升歌笙入間歌合樂諸節竭廢豈肯未
須乘樂諸章節飲酒用之燕禮用之鄉射大射亦分用之天子諸
侯大夫士亦各用之矣况雅頌諸篇什每為朝聘燕饗巡行會同
之用倘非根本於黃鐘則奏之何以協律歌之何以成聲軒于裝
乎何以無相奪倫是則編舞國天下有一不根本於此者乎是以
周官大司樂之教成均也必有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又有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而後體之
為樂德宣之為樂治象之為樂舞天首于六律六同者非黃鐘乎

湘陰縣志

黃鐘和而六律六同皆和則教子弟用之教俊士用之教國子
教育子無不用之匪是則何以為教學之根本也伶州鳩曰登以
和樂律以平聲聲應相律曰和細大不踰曰平今細過其主坊於
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宮財道妨於樂又曰天子省風以作樂器
以鐘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掄則和於物和聲入於耳而感於心
德則樂究則不成掄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夫細大相踰罪
撤交作者非黃鐘未定之所致乎此古天子出則持黃鐘以告出
入則持鞀以告入者誠有見乎君身之休咎實根于此也且
論樂者亦知黃鐘之闕乎軍國乎太公告武王曰當敵人之要持
律當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末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微
聲應管當以玄武而管應管當以朱雀而管應管當以勾陳五
管聲盡不應者官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成敗之機也史記亦

云六律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知勝負史記正義
引兵書云夫戰太師火祥合而則戰勝軍事張強角則軍拔多變
夫志官則軍和士卒同心微則將患致怨軍勞則兵弱少威
是故剛柔所應遂以現將士之心南北有風於以下強弱之勢凡
此者莫非自黃鐘起律而得之也則整軍經武之根本不在是乎
聞者訝之曰黃鐘之根本也一至於此乎曰是猶未足盡之也杜其
發揚神其鼓盪則天地之所以大日月之所以明風雨之所以潤
雷電之所以鼓鬼神之所以變化江河之所以流金木水火之所
以交修萬物之所以成若亦何往非黃鐘之氣為之鼓其案
奮動其機絃也哉曰黃鐘之廣大如此古亦有言之者乎曰有虞
書言律和聲而至於神人以和風儀歌舞伶州鳩亦曰黃鐘者所
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夫神人者虛乎幽明之謂也六氣者陰陽風

湘陰縣志

兩晦明之謂也九德者六府三事之謂也春元定曰黃鐘為聲
氣之元蓋天下之境無有出於此明六氣九德之外者此萬事根
本黃鐘之美也若漢志所謂度九寸之長以審度而五度定實凡
寸之積以嘉量而五量平較九寸所容之重以謹權衡而五權正
特其根本中之餘事耳蓋可以當黃鐘之為根本哉曰若然則應
萬事者惟求之黃鐘已乎曰非也定黃鐘又有道其苟非心通乎
造化則不中非情協乎民物則不和非志氣周乎無外乎無內
則不暢且安是必翔洽者其仁從律者其義成文者其禮昭融者
其智有常者其信而又準之以矩審校之以古尺製之竹與鋼大
而後六字同和三才成位庸藉于雅聲氣之元而動發育之道也
然則黃鐘者萬事之根本而君心又黃鐘之根本也哉

黃鐘非舍少考卷

周黃鐘長九寸自漢淮南子司馬遷班固相傳舊矣近世乃有以三寸九分為黃鐘者是耶否耶曰黃鐘以九寸為度考陽之數也長九寸圍九寸損益相生十一律無不根柢於此若三寸九分之數乃舍少非黃鐘也曰敢問舍少之名與義曰呂氏春秋云黃帝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倫之陰取竹嶰谿之谷以生空竇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曰舍少晉律曆志亦載為舍少之名先於此至其為義則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冬至子半其前猶屬寅而為坤其後乃屬子而為復蓋天地之氣大初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於戌仲清濁漸形也太素生於亥仲清濁形而未散也舍少當亥子之交清濁函而未散此時微陽未離於陰故以三寸九分者紀一陽之動而見天地之心有太陰舍

湘陰縣志

少陽之象此舍少之義也又問其數取三寸九分者何也曰數始於一而成於三終於九六者大陰之數也七者少陽之數也以三六合三七為三十有九此舍少用三寸九分之義也其以此為黃鐘何也曰為此說者滋難於呂氏春秋橫流於明之李文利文利之言曰為黃鐘長三寸九分空圍九分為聲氣之元其時子半其數極少聲極清音屬正宮一陽方動其卦為復黃鐘之尊在於氣清上行清者數少濁者數多數少者黃數多者賤陽升起于半和半由黃鐘而漸益陽降起于半極于半由和實而漸損黃鐘居和實之管九寸極黃鐘之變此文利之大旨也曰然則從九寸而不從三寸九分者何也曰此其義凡十有二端初九律之首初六呂之首參天兩地之義也於三寸九分何取焉一也河圖天數九黃鐘初九是得河圖之天數也洛書之數四十五倍之為九十黃

鐘九寸是得洛書之倍數也於三寸九分又何取焉二也黃鐘之官屬土土在五行重濁而下凝者以三寸九分為之蓋土反輕清而上浮也三也造化密移由黃鐘九寸漸次遞降默為運耳大利定為九分升降截然有限又以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之節不同諸律而升降猶以六分不忌二氣宣播均以漸至故東春之雨水驚蟄秋之處暑白露獨非節序之移共回也黃鐘天統九寸林鐘地統六寸太簇人統八寸以其備三統之德故寸數適足而無餘分九入為萬物之元陽地統而行入統彼三寸九分之數於三統之義何當乎五也天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鐘九寸之運至仲呂而必窮勢也理也文利必欲其雖窮循環不斷不竭亦未達乎消息乘除之故矣九寸以窮而不窮三寸九分以不窮而窮六也九以純陽為元聲管長聲濁故為十一律之本若三寸九分之管

湘陰縣志

則極短極清必飄揚而然使其能復原律乎七也人有五音宮出喉微出舌而出齒羽出唇角出牙蓋喉音聲長而濁唇音短淺而清此自然之聲也今謂黃鐘最清管止三寸九分不知其音始自喉乎始自唇乎此近取諸身而不協也八也管子曰宮如牛鳴竈中羽如鳴鳥在樹此起五音之的也若以三寸九分為黃鐘則起宮之聲已如在樹鳥鳴無復竈中牛鳴之響矣此遠取諸物而不向也九也黃鐘有若象其聲重大致以老陽數當之以此而且民事物各以控清應之至順也今以少陽數居之不將使民事物之聲有凌觸而無避讓乎十也且奏之宮應被之管經則三寸九分之律特太簇之半律與黃鐘正聲相應耳乃遂以此代黃鐘之全律可乎十一也且黃鐘者本九寸以制器觀圓矩方權衡衡平運直量量而應所不定者也若以三寸九分易之則分之無一

泰之廣而不足於分而寸尺丈引皆不成矣命無十二百泰之積而合升斗斛皆不足矣積無十二銖之重則兩之不足以成兩而斤兩鈞石皆相舛矣出納鮮平農桑失業皆曰此始其可也乎十二也問者曰黃鐘固宜用九寸予獨疑黃鐘極長應鐘極短二律之交長短難絕音調不屬耳曰音止於七至第八音則復與首音同不志其不相屬也十二律運相為宮也則陰陽二均互用而有黃鐘大呂大蕤夫特四清聲今則陰陽二均分用而有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四倍律轉移通均調劑中節又何疑其不相屬哉曰然則呂氏之言妄乎曰非妄也三寸九分以之為全少則是以之為黃鐘則非耳舍少紀初陽之初所以存不患之天根黃鐘紀純陽之全所以純無窮之元氣義各有取也且呂氏上下相生三分損益之法與史漢無異則其於黃鐘之宮何嘗不起於九寸哉故漢

湘陰縣志

書用呂氏說何其詳備而獨刪去長三寸九分一語蓋亦有所不取矣問者曰呂說如此先儒亦曾有取之者乎曰蔡季通嘗有言曰三寸九分之管陽不成陰陰不成陰次弟極之則纖伏而無聲次弟益之則高亢而不倫密無一之可據也蔡氏取之如此明王是相轉拜寺狀之皆同云問者又曰三寸九分之說固不可為黃鐘矣願九寸之外又有用八寸一分者何如曰八寸一分者乃以九分為寸以合九九八十一之數雖有二法也律呂新書謂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為九者用之所以行故八寸一分雖無當於律體而用以三分損益則各得悉數而無奇零夫豈若三寸九分之體不全用不備者哉

樂器考

樂有器有人器者其器也伶者其人也素小者鐘磬之器半為諸全為群編鐘編磬各十六枚半陳之鐘磬各八同在一處謂之堵全陳之鐘磬各十六枚各為一處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是三十有二枚也編鐘十有六然後編磬之數全編磬十有六然後編磬之數全蓋鐘磬在虞作上下兩列一列八枚謂之堵即半也合兩列則全而為肆全者全十二律與四清聲也鄭注謂半之者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賈疏又謂大夫諸侯縣皆有鐘卿大夫則有鐘磬無磬也故氏取之曰凡士之樂皆得鐘磬與磬惟以特磬異於大夫以上耳鐘師字以鐘鼓琴九夏特師字凡全奏之鼓樂飲射士禮也皆實出秦陳陳夏全奏之一也然則士之特磬亦鐘一堵磬一堵而有鐘與

湘陰縣志

鼓擊明矣薛氏亦謂有磬無鐘何以和樂則士惟縣磬之說得矣但薛氏又謂諸侯之士鐘磬各八枚則敬特四清聲不全并十二律亦不異雖金石兩有而都歸無用不亦兒童之見乎夫樂必有十二律加四清聲故編鐘編磬必用十六者古法也而可缺一以為樂乎哉又素小者正樂縣之任鄭司農謂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而列縣又去其一而特縣又去其一而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謂之曲縣王氏曰天子南面諸侯北面甸宮縣以下軒縣則缺南面列縣則併缺北面特縣則非東即西大射云樂人備縣於階階東笙磬西而南笙磬其南鐘皆南陳西階之面磬皆東面其南鐘皆南陳是作階西階其位皆北其面在南者皆無縣然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則北又有南面者何也說者以為諸侯與其自射其縣皆三

面所謂南面者故而已于鍾于鈔則無歸焉知此則知大夫
之判士之特皆無南面所以尊天子也故春秋時衛從仲叔于美
曲縣之請為非禮奇賜魏絳歌鐘之半為得體也李氏嘉會曰樂
器不同宜諸侯在國之時所縣若是抑朝聘時王燕饗之而所縣
若是也蓋在國與在朝之樂皆然也此樂器之數也若夫爵者舞
列也註云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爵人數如其爵數則天
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一十六人士二
二凡四人也左傳五年季仲對羽數杜預注亦曰人如爵數或又
曰每爵八人則六爵六八四十八人四爵四八三十二人二爵二
八一十六人也服虔說亦同問八爵舊說有說上下通以八人為
爵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爵位必方至如是
其爵少而人多哉此又樂中每人之數也

湘陰縣志

候氣之詳考

葉候氣之說自郭衍至魯元定相沿久矣而近世諸儒力非之予
參五考之始知其說之果幽謬也王氏廷相曰天地之氣有升有
降天氣降地氣升則連而為陽天氣升地氣降則閉而為陰氣無
微不入者也連即不可禦矣豈拘拘九寸之問睇得於方寸之差
而月餘始達以應耶若曰夏至以前陽氣律應冬至以後陰氣律
應是一歲之中陰陽皆上升而不下降矣若曰陽氣升自中呂而
止陰氣即乘之不知陽氣升至中呂將何所歸往使日漸上升不
歲於動陰律之辰乎若曰小雪方動應鐘之辰是一歲之周地氣
猶未出土萬物安所藉以發育乎天下古今安有是理對氏諫曰
閉塞為陰秋冬之氣也升者上降者下埋管於地將誰候乎嗚呼
為陽春夏之氣也氣氣兩閉發育萬物地下無氣不可候矣氣無

湘陰縣志

微十二管飛則皆飛不飛則皆不飛若謂冬至動黃鐘夏主動蕤
賓其餘皆以辰位應是氣為有知擇管而入管為有知擇氣而施
天下有是理乎李氏本曰隋志冬至陽氣距地九寸而止故黃鐘
應之正月距八寸而止故太簇應之此不通之論也夫陽之上升
本無停息距地面九寸八寸而止則九寸八寸之上獨無陽乎况
地有高卑氣無先後特地之卑者氣先至而高者乃後至耶就如
其說則凡候氣者苟律之長短適合則不必度其間律定其中聲
而氣無不應矣安在聲音之道與天地通哉又曰陽生於子以漸
而進至己而地陰生於午以漸而進至亥而窮此自然之道也自
難者以下氣宜降矣而概以升言則天地之氣將有進無退乎且
謂氣以漸而自子升至於亥律以漸而自黃鐘短至於應鐘而其
所升所短之差多寡異數均不均齊至於應鐘與黃鐘之律相隔

四寸二分三釐交接之際大相應應宜有大地循環無端之氣可
以往而不返言哉何氏塘曰古者候氣止用黃鐘之管候子月冬
至之氣陰月則否何以知之蓋古法占候恆在歲始冬至蓋陽氣
之始也氣在地中無形可見故以黃鐘之管候之冬至之日氣至
反飛則氣節相應是謂和平若反飛在冬至之前或在其後則為
氣之太過不及於是乎有占與冬至登臺以望雲物同意若謂餘
月皆候則五月陽氣未出地中候之猶可也寅月以後陽氣已出
地上又何以候乎况牛月以後陽氣皆自上降下又安有反飛之
理然則謂十一月皆以律管候氣者誤矣明世子載靖曰前漢志
言律基詳初無吹灰之說後漢光武以議與令解經從漢儒遠
萬時制不得不然隋唐以後疏家遂為定論矣按後漢晉陽志所
載候氣之法各有異同既云以木為案加律其上又云埋之上與

湘陰縣志

地乎又云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乎於地此置律有淺深高下
其說不一也既云以葭葦灰抑其內端氣至者灰去又云以竹葦
灰實律中以葦葦灰捍口氣至吹灰動葦而有動不動三
說又云灰施術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說又不
一也總之道德聖說而未嘗親試耳其候氣之法不見於經而見
於緯信部芳翰扇候風事尤為虛誕不足辨矣

十二律五聲工人樂字之同

後世樂工之有工凡合六四五一上八等字何義也曰以樂工記
數不便於用則以其聲相似之字又字畫少易於標識者易之為
十四字其曰工者即宮黃鐘也曰仁者即清宮大呂也曰凡者即
商太簇也曰四者即清商夾鍾也曰合者即角姑洗也曰六者即
清角仲呂也曰四者即變徵蕤賓也曰五者即清徵假林鍾也曰
乙者即徵夷則也曰化者即清徵南呂也曰上者即羽無射也曰
仁者即清羽應鍾也曰伏者即變宮半黃鐘也曰伏者即清變宮
半大呂也其仇仁化仁伏五者小無其字則知其止以記數而即
為黃鐘等律即為宮商等音非實有是字非別有義例又可知也
然而其來舊矣楚辭曰回上鏡氣極聲變六則周水已有之也上
聲歌注曰或用一調或或用無調一者乙字無者五字則梁時又
有之也但其位分雖有十四而陽七陰七陰陽各不相乘雜則雖
十四而仍止七也又七音必旋相為宮調乃可得又必添去二變
調乃成則七音仍止五音也然則雖加二變為七而仍止於五
雖倍五為十而陽為陽陰為陰亦仍止於五也

湘陰縣志

考古卷之八目錄

虞樂考卷

商樂考卷

儀禮用樂考卷

周樂制考卷

周樂七律考卷

京房律準考卷

隋樂考卷附錢律準通

後周王朴樂考卷

俗樂歌曲考卷

詞曲考卷

夏樂考卷

周象舞考卷

入王樂不列六樂考卷

周樂六成考卷

漢樂考卷

晉荀勗笛律考卷

唐樂考卷

宋樂六改考卷

吳域樂考卷

湘陰縣志

考古卷之八

虞廷典樂考卷

楚編王文清几漢氏纂

帝舜以教胃子事廣之典樂之變蓋樂者古人所以陶鑄人材之具也而帝王之教胃子於此尤切恭氏沈所謂蕩滌邪穢斟酌的純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教其氣質之偏者也夫樂必本之性情稽之教度自直而溫至歌永言本之性情也聲依永律和聲稽之教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教國子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即中和祇庸孝友之道也此教之樂德也自詩言志至律和聲即興道誦言語之道也此教之樂語也養氣質育才能事神祇和上下朱子謂其體用功効廣大深切信哉樂帝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蓋聲音之道與政通

湘陰縣志

安以樂者其政和忽以怒者其政乖哀以思者其民困故聞之可察治亂也出五言者宣之於下若閭閻萬草之用於辨固也納五音者達之於上若太師陳詩賦以觀民風也五言即言商角徵羽之音漢孔氏以為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更精又漢志引此言不曰在治忽而曰七始詠七始者或曰七音或曰七聲或曰七均云又案愛曰夏聲鳴球云云蓋樂以人聲為主教於堂上者謂之登歌歌於堂下者謂之闕歌此者曰歌者在堂上者謂之登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愛曰下管云云以一下字別管簫等為堂下之樂則可見鳴球琴瑟為堂上之樂矣夏聲之持拊之以誦歌詩章所謂歌者在上也管竹也笙篳也箏箏柷固皆在堂下以問者與堂上之樂更代間作所謂匏竹在下也分之則有堂上堂下之別總之則相代相成名曰蕭韶也八音以石為主韶

樂以珠為首蓋琴以立辨石音階則八音無不諧故變又專言琴
石村石也至韶樂九成之辭今不可攷矣然書所載六府三事為
九功九叙者此即韶樂之實歌者歌此詩者詠此舞者舞以象此
而已若元首腹心之歌則是君臣交儆之作未及九功或以為即
九韶之歌辭者誤矣

湘陰縣志



夏樂考

此仲尼無庸為夏裔序與之夏注疏諸說皆但云文舞於夏字無
確據方氏慈陸氏仰則且指為禹之大夏陳氏祥道則據書之言
夏翟詩之言執籥秉翟周官之言舞羽翬以翟五色備為夏言夏
籥序與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興以夏為羽籥之文舞則武為干
戚之武舞其說似矣然終不知作大夏解其義為長大禹之聲律
身度其樂自可則也顧主大夏者遂專指為文舞此却未確蓋則
之清廟文也象武也禹之夏翟則文武俱備也清廟詩曰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又樂記曰清越之瑟朱絲疏越一唱三嘆有遠音
者是文也象即雖清詩武即大武詩舞之以象文王武王之功烈
是武也大夏為禹樂內則曰二十舞大夏是也大夏有干戚有羽
籥是文武備具也下文復言清廟及象而不復言夏者以夏非周
樂又清廟已言文象已言武故不復言夏也又考書大傳註曰禹
樂四章皆歌為功曰大化曰大訓曰六府曰九原此可備大夏樂
章之數云

商樂考

湯樂名大夏以其伐夏除殘救復生民也韓詩外傳曰湯獲樂有
五聲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商聲使人方康而好義角聲使人惻
隱而愛人徵聲使人樂善而好施羽人聲使人恭敬而好禮此大
夏之大概也

周來舞考卷

案維清詩序云秦象舞也鄭注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伐則見厥也孔疏此秦象舞之樂歌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學象而為舞號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以今太平由彼五代觀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為此歌此周公成王時所作非作於武王時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但序者於此云象舞於武不可後云秦象故別名大武耳且文王之樂象前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前當是武象鄭謂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則此即象前之武舞也註疏之說如此朱子獨謂此詩中無象舞之意乃指為祭文王之詩然杜預服虔俱以象前南籥為文王之樂張子亦謂武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秦之劉氏歌

湘陰縣志

亦謂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舞武康氏剛亦謂清廟文王之德維清文王之事故託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亦事也曹氏釋中亦謂執前以舞插下舞執各以舞即各舞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所起作樂象之謂之象舞祭祝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即此也然則實氏謂詩為秦象與舞人為節孔穎達謂舞時堂上歌其舞曲可知堂下秦象舞而堂上歌維清蓋自昔然矣且頌之為辭簡嚴往往無用鋪叙而文王伐密伐崇武功伊維亦無事於繁稱也如疑此詩詞無象舞之意則清廟之詩詞亦未及管象已而朝諸侯以祭也未注何以云爾哉乃知注疏以維清為象舞之意不可易也

儀禮用樂考卷

案儀禮所載之樂惟在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四篇中者甚明其餘有因所謂工歌笙入間歌合樂是也自從其類而歌之有如賓與賢能則歌鹿鳴慰勞勤苦則歌四牡皇皇者華是也有不拘其類而歌之者如二南房中之樂注疏以為周君與卿大夫燕饗亦得用之是也禮感者可以進取故鄉飲酒升歌小雅也禮經首可以遠下故燕禮合樂也二南六篇為教化之原故用之最廣新宮或曰遠詩或曰即詩或又曰即南陳白華華黍之總名經首或曰即曾孫侯氏數語或亦曰遠詩獨六室詩首小序皆著其義而謂其辭亡則歌則謂本無其辭以經文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曰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是說也考亦信之但竊考毛序之於六詩也曰南陳孝子相戒以養也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曰華

湘陰縣志

黍時和年豐實黍獲也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曰采芣萬物得極其高大也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不孝廉勵志行廉厥時以萬物明先王之遺教太平之風不有其辭義將安附即曰其義亦可從聲類何如其辭之為明且著乎及晉束皙補六詩之亡也於南陳之首章則曰南陳言米其蘭春德貞悼心不違安登爾夕格潔爾晨餐於白華則曰白華朱芣被於幽白華繁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有匪情其格於華黍則曰露湛湛重實習習和風黍華陳爾華秀且中風田不殖九叔斯堂於由庚則曰蕩蕩夷風物則由之嘉嘉應鍾王黍柔之於采芣則曰芣苢采芣其林蕩焉植物斯高勳類斯大於由儀則曰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又夏侯湛補笙詩全文不可得見惟劉孝標世說注中尚存一章曰既既斯處仰說洪思夕定晨省承朝侍皆宵中台

返難鳴在門享享恭誦風夜是故時潘岳見而嘆曰非徒溫雅乃
別見孝悌之性凡此皆補笙詩之卷也其墨守小序無稱異同非
確然有所師承固如是耶若以其言笙言樂言奏而不言歌遂為
有聲無詞之證則古之周時夏者亦言余奏而肆夏自有其詩且
周禮所用編虞禮首采葉采蘋之類亦皆言奏亦皆自有其詩他
如下管新宮下管象武之屬又直言管並不言奏而亦自有其詩
未再便以其言奏不言歌遂謂無其詞也竊謂楚聲清越教聲皆
然可辨故謂之歌若竹聲濼鐘聲則吹笙金奏笙吹厥聲歌詩
皆不能悉編故謂之笙謂之樂謂之奏謂之管而皆不謂之歌也
則六笙詩似皆有辭而傳者佚之也小序及鄭注束詩去古未遠
其言固未為無據矣至於樂中四節卿射大射俱從教或謂其志
在射於樂者非也射飲酒賓賢所以觀德藝 善物燕禮合射

湘陰縣志

所以洽臣節之歡心其典甚鉅其禮特威故四節皆合 之主於
將款而和安也若射射以為均承庶之謀大射祀以揖與祭之士
則其禮從叔禮有繁簡而樂因之樂有詳畧而詩因之此先王之
節也矣

文王樂不列六樂考

周禮程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韶大夏大履
大武鄭康成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然蕭竊以周文王有房中
之樂補黃帝之雲門大卷先聲之有大成大韶禹湯之有大夏大
履武之有大武乃大司樂教六代之樂猶不及之者何也陳氏
會曰黃帝至周六樂其樂純正而音節大備然文王二而之詩
其婦人女子有學士大夫之風先儒以為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
宴私之意不形於勅靜其樂亦至純且正而其音節亦各備矣獨
不與六代樂同教者此其意周公雖未嘗言之然嘗微窺其義矣
六樂所象者象其首出平成之業順天降暴之功非一家一國之
事也文王之樂為二而其所詠者皆內治之事故不用之祭饗者
官聞燕習之辭與朝廟既不同用男女詠歌之語與雅頌又不同

湘陰縣志

體也此其所以不比於六代之樂也且治定樂作者天子之大權
也又王雖聖人臣也雖化行而國一而王侯服之事耳當其操登
高廟時承大器而建龍旗隨湯禘而衍烈祖文王有二服事之誠
自應爾也至其不閉門之化被之管絃宮之金石此亦武周於永
清有定後所為觀文王之狀无者如是耳仍遠與黃帝先齊禹湯
及文武有天下之樂至列之宮縣廟之成功若之教其世乃傷其
有二服事之心乎曰然則文王之樂運無所用之乎曰文王之樂
特不以教國子之齊耳此外亦何往不用也嘗考之射飲酒禮其
當升歌管入間歌之後其合樂也周南則用關雎葛覃卷耳焉
而則用鵲巢采芣苢焉此文樂之用於射飲者然也又文王之樂
射與合樂與射飲酒同又考之燕禮其歌樂又與射飲射射
同又嘗考之文王世子篇矣曰晉鼓而宮晉之擊鼓為節以歌二

南也注疏以南為夷樂者誤也是則文王之樂雖不為祀天神地祇人鬼之用然猶飲酒用之射用之燕禮用之則備鄉國中用文王之樂者無地不然矣然諸氏士大夫之承習又王之樂者亦何人不然哉問者曰文之不列於六樂既知之矣不識周官中亦有及於文學者乎且自飲酒射燕禮而外尚別有習之者乎曰有夫二南者周禮所謂燕樂也彼聲師所掌既有燕樂之文射師所辨注有亦云有燕樂之說則文王之樂雖不列於六樂而本始不設於大司樂也其後幽上淮水之遊尚有以雅以南之詠季札周樂之詩又有象前南卷之觀可驗也况乎載之曲禮者成童之初早有舞象之教而采之大嘗者堂下之制又有管象之律則文王之樂又不獨備在二南而又在維清頌燕之王之典矣然則文樂之為用不較之六樂為更廣而切哉顧其以南桐首何也曰得

湘陰縣志

之國中者曰周南得之南國者曰召南南者樂章之名也八風之氣莫和於南長養萬物者也二南音律和平入人微而化人遠長養厚生取義於南虞帝之詩曰南風之薰兮成王之詩曰飄風自南皆此義也曰漢之樂亦有安世房中歌矣漢去周未遠而房中歌別用之宗廟其亦有所不歟曰漢承秦樂其別則何足稱也且二南之詩所為樂只君子福履好之振振公子于嗟麟兮之類者皆他人之所咏歌稱道以頌又王后妃之詞非文王所自作也今漢高命唐山夫人作為房中之歌首去大序備美至德昭清則非所謂子聖者乎于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信已

周樂制考畧

大司樂周用六代之樂者存三格與二代既法其法又兼用其樂也樂德所以成已樂語所以攝人樂舞所以事神此數圍子之道也舞有六代者十三舞句成章舞象則樂師所教者小子也二十而冠舞大夏則大司樂之所教者成人也其教舞也皆先武而後文如干在羽先勺在象先是也上氏應麟以為子雍常在於先守成常在於後此先武後文意也大合樂以致鬼神示者有薦神之樂有降神之樂薦神之樂朝獻饋食時用之所謂祀天神則奏黃鐘歌大呂之類是也降神之樂禮天地以璧琮禮人鬼以黼黻時用之所謂樂六變則天神可降之類是也其五聲有商而祭無佩玉皆無商音成歲云祭尚柔商堅剛揚收云商聲剛而水聲下所以取其莊嚴其繁趨頌之商聲金周家未德金能魁木作者去

湘陰縣志

之或曰五音相生宮徵居前羽角居後商在中八位也祭祀而去人聲示盡心於鬼神又曰聲不用商惡殺聲也以數說考之則不用人聲為宮顛以夜宮之法求之則十二律皆有商聲未子曰不是無商聲止是無商調耳若夫變之為義有以變為成者如蕭龍九成是也有以變為別者如特牲所謂樂奏三闋是也有以變為終者如飲酒所謂笙入三終是也曰變曰成曰闋曰終一也至其六變八變九變之數乃其樂應有此數至是乃終耳則謂黃鐘子數七夫律即數六律律木數八之說亦警矣

周樂六成考卷

周樂六成之樂章可得闕乎曰經傳註疏皆無明文惟申氏培詩說曰武大武一成之說也奈二成也時適三成也般曰成也五成也桓六成也由此觀之則周頌之詩與周樂有相証者但其各章分屬之義惟以大武為北出為無可疑其餘自再成至六成則皆未善備夫辭以象事事以徵辭事象則昭辭微則實非徒修為鋪張而不中其情事也此出大聖人之制作乎當以詩考之身之詩曰於禕王師造春時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又曰我龍受之踰王之造夫介者甲冑之屬也造字造之功也離春而用甲兵受新命而造區夏所謂蓋戎衣而有天下也非再城而滅商之義乎其於分周公左右不右之義則何取焉桓詩有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予以四方先定厥家末云皇以問之夫用厥土於四方

湘陰縣志

則北伐之謂由四方而定厥家則自此而南之謂得以前為代商之表則南運而君天下之謂也此於三成而南之首善令彼廣之復繼以崇天子不損於手又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時思我祖維求定此春詞也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朱子從之夫大封者茅土地切日乃禮之事其為南國是歸之詩豈待問哉申氏以為敬滅商亦少離其詞義矣至於五成之周公左右是其指二公重正百官而六服是成式也時適之詞由明時有周武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時于時夏天周召式是百辟在位者受序為右之右之序之自責也始也詳始德於時夏中周公治國中召公獨行侯國之責也時延而莫不蒙蓋于君臣同心分二伯以監萬國而登靈以維維也或以武于戈蓋于天為三成而南之證不知此乃經教文德之意豈持南運為然哉若其以般為南國是歸則地

狩體土之義似為近之然其詞曰陟其高山墜山喬嶽允猶翕和河安見泰岱恒華及龍門積石之區之在南國耶先亦曰敷天之下夏時之對此又治定功成之詞而非後時造經理之情事明矣惟以之歌六成後跋以崇天子則持持于河山帶礪歛清致靈萬國共球幸拱而天下治也此皆說之可辨者倘世遠年湮苟非申氏發其覆而啓其端則後不將日習而不知其故哉曰闡明劉氏濂亦嘗論六樂之成矣其說同于曰濂亦微之比歌詩亦未得其序也其以象詩為體南國則元謬大衆詩不云維清維熙文王之典乎乃以歌文王之典為大武中體南國之作此則詩與樂章判然而不相屬者其亦無足辨矣

湘陰縣志

周樂七律考

問國語黃周葉玉門伶州鳩以七律而率所以黃鐘為宮至蕤賓為變徵七者釋之其說相沿已久且淮南子亦謂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宮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賈逵周禮注亦同章昭承其說有句誤哉曰十二律有定音而七音無定位隨律起音而皆可命以七音之目以音從律而不可專律于何律之名所謂旋相為宮也今專派黃鐘為宮將大呂以下十一律遂不可為宮乎泥太簇為商將夾鐘以下諸律遂不復為商乎非之角徵羽及二變皆然可知分等律為某音者之膠而不可通也曰然則古之人皆非耶曰淮南子之言是指一均以例其餘律眾一隅也杜預之言謂由七日有七律由七律有七音末乃著其七音之目也若賈逵章昭等謂自黃鐘為宮至蕤賓為變徵謂

湘陰縣志

之七律或其意亦主自午至于七日之美言之無其又未明頗似惟此七律有七音又似與音與律而混之故不可不辨也曰然則七律之說奈何曰國語伶州鳩所對不七律其在乎州鳩曰武王伐殷自鷓及雞七列也而北之撥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教令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此七律之音也人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華而雨以夷則之上宮華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汝之野故謂之屬所以屬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文德底財之多雖故謂之宜所以宜三王之德也及及蕤賓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蕤賓所以優柔容民也此又七律之實也章昭胡不於夷則之上宮黃鐘之下宮太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求之于問

者曰夷則黃鐘太簇無射止四律耳今即以七律其詳可得聞乎曰以此明七律者多矣惟明翟九思及楊雲鶴二家之言為得之合下宮上宮通計之而得七律之數者翟九思之說是也從辰定律而各得七律之數者楊雲鶴之說是也翟九思之說曰蕤大太太姑洗姑洗林夷而無應此十二律之序也凡起調必始於宮夷則之上宮曰羽乃夷則居上為宮而南無應黃以次遞而轉下為黃鐘之下宮曰屬乃黃鐘居下為宮而應蕤南夷以次遞而逆上為太簇之下宮曰宣乃太簇居下為宮而大蕤應無以次遞而逆上為無射之上宮曰蕤亂乃無射居上為宮而應黃大太以次遞而轉下為合四調而討之所用者乃夷則南宮無射應鐘黃鐘大呂太簇七律為此七律所由名也其夷則之上宮即黃鐘之下宮太簇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而必異其名曰羽曰屬曰宣曰蕤

湘陰縣志

此云者即易卦上下反對之義蓋其調雖異而其律則未嘗不同也如否泰之名雖異而乾坤之卦則未嘗不同也此合下宮上宮通計之而得七律之數者也楊雲鶴之言曰伶州鳩之對皆辰與律相乘為義也其武王伐殷多同術依故年為午年彼孟津為午日牧野為子日午術得七自辰至戌歷七支辰戌術得七夷則申太簇寅寅甲術亦得七然則律因辰而得七也夷則上宮華陳謂所用之律以夷則中宮起調上而南林鐘仲始夫太乃自中至宣之七律也曰當辰辰在戌上謂華陳之時至戌而華與辰相為敵也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夷則商往未至羽而取義於羽故曰長也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汝之野故謂之屬書曰甲子昧爽王于牧野黃鐘屬子以黃鐘子宮起調下而用大太夫姑洗仲純乃自子至于午之七律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文德底財庶

故謂之宣當是以兩軍日而宣布之以太張宣宣起翻下而用夫
如仲雅林夫乃自宣至中之七律也及及厥內以無射之上宮布
遠施舍於百姓故謂之贏亂武之終也常是以成日布施或即書
曰越三日庚戌祭望大告成因而布憲施舍于以無射成宮越
調上而用南炎林雅仲始乃自成至辰之七律也此其律從辰得
而各有七律之數者也以二說較之則宣鶴之說更優蓋以州鳩
所云自為及如為七列南北之接為七同之說非之而知律從辰
起之義為更親且確也所未定者獨於兵家吹律聽聲之通則皆
未有聞焉耳周禮太師掌同律以聽軍聲太公亦云以夜半聽五
聲符五行卜三軍勝敗師昭常教風而識而北之說亦司馬遷亦
云聖人知音山間聲勿勝自此兵法也故武王常至商師吹律以
聽軍聲而其聲之所中節次有如此者當其夜陳本軍時聲中夫

湘陰縣志

則之上宮而得林雅仲始夫太七律為說而聲中黃鐘下宮得夫
大夫姑仲雅七律而收野於以布或既而聲中太蕪下宮得夫始
中雅林夫七律乃布於商以底其多靈馬反及蕪四聲中無射
上宮而得南炎林雅仲始七律乃布憲施舍於百姓焉此皆吹律
以聽軍聲而得其聲之所中也其止於七者則傳所謂七列七同
之數而宣鶴所謂當中宣于午與中辰辰之稱者也辰之位至七
而中音之位至七而事此大地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為也其四
羽曰廣曰宣曰蕪亂云者不過即事而命其名以志願特蕪氏則
屬六師宣三五之德優柔容民而無強武之心無利天下之志云
屬此音自周公作大武之樂時乃述之非武王行軍時自作此樂
也古人臨軍事以山履行之安用樂兵志曰聖人將物必有德也
孔子曰臨事而懼况當戰木主以於師中故黃鐘東白乾鍾區區

三千之德而亂德萬若林之深方且兢兢焉顧慮於予先受受克
予之問而安得考鐘擊鼓吹竹彈絲於戎馬之部以自鳴其得意
哉且所謂嘉樂不野合者又何以獨馬然則七律者乃出於吹律
而聽之之聲固不得取七音以實之也曰武王以自午反于七日
而有七律固七律而有七音柱倍單又以古來唯有五音開始如
文武二音而為七較使武王伐紂成功以八日或九日則將為八
律九律乎且所謂文武二音者其義何若曰古之有七也非聖人
所能強為也伶州鳩之意蓋謂唯此七律與周家受命之符有冥
合者故曰南北之接七同也言此七律能與周德相同也非指自
錫及知凡七列故用七律若自錫及心凡八列使可周八律也夫
第八律必與第一律同音此音所以止於七而無八也

湘陰縣志

洋學考卷

其漢世去古未遠志我學家則氏以雅樂聲律世在太樂官能記其錯錯致舞故其歌舞音節猶有傳焉觀其則宗廟樂也太祝迎神而奏嘉至猶百降神之樂也帝入門而奏永至猶古采齊舞也也乾王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也登歌再終奏休以美神明既樂也帝坐定奏永安美禮已成也唐山夫人作房中曲雖西是聲然猶不失樂樂其所自生之意其安世武德文始五行四始昭德威德昭容禮容諸舞送更其名者持以示不相襲耳獨至高祖過沛作風起之詩令兒會百二十八習而歌之至武中立樂府采詩夜滴且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幸用事甘泉園止使童男女七十八歌之斯作先王古樂之遺於焉掃地矣夫趙代秦楚之延其宜錄之官府乎李延年采能協律子司馬相如等所造詩賦果能

湘陰縣志

追感英靈獲于况乎郊祀何事園正何地而以童男女七十八混廟其間甚上昏祠至明謂有神无如法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之不亦驚且妄乎且十九章旬練時日帝臨青陽朱明而觀元冥惟泰天地諸章外語多不倫六龍之駕天門之間景星之見九章之啟靈輿之任星場以遠集而彷彿求之手滌法之所產大宛之所休齋房之所生龍首之所獲東海之所集黃華之所登果皆可以奏之金石而告之吳蒼乎此則古意論亡新聲執作而後此角龍魚龍之術遊茲伊涼之曲及淫巧百變之戲所由起也雖王禹偁河間之說宋華上王禹之善平當有故鄭迎雅之議孔无何氏有麗舉員四十一人之譜哀帝有去秦琴瑟文巧以純鄭衛之器然雅音既下分者律以九分爲寸故寸分小分之法皆異準以十分爲寸故寸分小分之法皆同準所異者但十其法耳若

九其實而仍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之法除之則與律之分寸合矣是皆準之無可議者也若其可議者則亦不一而足焉古律之

用九寸者以其簡而能該校量為確也今準用九尺則太長且廣長則運轉不靈廣則校定不密宗氏之意以寬且廣者可以盡明布其數也大不能以約治繁而徒欲以繁治繁擊之數其有窮極乎如其法勢不至億萬其八不止矣且十二律之為清宮濁宮清商商之類首但以律呂陰陽分之無不顯然明白也今準之律紛恣至於六十則其為陰陽為清為濁者混而不可理微矣而不可辨矣之準若明而可微比之音則渾而難別其可以為審音定律之則于夫律之用在乎準之用在乎經以疏急為清濁又以轉運為緩急其能如管之一瓶而不變乎歟曰均其中經令與實相得而案畫求之然求諸經之管而過軌若求諸管之遠而

湘陰縣志

視子且以經代管而遠誤管於經管其可以經廢乎况古人之十二律至參差實至整齊置一而十一三之其以三處增之者雖手有定也今準為六十律於十二律中其相能之律有五律者有四律者有三律者有兩律者有一律者有無律者有無律者有三律者有六律者有十二律者有二十四律者有三十律者有六十律者有七十二律者有八十四律者有九十六律者有百二十律者有百四十四律者有百六十六律者有百八十八律者有二百一十律者有二百三十二律者有二百五十四律者有二百七十六律者有二百九十八律者有三百二十律者有三百四十二律者有三百六十四律者有三百八十六律者有四百零八律者有四百三十二律者有四百五十六律者有四百八十律者有五百一十二律者有五百三十六律者有五百六十律者有五百八十四律者有六百一十二律者有六百三十六律者有六百六十律者有六百八十四律者有七百一十二律者有七百三十六律者有七百六十律者有七百八十四律者有八百一十二律者有八百三十六律者有八百六十律者有八百八十四律者有九百一十二律者有九百三十六律者有九百六十律者有九百八十四律者有一千一十二律者有一千三十六律者有一千六十律者有一千八十四律者有一千一百一十二律者有一千一百三十六律者有一千一百六十律者有一千一百八十四律者有一千二百一十二律者有一千二百三十六律者有一千二百六十律者有一千二百八十四律者有一千三百一十二律者有一千三百三十六律者有一千三百六十律者有一千三百八十四律者有一千四百一十二律者有一千四百三十六律者有一千四百六十律者有一千四百八十四律者有一千五百一十二律者有一千五百三十六律者有一千五百六十律者有一千五百八十四律者有一千六百一十二律者有一千六百三十六律者有一千六百六十律者有一千六百八十四律者有一千七百一十二律者有一千七百三十六律者有一千七百六十律者有一千七百八十四律者有一千八百一十二律者有一千八百三十六律者有一千八百六十律者有一千八百八十四律者有一千九百一十二律者有一千九百三十六律者有一千九百六十律者有一千九百八十四律者有二千一十二律者有二千三十六律者有二千六十律者有二千八十四律者有二千一百一十二律者有二千一百三十六律者有二千一百六十律者有二千一百八十四律者有二千二百一十二律者有二千二百三十六律者有二千二百六十律者有二千二百八十四律者有二千三百一十二律者有二千三百三十六律者有二千三百六十律者有二千三百八十四律者有二千四百一十二律者有二千四百三十六律者有二千四百六十律者有二千四百八十四律者有二千五百一十二律者有二千五百三十六律者有二千五百六十律者有二千五百八十四律者有二千六百一十二律者有二千六百三十六律者有二千六百六十律者有二千六百八十四律者有二千七百一十二律者有二千七百三十六律者有二千七百六十律者有二千七百八十四律者有二千八百一十二律者有二千八百三十六律者有二千八百六十律者有二千八百八十四律者有二千九百一十二律者有二千九百三十六律者有二千九百六十律者有二千九百八十四律者有三千一十二律者有三千三十六律者有三千六十律者有三千八十四律者有三千一百一十二律者有三千一百三十六律者有三千一百六十律者有三千一百八十四律者有三千二百一十二律者有三千二百三十六律者有三千二百六十律者有三千二百八十四律者有三千三百一十二律者有三千三百三十六律者有三千三百六十律者有三千三百八十四律者有三千四百一十二律者有三千四百三十六律者有三千四百六十律者有三千四百八十四律者有三千五百一十二律者有三千五百三十六律者有三千五百六十律者有三千五百八十四律者有三千六百一十二律者有三千六百三十六律者有三千六百六十律者有三千六百八十四律者有三千七百一十二律者有三千七百三十六律者有三千七百六十律者有三千七百八十四律者有三千八百一十二律者有三千八百三十六律者有三千八百六十律者有三千八百八十四律者有三千九百一十二律者有三千九百三十六律者有三千九百六十律者有三千九百八十四律者有四千一十二律者有四千三十六律者有四千六十律者有四千八十四律者有四千一百一十二律者有四千一百三十六律者有四千一百六十律者有四千一百八十四律者有四千二百一十二律者有四千二百三十六律者有四千二百六十律者有四千二百八十四律者有四千三百一十二律者有四千三百三十六律者有四千三百六十律者有四千三百八十四律者有四千四百一十二律者有四千四百三十六律者有四千四百六十律者有四千四百八十四律者有四千五百一十二律者有四千五百三十六律者有四千五百六十律者有四千五百八十四律者有四千六百一十二律者有四千六百三十六律者有四千六百六十律者有四千六百八十四律者有四千七百一十二律者有四千七百三十六律者有四千七百六十律者有四千七百八十四律者有四千八百一十二律者有四千八百三十六律者有四千八百六十律者有四千八百八十四律者有四千九百一十二律者有四千九百三十六律者有四千九百六十律者有四千九百八十四律者有五千一十二律者有五千三十六律者有五千六十律者有五千八十四律者有五千一百一十二律者有五千一百三十六律者有五千一百六十律者有五千一百八十四律者有五千二百一十二律者有五千二百三十六律者有五千二百六十律者有五千二百八十四律者有五千三百一十二律者有五千三百三十六律者有五千三百六十律者有五千三百八十四律者有五千四百一十二律者有五千四百三十六律者有五千四百六十律者有五千四百八十四律者有五千五百一十二律者有五千五百三十六律者有五千五百六十律者有五千五百八十四律者有五千六百一十二律者有五千六百三十六律者有五千六百六十律者有五千六百八十四律者有五千七百一十二律者有五千七百三十六律者有五千七百六十律者有五千七百八十四律者有五千八百一十二律者有五千八百三十六律者有五千八百六十律者有五千八百八十四律者有五千九百一十二律者有五千九百三十六律者有五千九百六十律者有五千九百八十四律者有六千一十二律者有六千三十六律者有六千六十律者有六千八十四律者有六千一百一十二律者有六千一百三十六律者有六千一百六十律者有六千一百八十四律者有六千二百一十二律者有六千二百三十六律者有六千二百六十律者有六千二百八十四律者有六千三百一十二律者有六千三百三十六律者有六千三百六十律者有六千三百八十四律者有六千四百一十二律者有六千四百三十六律者有六千四百六十律者有六千四百八十四律者有六千五百一十二律者有六千五百三十六律者有六千五百六十律者有六千五百八十四律者有六千六百一十二律者有六千六百三十六律者有六千六百六十律者有六千六百八十四律者有六千七百一十二律者有六千七百三十六律者有六千七百六十律者有六千七百八十四律者有六千八百一十二律者有六千八百三十六律者有六千八百六十律者有六千八百八十四律者有六千九百一十二律者有六千九百三十六律者有六千九百六十律者有六千九百八十四律者有七千一十二律者有七千三十六律者有七千六十律者有七千八十四律者有七千一百一十二律者有七千一百三十六律者有七千一百六十律者有七千一百八十四律者有七千二百一十二律者有七千二百三十六律者有七千二百六十律者有七千二百八十四律者有七千三百一十二律者有七千三百三十六律者有七千三百六十律者有七千三百八十四律者有七千四百一十二律者有七千四百三十六律者有七千四百六十律者有七千四百八十四律者有七千五百一十二律者有七千五百三十六律者有七千五百六十律者有七千五百八十四律者有七千六百一十二律者有七千六百三十六律者有七千六百六十律者有七千六百八十四律者有七千七百一十二律者有七千七百三十六律者有七千七百六十律者有七千七百八十四律者有七千八百一十二律者有七千八百三十六律者有七千八百六十律者有七千八百八十四律者有七千九百一十二律者有七千九百三十六律者有七千九百六十律者有七千九百八十四律者有八千一十二律者有八千三十六律者有八千六十律者有八千八十四律者有八千一百一十二律者有八千一百三十六律者有八千一百六十律者有八千一百八十四律者有八千二百一十二律者有八千二百三十六律者有八千二百六十律者有八千二百八十四律者有八千三百一十二律者有八千三百三十六律者有八千三百六十律者有八千三百八十四律者有八千四百一十二律者有八千四百三十六律者有八千四百六十律者有八千四百八十四律者有八千五百一十二律者有八千五百三十六律者有八千五百六十律者有八千五百八十四律者有八千六百一十二律者有八千六百三十六律者有八千六百六十律者有八千六百八十四律者有八千七百一十二律者有八千七百三十六律者有八千七百六十律者有八千七百八十四律者有八千八百一十二律者有八千八百三十六律者有八千八百六十律者有八千八百八十四律者有八千九百一十二律者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律者有八千九百六十律者有八千九百八十四律者有九千一十二律者有九千三十六律者有九千六十律者有九千八十四律者有九千一百一十二律者有九千一百三十六律者有九千一百六十律者有九千一百八十四律者有九千二百一十二律者有九千二百三十六律者有九千二百六十律者有九千二百八十四律者有九千三百一十二律者有九千三百三十六律者有九千三百六十律者有九千三百八十四律者有九千四百一十二律者有九千四百三十六律者有九千四百六十律者有九千四百八十四律者有九千五百一十二律者有九千五百三十六律者有九千五百六十律者有九千五百八十四律者有九千六百一十二律者有九千六百三十六律者有九千六百六十律者有九千六百八十四律者有九千七百一十二律者有九千七百三十六律者有九千七百六十律者有九千七百八十四律者有九千八百一十二律者有九千八百三十六律者有九千八百六十律者有九千八百八十四律者有九千九百一十二律者有九千九百三十六律者有九千九百六十律者有九千九百八十四律者有一萬一十二律者有一萬三十六律者有一萬六十律者有一萬八十四律者有一萬一千一十二律者有一萬一千三十六律者有一萬一千六十律者有一萬一千八十四律者有一萬二千一十二律者有一萬二千三十六律者有一萬二千六十律者有一萬二千八十四律者有一萬三千一十二律者有一萬三千三十六律者有一萬三千六十律者有一萬三千八十四律者有一萬四千一十二律者有一萬四千三十六律者有一萬四千六十律者有一萬四千八十四律者有一萬五千一十二律者有一萬五千三十六律者有一萬五千六十律者有一萬五千八十四律者有一萬六千一十二律者有一萬六千三十六律者有一萬六千六十律者有一萬六千八十四律者有一萬七千一十二律者有一萬七千三十六律者有一萬七千六十律者有一萬七千八十四律者有一萬八千一十二律者有一萬八千三十六律者有一萬八千六十律者有一萬八千八十四律者有一萬九千一十二律者有一萬九千三十六律者有一萬九千六十律者有一萬九千八十四律者有二萬一十二律者有二萬三十六律者有二萬六十律者有二萬八十四律者有二萬一千一十二律者有二萬一千三十六律者有二萬一千六十律者有二萬一千八十四律者有二萬二千一十二律者有二萬二千三十六律者有二萬二千六十律者有二萬二千八十四律者有二萬三千一十二律者有二萬三千三十六律者有二萬三千六十律者有二萬三千八十四律者有二萬四千一十二律者有二萬四千三十六律者有二萬四千六十律者有二萬四千八十四律者有二萬五千一十二律者有二萬五千三十六律者有二萬五千六十律者有二萬五千八十四律者有二萬六千一十二律者有二萬六千三十六律者有二萬六千六十律者有二萬六千八十四律者有二萬七千一十二律者有二萬七千三十六律者有二萬七千六十律者有二萬七千八十四律者有二萬八千一十二律者有二萬八千三十六律者有二萬八千六十律者有二萬八千八十四律者有二萬九千一十二律者有二萬九千三十六律者有二萬九千六十律者有二萬九千八十四律者有三萬一十二律者有三萬三十六律者有三萬六十律者有三萬八十四律者有三萬一千一十二律者有三萬一千三十六律者有三萬一千六十律者有三萬一千八十四律者有三萬二千一十二律者有三萬二千三十六律者有三萬二千六十律者有三萬二千八十四律者有三萬三千一十二律者有三萬三千三十六律者有三萬三千六十律者有三萬三千八十四律者有三萬四千一十二律者有三萬四千三十六律者有三萬四千六十律者有三萬四千八十四律者有三萬五千一十二律者有三萬五千三十六律者有三萬五千六十律者有三萬五千八十四律者有三萬六千一十二律者有三萬六千三十六律者有三萬六千六十律者有三萬六千八十四律者有三萬七千一十二律者有三萬七千三十六律者有三萬七千六十律者有三萬七千八十四律者有三萬八千一十二律者有三萬八千三十六律者有三萬八千六十律者有三萬八千八十四律者有三萬九千一十二律者有三萬九千三十六律者有三萬九千六十律者有三萬九千八十四律者有四萬一十二律者有四萬三十六律者有四萬六十律者有四萬八十四律者有四萬一千一十二律者有四萬一千三十六律者有四萬一千六十律者有四萬一千八十四律者有四萬二千一十二律者有四萬二千三十六律者有四萬二千六十律者有四萬二千八十四律者有四萬三千一十二律者有四萬三千三十六律者有四萬三千六十律者有四萬三千八十四律者有四萬四千一十二律者有四萬四千三十六律者有四萬四千六十律者有四萬四千八十四律者有四萬五千一十二律者有四萬五千三十六律者有四萬五千六十律者有四萬五千八十四律者有四萬六千一十二律者有四萬六千三十六律者有四萬六千六十律者有四萬六千八十四律者有四萬七千一十二律者有四萬七千三十六律者有四萬七千六十律者有四萬七千八十四律者有四萬八千一十二律者有四萬八千三十六律者有四萬八千六十律者有四萬八千八十四律者有四萬九千一十二律者有四萬九千三十六律者有四萬九千六十律者有四萬九千八十四律者有五萬一十二律者有五萬三十六律者有五萬六十律者有五萬八十四律者有五萬一千一十二律者有五萬一千三十六律者有五萬一千六十律者有五萬一千八十四律者有五萬二千一十二律者有五萬二千三十六律者有五萬二千六十律者有五萬二千八十四律者有五萬三千一十二律者有五萬三千三十六律者有五萬三千六十律者有五萬三千八十四律者有五萬四千一十二律者有五萬四千三十六律者有五萬四千六十律者有五萬四千八十四律者有五萬五千一十二律者有五萬五千三十六律者有五萬五千六十律者有五萬五千八十四律者有五萬六千一十二律者有五萬六千三十六律者有五萬六千六十律者有五萬六千八十四律者有五萬七千一十二律者有五萬七千三十六律者有五萬七千六十律者有五萬七千八十四律者有五萬八千一十二律者有五萬八千三十六律者有五萬八千六十律者有五萬八千八十四律者有五萬九千一十二律者有五萬九千三十六律者有五萬九千六十律者有五萬九千八十四律者有六萬一十二律者有六萬三十六律者有六萬六十律者有六萬八十四律者有六萬一千一十二律者有六萬一千三十六律者有六萬一千六十律者有六萬一千八十四律者有六萬二千一十二律者有六萬二千三十六律者有六萬二千六十律者有六萬二千八十四律者有六萬三千一十二律者有六萬三千三十六律者有六萬三千六十律者有六萬三千八十四律者有六萬四千一十二律者有六萬四千三十六律者有六萬四千六十律者有六萬四千八十四律者有六萬五千一十二律者有六萬五千三十六律者有六萬五千六十律者有六萬五千八十四律者有六萬六千一十二律者有六萬六千三十六律者有六萬六千六十律者有六萬六千八十四律者有六萬七千一十二律者有六萬七千三十六律者有六萬七千六十律者有六萬七千八十四律者有六萬八千一十二律者有六萬八千三十六律者有六萬八千六十律者有六萬八千八十四律者有六萬九千一十二律者有六萬九千三十六律者有六萬九千六十律者有六萬九千八十四律者有七萬一十二律者有七萬三十六律者有七萬六十律者有七萬八十四律者有七萬一千一十二律者有七萬一千三十六律者有七萬一千六十律者有七萬一千八十四律者有七萬二千一十二律者有七萬二千三十六律者有七萬二千六十律者有七萬二千八十四律者有七萬三千一十二律者有七萬三千三十六律者有七萬三千六十律者有七萬三千八十四律者有七萬四千一十二律者有七萬四千三十六律者有七萬四千六十律者有七萬四千八十四律者有七萬五千一十二律者有七萬五千三十六律者有七萬五千六十律者有七萬五千八十四律者有七萬六千一十二律者有七萬六千三十六律者有七萬六千六十律者有七萬六千八十四律者有七萬七千一十二律者有七萬七千三十六律者有七萬七千六十律者有七萬七千八十四律者有七萬八千一十二律者有七萬八千三十六律者有七萬八千六十律者有七萬八千八十四律者有七萬九千一十二律者有七萬九千三十六律者有七萬九千六十律者有七萬九千八十四律者有八萬一十二律者有八萬三十六律者有八萬六十律者有八萬八十四律者有八萬一千一十二律者有八萬一千三十六律者有八萬一千六十律者有八萬一千八十四律者有八萬二千一十二律者有八萬二千三十六律者有八萬二千六十律者有八萬二千八十四律者有八萬三千一十二律者有八萬三千三十六律者有八萬三千六十律者有八萬三千八十四律者有八萬四千一十二律者有八萬四千三十六律者有八萬四千六十律者有八萬四千八十四律者有八萬五千一十二律者有八萬五千三十六律者有八萬五千六十律者有八萬五千八十四律者有八萬六千一十二律者有八萬六千三十六律者有八萬六千六十律者有八萬六千八十四律者有八萬七千一十二律者有八萬七千三十六律者有八萬七千六十律者有八萬七千八十四律者有八萬八千一十二律者有八萬八千三十六律者有八萬八千六十律者有八萬八千八十四律者有八萬九千一十二律者有八萬九千三十六律者有八萬九千六十律者有八萬九千八十四律者有九萬一十二律者有九萬三十六律者有九萬六十律者有九萬八十四律者有九萬一千一十二律者有九萬一千三十六律者有九萬一千六十律者有九萬一千八十四律者有九萬二千一十二律者有九萬二千三十六律者有九萬二千六十律者有九萬二千八十四律者有九萬三千一十二律者有九萬三千三十六律者有九萬三千六十律者有九萬三千八十四律者有九萬四千一十二律者有九萬四千三十六律者有九萬四千六十律者有九萬四千八十四律者有九萬五千一十二律者有九萬五千三十六律者有九萬五千六十律者有九萬五千八十四律者有九萬六千一十二律者有九萬六千三十六律者有九萬六千六十律者有九萬六千八十四律者有九萬七千一十二律者有九萬七千三十六律者有九萬七千六十律者有九萬七千八十四律者有九萬八千一十二律者有九萬八千三十六律者有九萬八千六十律者有九萬八千八十四律者有九萬九千一十二律者有九萬九千三十六律者有九萬九千六十律者有九萬九千八十四律者有一十萬一十二律者有一十萬三十六律者有一十萬六十律者有一十萬八十四律者有一十萬一千一十二律者有一十萬一千三十六律者有一十萬一千六十律者有一十萬一千八十四律者有一十萬二千一十二律者有一十萬二千三十六律者有一十萬二千六十律者有一十萬二千八十四律者有一十萬三千一十二律者有一十萬三千三十六律者有一十萬三千六十律者有一十萬三千八十四律者有一十萬四千一十二律者有一十萬四千三十六律者有一十萬四千六十律者有一十萬四千八十四律者有一十萬五千一十二律者有一十萬五千三十六律者有一十萬五千六十律者有一十萬五千八十四律者有一十萬六千一十二律者有一十萬六千三十六律者有一十萬六千六十律者有一十萬六千八十四律者有一十萬七千一十二律者有一十萬七千三十六律者有一十萬七千六十律者有一十萬七千八十四律者有一十萬八千一十二律者有一十萬八千三十六律者有一十萬八千六十律者有一十萬八千八十四律者有一十萬九千一十二律者有一十萬九千三十六律者有一十萬九千六十律者有一十萬九千八十四律者

子房世準考卷

審自黃帝製律應廣三八及泰漢昏周之徒本有易其法者蓋漢
元帝時京房乃作準代之其狀如房長丈十三寸餘應周九人以應
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紐下重分寸為六十律清濁之節蓋謂竹
聲不可以度調故代之以此其聲明暢易通分寸又寬此其所以
作也雖古人已定之法雖有好奇善變者不能易其範圍也其所
謂陽以圍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物者兼三府者教二
云者乃參天兩地六極承奇之道萬古律法之所同出也所謂黃
鐘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即律呂所端根本也其十七萬七十
一百四十七之數即生鐘術黃鐘之實也其謂九二之數為九千
六百八十三為法者即生鐘術之寸法也其謂黃鐘為宮太簇為
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應省為變徵者即

湘陰縣志

律數三分極益相生之法也其謂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
皆三生四又謂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云者即
生鐘術上生四其實三其法下生倍其實三其法之法也其謂陽
氣之初以為律法者即生鐘術分始於子一分之謂也其變為六十
律者即本十二律而增四十八律歸於其間也其以六十律分春
之日且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者即律呂以十二律黃手八風
十母十二子二十八舍而始終之之謂也其相生之有宮商徵而
不及羽角者則偏舉以為例耳非偏而不究也蓋其法之於律為
寸於準則為尺者蓋律之為地促準之為地寬故以寸為尺即以
分為寸以寸分為分究之雖有二術也其謂不盈者十之為分又
不盈者更十之為

子房世準考卷

事奇志言律歷者有奇焉有則和有利有弊是王飽魏邵劉恭
之判和所造每見辰辰於前而對考等又非前所使全焉則昔周禮
晉世之制作者也今考其所作其相承以為準者最校定之新尺
也其依十二旋宮以命律呂者蓋所造之十二律呂也其自正聲
應黃鐘下徵應林鐘至正聲應應鍾下徵應應賓者則工下次第
之帶孔也其四角體而長者八之短者四之實容者長者十六之
宮有三旋有二十一伏孔有則十二倍之倍體也其目姑洗玉
律至建武銅尺則高所以校尺之名即所以造笛之本也神契之
妙至於上應漢家之律下諧牛鐸之音莫不巧且密哉然吾竊謂
其以律為笛即命笛為律者尚不可謂為夫律無孔而笛則有孔
者也晉志曰黃帝命伶倫取竹斷而節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以

湘陰縣志

則十一管竇鼻之為以此黃鐘之宮以定律呂初不聞其有孔也
又曰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夫一黃帝之制作也既云取
竹為黃鐘之宮又云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則晉志之自相支
離也志又曰漢文學於齊桐下得白玉管又晉書載魏王家得玉
律亦不聞其有孔也又曰王莽時以銅為之亦不聞其有孔也周
禮本師掌六律六同鄭注相黃鐘長九寸至應鍾長四寸云云又
不聞其有孔也與同四寸六律六同之和又曰為樂器以寸有二
律為之數度以寸有二聲為之齊量鄭注應律以竹為管陰律以
銅為管亦不聞其有孔也周禮伶倫鳴曰古之神贊考中贊而中
之以野度律均鍾不聞其有孔也至於笛則周禮笙師注云五
孔竹也許慎說文應助風俗通俱云五孔馬融笛賦曰籥本四
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則笛之有孔也詳矣笛之有孔者詳

則律之不言孔者其無孔不待辨矣蓋欲列和依十二律作十二
 笛令一孔依一律和既有所不能矣蓋又命劉秀笛作大呂笛又
 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大孔能應律謂之制笛之善則得矣
 而遂以此命律可乎且考之古則黃鐘之律九寸至應鐘之律四
 寸未有過九寸者今笛之笛黃鐘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應
 鐘長三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大呂長三尺八寸九分九釐有奇以
 之為笛且若運轉之難協人氣之難周矣况欲以之為律乎且以
 應鐘比黃鐘反長四之一而有餘不微事早之倒置乎夫律之為
 用也先王以正五音以定四時以節六氣以和八風以審政治以
 效軍機非徒為一器一音一鼓一吹之用也笛則以律為孔以孔
 應律苟有合於成數則長短可以增損不拘於成法也可苟神明於
 古則則起伏可以變通不嫌於仰心也然亦適成其為一器之用

湘陰縣志

而已焉乃移十二律以命十二笛是以逆三才黃黃事之不而為
 一技一藝之末器也是以一指起伏一孔開閉之物而為彌於天
 地之大用也是將謂蕭管埙篪凡與律相叶應者即皆可命之為
 律也可乎哉夫律天定者也一定者也笛則有特於人之火高下
 抑揚之間其得無變乎蓋何為以易變者而為一定之則乎又按
 秦漢以前諸說大旨雖同然其詞由各而詳由正而變如自黃中
 制律而後周禮言六律六同而在傳國語則有七音五降及七律
 七列之義管子樂記言五音而呂氏春秋雅而子則有變宮變徵
 及上生下生之用史記言生鍾分生鍾術而前漢書又有三統
 一統又六十律之法此皆古人唐見盡出日引月開前八簡言之
 而不失之善後人備言之而不失之煩故考樂制者雖上下其儀
 而於理之正元無所去取焉故古制之或滄也造此則拘牽者

徒擬拾成書以襲其舊者又獨逞私智以炫其新者既為
 昔人所已言新者又為正雅所不道此則不容轉相沿飾者也故
 自晉志以下則其所襲存其所創則其可說存其可信其有相傳
 統久及震世世俗皆則雖存之而仍為辨其黑白攝其不同凡以
 先王大雅之遺言而亦留贖於後之君子云爾

湘陰縣志

案自有經傳以來言樂者著矣未有不有若隋志之繁稱述引者當
 彼而考之見其為樂也而近於古者有宜於今者有存於古而漸
 於今者有通乎古今之制而不得見諸行者有先代之史述其事
 而附見於此者大其近於古者何傷尚祖乎陳後主宮中幸房之鄭
 譯等承效古律制黃鐘律三分長九寸度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剛
 徑長短與度遠差則律體正矣定懸鐘磬法去後周懸七之制而
 懸其八用其七蓋與鄭康成十六為肆及推為石磬十六之數合
 也傳後周所造新聲麗魏晉以來牙俞等俞及朱偶等引等律凡
 八間音學統新聲章舊體者有崇又參儀禮為陳布宮懸之法又
 參儀禮立鐘磬二十虞建鼓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為均又定
 金舉樂用當月之律得時樂之和此皆其事之去古未遠者也至

湘陰縣志

其宜乎今者製節廟登歌八曲三期元會五曲房中舊曲二此十
 五曲於體製非有漢也休學記奏六以自受命而定山東而平劉
 道而通北狄而拓江南而開太平於嶼揚非有今因毛矣年老道
 祖考孫受其法造樂器被管絃常懸聽之以和雅於耳目非有僻
 也審度則用水尺量則復古斗衡權則遵古斛於生民日用之
 需非有改革也至蘇祇婆所奏之七聲如一舉他力二難識三沙
 誠四沙侯五沙臘六般曉七供利者雖每域字音各別而五聲二
 變則同一均之中自成七調推源其調以應十二律律有七聲十
 二律合八十四聲此又通西域之志變而不失其常者則於今亦
 何嘗不宜哉雖然隋樂之傳乎古而漸於今者正多矣何信何毋
 之矣則十一旋宮之謀而止用黃鐘矣房七調之法而止存三
 調矣魏牛耳等之何附即周有七列七調之數而以為非矣後周

有七政七倍之制而以為謀矣以雅樂為志在宮詞以徵羽商角

為諸俗之音而五聲十二調不復分配矣道毛奕蔡子元等為侯
 氣之術而十一月之律仄或遠或速應候不齊矣改咸周六代之
 樂而以黃鐘祀權魄寶以大簇祀靈畚以姑洗祀神州以鍾宮祀
 祖宋以夷則祀先農以無射祀方岳矣况裴又通等造一百有四
 四而雅韻莫分也詳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清商高麗天竺安國龜茲疏勒文康七部之具陳也疏勒扶南康
 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之雜伎交集也猶優彼雖新聲表管之競
 為淫巧也導欲增悲寧有紀杜先王立樂之意焉然神地矣君子
 考其施為論其人物而深為傷政惜也聲音之道通極者審比制
 作所以難也彼頑之推羽坤知樂者也為寶常又藉於樂苟也乃
 頗之推有考尋古曲之譜而不從劉碑有較定章鐘之吉而不用

湘陰縣志

為寶常有和著品器之能有受八音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
 一千八百聲之學而終以窮儲元宜禮樂百年後與同非隋之常
 強權力所得與其事也哉若其以前代之事附入志中若則宋錢
 崇之之三百六十律及梁武帝之四道是也之二者宋樂書本之
 載而隋志取焉今考其為三百六十律者則周京房六十律之舊
 而於南事之餘更漢三百律為三百六十之數以當一歲之日以
 正月之律為部以律律數為母以中氣所有之日為子以母命子
 而所建日辰分數是為其三分積益以下生者有黃鐘終於杜進
 一百五十律也其二三分積益以上生者有角律終於德九二百九
 律也唯安運一律終焉而五音七聲於是乎備矣此雖推京房之
 律而為六十律之聲然其有異則如密共相則則尤周要無悖
 於京氏之旨作史者是之而不錄焉矣至於四道之為列則梁武

別有神解焉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
 施三絃一曰元英通而應鐘黃鐘大呂三律鐘為二曰青陽通而
 大簇夫鐘姑洗三律鐘為三曰朱明通而仲呂蕤賓林鐘三律鐘
 為四曰白藏通而夷則南呂無射三律鐘為通聲惟月氣無通
 其別而通得其中而十二笛十二雅之制悉由此起也與漢之準
 晉之人可並傳焉非楊梁又首之所知也長孫無忌收之隋志中
 一以補梁氏之闕而傳其舊則一以文隋志之陋而藉其遺規此
 誠得史家博識兼採不捨人善之誠心也乃隋文帝論及梁樂猶
 曰此亡國之音非朕所宜用抑何其不自量哉

湘陰縣志

唐樂考畧

唐高祖即位孫伏伽已有廢散樂考正聲之請九年始命祖孝
 孫考正雅樂至貞觀二年始成其樂為十二和豫和以降天神頌
 和以降地祇永和以降人鬼肅和登歌以奠玉帛雍和以入舞
 和以酌獻飲福太和以爲節舒和以出入二舞出入門則奏之昭
 和皇帝皇太子以擊酒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正和皇后受
 冊以行承和皇太子在宮有會以行凡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
 時呂才撰文收為之折衷定制焉至開元中又造三和誠和以送
 三公豐和以享先農宣和以祀孔子太公共十五和其大舞有三
 曰七德舞即奉王破陣樂也曰九功舞即功成慶善樂也曰上元
 舞高宗所作用之祠享者也樂奏而亞鐘皆警備在旋宮之妙此
 唐樂之善也自河東楊敬忠有霓裳羽衣之獻而立字好之立坐

湘陰縣志

部伎祭園陽鼓法曲日新遂有亡國之禍自是肅宗雖親考鐘磬
 頌合五音然代字有寶應長寧學有應平太一樂有玉宸宮調有
 孫武曷聖樂文字有寶器法曲武宗有萬舞年中宣宗有揚皇歌
 曲又有應廣而曲業聲旋舞以迄唐末無足錄者蓋竊觀唐之樂
 歌而知聲音之通乎政也突厥監歌於龍朔而聞知微卒有隋突
 厥之珠楊柳唱於永淳而徐淑業卒播楊柳二州之亂竊慶之曲
 作而太子任母堂堂之曲奏而唐祚中地天寶樂車又以涼州甘
 州伊州諸邊地為名曲終為八破已而三州之地悉為西蕃所陷
 孰謂聲音之盛召有不和符應者哉

後周王朴樂考卷

孝五代時器以篡竊得國晉以臣庶稱尊漢九座席未煖其於樂固無論已唐有武成雅熙二舞然起自朔野所好者亦隨之而雅音坤地矣惟周氏世宗顯德中樞密使王朴挺然有亨於樂以純黍稷定八度為十二律管又作律準于三經以宣其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發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而歌奏之曲出焉庶幾于有常於制作之意惜周之享國未長不獲久道化或以定其制而其管較之古律尚有一律之差當時亦無知之者豈非朴之遺憾哉

湘陰縣志

宋樂六改考卷

宋宗人議論最多竟鮮成局其於樂制尤甚若自建乾隆迄崇寧樂凡六改始太祖以王朴樂聲高近於哀思乃詔和悅以朴律準較西京銅律專石人造新人以定律呂又出上黨羊頭山祀泰寧八板之亦相符合於是足得後有和悅宗仁宗時大常燕肅請考按樂舊手無謂王朴律准高五律管黃鐘才應仲呂擊夾鐘才應天別諸依神書法改定以九十黍連十二管比舊下三律又以太常鐘磨一虞十六枚而四清聲相承不擊請去之於是革補中有李照樂既而神書等取之卒復舊制善補中節律信既遠胡瑗主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名曰大安鐘管奔轉震掉遂循用之字祀朝會於是皇祐中有比漢樂而丁度等取之神宗立楊傑條上大樂之失詔范鎮劉几與傑不讓凡條請一切下王朴二律用仁

湘陰縣志

字所制鐘磬王魯前凡之議樂主於人聲不求合於尺度律謂十二律為木聲四清聲為應聲固如四清聲以諧八音於是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用房辰律法請太府制律也律初上之按試於廷校李照樂下一律於是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置不用徽宗欲有制作方士魏漢津破先儒某條之非請帝指為律度得徽宗樂八條及各鐘謂之雅樂賜名大成於是宗寧以朱有魏漢津樂此宋樂之遺也然某條之樂李照主之教工傷其太過致不暇聲和賄賄上使誠銅律而登乃清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致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律亦不知宗寧之樂漢津制者不暇成制等工人但隨律自調而漢津亦不知也夫樂制雖曰應樂而其在此者實未嘗變也又以見東人之議論雖多而卒無人以易人聲之自然矣至南渡後國勢日蹙無暇

善使之用而正史往往存其名不傳其曲存其名者所以攝一統
萬國之祿不傳其曲者所以寓崇雅黜淫之意消於編纂樂制時
亦仍舊文闕之雖有野錄不敢採錄云

元樂制論

元帝起朔漢自太祖復舊樂於西夏太宗撥金遠樂於燕京憲宗
始用笙歌樂祀天於日月山世祖命家周臣世領樂工用笙歌樂
享祖宗於中書省又命王錫作大成樂律凡間金時樂器備宮懸
鐘磬樂舞番翟凡用三百六十一人至元間用笙歌文武二舞於
太廟諸廟皆有樂章又撰社稷曲樂章成宗新吏部理有迎送曲
其用舞也於天上帝位的獻皇地祇酌獻太祖位的獻皆文舞

湘陰縣志

亞獻終獻武舞十室時享文舞亞獻終獻武舞大抵元制於祭祀
用雅樂於廟會無異同然樂蓋雅俗兼用者也

詞曲考

問樂府與詩為之源流同異語既詳矣取問詞曲之與樂府其流
亦同與異否曰此亦其源相近而其流則有別焉者也詞者辭也
曲者終也樂府始於漢然自漢武帝有秋風辭班固有長辭而詞
之名以起自漢初有鼓吹曲橫吹曲而曲之名以作其為詞為曲
也皆樂府之元音也是詞也曲也樂府也因而一而三三而一者也
博不謂詞之同耶固為皆讀曲白行子夜等作浸淫日久一變而
為詞若清平辭翰遠州水調之類而樂府之意味失矣又一變而
為詩餘若憶秦娥菩薩蠻浪淘沙何滿子之類而樂府之韻義亦
失矣然其時作者不過數輩數輩者不過數閣雖有此之疑祇要已
有四聲二十八調之說而唐亦有俗樂坐部之名然用之者分宮
未嚴別詞未密製詞者既無連套亦不傳奇則近世之曲詞時尚

湘陰縣志

未盛行也迨宋以後而全而元而明曲分各宮字分各牌字有部
分而不攪埃韻有統紀而不攪押填詞度曲構詞比聲而古樂府
之名亦不復問矣然則樂府之亡不及之於宮調之日嚴而密微
曰請問宮調之說曰此所謂二十八調也二十八調者宮聲七調
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
皆生於黃鐘也商聲七調曰大食調曰小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
曰歇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於太簇也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
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雙調皆
生於南呂也角聲七調曰大食角曰小食角曰雙角曰小食角
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於應鐘也徵聲七調皆以商角
調其角也曰間其收聲也以夾符此世宮調之所由起也曰
此二十八調者今之詞曲皆得全用之乎曰二十八調之有得者

惟十七調耳則黃鐘宮正宮大石小石仙呂中呂南呂雙調越調商調商角調般涉調高平調越角調徵調商調道宮是也今則越角調商調徵調道宮四者又無傳其存者止十三調耳曰然則此十三調者其音節皆同乎曰否昔人謂黃鐘宮則當黃鐘也正宮則調徵也商則大石調則風流蘊藉也小石調則旖旎婉媚也石調則仙呂則清折聲也中呂則高下閃轉也南呂則感嘆悲傷也若夫健快激越者便調也陶寫冷笑者越調也悽徐悲慕者商調也悲傷宛轉者角調也拾掇玩擊者般涉調也滉物洗滌者高平調也是其節奏之調理此律之嚴密有各條不能以稱況者矣曰詰問其用調之方曰音有三等高音低音平音是也曲調亦有三種自下而上為高調自上而下為低調介乎上下之間為平調是也度曲有四節主調起調轉調收聲是也若此終此則

湘陰縣志

為主調發端細領則為起調按曲換腔則為轉調畢曲然尾則為收聲此其所以用宮調之法也曰然則宮則起在第二音乃羽聲主則也七商為宮則起在第三音乃宮聲主則也七角為宮則起在第四音乃商聲主則也七羽為宮則起在第五音乃角聲主則也是則由中分宮主調之法也曰若是則製曲之體一而已乎曰曲固由南此之不同也蓋宋元以前詞曲雖行而腔調未傳至金章宗時始有相連套數如世所傳草解元西廂記之類可供採唱尚木入搬演場內至

考古畧補卷之一

- | | | | | | | | | | | |
|--------|--------|---------|----------|---------|---------|----------|----------|---------|----------|--------|
| 賦稅考補 | 役法考補 | 農夫受田制考補 | 周制差催兼行考補 | 李愷蓋地力考補 | 開州陌辨考補 | 本政書考補 | 唐賦租庸調法考補 | 青苗法考補 | 土貢考補 | 除帶徵法考補 |
| 賦法考補 | 役時考補 | 井牧考補 | 農政書考補 | 趙過代田法考補 | 北魏均田法考補 | 平準法考補 | 唐兩稅法考補 | 一條鞭法考補 | 明外國入貢法考補 | 和糧考補 |
| 市糶考補 | 海王篇考補 | 兩淮鹽利弊考補 | 錢法考補 | 茶權茶馬考補 | 開礦開鐵冶考補 | 屯田三代所無考補 | 營田十議考補 | 漕運便宜議考補 | 明漕政考補 | 用銀考補 |
| 復海運議考補 | 農事疾苦考補 | 居家用考補 | 居家用考補 | 居家用考補 | 居家用考補 | 居家用考補 | 居家用考補 | 居家用考補 | 居家用考補 | 居家用考補 |

湘陰縣志

居家制用考補下
周救荒法考補

美倉社倉法考補
歷代救荒法考補

湘陰縣志

考古畧補卷之二

賦稅考補

楚鴻王文清九溪甫輯

考周以前田在官秦以後田在民以官之田與民易以民之田與民難什陌所以至今不復也後之人惟當師其意於重農之中不必求其田制之復古焉氏曰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所當予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治業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

湘陰縣志

執唐祖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爭君子所羞稱而後世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宗井田地公田以為稅私田以出賦通典云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軍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資蓋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此賦稅之辨也

賦法考補

自秦廢井田之制，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高祖四年，初為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八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錢二十。此皆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之二，且三歲方算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錫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帝初，平袁紹，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

湘陰縣志

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整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大概計畝而稅之，今少計戶而稅之，今多。然其時戶口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錦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項，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項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廢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井者一例出賦，可乎？又况連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以後，人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

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耳。又歷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錫者，乃厚賦之，豈不背謀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因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迨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湘陰縣志

賦法考補

役法考補

三代役法美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遊胥之法此後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里族黨之相保此卿役也其他大役大故則都師鄉大夫州長率民從而至則連捕之役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塗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鑿委輸之役則共之役若繁矣然有司視馬則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有族師馬則較民之重寡寡以起役有鄉大夫馬則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馬則詢歲之豐凶以興復役之法可謂委曲盡善矣而愈總歸於恤民

役時考補

左傳凡土功龍見而履方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戒也月則農之日至而畢凡於塞從時國語辰角見在春露見而雨畢天根見在夏露見五日而水涸才見星見在秋草木節解星見在冬霜見而水涸才見星見在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修而場功侍者持而春病蹠土營室之中也正月定星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星於司此先王所以不月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農夫受田之制考補

景朱子謂受田同而所獲之多寡以力之勤惰才之優絀任之大小為差自是定解鄭氏乃謂田有九等視口之多寡為差陳氏并附會高賁之九等諍矣夫生齒之增耗於有同將一歲而數易乎且止計口之眾寡而不辨其才力則以庸制祿以功奠食之法安所施乎李氏本謂一夫非一人百畝為四夫則亦諍蓋周以百步為畝至漢景帝始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則古之百畝止當四十畝耳而古尺當宋鈔尺六寸四分弱則每十畝止當後三畝八分零耳若舉此四十畝者而四人分之則每人耕今田三畝八分民得無餒乎惟其畝田之說則甚善李本說曰攷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三易之地三百畝左氏異義云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數澤之地九夫為鳩八而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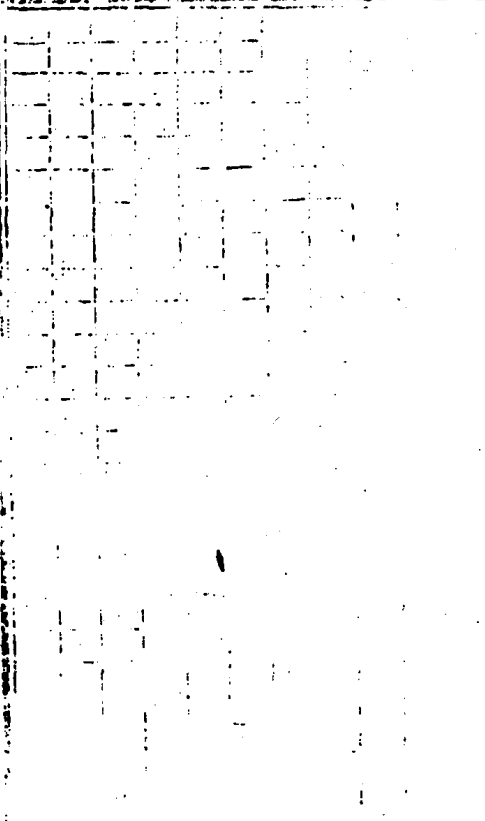
湖陰縣志

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而當一瀆商之地九夫為表六而當一隴之地九夫為數五而當一傾滿之地九夫為規四而當一原坊之地九夫為數町三而當一隘皋之地九夫為救二而當一折沃之地九夫為井分授九夫則周禮三等舉其堅左傳九等舉其詳而所謂一夫百畝則周禮所謂不易之地左傳所謂解沃之地皆舉其最上者以定賦若公田有平有高有下有極高有極低有湯有山此其科則不同而總以折平定賦也考漢制畝數彊半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什而稅一先帝哀情有姓制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三十而稅一

井牧考補

易氏曰：遂人總九千二百一十六元之成數，故曰萬夫。昔人總三十二里之成數，故曰於三十里。然未必盡如界畫棋局，一一為開方之法。蓋有井牧焉，井則有上地、中地、下地，之殊，牧則有不男、一易再易之辨。計以中數大率以三夫受六夫之地，以地言。朱子語類云：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庭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屬。郝仲興曰：牧謂濕泉水草之地，牧養不畜者也。有可耕之田，必求可牧之地，不畜有所養，然後不傷稼穡。故有井必有牧，古井地非必盡相連。屬沃野則為井，屬旱則為牧。即陵亦可牧也。郝謂牧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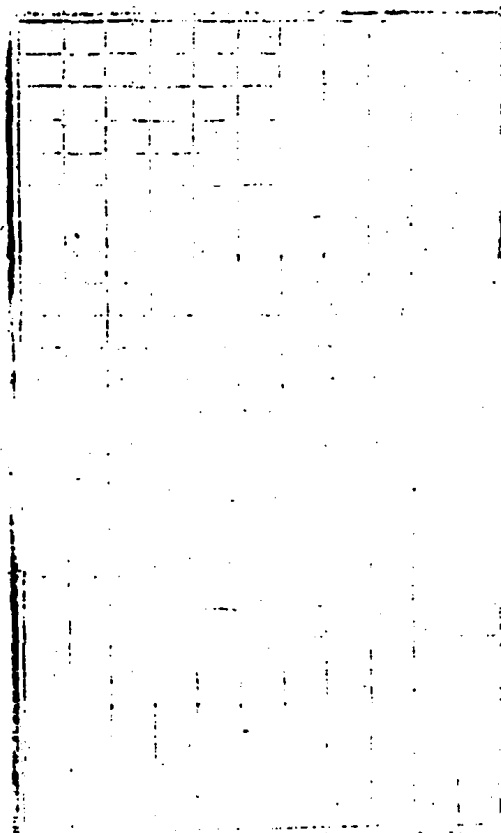
湘陰縣志



周制差備軍行考補

古者設法役民之身，即後世所謂差役。而唐後亦行其間。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蓋布縷出於五畝之宅，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力役出於八口之家，皆是征其財也。卿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任之。遂師辨其可任者，任之以征。則征鄭氏皆以征為口率。出泉則采行，隨役明矣。然所謂役不過治城郭塗巷溝渠等事。至於軍役，則有小師、旅、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又有叩門出兵之法，詳兵制。按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役則在軍賦之中，倘役則能工役之使。

湘陰縣志



農政書 李性盡地力 趙過代田法考補

子待管子有曰不主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粟也者民之所歸也財之所歸也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
盡至矣夫粟出於農則國事執急於農管子故取農政書及李性
趙過之法詳載之

漢藝文志載農有九家之言神農二十篇六國時齊楚問有野老
著十七篇管子十七篇董安國十七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
漢武帝時使汜勝之教田三篇著十八篇王氏六篇蔡邕宣帝時
言便宜至弘農太守著一篇此等書誠國家所宜蒐輯而頒行之
者也

魏文侯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法以為地方百里振封九萬畝除山
澤邑居三分之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

湘陰縣志

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畝為粟一百八十萬石其為法也凡
樹藝必辨用五種之穀草心盡整土必盡開地利必盡出而周之

菜田所謂一易再易者盡廢不易矣

趙過代田法代田者本周井田不易一易再易之法而少更其制

田一畝為三畝畝長畝三畝均分其畝之半不耕苗明年則代
處之故曰代田其不為畝者曰種田一畝之收代田常多變田一
解以上所以然者蓋畝形高如隴而苗時其下苗初生藉隴以避
風而不仆既長則蓋畝上之草以附苗根而固隴土以壅之所
謂耕也每一耘草無壅而耕之比或若則畝平而根深草腐而苗
肥故其收百倍來年又易地而耕之則地利益感而發生愈茂矣

開阡陌辨考補

阡陌者井田之經界也世乃有謂阡陌為執法者是不知開字為
決去之解也朱子之論曰井田之制遂溝洫澮水陸占地不得為
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
舊溝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意
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
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符為田者多則病其地
利之有遺又當世重法壞之時則其歸田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
隱之姦而阡陌切近民田又必有陰謀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
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決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井買賣以
盡人力墾闢業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
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稅以絕其煩擾欺隱之弊使地皆為

湘陰縣志

田田皆出稅以數陰據自私之弊此其為計正與楊炎病疾浮戶
之弊而逆破租庸法以為兩稅之意同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

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

北魏均田法考補

井地廢後惟均田法近古不得以出於北魏而思之也考孝文九
年即定均田法有水業田有露田有職分田永業田者分田之始
每夫給二十畝以種桑麻榆果以立室廬流為民田有受無還即
使戶口增減聽民買賣不禁其丁多田少者官為更受以足之需
田者不毀樹而但將苗者其田十五以上受四十畝婦人二十
畝如身依良丁不得將則給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正四牛所
挽之田率倍其數下田再倍之以供更休如周時菜田之制八年
及課則受田年七十身沒則還田如婢牛隨有時無還官應還之

田不得買賣戶絕者以為公田購分田者凡官各懸杖給田取租於民刺吏十五頃至縣令以下六頃更代相傳私賣者坐如擅若人多地狹墾田不足以給則遷其民於土廣人稀之處不樂遷者以其家桑田當正田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出公其家八奴樂遷者聽其田足之無不聽遷

本政書考補

朱子呂東萊陳龍川俱稱宋制州進士林敷所獻本政書云錄之書凡十三篇其畧曰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食而失多夫職兵騎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窳弊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難誼錢穀以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

湘陰縣志

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一畝給三井二十六斛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者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適也凡一十三百六十以他三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四計錢三十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當以一州之租稅供之二千緡區婦之責絹三尺緡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租絹率倍之行之十平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醋粟凡茶鹽香蠶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勸為桂州節度掌書記

平準考補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善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竭之禍所以窮而變愛而通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善功生事化為虛耗之世幣幣幣而幣幣幣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利皮幣而鑄幣不效也鑄金而鑄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不效也事至此勢已窮矣至於苦謫之令下以國家而國乎豈與兵天下蒼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為秦之季世不可得矣秦弘羊出乃始為平準之法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錢是利臣寵賂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萬餘匹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竭此即平準之效也或曰是以國家而同於負販矣夫以國家而同於負販不猶愈乎同於盜與兵乎且苦謫之

湘陰縣志

博可以亡乎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平準者道不得不出於此也然則史遂無識乎曰惡得無識漢文景之天下何遂化為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唐賦租庸調法考補

秦漢以下惟唐租庸調之制最為便民其法不可不詳也考其法凡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斛稻三斛絹之租每丁隨郡土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絮絹之調用人之力賦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則日為絹三尺謂之庸凡里有手實賦其民之年與地之潤狹為兩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於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需須先乘而徵配租以徵獲早晚險易遠近為差凡稅賦之數書於籍門坊與眾知之水旱蠲蠲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蠶者免其調日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租役皆免又有軍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并不過五十日後又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在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絕布並通

湘陰縣志

鄉土所出絲紵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絕者三兩輸布者府三斤其絹絕為匹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絨若織戶不成足端屯絨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其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通造納布准令布帛皆深尺八寸其四又為疋布五又為端綿六兩為屯綿五兩為絨麻三斤為絨絹丁臣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絕三尺布則三尺七寸五分
時又勅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京遠要支用其路途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通納以代關中調課
時天下戶口未嘗增減宇文融請括籍外羨田遊戶自古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

唐兩稅法考補

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法乃千古賦法之一變局也其法定於古而可以救時今考其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數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傳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利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曆十四年懸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遺然使稅道丁產等級免賦家既獨不濟者致加賦以枉法論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賦籍而得其庶實天下便之

湘陰縣志

唐租庸調法以人丁為本開元後版籍廢弊丁亡田易戶非賦以空文上之又成違者獨其租庸及六歲免歸成者多死邊將諱不以明故實不除天寶中王琚按舊籍責其租庸人苦無告至德後天下兵起版圖空虛王賦所入無幾科賦凡數百名軍人多丁者以官學釋免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瘠為浮人游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矣其賦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自是吏無所容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通山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故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止有常
平倉積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糶
若有凶年將以何錢贖贖乎臣以為救青苗錢之害猶小壞常平
倉之害實大也安石平其法

征權考

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海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醋征商是
也若言利者則曰辟官當食租米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
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賦而豪強控之關
市百物之聚而商賈控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
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
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得其利
源奪之官自煮鹽醋酒採茶鑄錢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
日重官既不能自辨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既立為課
額則有司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鐵或
望戶而課酒醋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或於賦稅之特帶納
以求及額而征權遍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
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止代受豪強
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故歷代有征
商之法而鹽鐵始於齊權始於漢權始於唐至漕渡間架之
屬以及漢之告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孰非一切末世之法
也哉

湘陰縣志

土貢考補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句服有木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邑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其所貢無代無之考之今甲猶曰當其租入李世務為苛橫往往租自租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益誦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可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

論山澤之征

劇禮建山澤之官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榷取財也至天吾知有鹽鐵之徵則雖少男少女所食鐵則雖一鐵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彼其意不過欲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齊世守其法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術苑守之澤之菴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蔭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鄰鄙之人入從其政傷介之間蒸征其私布常無藝徵歛無度蓋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為有自來矣

湘陰縣志

明外朝入貢考補

考明朝外朝入貢皆有成例雷南徽外土官有信符金牌又置紅牌健金字勅書諭之入編勘合一百道付各衙門勘合底簿一府一州布政司具入貢調法最為嚴密凡外人入朝令選方盤驗明白方許入貢外國本邊官審明封進若理法不通即省論還還不必奏奏凡遠使往回令該巡撫衙門給印信文簿回還者禮部給與印信文簿所過驛遞將外使車馬名數逐一登記凡遠使入貢皆限人數各處國師禪師進貢者亦不許遠限各國遠近不齊貢期不必拘以三年但未及三年不許來貢或貢不如期及年例外多貢者准以下次例貢之數收降遠人若兩廣軍門轉發衛分安海凡朝鮮深流遠人審明稟請送歸國各處遠人朝貢領賞之從許於會同信開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鮮琉球不拘期限但主客司

湘陰縣志

平其文易

按周禮貢獻有二等有土貢有方貢所謂土貢者出於五服之遠如禹貢八州之貢及周禮九貢是也所謂方貢者遠人慕義各以物來貢如懷方氏方貢遺物及括矢句難之屬是也方貢無常來則受之不來則聽之而已土貢有常大國以其稅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每歲市取貨物以獻天子每歲之外又於朝見時獻之獻貢者有罰春秋時諸侯之於方伯則納貢禮天子禮四蕃君蓋其土實以受齊盡司馬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廷玩好時至所謂竭方以事大國者也至於天子之貢概置闕如包茅不入元纁不供而求車求金之使紛紛出亦可概矣

除帶徵法考補

夫曰過年以來聖慈軫念元元海內如獲更生然尚有一事為民
病者帶徵錢糧是也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
糧一并催徵也夫百姓才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
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
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
見年所徵除作帶徵之數名為完甚久實則積新收也今歲之所
減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拖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
求無已行軸空而民不堪命矣宜悉心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
之數責令悉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帶徵官員比舊例倍加降
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司易
於催徵周閩省誅求之煩貪吏者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帝命

湘陰縣志

巫施行之

和糶考補

穀糶關中穀糶請和糶多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糶之數當轉運之
二年一斗轉運之費常和糶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運存本糶以備
時乃以諸道所得稅亦錢均泐分配每至穀麥熟時散糶管內州
縣和糶使於常處糶倉收納如時常大糶糶至德糶則優與價錢
廣其糶糶穀若隱糶亦使傳所糶多少與年上下半平糶價恒
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取則隨事備貸火饑則銀奏分頒
許從便宜務使周濟稍環散遂以為常然不能盡用賢言也
馬氏曰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恃
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先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沂瀨以入
關其至也難聞元以前歲苦不登天子常就食東都自牛仙客獻
策和糶始免此行然東南餽餉稍闕則立有菜色矣不如置公粟

湘陰縣志

為可久借時未盡用耳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
穀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富賈游於市而民之不給百倍
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費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費百
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餘餘者穀有所藏也民
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欲之以重
凡輕重欲故之以時即半守半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
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末器器械種稼
食必取贖焉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魏文侯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籍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
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
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糶

湖陰縣志

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亂則
發小熟之所歛大亂則發大熟之所做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
糶不費而民不歛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總國以富強此糶
籍教故所由始也

漢興天下既定蓄積寡少文帝時賈誼說上曰管子云倉廩實而
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前聞漢之為漢幾四十
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語民且後願嚴惡不入清費養
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計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饉
天之行也為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十里之旱胡以相恤
卒然遭境有息數十萬之眾胡以飽之兵軍相乘天下大原
勇力者聚徒而術擊罷夫甚老君子而散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
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

天下之上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
固以戰則勝懷敵赴遠何招而不至

董錯復說上曰今募民入粟贖官特以耳爵除罪夫入粟以受爵
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捐所謂損有餘
補不足今出而民利者也况爵者上之所推出於口而無窮粟者
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
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從
之令民入粟於邊得賜爵

湖陰縣志

市籍考補

事有先王行之以恤民後世行之以謀利者市籍是也夫通有無
平貴賤可為一時濟時之策而不可為經久之圖蓋古今謀利者
多恤民者少故行之不能無弊也惟常平義倉猶有周人委積以
持凶荒遺意然宜設必於鄉都而不宜設之於州縣宜司之以鄉
之賢士君子而不宜司之於官長吏胥何也設之州縣司之官長
吏胥既不免有進退之憂與優借之患民即欲蓄不繼豈能扶持
百里倘候公足以活其已餘之粟而況文君皇天重飲取厥復隨
其後哉愚謂民不必甚于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
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實一旦獲災以濡沫之利樂載不為盜賊
之地凶年如恩濟之民何益哉

明田賦總數考稱

明初共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 石錢鈔緡差是迨至中葉以後戶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緡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疋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

湘陰縣志

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末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過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糧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或以加減而過多則在內在外所入保不足供所出况當天下災傷迭見供餉煩劇國事豈復可支乎

海王篇考稱

桓公問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雅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對曰此代生也吾欲藉於六畜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對曰此憊情也公曰然則何以為管子曰惟官山海為可耳公曰何謂也對曰海王之國謹征鹽與公曰何謂征鹽對曰十口之食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於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管子曰男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層也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鹽釜五十也升加一釜釜百也升加二釜釜二百也鍾二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終月半男女之所食千萬鍾為美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月八三十錢之藉為錢三千萬今吾非藉之藉君吾子而有二國之藉者六千萬使

湘陰縣志

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子則必置讓令夫給之鹽矣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鏡一刃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運轉擊者必有一斤一錘一鎚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鐵之重加一也三十鐵一人之藉刃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藉也若鐵之重加七三三鐵一人之藉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藉者此王資也公曰然則海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固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售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同之數也

鹽課考補

黃 曰鹽課必有定額行鹽地方各有定界每引以二百斤為
袋帶札五節凡遇開辦鹽程並所在米價路費定立則例出榜召
商申納租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
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後因邊備用急增召商中納不依實次
人到即支謂之存積存積既與常股逐夥支者日多積者日少遂
使今日之存積亦無以異於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
其利微矣

又明初鹽制每引納銀八分永樂中每引輸粟二斗五升前
至嘉靖以來增至七錢矣所以報中少而國課益虧故復鹽法以
貯邊則輕引鹽以來商賈乃最急務云

湘陰縣志

百六十九引長蘆六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引原無餘鹽之例嘉靖
中詔革餘鹽不二年部臣請復餘鹽以資邊用從之餘鹽復行
又自存積鹽越放而常股益重又有夾帶之條即商人附引餘鹽
亦以夾帶例到沒之又有家邊間中餘鹽之嚴防管之嚴使者
預定其支放之鹽額在某處多曰買富商人至則以其富貴之商
人輸價守支數十年不得若此輩一旦出收其利是皆商之苦
也

兩淮鹽利詳考補

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臣臣修補
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各場餘鹽盡廢之官私決私賣即律
以罪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俱可召中關中或如
永樂時例一引輸運粟二斗五升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
若國家充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屬于國亦可也
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止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
須令鹽各商中正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
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電戶價買若各商借官引影射私
鹽電戶不辨驗官引報費餘鹽者各照私鹽律毋贖又令正鹽一
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勸借米粟之弊三邊稅督都御
史葉勸農使過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照許納本色糧費許納折
色俾商無久淹又令漕運都御史葉理鹽法凡商人完納糧料即
與支鹽毋得久淹則鹽課邊儲互相闡通百世之利也故曰中策

湘陰縣志

鹽政考補

鹽政周邊計也鹽政之運塞邊政之虛實也今天下邊計最急謀
巨備著而邊計猶虛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攷國初置轉運提舉
為鹽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制粵蜀漢與夫鹽
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河漳臨皆產鹽處也頗有窳弊
有倉謀有顯行有方當其時發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
勝價馬則邊利也令商身為辦而則不開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杆
團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給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
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且輸粟少受鹽券燭於左僅盈
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於悉絕之諸私黨
阻亂者論死至嚴也憲丁給函地給草場領鹽一引給鹽一石準
以錢鈔復其難後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灶戶

湖陰縣志

上以攬利病至周也蓋國家釀政祿維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
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帶股存積
之設也自正統中是也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
之急倍費周中越次收支是居傾周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
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鹽司也自度支葉洪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
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備資於內而商跡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
召中類多觀望即有至者所入甚寡生令儲額外空則非計也乃
和實之開也自弘治中始也或勸戚恩賜或權傳請求皆予以餘
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掣餘堆名曰所鹽以
伏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
也次同實魚系同補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令妻子兄弟代
支者則非便也乃灶丁之困也自總備始也場場歸其東并兼鹽

謀為其乾沒灶丁不過總備家一備而已分業歸然可資為生欲
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領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七
錢五分重矣而旦有配夫有賣富有利罰有動借費殆不皆是以
鹽價湧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
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鹽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
售則憲丁困乃曰挾鹽者欲貨私鹽者欲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即
灶丁移腹以飽不然即為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為好人
囊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商鹽徒高橋大紳千百為聚行則為飛
正則狼藉散稅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網維不弛徵察有
加猶曰如是倘一方有警如此曹者垂變而橫擊其何以弭之故
鹽政之不修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

湖陰縣志

鑄法考補

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難用而難用為無罪輕錢志盜鑄而道鑄為禍深人所道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之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欲輕數多使工省而易成然工省易成則道鑄者多刑罰之煩始此矣故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與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項道鑄新錢者皆取作剪鑿不鑄大錢也今宜置錢府鼓鑄輕重一準五銖使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周非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併合銖兩銷以為大錢貨既均遠近則一百姓樂業衣食滋殖矣此南齊孔詵之論也

湘陰縣志

陛下變為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奸二十年間府庫充拓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為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奸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勤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二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好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惟布帛而已州布帛處多用錢少又有數錢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疎入皆不報此北齊抗之罪也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試宜廣即山產貨之功峻周用銅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錢不乏因可以救重為輕死張在官何所不可此唐陸贄之論也

鑄錢之弊考補

明時論鑄法有四弊方開鑄初許借官制銀於州縣收買黃銅鼓鑄其紅銅煇點成黃而用之而吏責民輸銅銷器毀成不盡給其直貴銅急而銅價騰躍非產銅地苦之尤甚則是未得錢之利而已被銅之害也弊一矣及既開局工作之費物料之需諸翻砂看火提確之人對眼穿條薰色之匠與煇銅質難錢之工又多費而不皆然可謂曰不愛銅而惜工比錢始流民崇奉則銅以告乏鼓鑄不給而錢曾莫之繼也是患在於錢之不繼也究之不在於錢之不繼而在於銅之不廣錢不繼則不廣而欲其如流泉焉行地而不窮者否也弊二矣無何而私錢盛行濫惡滿市夫是低錢也質輕銅假文字磨糊乃民間私鑄非前代若先王制錢也而私鑄之法明峻而不中聽其業使收買之料姑息而不立重以留

湘陰縣志

難則是不志正錢之不行而患於偽錢之錯行偽錢錯行而欲正錢通行而不變者否也弊三矣及既行使請解京貢賦之人固必精良白金而可矣即藩省祿給存留鹽稅薪俸俸工食之類又輒以錢不便行而不收所謂張示告誥責之必行與罪其不行者非先責菜之備則責之披負之子也見錢之出而不見其入則是墮抑之於上而責其必行之於下勒收受於彼而不開例據於此也夫誰與行之弊四矣誠於國家產銅之處開局鼓鑄特設風憲大臣監督之以開其源而灌輸之各省具如今部司儀凡課稅之征購贖之錢一以錢為課上而朝廷委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皆準銀錢業收又立行戶令以白金例課而稱稅之則款於上而復散於下收於此而復引之於彼如粟之赴壑轉注而不窮而又嚴依錢行便之禁以堤防之其銅廢者皆收之以入於官而諸川

經民之地悲遵旨各從其故不強其所不便庶因弊去而法其
行哉卒不能盡如其議

湘陰縣志

茶權茶馬考補

黃氏 曰致禹貢任九州土地之所宜周禮列祭祀賓客之名
物以至漢唐以來史冊所載皆不及於茶夫茶充於味而饒於利
何感於今而不行於古乎按本草茶名茶茗一名茶一名叢字通
謂之茶唐陸羽隱於苕溪性酷嗜茶乃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
法之具甚備天下之人皆知所嗜而有國家者固以為財賦之原
焉故茶之有稅始於趙實行於張濟至王播則有增稅至王涯則
有權法權商市馬入衙置使公家之利咸歸焉茶至是始重矣嘗
即權茶之法論其大畧不過有三弊之在官一也通之商費二也
賦之茶戶三也其為法也官無全利亦無全害商無全得亦無全
失惟稅多不多登而官有殘廢之課販者日寡而商有不通之患
此官之與商商之與民交受其弊歟公五害之說豈欺哉第請

看利於得茶中國利於得馬從此相濟公私相補故其制不可得
而廢云

湘陰縣志

宋陳恕為三司使時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詢利害第茶法為
三等太祖曰上等之稅取利太深下等又減裂無取惟中等之說
公私皆濟可以經久於是置榷茶務凡六官自為坊置吏總之曰
山場十有三州軍茶民皆歸焉曰茶戶嚴謀作茶輸租餘官為
市之先受錢而後入茶曰本錢又民獻輸茶折稅賦者曰折稅茶
民有茶者借於官官給其食州曰食茶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
師榷貨物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茶券隨所射與之曰文引
米趙開奏榷茶買馬五事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
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惠哀
而強賦息矣詔權開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於是開罷官買
茶賣茶之法給茶引號茶商執引與茶戶相貿易場官獨發引科
茶封記驗放他一無所預而茶戶為任保定茶舖姓名互卷發諸
影帶若私販者有罪茶官以馬到京實數及格為推賞比年各
茶引收息凡百七十餘萬得國馬萬匹蜀用以饒
自熙寧以來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細茶遺之成都利州路
十二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餘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

開礦考補

萬惡開戶都奏方今宇內禍罹災沓冠賊交紅軍餉倍增帶敵軍
社民力官因臣等移咨該省撫按飭稅務司要見產礦處所礦面
若干寬大礦砂幾等高低官司如何幹制角器如何分轄規使如
何約束如何如何防範四方如預如聞風而至如何防禦或匪
測者眾主亂者如何解散銘煎之法遠近如何布置復礦之利官
民如何處分若果有利無害復利而後能強客則事在可行如其
有利亦有害有害而利尤寡薄則事在可已逐一開款以便酌行
詔可其奏

明王允道奏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鐵治都提舉司鐵
收鉄百餘萬勛請如舊置之帝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測天
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

湘陰縣志

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治鐵數尚多軍需不之而
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治之
中也杖之流海外

湘茶金鐵礦產考補

九種鹽 北史李孝伯傳 白鹽 倉鹽 黑鹽 青鹽 戎鹽
赤鹽 咸鹽 失鹽 馬齒鹽 又安息國出五色鹽 鹽三種
木山堂考索青州鹽出東海幽州北海嶺南出南海劍南西川出
於井河東出於池解池尤著 呂成曰河北州地出於地永原軍
出於山又有出於石木者
硝池六 一曰賈九 二曰金井 三曰國 四曰斜 五曰
五曰尖四 六曰蘇老嶺
貴海六路 京東 河北 淮南 兩浙 福建 廣南 地曰
亭場民曰亭戶鹽戶有鹽丁
茶井四路 成都 梓 潼 大為監 小為井並則置官
井則募民

湘陰縣志

淮南六州茶官置是總之 新 黃 廬 舒 壽 无
茶山場十三 新州四 黃州一 蘆州一 舒州二 壽州五
六權貨務受買納茶以給商人 江陵 真州 海州 新州新
口無為 漢陽
九府 兩雅 東方雷無間之珣玕珠 東南會稽之竹箭 南
方梁山之犀象 西南華山之金石 西方霍山之珠玉 西北
荒裔虛之瑪瑙琅玕 北方幽郡之帶角 東北市山之文皮
中有岱嶽五穀成鹽
玉帶七笑 管子 陰山之磁磬 燕之紫山白金 朝鮮之文
皮 汝漢水右槽之黃金 江陽之珠 秦明山之得青 禹氏
邊山之玉
金五石 太美氏高陽氏謂之金 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

唐氏謂之泉 商周謂之布 齊魯謂之刀 鄭熊曰泉言其
 形金言其質刀言其器貨布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首言其形如
 泉文一變而為刀器再變而為國法故泉與刀發後世代以泉字
 借為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義文不從水也漢儒不知本末為流於
 泉布於布實於金利於刀皆沿鑿之義
 白金三品漢武時造 一圓之以象天其文龍重八兩 一方
 之以象地其文馬重差小 一握之以象人其文龜復小
 五色金漢志法 黃曰金 白曰銀 赤曰銅 青曰鉛 錫 黑
 曰鐵
 十四種金 銷金 拍金 鏡金 鐵金 研金 披金 泥金
 鏤金 撫金 槍金 團金 貼金 嵌金 裏金
 錢輕重得中 五銖漢 開元唐

湘陰縣志

錢文以寶旬周景王始也以年自後魏孝文帝太和始也以鐵為錢
 自公孫述據蜀始也

- 治一百六十五 陝宜潤統衛信六州銀治五十八 銅治九
- 十六 鐵山五 錫山二 鉛山四 汾州巖山七
- 宋治二百七十一皆置吏王之 金產六州治十一 銀二十一
- 州三至一監治八十四 銅十一州一單治四十六 鐵二十四
- 州一單治七十七 鉛九州一單治三十 錫七州治十六 丹
- 砂二州治二 水銀四州治五

酌法考補

蘇氏賦曰自漢武帝以來至於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當或不
 實未嘗私縱而私釀終或不絕周公獨何以能禁之曰周公無所
 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管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
 何也甲管其子而責之學乙管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獨能
 禁酒也
 晉氏祖諫曰周公酒禁是慈人沉酒浸漬傷德敗性也推之公之
 禁酒罰之惡酒皆是此意及其再變如漢文為酤業中以嚴早禁
 民酷酒與古人慈民畏德之意已自不同恐有用為無用之物耗
 殺未民食不足此是再變然猶有市本抑本之心及至三變自桑
 弘羊更植酒之別設心大不同不迨使私家不得擅創而公家都
 自專其利耳

湘陰縣志

屯田三代所無考補

三代寓兵於農因厥井田以奠軍賦出則兵居則農如左右手故戰攻守禦之道盡在人事未始者其行馬蔭聚也馬牛車與者其營壘敵情也鈔糧之具其才戰也策薛登蓋者其中胃干櫓也鑽鋒斧鉞行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也雖犬其伺候也梯人織維其程維也丈人平壤其攻城也春後軍練其戰車騎也夏得田曉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守也田里什任其約未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易其兵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整也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尋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遠其六畜開其田野究其歸所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故曰耕器具則戰云備農習則大技巧

湘陰縣志

總屯田始末考補

自秦人開阡陌起利急戰而良法神地由漢以來弗克復古制至其後征伐既頻台春日廣于是始有長戍之兵而朝廷浸增養兵之費當事者以地遠運糧師久轉運乃思通變以就利而即兵以務農得地以興墾則屯田始矣以今攷之自漢文帝募民耕塞下于是始有屯田之說自武帝屯田車師塞下是始有屯田之名自趙充國留田金城于是始有屯田之列大抵成於昭宣廣于衛晉而極盛于唐宋其間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宋之屯田或兵或民率因時制宜有足取者

營田十議考補

考宋李宗時臣條上言營田首凡十議一擇官必審魏武用任峻司馬懿用鄧艾是也二募人必廣趙充國留萬二百八十一人李彪請取戶十分之一是也三穿渠必深趙充國漢治鄠文閣河渠是也四辦亭必修趙充國將辦亭是也五器用必備趙充國上言用薄是也六田處必利漢屯張掖是也七食用必先趙充國屯田用穀月二萬七十餘斛是也八耕具必足李彪請以雜物市牛間元一頭五十畝配一牛是也凡定稅必輕唐貞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李彪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請其雜稅是也十賞罰必行晉元帝督課長吏以穀多少為殿最齊武成詔營屯田課所入論褒貶是也

湘陰縣志

明屯田考補

自古屯田或兵或民皆於軍伍之外各分其置司唯明代之制就於衛所有曠閒之上分軍以立屯堡俾其耕且守蓋以十分為半邊方則分守城七分屯耕內地則二分守城八分屯耕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等等例又今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遇有警急朝發夕至是于守禦之中而收耕獲之利有衛則有屯其牛具農器則總于屯曹細釋子粒則司於戶部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積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而餘了則又降稅焉其屯糧折徵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五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木衛官軍休糧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三百八十六頃內而極布于浙江者亦有二千一百七十四頃推之南北兩京衛所陝西山西諸衛尤為極備太祖嘗言曰養兵而不病農者其惟屯

湘陰縣志

田予以故天下既定即改置軍萬戶府為軍衛以統兵運糧民屯並罷屯田萬戶府志以衛兵從事其法以都司統攝各衛每衛一指揮指揮一人替十千戶千戶一人替十百戶百戶各營雜軍一百一十二人畫地而耕運之天下

漕運便宜錄考明史

一平收納各倉收糧仍復一夫一十之舊二聯幫次運船令首尾聯絡依次而進使津渡速運使於稽查三處掛欠官旗雖經承治每屆口新運糧自進回今後務文清司判委領運務嚴督軍官書法亦懲四備空船令北總押過天津來將尾後督令過淮各省委都司一員赴淮催運街三處完運昌家漕糧仍舊令官軍徑運待深夏抵灣起運以有俄備六防凍阻不拘遠近擇地寄貯留軍看守發船回南方補官旗以整新運舊者必掣過關方許回衛七議改折廣漕四百萬石今後必十分災傷萬不得已者令附近州縣照例撥補或臨德等倉所積堪抵及運方准議改毋以小災市息致積倉積八數是期漕糧宜酌道里遠近定限期若免完開幫責之監免瓜低責之備運過非前之清司理到過洪責之徐州兵

湘陰縣志

備入明以後責之各營倉主司將經過日期即時登記懲治之條惟據時日久近為差九指運糧船過淮之後請勅徐州兵備每歲於二月前後請清河泇濬舊運等處住劄運委府州縣佐軍分方委催漕司將過洪日期一體具疏得旨如議行

明運法五變考補

王氏曰明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走陸運以濟之陸之費
登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海運而海運乃罷通洋
海運猶不廢焉然備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為軍民不便
於是自元運時纜四十之一而改法廢矣蓋凡五變而小者
益不與焉其勢然也按五變一曰海運二曰海陸兼運三曰支運
四曰先運五曰改兌

湖陰縣志

明考考補

考明漕歲四百萬八千九百有餘運十有二線領衛一百四十線
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漕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艘而糧之起
於州縣也民戶納米里甲總催則有淋夫揚斛拋刺浸等比至入
倉費已過倍而民受其病乃總催之完與法軍也官如之糶軍運
官之登於宗倉也官復如之而總催換軍無不受其病然科派總
因丁田畝是氏之納糧一石者實石五六斗也軍在衛所改支月
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乞
及所支給者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而舟船之費復不與焉是朝
廷之得米一石者實不啻費二三石也且漕卒一歲之閒大半在
運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紳之停留船舖之衝激陰雨則慮
漕漏淺海則費難移沿途百料銷之料索上倉苦官權之留難及
其回家席木及燒而文移又促以再免矣艱而若此可無於世變
通之慮哉况漕河跨江絕維經河越滄東四漕之水為漕用而自
淮至直沽舟楫所歷凡四千里獨衛與河為水運餘皆疏濬引漕
建閘立堤以通之故河身常淺運年元流細則行頗艱滯故其時
疏鑿修葺營水部分司而總督大臣奉勅專臨焉蓋其慎也

湖陰縣志

復海道議考補

時山東布政使王守志以為膠河不必可復而海運有十二利也
撫梁夢龍大然之親巡海上視其便因疏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
取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
州北自天津至海濱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
濱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
安運米自膠州運米今入海至碑天洋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
安至大津一運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司可達况舟皆由近洋中
島嶼聯絡過風可依津如極海而度風沈難測比之元人發明略
故道實為安便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亦過此稍動誠以
風柔之時出至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萬楫保無他
志可接濟京儲羽翼漕河有牽挽之力免守幫之苦而防海衛所
大洋錯落終又可嚴海禁杜京都甚使部議量撥附近擇十二第
石由淮入海以賑其效從之

湖陰縣志



用銀考補

考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本朝以銀漢書食貨志
言春并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適貝銀錫之屬為皆弊實藏不為
幣考武始造白金三品身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詔銅可
資於鼓鑄銀無益於生人其天下日五嶺見米銀坑並宜禁斷至
神僉奏狀始言五嶺買實一以銀宋仁宗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
錢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易以帛金食貨志蘇州銀每錠五十
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擊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遠近錢銀名承
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史
述與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錢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行
之未久銀僅曰貴寶康日賤民間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貨錢
廢於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
也

湖陰縣志



農事疾苦考補

日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
難也故作豳詩使傳歌之宮中使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暇荒
宜登與無遠之作同意大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大地之所
以養人者幾于熄矣惟其開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
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
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日不在乎農也自于排而舉
趾自掃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善而公宮之
後無敢稽厥功方成而嗣歲之困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
專乎農也雖大與神雖神與子各各乃事各任乃授是一家之內
無一人不力于農也誠薄於秋求祭於春躬饗饗之勞以為衣食
之計者無所不至猶忘其本足也于路為糞又有以相之食糞及

湘陰縣志

奠羔及求備深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忘其本
足也獲種為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
上之人又從而榮發勸屬之故斯人亦以為生之樂而勸故和悅
之氣沃於上下不見有勞苦愁嘆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
相與獻酬忘其為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于此矣已無田
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為有司之者得無缺官之足矣蓋後有
遂樂勸屬之意故教果而坎井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
夫之精與牛之勞索無所從給豫指收歛之心以為稱貸之資
穡飯羹羹猶不見飽取望其望略之味于曉霜未解思飢扶犁凍
飯不可遇則燎草天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煨氣將至養糞以出
促使如味至乃休此望穀熟時蒸蒸百故告青而形容變化
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若月流金白水若滿粒籽是力耕者

湘陰縣志

是除陟坊而指為之失使後而指為之折此私苗之苦也迨至魏
而聖宗開人畜之傷殘時車田中以為守令教人並膝伴及霖雨
寒夜無眠風霜凝骨此守木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春播
時穀收其苦若可樂矣而一飽之備曾無旬月而入主家之庫村
婦質貸之人則室又悲聲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取澗易粟以
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紉皆苦稱是而故衣故絮曾不
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情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
寡矣况士大夫士士大夫知之者寡矣况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
知之者寡矣况六宮嬪御乎近世張氏入侍經筵因請舊章之詩
言於帝祖以為周公之戒成王詩七月書無逸欲其知小人之依
帝王所得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帝生於敬畏而亂帝起於驕
肆使為國者常念大農之勞則必嚴奉朝夕操係小民思天下

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豈非治之所由興與

居家制用上篇

古之為國者家制國用於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用也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
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
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贖給者亦當重入以為出然後用
度百準豐儉得中然繼不生于律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
種畜真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
一分為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
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中不及五分為虧
其所餘者則置簿收管以為伏臘求壽修葺墳墓醫藥賓客節度
則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用窮者
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盜僧道不足為民

湘陰縣志

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
夫血汗勤勞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實罪米何福之有哉其田時不
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蓄聚萬取諸糞積塋屋取諸苦養雞
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徒過次日之物一日後過無時可補則使
有破家之漸皆謹戒之具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
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而後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
不講元至于承親意以過過夫責望政家以收怨尤爾詳通俗以
相恥辱家者如此方為相宜而違各修之咎積是成俗豈推一家
不憂水旱之灾雖一轉一辟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溥哉

居家制用下篇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曰避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達
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捨周旋豐餘而尚奢事雖不
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途途之間耳夫豐而不用者疑若無
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忽然必夫人之情既夫人
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際苟有際可來則爭博棄之雖於其子
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堤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二
者為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
二分則存一分亦可人不能一分則宜博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
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前所謂一切不講
奢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體身如吊喪則以先往後罷為
助賓客則極蘇供費清談而已至如承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

湘陰縣志

飲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養養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
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
其六分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者非謂必
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間用度自為贏餘惟是
不可先以侵過恐難進補宜先備而後用以無貽鄰里之譏世所
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
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欲忍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恐今者古理固
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質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各用萬錢者用
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
也

義倉社會法考論

成周以後備荒之法惟義倉社會二法最善故特錄以為善式
又帝時尚書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
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善積先備
故也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
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于常社進倉客野之即委社司執帳簡校每
年收積勿使有缺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謹者即以此數賑給自
是諸州儲峙委積

宋乾道四年江南民聚食朱子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
受之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散還秋則斷其息之
半大飢則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若干除以原數償府外見
米三千一百石進倉三間以儲之名社倉為自是不復收息每石

湘陰縣志

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遠山年民下乏倉時以
本辦上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淳熙八年奏於朝請行於司
倉時陸九淵在教令局見之嘆曰社會法最善而有司不復舉行
所以遠方無有知者固編入文志以垂後

朱子建安五夫社會記曰予推成周之制縣部各有委積以持凶
荒而隋唐所謂社會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
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散於州縣所恐不遇市井游惰輩至於游
山長谷力穡運輸之民則雖飢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
密使吏之遇事是法者視民之序而不肯發往往令其封騙進相
傳授差數十年不一皆有一旦甚不獲心然發後之則已化為得
埃壘填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喪氏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
有所改者豈不以是社不皆可任之人歟一聽其所為則恐其計

社以官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鈞校靡密上下相通其害又
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湘陰縣志

歷代良臣救荒法考補

熙寧兵起大旱趙州前民之木斃為吉門屬縣所被者
幾鄉民能自食有茂常康於官者後人清防備舉可保民仗治之
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
之羨粟書於籍者有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理其備乃縣民之孤
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一百餘人故事漢摩窮人常給粟
三千人而止公欲富人所給及僧道士食羨粟四萬八十餘石佐
其費使自十月朔入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受粟者男女共日而
人受二日之食凡城市郊野給粟之所五十有七處使各以便受
之取吏之不在賦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
糶時諸州皆榜衙路壁增未價并獨揭榜通衢令民有未增價以
糶于是未商糶湊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其價於民

湘陰縣志

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德民完城四千一
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皆富人糶
予之待熟官為責其價凡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
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為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
發瘡窮人盡三月官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使官公一以自
任不以累其屬民得免於轉死皆公之力焉

范克夫知慶州鎮軍滿路官無殺以賑之公欲發軍平封格粟麥
濟之州縣皆欲候奏請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
諸公但勿預吾軍獨坐罪存活甚多
時河北諸路水旱為災是官支撥款未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
流民經過每人支與米一斗小者支與米五升仍給在京難以住
泊令速往迎使曹無虞存活司馬元以為有損無益上疏曰聖王

之政使民安其上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為此之要在
於得人莫若詳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
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社斗斛令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
數少不能周備者預救上善是民各振賑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
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為矣若宗室有善積者官給印牌應其舉登
候豐熟官為收粟予以必信不可誰詰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
如此而飢民知有可生之路自不棄舊業浮遊外鄉居皆悅安則
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
幸勿安紳湖南賑濟榜文只用八字曰叔不者新剛糶者既朱于
回這是他才有才此八字做兩村使亂道口業德者益之因此處社
息不得

湘陰縣志

望祐開吳中大饑范仲淹領浙西乃縱號渡與條依日出無洲則
上諭諸守者以荒歲備賑可大興土木于是諸守工作盡新又新
會版吏舍日夜千夫監司勅奏杭州不師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
民公乃條奏云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若使工技備
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持技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甚矣
法既優而不害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民流京東者無數會富浙自新移者以方春
野有青菜乃出榜要路令饑民散人村擇所都豐裕者五州勸
民出粟得十五萬斛並以官廩通所在對之各因村坊擇寺廟及
公私廬舍十餘萬處散其人以便薪水老弱者康之又因山廬
為窟室以處流民山林河泊之利富民不得獨擅聽流民取以為
生分遣使傳諸各之聞官使即民聚處主其事與流民約三日一

文出納極詳請開官皆賦以謀仍書其券約他日為奉請受實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勞于當日王官皆感激為盡身比奉熱誠民將復業各以遠近給糧運歸其死者為大家室之有強壯場為樂年者募得萬人奉充諸軍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業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語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僅什名為救人之實救之富公立法簡便凡活五十餘萬人自是安輯流民多以青州為法

滕南知州淮南京米皆大飢公獨有米為備台城中富民約日法民日王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凡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設為序屋以待之民日語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救屋并寬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煎婦女汝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達工部即中王古按視之處全道米引絕棋布蕭然

湘陰縣志

管津古大為困上其事有詔褒之

文月傳知益州時未償賸賈房傳因就計城門一十八統減債額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未償遂減今案定年未償宜減宜增在人通變行之

嘉靖元年兵部侍郎唐書言南畿民饑殊甚考古法之可行於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宰戶不待坊社至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成謂不使番錄舉於一城以致四遠飢民聞風併集主者勢不能給致民相聚而死遂謂此法難行臣今總計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縣設粥十二所中縣減三之一小縣十之五諸所設粥處約日並舉凡以飢來者無論本處鄰境軍民老幼男女戶口多寡均粥給濟嘗死之人屢得蘇起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戶部請通行天下災區處所一體施行

十四年水旱頻仍給事中吳之鵬請於西北多方賑濟于東南大加節芻畧曰目所請勸者不在捕運而在新運不在存留而在起運何也查積運之損好補促欠首獲厚惠而善民供賦者不沾恩則何以示勸且以凶荒讓餉而乃免崇歲通負之慮民危在肩暇而乃讓往年可緩之征輸則何以周急乃若存留不逾國課之十分一二再官休軍需之類記可一日無改故非餉起運民未有不獲死者也

八年廣東會事林希元上荒政叢書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

湘陰縣志

考古畧補卷之二目錄

論周官考補

封國制考補二

封國制考補四

世祿考考補

東西南北地界考補自地山

封建不可復考補

明一統志考補

井邑清源考補

朝事義考補

魯用天子禮樂之失考補

五刑考補

湘陰縣志

不審即位考補

鄉飲酒禮考補

遠詩考補

諸葛集考補

沈寃錄考補

巡符朝聘之期考補

封國制考補一

封國制考補三

五服九服六服同考補

先王取五服考補

國城近郊遠郊制考補

王會解考補

尺度考補

朝聘制考補

明堂廟寢異制考補

天子四鄰考補

元年春王正月考補

耕籍禮考補

鄉飲酒燕射歌詩考補附書

兵家要書考補

簡閱操兵法考補

尺度考補

考古畧補卷之二

楚湯王文清九溪甫輯

論周官考補

張子曰學得周官他日有為那做得些官事

程子曰王者必奉天建官效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

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存其畧其治時尚得綱紀小

正後世官秩亂職業廢太平所以難致也

范氏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如網

在綱如衆絜領雖百世不可易也

呂氏大賤曰周禮直欲無一物不得其所其書無一言而非仁

朱子曰周禮乃周公運用天理惻然之書又曰有是事便立此

官只要不失其正且如女巫職掌宮中巫祝事凡宮中所祝皆在

湘陰縣志

此人便無後世巫蠱之患矣

封國之制考補一

長樂陳氏曰書言五種五器言列爵惟五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謂殷則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公羊謂春秋變周故殷合伯子男皆稱子蓋其然哉夫列爵惟三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至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九地莫非其上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敬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責有所守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少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古者天子之地每日月諸侯之地每雷震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為兼附庸明矣鄭氏以入司徒之所言者為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以附庸二十四此說非也既曰侯附庸九同魯侯爵也豈不得有附庸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謂錫之也

湘陰縣志

封國之制考補二

徐氏曰諸侯有功天子錫之以邦城之內為社稷臣八州之中二百一十國之外取諸國田以祿附庸故諸侯得以兼統之而食其賦然亦得以專臣也周制凡諸侯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凡國皆有也侯伯子男之國自附庸九同至三同其序不可亂矣唯上公無附庸以其位尊而勢極也周公有大勳受上公之地為方五百里侯明堂位言封於曲阜者合七百里有之四等之附庸為方百里者二十四蓋異恩也周以伯禽為東藩錫之土田附庸蓋法所不當有錫之而後受也春秋附庸之國獨魯為可致凡將祁茅許祭則周之子別封也魯之國也則魯之所屬亦廣矣中季以來如二邾者皆有功於王室賜命

湘陰縣志

為列國與盟會專征伐而魯地亦已削弱矣方其盛也邾人滅須句魯以附魯之故伐邾取之君子善其能保小恤寡及其衰也季氏專魯動兵於邾城之中而伐須臾社稷之危矣先王以大字小之意矣然而附庸之始封也皆出於天子之命諸侯不得擅封也此則既派許叔者許東橋一則出於鄭伯之命紀季入魯於繼則出於齊侯之命而不請於天子矣又其甚也其甚甚而私授屬之宗盟齊人請鄭宋人請滕一則其更賦以自封殖由是觀之列為十二併為七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久矣大司徒侯附庸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一同百里註云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為公為四百里之上同得進為五百里也言同者謂積眾眾附庸而滿同也公無附庸魯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如二十四附庸七百里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共二十四

封國之制考補三

陳氏禮書曰夏之五服甸侯要荒而甸即王畿之地也國語曰邦內甸服又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千里之內曰甸甸至綏九三服服五百里而五百里則為方三千里矣周之六服侯甸男采衛要而侯即王畿外之地也自侯至衛凡五百里則方二千五百里矣方二千五百里與王畿千里則為三千五百里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北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而禹貢東漸於海而被於流沙朔南聲教訖於四海則為方三千里可知矣書曰粥成五服至於五千蓋兼要荒言之也周公斥大中國不過五百里而已蓋自三千里而開方之三三而九為方千里者九自三千五百里而開方之五五二十五又為方百里者二十五九川之大界不過如此

湘陰縣志

按名山大川皆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貢賦九州川浸山藪各有職方不屬諸侯之版春秋諸侯或擅之齊幹山海晉私郤昭宋有孟諸楚有雲夢皆不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穿不係郵沙麓不係晉綠陵不係杞楚兵不係衛蓋則天子之守地也先王有不盼之地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與民共利也

天子治名山大川之吏即周官山虞澤虞川衡材衛是也

封國之制考補四

陳氏又曰王制言凡四海之內九州八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職內凡九十三國然後總之以九州十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指侯之附庸不與則一代之禮也康成以此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為殷禮以下文天子之爵內九十三國為夏禮或云天子之地或曰甸或曰畿或曰圻或曰縣或曰采而後世猶有爵官之稱孰謂雙獨施於殷周而燦獨施於夏乎

湘陰縣志

馬氏曰自唐至周雖其治亂之不同而其土地之廣狹斷長補短其大畧皆方三千里而未之或易也三三為九則其為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天子之爵內餘八各立一川而州方千里也

五服九服六服同考補

曰禹貢五服各服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 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而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而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面而數之則數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制為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侯服周之男采即禹甸服周之衛蠻即禹要衛周之鎮夷即禹荒服大率二畿而當一服而周人領服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職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則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則矣且禹貢五服而且周人必加以藩服五百里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兼禹貢既以五服又曰東於海而於流沙朔而暨解教於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十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風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為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詳考制度無不相合求之史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為加弼萬里周斤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為圖以釋之皆考古未精耳然尚書周禮又有六服之說六服一朝之文何也蓋王巡狩及於六服六服之外夷鎮服即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鎮言九州之內則不及藩服明矣如此不特見二畿當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今則而為圖則周之王畿有鄉遂稍衛都即禹之甸服納總移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甸服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二百里

湘陰縣志

湘陰縣志

琴之地周之夷服即禹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九州之外也

世祿考補

考古之外諸侯自唐虞以來歷千餘年世守其國世有其民其新朝所封不流數十國耳然初必蒲姑滅而後齊可封奄滅而後魯可封唐滅而後晉可封其滅者其有罪者也不然舊國無罪而亡先王且有興滅繼絕之典何嘗利其土地人民而泯弱暴寡乎若外無可封之地即文之四友武之十亂亦止於畿內按之米邑周初周召畢榮皆畿內也其後周召別建國而米邑猶世康叔封衛而康邑不改凡祭苜榮外無國而其邑則世皆及其功而差次之其世乎邑者賢德才能任以公卿大夫士之位大則如康叔為司徒明季為司空小則如滕叔為卜正其後若華則公師尹凡以官舉皆任職者也若仍叔之子武氏之子未嘗任職無官可稱有使令之事則亦及胡傅識為世官施及童稚誤也蓋畿內九十

湘陰縣志

餘國皆為世祿在職者止六卿二十七大夫耳豈必人人而官之乎至上士以下則並不世祿矣諸侯之卿大夫雖不世然如齊之高固則皆世邑於王世其祿亦世其職魯之季氏受費藏氏受防亦世有其邑而季文子之父無遠藏文仲之父伯瓶皆未嘗為大夫則世其祿而不世官亦與天子之世祿法等也其後魯三家晉六卿由世祿而變為世官周之末失使然非古矣

先王取五服考補

傳祭公謀父之言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服密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制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子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主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成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動民於遠而遠無不服

湘陰縣志

自恒山至南河至北不盡恒山考補

此言地望之界當為千里之外日來一節傳文 千里而近者朝貢常數千里而遠者朝貢常疏此分服治內之法也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四夷此分服治外之法也夫治內詳則諸侯賓服而朝廷尊治外略則四夷來王而百姓寧先王順天下之勢而御之非若後世之忽近勤遠而卒耗海來也

應氏曰海有四獨舉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徽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為限者則百越未盡開也河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繁帶周遠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表而東南覺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云不盡而禹貢乃期東浙西被朔南咸暨者蓋特聲教所及非貢賦所限也

國城近郊遠郊之制考 采孔疏

湘陰縣志

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外仍有二十里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是殷制若周制則畿內千里百里為郊諸侯之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天子諸侯皆近郊半遠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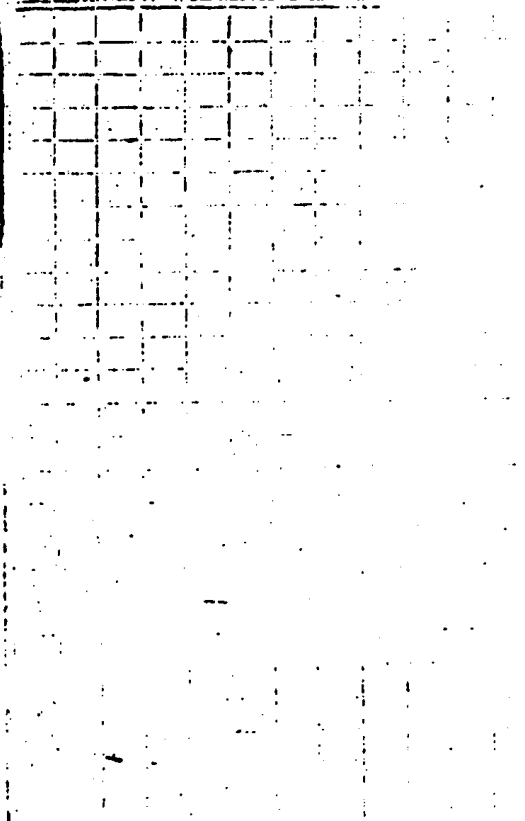
封建不可復考補

封建道雖無弊而其勢有所必趨郡縣法雖非良而其勢不容不變善乎程子之言曰秦法雖不善亦有不可改者置侯置守是也又曰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耳郡縣非能亡秦秦自亡耳以封建果何負於周郡縣亦何損於秦哉黃石齋曰苟可以舉三代之治則雖郡縣猶與苟無以自振於秦漢之君則雖封建猶敵誠能審勢以宜民因時以圖業居即購之朝而奮然有志於三五之風則分藩之典亦後世之盡疆授土也朝覲之禮亦後世之聘問往來也習否無降亦後世之賞罰刑威也夫牙相制亦後世之大小相恤也安見今之郡縣非即古之封建乎則封建固不可復而亦不必復矣

湘陰縣志

其名古黃之乘或通者數是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
 比周比周者其華若于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
 人管牛者其管路人大竹路人字方長沙並而美其西魚復鼓鐘
 鐘牛其色青而有黃其餘皆可也
 清按周禮鑿閭夷貉之隸天子皆得役屬之其用夏變夷之化
 遠矣此篇所陳豈有侈大之說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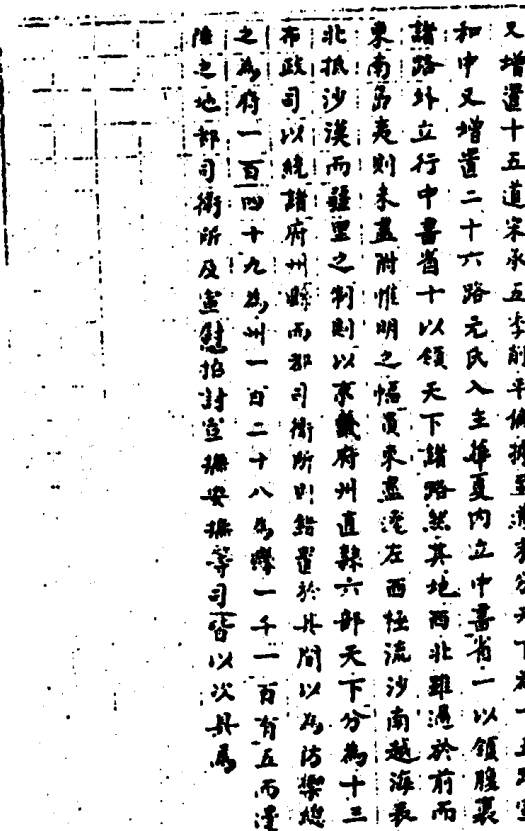
湘陰縣志



明一統志考補

序曰自古帝王御世者必一統天下而後為威儀農以上疆理之
 制世遠莫之詳矣其見諸諸籍者謂黃帝蓋野分州得百里之國
 萬區帝嘗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免遠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
 為平治水土更制九州列五服為維唐虞之盛塗山之會玉帛為
 國而四百年進相兼并遠商受命其能存者纔三十餘國亦為九
 州分統天下及周克商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至成王時
 仍曰九州厥後諸侯相吞列國既盡漢至取國之下分而為七
 秦併六國罷侯置守分天下為四十四郡漢因秦制加置郡國武帝
 攘邊開越四履補廣分天下為十三州郡皆置刺史既而三國鼎
 峙至晉始合為一置州九十有九未幾南北分裂至隋復置為一
 置廢郡為州唐承隋後置州愈多貞觀初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中
 又增置十五道宋承五季割平偏據至道末分天下為十五路宣
 和中又增置二十六路元氏入主華夏內立中書省一以領腹裏
 諸路外立行中書省十以領天下諸路然其地西北雖過於前而
 東南易夷則未盡附惟明之幅員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
 北抵沙漠而疆土之制則以不兼府州直隸六部天下分為十三
 布政司以統諸府州縣而都司衛所則錯置於其間以為防禦總
 之為府一百四十九為州一百二十八為縣一千一百有五而邊
 陲之地都司衛所及宣慰使司都督府等司皆以次其焉

湘陰縣志



八度考補

周法布指如寸布手知尺引射知每以一指之廣為一肘而手之廣為一尺引伸兩手為一尋古之指步皆起於車周車廣六尺六寸故以六尺六寸為步秦車六尺亦以六尺為步漢車六尺四寸亦以六尺四寸為步步廣則數少步狹則數多故夏之五十畝於商則為七十畝於周為百畝於漢為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秦邑謂商尺得夏九寸周尺得商八寸故王制曰古者百畝當公田百四十六畝有奇可見古步之大而之候綏二畝在周為侯甸男三畝為之要龍二畝在周為采衛蠻三畝為之丘服相距凡五十里而地不加少周之六服相距七十里而地不加多雖於夏五十畝周百畝之數未必悉合亦可見夏尺之大於周而非五十畝百畝之地有多少也考家書日知錄皆謂夏商尺大而周為小

湘陰縣志

通考載晉荀勗校大崇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焉乃依周尺鑄銅律呂以量古器尺寸無差校魏家玉律鐘磬聲韻皆與荀律合是漢尺與周尺畧同至後漢及魏乃尺長四分有餘其後宋齊梁陳不過差大幾分至北魏孝文帝詔改長尺大踰頌之天下比前尺大二寸有餘而其尺始大矣隋開皇定字尺分寸小增及唐開元時數以十寸為春尺惟魏律冠冕湯藥用之此外公私一切俱用大尺比秦尺每尺加三寸則比隋更大矣蓋夏之尺最大商次之周最小漢同於周後漢以來漸大而宋莊北魏尺隋始大至唐更大傳至明而大極矣後世之尺既大而古之以百步為畝者又改用二百四十步為畝此畝之所以益大也

井邑清油考補

華氏曰司秩言井邑是入言清油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清油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大百夫言鄉言井邑則定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清油則鄉之水利亦如之五文見義兩

後漢王氏曰為盡力清油清油清距川遠人五清五涂之制因乎古也以水佐耕者鹽播人等之以水佐守首周司階掌之自鄉遂之法他子如為田油而喪田者以為慈子產作封油而伍田時以為榜晉欲使齊盡東其故而或重是則其而兩周乎東西之流至商鞅製汗陌呂政決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

湘陰縣志

田壞而或為入邦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陳氏曰里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如方里而井共也分服之里以表計如二十五家為里是也分田計田之多寡以為賦祿之制分服計道之遠近以為朝貢之節

巡狩朝聘之期考補

五年一巡狩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守矣歲星一周也至周諸侯之朝期則自天下巡守之明年起數與歲編存三歲編類例同謂巡守之明年歲侯服見二歲甸服見三歲男服見四歲采服見五歲衛服見所謂五年一朝也六歲當要服見而要服為天子者所不治故周雖言六服承德而後惟言六年五服一朝不云六服皆朝又明年大夫聘又朝之明年大夫小聘又明年卿來大聘則十二年中君親大夫聘四大夫小聘六所謂朝聘以時者如此朱子曰雖早然一往一來禮無下答故諸侯分年入覲天子巡守以答之也

湘陰縣志

朝聘之制考補

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見率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一服到覲宗遇之歲也又曰諸侯拜交歲相問也歲相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與行人之制蓋周衰損蓋之禮也左氏文十五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衰之伯不煩諸侯今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與行人之制不同而與王制若相相似故先儒皆以為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書周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於是十二年八聘

湘陰縣志

四朝再會一盟之說與周禮及禮家所傳皆不同鄭氏曰此不知何代之禮又無所出不從其義左氏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三十有五或得拜交世朝之義或周文衰五歲而朝之制然皆非三代歲時朝王之禮也王道絕矣
江氏元寬曰社稷謂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何休謂合古五年一朝之義皆非是周制諸侯之拜交但曰世相朝也安得以五年為合禮乎

朝事義考補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禮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故朝聘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纆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寬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薄藩尺有二寸摺大圭圭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纆十有再就貳車十有武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異同姓所以別親疎內外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爵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北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湘陰縣志



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真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春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內相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大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社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備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修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諸侯附於德服於美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

以震威之高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政之法也

湘陰縣志



明堂廟寢異制考補

禮經雖闕然於觀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名制不見有異特其廣狹階級有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廟於路寢其階位也廷斧衣牖周南階則戶牖間也西序東階東序西階則東西序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西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凡則堂庑也東堂西堂則東西階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俛則與士喪禮頌宮曰廟舍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

寢廟與明堂同制之說蓋因明堂記太廟天子明堂一語而誤蓋知明堂位與考工所記明堂之制度非出舊典不可信也

湘陰縣志

魯用天子禮樂之失考補

程子曰王介甫謂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慮其為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

張氏純曰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神之借始於周書卜辭見郊之借始於傳且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等大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固語皆不見公羊傳言魯郊非禮也左傳取仲對隱公羽數何不舉賜八佾之說以對臯魚之盟祝鮀舉魯衛所賜杜詳何於最大者反不及之子家駒對昭公何故明言皆借天子禮周公聞來聘何以辭昌歌形盛衰式子來聘何以辭還露形弓可見魯借尚未甚久識者皆疑怪進謝而魯人曾無送土賜以自解者呂覽載魯惠公使寧讓請郊廟大禮王使史角止之是魯自借耳至史克作頌以如為夸而故似之說遂至今矣

湘陰縣志

天子四鄰考補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敵後曰坐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敵可志而不志責之坐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背視卿其存視父國之君也

湘陰縣志

五刑考補

賦文仲言於僖公曰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為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鑕字舊作刑其次用以威民也政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詳市朝

元年春王正月解考補

何氏休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溥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元之大本也

不書即位解考補

孔疏言王正月者王者華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觀聽三代正朔不同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

湘陰縣志

必連月故王歲春下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特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服告朔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元年春月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位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月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公自不即位也莊閔傳元年皆書春王正月亦與此同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正月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故首未得朝正故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而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前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後前半年後故入年即稱元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緣歲頒於諸侯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王也公羊以為文王

非也 又曰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傳不書即位義亦然也舊說雷服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脩經乃不書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遠喪繼位者每所并止月必改元正位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季位以讓桓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皆繼居君位皆有故而不修即位之禮或諱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

湖陰縣志



耕籍禮考補

仲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華茲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祀太陽瘳憤盈土氣寒發農祥農正日月底于天虛土乃勝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殺以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百官以命我司事曰昨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後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司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督告以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樂人薦鬯旅人薦醴王禘於嘗禋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嗚夫農且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壟一畝三之庶民終于千畝其後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飲太牢班以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督餼音官以當風土康子藉來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稱誠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滂土不備聲辟在司冠乃命其旅曰物行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玉則大狗獲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鑄不解于時時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于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徂則有威守則有財而和于民矣

湖陰縣志



鄉飲酒法考補

鄉飲酒之禮一則鄉大夫實贊能而飲二則鄉大夫詢民習射而飲三則州長習射而飲四則黨正蜡祭而飲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為主人州則一年春秋兩飲州長為主人黨則一年十二月一飲黨正為主人其止齒位者乃黨且蜡祭之禮與鄉州飲射無涉鄉州只是實贊能而已 教氏曰牲用狗者鄉飲與燕類也

鄉大夫貢士於君鄉貢一人而已其介與眾賓但輔賓行鄉飲酒之禮待後年貢之按射義注云諸侯歲獻貢士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鄉送一人其送數及公邑采地之數皆與鄉數同而不言者蓋總校德之大小以貢之數取鄉外仍准鄉數為定也

湘陰縣志

鄉飲酒燕射歌詩考補

升歌三終者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一終也笙入三終者謂樂南陔白華華黍以笙吹此詩為樂一篇一終也周歌三終者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為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采芣為二終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周者謂一歌則一吹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鶴鳴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此教詩乃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也按小序鹿鳴燕享臣嘉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君遠使臣也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南有嘉魚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樂得賢為太平之基也南陔孝子相戒以孝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

湘陰縣志

恭時和年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仰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關雎言后妃之志鶴鳴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夫人不失職采蘋言鄉大夫妻能修其法度也

饗賓樂凡三闋

賓入門懸與升堂而樂闋一也賓飲畢樂闋二也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三也

遺詩考補

國語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大戴禮驪駒在門僕夫其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同書馬之刑矣懲之奈矣馬亦不剛驪亦不柔志氣廉潔取子不

徒國子賦

禮記禮首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其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美

處御子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舉

左傳田獵仲賦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飲往畏我朋友

左傳我之懷矣自貽伊憂

左傳使河之清人壽幾何北云詢多職純作羅孫子

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寔成歌

左傳雖有綠麻無素管則雖有姬姜無素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湘陰縣志

左傳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請事未令集人未定

左傳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

左傳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左傳趙衰賦河水

左傳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國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家語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善必報其德

呂覽無過孔門

論語素以爲綢兮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漢書九變復育知言之遠

禮記坊記相彼盩眱且尚防惡之

管子墨以爲明狐狸而營

莊子青之參生於陵阪生不布花死何舍珠

尚書大傳丹張辟雍雉鷄相從八風回曰鳳凰兮

投壺篇云凡推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禮首鶴巢采芣采芣

伐檀白駒騶虞也

湘陰縣志

遺補

宋公賦新宮

禮起以采芣

管子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札之故民乎流亡

禮記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

兵家要畧考補

兵法八無敵管子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 聚財 論玉 制器 選士 政教 服習 備知天下 明於機數

六地形孫子 有通者彼我皆可來往 有挂者可往難返 有夫者彼我出皆不利 有險者我先居必盈之以待敵敵先居盈弗從也 有險者我先居必在高陽以待 有遠者皆均難以抗戰戰而不利

兵九地 散地 諸侯自戰其地 輕地 入人之地 不深 爭地 我亦利 彼得亦利 交地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 衝地 諸侯之地

三屬先至得天下之眾 重地 入人之地 深背城邑多者 死地 山林險阻 沮澤難行之道 圍地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 死地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

湘陰縣志

九變之利 合軍聚眾地無舍 衝地 合交絕地 無留 圍地 則謀 死地 則戰 逆有所不由 軍有所不擊 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爭 君命有所不受

守戰九變 大者 親成項墓之所在 田宅富厚足吾 州黨與宗族足懷樂 上之教訓習俗慈愛於民厚無所往得之 山林

澤谷之利足生 地形險阻易守難攻 刑嚴而可畏賞明而可勸 有深遠於敵人 有厚功於上

兵五法 度固地形勢而度之 量量其進退 數知道近人數 稱稱量人已孰勝 勝可勝而後進

五事 天道之政令 天得天之時 地得地之利 將將得其人 法兵有其法

四治 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比治氣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比治

心 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 無邀正正之謀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

三權孫臏云馬有上中下是兵之有三權也得之多於棄也 以君下駒與彼上駒 取君上駒與彼中駒 取君中駒與彼下駒 四機吳子 氣機作士卒之氣 地機用險要而用機 事機同事而用機 力機用器械兵騎有餘力以用機

五危孫子云此五者將之過也 必死可殺 必生可勝 忽疾可悔 廉潔可辱 愛民可煩

兵三官管子 鼓所以作 金所以退 旗所以立 五教形色之旗以教目 號令之數以教耳 進退之度以教足

長短之利以教身 賞罰之議以教心 五習武侯令 目習見旌旗之號 耳習聞金鼓之聲 心習會

湘陰縣志

教令之事 手習習五兵之器 足習習赴引之利 澤夜三警司馬法 皆四通為大警夜半三通為晨戒 旦明五通為發警

大攻五孫子 大人 火積 火樞 火庫 火隧 知勝五道孫子 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 賊軍寡之用者勝

上下同政者勝 以虞待不虞者勝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不下而戰者八吳子 疾風大寒早與濟兵冰不憚數難 盛夏

是與行馳騁湯務於取遠 師以無糧怨怒難止 糧盡陰雨欲 擊甲而息 將傳史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 陣未定舍未畢行

反陣險半隱半出 不占而避者六 地廣人眾 天下患流 實信刑察 任賢使

能 徒眾兵精 強大助投亦吳子

四 輕二重一信 地輕馬明知險陽 馬輕車易林以時 車輕

人骨鋼有餘 人輕戰鋒銳甲堅 進有重賞 退有重刑 行

之以信亦吳子 兵法四利諸葛亮兵法 山林之戰不仰其高 水上之戰不逆

其流 草上之戰不涉其深 平地之戰不逆其虛 五行之符六韜夜半輕騎至敵壘漏持律管大呼驚之 角聲應

管當以白虎微聲應管當以玄武 商聲應管當以朱雀 羽

聲應管當以勾陳 五管聲盡不應者官也當以青龍 二急務 守邊備塞 勸農力本

備邊五要 邊備策 文五之溝漸車之水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此 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

平原廣澤 逆衍相屬此車騎之地兵十不當一 堆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

草木蒙籠枝葉蔚茂此矛楯之地長戟二不當一 窮崇險隘阻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

中國長技五 平原易地輕車突騎一也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二也 堅甲利刃游弩往來三也 材官騎發矢 道河的四也

下馬地關制戰相接五也亦邊策 外國長技三 上下山坡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險道傾

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 風雨龍帶飢渴不因中國之人 弗與也亦邊策

三表實蹟 玩 愛人之狀 好人之技 信為大據 五耳 賜之威服車乘以壞其目 賜之盛食味以壞其口

湘陰縣志

賜之有樂婦人以壞其耳 賜之高堂選字唐屏奴婢以壞其腹

於未降者上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 嚴尤三策 周室王時保抗內侵命將出征盡境而後為中策

漢武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建禍結三十餘里中國罷弊為下策 奉皇輕民力募長城中國內竭謂無策

備邊六失 陸贄論 措置亦方 課責虧度 討匪於兵眾 力

分於將多 思生於不均 機失於道判 川秦市馬二 一戰馬生於西邊 一羈縻馬生於西南諸蠻

馬射六事 威景畧說 順駭直射 背射 盤馬射 射視 野 戰 輪斧

補遺

諸葛集二十四篇出蜀志 關所 作收 南征 北出 計算
訓屬 綠叢 上下雜言 上下貴和 兵要 傳運 與孫
權書 與諸葛瑾書 與孟達書 廢李平 法檢上下 科命
上下 軍令上中下

湘陰縣志



簡閱錄兵法考補

古法曰三官不膠五教不亂是謂能軍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
目耳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號令之數教足知進退
之度教手知長短之安教心知背背之川丘者用習是取勝之治
車也

蔡氏畧曰大概兵士宜令屢經戰陣屢立戰功將官親自運用就
令訓練督戰則情義孚而恩威積若善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頗
戰者又一人則選練必不用心而兵將亦不相識未有不敗者此
向來之宿痼練兵之法有五曰練膽二曰練藝三曰練陣四曰
練地五曰練時

湘陰縣志



敵而忘之是之謂有所畏聯屬隊伍有法譬如敵擊吾左恃右心
投敵擊吾右恃左心投敵擊前後首尾互救氣勢常壯敢於戰
是之謂有所恃

練藝者軍中實技惟楊家長槍李家短鎗與聞之牌靶處之獲苑
五兵相術可以必勝焉銳乃今日利器自非有短兵相接則亦有
恃而窮刀鎗藤牌最利禦敵副總等官宜督同教師勸兵分習務
期精熟其習花鎗花刀無益實用者一概勿取

練陣者今之兵知合而不知分不論軍寡俱團作一堆前者遇敵
後不能應法云陣設疎密各行陣間須縱橫皆有連卷可以馳
馬整齊行伍前視心後視背左右視兩角如孫子教吳婦人法而
又習壘陣法番林進上否則密陣而戰反疎矣又今之兵知進而
不知退退非大進散回之謂乃逐隊抽代之謂也若收兵無法則

為敵所乘我兵見敵屯來紛亂而不能整此二者歷來之大變也
其他全駐練耳雖練練目坐則作擊則練手足之類乃常法也亦
須慣習則進退有度可維而不可亂

陣地者古之陣法有方有圓有 有橫有直皆因地而異用若但
於武場中操演而已則過敵交戰之地安得廣平方正亦如武場
者予善將兵者過山即習登躡之法過水即習涉行之法過街衢
即習巷戰之法過林麓即習埋伏攔伏之法過田塍即習分行合
部之法地之近者令軍士分推識認地之遠者置辦專畫圖哨探
務使水陸險要人人不迷

練時者時有寒暑晝夜雨晴風雲須令兵士平日習慣重任進行
之態不論操演調發行止宿食兵不得離隊隊不得離哨哨不得
離營則是無時而不練習慣於平時則臨陣無寒暑皆能耐之

湖陰縣志

矣不但可以耐時亦定心志壯筋骨長氣力大有益於軍士若八
陣圍六花陣之類乃是營法分派隊伍之規規模古人之精粗也
臨敵制勝不在於此何也營自營陣自陣戰自戰營也者止之陣
也陣也者行之陣也臨敵時須以營陣中人逐隊調發交戰通用
變化全在此心若依古圖不可行也今之將官非觀古陣法而自
作聰明則泥古陣法而以此敵實安在具能制勝也凡將官平日
練兵須令營營須照臨陣一觀其陣也即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
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一得一件之利若武場中所演者通是
虛套與臨陣之法今營營無一相合則耳目生疎雖操千百年何
用哉凡兵之勝負不在眾寡而惟係於精練節與制分何如且
如領兵三千分為三支每支九百人張角之勢當以一支當敵
二支治力也更香而進密敵者為正專司或殺治力者為奇專司

接獲另以三百人行哨投伏寇難德蕩吾以家而擊之有不勝哉
向來戰時常有命而無分以至敗軍不可不戒此臨陣進兵之分
也

湖陰縣志

洗冤錄序考補

獄事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蓋死生出入之機與直枉屈伸之機括于是乎決法中所以通差令佐理務者謹之至也平東州縣悉以委之初官付之右選更歷未深驟然嘗試重以伴作之欺偽吏胥之姦巧虛幻變化茫不可詰縱有敏者一心兩目亦無所用其智而況遠望而拂視掩鼻而不屑者哉慈西叨臬寄他無寸長獨於獄案審之又審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若灼然知其為欺則亟與駁下或疑信未決則反復深思惟恐率然而下死者虛被汚澆每念獄情之失多起於發端之差定驗之誤皆原於歷事之淺遠博采近世所傳諸書自內恕一作錄以下凡數家會而粹之釐而正之增以己見總為一編名曰洗冤集錄刊於湖南憲治界我同寅使得參驗互考如醫師討論古法脉絡

湘陰縣志



湘陰縣志



表裏先已洞徹一旦按此以施賦發無不中則其洗冤澤物當與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矣
檢視特第一當求其互見狀讀洗冤錄特亦第一當詳其有互見狀齊襄公陸車傷足無知狀之是跌趾與刃傷互見楚王自到五侯爭製其體是食氣味斷與夫解互見霍顯使乳醫訖許后產與喜互見也賈似道食腦于目裁鄒虎臣以推斃之毒與傷互見也射禮死二種人自經周人射之三發斬之口鼻灰坡耳後八字尖刃痕項內齊截互見也諸如此者未可悉數則所安辨其生前乎死後乎致命乎不致命乎奸人之制每在乘間恨人之挺多有如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克斯類也慎斯術也其庶幾乎
諸法頗詳於毒毒者不可測度之刃也為類且多而又是非非似是又是可為非非可為是于是乎詳備病其累耳

雷震虎咬等此何與人事而亦入洗冤之列乎日為詔獄所及者當有驗其真非訟獄所及者宜有以防其偽夫雷震且為偽亦惡乎不傷君子蓋較惡焉

是曰非死者冤非曰是生者冤亦或生死都冤亦未有死冤而生不冤生冤而死不冤者惟李代充推羅也然則洗之若何曰敏曰詳曰明曰慎曰斷若夫脫畧以為敬問內以高詳許察以為明選疑以為慎剛復以為斷而更益之模稜姑息以為慈詳慎弟之道冤之所以難洗也夫

考古畧補卷之三目錄

夏小正考補
月從星畧考補
天步正原考補
高貢諸水源流考補
治河法畧考補
治河總畧考補

天文賦考補
歷法總畧考補
潮汐畧考補
歷代輿水利法考補
二賈治河策畧考補

湘陰縣志

考古畧補卷之三

夏小正考補

夏小正一書古奧而質確乃四民要書授特者亟宜考定其書與王居明堂禮呂氏月令淮南子特則訓唐月令皆大同小異要不如此書之質而奧也故錄之

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

正月啓蟄屬北鄉北鄉即北極星也雉震鳴雉鳴也古魚陟負冰陟負冰也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初歲祭也未始用暢暢也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均田也獮祭魚獮祭魚也鷹則為鳩鷹則為鳩也農及雲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參中斗柄也在下在下也玄柳玄柳也梯梯也梅梅也杏杏也杷杷也桃桃也則華則華也也也綏綏也編編也也也古古也雞雞也桴桴也粥粥也

湘陰縣志

傳音後文

傳曰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屬北鄉先言屬而後言鄉者何也見屬而後數其鄉也屬北鄉者何也鄉其居也屬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爾生且長焉爾也九月遷鴻屬遷鴻屬也遷將先言遷而後言鴻屬何也見遷而後數之則鴻屬也何不謂而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而鄉記鴻屬之遷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心當小正之遷者也雉震鳴震也者鳴也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鳴相識識以雷無陰負水陟升也履水云者言耕蟄也農緯厥耒緯耒也東其耒云爾者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其國有見其國也者國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

湘陰縣志

後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米必於南風解水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滌滌也者變也變而凍也凍而滌也滌而澤也澤而上也田鼠出田鼠者

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懸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象中之也柳種柳也者發乎也梅杏把桃則華把桃山桃也

二月佳授泰禪禪音聲初授羔助厥母粥給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頭禪音聲榮重音聲采榮昆音聲小茲音聲抵音聲其音聲米降音聲燕乃音聲歸音聲非音聲別音聲禪音聲有音聲寓音聲舍音聲庚音聲榮音聲苦音聲時音聲有音聲見音聲梯音聲始音聲收音聲

湘陰縣志

是也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聖神之時也始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下歲母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特大合米也祭頭祭不必記記頭何也頭之至有時美物也頭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董采榮董采也音聲紫田胡由胡者紫母也紫方物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振

三月參則伏攝泰委楊輝羊較則鳴穀音頤水米誠妻子始蠶執

傳曰三月參則伏者非亡音聲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攝而記之息桑也妻一作楊楊則花而後記之輝羊羊相連之特其類輝輝然記變爾或曰輝狀也故丁較則鳴穀天蟻也音聲頤水頤水首音聲分冰以授大夫也

日夏為是謂周月以紀于政

天文賦考補

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大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眾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列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地法也九萬二千餘里二十八宿為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上之封圻中衝外衝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遠而同歸又有北斗杓揚龍角魁杓參宿天有北辰眾星環拱大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嚴嚴俯臨於帝座離宮奕奕接於天津列長垣之北增啟閭闔之重闕文昌拜大將大理因貴人奉階平而君臣穆穆指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為做客房為駒馬天王對於攝提星極臨於宮

湘陰縣志

者左角右角兩曜之所巡行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燕息太子承宗社宗人宗正內外傳叙於邦家市博市垣貨物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雲道潛匿騰蛇伏藏致瓜厄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筆道而倘祥開雷霆之隱隱聽祀鼓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壘之庫所以備非常西宮則天潢成池五車三柱奎為封豕參為白虎胃為天倉星為眾星先頓之北宰制乎坎方天畢之陰蓄洩其雷而大陵積尸之廟殺祭禳九之部伍蘇蘇之地出入於範圍萬億之資填積於倉庫南宮則黃龍賦家朱鳥成刑五帝之座三光之庭傷成於鐵鍊成於銷禍成於奔德震於衝軌法音廷尉之列大夫之家小敵者儲君之位處士之原天弘是而張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山之艾鶴火通其州七澤之國莫於焉其精而河北河常關於是乎增城在轄古路道方於是乎教

學乃有金之散漢水之精液法渭水之德怡樂昆池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潮汐鐵女之室漢家之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嘗觀日也嘗舉勝之長人居之學天雖悅鳴靈鳥蓋踐扶桑臨於大海若木臨於昆侖人平太家所以司其出入而至於所以節其寒溫龍山柳燭不能擬其光景今又衆杖無以方其駭奔月也昔羣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正后妃之事方諧對而明水沃重暈布而暹風駛繞星蚌蛤則虜騎先侵通關麒麟則時虎潛值五星者本為重華即康大為勞德德居戊巳斯為土德太白主西辰星在北比參右肩之黃如奎大星之黑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縮則軍旅下復原則工使不舉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虞鎮否之而有福比眾星之步署而七政之馳驅也

湘陰縣志

月從星考補

朱子曰二十八宿環遠日月行進之側故月行心經歷之經於其
則多風歷於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濕
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按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
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今日好曰從乃假設以論人事耳
某月為陰氣之宗風雨二者皆主於陽而成於陰故其氣與月相
感記曰天東陽垂日星地重陰藏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
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
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
上播於四時之間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
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
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
乎陰陽者故日月以為量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
以涵陰之孕蓋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既經緯日星以作四
時寒燠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羣陰記禮者之言正與洪
範相表裏也

湘陰縣志

歷法總考補

考千年以來歷法影矣方氏素履約而疏之則以漸而滿也蓋自
三代歷無定法開餘乘次而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
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
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遠速之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
以月食衝陰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象歷始悟以
朔望及弦皆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
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
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遠速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
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始用定朔又四十
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蔀紀元首分度不齊始總法用
造朔以避晦辰月見又六十二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
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
有異刻特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
除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紀七十改其刻法者十有三
家至是又百七十四年郭守敬始造授時歷而擇驗為獨精矣

湘陰縣志

天步正原考補

天文之學舊矣然中國業之者每不若而學之者竟故辭儀甫曰今泰西之法更精蓋有數種中土莫及焉一曰經星度差由於實道赤道二極不同心星繫赤道而執黃道之端次以半合故自洛下閩以及郭守敬諸名家測驗無符者一曰宮分今古不同由於黃赤交道而行自有書契來春分日經南中漸西至進賢入至左執法於是執一定之說遂至質瓶等十二宮皆差八度有奇一曰月將之差由於節氣二者皆太陽行度也準有節氣已到而月將未到者乎一曰節氣之差由於均分平年太陽行度之有氣縮定期於交氣皆用之過宮之行第二十四年除可盡乎一曰推步不同中歷止於勾陳到圓而西分正弦餘弦切線到線等八法二者其類不同粗細亦分焉能一一符合一曰測景不同中歷測於二

湘陰縣志

至西法獨重二分太陽本輪既殊亦黃交極各異且清蒙差多焉能不在不爽一為交食分數日食本於月影月影本於地影即如大都之東近海清蒙差多而遠海清蒙差少非一日之贏縮月之遲疾可無遺策也一為五運緯度經度如二儀之朔望緯度如二儀之交蝕即如太陰紀第太陰紀上之類每九年一次十二月多然此天地之情也偶爾目力所及情陰互異豈遂得正耶天道十年一變實無時不變也今大統本於授時本於大明十二百年於此與焉得無差而西歷於萬曆癸丑方經改定業種及長尚多測政其疎密可知也至於五星則日張氏至今千餘年人未聞及測候不合委之失行何以西歷推其經緯更正於日月耶故曰今之法審於古也

朝夕考補

古之論朝夕者多夫之怪誕或近是而未盡其理夫惟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承水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于至己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通乎晝自午至亥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乘日東降如鹿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日皆臨午焉又日行逐月行逐以運應逐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會朔故月朔之夜潮月亦臨子月朔之晝日亦臨午焉且晝

湘陰縣志

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而漸遲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遲差而入於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未三日未時四日未未五日申時六日申未七日酉時八日酉未也至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而漸遲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遲復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未三日未時四日未未五日寅時六日寅未七日卯時八日卯未也以時有交變氣有出乘而漸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大小雷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感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感故潮之各獨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較取皮而懸之潮水至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之自然與

高貢諸水源流總考補

高貢九州之地已據地理今釋而輯為一篇矣今復據今釋水道而輯高貢諸水之源流為一篇俾學者便於考索云

衡水考衡水清漳水出今山西太原府樂平縣西南古嶽水經注所謂少山大壩谷也東南流至河南漳德府涉縣交漳口會濁漳水又東北流入直隸界至廣平縣分二支一支東行入衛河一支為經流東北行經山東邱縣界後分二支一支北行入大陸澤一支為經流東北行經直隸清河阜城交河至青縣合衛河北流至天津西沽合系乾諸水東行入海所謂老漳河也其一支入大陸者亦東北行至天津西沽合諸水入海所謂新漳河也濁漳水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亦東南流至交漳口會經流恒水考恒水一名長漢源出恒山自直隸真定府阜平縣龍泉關

湘陰縣志

北遼遼流經大派山入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於唐水即滏水也

衡水考衡水今名雷溝河出真定府靈壽縣民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入滏沱河

大陸澤考大陸澤一名廣河澤跨今直隸保定府東鹿縣順德府鉅鹿縣真定府隆平縣寧晉縣深州上承滏沱溢陽漳唐諸河水匯為巨浸又東北流為新漳河至大城縣為子牙河至天津衛入海

九河考九河考直隸河間府滄州之西交河縣之東北有徒駭河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駕馬河相傳即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北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河蘇河東經寧津縣滄州慶雲縣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

爾河繫河二河相去最近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鈞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高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其太史河據齊乘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亦云在南皮縣北蓋九河故道自春秋時已湮然河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尚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

雷夏澤考雷夏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有雷澤接曹州界即沂所漁也

灘沮考灘水沮水俱出濮州雷澤縣西北平地宋時河決曹濮間灘沮之源適當其衝久而填淤二水遂涸蔡傳反欲以汲睢當之非是

深考深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南有深河坡朝城漢之東武陽縣

湘陰縣志

漢志於平原郡高唐注則云深水所出於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深水東北至于乘入海疏解深水源流固自瞭然

灘水考灘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箕屋山即灘山也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入海

淄水考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岳陽山即原山也接章邱淄川萊蕪三縣淄水出於山之東谷至青州府壽光縣北入海汶水考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官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鎮指云汶水有五北汶流汶柴汶年汶其一則經流也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於濟寧州台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六之十

沂水考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摩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

至江南淮安府宿遷縣北淮為駱馬湖入南入運河
大野澤考大野澤一名鉅野在鄆州鉅野縣鉅指云鉅野屢遭河
患久非禹跡之舊及河南徙澤遂涸為平陸

泗水考泗水山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陪尾山四源並發西南
流至萊州府城東金口壩分為二派一至濟寧州界為泗河又至
魯橋入運河一西南至兗州府城西為府河入至濟寧州東合洸
水又至天井舖入運河

彭蠡湖考彭蠡湖在今江南南昌府城東北饒州府城西南康府
城東九江府城東南上承章貢諸水與江水相吞吐周廻四百五
十里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而名又稱在都昌縣者為東都
湖在南昌縣者為西鄱湖

三江考按三江鄭康成曰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
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並與南合
始得稱中也

震澤考震澤即太湖介於江南浙江之間今江南蘇州府之吳興
江二縣常州府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之烏程長興
二縣皆其所分隸也

九江考九江即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北接華容
安鄉一縣西南接常德府龍陽縣東南接長沙府湘陰縣界為湖
南眾水之匯宋曹彥和以沅出今貴州黎平府生苗界俗名清水

江東北入湖廣境合辰酉等水注洞庭湖漸出今湖廣常德府武
陵縣東入沅無亦作瀟出今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入沅辰出今貴
州銅仁府東北至湖廣辰州府入沅似一名渠江出今湖廣靖州

西北入沅西出今沅陵縣東入沅湘出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東

湘陰縣志

北入洞庭湖實出今湖廣實慶府武岡州東北入湘澧詳後事江
水皆合洞庭中東入於江是為九江朱子考定九江去無澧二水
而易以瀟一名營水出今湖廣永州府寧遠縣北注湘水蒸出今
實慶府邵陽縣界東注於湘大抵通儒皆主洞庭之說

沱水考荆州之沱有一說地理志南郡枝江縣今屬湖廣荆州府
江沱出西東入江顏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又孔穎達云華容
漢華容縣今荆州府監利石首二縣地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沱此
所謂沱也其在梁州者則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沱江是一名郫江
至瀘州入大江其上流為成都府灌縣

潛水考潛一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由蘆洲腦分流連城東南一
支通順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船埠入漢水此荆州
之潛也一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一名龍門水穿穴入嘉陵江

此梁山之潛也又四川順慶府渠縣東有潛水
雲夢考地理志云雲夢澤在南荆川藪編縣今安陸府荆門州有
雲夢宮入江夏郡西陵縣今黃州府蘄州及黃岡麻城二縣有雲
夢宮水經注云雲杜縣今安陸府京山縣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

東運監利縣西南自州陵今安陸府沔陽州東界是雲杜沱陽今
漢陽府漢陽縣為雲夢之藪杜預云枝江縣今屬荆州府安陸縣
今屬德安府有雲夢蓋跨川亘滋蕪包勢廣矣元和志云雲夢澤
在今陸縣南入云雲夢澤在雲夢縣今屬德安府然則東抵蘄州

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為古之雲夢羅氏泌曰雲夢楚
之二澤江南為夢江北為雲

伊水考伊水出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熊耳山至偃師縣南入
洛水考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雋南縣冢嶺山至河南府鞏縣東

北入河

潁水考潁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
澗水考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
洛

滎波考滎波即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古城村濟水伏
流地中絕河而南溢為巨澤孔安國改作一水非二水顏師古以
滎波為二水終無是處

荷澤考荷澤古濟水所滙當在今山東兗府曹州東南及定陶
縣界

孟諸澤考孟諸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澤今河南歸德府商邱
虞城二縣界有孟諸臺

渠水考渠水即今雲南之金沙江其源發於西蕃諸莫澤五巴
渠陰縣志

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拉南流至搭城關入雲南麗江府
境亦曰麗水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却鄉即並却營北打
冲河自鹽井街來會之打冲河出自西蕃界在莫倚東南至烏喇
探果入金沙江又東入四川境運會川衛南入東至東川府西折
而東北流運烏蒙府西北馬湖府南又東運叙州府南入岷江
和夷考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即和川水在今四川雅州 榮
經縣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所居

恒水考恒水一名白水出今陝西岷州衛東南分水嶺至四川保
寧府昭化縣東入西漢水

沔水考沔水一名沮水出東狼谷沮縣即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
也東南至沔縣南入漢水名曰沮口

雍黑水考雍州黑水出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

俗名大通河是也

弱水考弱水今陝西山丹衛漢制丹縣城西有山丹河古弱水也
法顯佛國記謂之流沙河出衛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與
張掖河合又東北至甘州衛北龜選流至塞外入居延澤其餘波
溢入流沙也

涇水考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西南背頭山亦名崆峒山
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水

渭水考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烏鼠山東至西安府華
陰縣東北入河

汭水考汭水出今平涼府華亭縣有二源北源出湫頭山之朝那
湫南源出齊山至縣東與北河合又東至涇州西北入涇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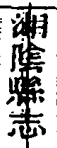
漆水考漆水源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合同
官水西南至耀州屬西安府與沮水合

沮水考沮水出陝西延安府中部縣西南流經宜君屬延安府同
官至耀州城南會漆水東南入富平縣屬西安府界名石川河又
南流至臨潼縣屬西安府北交口鎮入渭口

澧水考澧水源出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紫閣而下
至咸陽縣東南入渭水

豬野澤考豬野在今陝西鎮着街東北即休屠澤也

江河界江為南河河為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蓋天文地理自
然之分別也於二之中又分為二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
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
北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矣
導川黑水考導川黑水即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於西蕃諸莫



渾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
歧一支為漾備江即葉榆河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河經流
入順寧府境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北之分水嶺
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 按金沙湖滄一為深
州之黑水一為粵州之黑水然皆非四大水之黑水也打冲金沙
湖滄俱得稱黑水而真黑水之源著名哈拉烏蘇色禽出阿得達
之東實在中國之西南未嘗流入內地故從古無人知其源也
黑水辨按黑水之辨諸家紛如今考地圖禹貢之黑水有三正不
必強合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今甘州至於燉煌今廣沙
州此雍州之黑水也注云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楚道入江今
敏州府唐樊綽亦以麗江為古周水蘇季宣謂瀘水為黑水今打
冲河至大姚縣即合金沙江會流入岷江此梁州之黑水也宋程

湘陰縣志

大昌以湖滄江為黑水李元陽黑水辨吳任臣山海經注皆以湖
滄為古黑水此導川之黑水也蓋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
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皆在黃河之南有巖然不相紊者惟瀘
水麗江源異而流同麗江湖滄源近而流別分合言之梁州之黑
水有兩支而與導川之黑水實出一地也而古未有及之者蓋以
二水僻在蕃界隔蔽南山阻奧從古未通中國即魏之法顯唐之
玄奘元世祖之南征邱處機之西遊皆繞出崑崙以外歷西域諸
國至於滇南總未嘗經其地但從入中國之支流以古今分域配
之料約為某水某水而已今海內一統西南倣外咸入版圖是遠
使臣徧履其地究源討委寫圖以誌支派經絡瞭如指掌
孟津考孟津即今河陽津又名富平津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十
八里

泮水考泮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盤秀嶺至潞安府潞
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由是亦名泮水矣

河源考出今西蕃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
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源大小千百泓錯列如星元史所謂火敦腦
兒即星宿海也沮為查靈鄂靈二海子各周三百餘里東西相距
五十餘里元史所謂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也折而北經蒙古托
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南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蘇峯乃山
下有多母打禿昆多倫河多拉昆多倫河自東南來入之元史所
謂納鄰哈刺乞兒馬出二水也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
小水奔注不可勝計繞阿水你馬勒產母孫山之東即元史所謂
崑崙山也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普河呼烏蘇河自西來入之又
遙遶東北流三百餘里會哈克圖察俄羅濟諸水歷歸德堡元史

湘陰縣志

作貴德州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
而東北經寧夏衛流出塞外河以內為河套地又東南至延安府
府谷縣入塞河以東為山西界南流至潼關衛又折而東由河南
山東界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程大昌曰黃河自鹽澤西來
暨連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還涅中則
鄯蘭也一折也乃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
岸即為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遂至瓦原
堂州則又轉而東流故堂州北面正柱大河是又一折也堂州之
東為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
東兩面皆抵大河自此 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方回曰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淮者為南清河由汶
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為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

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濁河遂成虛論矣

漢水考漢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羗州北嶧峯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南為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

滄浪水考滄浪水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

三澁考三澁按說文云澁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王逸注西澁杜預注漳澁或云水涯或云水邊蔡傳以三澁為水名恐非雖指云三澁當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澁

湖陰縣志

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古即縣之北也

東澗澤為彭蠡三向考子曰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橫渡之處但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暗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鄭漁仲獨謂東澗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行文得之

澧水考澧水出今湖廣永定衛西岳山至岳州府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庭湖

江水考江水出今四川松潘衛北西蕃界源有三支正支自浪架巖岷山之隨地異名者南流東支自弓核口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南經茂州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

離堆岐為數十股滂沱南下左抱成都府西環崇慶府眾流以次會于新津縣南又南行逕眉州嘉定州至欽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府嘉陵江合源陝西鳳州府寶雞縣之大州涪江南流至合州與嘉陵江會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北經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彝陵州東南流至枝江縣又東流至荊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即滄浪水又東北流入江南界經江寧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

沈水考沈水即濟水之上流蔡所謂發源為沈既東為濟濟水考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既昆而伏至濟源縣西北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

湖陰縣志

淮水考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山下有淮井水經云出胎簪山者即桐柏之支峰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而汝水出胎簪山西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鳳陽府潁州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淝水入之又東北至懷遠縣合過河又東還長淮衛至五河縣會濬河又東徑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行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清恩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

按高時江淮本不通自春秋時吳伐齊於廣陵城分揚東南築邦城城下築深溝謂之邗江東北通射陽湖山陽縣屬而北至末口入淮此溝通江淮之故道也至晉永和江都水斷乃於歐陽埭開江引江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謂之山陽瀆隋時又開廣之以通戰艦明初陳瑄備故瀆開新運河以通漕此

即今之運道也
補流沙考流沙在今陝西嘉峪關外索科郭模即居以西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其沙隨風流行隨處有之

湘陰縣志

歷代興水利法考補

自井田廢而溝洫荒而才智敏捷之士往往出其經營以規一方之利以建數世之澤百姓資其灌溉朝廷受其輸將誠公私交濟之策也因察其法為一篇
戰國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或曰史起為鄴令時作之其後韓令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歸谷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涇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令秦興從無東伐中作而覺然卒使就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溉馮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因名鄭國渠
漢興有少府總山海陂澤之事及水衡之屬分領所司若郡國掌水事政令者甚具

湘陰縣志

漢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至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溉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水工徐伯表發卒穿之三歲而穿成
元鼎中倪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益溉鄭國旁高仰之田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因名曰白渠民得其利而歌之
順帝時馬遵為會稽守始立鏡湖築塘周三百餘里灌田九千頃至今賴之
魏賈逵為豫州牧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名賈侯渠
正始中司馬懿欲并吳使鄧艾大穿渠於淮頰之間
晉成寧間潁川襄城水惠杜預建議大堙克豫州東界諸陂使鐵者得水產之饒若舊陂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如漢時故事及平吳後預在荊州復修召信臣遺跡當頌焉

唐高宗時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甚廣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過漕水於是分檢遂毀之

代宗時教毀白渠支流碾磑禁分水令得益溉田并平公主有二碾其中請毋毀帝曰吾欲利民也汝當識吾意為求先何格令乎竟毀之

章丹為洪州觀察使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漲漲開開廣衝築堤壑陂塘溉利滋普

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篔簹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作記云若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宋真宗景德初閩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至定州醜而為渠以通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難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

湘陰縣志

之民灌溉視益

仁宗時范仲淹言江南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沱雖有河可通海時開專則不運於湖泥有塘可禦患時修固則無致於推壞今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毀壞失東南之水利宜及時修復請勅轉運下所屬吏并及京東西路諸備旱潦之制事著令而寢
元祐四年知杭州蘇軾濟茅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及西湖水造堰以時啟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導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溉田千頃湖水多貯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虞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湖湖水淤河泛溢開閘三年一

濟為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廢厥既濟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

宋南渡後水利大典江東四明越圩田園田陂塘堰閘之利畢致紹興中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湖高於田田入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近廢湖為田蓄洩無備所得不償所失如會稽鑑湖廣德湖湘湖等處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園田令鑑司守令條上議者是之

諫議大夫史才言太湖壩田之害大理寺丞周環請開松江白茅浦以洩湖水而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滿知平江府蔣燦則云太湖者數州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一川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此三十六浦後為朝汐沙積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乃詔監

湘陰縣志

察御史往視濟治焉

元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興舉水利時郭守敬等建議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百姓無轉餽之勞毋渾河疏濬水而武清平濶無整湖之患濟治河障滄沱而真定免決壘之虞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洩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於水害
元英宗時國子監祭酒虞集建議欲於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用浙人之法作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因定其畔而耕之一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分三等以漸征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就所儲第其祿十年保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可以紓東南轉運而其利無窮為執政所格而寢然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

明永樂初命夏原吉治燕淞嘉興諸郡水奏曰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其勢分淞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濬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通茆湖之水使其勢行庶幾禹貢三江入海之舊俟水道既通乃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訖有成功水洩而農夫大利

湘陰縣志

成化初巡撫項忠奏開龍首渠及溼陽鄭白渠募工修治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過巖石則聚火鑠鑿而穿實不二年而成名曰廣德渠凡灌田七萬頃

弘治六年河南參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水彰德府有高平萬金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波等堰許州有棠祇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開勸墾專其事因隨宜濬通置閘啟閉凡王府屯官之兼井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五府一州田得早潦有備

巡撫呂光詢言三吳古稱澤國近來縱橫塘浦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國龍諸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苦災治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葦蘆之地專引太湖之水龍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湖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清白茆港并歸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茅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

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滯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滯無所憂矣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早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又請倣古沿河作田塍築水而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則夾流為閘平時隨潮啟閉以禦淤泥若早滯則為蓄宜之備志稱閘有三利蓋謂此也

唐事霍韜亦言自真定至永平諸州近邊境多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覆以為害能慎選守令勸民興農開導溝池旱灌潦泄農田所收自倍沿溝之堤植樹果木亦得資生不惟備畿輔捐瘠之地得為富饒且使戎馬卒至有限阻而不敢決驟亦設險守國之道也

湘陰縣志

治河法考補

弘治中河決原武支為三其一決封邱金龍口漫祥符長垣而下
趙張秋衡衡通河而奔放於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
考城歸德至宿州瀾漫四出不可禁命戶部白昂往治之乃築陽
武長堤防張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濟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
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濟令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較
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淮以達海而水患
以寧

時河流湍悍甚決口濶九十餘丈劉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
治治上流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軌
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
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

湘陰縣志

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澆為二一由宿遷一由毫渦
會於淮於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塞
之貴以土至決口去室沈艦壓以大埽台且復決隨決隨築晝夜
不息決既塞繕以石堤隱如長虹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
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漕道復通役歷三
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斬斷不可計
於是張秋之決始塞賜名安平鎮

河策考補

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
不遏止然其死已可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
之使言今治河有三策行上策則從冀州之民處水術者決於陽
通官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有泛溢
則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
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開伊闕析砥柱破碣
石壘斷天地之性此人所造何足言也今溯河十郡治堤歲費
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獲之民
違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則河定民
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既民得以溉
田分殺水怨雖非聖人法然救敗地也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今

湘陰縣志

但據聖地為石堤多張水門非穿地也勢必完而安從洪口以東
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
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
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罹于稼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澗上徹
民則病濕木皆立枯由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
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木麥更為秬稻高田五倍下
田十倍轉漕舟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即數千人夜斬買
石之費歲數千萬足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漕漕相率治渠雖勞
不罷民田通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
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早治薄勞費無已數述其害此最下策
也
元九年河決脫履集群臣議廷中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

言必當治先是魯常備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臨河上相視厥狀為圖以二策進取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二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數倍至是復以二策對脫題其後策于是遣工部尚書陳遵行視河議其疏鑿之方以聞

湖陰縣志



治河總考補

考黃河自崑崙入中國凡九千餘里而經大折者有四其由積石而運涅中則鄯闐也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逆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河西北岸即為涼沙甘肅四郡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進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而正注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境舊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州東北皆抵大河自北以往直至潼關皆南河矣此又一折也其來也既遠其往也必怒其行也數折其歸也愈悍而自孟津以下無高山石嶺以降之無洞庭彭蠡以蓄之則其衝溢震盪任性而往也因其所哉當時為惟志此故至大任而下遂瀧為二渠北至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以入於海流道既廣其勢自平故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况是時阡陌之制未開溝洫之法具在凡中原之地無非受水之地凡中原之民無非治水之人河亦安自而橫流哉及周定王時而河始徙矣河徙於碣石九河之跡漸至堙塞至漢文時而河乃決矣決酸臺東潰金隄武帝時河又決矣決於子東南至注鉅野通於淮泗迄郡十六宮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故也連乎宜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舊蹟後又疏為屯氏諸河且入於千乘德棣之河後播為入是其委多而河之水有所泄力有所分而後八十年又無水患至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館陶又東都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迄東漢永平使王景修築隄防自榮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鑿山破砥柱溝疏壅令更相洄注由是至唐不為患者千有餘年或者遂以為王景隄防之力是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之大以瀉其勢而分其力量徒以舟丈之防而悍之

湖陰縣志



是猶以螳臂而當奔車也可得哉是則河之分不其利害昭然
 矣然始由東北以入於海未入淮也河之入淮自漢徒頭即隋煬
 之引汴始宋熙寧澶淵之決實濫觴焉南渡後遂由彭城合汴泗
 東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夫以數千里濶悍難制之河而欲
 使一淮以殺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遠明時且全入於淮矣一自
 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
 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
 開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善乎
 宋濂之言曰河流合則勢悍分則力弱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其力
 全莫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頭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
 矣宜流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分其半使之北流以
 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嗚呼是即賈讓上策之遺意哉雖然昔之

湘陰縣志

河決其患止於河今且移之漕矣是昔為四肢之患今為咽喉之
 病故河流分矣而海口不治則淮必且通且淤而河患未可終彌
 譬之人身海猶腹也淮猶胃也即有八珍之美止於胃不達於腹
 必且朝食而夕病故治漕者當治之河而後運道不致於見奪治
 河者當治之淮而後河流不致於肆溢治淮者當治之海口而後
 河流之分者不致於中梗而有所歸夫下流通上流不制而自平
 夫流廣正流不迫而自殺庶幾昔者先莫克而後保難之意乎

考古畧補卷之四目錄

- 戴記考補
- 大饗禮考補
- 禮器注考補
- 祀日月禮考補
- 立社法考補
- 封諸侯於廟考補
- 祭祀獻數不繫服章考補
- 祭法與王制不同考補
- 大夫士廟數考補
-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考補
- 禮記纂言序考補
- 養七福數考補
- 未辟考補
- 四望四方考補
- 賢宅考補
- 五行五祀考補
- 郊祀車張考補
- 時祭大祭考補
- 禘禘考補
- 大夫廟有主考補

湘陰縣志

- 禮運祭法國語不同考補
- 嗣子登饋獻受壽考補
- 旅酬考補
- 附位考補
- 尸考補
- 律鐘考補
- 澤衣中衣考補
- 佩長考補
- 尊彝灌獻考補
- 玉飯牲考補
- 盥會過祖聖考補
- 周服考補
- 禘神考補
- 尸飲五君獻卿等考補
- 為祖後承重考補
- 三年廢祭喪奠酌酒考補
- 洪武孝慈錄考補
- 奏樂歌樂考補
- 冕弁服制考補
- 車飾考補
- 用五齊三酒考補
- 宰介席羞豆考補
- 堂制考補
- 中門考補

氏族考補
 人君山年獲考補
 養老考補
 解脫考補
 天子出入樂制考補
 文武二世室非七廟之二祀考補
 雜記考補一 二 三四
 寶射不在大射燕射外考補
 辨似考補
 流數考補
 衣袂考補

考古纂補卷之四

楚湯王文清九溪甫輯

戴記考補
 孔子沒七十二子之徒其按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
 或兼記禮履或雜序得失編以爲記惟月令爲呂不韋所修王判
 爲漢文博士所錄耳漢河間獻王得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考
 校一百三十篇又得明堂記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
 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
 刪爲八十五篇爲大戴記按瑯琊徐氏戴聖又刪大戴書爲四十
 六篇爲小戴記按梁人橋仁漢季馬融著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
 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爲四十九篇鄭康成受業於融爲
 之注爲今之禮記云

禮記纂言序考篇

吳草廬自記曰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奉火之餘臣庶報治所謂存什一於千百雖不能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人之格言往往預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類多記者考據博采勦取殘篇斷簡會粹成書無復詮次請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三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商訂三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為記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打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

湖陰縣志

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辨別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皆傷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 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別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曰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為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係問傳問義三子問喪服四則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記持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記器禮相一類表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者一類坊記表託緇衣一類儀行自為一

類學記樂記其文簡利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鳴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定正而未及竟豈無所望於後之人與用前篇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句扶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不紊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學者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湖陰縣志

大饗禮數考補

方氏愨曰大饗禮經之所言者凡十有一而其引則有五編祭五帝一也拾祭先王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月令季秋言大饗帝禮器郊特牲言大饗將所謂饗祭五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又言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所謂拾祭先王之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其尚服脩所謂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祭夫人之禮所謂兩君相見之大饗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祖所謂凡饗賓客之大饗也曲禮言大饗不問卜即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蓋先王於祭祀卜日卜尸卜牲謂以人交神幽明異道必卜以通之若以人交人何卜之有故凡饗燕之饗皆不卜也

潮陰縣志

養老禮數考補

養老禮文散見於王制文王世子樂記祭義內則諸篇但各舉綱目而未貫串其始末今義疏集其畧而通之故全錄之
某董氏元用人養老兼饗食燕之禮一日而相因天子袒而割牲羔用饗禮之體薦以為折俎之實也執醬而饋執爵而醕蓋因食禮之正飯加飯正饌庶羞所謂設饌也酒正供酒無酌數蓋用燕禮一獻立而舉旅行行酌脫履安坐而無算爵以酌為度其實客飲酒之外復先設醴齊所謂省醴也陳氏云設席位非立飲則食當於西階下及升就席之後饋食以醬食禮公親設醬也食畢以酒酌尸食禮醕用醬而此用酒且酒與漿皆親執之蓋燕禮宰夫為主人此醬酒既親執則天子必自為主人優老也正饌之祖當兼三牲不必用狗伐木之詩有肥牡肥豕先儒謂天子燕禮本當不同於諸侯加饌之羞當無過三十五而所謂珍其者如羅氏其鵝及內則八珍之類也燕禮款酬帥大夫而後升歌堂上左間堂下鄉飲酒禮則歌備而旅酬此亦登歌清廟下管絃而後於旅也語所謂停火乞言也聲莫重於登歌堂上之歌必有琴瑟箏之文不其也燕禮或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合舞樂舞勺陳氏云舞在諸樂之後所謂寬而就每位未于王成舞大武蓋舞莫重於武宿夜也注謂以樂備食天子諸侯每飯有備食之樂而他食禮則無樂然樂師饗食兼鼓鐘師饗食兼奏樂師饗食兼擊食鼓羽籥之舞陳氏謂食亦有樂則蓋割牲饋食時豈無樂哉有樂無以備食而旅酬無算爵之後又樂舞無算以備酒猶勸賓用樂而旅復用樂與喪舞執前以舞不在喪之列習之成童用之祈禱此但以管奏其詩非舞其前也管井兩竹笙舉於鉦管重於笙大射擊享用

潮陰縣志

子 236-138

之燕不當用而此用之優老也賓入門發咏而奏肆夏天子所以
 享元侯兩君相見不歌文王而歌清廟為二王後諸侯之其令俱
 用之優老也舞者動其容而曲隨之堂下舞六代之舞則堂上亦
 歌養桓勺之詩為樂歌以節之也禮既兼用饗食燕則饗有制幣
 食有侑幣燕有射貨則亦有制幣禮之具也養老之禮始末其
 此矣

湘陰縣志

禮器注考補

禮有直而行者如親始死哭踊無節也亦有曲而殺者如父在為
 母期尊者則卑者不杖是也有經而等者如父母之喪無貴賤
 皆三年大夫士魚組皆十五是也有順而討者如自天子而下每
 等降級以兩是也有漸而播者如祖內及羣臣雖賤如胞翟亦受
 惠是也有推而進者如二王之子孫得用王者之禮旅酬之禮皆
 得舉解於其長是也有放而文者如冕服辟常之章率尊禮器其
 之制盡是也有放而不致者如此位一服自高冕而下其飾自龍
 而下是也有順而播者如君沐望士亦沐望又凡君大夫士相同
 者皆是也

湘陰縣志

圭璋考補

審天子之命圭與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若諸侯相
 朝聘則所執者璋玉其制視命圭而略刺之然謂之璋圭璋圭八
 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不同禮以圭璋聘已聘而
 還圭璋乃八寸之琿圭璋也論語注執命圭小慎蓋命圭必不可
 以假人亦不可言已有也若六幣之圭璋乃指侯所以享天子與
 后者與聘君聘夫人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用幣聘
 之圭璋則特達而不用幣耳

祀日月禮考補

陳氏禮書曰古者祀日月其禮有六部特牲郊祭報天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祭日於東門於西二也大宰伯四監於四郊九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改天神月命孟春祈來年於天宗四也親禘拜日於東門外及祀方明禮日於西門外禮月於北門外五也左傳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六也無相用始祈禱則用少牢夫同郊禘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禘而祀之與親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東門外秋分夕之西門外此祀之正與常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七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置於夜故也漢武帝因郊泰時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

湘陰縣志

日出於東門外則失春分之禮也

楊氏曰按馬融郊康成皆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賈誼之說亦同蓋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所謂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即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事也此外則因市而祭如大報天而主日配月此因節而祀也親禘拜日東門外禮日南門外禮月北門外此因親禮而行禮也祈來年於天宗此因蜡而祈也雪霜風雨不時於是乎崇之此因崇而祭也

四望四方法考補

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也四望者四時山川之祀而望祭之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禘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狩亦曰望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禘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於國內又各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為四也大宰伯以諸事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案以血祭祭五嶽以蠶桑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旌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湘陰縣志

立社法考補

尚書亡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唯梓西社唯棠北社唯槐春秋
文義曰天子之社稷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
馬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首以黃土故將封
東方諸侯青土首以白茅
據神契曰仲春仲秋報祭社稷以三牲

湘陰縣志

粥吃考補

王度北曰天子吃諸侯董大夫吃蒯士董庶人吃非者黑黍一稔
二米也者以百草之香與金台而釀之成為也 八子
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玉璫者器名也所以灌吃之器也以主飾
其柄灌吃實玉器也
封諸侯于廟考補
白虎通曰封諸侯于廟者示不敢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
必告焉

論祭禮數不繫於服章考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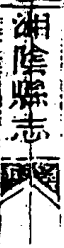
考陳氏禮書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
於酒正大宰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穀
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
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數則結冕三章以祭社稷
者非卑之於山川以獻數不繫於服章也賓客之禮士一獻卿大
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贊諸侯自子男五獻
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鷩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服章
哉歟氏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以五獻為祭四望山川誤矣一獻
熟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賈三獻燭加於人情漸是故曰三獻燭
則五獻其血與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
署司服象冕九章鷩七章瓦五章以祭先王先公及四望山川差

湘陰縣志

次而下皆自文而漸趨於賈也社稷為主穀之神則彌宜實矣故
祭社稷以結冕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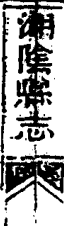
郊祀車旗考補

郊祀車旗禮經上有同異今以陸農師之言定之薛氏他曰周禮王祭天乘玉路建太常郊特牲言祭天乘素車建大旗則祭天之禮有兩車兩旗也蓋乘玉路建太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然曰巾車王之玉路錫樊纒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不乘矣祭天禮之至而乘泛祭之玉路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故知乘素車建大旗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通郊固有兩車也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太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纒建大麾以田則田之務亦以兩蓋乘木路建大麾者即道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大麾同意乘戎路建太常者即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建大旗同意凡此者皆周制也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郊嚳至相文王宗武王考補

趙氏匡采曰虞氏禘黃帝蓋禘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則舜合以顓頊配天也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禮之至也嚳宗堯當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書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遠也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嚳者為尊父且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為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為者當為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神嚳冥有水土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宗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神嚳義與殷同按有播植之功且為始祖故以稷郊焉



特祭大祭考補

特有二祫亦有二所謂特祫大祫時祫大祫也魯呂氏大駭曰天子宗廟之祭自殷以前常祭有四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是也非常之祭有四祫祫祭宗是也祫對禘之名無別祭因特祭而舉之故有禘禘祫祫嘗祫烝隨隨祭一廟也春祭物薄不足合食故特祭之祫合也合群廟之主而祭於祖也禘禘也自義率祖順而祭之至於禘先尊後卑審諦昭穆同時異日各行其祭也常祫則止及太祖特即祫大祫則及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其太祖配之二祫之祭事有別有大祫則無常祫常祫歲行大祫則五歲一行祫者若常祫則特合祭於太祖若大祫則三歲一行合於始祖不失追享之義而合食之大祫者亦為毀廟而設也

湘陰縣志



祭法與王制不同考補

楊氏復曰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曰親廟二祫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焉大廟享嘗以見隆殺又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二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為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墀或二壇無墀或一壇無墀王制無之大夫士制墨而祭法詳又累三壇同墀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為之非宗廟之外預為壇墀以待他日有禱也考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墀為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祫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皆喪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湘陰縣志



神禘考補

考大傳稱不王不禘則所稱諸侯之及其太祖者指禘而言不言禘省文也王者禘其太祖之所自出以其太祖配之不言禘亦省文蓋天子有禘而又有禘諸侯但有禘而無禘天子之禘自三昭三穆及其太祖而禘又及其太祖之所自出諸侯之禘自二昭二穆及其太祖而不及禘其太祖之所自出若大夫但自一昭一穆及其太祖士並無昭穆矣是并不得及其近親之祖也況太祖以上乎故僅得告於其君子於而及其高祖也凡廟皆南向其主皆東向及其禘祭而合食於太祖之廟則惟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其羣昭之主皆列於北牖而向南序穆之主皆列於南牖而向北其得全其尊者惟太祖之主耳禘祭之尊大祖非考及於各親廟者如此若禘祭則推太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其尊矣

湘陰縣志

於太祖之廟以尊之故惟太祖所自出之帝其主東向居尊而退太祖主於西向以配之而太祖固為自出之帝所歷而不得自全

大天子廟數考補

祭天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以禘於禘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禘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大夫廟有主考見孔疏云無主徐氏魁辨之曰左傳稱孔懼反拓又公羊大夫間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為故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此皆大夫有主之文又禮言重主道也理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記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禘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案經傳無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為長

湘陰縣志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考

禮云不敢祖而疏乃引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及左傳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之語推論之以為博有大功德者是蓋推則公為例不知春秋時事未足舉以定禮而孔所論尤非也天子之子以上德封不得以上德祖天子且孔言無德不封亦於季內立祖王廟是無宗不祖天子矣有理乎宋祖帝乙所謂存二代之後不得援以為他諸侯例明堂位言以神禮祀周公於太廟不言祀文王魯且不得祖文王鄭又安得祖厲王乎且左傳晉以魯喪季見鄭伯鄭言亦故邑之憂是晉鄭皆宗魯也吳子卒魯聘於周廟是吳亦宗魯也魯為諸姬之大宗魯喪必告而王姬歸齊季姬歸周天子不與諸侯敵魯嫁多魯主之若魯祖文王則太祖當祀文王而周公不當為祖稱太廟於神亦當於文王廟不於周公廟矣若季氏雖為三家之大宗而君在國皆喪皆告於君君之嫁娶亦不使季主之而援魯例立桓公廟且八佾歌雍以祭之尤倍矣邑有先君之廟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廟猶在豐故成大事皆廟必至豐晉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非王子公子各得立祖廟於其邑也周禮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宗之祭祀凡祭祀歸福於國國有大故令陪祀既祭反命於國並無掌祖王廟之文蓋所祭者即此有邑者之祖父臣祭亦歸福於公曰陪君有故禱祀亦及先臣所謂康公先正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及或地有名山大川及國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非祖王也說經以明禮而及附會乎非禮可乎

湘陰縣志

禮運祭法國語不同考

禮運祭法國語不同考
神祖祖考之祭禮運祭法與國語不同予嘗考而知祭法之誤矣楊氏後曰國之禮運記夫子之言曰祀之郊也為也宗之郊也為也是天子之軍守也與祭法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之說不同如何曰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此夏殷之初禮制然也其後祀宋以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而有所更改者疏以為時王所命意者祀郊為宗郊娶乃時王即其功之顯著者而命之與國語儀禽說先曰神祖次之郊又次之宗又次之義類不倫且於神祖祖宗四條而外又別立報之之文並為五者大倫詞亦嘗無非報也苟有功德之可報則當如殷之三宗立廟而不毀苟曰報之而不立廟以祭則於報之義何居三代命主多矣曰虞恭曰殷上甲微則未之有則也高國太王誠賢君也先公如公劉之厚於民事先王如宣王能修文武之業獨不可報乎其後南北諸儒論是則以郊宗石室為言議借典則以神祖祖宗報為據展說之流與國若此哉

湘陰縣志

神考補

陳氏祥道曰：殷人尊神而文神於明，故先事而求諸陽，用人尊禮而辨神於幽。故先禘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大室，禘祭既曰，君執圭，瑋禘尸，則尸入太室，以圭瑋執幣。禘之後，又以瑋瑋酌幣。乞亞，禘其禘尸也。如禘賓客，則王與后自禘之矣。鄭氏稱小宰謂王酌幣，乞以獻尸，受祭之呼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禘，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禘，天地大神至尊不禘者之於禮，與瑋瑋圭有瑋以禘先王，以禘賓客。五人禘圭，尺有二寸，有瑋以祀廟。又乞人非乞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是禘不施於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孝大鬼，祭大嘗，灌玉，乞表記曰：親象，象儀，稱乞以祀上帝。蓋祀天有乞者，陳之而已，非必禘也。行人曰：公再禘，侯伯子男一禘。諸侯有禘而卿無禘，則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亦無三禘者。

湘陰縣志



湘陰縣志



嗣子登後獻受為考補

初尸未入之前，祝的奠於側，而尸入，祭奠不致。至此，嗣子盥入，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後位再拜。稽首，尸各拜，嗣子卒，解，拜尸，所謂受壽必嗣子，舉奠者，將傳重，舉之也。舉奠後，嗣子盥，入尸，拜受，嗣子各拜，所謂獻也。無非為之後，禮畢，尸讓而出，宗人，也，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後，所謂飲也。先受為而後，獻而後，飲，今先飲者，以饒為重，舉重者，從後，向先，是言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饒時登堂，獻與受為，亦登堂，饒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子主庶子治之。此侯國之禮。

尸飲五君獻的等致考補

凡獻尸有飲者有不飲者如神獻二不飲者也若朝奠二饋食二主人醑尚一則皆飲是合為五飲尸又飲主婦醑尚一長賓醑尚一合前為飲七尸又飲長賓加尚一長兄弟加尚一合前為飲九此據上公九獻而言孔氏曰侯伯七獻尸飲三子男五獻尸飲

陸氏佃曰尸飲五若十二獻當朝奠五獻之餘尸飲七當饋食初獻尸飲九當饋食三獻即九獻尸飲五當饋食初獻尸飲七當饋食三獻尸飲九在醑尸矣七獻五獻尸飲三於足獻卿與北儒謂子男五獻食訖醑尸尸飲一尸一飲即飲卿非其差也瑤爵散爵不言洗器之也

湘陰縣志



旅酬考補

按特牲少牢注疏云大夫尊君士卑無嫌於天子諸侯禮推特牲而可知特牲主人獻賓自酢獻眾賓畢自酬賓此時未舉旅行酬也獻眾賓在酬賓前獻長兄弟在酬賓後均足五獻原非旅酬至一人舉觶禮畢行酬二人舉觶始行無算爵此特牲解次之大者也據此推之則經經所謂尸飲五君獻的飲七獻大夫飲九獻士及羣有司亦猶特牲之獻眾賓在酬賓前也但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與君不同耳酬賓後君獻長兄弟眾兄弟少牢所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蓋謂眾兄弟無不獻其升拜受爵惟長兄弟一人亦猶獻工時眾工皆獻惟工長一人拜受耳非以長兄弟之升拜而謂眾兄弟不悉獻也此時尚未旅酬及賜爵司士呼進昭穆方舉旅行酬旅酬主人不與無用攝主司士所呼合宗人按序之有為班在昭穆者呼之非以司士字士之威令而尊呼士也此時不惟昭穆以品并眾賓及執事之同爵者亦以品所以明長幼之序

湘陰縣志



為祖後者承重考補

家孝宗廟光宗不能執喪宗廟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華更服
兩月監祭御史胡維吉孫為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禮兩月
不知用何典禮若曰稱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
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不上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諸侍從臺球
給金葬議時朱子以孫承重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
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倍因自識於不識之末其意云準五服年
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後者以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父沒
而為祖後者服斬衰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卒而
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倍照至為祖後者倍下疏中所引鄭志
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
侯之服皆斬之文傳云母下疏引此則答方見父在而承國於

湘陰縣志

祖之服同日止此表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
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據但以禮律人
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
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
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今定制一字不可增損
也古人謂始者才以引以鳴呼若曾子子游之倫親受學於聖人
其於解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草野之中當禮壞
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道意一切不為之討究是尚不足以闡漢儒
之聖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祖位考補

古人所以祖於祖者以有廟則昭穆相對將來祖廟則以新死者
安於祖廟所以祖廟祭後告仗死者如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
祖知是將來移上去其孫來居此位今不其廟只其一室排作一
所以而為上則將來就其高祖了只趨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禘處
如此則止當禘禘今禘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祖於祖今又
難改他若卒改他的將來後世或有重立廟制當時張虎則以
為祖廟禘廟皆移一區如喪師之說則是世為昭穆不定豈得如
此文王却是穆武王却是昭如曰我禘考文王又曰我昭考武王
又如左傳說管蔡鄭霍魯衛毛明鄭雍齊魯鄭鄭文之昭也
邦晉應韓武之穆也則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得如段氏之說陸
氏禮象圖中多有杜撰處

湘陰縣志

三年廢祭 喪奠 酌酒 考補

答范伯崇曰問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縉而行事鄭氏
不解不祭之義按名博士云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
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亦猶可廢喪不試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
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不誠至則不如不祭之為愈
後世表死不如古人之謹故多疑如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
不以卑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之喪所不祭者惟宗
廟耳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身於宗廟五祀社稷不尊於
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
五祀不可廢其祭曾子問疏所謂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
其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非祖考之心知
其必有所不安於此曾子問疏中月祀中月祀中月祀祖廟註曰祭而子

湘陰縣志

葬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之則哀感不可
以臨祭又不可以攝喪而吉服殉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由文者
有國家者百神而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
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也以文為尚故不得
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之也必以吉禮吉服故不得已隨其輕
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哀戚方深交神之意有所不
至不得已也以文而行其亦禮之相稱乎又曾子問曰天子崩殯
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脩脯不酢而已矣
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視畢麻而已也諸侯自
禭至頭自啟至於反哭奉餼天子左傳傳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
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祭當祔於廟右三條皆非士大夫之制然其
禮可得而推者古大夫有宗廟有五祀推外事由文之意則五祀

惟自卒至殯自啟至於反哭皆廢能葬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
用情之理則宗廟之祭宜亦廢也今人家無五祀惟享先一事遺
喪而廢蓋無疑矣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
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
為喪祭而虞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酌酒有兩說一用對地灌地
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
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
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湘陰縣志

尸考補

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古人用尸本與死者一氣
 又以生人精神去交神他神精神是會相若故享 又曰者古不
 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之也
 又曰古者立尸必滿一宿可為三尸尸不可為尸尸以昭
 穆不可亂也 又曰古者男女各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
 想是漸次廢了杜佑說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假後世聖人有改
 之未盡者尸其一也今樂州中猶有此見杜佑理道更決未為
 呂氏大臨曰求神必以其類升其室人其室形不可見解不可則
 執殮解而為之莫知其來享也此孝子之心所以必立尸也主人
 之事尸以于事父也然獻酢拜跪禮無不答猶賓之也父母而賓
 客之自殯於西階始此事人事鬼之所以異也尸必羞之求於神
 而不故專也特牲禮前期三日筮尸少牢禮前宿一日筮尸也
 王氏曰特牲挂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言倫明非已孫在氏謂大
 夫用已孫為尸非也特牲有尸士禮也少牢有尸大夫禮也祭統
 君執圭瓊祿尸諸侯禮也守祫言以其服按尸天子禮也 尸必
 無父而有爵者為之

謝陰縣志

洪武考慈錄考補

如製序曰喪禮之說周則已備至春秋乃亡得禮子孫以成書
 歎曰周禮儀禮或云新書未行歷代傷臣往往以為定式若誠時
 務者未可行而行之其有俗士執古巨君者不明斷俗害理朕
 觀其所以於事甚繁洪武七年秋九月帝始親臨官定議詔翰
 林諸儒古典三日而後來奏人各以周禮儀禮為定式而六父在
 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又引子為門孔子嘗昭公之雖有二
 以孔子不許為必然朕思之再三過儒俗士不識時務孰知孔
 子之說有大義存焉宰子問問年之喪孔子以為不仁與昭公之
 事何異不然當是時諸侯不有元王而自專孔子務以三綱五常
 教昭公諸侯也其喪禮久出大王問孔子欲更其禮可乎在孔子
 必不教人不忠所以不言期之非及宰子問居之論孔子却言其
 非不可見母之期服不道人情為今之迂儒且知其一不知其二
 是古非今昭然且禮出天子上行下效今天子皇子母服期庶母
 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以其說為必然則免之德廢及矣免
 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豈獨五服之外者與爰命諸儒編考諸書
 以報又數日以奏古今論喪服者此四十有二二人願服期年者十
 四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者增倍由是觀之三年之
 喪豈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為母別期
 年豈非依吊大母乎其於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
 有之若父母新喪則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飲食不入口者方乃
 是孝親旅葬而意號馬又三年不語馬禁令服內勿生子馬服覽
 善度意實非為古不易之法若輩依前式其孝子之家為已死者
 傷見生者十七八九則孝禮類為民人則生理罷馬王家則國事

謝陰縣志

素馬又問周公無違萬世王中守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五
 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後惟從就享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四三年壽可稽而短可考矣然周公止知如是不知定期服已失
 人倫終至後王壽短而社稷移者亦由庶母無服馬或父歸而子
 乘之人倫安在故壽促而王綱解也然哉人君以山林之士
 任為股肱致君尊制又義優而不斷其喪禮之論不能審勢制宜
 是古非今其迂可見每聞漢唐有忌諱喪事者在朕則不然禮樂
 制度出自天子於是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
 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使內外有所遵守

律鐘考補

琴謂律以竹鄭謂律以銅則琴得之蓋峴谷之竹出於天地之自
 然而截竹不可以入故乾之以制是竹先而制後也琴謂律出於
 鍾鄭謂鍾出於律則與得之蓋有十二律然後鑄十二鍾每季一
 律之樂則先擊此律之鍾故曰全以律之若先有鍾以為諸樂器
 之綱紀則諸器受法於鍾足矣又安用此截竹為鄭謂律之空圓
 皆九分而長短殊蓋謂律之空圓各如其長短亦與得之蓋樂之
 聲陽也陽數極於九故必圓以九乃由九而九之以為黃鍾之長
 而三分損益之法有所用損益之無陰也陰數極於八故份必用
 八人乃由八而八之以為蕤列之全而六份四份之次有所降登
 之權衡必先有一定者以為法而後有無定者以為宜未有無一
 定之法而但以緯相轉者也

奏樂歌聲考補

奏樂歌各為一事非且奏且歌也奏者但奏其樂而不歌如射師
所以鐘鼓琴九夏笙師職供其鐘笙之樂所飲酒禮燕禮笙入奏
南後白華華黍大射儀管新宮三終皆奏也奏某律即以某律為
均但無人引耳若歌詩則或以琴瑟或備用八音皆隨人聲之
高下疾徐倚而此之即以歌音之均為均而不均為均其以琴瑟
者凡禮之升歌三終是也其備用八音者即謂之合樂矣黃鍾大
呂等皆以之為均而起調畢曲者也奏以黃鍾為均者歌詩則以
又舉大司樂陽律言奏陰律言歌者陽律則高陰而樂器陰也陰
律則高陽而人引陽也取陰陽相配相成之義也
祀天於南郊而地上闕丘者南郊之丘也丘闕而高以象天象地

湘陰縣志

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以象地

深衣中衣考補

深衣論十餘家朱子亦無定論今學以段氏曰朱先生晚歲所定
深衣去家禮舊說曲裾之制不用蓋有深意恨不得聞其說之詳
也及得蔡淵所開始知先生所以去舊說曲裾之意復又取記深
衣篇熟讀之始知鄭注續社二字文義甚明講家自亂之耳鄭注
續屬也社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注意蓋謂凡裳前
三幅後四幅夫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
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社見玉藻社當旁注所謂續社者指在
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兩幅不殊裳前後也講家不詳攷其義
但見社在裳旁一句意謂別用布一幅裁之如鈞而垂於裳旁安
生穿繫自漢至今二千餘年讀者皆未之別用一幅布之中而注
之本義蓋德先生晚歲知講義之失而未及修定愚故特著鄭注

湘陰縣志

於家禮深衣曲裾之下而表先生晚年之定說云口義疏云十二
幅每幅半有邊半無邊無邊則其結品散垂既以有邊無邊者合
而緝之復以有邊者掩其外而再緝之為鈞蓋前後左右皆有
社非別用一幅布為之也

附 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寬服是
絳衣則中衣用絹青皮弁服朝服玄端是麻衣則中衣用布也

冕弁服制考補

考朝服與玄端相似而其裳則青朝服玄統其冠皆玄冠也玄冠者冠弁也弁之下者也或謂冕弁之制同詳考三禮註疏及陳氏禮書而以楊信齋儀禮圖為準乃據其大畧而誌之曰弁制字王之五冕而弁皮弁之屬亦其所領則冕弁同官也五冕曰象冕曰鷩冕曰毳冕曰絺冕曰玄冕蓋同服之異而名之也五冕之服皆玄衣纁裳鄭氏謂衮九章龍也山也華蟲也火也宗彝也皆繡於衣者藻也粉米也黼也黻也皆繡於裳者鷩七章則其衣去龍山二者衮冕五章則去華蟲火而登藻粉米繡於衣統冕三章則去宗彝藻而刺粉米於衣玄冕則衣無文宗則蔽而已楊信齋以為王之衮冕當十二章備日月星辰之象推此則鷩冕而下亦應進加也王以象冕享先王鷩冕享先公鷩冕以鷩冕祀四望山

湘陰縣志

川以鷩冕祭社稷五祀以玄冕祭屋小祀蓋五冕皆祭服也然朝覲會同大會皆服馬而事之重者亦用之王者則冕而總于耕藉則冕而束衣王始則冕而親也足也上公自象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若自鷩冕而下其服三王之大夫及公之孤自鷩冕而下其服二大周之卿及再命一命之大夫皆得服玄冕王之象冕則前後各十二統流各十二玉纁玉五采而公則止九統流九玉纁玉三采也王之鷩冕則前後各九統流十二玉纁玉五采而侯伯則七統流七玉纁玉三采王之鷩冕前後各七統流十二玉纁玉五采而子男則五統流五玉纁玉三采七王之鷩冕前後各五統流十二玉纁玉五采而王之大夫公之孤則四統流四玉纁玉二采也王之玄冕前後各三統流十二玉纁玉五采而大周之卿則三統流三玉纁玉二采再命之大夫則止二

湘陰縣志

統流三玉纁玉一采一命之大夫則三統流三玉纁玉一統一玉也賈疏云公推有一冕以冠五服則下此者皆亦一冕可知矣自公之象冕至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蓋助祭則隨事用之如王祭屋小祀玄冕則助祭者亦玄冕是也朝上則名服其服如上公象冕侯伯鷩冕是也諸侯非二王後其皆皆玄冕而祭於已若事之重者則亦同之如諸侯冕而親迎是也諸侯之親朝視朝皆弁而不冕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蓋至於士而不得有冕矣此所謂五冕者也然象冕而上又有大裘而冕者乃曰不六冕而曰五冕何也陳祥道曰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祭先王則象冕禮記郊之祭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統則天數也鄭司農曰大裘羔裘也服以事天示質也合周官禮記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象龍象所以襲大裘也蓋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主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焉是說也信齋取之然則象冕者被裘而不服大裘也大裘而冕者被裘而服大裘也二而一者也故止謂之五冕蓋謂大裘取質其冕無統故不敷之蓋其然乎乃陳氏稱侯氏禘冕其帶於禘此非別有所謂禘冕也衣禘衣而冕也禘之言埤也天子大裘之上必被象衣折言之則大裘固在象衣之上矣信齋謂公象冕為上其於為禘侯伯鷩冕為上其餘為禘鄭氏謂公以象冕為禘侯伯以鷩冕為禘二說不同信齋之說是也弁有三弁曰爵弁曰韋弁曰皮弁曰冠弁蓋儀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周禮有韋弁無爵弁孔文國云爵弁即韋弁也陳祥道從之楊信齋云魯司服兵事韋弁服而陳氏謂爵弁韋軍國并用之

與楊氏蓋疑之兵思謂為者亦而微其耳則亦色爵弁之服用絲
去衣練裳而韋弁則司服注謂韋弁為衣裳聘注謂絲布為衣
而素裳夫司服聘禮二注解韋弁服不同或者軍國之容有別而
爵弁之與韋弁其不同更甚則果可謂之為一乎夫爵弁者冕
之次也賈疏云凡冕上玄下黼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制
大同惟為爵色而無旒又前後不為冕旒記曰士弁而祭
於公謂爵弁也士止於爵弁而無冕爵弁弁則重於皮弁也皮
弁者以白鹿皮為冠其衣用白布其裳則素縗素縗者以布為裳
而裝績其要中也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珪玉耳以之視朝以
宴以聽郊報以食以舞大夏以勞而諸侯則以聽朝以下夫人世
婦使入於禁室以迎王之郊勞卿大夫則以勝於朝國以待聘賓
運玉以下宅大學以擇菜用加用皮弁凡葬也中也大婚也蓋皆

湘陰縣志

以之冠弁亦曰玄冠玄冠一冠而有兩服朝服也玄端也朝服重
於玄端朝服之布用緇玄端之布用玄六入為玄七入為緇微有
不同但朝服則素裳而玄端則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緇裳其
裳各別耳朝服則王以之田以燕厚臣以養老王之卿服之以從
燕諸侯諸侯以日視朝以食以行近諸侯之孤卿大夫服以朝君
諸侯之臣以為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士以為祭服士冠以筮
日玄端則天子卒食以居諸侯卿大夫之齊服士祭以筮日筮尸
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或以事親或以相相士始冠則始服之以
見鄉大夫鄉先生蓋玄端之所用尤多也要之朝服也玄端也其
冠則皆玄冠書傳所謂委貌也雜記曰士冠而祭於已謂玄冠也
士齊誓同冠天子諸侯大夫齊祭則異冠也玄端亦有不用玄冠
而用冕者天子之齊服也蓋諸侯以下之齊服皆玄冠玄端而以

組纓為別諸侯以丹士以蒼是也惟天子之齊冠用冕耳玄端亦
有不用玄冠而用緇布冠者則諸侯以下之始冠也諸侯所以異
於大夫士者纓纓耳天子始冠則不以緇布而以玄冠也玄端之
施於冕及緇布冠者惟此二條其餘則大抵施於玄冠也
凡弁之服惟爵弁以絲與冕同制韋弁即用絲布矣皮弁冠則
固皆用布也 凡冕弁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故弁服
雖上下通用而其用則有不同者矣
儀禮圖著五冕三弁之別而文獻通考則謂冠制有三曰冕曰弁
曰冠冠弁亞於冕所謂周弁者呼夏收是也冠亞於弁所謂委貌
韋弁母連是也若與楊氏說不同其實一耳蓋通考所謂弁者儀
禮圖之韋弁皮弁也所謂冠者儀禮圖之冠弁也統言之皆曰弁
細分之則冠弁又自為冠也

湘陰縣志

通考曰冕始於黃帝至虞以為祭服所謂皇而祭也夏殷之祭則
用弁蓋未以弁為設於冕也至周而等級始嚴故大夫雖可以服
冕而私家之祭不得用之天子不妨服弁而雖小祀必以冕蓋冕
弁之尊卑始分矣又曰冕則卿大夫以上服之而可以兼服弁弁
則士以下服之而不可以借服冕固也然冕服之用非惟位有尊
卑不可躐服而事有大小亦不可以例服故天子之冕以之奉祀
其次則初即位服之伊尹以冕服奉太甲康王所冕韋冕是也納
后祀服之冕而親迎是也養老服之冕而總于冕也躬耕藉田服
之冕而朱舂躬擊未是也至於日視朝等事則服皮弁而已卿大
夫之冕則以之朝王又助祭其次則受遺奉母服之卿士非君府
冕蟻裳一人冕執鉞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至其私家則雖奉祀
亦服皮弁而已蓋於其所不當服也則雖天子之視朝卿大夫之

奉祀亦不敢服於其所當服也則雖服之以總干服之以秉耒服之以執劉執鉞亦無嫌也通禮之宜而已

湘陰縣志



佩義考補

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衝下有雙璫中有珉瑪下有街牙實之以組綬納之以蠟蛛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所微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刺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違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蓋衡以平其心璫以中其德居欲其有所安才欲其有所制右微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米齊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事與民規折旋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

湘陰縣志



為物莫適而非道耶蓋民為貴君為輕事為先物為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與君在所左也

君子君在不佩玉齋則結佩而爵華君喪不佩玉

春秋傳曰改步改玉自天子至士步同不同玉亦隨其王葬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紱公侯佩山之玉而朱組紱大夫佩水蒼玉而

純組紱世子佩瑜玉而蒼組紱士佩瑀玟而緇組紱又一命組紱

幽日街再命赤韍幽街三命赤韍忽街經解曰行步則有環佩之

聲此也

車間節度考補

賈子曰存術為爲在賦為和馬物而駕鳴駕鳴而和應聲曰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為節下車以似玉為度上有德衡玼珠以納其間下有雙璜銜牙瑤瑤以雜之趨以采茨行以升夏步運中規折還中矩也則揖之是則揚之然後玉錯鳴也古之為車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指以象列星轉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瞻帝和之聲側視則觀四時之運此中車教之道也

湖陰縣志

尊奠禮考補

周禮祭法以疏布中尊八尊以畫布中尊六尊禮書曰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奠所以祭宗廟故尚文疏云祭天無祫惟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是祭天惟用八尊故惟疏布幕費疏祭天亦有非也之奠以此布幕宗廟亦有八尊以畫布幕是辨文素在幕也郊特牲云器用陶匱蓋尊用陶匱也奠尊皆成酒器灌取奠中尊之酒實之於瓊而灌之若玉用圭瓊后用璋瓊是已獻取尊中五齊之齊實之於爵而獻之若玉用玉爵后用琖爵是已其於祭天而或以瓦尊獻以匏爵又何疑焉
凡安尸天子舉尊諸侯舉角則卿舉解大夫舉角與

湖陰縣志

用五齊三酒考補定

陳氏祥道禮書曰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用五齊以神事之也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意也故曰惟齊酒不貳非此八尊所實則皆有貳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以二尊副之小祭以一尊副之所以致事養之用也司尊於朝政用兩瓶尊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犧象所實泛與醴也壘尊所實蓋以下也朝用醴饋用蓋諸臣自酌用凡酒醴以上召所酌蓋以下夫人所酌酒止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似天地宗廟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別然經有言一齊者禮器祭義夫人莫處是也有言二齊者醴齊酌蓋齊說酌是也有言三齊者坊記醴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有言四齊者禮運在酒在堂醴醴在戶案醴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有

湘陰縣志

言五齊者酒正五齊八尊是已蓋二齊者天子之時祭一齊者諸侯之時祭宗廟之小祭也三齊者宗廟之祭祭四齊者宗廟之祭祭也此人鬼而已其上有神元馬則五齊天地社稷之事也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已天子禘祫祖所自出諸侯則太祖而已天子禘祫廟主大夫士及高祖而已則時祭一齊禘二齊禘三齊社稷四齊可類非也
案陳氏謂陳者不酌酌者不陳則酌者置之何所故正尊不酌酌者酌其所或大祭人眾酌亦多故必三或小祭人寡酌亦少故一或而已足也 又醴即蓋澄即沈

王 飯 牲考補定

徐氏曰禮器言圭璋璜琥也長八寸圭以享王璋以享后二玉之後所用雖曰圭以馬璋以皮然後皮馬不上堂是獨用也陳氏以圭璋為凡朝王后之玉不知諸侯朝用命圭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非圭璋也 琥璜者送爵也案聘禮禮賓之幣束帛束馬又致饗以酬幣又致食以備幣則諸侯於聘賓惟用束帛束馬皆不用玉今云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自相酬也待送爵爵而後將之不如圭璋之能特達也
天子一食者食渣也尊者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渣報告飽待勸之乃更渣也案儀禮特牲九飯少半十一飯郊云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禮器則云天子一食諸侯再食二處不同者禮器據食畢更加飯之數言也

湘陰縣志

陸氏佃曰天地之祭名而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燔黍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實牲體馬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擇地而祭蓋牲體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其享牛米牛享牛祀神之牛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射於地則煎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於天用蒼地用黃各象其功也郊特牲言享牛若祭法則言求牛而已舊說謂止一牛而以半燔祭以半正祭者非也

半介 席 正羞、豆考補

古氏慈曰禮器言諸侯半介謂天子之禮大夫半介謂諸侯
使聘天子之禮止言諸侯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再重則
兼卿可知凡皆尊者多卑者少也

許氏曰堂上正羞非以備味多品獨宜於天子也不如是無以隆
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

陸氏佃曰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
六豆者此與自公以下雖有羞豆加豆不數又其加豆羞豆有降
殺左傳楚子入餐於鄭加豆六品是也又聘禮云凡致禮皆用
其饗之加豆則豆非饗蓋少諸公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
諸侯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

去并豆禮公食大夫宰夫自東房薦豆六以羞次非之饋食之

湘陰縣志

豆四既夕禮解折儀醢葵蕘蕘是也下士饋食之豆二冠僅長
禮特牲饋食葵蕘蕘是也士饗惟栗脯而已

北疏禮有五羞庶羞公食大夫禮及宰客皆言之此天子二十六
豆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正羞也

盟會通盟考補

孔疏盟之為法先誓地為方坎我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
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舂血諸書如坎血加書者見
傳二十五年襄二十六年左傳飲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周官
或石云贊牛耳飲用左耳故知用左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以玉
擊辟盟又玉行共珠槃玉敦是也知口飲血者襄九升左傳云新
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盟牲所用據禮詩所云天子諸侯以牛
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毛詩說君以子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
伯使卒出飯行出犬雞以詛射預考者又云衛伯也盟孔性以
飯而戎右云贊牛耳又左傳云諸侯盟詛執牛耳然則人君盟當
以牛也

湘陰縣志

陳氏禮書曰盟會或衣過不必取春秋公及宋公過于清梁公衛

侯過于垂葦也下諸於不該於不也則禮有盟邦國有盟萬民春秋有諸
侯會有大夫會衣裳會衣兵車會盟會衣小大而諸於不也
先王之時結民以志信誠懇之心維邦國以此小事大之禮然而
會盟盟誓之禮未嘗絕於天下將使夫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
畏然則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無貳志也則會盟盟誓不亦有輔
於教哉若夫會而民畔誓而民叛則非會誓之過也作會誓之罪
也苟子不知此而以為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候矣
又曰周禮有盟有詛則盟詛固有大小矣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
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執約封人凡賓客軍旅大盟飾
牛特其未殺也飾以文編其殺也實之於坎加書其上擊以鼓耳
執約以鼓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執小者亞之有玉帛以理明神有
執約以鼓不祥既變則以盟書登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

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共祈酒脯則既殺以盟於前又用酒
 脯以祈於後也王進狩之盟其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
 官之伯會諸侯其神主月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
 衛天子則饋與伯桓與飯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然盟雖皆坎牲
 加書以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牛耳而既盟有祈而誼無是也春
 秋之盟有通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蓋在任制臂以盟莊公華云
 登子反於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
 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尊人以城下日
 以長亂莫之或燧皆先王之罪人也○歃血之說散也

旒數考補

旒有二說每一就貫以玉就開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天
 子垂旒齊肩諸侯以各有差降九旒者凡五則九寸七旒者七五
 則七寸以下皆依旒數所垂為長短○弁師所掌天子十二玉
 子增天子雖與諸侯同冕而五冕之旒皆十二玉則與上公齊冕
 九旒九玉以下自有分別

衣袂制考補

呂氏曰衣袂之制有三有侈者自那而後之隆至袂而侈之朝服
 以上是也有端者自袷至袷方正而製之方端者端是也有闕者
 內袷於袷外袷於袷中則胡下海衣是也

群話考補

玉藻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頭五寸有華帶博二寸中紐謂之頭以皮為之兩邊紐謂之肩皆穿於華帶上凡似物皆繫於華帶以其堅能勝物也北疏他服稱華帶服稱華帶華帶其名也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玉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為弁以飾給配之服冕者以華配之較之亦言蔽也釋義華帶皆同皆華帶也禮書曰彰不稱華服也朱希斯皇見於方叔亦華金錫見於東部諸侯禮曰君朱大夫素士為弁又曰赤韞葱衡若朝服也然冠禮主人玄端素鞞以筮日而三加冠衣則為釋皮弁則素鞞則釋不獨為朝服也是釋鞞無別於朝服也

湘陰縣志

中門考補

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注云凡入門而右由闈東左則由闈西疏由闈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闈西者聘賓入門之法也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從闈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疏賓請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闈西也闈之中夾而稍中近闈也行聘尊禮是奉君命故謂公事自闈西用賓禮也私祀私而非行君命故謂私事自闈東從臣禮也朱子曰儀如今衣頭相似闈當中闈門者令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門外見人常掩闈之間為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闈兩字有根中門謂根闈之中其闈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闈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或問門左右扉各有中其別可考否曰門中有闈兩字有根根闈之間即中古人常闈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門也疏約曰按朱子二條及語類所載君臣出入似俱在右扉一處不若君出時闈左闈右君入時闈右闈左反是也似雙扉之說也精言曰禮惟兩君相見雙扉俱進實入西扉之中門主人東扉之中門餘則右扉當用雖聘賓至亦由右扉也左扉常闈則君出入皆由右扉明矣附錄 燕與饗俱云皆入大門燕之大門乃經門饗之大門乃廟門也皆非朝之公門也

湘陰縣志

天子出入舉刺考補

書大傳云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牲黃任右五鐘皆應無後士師
秦登車告出也入牲則賓左五鐘皆應無後少師秦登堂就席告
入也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自其出言之出牲陽鐘而陰
鐘應之動而靜之以止則無過舉入牲陰鐘而陽鐘應之止而濟
之以動則無廢功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也

湘陰縣志



氏族考補

傳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周氏已
勝族任荀傳結縵族是也惟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
姓
白虎通義曰族所以九何九之為言完也親疏恩愛完也人之
所以有姓者何所以當親愛厚親親是為親也故世別親
仗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為重人為也姓生也人所
象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績收徒力氏其
官或氏其事闕其氏即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
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與或國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
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魯言仲孫季孫叔
孫楚有在也景齊有高國在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專事
人者也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也明
當為宗廟王也一說名之於庶親名者幼少卑之親也庶親故
庶親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
長幼之序也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
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通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
魯大夫孟氏是也男女英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
婦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

湘陰縣志



養老考補

天子所養之老有三有國者稱之獻稱以養之者也有一老司徒以保息養之者也有死政之老司門以其則養之者也若外舉酒五常人所謂耆老即總此三者言也先王父事三老則三老乃屏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即在其中也其養之之期亦歲有三仲春季春仲秋也凡合樂必送養老春入學擇家合舞秋頒學合聲是時天子視學養老此養於仲春仲秋也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養老此養於季春者也若夫出征受成及凡入學養老又不存每歲養老之定數或謂冬夏亦養老考禮經并無其文

賜姓賜氏考補

孔疏曰凡姓釋異者所以別異人也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故左傳云天子因生以賜姓肝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可加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賜姓曰姚封爵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前漢姓始而氏曰陳故鄭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而夫姓曰姜賜而姓曰姬賜而姓曰子賜而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族元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通於公族以王父字為氏於諸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之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則辰氏城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則齊魏是也凡賜氏者者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仲尼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族是也若子孫不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文為別對文則通故左傳則族於眾仲下曰以字為辰氏是也其姓與氏散文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方氏曰於眾而聚於一者謂之族所新宗以族得氏敬宗收族

雜記考補一

人子三賜不取車馬牛子曰此亦謂受之而不取用耳若尊者之賜又得祿所當得豈容獨辭之而不受乎○案古者車服所以旌勳庸非有功弗賜也君賜之非更有命乎故即車服也其平日所乘之車馬皆以平常所當得用者而自造之豈待君之賜乎記所云三賜不及車馬蓋謂宣力國功效應科於法得賜而辭讓不受不居其成功解美於君又故為人臣人子之戒辭而名與讓起也

尸者神像也外祀之尸可異姓宗廟之尸必同姓尸必以昭穆從其類也必以正處不敢以賤者為告親也天子尸不以公而以卿諸侯不以卿而以大夫明禮之義也大夫士尸以無爵者遊君也又必擇無父者為之不使父拜其子也特祭尸服所祭者之上服

湖陰縣志

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而西而立皆拜受尸是坐而祭焉則儀然以神道事之矣故父在不為尸不敢當尊也○踏席者踏踏也古人席就地鋪常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以就上位若發初從上便為踏席○凡升堂者脫屣於堂下唯祭則否凡入戶者脫屣於戶外有尊長在則言就屣水屣細屣遠屣皆有禮法即席之禮由下以序而升凡賓客請書飲食被坐諸席皆有禮法不可失尺寸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者門以向堂為正東為右西為左人主出入必以右自外入則右闕門之中自內出亦右闕門之中入之右為東出之右為西乃君出入之所出之右在西故以西為東也大夫士亦由闕東者臣統於君不敢自出故君出入皆於闕也○天子適居寧由泮階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蓋天子無適而

不為主大夫士無適而不為臣也○諸侯西一門常掩謂之賓門惟賓至乃啟

凡見尊者必以疾趨為敬然有不必趨者惟簿之升拜尊者所見可以行其敬也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迫不足以容步執玉事重處其或墜也

爾雅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出廟入廟不以趨為文若迎賓則趨以承齊行以肆夏

古人跪與坐皆兩膝着地而有小異者反跪坐其上而以股就足謂之坐伸腰及其股而挺身直起謂之跪跪所以致敬也

有憂則席有喪尊席例特也尊單也古人設席必相對故自南向北向東向西向之憂今以有憂無服與人揖故故席止一而若謂

湖陰縣志

可斜其席則古人死且必以正蓋以憂而改其度乎席必兩而後為一重居喪則單席不重也若以尊為不與人同坐則喪各有次位其尊卑同疏戚同者安得不與之同坐外人無服者又豈有來此同坐者乎

雜記考補二

公羊謂祭天無尸乃祭服氏祀送送尸故前疏以為百尸今果
毋朱免之子以為配天者之尸則天無尸明矣祭服氏所送送亦
配天后禮之尸也但士師職祀五帝則沃尸豈亦配者之尸與
孔疏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陸氏佃曰古稱黃帝以車戰出
尤以騎戰入齊魯相進以執為几則軍之有騎尚矣 左傳左師
張將以公乘馬單駟也此駟馬之証

行前朱雀云云者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軍陣
以見奉天討之義也崔氏云龍旗九流青七流虎六流龜蛇四流
○車東七宿有龍形而七宿有鳥形西七宿有獸形北七宿有龜
蛇形故各舉其象而方色名焉

湘陰縣志

士祭於公自徹其祀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其祖雖大夫亦自
徹之然君使人歸之也若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其祖
公諱罔謂君諱然大夫易名之典出之於君則亦君所命矣故大
夫之祖父而非大夫則不諱大夫之祖父當為大夫而君賜諱者
則於君前亦稱諱不必名也古位未高而君字以諱之則後於君
前亦可稱其字不必名也若諸侯之大夫雖有諱而稱於天子則
亦名如祭服之稱陸臣書是也

外事剛日止將治兵宜於社而出也戊田獵之季古亦以庚戌為
禘合禘則不能拘也况巡狩及朝聘會盟則左傳所載明
柔日皆有之豈以外事而必用剛日乎山下季日惟四時之祭為
然所謂日月丁巳也然有特告則亦不拘故以五在洛以戊辰蒸
至祭天地日月在二至二分所重在陰陽之交陰陽之中不問剛
柔之日也亦之用字亦以武王克殷以字或告上帝所謂周之始

不也遂以為一代之制而所製大害用之無若特告則亦不拘故
周公營洛丁巳祭戊午社也

卜筮之數白虎通云天子筮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
寸龜陰故其數偶說文云天子若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
三尺若陽故其數奇也

明官太服式僕田僕漸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為之則御非賤者之
事故有以同等為僕者有以降等為僕者有以弟子為之僕者
客車不入大門所以主敬故親體偏駕不入王門蓋車龍猶以朝
諸侯金路象路等並與天子同所謂偏駕也入天子之國則當降
用蓬車而蓬車亦不入王門

王五路王金象木革玉白乘一銜四路並從會同王乘金路簡以
革路行蓋會同必田獵如車以詩是也乘車召皆在左車兵戎革
路則召在中

湘陰縣志

詳車召生時所乘 時用為總車車上當左僕在右當左以擬神
也
乘車之禮召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考工記車考其左之不徒
月命我未非不措於左後世虛左以迎皆古之遺制耳此乘車為
然若兵車則御者在左式右在右將帥居中若士卒所乘則左人
持弓右人持子中人御或左傳諸戰所載皆然蓋御無定位若有
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在中右人之持子惟將帥
士卒之車不同而所乘常在右所載常持子也此三人乘車之法
也

雜記考補三

馬氏曰先王之時車不中度不於中蓋是中之法於方以象地蓋固以象天輪輻以象日月蓋以象星圖者中規方者中繩立者中權橫者中衡至路以象德之美全路以象義之和東路以象義之辨華路以象義之制木路以象仁之質九徵人君俯仰而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而砥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於規矩權衡言動不離於直從仁義然後存之志不偏於心而中正之行可律於下所謂器以藏禮禮以出信也而謂其禮之奇車其可乘哉

凡坐在陰則上右南鄉東鄉皆生在陰南鄉以西為右東鄉以南為右也北鄉西鄉皆生在陽北鄉以西為右西鄉以南為右也此據平常布席則然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賓席席前而主

湘陰縣志

人作階上西而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 尊此尋常主客之

席西鄉北鄉主客之席南鄉東鄉則親友異制之席

女子之纓有二一足少時常佩香纓內則男女子冠笄皆纓是也

一足許嫁時纓以祭屬之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是也以五采

為之

古者天子賜姓諸侯命氏然姓必賜於天子而氏不皆命於諸侯如晉孔氏以祖孔父字為氏而子鄭孔張以祖子孔子為氏而姓惟衛之孔則則孔氏而姓惟陳之孔字則孔氏而姓惟氏同而姓異彰彰也又如司馬牛以官為氏而其兄稱向也或稱桓也則又以其祖為氏一家而三氏矣蓋氏或其人自繫之或他人舉以目之不必皆命於諸侯也故惟門祿顯者則姓與氏最著其側陋之家有子無姓而但以其祖之官與地為氏者或本有姓而以

武徽轉從忘其姓而但知其氏者故賈安不知其姓則卜之如有

為之後將育於姜是也

陳氏曰古者於豐則祭先炊於學則祭樂祖射則祭侯用火則

祭司權用通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於田

則祭先耑先司耑於學則祭先聖先師於飲食則祭先代造食之

人種種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而以板盛之卒食撤去若飲酒則

祭酒於地也

鄉飲酒之禮以飲為主故先酌酒以行飲酢合禮以食為主故卒

食設酒以酌之不獻也

熟肉帶骨而謂曰醢純肉切之曰臠牛羊魚內鼎而切之為膾薄

析曰脯脯始作也牲而施薑桂曰脩脩修治之乃成也

燕禮受賜爵者公卒爵然後飲士相見及王燕則皆卒爵而侯君

湘陰縣志

卒爵私燕之禮與燕飲正禮異也

人君克饒年禮考補

禮國有饒人主不殮國有凍人主不葬非內之日人主不葬樂成凶殺不登臺榭徹於侯馬不食殺馳道不降食成膳祭有闕是故禮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孔子在齊人早春儀祭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簡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帶王祭記不登化以下牲此則賢者自取以民之信也

湘陰縣志

文武二世室非七廟之二祀考補

祭法言天子七廟自考廟以上五
之室廟有二祀享嘗
且止章少成因謂天子兼二祀為
是以文武二世室為
二祀以足七廟之數則謂天
如二祀為九室才庶
之陳氏曰父昭子穆有常數者禮
禮無定法者義也故
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二
二昭二穆之外而立
魯公世室王禘韓愈皆謂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
成謂周禮守祀有八人記言王者立四親廟曰謂周七廟文武為
二祀是不知周公刊禮之時文武尚為五廟其宗之之禮特起於
後代也如宗之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後有豐功盛德如文武
在可宗之列者則親廟又益減乎必不然矣馬氏曰謂七廟中二
祀為文武之廟者非也連廟為祀止於享嘗為文武之廟亦止享
嘗不及月祭室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乎觀此則文武之廟斷無
有不月祭者其二世室不在七廟數中別故之說為定論矣

湘陰縣志

考古卷補卷之五目錄

學校總論考補

養老禮考補

東漢學校考補

唐代學校考補

宋朝安定學規考補

東萊學校貢舉議考補

朱子學校貢舉議考補

功臣子弟入學考補

設因材賢考補

周選舉法考補

漢賢良科考補

湘陰縣志

漢選舉不拘世類考補

漢選舉有常格考補

北魏崔亮停年法考補

總論課績法考補

周官課績法考補

周漢課法總考補

晉魏課法考補

請保舉用人考補

論用人不宜保舉考補

論官宜久任考補

論守令不可拘年考補

歷代取士科目總考補

鄉學或學教士取士辟士考補

西漢學校考補

六朝學校考補

宋代學校考補

元國子學制考補

郡國學校考補

天下郡縣立學考補

五經博士議考補

選舉法總考補

西漢選舉法考補

漢孝廉科考補

漢任辟薦考補

魏中正九品法考補

帝王課法考補

西漢課法考補

東漢課法考補

唐課殿最法考補

論資望用人考補

論官宜任其辟著考補

省官議考補

論守令宜擇人考補

歷代舉士法考補

唐科目考補

宋科目考補

明定科舉法考補

試列等第考補

定武科鄉試會試考補

童子科考補

官制總考補

歷代官數官品考補

唐選舉十弊考補

宋分路取人法考補

設提督學政考補

士習文體論考補

武科考補

歷名代職名同異分合考補

歷代官制增革考補

湘陰縣志

考古卷補卷之五

學校總論

楚馮王文清九溪甫輯

馬端臨

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師表故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後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均是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史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於簿書期會之所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登歸也國家之學宮皆易拘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禁違捷徑學乎雖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焉也於足所謂學者始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數矣

湘陰縣志

鄉學國學教士取士并士法考補

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任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選者之升曰選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其選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任進亦是二道可為選士者可徒試用之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等同矣二也

養老禮考補

養老之禮其自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國事則養其父祖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廢人之老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役養陽氣則用春夏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凡大合樂必逆養老謂春入學舍菜台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凡七也

湘陰縣志

西漢學校考補

孝文初使掌故龜錯從伏生受尚書已令儒生集撰王制經置一博士遂向文學而帝不好刑名黃老家言終謙讓未遂禮教武帝元朔中置博士弟子員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置弟子員即武帝所興太學也時公孫弘為學官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後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聚長上肅政教順節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所當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試能過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教缺其高第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才及不能過一藝輒罷之制曰可

湘陰縣志

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

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東漢學校考補

東漢光武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太常丞次總領焉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辨明經義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不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畫日乃罷

明帝初臨辟雍尊禮三老五更察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纓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木雀別立校舍投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志令通孝經章句吳國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咸於永平云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使臣著為通義

湘陰縣志

順帝陽嘉初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左雅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以足負書來學皆集京師

靈帝熹平中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

時帝頗好學自造聖義篇五十篇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及能為尺牘工書為策者皆加引台祭酒樂松賈復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善陳里閭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初遂置鴻都門學其諸生受辟台有賜爵者書于恥與為列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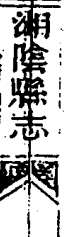
六朝學校考補

晉時王坦之以時俗放蕩不教儒教常者廢莊論以為莊生者其
言說論其義恢誕人因藉之以為弊薄之資於是禮與浮雲俱沮
偽與利誘並肆人以此克己為恥士以無指為通時無復德之譽
俗有蹈義之想莊子之利天下者少而害天下者多也

梁武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敕廢無議
授之實乃開詔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
人分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饌庫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
於是懷經負笈者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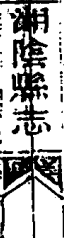
隋文帝平天下稍貴禮帛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
集又親釋奠之禮自京邑遠乎四方皆設學校齊魯趙魏學者尤
多負足運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下絕中州之感自漢魏以

來一時而已



唐代學校考補

唐始受命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有國子監置學生三
百人有大學學生五百人有四門學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
勳官子弟為之餘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其律書算皆有學生學
生五十人書算學生各三十人其京尹府有學生八十人京縣
五十人天下諸道州縣置學凡三等上州學生六十人中州下
州以十為差上縣學生四十人中縣下縣亦以十為差國子監生
尚書省補祭酒統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為凡館二門
下省有律文館生三十人東官有崇文館生二十人詔宗室功臣
子孫學焉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
書春秋公羊傳穀梁為小經率經論諸皆兼通之



高祖武德初始置學于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
太宗貞觀中制太學四門律書算學皆隸國子監時天下老師講
德為國學官數服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員至三
千數百人自位武也營飛騎皆設博士授之經傳別學舍時新羅
高昌百濟吐蕃高麗諸國並遣子弟入學凡八十餘人國學之盛
終古未有

又命學正五經北缺頌示學宮命諸儒草章句為義流行之因詔
前代通儒用其書行其道者宜優嘉列繁孔廟

元宗詔天下州縣里坊各置一學而擇師教授之
開元禮載皇子束修束帛一簋五匹酒一壺二斗俸一菜三脰皇
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
生最請見執贖者以備授皇子跪奠罷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
避進進跪取贖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士亦

亦然

又置提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漢說為修書使以
總之勅有司優厚供給

昔唐文館以鄭皮為博士

考當時五經有試而老子亦有試雖監有學而崇極亦有學文宣
有嗣而位元亦有祠學校之道離矣

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正其說文

湘陰縣志

宋代學校考補

宋制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弟為之初無
定員後以二百人為額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及外人之俊異
者為之及三舍法行太學始定置外舍生二十人內舍生三百人
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隸州公擬試補外舍踰月齋長書其行
藝始於籍凡內舍行藝與所試之業俱優為上舍上等取員按
官一優一平為中等以俟擬試俱平若一優一平為下等以俟省
試後世考定高下之法自此始矣迄哲宗元祐間廣文館生二
千四百人以待四方游士試京師者皆學生無定員他雖學廢置
無常至徽宗崇寧中建辟雍於鄆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過
天下於是由州郡貢之辟雍由辟雍升之太學而學校之制益詳
仁宗時命諸州皆得立學賜兗州學田後諸州皆賜之

湘陰縣志

神宗元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皆有學

元豐間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立三舍共二千四百

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學生間歲一合試補上舍生滿封卷

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校公試外舍升內舍內舍

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發解而

而特賜之第遂願以此取士廢科舉法

程子者詳學制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疎非

養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

下編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厲行檢以厚風教

理宗時校中帝親書高題賜諸學並賜諸生束帛以示激厲先是

偽學之禁甚嚴濂洛關閩之書為世詬病帝崇尚正學追祀諸儒

後宋道術大明皆理宗承章之力也

考宋有律學算學書學醫學小學諸科熙寧間置律學習書
宋人試策一道習律令又試大義五道

律算習書科不先王所以前民用者後世不講久矣朝廷著為令
典使人習之亦得古人重小學之意但踏之聖賢進之從祀而臣
區畫學堂科亦得並列則雖且棄去先賢云小道可觀致遠
恐沈此豈然崇時人所能知哉

考郡國學校始自荀文翁之教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即後世
博士助教之任唐府郡置經學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宋初有
廬山高陽敬菴應天四書院未建州學也正宗初兗州守臣孫秉
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從之餘雖未
置學也仁宗初建州守臣蔡濟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
未置也慶曆中詔諸州軍監各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令

湘陰縣志

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
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謀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選司及長
吏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於清司而未
隸朝廷也熙寧中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
命於朝廷矣

宋胡安定學規考補

時安定胡瑗授教蘇湖間時方尚詞賦獨胡學以經義時務教人
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釋通經有義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
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糴算數之類故天下謂胡學多身
勞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過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
至是臨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
法以為太學程著為令

瑗既至國學請擇其徒分治其教如湖學加篤四方雲集厚舍不
能容每公私試罷守儀率諸生會首善堂令雅樂歌詩迨已夜乃
散諸齋以其間歌詩奏琴瑟結誦之聲徹於中外其弟子散居四
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設舉止遺之不問可知其為先
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湘陰縣志

元立國于學制考補

元世祖至元中立國于學二十四年定制設國子監立國學官生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假食仍隸集賢院設博士通掌學士事分教三齋生員講授經古充正音訓上嚴教導之術下考詳習之業復設助教同掌學事專守一齋正錄中明規矩習課業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以其次傳習之其功課對策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呈助教候博士既定始錄附課簿以覈考校時詩術又著諸入學雜儀及日用節用

湘陰縣志

學校貢舉議考補

呂東萊曰先王制度泰漢以來他陳廢絕然禮樂法度尚可復者惟是學校與古背馳廢命受教者于周以太師樂掌成均益其優游涵養鼓舞人心周禮設官設教所以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以教國子然當時所謂辯達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職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遂畧見於周禮周官設官微職具載至於興賢能國之大教不見明文只緣凡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學校之官不領於六官非簿書期會之事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於六官惟是國子是世祿之官鮮克由禮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教養之意切非有司待書期會之冊領要不在官職官爵之中實之時自國子之外畧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譏說若不在時候明越記如此之備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職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至不率數者存之遠方終身不共大抵學校後世以教為政全然背馳甚至五代好文之君時舉能舉武帝末章六經興太學无武為諸生拔戈講藝初建三廡後魏孝文帝都洛陽破改風俗曹貞觀初功成治定廣學舍千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十餘人鋪張設顯以為美觀惜乎無鴻儒碩師教明之

湘陰縣志

郡國學校考補

考郡國學校自前文前之教授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印後世博士助教之任唐府郡置經學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宋初有盛山嵩陽極麓應天四書院宋建州學也項宗初兗州守臣孫興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補充本州講從之餘雖未置學也仁宗初穎州守臣蘇濟請立學時太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慶曆中詔諸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若二百人以上許置置學於州郡不置學者解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違司及長史於某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舉人遂有權譽者充當時雖置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於治司而未諫朝廷也熙寧中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

湘陰縣志

朱子學校貢舉議考補

近年以來學無宗主治經者明知不足經意但取便於行文諸經皆然春秋尤甚今故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程頤之業皆得吳棫薛季直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載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歐陽修趙正陸淳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守仁胡瑗等說亦可采如詩經學說如毛詩鄭詩今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于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各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解其是非則治經者不致妄

湘陰縣志

考已悉不必有持休矣

命天下郡縣立學考補

洪武二年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自其興以來人習爭聞鮮知禮義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及遐天下之後其令天下郡學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與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材願不率者黜之使日漸化於先王之舊

湘陰縣志

命功臣子弟入學考補

太學初設大本堂即命功臣子弟徐允恭等入從東宮親王講讀五年令年幼公侯伯及武官子弟初承襲者皆入國子學肄業十八年又諭勅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鮮知剛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昔實光功非不高而子孫橫肆卒致亡滅者不學故也亦子侯功蓋天下位極人臣則心常謙退福及後嗣者識道理故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志在不學耳

五經博士議考補

議曰漢武初置五經博士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在漢有專門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訓誥名義而已于凡朝廷政事之有史蹟掌體之有疑義詳論之際博士皆得與焉採問於經義何當漢之政尚經術猶為近古如此後世雖設此官姑備其名焉爾誠能復漢之故事選國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學經術之士皆得以議論其間考古引今以為可古之決其於明廷議政未必無補

湘陰縣志

表因材質考補

文公問於昏臣曰吾欲使傷志父侍誰注公其能善之乎對曰是
在謹也蓬蔭不可使備成施不可使仰但說不可使舉保德不可
使援驟駛不可使視驚焉不可使言弊曠不可使聽位昏不可使
謀賢將善而賢民贊之則濟可誤也若有違賢教將不入公曰然
則教無益乎對曰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入與何對曰官師
之所材也成花直錫主學也蓬蔭蒙珍環也珍珠供扶虛也
之秋聽曉停聲等聲曠司大僅昏愚焉惟使官師所不材也以資
高士夫教者因體能材質而利之考也若川然有原以印通浦而
後大言川有無迎之

湘陰縣志



選舉法總考補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志未亦有九德用家實與考
其德行於才不盾盾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考辟子之權魏
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吏問之毀譽而試
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使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
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
屬皆命於銓曹縉紳發軔必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科擢者
資格而已於是勳籍小吏得以司引洗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
試者詞章而已於是孫厥末技得以階登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
之以操跡末技而考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勳籍籍小吏而
考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應教
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運者愈不可登
伏泰之何哉

湘陰縣志



呂氏大監奏選舉七狀立士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舉
定貢法以取賢徵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
舉法以義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

周選舉之法考補

鄭文莊曰周時仕進有二途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而進者
鄉學則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掌於大樂正而用
之在大司馬由選士而為進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為鄉選吏
由俊士而為進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而論辨之為
大夫士此其大較也

周制在內則有國子之選舉所謂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
而進退之者是也在外則有諸侯之獻貢所謂諸侯歲貢士於天
子天子試之於射宮中多者與祭中少者不得與祭是也

周之選舉不傷他官而傷之數官者蓋必有以教之於平時斯可
以興之於異日况有以書之於每歲斯可以考之於三年也
古人於化民成俗選舉博能二事為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

湘陰縣志

以崇德而必故簡不肖以勉為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
設嚴賢受顯戮實罰相存而行則不視為其文後世非不立學校
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對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不肖
而已非不與選舉也而未聞有嚴賢之教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
人則聽其不選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日
衰也

古者諸侯貢士一選謂之行德再選謂之賢賢三選謂之有功也
如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此所以勸
善懲惡也不舉者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容兼不勝任也當元

西漢選舉考補

考漢取士之法多矣然其行之久而不變者文帝則有孝廉有賢
良武帝則有茂才有明經此四科得人最多然其時賢士長者未
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吏史叙吏亭長門幹街亭游徼番大吏
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矣且西都公卿
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二途以取人
是以張湯趙周輩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強明健決固昏吏
氣習也若公孫弘之儒雅而吉之賢學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
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乎

湘陰縣志

漢選舉不拘世類考補

考漢時每延文學儒生應詔教百人或召見進用或補博士弟子
卜式技於易牧弘羊推於賈豎街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儂漢
之得人於茲為感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廷不慶
賢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桑湯文章
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舉應對則嚴助朱買臣博學則
唐都洛下開協律則李延年運算則桑弘羊奉使則張敖蘇武時
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故一時制
度遺文後世莫及也
公孫弘為相起三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曰致賢館有德任州贊
佐理陰陽者處之次曰魁村館以貯軍中二千石居之次曰博士
館其一行之士一方之藝居之躬自菲薄所有俸祿皆以給諸士

湘陰縣志

漢選舉任碑為考補

考漢時除縣令以上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小吏及公府之掾書
各有碑於其長朝廷無銓選之禁官府有薦賢之實賢者勤情各
察其所為之長而無嫌之初未有限到也故何武為大司空碑號
宜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碑巨衛為攝曹史此曹掾之碑於公府
者刺史周景碑周著為別駕方城令王漢碑仇覽為主簿此僚屬
之碑於郡縣者河南守舉為黃淮並州守舉王集是郡守為士也
四府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為士也恭勝之以直指為士
不疑胡崇以執金吾為襄陽何為士之寬也然為舉之路難廢而
同坐之法則嚴是以累多得人云

湘陰縣志

漢選舉有資格考補

按漢初之淹滯者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至有
為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舊職者其選之速者若賈誼趙
遷歲中至大中大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簡大將
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蓋未有資格之拘也然未立資格而其
實資格甚嚴若由郡縣首相之高第者為二千石由二千石之有
治行者為九卿由九卿之稱職者為御史大夫至於丞相則非御
史大夫之任職者不選此其大者之有資格也博士高第者為尚
書次者為御史否則以次補諸太學博士弟子二歲通一藝以上
補文學掌故其高第為郎中文學掌故郡縣備員此其小者之有
資格也諸官初除必先試守試守一歲然後為真則稱執有資格
矣有市籍者不得為官入財為官者不得名職則流品有資格矣

湘陰縣志

第其間選特惟上所命初不以秩之高下為升降耳

漢賢良考補

董仲舒昆錡公孫弘杜欽谷永杜鄴西都之賢良也仲舒最醇又
值武帝初政清明再三詢問故得登其所學弘本曲學又值罷克
之餘故無元論以取容昆錡和治體又遇漢恭之文帝又時為太
子家令乃取五帝神聖之說賢不置口他無建白欽永何王氏不
足論鄴指陳丁傳頗不負責正之名而正大則有王吉貢禹唯方
則有朱雲何武借史述其傳云

湘陰縣志

漢孝廉考補

孝廉始自西都初猶考與廉各為一科如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
等皆以廉補長丞若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以孝為郎至東漢則
合為一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不試文字至東都則試家法課既
奏與後世科舉法相類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
得舉然當時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資以考行廉儒之實故黃璞
奏增考條從政為四科是亦失設科之本意也然漢室得人之感
則莫若孝廉科矣

王文清

魏中正九品法考補

魏文帝時吏部陳羣立中正九品官人之法其武官之選則雜軍軍主之一時士務進趨親浮華其後愛憎由於中正遂計官爵以定品格無復銜之貴矣晉劉毅論之曰今立中正定九品不精才實務保黨利不稱天務隨愛憎所從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放下者吹毛以求疵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討協登進是以上品無實門下品無勢漢僅立周時實為亂源宜漢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湘陰縣志

北魏在是傳年法考補

在是為吏部侍郎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俸解日月為斷薛琠謂義均雁行汝若魚貫執簿喚名一吏足矣夫何謂銜後魏琠元休義城陽王璉相繼為吏尚書利其使已謹而行之自是賢選同質澄濁無別號之失才從是始也

總論考課之法補

書觀夫子相嘗初而誇之三月而論之于產相鄭一年而誇之三升而論之困思考最重吏之法不在階初政而在課成績也所以古者立制每三載而殿最焉蓋不至三載無以寬其敷布之途過乎三載無以振其明作之氣法紀之疎密盡善如此斯吏治日進而帝王應世磨鏡之權乃可得用也

湘陰縣志

帝王考課之法補

虞書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最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明廢績成照夏制適人猶以木鐸其不共者邦有常刑商以三風十愆治官刑以儆於有位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方安大明黜陟以六計與事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幹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也計其治事而治王廢置三載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論周官課法考補

按周制家宰既提其綱六官又自考其屬百官又各考於一職之所統司會又從而逆之以周知四國之治屬考於下則寡而難擬網破於上則簡而易見又合於司會則精詳適養有以防其怠故其考課之嚴如此然豈遽行其法而逆責其設也哉蓋日成月要雖不廢於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逆之於一歲三歲之中其中明微戒之嚴必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先王於此蓋謂人之情常以久而懈法之意常以久而玩是以每歲報申明之凡經國之大綱為治之條目曠曠然常有日新之意本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初正而無懈弛能百舉見賢不肖無所遺至是而考績之法始可行而廢置課賞始能各當其情也此周之吏治所以無不稱職哉

湘陰縣志

周漢考課法總考補

陳氏集說云周制三公之尊下攝家宰之職家宰之尊下兼三卿之事天下萬物無所不統有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制人奉供之通習王府則用之司存官中使令之鑿然凡其布列於王之內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備之家宰為夫是以羣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砥而不能自私紀綱不能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無敢盡入主之心志而竊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大於此焉自漢以來大權散布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制於內故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為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選用事而在之之權重奉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職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衛尉之任范祿勳之系

湘陰縣志

日並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此其極也關內侍騎都尉之爵至及於丞詹樂工醫師之職至為王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司與關則漢鴻都之貴爵唐璣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與關則房闈有制政之漸旋旋而起至且之風聞寺僧廢立之職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假膳烹庖酒漿醴醢非微物也掃洒澆染非賤職也惟事以舍非知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非命廢絕而權流至是是良可恨也究其所自則始於陳平之自棄其權而武帝習見其逆舉其權而授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是解散而不可

西漢考課法考補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最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不遵典制僭公向私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長幼煩擾封疆山崩石裂妖詭詭言刑截禁元為百姓所疾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苛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持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何附蒙強通行貨賂則領正令

考漢史王尊為郡太守察尊廉補鹽官長焦延壽為郡守察舉補小黃令是令長之職多郡守自辟置也吏長於歲盡計戶口墾土錢穀盜賊之數上計郡國謀功設是令長之職守相得自謀策也刺史巡行所部郡國考最議詰言師奏事是刺史得謀守相也谷永為請宣曰左馮異宜考課功績簡在兩府則御史得舉

湘陰縣志

考郡國明矣而古曰殺傷橫道宗此尹職當禁止歲舉丞相謀其假最奉行賞罰而已觀其課假最之言則丞相雖考郡國之計書明矣觀奉行賞罰之言則天子受丞相之要又明矣又其詳更略每事而考詳延壽在東郡斷獄為天下要此刑獄謀也尹翁歸守右扶風盜賊謀常為三輔最此盜賊謀也倪寬為內史租稅不入當免後民爭輸租而更以嚴此租稅謀也卜式為成皋令將清最此清選謀也陳立為天水太守勸農桑為天下最此農桑謀也他如戶口墾田錢穀莫不有課可謂嚴密矣
宣帝與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誑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慮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詐實者按之使
真偽無相亂
時自丞相以下各奉職事考最奏以其言考課功能侍中尚書功

皆當選及有善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功報以黃金勉勵推機用器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苛且之意及科刺史守相親親見問觀其所由進而考察所行以項其言有各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是故漢世良吏於斯為盛焉

湘陰縣志

東漢謀法考補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徒掌人民功課司空掌水土

事功課或蓋則奉其嚴最而行賞罰

舊制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遠極吏按驗然

後黜退先武等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史之吏朱淳上

疏曰陛下不用舊制信刺舉之官黜罷輔之任至於有所敷奏使

加退免覆按不關三府罪雖不蒙登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若

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臣苛刺各自

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故有罪者心不厭罪無咎者坐被空文

非所以經誠乘貽後王也

漢考課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郡國

長吏既有上計以較其殿最而部刺史又以六條為其治行天子

時遣使來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采長吏賦否以雜言

察按報彼無免大率於外為詳也至於內則不過三府者尤祿熟

歲考察行以進退之而已然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十石

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進退之序亦未

必一以考課為黜陟也焦延壽為中黃令舉最增秩王溫舒試傳

長以事數廢實罰若甚公矣然倪寬左內史謀最治平第一而不

湘陰縣志

他如倪寬以負租免田民償而最會課漆令亦得嚴蕭育為之請
夫始嚴終最使民得以用情而無一定之法固無可議乃會課既
定而人猶得為之請則其法將安用哉

晉熙陳課考

晉武帝五年杜預承詔為熙陽之課即文莊善之其善曰古者設官分職以備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備明哲之輔時也博訪教養以言以至末代教以兩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才愈偽法令滋刑巧僻彌多矣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舉優者一人為上策考者一人為下策因計借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其六載處優舉者起用之六載舉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劣考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以考課難成雖通為例為例之理亦即取於風聲六年類為熙陽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今每歲一考則稍優以成嘆累考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趨斷未有六年六點清能六進不考者也若令上下公相答過此為清議大類亦無取於熙陽也疏奏時不能行

湘陰縣志

唐課官法考補

考唐史課法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凡流內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四者其最善也善狀之外又有二十七最進侍之最選司之最考較之最禮官之最樂官之最判事之最宿衛之最督領之最法官之最校正之最宣納之最學官之最軍將之最政教之最文吏之最糾正之最句檢之最監長之最役使之最屯官之最會月之最磨官之最方術之最關件之最市司之最牧官之最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非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謫詐貪濁有狀為下下所謂九等也流外官以行能功過為四等清謹勤公

湘陰縣志

為上執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為下貪濁有狀為下下

請用人宜保舉疏考補

昔周命伯冏為太僕曰謹簡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
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也
其後檢命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志彼周行庶品苟不出時
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眾之道並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
使常苦之人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臣待罪宰相即
以上陳求賢審官相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
供奉之職並因察舉勞績須加獎任者並宰相叙職以副其餘臺
省當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
各於除書之內具擇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賢則奪俸時
金至得則廢并至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間試大官聖旨
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使令且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

湘陰縣志

宰輔等職不過數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偏指多士備聞
覆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使持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啟
以得授恐不如委任長官謹簡僚屬所簡既以所求非精今之事
相則往往日臺方長官也今之臺者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宜有為
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萬吏居宰臣之位則能擇千百其僚屬
議慈德甚感斯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所
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故漸下故所舉漸微遂自卑遠始升於朝
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於間行既任以事者於是
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庶事不滯者然後人主將
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

按後世保舉徇私者賞罰不行耳信實則誰不樂舉必罰則誰
敢妄舉陸公之疏故為明也

論資望用人考補

秦少遊曰用人要術不過資望兩者而已用人以資則魁奇者沉
抑如張釋之十年不調楊子雲位止執戟是也用人以望則驕亢
者冒竊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是也惟以資持天下有常之士而
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則二者足以相權而不至相礙
張伯起云古丈者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射擊為先
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心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
不悉却陵之師
邱文莊曰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
於常調之中而有非常之調人以漸用而少類之才則不以漸官
以次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也

湘陰縣志

論用人不宜保舉考補

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罪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克窮瘼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任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舉惟其既已設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一縣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偏郡者也此三者其偏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其偏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下坐失職司察其偏郡夫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有孝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

湘陰縣志

論官道任其辟考考補

按自隋後海內一命之官亦無復有辟考之事士之才智可此一官者前非宿登任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兵牧亦不能振拔以收其用至唐則任者多由科目矣然辟考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梁廷引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白敏中之辟王錡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愈之是也有深起隱逸者若馬重徽之於石洪溫選張博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畧之士者若樊度之於柏耆杜愔之於辛鑑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畧之士多起自布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剛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孰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擥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致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廢也宋時雖有辟法然向來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應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蓋去古法愈遠而偏僻跡之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竊勇於銓書者少得以自達矣

湘陰縣志

官宜久任考補

疏曰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少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
遽即遷除不論謀考爭求冒進亦何暇風布化求瘼恤人哉古之
為史者長子孫倉氏庚氏即其後也臣請部督刺史上佐而徵縣
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若其謀設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
加祿秩或降使監開并置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推以勸能政績
無聞抵死貪暴者放歸田以明賞罰理致昇其過於此

湘陰縣志

省官議考補

估議曰唐虞稽古選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建六官各有
徒庸雖史象事繁而條流不紊秦漢沿襲後漸增廣元武置四百
餘縣吏職十置其一統分命使臣州縣吏又并合郡縣等省
七百餘員備廢五百餘郡國蒙正親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
之本計人置吏故周官辨選稍縣數約人定員吏無虛設自漢魏
晉隋唐皆因職爭流雖征繁艱勞即省史職存諸方策尋苟品
極溫俱有此謀息人殺繁莫不辭斯苦舉國作上師正五刑今刑
部尚書大理評是二事同也垂作共工利業用今工部尚書擬作
監是二事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事也伯夷
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
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翳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

湘陰縣志

卿駕部郎中尚華奉御開庭使者是四伯翳也古者天子有六軍
漢家前後左右游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
十人也臣竊見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
餘萬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籍數到者百三十餘萬
戶自上命使臣按比收斂土戶與客戶共計三百餘萬戶比承平
中時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仍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會租
賦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數十戶置五六十員官十年九牧廢吏
項求顧茲大異貴宜革之

論守令不可拘年考補

守令為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志以來專以倚年為選士無善惡
或久先叙職無別易名到授官執業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錄
行之人以簡得者為平直蓋助理天下者惟在守令最煩簡直
以康國道乃郡縣選舉近來所難宜改其弊以定官方選補之法
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倚年竟無銓革三代點
陳有稱者補在官如前代故事不應郡縣不行為內職則人思
自勉矣

論守令宜得人考補

宋胡寅曰聖主代天理物莫急於任賢才而牧之今天抱關者啟
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以節為善吏而會計不審則蓄積缺矣
為東田而牛羊不思則易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

湘陰縣志

才也夫環百里而為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為州州有牧所撫凡
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擇勝其任者昇之而付諸年格守所親才
非以倚解日月為斷是賢能與愚陋之人相為升降以不問其才
德故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害也

清按古今可佐者如商鞅田制法在亮選舉法楊文兩法隋場
投進士科法王安石保甲法投法俱千古道之而帝王中正之道
莫能勝焉豈非時勢使然耶

歷代取士科目總考補

東萊曰取士科目周禮大比實與登之天府如此其東後世如
墨水如香席脫容乃如林園如稱名若防其益三代之於士待之
甚重而使之則甚詳後世待之既輕而使之又專如王制司徒大
樂正論秀升諸司馬又辨論官材以告於王待其位定始與
之以祿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雖四級已入仕之後凡雖三級
經七級然後始得祿其考之之詳如此後世以文字高下為選進
蓋有以一日之長而決取終身之官責者漢唐以來大抵自董而
漸輕自魏而漸速漢舉不能如三代科父之禮然猶州長為之勅
駕未嘗自進唐始令投牒自進而士始漸輕自漢至唐進士登第
者尚未釋或為人所論薦或再應辟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
稱職至本朝始收進士及第即發釋褐科日雖多其間歷代常行

湘陰縣志

自隋唐至本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後王制公用事改取士
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其法使是制科制科歷代所常行
不廢漢則因事而舉六朝亦間舉至唐及本朝亦未嘗廢然寧同
王制公得政孔文仲對策新法制科始廢至元祐初又再復至
紹聖初章惇為相發行制科法又再罷大抵三代之時不專詩書
文章至漢以來則有所謂射策對策已成科舉之習然尚理會經
義又宋時議諸帝之稱風俗淳華始有進士之科方有釋賦自
唐以來明經進士二科或而秀孝策是時有說尚者則得明經有
詞藻者則得進士當時南北未分各自設科既分之後後周進士
亦設而存秀孝二科是時南人高第北人高第師各守家法莫
之能定隋場帝時風俗淳華進士始立至唐初進士明經並重至
中葉後則進士重而明經輕本朝待選不同進士之科往往皆為

特相明經之科不過學究之類當時之人為之語曰楚香迎進士
頃日待明經照寧開荆公罷詞賦帖經蓋義併歸進士一科齊魯
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質學不能為文辭持出多南人預選
北人預者極少自普朗以後立齊魯河朔五路之制凡北人皆別
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慶曆中范公富公韓公執政後先試論策
使工文辭者言古今治亂簡其程式使得以選問以大義使不專
記誦自三公罷政此制遂停王又正為相尚省試進士當仁不讓
於師論時遂讓李迪皆有名場屋及榜出二人不與試公取其文
觀之幸以落額遂以師為求與注疏異時奉命術試王文公以為
落額者不審爾若念注疏立說不可到遂取李出選前輩之守注
疏如此其嚴至王荆公始謂注疏不可用作三經說不從者不預
選罷詞賦又以春秋有三傳難通罷之至元祐間始復詞賦增春

湘陰縣志

秋至結聖帝侍復介甫法逆復罷詞賦去春秋至徽宗又始復元
祐制大抵須有辨舉里選之風俗然後方行得辨舉里選之制焉
館後之而發罷錄未有此風俗耳為士者當思所以為風俗者何
由又深察三代待士之所以厚後世待士之所以薄若何故則庶
乎復古矣

唐代舉士之法考補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
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選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
有俊士又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進
舉有童子舉有童子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
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
待非常之材焉
唐學有六曰國子曰太學曰四門學曰律學曰書算學而其外之
州學縣則又有學生徒多由乎此

湘陰縣志

唐科目考補

唐科目之試方畧試時務所以策其才也... 其記也... 禮儀禮果何為... 有不可概拘者... 權明經杜牧... 從然實錄... 然王准劉禹錫... 等中華如郭子儀... 元和宰相之後... 唐室固之族... 湘陰縣志

選舉十弊考補

唐刺史趙匡... 自著故天下之士... 修魏氏立九品... 矣國朝舉進用... 之聖進士者... 政士林解體... 書籍無窮... 偶中是期... 經蓋空蹄... 文無不面... 非所謂... 湘陰縣志

一人而雜色... 業而趨末... 類此者因... 歸休息未... 也竊疑往... 在遠方... 原之惟... 轉四乃... 推考是... 如未合格... 之美其... 湘陰縣志

得繁雜此文辭之尤者今若未能頓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弊源

湘陰縣志

宋科田考補

宋之科田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為盛國初以來試以詩賦帖經墨義百餘年間人才相並諸科之設又可得賢朴訥之士齊濟為用

宋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一傳學究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政榜於尚書省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詩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九經帖書一百二十帖對墨義六十條五經帖書八十帖對墨義五十條三禮對墨義九十條三傳一百一十條開元三禮三史各三百條學究七詩對墨義五十條論詩十條兩雜字經六十條周易尚書各二十五條明法對律令四十條墨經並同毛詩之制各開經引試通六為合格仍抽卷問律本則否皆本

湘陰縣志

貢發解凡見任官應進士舉滿之標應所屬官司先以名聞得旨而後解

國初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社諫總學使深可為師法詳開史理達于教化凡三科應內外官職前實見任黃衣華洋人並詳諸州及本司解送吏部對策試二千言以文理優優者中其選

不分路取人法考補

考不分路取人之議司馬公至於均類以息命統之風歐陽公主
於敦實以克讓端之築朝廷以文換取士則歐說為優今並錄之
司馬光曰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準或以德行或以才能
隨其所長各有所取今或取路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
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火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
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
皆棄背鄉里遠去二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亦有身負過惡而德
量遜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和賞監謀委買戶籍於京師取
解自問取解場以來遠方舉人於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
重為科禁至於不用蔭廢然尚犯之人嚴嚴甚益由每次科場
及第進士大半皆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誰肯去此而就彼

湖陰縣志

我大故美官厚利誘人於前而以苛收法空文禁之於後必不行
矣 歐陽修上言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不問東西
南北之人皆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才是擇又糊名磨錄而
考之使主司不得有所偏愛厚薄於其間祖宗以來不可為之制
也今言事之臣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
欲此法便多取而西北兩路不知風俗異宜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
文故進士多而西北兩路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總舉多所以
科場取士東南多進士西北多總舉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取之
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所謂偏見一端
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寬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欲多取西北
之人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百人取一已痛
裁抑之矣而西北州軍取解十八取一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

東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
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一也東南之士於十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
精矣故東南有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取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
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
專以較藝取人而便有藝者坐落無藝者得此其不可者四也
且言事者不欲多取諸路士者若五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
而往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東南米西路進士諸州
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就首試而歸冀作攝官耳朝廷
以額外補瘠此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
十八取一人此為弊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臣願且
遲遲利已擇得人惟朝廷至公行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
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

湖陰縣志

Table with a grid structure, likely a calendar or administrative table. The grid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and 10 rows. The text within the grid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and the nature of the document.

明定科舉法考補

明洪武十七年復科舉法命禮部頒行科舉新式凡三年大比于
午卯酉年鄉武辰戌丑未年會試直隸府州縣試於應天府外府
州縣試於各布政司舉人不拘數從實充貢第一場試四書義
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
減一道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表內科一
道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未能者許減二道俱三百字以上
其應試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
未入流而無錢糧等項執帶者皆由有司保舉性資敦厚文行可
稱者各具年甲籍貫三代本姓縣州申府府申布政司辨試其學
官及罷閒官吏備優之家隸卒之徒與居父母之喪者並不許應
試

湘陰縣志

是時科薦並行諸明經宏詞等科並革獨存進士一科與薦舉歲
貢為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賞與之

設提督學政考補

明初時府州縣學生徒願從德不檢提調官不能制禮部建請兩
直隸初御又十三省按察司初副使或合事提督學校例于監
所定科條查所為中督者而造

此設學政使之始

試列等第考補

成化中初提學各分督所屬官簿錄諸生德業為三等德行優
文學賅治事長者為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即經
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等皆得應貢舉
此生員考列等第之始

士習文體論考補

士習之弊有五舍隨視願一也夤風之趨二也仇遠快輸三也不
利曉致得市門四也朋姓榮賜五也舍隨視願者賄敗甘於齊卿
夤風利於宗相夤風之趨者夤風而乞化柳車結以送窮仇遠
快輸者備極極於欽明傷心斃於司馬不利曉致得市門者王門
北其子嬰五弟奉其鬻輸朋姓榮賜者蒙心作而捧堂怒目送而
從寬凡若此者皆歸其宵說至質神不足以定其體而為之也為
又體之弊者五音皆為一也離計野標二也以移而為吞胎三
也視其風羽其端皮四也逆於休鬼五也嗜噴為悅者子雲也
靡於綉鞶士衡謂淫乎防露離部野狂者伯起逸華於鐵線半子
遊奕於鳥占以移而為吞胎者如迷鼓琴於絳園房伯愛文於鳴
聞視其風羽其端皮者劉詵擬鸞鼻之觀郝隆蒙承隅之謂逆

湘陰縣志

於狐鬼者應笑詭少陵之秘地神乞長吉之靈凡若此者皆歸其
乘子提縱機不足以其約而為之也故是一者之所為其也則
皆是以致外夷之禍而使之為則必債韓休之行師必棄戈而走
何者其神索也李陵回軍中有女子乎今女子之陰結於士志並
得攝哉

定武科鄉試會試考補

武宗正德十四年兵部題武舉鄉試例初場試馬上箭以三十五步為則二場試步下箭以八十步為則各要教子平矢直衛靶子中央者為中如有刺箭至中靶子者俱不准三場試策一道兩京兵部官出題在外俱地按御火出題
世宗嘉靖元年兵部會議每遇文舉鄉試之年巡按御史於該年十月考試兩京武學於兵部月考優等選取供送兵部會數於次年夏四月開考科初九日開科較騎射十一日二場較步射十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先期請命翰林院官二員為考試官給事中並部屬官四員為同考試官取中名數臨期請自上裁

湖陰縣志

武科考補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垛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槍越關負重身射之選越關者長一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人負重者負未五斛行二十步皆為中第
永隆二年岳牧舉武涉將尉員半十及第上御武成殿問以天陣地陣人陣之名半十對曰臣觀漢籍謂天陣為崖宿孤崖地陣為山川向背人陣為偏伍備經臣謂不然人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精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體利將帥和謹此人陣也若用兵去是三者其何以戰上深賞之

湖陰縣志

官制總考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於冀字敷華陶明刑伯夷典禮義和掌歷受典樂益作虞垂共工龍納言恭精而論道經邦相而納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乎曲盡多能之流執事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賢視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據不得與縉紳俱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取不取馬俱劬後之倫官伯內宰盡與賢之侶遠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流跡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安社陳誼格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主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崔充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

湘陰縣志

存於是非開豎學傳不得以侍官庭而賢能縉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官中府中之分唐有內司北司之業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尊卑可以待問行戎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之官而未嘗司官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大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而末嘗實事者將作有監或而未嘗治營繕不遇為儀且春望之官是名滿而實清也尚書今在漢為司隸小吏而後世則為八目所不能當之官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學早懸絕如此其因革之說

可以推察

附侯國無太守惟宋為王者之後故有之若吳楚之有太守則得也侯國之禮官但有守人無守伯其刑官但有小司徒及士師無大司徒侯伯之有守伯大司徒亦得也

湘陰縣志

Table with a grid structure,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map or detailed administrative data. The grid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and 10 rows.

歷代職名同異分合之官考補

考歷代宗正卿即元魏宗師至明為宗人府翰林纂修王深漢宗
伯平帝更宗正為宗伯與後世禮官不相涉祭酒漢吳王濞為劉
氏祭酒謂其蓄長秋酒祭也光武以名目中常侍之久次者魏晉
有單咨祀室祭酒等始設國子監祭酒掌之遂為定制明為都尉
漢為光祿屬官而尚主者封侯名不相涉更魏以明馬都尉何晏
尚公主更晉後乃專以帝婿為始馬與他官別漢黃門侍郎唐宋
門下省明為通政司六科給事中歷代司農卿太府少府卿唐租
庸調使元總制廟田使明省入戶部歷代將作大匠軍器監晉魏
為材官將軍元為武備寺明省入工部漢主粟都尉今省入吏部
指勳司漢治粟內史今省入戶部漢乘書尉屬御史唐尚鑿奉御
閑廐使者明省入太僕苑馬寺御兵部軍器司歷代謁者臺明為

湘陰縣志

通政司歷代水衡都尉都水監明省入工部歷代上林監屬司農
明不屬漢石渠天祿閣臺東觀觀後秘書集書者明歸翰林殿
閣泰漢郎中令无祿熱傳衛尉尉明為錦衣衛漢典屬國宋四方
館接伴使明為太常提督四夷館館驛使明為驛傳道歷代尚書
郎明為郎中隋唐尚書承務郎明為員外郎唐外文館詳正較理
較書集賢館正官明為正字宋京城八廂勾管公事明為五城兵
馬司宋太廟齋郎明為省寮宋為士八八仕之階明為史

歷代官數官品考補

漢王氏玉海引杜氏通典官數歷六十員夏百二十員夏百十員
殷二百四十員周內外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漢自丞相至
佐史九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五員後漢七千五百六十七員晉六千
八百三十六員劉宋六千一百七十二員齊二千一百三員後魏
七千七百六十四員北齊二千三百二十三員後周二千九百八
十九員隋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唐一萬八千八百五員
王海又引通典官品周官九命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
後漢自中二千石至斗食凡十三等魏秩次多因漢制更置九品
晉宋齊並因之梁因之更置十八班班多為貴陳並因之後魏置
九品各置官凡十八品自四品以下亦品分為上下階凡三十階
北齊並因之後周制九命每命分為二以正為上凡十八命隋置

湘陰縣志

九品各置官凡十八品自四品以下亦品分為上下凡三十階自太師始
為謂之流內流內自此始為又置視正一品至九品各置視正
行臺尚書令始為謂之視流內視流內自此始唐自流內以上並
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九品以除隋實符秩正謂之視流內
又置勳品凡品有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為謂之流外流外自
此始

歷代官制增革考補
 葉官制之多變也。有古無者，則太尉尚書左右僕射樞密使。
 殿中省丞相閣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書侍御史侍制學士衛
 尉卿司農卿等更今宗學。唐宋官制，使官典農中郎將都尉較
 尉官。初，農提舉宋監酒稅西域都護工府典籤。宋同江左唐
 有古無而今有者，則宗人令行人。後唐布政使兵備道都給事
 中御史以直省分道，戶刑以直省分司。但刑審決主事孔子嗣世
 為由，年知縣孔顏曾孟周廷張朱子孫博士登吳長官。昨於五推
 有古卑而今貴者，則尚書令。春秋後世以為宰相，侍中奉丞相史
 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廡奏事。漢多至數十人，掌服御物，下至察器
 湘陰縣志
 虎子號子。唐益及唐並為門下有長宋更為宰相望重之
 加官終宋世止。元質趙普下謂馮拯釋時五人僕射周官大僕射
 人皆下大夫。秦博士郎單屯騎等皆就僕射漢為光祿勳小史唐
 為輔侍郎漢執戟入衛名皆稱侍郎趙飛燕多連侍郎官奴是也
 後世為宰相兼官又為各部尚書之副是也
 有古貴而今卑者，則校尉漢有司隸城門射聲之騎越騎步兵長
 水督樞道卷蒲校尉皆三千石。與光祿大夫同秩。今為軍士巡關
 大使唐初會李靖等十三人為巡關。然涉大使第權如今撫按今
 吏員為巡檢簡較唐宋為公孤大臣加官今簡檢校為府下察大
 軍周官為六卿之長漢以名末掌馬吏為具今之官安撫使在唐
 宋如今巡撫明為節武職品同千戶都水使者南北朝初有臺
 列於九卿今為五部評官是也

考古畧八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文清撰。文清有周禮會要已著錄。文清初著
 有考古源流四百七十五卷，乃彙采三通玉海冊
 府元龜通鑑綱目大事紀學海津逮性理諸書而
 成。未及刊布，此本乃先摘其淺近切要者輯以成
 編，故名曰畧。

考古原始六卷

〔清〕王文清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考古原始

六卷》提要

原序

趙氏鉞鼎卿序曰原始者何謂始作也
古人因時立制以開物成務不能無作
作皆聖者事也然有不得不作者有可
以無作不作者如耒耜焉而耕機杼焉
而織宮室焉而居干戈焉而衛此其功
與天函地負者埒安知其後有玳筵文
綺之濫峻宇雕牆之飾盈野成川之慘
哉作者如此害猶若是况其它乎故昔
人有言曰勿爲禍始夫禍先誠不可爲
矣禍始廼亦不可爲此其意遠矣是以
孔子作春秋於初稅畝作邱甲皆謹書

之所以示誠也其自叙亦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非不能作也不欲作也作者
自三代以下毋多論以建官一事言之
唐虞惟百夏商倍之周則三百六十下
逮秦漢自佐史以至丞相十三萬三百
八十五人可謂備矣其治反不若前蓋

序

二

以官逾多而事逾亂也乘其後者不知
補偏救弊復更張以求勝前之所爲斷
天下之樸而盡散之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矣此吾原始所由作也所載皆一事
自爲一始後所踵襲而行者其末也有
善有不善亦自可攷鏡焉嘉靖壬戌冬

序

案天下事莫不有始予向者亟欲爲
此書不意趙君先獲我心而爲之予
於武林舊肆中得其本閱之甚喜但
以自天皇帝至陰康氏荒渺無文字可
考趙本所載頗難據今依聖經斷自
伏羲始闕疑所以從信也至三代以
後缺畧甚多漢以下事愈多而文愈
缺讀者惜之今悉爲徧採增入又加
補遺以成完書而其中傳聞異辭者
又畧爲辨正之庶令好學窮源者得
考其全事云王文清九溪氏自識

序

三



考古原始卷之一

趙 武鼎卿原本

王文清九溪增刪訂正

太昊伏羲氏

范縠氏風姓此有姓之始。後黃帝吹律定姓。則又因生賜姓之始。河
中龍馬負圖。因觀象畫八卦。造書契。此易卦之始。所謂先天之易也。
作都于陳。此建都之始。封土為社。此立社之始。視五星之文。立分
野之度。此立周天歷度之始。帝之孫鼓延。始為鐘。鐘始此。作樂名
扶琴。此樂音之始。謂始於咸池者非。作甲歷。定歲時。此六甲十二辰
之始。案于支之名。制自上古。此則因之以作歷。然于支猶未配。八節猶

考古原始 卷之一

未分也。作九九數。以合天道。此數學之始。制嫁娶。此婚禮之始。
以龍紀官。此官名之始。後之以雲。以火。以鳥。以事。皆原於此。教民畜
牧。按牧養之利。始此。犧牲之具。即始此。教民佃漁。山澤之利。始此。
約土為墳。此墳墓之始。作簫十二管。簫始此。設九疇之官。此庖人
之始。造琴瑟琴瑟之音。始此。

女希氏 附

作笙簧。此笙簧之始。蓋張雲霧。而故占神明。此帷幕之始。女媧之
女。以荆釵及竹為簪。此女飾有簪釵之始。隨作竿。竿始此。

古皇氏 附

因木處而顛。始編棊為廬。以避禽獸之害。廬始此。非復上世巢居。

但猶未有棟宇耳。

炎帝神農氏

神農生烈山石室。生而九井出焉。井始此。所謂穴地出井也。傳又稱伯益作井。其攸於此乎。作耒耜以救耕。樹五穀。農事始此。易漁佃以粒食。而民不與禽獸爭命矣。伊耆氏為耨。梓土鼓。鞀。鼗。鼓。鼗。始此。伊耆氏作蜡祭。有祝辭。蜡祭始此。祝辭亦始此。後世先農之祭。及凡祭用祝文。始此。清接。伊耆氏孔疏定為神農氏。今從之。趙氏列之神農前誤矣。作鉏。鑿。以聚草萊。教民種瓜。瓠之實。鉏鑿之器始此。立歷日。正節氣。審寒暑。為早晚之節。此分八節之始。埴埴以為器。此陶器之始。人生於土而食於土。故用陶器而人壽。作斧斤。此斧斤之始。而山

考古原始 卷之一

林之害兆矣。作穗。穗。穗。始此。命司。惟。主。下。巫。陽。主。筮。此設官主卜筮之始。制請雨法。蓋南。置水。掩。幣。埋。樹。以待天澤。求雨之法。其來遠矣。然特以仁政求之。非後世巫祝所禱之說也。宿沙氏煮海為鹽。此鹽之始。祀于明堂。堂有蓋而無四。而明堂始此。嘗百草。作方書。此醫藥之始。物與人本一氣而生。故草木之實。可養人。亦可治人。聖人之通神也。造干戈。此干戈之始。或曰。蚩尤始造五兵。為日中之市。此市商之始。以通有無。而利源大開矣。

黃帝有熊氏

後師諸侯。誅蚩尤于涿鹿。此用兵征伐之始。帝嘗剪蚩尤。乃齋三日。以告上帝。此齋戒之始。帝與蚩尤戰。時常有五色雲氣。止帝上。故作

平蓋。此蓋之始。

葛天廬之山出金

尤取為劍。鎧。不。戟。此五兵之始。凶人作法。為世師之。經曰。佳兵不祥。信哉。立五行。起五部。此金木水火土之名所由始。風后演握奇圖。置虛實。二壘。力牧亦創營圖。此營壘之始。始立井田法。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此井田之始。因井田。以立陣法。數起于五。而終于八。此陣法所由始。按萬靈于明庭。明庭始此。南夷乘白鹿。來獻鬯。此外夷來獻之始。作指南車。因蚩尤霧迷軍士。而作指南車。始此。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黃。龍。白。星。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闢。也。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此星官書之始。爾雅所記十二次。二十八舍之度。皆軒轅。輿。之。命大撓。占斗柄。所建。作甲子。按六甲

考古原始 卷之一

支干相配。而定以納音。始此。立史官。此史官之始。創觀瀾水。此刻漏之始。立容成。為樂師。司樂。設官始此。作軍樂。凱歌。後世回軍有樂始此。立六相。此立相之始。侍中官名始此。使使。大。封。為。司。馬。司。馬。名。始。此。使。后。土。為。祝。融。為。司。徒。司。徒。名。始。此。後。世。名。司。李。又。更。名。大。理。命。容。成。作。蓋。李。大。理。之。官。始。此。李。獄。官。也。後。世。名。司。李。又。更。名。大。理。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此。璣。衡。之。始。時。得。神。策。迎。日。推。算。以。風。后。天。老。五。聖。配。三。台。為。三。公。三。公。之。名。始。此。造。蹴。鞠。此。蹴。鞠。之。戲。所。由。始。帝。所。造。本。兵。勢。也。後。世。沿。以。為。戲。耳。鞠。與。毬。同。或。曰。起。于。戰。國。蒼。頡。觀。鳥。跡。作。書。契。此。文。字。之。始。時。文。字。成。而。天。雨。粟。鬼。夜。哭。命。隸。首。作。算。數。以。率。其。餘。要。其。會。此。算。法。之。始。而。律。度。量。衡。由。是。而。設。令。伶。倫。造。律。呂。此。五

首六律之始。於則作屏風。此履之始。草曰屏。豚皮曰履。履下植木曰
為。命榮獲鑄十二鐘。此金鑿之始。帝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為雲
門大容。命曰咸池。此咸池之名所由始。有炎氏為咸池之頌。曰聽之
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此作頌之始。作冕旒。
正衣裳。此冠冕衣裳之始。蓋易毛皮為布帛矣。命齊封為陶正。赤將
為木正。以利器用。此器械之始。命共鼓化狐。剝木為舟。剝木為楫。以
濟不通。此舟楫之始。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稱龍角。作大輅。
以行四方。此車制之始。後奚仲但加修之耳。采首山之銅。鑄鼎。鑄金
始此。得奇獸曰夔。取其皮以冒鼓。皮鼓始此。使伶倫造磬。磬始此。
命岐伯作鼓吹鑿角。靈輿。神鉦。此鼓吹之始。作通帛之旃。旃始此。

考古原始 卷之一

命輝。弦木為弧。夷牟。剝木為矢。此射事之始。作宮室。以避寒暑。此
宮室之始。作合宮。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此教化之始。作明堂。
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週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
樓之始。帝聽阿閣鳳鳴。而造柱。此閣名之始。亦鳳鳴之始。帝退居
大庭之館。齋心服形。此館名之始。作臺于西王母山。此臺所由始。古
天子有三臺。臺以觀天文。時晷。以觀四時。施化。圓臺。以觀鳥獸。魚鱉。
西王母山名。見爾雅。鑄大鏡。以為日用。此有鏡之始。帝遊幸天下。
有記里鼓。此封壤之始。與炎帝戰。以鴈鴞鷹為旗幟。此旗幟之始。
采首山金。鑄刀。刀始此。出軍建五采牙幢。青東。赤南。白西。黑北。黃
中。此牙幢之始。使太常為廩者。後廩人倉人。皆原於此。范金為貨。

制金刀。立五幣。以制國用。此貨幣之始。風后受圖。劃地置十二國。此
置國及有地國之始。著陰符經。經名始此。命命附。雷公。祭明堂。充
血脈。此鍼灸之始。洛岐伯。作內經。巫彭。桐君。處方。俱內經始於此。古
聖人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病與藥。俱唯用一物。攻
之。今人以情度病。多其味。以倖一中。術乃踈矣。時有內傳。題云。錢
得於石室。劉向校書得之。此作傳之始。作巾。凡之銘。曰。毋弇。毋便。
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禮。此作銘之始。陟王屋。而受丹
經。丹經始此。即太公授武王之丹書也。帝至翠鳩川。有魚。派流。汎。白
圖。蘭集。朱文。以授帝。名曰錄圖。此圖錄之始。清疑。此說必起於符瑞之
世。存疑。帝去山十里。為壇。此作壇之始。傳載丹砂黃金之說。清亦疑

考古原始 卷之一

二。使史甲作戒。著盤。孟書二十六篇。此著書之始。帝得玉一初。治
為黑海。篆。其。上。曰。帝。鴻。氏。之。現。此。有。現。之。始。蒸。穀。為。飯。烹。穀。為。粥。
此粥飯之始。立西陵氏之女。螺祖。為元妃。次妃。嫫姆。洎形。漁氏。雷氏。
為四妃。此立妃之始。教民蠶。按。絲。繭。之。利。始。此。然。古。人。原。蠶。必。禁。衣。
帛。限。年。後。世。伐。桑。滅。蠶。而。民。凍。矣。伯。余。初。作。衣。絲。麻。索。纜。手。經。指。紐。
後。為。機。杼。此。機。杼。之。始。民。始。知。織。矣。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
匠。營。國。邑。置。左。右。監。監。于。萬。國。此。封。監。之。始。官。以。監。名。本。此。前。此。遷。徙。
無。常。以。師。兵。為。營。衛。至。是。始。有。地。籍。矣。重。門。擊。柝。以。備。暴。客。此。擊。柝。
之。始。屈。軼。生。於。庭。鳳。皇。巢。于。閭。麒。麟。遊。于。園。此。祥。瑞。之。始。亦。有。園。囿。
之。始。命。羣。臣。列。圭。玉。于。蘭。蒲。席。上。始。有。席。韋。子。曰。禹。為。蔣。席。類。絲。稍。

謂之龜歷。此大龜出見之始。立五廟。二昭二穆。並始祖而五。此宗廟之祀之始。清案此說出元命苞存赤。設誹謗之木。此表木之始。即孝表也。如淳曰。橋梁邊板也。三代皆設之。親九族。九族既睦。此定九族之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此名百姓之始。清按孔傳謂百姓為百官族姓。則由百官而萬民。次第井然。後儒解為小民。則與黎民於變相視。且失次第矣。十二載。巡狩方嶽。此定制巡狩之始。巡狩告成。存饗。察賑荒。此賑恤之始。與羣臣沉璧于河。作握河記。作記始此。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此封爵賜姓之始。命鯀治水。始此。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皆備之始。前此颯項造城。未備內城外郭也。帝遊康衢。童謠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謠始此。

考古原始 卷之一

入

康衢中老人擊壤而歌曰。吾日出而作。云云。歌始此。帝觀于華。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壽富多男子。祝始此。讓天下于許由。由逃隱。士始見此。舜耕歷山。以孝升聞。此獻歌升聞之始。則孝子著名之始。釐降二女于媯汭。館甥于貳室。此帝女下降之始。娶天子女。謂之尚。故曰。舜尚見帝。禪位于舜。舜攝政。此禪之始。即攝政之始。

帝舜有虞氏

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按初嗣位。祀天地六宗山川羣神。始此。親羣后。輯瑞。班瑞。按初嗣位。羣后來朝。始此。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巡狩朝覲之有定制。始此。堯時巡狩。未開朝覲也。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此祭泰山之始。後之封禪。皆原于此。敷奏以言。此

奏事之始。車服以庸。賜車服始此。鎮徽五典。五典名始此。五玉。二生。一死。贊禮始此。修五禮。如五器。始稱五禮。肇天下十二州。分十二州始此。封十二州。山封山。表鎮始此。作南風之詩。詩教始此。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之名始此。正月元日。受終于文祖。元日之稱始此。受終始此。廟號亦始此。黃龍負圖。有聖文封之符。聖如此。清案此識緯家言。不可信。存以辨之。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此養老之始。封象有庠。使吏治之。而納貢稅。此分封所親之始。後諸侯王。予以祿。而不予以權。本此。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勤作繪宗。糞滌火粉。黼黻絺繡。此文繡之始。按此見唐虞時。已漸用文矣。自羲和後。分為八伯。舜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伯夷為

考古原始 卷之一

九

陽伯。樂舞佻儻。歌曰。招陽。揚仲之後。為春伯。樂舞製哉。歌曰。南陽。弄為夏伯。樂舞漫哉。歌曰。神慮。歲叔之後。為養伯。樂舞將陽。歌曰。朱華。咎繇為秋伯。樂舞繁傲。歌曰。零落。和仲之後。為和伯。樂舞元鶴。歌曰。歸來。垂為冬伯。樂舞丹鳳。歌曰。齊樂。和叔之後。為缺伯。樂舞缺。歌曰。缺。此歌雜並作之始。按此。則樂之有韻有舞。自古已然矣。二十八載。堯乃殂。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此喪君三年之始。按此。則三年之喪。古已有之矣。塗山氏女。令妾候禹於塗山之陽。作候人子之歌。此南音之始。命禹為司空。司空之官始此。命垂為共工。命益為虞工。虞之官始此。後世皆統于司空。命伯夷為秩宗。典禮宗伯始此。伯益作井。清案井始於神。帝此則備其制耳。命后稷與樂。教胥子。典樂始此。教胥子亦始

此古之教從性情入後世教從口耳入 命龍爲納言銀臺司始此
命皋陶爲士師士師官始此即黃帝之李官後世之大理也 皋陶制
五刑曰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始此 金作贖刑贖刑始此 鞭作官刑
朴作教刑管杖之刑始此 青火肆赦赦始此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後之三流始此 流共工幽州放驩兜崇山流放之刑始此 作鞭以
尊祭服此蔽膝之始冕服謂之朝服謂之鞞 曰帝夏后氏山股火
周龍章 畫日月于太常太常始此 大費與禹平水土舜曰咨爾費
贊禹功其錫爾阜游賜姓胤泉游始此費秦之先世也即伯翳 夏擊
枕故此木音之始祝以起樂教以止樂 作瓦棺此有棺之始 作崇
牙此懸器之始崇牙懸樂器者刻木爲之飾以采色夏曰龍鏡殷同之

考古原始

卷之一

周曰璧嬰 作兩敦敦始此夏四璫殷六瑚周八簋皆本此 三載考
續三考黜陟幽明三考九考之法始此 賞延于世此世廡之始 作
笙十三簫象鳳之身笙簧始此 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此牛耕之始
趙過之法有開其先者矣 舜作漆器而諫者十七人器之有漆自此
始羣臣爭諫亦自此始 六府三事允治有始此後有司土司水司火
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周有內外等九府皆原于此 禹游畝澮距
川畝澮始見于此即周蓬人之本也 作室築墻茨屋令人皆有室家
此墻壁所由始 作五明扇後世自開而東謂之簾白關而西謂之扇
扇始此 帝之冠卜有帷而勾領朝始此 祖用稅租始此稅者斲木
爲四足無文飾也夏以獻殷以租周以房祖 尊用泰此有尊之始山

鼎夏尊著殷尊犧象周尊 虞氏尚陶泰瓦尊也 祭首此祭有專上之
始三代各祭其所勝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帝作欽曰勅天之命云
云皋陶拜手曰念哉率作理事云云乃廢歌曰元首明哉云云此廢歌
之始 封伯禹子夏封四岳于呂封契于商封棄于卽按封國始此
帝伯禹徂征有苗善師征苗始此 官占惟先祓志昆命于元龜此龜
卜之始見者 四時有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此
時祭之始 紀年稱載唐虞禘載夏稱歲殷稱祀周稱年 禹皋陶益
稷相與陳謨此人臣獻言之始 時有慶其之歌雲物之瑞始此 虞
夏之制喪以奇年畢則禘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禘亦常在偶年此禘
祭之始古者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懼死應

考古原始

卷之一

備合食之禮故有禘之享 禘黃帝而郊魯禘郊之祀始見于此禘者
宗廟之殷祭郊即國印之祭所謂泰壇也 封堯于朱于丹以奉先祀
此封先代後之始 作簡韶樂九成此作韶樂之始簡籥同 堯始制
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此諸侯賞樂之始 五載一巡狩堯后貢正聲
而九奏具成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 素始
聚此採詩作樂之始 作大唐歌以美堯德此頌美先代之始 分祀
三苗此削地散衆之始分祀者別其部落離其黨類也 庶頑諛說侯
以明之此射以觀德之始 書用識哉此紀錄功過之始 黜格于藝
祖用特此用牲告廟之始 補遺

堯典首曰欽又屢言欽此千古言敬之始。堯授舜曰九執厥中此千古道統之始。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精一傳心之始。皋陶陳謨有九德此九德之始。舜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此脩文德之始亦有苗格之始。

補遺

古人以竹簡寫字以火炙青竹令汗出故易書不素汗青汗簡始此。

夏禹

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于背其數自一至九中五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縱橫皆為十五數禹因而第之此洪範九疇之始所謂洛書也。定九州賦如冀州上上錯兗州厥賦貞之類此三攝成

老古原始

卷之二

三

賦之始後田賦九則本此。定九州田如冀州中中兗中下之類此九等分田之始。辨九州土如冀土白壤兗土黑墳之類此辨土色之始。制九州貢如黃漆絲織文貢珠琳珎之類此治貢之始。冀州夾石碣石入于河兗浮汶達濟徐浮淮泗達河揚沿江海達淮泗之類此後世運道所始。君臣皆佩玉此佩玉之始。至周始有等。用賈正按以寅為歲首始此。作小正之書此月令所由始。始作夏曆此歲所由始。作世室此稱世室之始。夏以太廟為世室。始立甸侯綏要荒服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制始此。儀狄作酒王遂疏之酒始見此酒戒亦始此。禹導水通濟刻石書名山之上此刻石之始。於用絲此有蒸之始。後殷以紉周以黃目。勺用龍此有勺之始。穆魯以鹿勺周以

蒲勺。爵用琖以玉為之此有爵之始。後殷以紉周以爵。用揚豆此有豆之始。有五級服此五級服之始。古者喪期無數。為銘曰告寡人以事者振鐸以獄者揮鞀鐸與鞀始見于此鞀鼓之有柄者。制五等爵三等受地殷內之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三等此三等受地之始。按爵祿之制三代雖有損益而大槩畧同康成必分夏殷制考經無據。初作葦菹此所薦之始。葦菹氣所交也殷以蠶首周以桃梗皆此義。祭立尸而坐祭尸始見於此殷周則坐尸不立。

三王制小祥以前至用桑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為祭主凡虞至用桑練至夏以松殷以柏周以栗立主始於此。禹立井甸之法以方十里。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三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三

出兵車一乘此賦兵車於田之始。清茶此鄭康成之說夏詩麥存茶仲春上丁命農正習舞釋菜此祭丁之始。用丁取文明之意。建官倍於唐虞官倍始。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天子有三公九卿此九卿之始。命奚仲為車正以馬駕車此駕馬之始。前此少昊駕以牛。此始駕以馬。以辟山金鑄幣按錢幣始此。建旌旗於旄此旌旗之始。作母追。音母。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滿廣後甲銳此皮弁所由始。鑄九鼎九鼎始此。鑄鼎載事始此。清茶禹所載者必木道貢法九州三壤及六府三事之類。王孫滿象物神茶之對特說辭以神之耳。會諸侯于江南戰防風氏此戰不庭之始。以天下傳于故此三王家天下之始。此後不復傳賢矣。

夏啟

召六卿與有扈氏大戰于甘。作甘誓。此君臣交戰之始。誓師口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此軍法賞戮之始。亦師行戰至之始。享諸侯。于鈞臺。燕享始見于此。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誓秦鼓。奮夫馳庶人。走日蝕。始見于此。救日亦始此。道人以木鐸徇于道路。木鐸之徇始此。

夏太康

太康畋于洛表。后羿拒于河。代其政。篡臣始此。食卵始食卵。後通鑿卵以闢。天傷多矣。

夏仲康

考古原始

卷之二

四

命胤侯掌六師。此命將之始。有扈氏賓服。此征後賓服之始。寒泥使其子澆。殺王于帝邱。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祇君始此。

夏少康

雁口有鬲氏。叔二斟之。米滅。泥立少康。少康命誅澆。及豷。復禹舊績。此中興復國之始。千古中興君臣。以少康及豷為首。自泥篡。探至少康復位。國統中絕。三十九年。此大統中絕之始。天命有在。終不失其舊物。彼奸賊亦何為哉。封庶子無餘于越。以奉允王墓祀。此守陵之始。

夏后泄

命東夷命西羌。此加外夷命之始。

夏后孔甲

帝發民開于而折其尾。乃作被發歌。此東音之始。

夏后皋

九歲。諸夷賓于王門。獻其樂舞。此諸夷咸賓獻樂之始。公劉遷國于豳。詩云。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此遷國之始。即後世形家所用始。

夏履癸

始為傾宮瑤臺。宮室臺池之盛始此。求美女。積之後宮。作爛熳之樂。此女樂之始。令諸侯大夫冠禮。如士禮。此諸侯冠禮之始。記曰。古者五十後爵。故無大夫冠禮。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制人替人。始此。夏曰金車。殷曰胡。夏曰車。周曰車。事。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五

夏后履癸

伐蒙山有施氏。獻妹喜。王嬖之。此文龍之始。時昆吾氏作瓦。此造瓦之始。

商湯

始用師征葛。此專征之始。囚商湯于夏臺。既而釋之。此囚諸侯之始。太史令終古。出奔商。此人出奔之始。鑿山穿陵。以通于河。此上功勞民之始。瞿山崩。此山崩之始。殺諫臣。闕龍逢。此殺諫臣之始。商王成湯十有八祀。放夏桀于南巢。此革命之始。千古正天位而不改元者。惟湯一人而已。初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二使人幣聘之。聘召處士始此。商書曰。若有恒性。又曰。相勇天錫。又曰。克寬。

克仁又曰享于有誠此言性言智言勇言仁言誠之始。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誦告萬方。作湯誥。此誥論天下之始。大旱七年。湯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遂雨。禱雨始此。大旱亦始此。大旱禱而雨亦始此。公田藉而不稅。助法始此。改歲曰祀。商稱祀始此。王至東都。論諸侯功罪。此論功罪之始。立禹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此立聖賢功臣後裔之始。作土龍。土龍始作于此。以致雨也。十國爲連。連有帥。稱帥始于此。立七廟。七廟之始。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改丑爲正朔。必服色。尚白。此取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之始。築五庫。藏五兵。立庫始此。天有天庫。藏庫之星。王者立五庫。象之。古謂庫。兵車所藏。終金帛所藏。府圖書所藏。後皆謂之考。古原始。卷之一。去。

庫。定朝會以書。以書臨朝始此。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此六太六典之始。此六典與周六典異。制官刑。微有位之三風十愆。官方始此。氏羌來王。曰商是常。此氏羌享王之始。伊尹爲草履。此麻鞋之始。泰以絲爲之。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五官始備于此。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司六材。六工始此。周則皆屬之。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此六府之始。周則皆屬司徒。司器。角人也。司貨。廿人也。制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此復與書銘之始。大旱。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此發金賑民之始。祀棄爲稷。此棄稱后稷之始。遷烈山于。遂以

棄代之。王崩。嫡孫太甲踐位。此立嫡孫之始。

商太甲

惟元祀。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此天子諒陰。冢宰攝政之始。亦有冢宰官名之始。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始有訓。以伊尹爲保衡。此太保官之始。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三篇。陳戒于王。此人臣上書之始。伊尹放太甲于桐。放君始此。亦僅此。太甲處仁。還義三年。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此免喪復辟之始。伊尹既復政厥辟。乃告歸。此大臣求退之始。

商王沃丁

阿衡伊尹薨。王葬以三公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此天子臨

考古原始 卷之一

七

臣喪之始。

商仲丁

遷都于囂。遷都始此。囂史記作噲。今河南效倉。

商陽甲

始廢嫡立庶。自沃丁後。弟子多爭立。陽甲崩。立其弟盤庚。嫡庶爭立自此始。

商盤庚

遷都于殷。改號曰殷。商稱殷始此。改國號亦僅此。盤庚篇曰。于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功臣配享始見于此。大禘。合毀廟未毀廟之至。皆合食于太祖。五年再祭。殷禘祭法始此。周三年一禘。

殷小乙

二十六祀古公亶父自幽遷岐國號曰周周之國號始此

殷高宗

武丁夢帝發良弼以象求得傳說于版築以費用人始此亦僅此

命曰章與典于學此言學之始 伐鬼方此伐遼方之始 章服多

用刑制擄遺羽之用始此時樂夷編髮求朝者六國因用所貢為章服

殷高宗

命曰章與典于學此言學之始 伐鬼方此伐遼方之始 章服多

用刑制擄遺羽之用始此時樂夷編髮求朝者六國因用所貢為章服

命曰章與典于學此言學之始 伐鬼方此伐遼方之始 章服多

用刑制擄遺羽之用始此時樂夷編髮求朝者六國因用所貢為章服

命曰章與典于學此言學之始 伐鬼方此伐遼方之始 章服多

用刑制擄遺羽之用始此時樂夷編髮求朝者六國因用所貢為章服

命曰章與典于學此言學之始 伐鬼方此伐遼方之始 章服多

用刑制擄遺羽之用始此時樂夷編髮求朝者六國因用所貢為章服

命曰章與典于學此言學之始 伐鬼方此伐遼方之始 章服多

用刑制擄遺羽之用始此時樂夷編髮求朝者六國因用所貢為章服

命曰章與典于學此言學之始 伐鬼方此伐遼方之始 章服多

用刑制擄遺羽之用始此時樂夷編髮求朝者六國因用所貢為章服

命曰章與典于學此言學之始 伐鬼方此伐遼方之始 章服多

用刑制擄遺羽之用始此時樂夷編髮求朝者六國因用所貢為章服

命曰章與典于學此言學之始 伐鬼方此伐遼方之始 章服多

用刑制擄遺羽之用始此時樂夷編髮求朝者六國因用所貢為章服

命曰章與典于學此言學之始 伐鬼方此伐遼方之始 章服多

用刑制擄遺羽之用始此時樂夷編髮求朝者六國因用所貢為章服

命曰章與典于學此言學之始 伐鬼方此伐遼方之始 章服多

用刑制擄遺羽之用始此時樂夷編髮求朝者六國因用所貢為章服

文

考古原始

周地震文王並修德焉地震始見于此 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獵狝昆

夷獵狝始見于此 立季子辛為嗣此立子以嫡不以長之始

殷紂

始為象箸此後用器具之始 以胥餘為太師太師名始此 王欲作

重刑先作熨斗熨之熨斗始此 為炮烙刑極刑始此 微子曰父師

少師父師少師始此 作勸杯勸杯始此 以臙脂鉛粉為粧脂粉始

此 使師延為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又作空侯笙篪始此 賜西伯弓

矢鉞使專征伐此賜諸侯專征之始 周師入王自燔死暴主自焚

如此 周公劉在腹后去戎至幽度隰原為微田周之徵法始此其後

周公因而修之耳 周公乙在殷小陶穴居邪狄人侵之去之岐山居

焉此避敵圖存之始太王發奮為雄非播越流離者比 古公生少子

曰季歷歷生昌有聖德泰伯仲雍亡之荆蠻以國讓季歷此讓國之始

周文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此稱世子之始 治岐用平土之法

以地著為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

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

封十為畿畿方十里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

畝有不更易一易再易之別餘夫亦以口受田士工商五口乃當農夫一

人受田此平土可為法者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

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

也十一以上所強也此周平土法之始 代崇職繫解機始見于此

考古原始

至魏文帝時吳妃始裁縫以綾為今製 親迎于渭造舟為梁此浮橋

之始自文王造之後遂以為天子之禮 作靈沼沼始見此 演易于

茨里此後大易卦之始先天定其體後天著其用 初禴于畢禴始見

于此 虞芮質成于周相讓而退此質成之始即讓德化人之始

周武王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大會始此 王伐商至孟津命蒼兕具舟

楫此水戰之始 立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八

列爵為公侯伯子男此分封同姓之始 封建同姓始其宗長以董

正宗正官始此 微子抱祭器歸周此歸與朝存宗祀之始 復商舊

禮之始 表商容之閭表彰勝國之賢始此 封比干之墓封節烈之

元

墓始此。封黃帝後于薊。帝堯後于祀。帝舜後于陳。三恪始此。封夏後于杞。殷後于宋。二王之後始此。封尚父子齊。都營邱。封周公于魯。都曲阜。封召公子燕。庶叔高于畢。皆留相周。諸侯內相不之國始此。設監府。監始於周。周公制文王謚。遂定謚法。謚法始此。祀于太廟始定。事先之禮。諸名立謚。祀先。謚名始此。賤不誅。貴初不誅。長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不得相誅。誅法始此。柴望大告。武成告成功始此。伯夷叔齊餓首陽而死。死義者始此。封微子于宋。作微子之命。冊封諸命始此。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追祀上封。始此。孟春躬耕籍田。耕藉始此。甸師所職。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殷父配天之始。嚴敬也。封紂子武庚為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三

殷侯。此封亡國後之始。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此監制遺孽之始。作酒誥。禁羣飲。酒著為禁始此。周公作九章算術。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均輸。六方程。七旁要。八盈朧。九勾股。所謂九數始此。箕子避地朝鮮。未變俗。乃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條約始此。王祖覽。擯芻。諸侯象。大夫魚。士以竹。芻始見於此。稱王妃曰王后。王后之名始此。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一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夫人嬪世婦御妻之號始此。敷亦始此。命上公九卿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以七為節。子男五命。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禮儀亦加之。按宮中車旗衣服禮儀之節始此。王有疾。周公告太王王季文

王求以身代武王之死。此禱疾之始。亦請以身代之始。太公望作曲盡漢云。聯輓。此有蓋之始。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卿。祿卿祿。大夫大夫。次國三大夫。小國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此頒祿之始。天子視學。養老。大所鼓。徵以警眾。眾至然後天子至。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此視學之始。亦祭先師先聖之始。凡三王教世子。必有禮樂。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此師保二傳皆備之始。自夏殷已有之。至此方備耳。竝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是為大學。又建虞庠於西郊。夏序於州。殷校於黨。皆鄉學。是為小學。此四代學制並立之始。王受太公丹書。敬義之戒。為銘自誓。此受戒之始。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三

王訪道于箕子。此天子訪道之始。箕子陳洪範。洪範傳世之始。亦不臣者傳道之始。案箕子封朝鮮。而不臣。然道不可不傳也。周成王元年。周公旦相王。踐阼而治。此負宸之始。清案。謂周公踐阼者。謬也。周公但相王。踐阼耳。周公追述先王之德。作詩進戒。此作詩進戒之始。王冠。祝雍。作頌。辭曰。王近於民。遠於佞。齒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服。心是家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承無疆。天子冠禮始此。三叔流言。周公居東。此宗臣遭讒避位之始。周公居東。作易爻辭。此周易爻辭之始。命周公東征。誅管叔武庚。放蔡叔。降霍叔。為庶人。此大義滅親之始。魯侯伯禽

師帥代淮夷徐戎此代淮夷徐戎之始 周公東征凱還作東山詩勞
士卒此作詩勞軍之始亦凱歌回軍之始 王免喪朝廟延訪羣臣此
廟王延訪之始 遷殷頑民于洛邑此遷民之始 營洛邑命召公相
宅既成命周公留後治洛此周東都之始 周公作洛城百步有一樓
櫓城上樓櫓始此 作雒解曰作大邑成周于上中城方千七百二十
丈郭十七甲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爲天下濠制郊甸方六百里
國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
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絕百室以便野事農居治鄙治以
庶士士居國家治以諸公大夫凡工曹管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立都
城郡縣法始此 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太社王社

考古原始 卷之一 三

之別始見于此 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國社侯
社之別始見于此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衆社始立于此 建
太社于國中其疆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夫黃土太社之制
始此 封建諸侯則鑿取其四方一而之上苞以黃土直以白茅以爲
土封土封之制始此傳曰受朝土于周室是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時嶺此用駢犢祭天地之始 禮少牢於泰昭
祭時也祖迎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雩宗祭水旱也六宗之祭始定于此 虞書禋于六宗蓋開于虞而備于
周也 王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
庶人無廟祭於寢此天子至庶人廟數之始 王下祭殤五諸侯下祭

殤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于而止此祭殤世數之始 王爲庶
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五祀王自立七
祀七祀始見于此 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
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五祀始此 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行曰門
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三祀二祀一
祀始此清案自天子至於庶人通用五祀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說俱
存疑 天子諸侯后夫人嬪妾進御有法天子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
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
十五日而備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姪娣六人當三
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備以時叙御之法始見于

考古原始 卷之一 三

此清案此恐非古制予考嘗有辨 王釋奠先養老遂設三老五更之
席位此三老五更之始蔡邕曰更當作叟 周公采文王風化之詩被
之管絃以爲房中之樂播之鄉黨鄰國此房中之樂所由始 天子玉
藻十二旒前後遠延龍卷以祭周冕制如此 玄冕朝日聽朔皮弁以
日視朝朝日聽朔視朝冕弁始此 大裘以祀天祀天之服始定于此
諸侯玄冕以祭禋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
朝諸侯冕服之用始定於此 王祭服衮鷩絺玄五冕并大裘而六
冕服數定此 王后六服翟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后服始定於
此 王后首服副編次追衡弁后首服定此 王弁服韋弁皮弁冠弁
服弁弁經五弁定此 祭用雞鳥雉黃虎雌六裘獻象著豭泰山六尊

祭尊之數定此。祭用泛醴。春凝泚。五齊。春清。三酒。齊酒法定此。
踏音。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六飲定此。王五几。玉彫漆。素形也。王五
席。莞。練。次。鞞。能也。几筵之數定此。王用玉。金象華木。五路。路數定此。
王喪用木。素。潔。黝。漆。五車。喪車定此。服車五。孤。夏。象。卿。夏。纁。大。大
墨車。士。棧。車。庶人。役。車。服。車。等。定。此。毛。六。牲。牛。雞。馬。羊。犬。豕。六。牲。定
此。辨。六。齋。黍。稷。稻。粱。麥。苽。齋。數。定。此。龜。人。掌。天。地。東。南。西。北。六。龜。
通。法。定。此。開。龜。四。其。方。功。義。弓。四。兆。定。此。太。卜。三。兆。玉。九。筮。更。威。式。日
定。此。四。兆。言。其。事。三。兆。言。其。象。三。易。連。山。歸。藏。周。易。九。筮。更。威。式。日
易。比。嗣。參。環。易。與。筮。法。定。此。六。視。順。年。吉。化。瑞。爽。祝。數。定。此。祭。用
九。擗。剛。稊。首。頓。有。搏。首。振。動。吉。凶。奇。衰。蕭。拜。法。定。此。君。朝。車。羔。僂。虎

考古原始 卷之一

帝

值大夫齊車鹿幣豹韝。士齊車鹿幣豹韝。若大夫士車幣韝之制始此。
天子擗。方。正。于。天。下。諸。侯。茶。前。謂。後。大夫。前。謂。後。謂。此。笏。有。等
別。之。始。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木。象。飾。其
及。二。尺。六。寸。笏。物。始。制。于。此。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
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諸。侯。士。錦。帶。弟。子。緇。帶。天子。諸。侯。大。夫。士。帶
制。始。定。於。此。并。組。約。別。謂。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有。司。二。尺。五。寸。組
約。紳。之。制。始。定。于。此。天。下。以。下。皆。同。大夫。大。帶。四。寸。大夫。以。上。皆。同。
雜。帶。君。朱。絲。大。夫。玄。華。士。纁。辟。二。寸。再。纁。四。寸。此。大。帶。雜。帶。定。制。之。始。
釋。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
後。正。釋。有。等。綬。始。此。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頸。五。寸。有。垂。帶

博。二。寸。鞞。制。始。詳。於。此。鞞。鞞。三。者。略。同。一。命。編。鞞。赤。鞞。鞞。鞞。
向。再。命。赤。鞞。鞞。三。命。赤。鞞。鞞。此。以。命。數。定。鞞。佩。之。始。王。后。鞞。衣。
夫。八。播。狄。君。命。屈。鞞。狄。再。命。鞞。衣。一。命。鞞。衣。士。鞞。衣。后。夫。人。以。下。六。等
之。服。始。定。於。此。佩。玉。左。微。角。右。宮。羽。此。玉。聲。中。節。之。始。天。子。佩。白
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世。子
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璠。玟。而。組。組。綬。此。玉。與。組。綬。等。綬。之。始。冠。禮
冠。于。作。釅。于。各。位。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已。冠。而。守。之。此
則。制。冠。禮。三。加。之。始。玄。冠。朱。組。纁。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纁。諸。侯。之
冠。也。玄。冠。丹。組。纁。諸。侯。之。冠。也。玄。冠。緇。組。纁。士。之。冠。也。緇。布。冠。玄。武
子。姓。之。冠。也。緇。布。冠。纁。纁。既。祥。之。冠。也。委。綬。五。寸。情。游。之。士。也。玄。冠。緇。武

考古原始 卷之一

帝

不。高。之。服。也。冠。制。等。殺。始。定。於。此。游。衣。三。袷。縫。齊。倍。要。在。常。旁。袂。可
以。圓。肘。深。衣。之。制。始。備。於。此。長。衣。中。衣。繼。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袷
廣。寸。半。此。長。衣。中。衣。之。始。衣。正。色。裳。間。色。此。衣。裳。辨。色。之。始。趨。以
采。齊。行。以。肆。夏。此。趨。行。有。節。之。始。采。齊。即。楚。茨。詩。肆。夏。即。時。邁。詩。天
子。學。曰。辟。雍。諸。侯。學。曰。泮。宮。此。王。侯。學。制。有。別。之。始。繫。之。以。姓。而。弗
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如。不。通。不。娶。同。姓。自。周。始。天。子。六。車。
將。皆。命。卿。此。稱。將。軍。之。始。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
有。改。也。疑。合。葬。始。于。周。末。制。投。壺。之。禮。王。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
壺。按。壺。始。此。俾。來。按。股。以。相。也。二。自。此。賜。稱。也。之。始。賜。越。裳。氏
斬。車。此。賞。賜。外。國。之。始。立。東。宮。西。宮。此。東。宮。之。始。西。宮。公。宮。東。宮。太

于所居。立五宮曰大廟曰宗宮曰考宮曰路寢曰明堂。成有四阿反
站。重元重廟。重常復格。藻稅。核旅。盈卷。常齒。內階。豈。塹。塘。山。廣。應。門。
庫。臺。之。間。又。以。黑。石。爲。門。限。宮。廟。階。臺。修。飭。之。制。始。偷。于。此。四。下。曰。阿。
外。向。室。曰。垣。重。元。累。棟。也。重。廟。累。屋。也。重。常。累。係。也。復。格。三。橋。也。藻。稅。
上。柱。也。承。屋。曰。核。旅。藻。蕪。井。之。飾。也。史。佚。有。子。下。殤。而。死。周。公。命。其。
棺。欽。于。宮。中。此。下。殤。用。衣。棺。之。始。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
十。五。而。笄。二。十。而。嫁。男。女。冠。婚。笄。嫁。之。期。始。定。於。此。四。十。曰。強。仕。五。
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仕。與。致。仕。之。期。始。定。於。此。歲。遺。輜。軒。
使。者。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于。秘。室。此。輜。軒。承。言。之。始。郭。璞。所。謂。不。出。
戶。庭。而。坐。昭。四。表。者。也。辛。甲。爲。太。史。命。百。官。相。官。箴。官。箴。始。此。司。

考古原始 卷之一

美

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司徒教民之道始詳於此。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
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
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此
論秀升賢之始。進士之名始此。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
于王。而定其論。此辨論官材之始。以鄉八刑糾萬民。此八刑之始。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此大比之始。太公立九府圖法。
錢圖。圖方。輕重。以銖。布。帛。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寶。于。金。利。
十。刀。流。于。泉。布。十。布。束。于。帛。此。九。府。錢。法。之。始。九。府。周。官。太。府。等。有。九。
也。立軍尉以討姦。此大尉都尉中尉所由始。凡諸侯有四夷之功。

則獻捷于土。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得。此獻捷俘之始。喪設銘旌。銘
旌始此。貝佩玉。以組綬。組綬始此。鸞龍作書。題曰鬻子。子書之名
始此。以玉禮天地四方。薦玉始此。制吉禮。祀昊天上帝。祀日月星
辰。祀司中。司命。飢師。兩師。祭社稷。五祀。五嶽。祭山林川澤。祭四方百物。
肆獻。禱饋。食。禱。禴。嘗。烝。吉。禮。十。二。始。此。凶。禮。喪。禮。荒。禮。弔。禮。禴。禘。禘。
禮。凶。禮。五。始。此。賓。禮。朝。宗。覲。遇。會。同。問。視。賓。禮。八。始。此。軍。禮。大。師。
大。均。大。田。大。役。大。封。軍。禮。五。始。此。嘉。禮。飲。食。昏。冠。賓。射。饗。燕。展。饋。賀。
慶。嘉。禮。六。始。此。戎。車。有。五。倅。訓。車。始。此。倅。副。也。有。士。師。則。載。虎。皮。
乘。輿。豹。尾。虎。皮。豹。尾。始。此。占。軍。中。建。之。晉。後。惟。乘。輿。得。建。車。有。鑿。織。
雉。羽。爲。扇。以。翳。風。塵。雉。扇。始。此。以。小。史。真。繫。世。辨。昭。穆。玉。牒。始。此。

考古原始 卷之一

老

春入學。舍饌。菜。舍舞。釋菜之禮始此。前無可考。周公卜成洛邑。因流
水以汎酒。流觴始此。清寢好夢者托之耳。黨正以鄉飲酒。屬民飲于
序。正以齒位。序齒位始此。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荒政始此。泉府。凡
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皆者以國服爲息。賒貸利息始此。
案此亦似病民。今別有辨。司稽掌巡市。巡市始此。小宰聽稱責。以
傳別。此後世契券文約之始。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軍中
占候始此。立藏史。典簡策。始有藏書之制。以九命正邦國之位。九
命作伯。詳春官。此九錫之所由始。雞人夜啼。且以嚙百官。呼且始此。
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小司徒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天府。此戶口冊
數之始。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詳地官。徒役始見於此。歲終則正

人鬼地示之禮。禮官始備於此。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神位建此。肆師。穆人。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共祀事。備官始此。天府。典瑞。守藏寶器。備此。典命。掌五等之儀。五儀官始此。司服。掌衣服。官始此。典祀。守祧。掌兆守之域。廟祧之服。始此。世婦。內宗。外宗。掌女官。宿戒。佐薦豆。邊之始。此皆女爵也。冢人。墓大夫。掌公墓。以辨官始此。職喪。掌諸侯。卿大夫士之喪。始此。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掌成均。學政官。備此。太師。小師。瞽朦。視聽。典同。磬師。鐘師。笙師。簧師。蕭師。箛師。司于樂官。始備於此。誅師。旄人。韃韃氏。掌夷樂。官始此。太卜。卜師。龜師。巫氏。占人。筮人。占夢。卜筮。占夢。官始此。太祝。小祝。喪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巫視官。始此。祈禳。祓除。始此。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

考古原始 卷之一

掌典法。則世志。書八枋。治令官。始備此。馮相氏。保章氏。眠祓。天官。始詳於此。司常。九旗之司。始詳於此。都宗人。冢宗人。掌都家。祭禮。始此。大司馬。掌建九法。及四時之田。兵政。始此。司勳。六卿。賞地。始此。量人。建國。營。軍法。始此。小子。羊人。掌羊牲。官之始。司燁。行國。火之政。始此。馬質。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馬政。及祭。馬。禮。始此。掌固。司險。掌疆。掌城郭。險阻。之始。候人。道路。禁令。始此。環人。致師。始此。挈壺氏。軍事。懸壺。始此。射人。射儀。法。始此。司五等。鞮。始此。服不氏。羅氏。掌百裘。鳥獸。之官。始此。司士。掌羣。臣。版。詔。爵。祿。始此。諸子。掌國子之伴。始此。司右。虎賁氏。旅賁氏。先後。夾。王。始此。後之校衛。力士。山。此。起也。節服氏。維太常。送逆。尸。始此。方相氏。

雖始此。大僕。小臣。祭僕。御僕。掌復逆之命。始此。隸僕。五癘。掃除。始此。出警入蹕。始此。弁師。掌五冕。及公孤。卿大夫之冕。始此。司甲。關。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橐人。軍器。官。始此。司弓。矢。有。四。弩。則。弩。之。來。亦。久。矣。戎。右。齊。右。道。右。贊。下。鼓。前。土。中。之。百。始。此。太。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馭。五。路。馭。公。馬。之。官。始。此。職。方。氏。掌。天。下。圖。地。之。要。始。此。辨。九。州。之。民。物。財。用。始。此。始。有。職。方。之。名。土。方。氏。土。宜。土。化。之。法。始。此。後。世。相。宅。之。術。所。由。起。也。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掌。遠。方。地。域。之。政。始。此。山。師。川。師。途。師。設。山。川。名。物。之。官。始。此。匡。人。擇。人。匡。邦。國。悅。萬。民。之。官。始。此。都。司。馬。家。司。馬。掌。都。家。士。庶。子。之。令。始。此。大。司。寇。掌。建。三。典。以。佐。王。刑。邦。國。野。軍。卿。官。國。五。刑。始。此。以。邦。

考古原始 卷之一

典。邦。法。邦。成。斷。獄。始。此。小。司。寇。掌。外。朝。詢。萬。民。掌。五。刑。五。聲。八。辟。之。刑。之。法。始。此。士。師。掌。五。禁。五。戒。八。威。荒。敗。之。治。始。詳。於。此。蓋。自。夏。已。有。之。而。周。職。最。詳。也。鄉。士。遂。士。縣。士。方。士。逐。士。國。中。郊。野。都。家。四。方。之。獄。訟。各。有。官。司。始。此。朝。士。掌。建。外。朝。之。法。始。此。司。民。掌。萬。民。之。數。始。此。司。刑。司。刺。掌。五。刑。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始。此。司。約。司。盟。約。刑。盟。載。之。掌。始。此。職。金。金。玉。石。錫。丹。青。之。掌。始。此。卽。後。全。部。職。也。司。厲。掌。盜。賊。之。任。罪。質。賄。始。此。大。人。掌。大。牲。始。此。司。圖。掌。囚。空。戮。禁。殺。戮。禁。暴。氏。掌。罷。民。盜。賊。斬。殺。犯。禁。之。官。始。備。於。此。程。栝。始。見。於。此。司。隸。罪。隸。閭。隸。夷。隸。貉。隸。掌。五。隸。政。令。始。此。布。憲。掌。察。刑。憲。邦。刑。禁。始。此。野。廬。氏。修。閭。氏。掌。國。中。郊。野。宿。息。井。樹。之。始。蜡。氏。設。

官除饒始此。逋氏滿瀆池之禁始此。非氏設官掌酒禁始此。司寤氏分夜禁夜始此。司煇氏取明火明水之官始此。寒食始此。俗謂爲介推者安。滌狼氏執鞭趨辟始此。寘氏庶氏穴氏翟氏葺族氏勳氏赤亥氏姻氏壺涿氏庭氏掌攻鳥獸蟲蛇之官始此。柝氏雍氏攻草木之官始此。銜放氏爲大祭祀禁暴之始。後世止喧以此。伊耆氏爲祭祀軍旅共叔之始。大行人小行人行夫掌賓客之官始此。傳遽之官始此。司儀掌摺相儀容辭令之官始此。象胥此後世鴻臚之所由始。環人掌逆掌以節以籍逆送賓客始此。掌客掌牢禮饋獻飲食之官始此。掌交和諸侯達萬民之官始此。朝大夫都則都土家士都訓下掌治都家之官始此。掌貨賄關掌貨賄之官

考古原始 卷之一

始此。案此貨賄或專爲賓客用者。冬官關周禮闕此官先儒補以考工記制度雖存其略。然何代何王之制不可考矣。今姑附此存之。輸人與人弓人斲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攻木之工始此。樂氏治氏皂氏虞氏攻玉氏桃氏攻金之工始此。函人鞞人鞞人韋氏闕裘氏闕攻皮之工始此。畫續鍾氏篋人闕脫氏設色之工始此。玉人栴人雕人器人矢人闕。剡摩之工始此。陶人旌人搏埴之工始此。卜目筮日剛日柔日有吉凶有剛柔始此。按已上周官諸職有創始者有由舊者。案之周文郁郁真憲考度集唐虞夏商之成則由舊中亦或補其缺防其弊無非創始之深心也。故原始一帙惟周制獨詳。王不保乃同召太保與及墨臣受顧命受顧命始此。命作冊友傳顧命冊

始此

周康王

元子則麻冕備裝即位朝見諸侯諸侯聽命出王釋冕反喪服此變凶即吉之始釋喪服而即吉失禮也。朱子則謂易世備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故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

考與台

三

考古原始卷之二

冠 武北鄉原本
王文清九溪增刪訂

周昭王

王南征溺於漢。餘靡振王北濟。受封西單。思故處而作西音。此西音之始。即秦音所自出也。

周穆王

王因尹軌真人。置草樓觀。召幽逸人居之。謂之道士。始稱道士。有假師者。為木人。能歌舞。王與極姬觀之。其木人皆丹墨膠漆所為也。此傀儡之始。王西征于青島之所。此巡遊無度之始。王東遊黃澤。使

考古原始 卷之二

宮樂作。辭曰。皇之陀。其馬歎。沙皇人威。儀皇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壽。駁辭如此。王觴西王母。瑤池之上。王母為白雲瑤。見韓文。此西王母出見之始。清按。西王母。山名也。觴與誰俱存疑。王問杜冲。雲宅樓。云為修觀學道。此道觀所由始。墨辟疑赦。其罰百銀。刺辟疑赦。其罰惟倍。荆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銀。大辟疑赦。其贖千銀。重罪皆贖。始此。與虞之贖刑並矣。王命伯問。作大僕正。作周命命。庶官之始。

周懿王

時王室衰微。詩人作刺。出史記。此作刺詩之始。金仁山謂刺時之作。多不可考。其時王風未作。變小雅。多有刺詩。而莫知其時。世衛氏書序。皆

以為刺幽王。太史公親見古書。殆必有所考矣。

周孝王

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善養馬。王命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秦之先。始于此。惡來。華者。蜚廉子也。蜚廉。生女。防。女防。生旁皇。旁皇。生太凡。太凡。生太駱。太駱。生非子。乃柏翳之裔。厲姓也。秦始得封時。大兩。羆。牛。馬。凍死。江漢水。此兩。羆。凍冰之始。履霜之象見矣。

周夷王

時楚熊渠曰。我蠻夷也。乃立長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此荆楚自立之始。熊渠。熊繹。五世孫。祝融之後。芊姓。始下堂。而見諸侯。觀禮廢。天子失禮。自此始。夷王以立於諸侯之手。遂自卑至此。楚子熊渠。伐庸。

考古原始 卷之二

揚粵。至于鄂。此征伐不自天子出之始。

周厲王

王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殺謗言始此。召公虎。作民勞詩。諷王。凡伯。作枝之詩。書僚友。因諷王。此親賢憂國極言之始。至王出居彘。則召公三相行政。鞏共和。此天子中絕二相攝國之始。竹書紀年。稽古錄。則作共伯和。

周宣王

紀伯子。為周宣王。鬻鬪。難出列子。此鬪難之始。王自將。親征淮北。徐夷。此親討不庭之始。衛共伯。妻共姜。守義。作柏舟詩。即婦自此始。見立先妣。廟祀。姜嫄。特祀先妣。始此。殺大夫杜伯。左。伯。爭而。死之。為友

死自左捕始。安集流民有鴻雁詩。此安集流民之始。王命魯侯少
于戲為魯世子。此王命建少之始。王不藉于畝。此廢耕藉禮之始。于
畝藉田。王師晏起后姜氏。脫簪珥諫王。此賢后進諫之始。伐姜戎
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此王師敗績之始。千畝地名。

周幽王

王以褒姒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廢后太子始此。以褒姒為后。其
子伯服為太子。因寵易后易太子始此。衛侯和飲酒悔過。作賓之初
筵。飲酒悔過始見于此。王寵尹氏家父作簡南山刺之。此士氣直伸
之始。家父自表其作誦。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諱直道之猶行也。上
欲悅褒姒。舉烽燧戲諸侯。烽燧始見于此。在古必有之。太子宜臼奔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三

申申侯召犬戎入寇。犬戎弑王于驪山下。借外夷兵始此。夷兵執中國
王始此。王被殺。鄭伯交死之。此殉君死難之始。

周平王

元年遷都于東都雒邑。此周室東遷之始。命秦襄為諸侯。賜以岐豐
之地。此周弱秦強之始。亦輕秦故疆之始。請取風。書取誓。始早見其微
耶。時犬戎已奪岐豐。王命襄公攻逐之。即以其地許賜之。是秦得岐豐
得之於犬戎。非得之於周也。尚論者不可不察也。秦祀上帝於西時
又作鄭時。此秦僭天子之始。時者。時土為高也。遺畿內之民戍申。此
勞民遠戍之始。德立已而忘父仇也。宗周宮室地。詩人作黍離。此
迹熄詩亡之始。秦初制三族之罪。此秦法嚴酷之始。王四十有九

年春王正月。此春秋之始。金仁山曰。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予謂書
終於文侯之命。平王之初也。春秋始於仲子之貽。平王之末也。平王之
世。蓋世遷升降之會也。魯公及鄭儀父盟于蔑。此私盟之始。鄭伯
克段于鄆。董母姜氏于城。賴此克弟幽母之始。周祭伯來于魯。此王
臣私交之始。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鄭諸侯以王師始此。魯公
會戎于潛。及我盟于唐。此外交戎狄之始。莒人入向。入國之始。紀
于莒。于盟于密。此特相盟之始。鄭莊公伐衛。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周令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此君臣交質之始。亦凡質
子之始。

周桓王

考古原始

卷之二

四

宋穆公立宣公之子與夷。使公子馮出居于鄭。此諸侯不立于而立弟
之始。魯公子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大夫專將之始。
亦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
也。宋人伐鄭。圍長葛。此圍國之始。戎伐周。凡伯于楚。立以歸。此戎
執王臣之始。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此參盟之始。鄭伯使宛來
歸。勅魯入。勅鄭以壁假魯許田。此不守疆疆而易其所欲之始。魯大
夫無駭卒。公命以字為展氏。此以字為氏之始。魯取御。大賂于宋。納
于太廟。會歸始此。首封桓叔于曲沃。為曲沃伯。此大都耦國之始。
齊侯衛侯會于蒲。此諸侯不請命于天子而私相命之始。魯公狩
于郎。此非時非地而狩之始。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此執國君

之始。宋人執鄭祭仲。此執大夫之始。魯大夫柔會宋公陳侯蔡成。盟于折。此以大夫而會盟諸侯之始。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此以一國而用諸侯師之始。伯之漸也。衛宣公悉于夷。姜納子伋。妻宣姜殺其二子伋。壽。此悉父妾納子妻。又殺其子之始。此人道之大變也。

周莊王

楚熊通自立為王。乃楚武王也。此楚僭王號之始。時魯莊公八年。周莊王元年也。周襄桓王傳曰。敗華也。此敗楚之始。宋人遷宿。此遷國而取其地之始。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此春秋書荆之始。亦荆猾夏之始。亦荆專執諸侯之始。乃魯莊公十年也。楚至此始以荆昆。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五

書於經。實先已自僭其號矣。秦武公伐邽冀。初縣之。縣始此。乃始皇郡縣之祖。管仲射齊桓公帶鈞。後桓公以管仲為相。此釋備用相之始。齊桓公舉兵以偽主行。反藏之祖。廟此廟有二主之始。秦法夷三父族。族誅法始行於此。魯桓公服衣冠。繫縶。此衣冠繫縶之始。

周僖王

宋萬弑其君齊陳。宋人請於陳而醢之。醢刑如此。齊侯宋人陳人蔡人師人會于北杏。諸侯主盟自此始。此齊桓伯成。乃魯莊十三年也。王命曲沃伯為晉侯。是為武公。此受賂助亂之始。

周惠王

楚子熊惲修好諸侯。使人入獻。王賜楚子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

侵中國。此染楚篡逆之始。惟為楚成王。乃弑君自立者。魯公丹桓宮。徹刻其楹。此丹楹刻楹之始。晉侯蓋殺驪公子。此屠戮宗族之始。

周襄王

宋襄公使邾人執鄆子于會。用之。虛用鄰國君始此。魯人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魯僭時也。此楚得與中國會盟之始。魯莊公十年。春秋始書荆敗蔡師。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至僖元年。改稱楚。經。書人。則漫強矣。至鄭伯首刺楚。遂為此盟。故春秋列鄭于楚下。深罪鄭也。後二年。復盟于席上。迨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經乃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晉益楚于是大張矣。秦晉遷陸渾戎于伊川。中國有戎自此始。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此姑息教敗之始。王命狄師

考古原始

卷之二

六

伐鄭。以狄女隗氏為后。此借外夷制鬻親之始。亦女戎之始。晉太子申生卒。謚為恭。太子有謚始此。冠禮天子之元子土也。士無謚知太子無謚。王出居鄭。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蒙塵之義如此。齊桓公之于七人。為十大夫於楚。諸侯之子仕鄰國始此。晉文公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此伯主攘夷獻俘之始。齊桓所未有也。衛侯與元帥。訟于晉。不勝。晉執衛侯。歸之京師。此臣訟其君之始。晉侯勤王。請隧。王弗許。曰。王意也。此守府不替王章之始。晉文作三軍。又作三行。後復作五軍。此備六軍之始。秦穆公戮西戎。王使召公過賀。賜以金鼓。命為西方伯。此秦為方伯。實賜寵加之始。

周頃王

毛伯如魯求金。此天子求金之始。視來聘求車。可為失體。

周匡王

定于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此南北勢分之始。自是諸夏分從晉楚矣。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敗。以此小憾傾軍事之始。羊羹之仇。投醪之威。勝敗因之。

周定王

晉靈使鉏麇刺趙盾。麇不忍刺觸槐而死。此遺刺客之始。亦俠烈輕死之始。清秦後楊琳客。不殺禁中郎。唐太子客。不殺于志寧。梁上客。不殺李沂。公淮南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客。不殺韓魏公。苗傅客。不殺張德遠。皆鹿僞之也。五年己未秋。河徙。此河徙之始。自神馬導河之後。歷十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七

七甲子。千有餘年。而河始徙。其故道禹之明德遠矣。漢書王橫言。禹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今九河地。已為海所漸。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屠岸賈滅趙朔之家。程嬰匿其孫。杵臼死。此義俠託孤之始。嬰從容口怏懣也。魯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棣。此大夫私會之始。禮自大夫出矣。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逐其族。斷棺之刑始此。魯宣公何稅畝。此履畝增稅之始。十取其二。後之稅間架。權鹽茶。端開于此。晉郤克使齊。齊頃公帷婦人觀而笑之。克怒歸。請伐齊。晉會諸侯盟于斷道。此因笑與師之始。張嬖以笑傾周。叔子以笑危齊。魯成公作邱甲。此正甲之始。古者四正為甸。出長數一乘。有甲十三人。今如正出甲。是三分增一分矣。孟莊子作錯鑿鑿鑿始此。諸與新鑿

八曲聯繫。此名器假人之始。齊侯以銳司徒女。為有禮。與之石。婦人得封始此。魯及宋戰于升陘。縣賁父下。國死之。諫之士之有諫。自此始。邾婁因升陘之戰。復以矢。此以矢復之始。魯自棠。鮑之敗。婦人整而弟。此婦人整弟之始。陽侯因大饗。殺終侯。而竊其夫人。大饗。廢夫人之禮。自二侯始。

周簡王

晉士爽。魯叔孫僑如。及諸侯大夫。會吳于鍾離。此魯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吳會之始。

周靈王

單子晉侯。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衷。情如會。魯叔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哀僑。盟諸侯在。而大夫私盟始此。自是諸侯失政矣。晉大夫魏絳。盟諸戎。此利戎之始。將陳五利。韓公從之。庚戌十一月。孔子生。凡四十九表。此聖人降生之始。微子園于宋。其弟微仲嗣之。生宋公稽。二微雖為公。猶以微之號。自終至稽。乃稱公。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弗父何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以孔為氏。或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故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不金。父金生馨。馨生防。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孔子。齊崔杼弑其君。太史直書死者三人。其弟又書之。南史氏執簡以往。聞訖書。乃還。太史以死直書始見于此。宋左師辭。賈邑六十。此辭邑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七

子 236-220

之始 三桓饗君以享禮大夫饗君始此

周景王

吳季札歷聘至魯觀周樂此審音之始七百年以來無精審若此者
晉荀吳始以卒敗狄于大鹵此用卒之始四彼徒我車故毀車為行以
勝子產相鄭伯如晉辭享請喪免而後聽命晉許之此以喪辭享之
始三年之喪得子產而不廢鄭國火子產設備授兵與諸大夫協救
之此救火之始燎原倉卒而從容布置次第周密可法也周使原伯
魯如曹語不樂學不樂學始此閑子馬所以嘆其將區也鑄大錢文
曰大泉五十錢有文始此鑄無射此樂器運度之始陳氏田常有
子七十餘人縱後宮致多子僅始此王穆后崩婦人有諡自此始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九

魯大夫穆伯娶於莒謚曰臧已其姊謚聲曰聲已此大夫妻妾有謚
之始

周敬王

孔子觀明堂見脯有周公相成王負展朝諸侯之圖圖繪功臣始此
子思不喪出母孔氏不喪出母自此始孔氏三世出妻之說清甚疑之
別有新魯昭公娶吳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夫夫人不命於
天子自此始魯昭公有惡母死為之練冠喪慈母始此衛靈公預
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劬謚曰成子生賜謚始此衛靈公死葬
沙邱掘數仞得石槨洗視之有銘墓銘始見於此蓋其來也遠矣魯
哀公用田賦重賦始此斂民錢以田為率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田

織悉賦之也季札葬孔子墓曰嗚呼延以季子之墓題墓始此

敬姜哭穆伯用帷殯此帷殯之始趙文子葬辟夏之樂此大夫奏

肆夏之始魯三家立桓公廟此大夫祖諸侯之始非禮也宗子去

在他國庶子無爵而若者向墓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後祭

于家出會于問庶子攝祭之禮始著於此季康子朝服以緇此變服

之始孔子叙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文言此垂教萬世之始

周殺其大夫莫以以悅趙鞅此王室受制於諸侯之大夫之始魯

西狩獲麟此孔子作春秋之始樊噲守心為宋景公徙三度此樊噲

呈夢之始亦仁言動天象之始

周元王

考古原始

卷之二

十

魯侯將以公子荆母為夫人使宗人嬰夏獻其禮對曰無之此乘禮不
得之始蜀聘于秦此秦路通道之始齊黔婁終身不仕死而其
妻歸之曰康庶人有諡自此始莒人滅鄆此異姓為後之始家立異
姓為後曰國立異姓為後曰滅范蠡相越滅吳遂乘輕舟浮五湖
莫知所終此功成高蹈之始後張孟談辭趙襄子張良辭漢事類此

周貞定王

蔡代義渠虜其君韓魏兵伐伊洛陰戎遺脫者皆西走踰汾隴中國自
此始無戎寇惟義渠一種未絕封王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
東都又分東西周始平王遷時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
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則河南也東周者則洛陽也稽古錄謂為東周

在公談 智伯攻趙襄子。決汾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版。此水攻之始。去仁義之師益遠矣。

周考王

龍門河水赤三日。此河水赤之始。西周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此後分之西周。又東西之始。

周威烈王

秦初取他女為君主。以妻河伯。煉河求福之始。故時宜以人禱之說。不知何義。而用人于社。君王受河。遂貽禍無窮。秦猶無西門豹其人耶。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此大河崩壅之始。禹鑿滎。隄防之制始與矣。秦初令吏帶劍。此佩劍之始。佩玉。三代之制也。佩劍。秦制也。

考古原始 卷之二

十一

魏文侯使樂羊攻中山。中山烹其子為羹。羊啜而下之。此貪功忘親之始。宜文侯之賞其功而疑其心也。司馬穰苴請莊賈為監軍。監軍始此。後則若有監軍矣。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水利始興于此。魏文侯使李悝興水利。溝洫法廢復興始。此然非古制矣。魏李悝作盡地方之教。盡地方始此。李悝作平糶法。視歲上熟則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始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糶。小溢之所斂。中饑大饑亦然。雖遇水旱。糶不賣而民不饑。平糶法始此。秦初租禾。此廢古制之始。其損益不可知。而古制斷絕矣。魏李悝撰次諸國法。若法經。以為政莫急於益賊。故始於益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品。其應彼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賄。罰。以為雜律。一編。終以具。

律具其加威。凡六篇。此律法之始。商君受之以相秦。其例後世之名例。律也。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皮。為諸侯。司馬溫公通鑑始此。以周之名分。始絕於此也。司馬通鑑。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經之嫌也。史之接於左氏者。叙記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為歷代史法之創始。於續經為有據。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為不犯二意。固非行不悖也。

周安王

盜殺韓相俠累。盜殺政也。此刺客行殺之始。春秋昭二十年。齊魯殺侯之兄繁。盜乃齊豹。有位於朝。非刺客也。齊田利。遷其君於海上。食一城。會諸侯于海澤。求為諸侯。此遷君齊國之始。請於主。而王許之。與。

考古原始 卷之二

十一

不能制三晉等。秦皮長改。其君及其君母。書弑國母始此。

周顯王

齊侯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鼎鑊之刑始此。

周顯王

封星見西方。衛公孫鞅人秦。星變徵應始此。鞅之為誓大夫。東諸侯其憂乎。終綱目書。十有七。而此為始。秦衛鞅定變法之令。此變法之始。秦始廢井田。開阡陌。在孝公時。此廢井田之始。盡野制祿之法。不可復矣。秦以高歡樂。冀關宮室于咸陽。徙都之。此都咸陽之始。秦并諸小邦。統為一縣。縣置令丞。縣有令丞。始此。此始皇郡縣所祖。四人作法。亦能垂久。世運使然。秦封公孫鞅為君。始有封君者。

秦更賦稅法。此更賦稅法之始。秦德公始為伏祠。此伏祠之始。四時代謝。皆以相生。惟秋以金代火。金畏火。至庚日必伏。秦惠文王殺商君。車裂以殉。車裂刑始此。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損秦。以蘇秦為從約長。合從始此。張儀相秦。從約解。連衡以事秦。連橫始此。齊驪薛田嬰。曰靖郭君。後又號其子田文。曰孟嘗君。賜號始此。

周報王

秦初置丞相。丞相始此。七國爭雄。始稱臣下。璽曰印。印始此。燕樂毅破齊。聞王觸賢。使召之。獨自經死。死節不應召始此。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之名始此。秦白起坑趙降卒四千人。殺降始此。坑一開。儒者亦不免焉。杜郵之劍。來何暮也。騶子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三

論著終始五德之運。五勝之說始開于此。趙武靈王始服胡服。招騎射。胡服始此。騎射始此。趙武靈制短靴。以黃皮為之。後漸為長靴。取戎通服之靴始此。武靈王立子何為王。自號主父。此主父之始。即後太上皇張本。楚屈原作離騷二十五篇。又作遠遊賦。騷賦始此。秦賜白起劍。死于杜郵。賜死始見于此。然此法古已有之。示不加刑也。楚有柱國昭陽。此柱國之始。秦惠文十四年。更為元年。此改元之始。燕太子與荆軻。據秦而食。秦始見于此。楚有大將軍屈平。大將軍始此。時又有上將軍之名。秦魏冉弒其君之嫡母。出放君之妃。歸魏。此弒君母。出君妃之始。趙主父滅中山。歸大救境內。酺五日。大救始此。酺始此。酺。大飲酒也。趙蘭相如。引車避廉頗。為刎頸。此烈士忍

松離之始。齊君法章卒。子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大史氏。國事決於其母始此。然太史氏治齊四十餘年。不被兵。則賢母也。與秦君母辛氏。專國政者異。魏以孔斌為相。尋以病免。斌之子居亂世而重出處者始此。魏公子無忌。襲殺晉鄙。奪其軍。以救趙。時因如姬竊兵符。此

襲將奪軍之始。亦盜竊兵符之始。秦莊襄王。以所養母華陽夫人為太后。稱太后始此。秦滅義渠。始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長城始此。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塞始此。秦有口賦。口賦始此。秦加其武將首為絳袖。以表貴賤。其後作顏題。始此。秦作渭水橫橋。為石橋。柱石橋始此。呂不韋獻愛姬。有娠者于秦。異人。期年。生于政。此奪人國於枕席之始。與黃

考古原始

卷之二

四

歌事略同

補遺

齊桓公用庭燎。天子百燎。桓僭之。僭百燎始此。齊管仲始謹正鹽菜。鹽政始此。自是官山府海矣。管仲取盜二人為公臣。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于大夫者為服。自管仲始。魯季氏舞八佾於庭。歌雍。徹大夫僭天子詩樂始此。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始此。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別號始此。甘茂號構里子。又有號寒泉子者。皆本此。越王思范蠡。鑄金為像。金人始此。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關。後世因有著書者。說文云。扁。暑也。此後世暑書之始。說出宗景文。又補

傳云不利子商姓有五音始見於此。衛文公作楚宮詩云定之方中營室相時始見於此。晉襄公墨經行軍晉於是始墨此墨經之始。

秦昭襄王

秦取周寶器遷西周公於愚狐之聚此取天子寶器之始。韓王入朝於秦此六國朝秦之始六國韓最先朝秦而秦亦最先滅之。秦王郊見上帝於雍此秦行郊見之始。

秦始皇

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並北山東注洛鑿涇水始此。綱目晉溝渠始此。韓欲疲秦使水工鄭國為此而適以益秦之富。秦令民納粟拜爵粟一千石拜爵一級。魏亂始此。自是漢文帝書詔民入粟邊得拜爵武帝

考古原始 卷之二

詔民得買爵令林送徒入財補郎安帝令吏民入錢穀拜官賜爵相靈尤甚皆自此始矣。秦滅周內史勝虜韓王安滅韓王剪虜趙王遷滅趙王賁殺魏王假滅魏王剪虜楚王負芻滅楚王賁虜燕王喜滅燕誘齊王儼死之滅齊此六國滅之始六國自滅之耳。自古得天下者臣之而已未有滅人之國者兼并天下始於秦秦知六國而不知嬴氏之先也。天道遠哉。秦穆即報虜鳥以作亂伏誅吳三族王遷其太后於舊館陽宮此秦內亂之始亦太后罪遷之始。秦并天下大赦即位大赦從此始漢以後或建儲或立后或改元皆有赦遂為常制而漏網者多矣。更號皇帝皇帝之稱始此。稱曰皇后以太子之正嫡稱妃后與妃有別之始後漢制太子有妃有嫡有孺子妻妾凡三等

改讀正月為征避此諱也此正月讓征之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一守一丞兩尉以典之此後世郡縣之始以郡縣易國以守尉易公侯伯子男自是事君者無世祿治民者無恒政世道又一大變也。治馳道於天下廣五十步三丈而植松厚築其外以金椎勞民治道始此。除讎法除古讎始此始皇以古讎法使子議父臣議君故除之以十月為歲首定為水德建亥始此亦僅此古今無建亥者邪衍徧

五德之論始皇采之

從家傳於咸陽從民實京師始此。帝上鄠嶧山立石封泰山立石下禪梁父仙遊登琅邪立石封禪始此封增土之高禪闢廣土地漢光唐高宋重皆效之。立監察御史掌監諸郡侍御史監察官始此後或為殿中御史或為監察御史云。始制受命璽文

考古原始 卷之二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傳國璽始此。以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制詔朕之稱始此。以貂蟬賜侍中貂蟬始此或曰始於趙武靈王。追尊其考莊襄王為太上皇稱太上皇始此。使黔首自實田民山自具項畝始此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燒詩書百家詔所有者醫藥卜筮種樹諸書焚書始見於此亦僅見於此先王典謨禮樂悉成灰燼天下又一大變也。當魯讀作書時鬼已夜哭鬼神其先知也與。秦廢古文更用人體。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也。曰小篆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篆並簡冊所用者。三曰刻符施於符傳也。四曰摹印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錄于戈戟也。八曰隸書程邈所定行公府也。諸體書始

此 祠鄒嶧山刻石為頌刻石頌功德始此 始作前殿上可坐萬人
下可建五丈旗此作殿之始 置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左右
分行其車皆皂蓋赤裏木轎輻戈矛弩箭備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懸
豹尾豹尾以前為省中此鹵簿所由始 築長城先韓趙皆有長城而
秦所築上功為盛此長城之始 築長城上色紫故名紫塞此紫塞得
名之始 秦欲伐匈奴運糧使天下疲弱轉粟起于黃塵瑯邪負海之
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飛輓之始蓋由海道以入河也
伐匈奴此伐匈奴之始因識而伐之開邊之禍起矣 遺棄恬逐匈奴
收其河南地為四縣南郡越北邑胡至是中國之地益大矣此斥夷
地為華之始 初開南越地為郡此南越屬中國之始按南越地自五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七

不通中國始皇發遣八人督營賣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
海象三郡徙民五十萬與越雜處五嶺之地遂合至今風俗移易與內
地同而又資其物產始置關和之功此其最著也 始置關中郡此關
地入中國之始關王無諸亦勾踐之後 沙門室利房等至帝因之夜
有金人破戶以出此沙門入中國之始按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
穆王事之作中天之夢信此則周秦已有佛漢明更播其教耳 作極
廟生而自為廟始此後之顧成德陽皆此類也 百姓著長城之役終
統而鼓之遂為琵琶彈之琵琶始此或曰漢公主嫁烏孫匈奴途遠無
以樂之適作馬上琵琶 以金陵有天子氣埋金主氣之改名金陵此
金陵之始 王次仲制八分書八分書亦始此 行半兩錢錢之稱始

此前此皆稱泉自是稱錢後之錢名多變矣 收大半之賦鹽鐵二十
倍於古鹽鐵充天子之藏始此從此天下之利莫大於此 東遊海上
方士徐市等請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方士始此亦長生始此
祠海上名山大川及八神將八神者一曰天二曰地三曰日四曰陰
五曰陽六曰月七日八曰四時八神之名起此神將之祠始此 蒙
恬造算等始此算泰聲也 蒙恬造筆牛亨曰以桂木為管以鹿羊為
柱以兔毫為被筆始此 初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署丞官中郎將左
中郎將右中郎將署中郎中侍郎無員多至十人分隸三署王執戟
侍宮殿出則充車騎此郎中侍郎中郎將官名之始後因革不一隋煬
帝於尚書六曹置六侍郎增品以貳尚書之職其諸曹侍郎曰郎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七

代少府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號尚書尚書之名始此漢因之以尚
書為中臺謂者為外臺御史為憲臺謂之三臺梁陳後魏北齊隋則曰
尚書省按秦設尚書以吏為之至發文書耳不意後世秩崇至此 置
僕射僕射始此古者重武故官皆之長至領其屬而習射事隨所領之
事以為號若尚書則曰尚書僕射漢因之本置一人至獻帝分置左右
後無常置 置謁者此通事職之始魏始置通事舍人 以周青且為
博士僕射此博士之始 秦作渭水浮橋為石柱此造石橋之始或曰
秦襄公為之 立治粟內史掌穀貨治粟內史始此 立少府掌山海
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少府始此 置奉常典禮奉常始此漢改為太常
置中庶子詹事詹事官名始此唐又有少詹事 置都水長丞都水

之名始此。置將作監掌治宮室將作始此。置黃門侍郎黃門之名始此。禁門曰黃閣中人主之故號黃門令然則黃門郎給事黃閣之內入侍禁中故號曰黃門侍郎又有給事黃門之職漢因之。置散騎騎從傍乘車後獻可督否散騎始此。無常員。又置中常侍得出入禁中常侍左右常侍始此亦無常員。置衛尉掌門衛屯兵衛尉始此漢因之。置諫大夫屬郎中令掌論議諫大夫官始此。漢因之。光武始增議字。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置御史中丞掌二大夫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之始應劭曰得備之率故曰大夫。陳勝以房君蔡為上柱國上柱國始此。秦之官已有柱國。出長于扶蘇監軍于邊胥子監軍始此。墓始皇于驪山下銅三泉藏奇器珍怪令匠作機弩有穿穴者敵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九

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中厚葬始此。秦以承藏為萬世計僅再期而楚人發之後帝王之墓多有發者實自始。厚葬始。始起發殿于墓側發殿始此。墓祭始此。令後宮無于者皆從死宮人殉葬始此。

秦二世皇帝

宦者趙高丞相李斯立少子胡亥為太子此宦者擅立嗣君之始。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斬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此起兵之始不書入寇書伐秦也。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漢業始此。楚人項梁起兵於吳楚霸王始此。綱目於陳吳劉項連書楚人惟楚有材信哉。發閭左戍發民戍邊始此。秦以宦者趙高為中丞相此用宦

者為相之始。趙高私其子胡亥立子嬰此宦者弑逆之始。楚義帝以宋義為冠軍冠軍之名始此。項籍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入掠所城發冢始此。漢拜韓信為大將軍信曰大王入關除秦苛法秋毫無所取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檄始此。敬自戰國已有之而傳布於此。沛公至霸上秦王于嬰奉璽符節以降秦軍降始此。漢王築壇即位于汜山之陽即位築壇始此。

漢高祖

沛公入咸陽除秦苛法除苛法始此。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霸王名始此。漢留蕭何給軍食收巴蜀租給之蕭何相業始此。收田租始此。漢王至洛陽用三老董公策為表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為王發喪始此。

考古原始 卷之二

十

討逆始此。張良至秦中說漢王燒絕橋道殺道始見於此。即今蜀閣道。立黑帝祠令曰北時與秦育白黃赤四祠合為五帝祠五帝始此。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尊母曰昭靈夫人即位後后于梓加皇號始此。然時止稱夫人父仍稱太公何也。漢屯滎陽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甬道始此。漢王如滎陽令蕭何守關中有不及秦夾輒以便且施行留守便宜行事始此。漢遣人燒楚積聚燒積聚始此。後中興魏華轡曹操破紹輜重始此。漢初為算賦算賦始此。有田則有稅有身則有役蓋稅出財役出力古法也。漢始立算賦法。民年十五算出口賦夫以一人之身既役其力又稅其財給一時之用貽無窮之害矣。北貉燕人致泉鬪助漢擊黃借兵始此。漢令軍士死者受

為棺斂送其家。極死軍士始此。封項籍族屬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賜國姓始此。漢既以賜項。又以賜婁。後世又以賜匈奴。而劉淵者。既其姓。又并天下而冒之。詔為列侯。食邑者。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室。甲第之稱始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令天下縣邑立城。城郡邑始此。前此有城。未編也。封功臣曹參等。作丹。青。鐵。金。匱。石。室。藏之。宗廟。賜券始此。古者公侯伯子男五等。列爵分土。使君之自秦。漢以來。始封以郡邑之名。惟奉朝請而無國。漢爵又止有侯而無公伯子男。政有大異。分封宗室為王。宗室封王始此。前此止於封侯。尊父太公為太上皇。親存上尊號始此。秦惟用之。追尊耳。未央宮成。羣臣置酒殿前。奉王卮起為太上皇壽。上壽始見於此。然詩曰。稱彼兕觥。

考古原始 卷之二

子

萬壽無疆。則亦因乎古矣。以陳平為護軍中尉。將軍始此。上置酒洛陽南宮。與諸將論已。與項得次之。故由於能用。與不能。用一范增。云。置酒論事始此。張良謝病。辟穀。辟穀始見於此。詔定元功位次。定功始此。賜丞相何。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始此。綱目書者。四。惟蕭何。得賜。彼董卓。曹操。劉裕。皆晉王壽之耳。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為編。蕭何。後世朝儀始此。綿。綿。綿。為百拜處。最。剪茅植地。為位也。長樂宮成。朝賀。置酒。諸侍坐。皆俯首。以次起。上壽。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言。者。叔孫通所制。始用於此。朝賀之儀始此。三代君臣之禮。自此絕矣。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絳綺。紵。縠。後。衣服有章。始此。

春秋傳。賈人易市。服過朝。中。此則著為令。亦以定名分也。徙齊諸。田。楚昭王。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從。長。實。京。師。始此。太。上。皇。別。令。諸。侯。王。國。皆。立。廟。郡。國。立。城。廟。始此。自。是。高。祖。太。宗。世。宗。皆。遍。立。廟。矣。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人。歲。六。十。三。錢。郡。各。以。其。口。數。率。獻。口。賦。始此。詔。郡。國。求。遺。賢。求。遺。賢。始此。蕭。何。道。石。渠。關。藏。入。關。所。得。秦。國。籍。後。成。帝。以。此。藏。祕。書。此。藏。書。閣。之。始。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復。私。邑。始此。後。光。武。復。春。陵。復。南。頓。玄。宗。復。潞。州。皆。起。於。此。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祠。孔子。始此。焚。坑。禍。烈。不。事。詩。書。而。能。有。此。賢。哉。綱。目。書。祠。五。釋。奠。二。謁。祠。拜。墓。一。皆。此。啓。之。也。置。州。佐。史。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史。典。等。官。皆。州。自。僻。舉。通。為。百。石。雜。

考古原始 卷之二

子

職官始此。徵魯諸生。議禮樂。有兩生不至。不就徵辟始此。制王侯及郡守長吏。于所部指令。皆稱教。稱教始此。制禮儀。有章。奏。駁。四。品。文。穆。格。式。始此。冬。十。月。朔。行。朝。歲。首。禮。此。元。旦。朝。賀。之。始。十。月。朔。仍。秦。制。也。令。蕭。何。次。律。令。凡。九。篇。後。世。律。令。始此。何。於。李。煙。六。篇。外。增。戶。婚。指。輿。庫。廩。三。篇。帝。召。田。橫。至。戶。鄉。自。刎。從。者。挽。至。宮。不。敢。哭。作。薤。露。蒿。里。二。歌。以。寄。哀。此。挽。歌。之。始。或。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更。命。歌。薤。露。以。示。必。死。非。始。於。橫。也。兩。存。之。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皆。屬。二。傳。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中。盾。衛。率。等。官。並。屬。詹。事。太。子。宮。僚。始。備。于。此。以。叔。孫。通。為。太。子。太。傅。師。保。以。太。子。名。官。始此。成。周。太。子。有。師。保。二。傳。未。以。太。子。為。名。也。置。大。長。秋。中。長。秋。諸。官。皆。屬。焉。

長秋之名始此。定命令稱初。稱初始此。戒初令初是也。唐人云。不經
風閣。不得稱初。漢儀。宮殿門擊斗。周禮。擊木柝。刀斗自此始。
皇女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者。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女曰公
主。姊妹曰長公主。縣公主。長公主。始此。詔獄疑獄。三代後。獄獄始此。
冬。始與匈奴結和親。以長公主妻單于。和親始此。高帝因劉敬之言。
遂以為馭戎上策。而不知中外之防。於斯濫矣。令郡縣。常以春三月。
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郡縣祭社稷始此。令郡縣。立靈星祠。靈星祠
始此。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靈星祠。令民各祠里社。
里社始此。輿駕有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最在鹵簿前。象車始此。
車服。黃屋左纛。黃屋左纛始此。有更賦。更賦始此。凡三品有卒。更有

考古原始 卷之二

踐更有過更。或云因秦法行之。後收之有論。乃成遠一議。藥布相煎。
燕齊間為立社。號曰樂公社。配食縣社始此。以周昌為趙王如意相。
為諸侯王立相始此。帝崩。葬長陵。稱陵始此。秦漢以後。帝王陵寢。有
石麟辟邪。兕虎之屬。人臣墓。有石羊。虎柱之屬。皆表增壘。如生前儀衛。
墓前用石人。麟虎始此。

孝惠帝

兩龍見。兩陵井中。兩龍始見於此。亦僅此。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舉孝弟力田始此。帝冠。帝冠始此。綱目書帝冠。凡十三帝。除挾書
律。挾書律始除於此。立原廟。月出。高祖衣冠遊之原廟始此。原。再也。
既有太廟。又立原廟。衰矣。宜陽雨血。雨血始此。後晉惠帝。惠帝皆雨。

焉。城長安。城長安始此。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置南北軍於京
師。南北軍始見於此。然亦立自高帝也。令民買爵。贖罪。贖罪始此。秦
典金作贖刑。非予之以爵也。惠帝令民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則濫矣。
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五算。重算不嫁女始此。漢算人
百二十錢。賈與奴婢倍算。今五算罪之也。始置左右丞相。以王陵為
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左右丞相始此。春。出遊離宮。叔孫生曰。可取
櫻桃獻宗廟。上許之。廟中獻諸果始此。然亦本月令。應舍桃之意。尊
皇后曰皇太后。母存。尊為太后始此。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
女主稱制始此。綱目於歲首注其年。為無統也。

高后呂氏

考古原始 卷之二

太后立。所名帝子為少帝。殺其母。命張皇后養之。此後世立假子之始。
太后追尊其父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此母祭外戚之始。太后以
嬖臣審食其為左丞相。監官中。此寵任嬖倖之始。太后封女弟類為
臨光侯。婦人封侯始此。綱目一而已。曾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
后。此公主諡太后之始。亦僅此。立公主子張儉為魯王。公主子封王
始此。以宦官張嬖為大諂者。受官詔命。用宦官始此。初令戍卒歲
更戍卒。為更始此。

漢文帝

太尉周勃上天子書。代王謝曰。至代邸讓之。諸侯王邸始見於此。立
先馬。棧。百石。職如謁者。太子當直者。前導先作洗馬始此。除收

宰相坐律令相坐律始除於此。令四方切來獻却貢獻始此。置詩經博士博士始此。封宋昌為壯武侯修代來功也。此藩王入繼封其舊臣之始。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花稱臣奉貢。秦漢以下文誥招來始此。日有食之。詔求言。此因災與求言之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此策士求言之始。春正月。親耕藉田。後又詔具親耕桑禮儀。後耕藉始此。皇后親桑始此。除誹謗妖言法。秦漢以下開廣言路始此。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賜牛租始此。除關無用傳。此不用關傳之始。吳王濞為劉氏祭酒祭酒之名始此。至晉始置園子祭酒。詔除侯騎賈山。應詔上書。此應詔上書之始。詔勸農勸農始此。令列侯太夫人毋得擅稱太夫人。始見於此。如淳云。列侯子復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五

為列侯。母稱太夫人。漢制也。今夫不在。則封號稱太。濟北王取居反。自後。潘王反始此。募民徙塞下。此募民徙邊之始。除盜鑄錢令弛私錢禁始此。唐玄宗欲傲之。劉秩言利源無制。則爭且亂。乃止。令吏五日一休沐。休沐始此。出宮人令嫁。此放宮人之始。令祝致敬。毋有所祈。除秘祝始此。秦時秘祝。移過於下。此如禁之。例奴寇邊。帝親勞軍。細柳營。按轡徐行。此天子勞軍之始。募民能輸粟及轉粟於邊者。拜爵。輪邊之議始此。始用薄昭為車騎將軍。車騎將軍始此。除肉刑。古五刑始廢於此。三代以前。肉刑墨劓剕宮大辟五者。至漢時。僅有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感魏文下詔除之。遂以髡代黥。答三百代。刑答五百代。斬趾。自是始免斷肢刻膚之慘。然民易於犯法矣。始親

策賢良文學士。此人主親策士之始。作顯成廟。身存而自作廟。始此。顯成者。取顯命之意。詔除田之租稅。除田租始此。此亦除也。終綱目一而已。兵擊匈奴。出塞而還。不窮兵始此。作渭陽五帝廟。演祀始此。武帝祠竈。祠神君。立越祠。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皆自此啓之。詔改元。改元始此。國無二王。年無二元。元者始也。自三代以來。未之改也。文帝信新垣平候日再中之說。詔以十七年為元年。失春秋正始之意矣。後有改二元三元至十元者。皆命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始崇經術。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匈奴。此屯兵備邊之始。帝崩。遺詔短喪。此短喪之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三代共之。文帝輕變古禮。景帝狗亂命。以日易月。後踵以為常。雖有賢君復之。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三六

然旋復旋廢。文景之罪也。
漢景帝
尊皇太后。滿氏曰太皇太后。此稱太皇太后之始。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追尊祖宗廟號。始見於此。一世為太祖。再世為太宗。遂為後世法。始三十稅一。此寬賦已甚之始。亦非可久之道也。賦答法。此定答法之始。前此黜除肉刑。然答五百者。率死。至是減之。令男子二十始傅。此二十著籍之始。傅者。著名籍給徭役也。漢制。凡年二十二。始傅。五十六乃免。傅。綱目作傅。漢祓。並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星月逆行。如此。災眚始見于此。復置開。用傅出入。以七國反。備非常。故復此。此復關之始。廢皇后。滿氏。此廢后之

始制日書廢后十七。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天子廢太子始此。前此越
國廢其太子章。乃諸侯也。早禁酤酒。後大酤時禁。凡六年矣。酒禁始
此。更減舊法定。鑿令。鑿令始此。刑益。民易犯。筆長五尺。本六寸。
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管者。各斨一罪。乃更人。否則毋得更人。
正月地。一口三動。地動始此。動甚於震。震久而動數也。詔戒二千
石修職事。二千石始見於此。戒之亦始此。禁采黃金珠玉。采者坐贓
為盜。二千石聽之者。同罪。禁金珠始此。重本務也。置太農令。掌穀貨。
此大農令之始。秦之理粟內史。武帝之大司農也。作陽陵邑。此豫作
壽陵之始。封匈奴降者。徐盧等。為列侯。封降人為侯。始此。前文帝雖
有弓高襄城兩侯。乃韓王信子孫。非匈奴也。改礪為奔市。奔市始此。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七

楚王邛等。燒宗廟。帝素服。避正殿。避殿始此。令輸粟縣官。除罪及
徒復作。贖徒始此。匈奴入雁門。武泉上郡。取苑馬。苑馬始此。漢太僕
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八。養馬
三十萬匹。更衛尉為中大夫。始改秦衛尉官。改奉常為太常。太常
始此。古雖有之。然非止奉常職也。更郡守為太守。潯太守始此。改
廷尉為大理。大理官名始此。至梁。加稱廷尉卿。

孝武帝

建元。元年年之有號如此。罷治申韓蘇張之言者。黜刑名縱橫之術。
始此。親策董仲舒。因對天人三策。罷軒策問始此。趙繆薦其師申
公。遣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安車蒲輪始此。以會為

丞相。罷任母黨始此。以後宮夫人異父弟。衛青為太中大夫。私任後
宮親屬始此。帝初為徵行。徵行始此。置五經博士。五經博士始此。
五經自秦火後。為世大禁。至是天下之士。始相授受。為世業。按文帝
時。止有詩經博士。至是五經皆置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此太學生人仕之始。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弟子置員。設科射策。詔元
始百餘年。業者一經。說至百萬餘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始
開矣。南越遣子嬰。入宿衛。此外夷遣子入衛之始。初令郡國舉
孝廉秀才。孝廉始此。定三歲一郊。三歲一郊始此。親祀龍。親小祀
始此。天子而親老婦之祭矣。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等。
驃騎將軍始此。立太乙祠。太乙之祠始此。自是五帝上。復有太乙尊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七

神。開八通鬼道。舍冬。至之月。用春秋二時。祀以昏時。及明而止。至今元
宵置燈。是其遺事。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星孛竟天始此。終綱目一
而已。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此關地西南之始。初算
商車。商車有算始此。非但稅其物。并其載物之器而稅之。帝登嵩山。
山呼萬歲者三。遂為臣祝君故事。山呼自此始。虞初搜神記。九百四
十三篇。小說家始此。河徙頓邱。始通淮泗。河水入泗。由泗入淮。始此。
以衛長公主妻藥。大曰大主。大主之號始此。公主妻方士始此。亦僅
此。東夷薺君降。置蒼海郡。蒼海郡始此。賜淮南王安几杖。毋朝。賜
几杖免朝始此。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諸侯不削自
始此。所謂眾建而少其力也。遣衛青擊走匈奴。取河南地。立朔方郡。

朔方郡始此朔。即靈武。又即蕭關。張騫應募至大宛。抵康居。傳致大月氏。還為匈奴所得。乃逃歸。求通西域。始此。置武功爵。級十七。萬金。武功爵名。始見此。爵凡十一級。一造士。二閑與衛。三良士。四元戎。士五。官首。六乘鐸。七千夫。八樂卿。九執戎。十政長。庶長。十一軍衛。以象牙。象牙。象賜李夫人。象牙。簞始此。帝寵貴太至。所私董。稱曰主人翁。後卒。與太主會葬於霸陵。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置僮。始。以元元。元光。又元朔。又元符。又元鼎。又元封。又太初。又天漢。又太始。又征和。又後元。凡十。改元之始。亦僅見於此。李夫人。後少翁言。能致其魂。上自帷中。彷彿望見之。此召魂之術所自始。徵吏民。明世務。貴先世之術者。懸次。續食。後舉于。傳食之始。鄭當時。請引渭穿渠。徑易漕。度渠。下民田。

考古原始 卷之二

无

可。溉兼省。漕卒始。講漕法。隨何人。王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皆以上。書拜為郎中。上書得官。始此。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遺調者。巡行天下。後世遣使。巡行之始。立樂府。李延年造。樂府始此。作昆明池。演水戰。始此。通海國。此雲南通中國之始。初置八校尉。始稱校尉。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眾。此首長。來降之始。魏。首。後亂。率之。禍。實。肇。於。此。造皮幣。始以物代金銀之。用。按武帝。錢。濫。而物。貴。造方。用幣。煩。費。不。省。有。司。議。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蓋。用。皮。為。幣。雖。與。楮。鈔。不。同。然。不。用。金。銀。銅。錫。為。幣。而。用。他。物。代。之。則。權。與。於。此。也。帝。之。文。始。以。集。著。文。集。始。於。武帝。置。鹽。鐵。官。鹽。鐵。

置專官始此。初算緡錢。此征榷居貨之始。元光中。既算車矣。至是。又於居貨者。各應度其財物多少。千商賈。來作。率計有緡錢。二千者。出一算。千手力所作。率計有緡錢。四千者。出一算。嗚呼。出諸塗者。既征其具。而諸家者。又算其物。取利至此哉。置媮婢。祝上卿。比列侯。始有媮婢之號。卜式。請輸錢。助邊。上賢之拜。為郎中。又擢為齊大傅。小民輸錢。得官。始此。募人入奴婢。終身以為郎。此以奴婢易官之始。算民舟車。算民舟車。始此。前止算商車。至是。又算民車。且及船。凡民不為吏。不為三老。騎士。荷有輕車。皆出一算。商賈倍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算。隱而能告者。以半界之。告緡者。遂遍天下。民有蓄積者。有司皆隱度之。賜輸粟。卜式。爵為左庶長。賜輸粟。爵始此。然所賜者。庶長。至宣帝。後。則賜。

考古原始 卷之二

手

及列侯矣。廟立子闔為齊王。且為燕王。晉為廣陵王。作詔策。策封始。此廟立亦始見於此。即仲造。留長尺四寸七孔。笛始此。下大農令。願與獄。以腹罪。罪殺之。腹罪之罪始此。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以寵衛青。霍去病。寵武臣。以相權。始此。非徒古。夏官司馬也。宰相之權。廢矣。西域。始通中國。此西域通中國之始。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上林苑始此。始禁郡國鑄錢。官鑄錢始定於此。更大行人。為大鴻臚。掌賓客朝覲事。大鴻臚始此。梁又稱鴻臚卿。秋九月。嘗。刑。列侯。牛。獻助祭金。不如令。奪爵。爵金。奪爵始此。罪輕。罰重。以封爵。過多。故耳。置酒泉。武威郡。肅涼二州。始此。酒泉。即肅州。武威。即涼州。一郡乃。渾邪王。故地。更郎。中。令。曰。光祿勳。光祿勳。官名。始此。平梁。改。勳。為。卿。北。齊。兼。

掌者膳。隋則全掌者膳。不復掌。宮殿門戶及侍衛事矣。光祿監有南
比主事。諸郎中察茂才高第者為之主事官始此。平西南夷置牂牁
越雋沈黎文山武都郡此西南夷置郡之始。置張掖燉煌郡此張掖
燉煌立郡之始。得神馬於溫淦水中神馬始此。鑄五銖錢周郭其
質令不可摩銖五銖錢始此。得大宛國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間名金
馬門此金馬門之始。起栢梁堂作承露盤自文王靈臺後起臺者始
此。置均輸諸州郡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特價官自轉遷於所無
之地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而物價不騰均輸始此。利盡入官
矣。平南越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後
昭帝罷儋耳元帝罷珠厓南海等九郡始此。築單于邸十長安單于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三

遣子來質四夷邸館始此。公孫卿言仙人好樓房乃令長安作畫殿
桂觀甘泉館蓋壽延壽之觀樓觀始盛於此。築交降城受降城始此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產芝始此。遣將楊僕等擊朝鮮征高麗始此
遣郭昌等擊滇滇主降置益州郡益州郡始此。遣趙破奴擊樓蘭
虜其王遂擊車師破之虜王破師伸威外徼始此。作角抵戲魚龍曼
延之屬玩物始此。角抵角力抵技也。延行同漫衍巨獸百尋也。朝鮮
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後昭帝罷真番朝鮮四郡始此。秦時朝鮮
已內屬漢初擁兵阻險至是降之。因朝愛計上計縛始見於此。初
置刺史置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州及朔方交趾比十三部十三
部刺史始此。後世監司之設肇矣。議改正朔克寬以為宜用夏正乃

詔公孫卿靈遜司馬遷等新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復用夏正始
此。自是無復再改矣。綱目書歷之變十九而正朔則不易也。大發兵
從李廣利圍宛宛降得善馬數十匹宛降始此。然所得不償所失。與
駕祀甘泉汾陰舉平左右及箭十六後有御馬三儀馬之設自此始。
大宛以蒲萄為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歸種之蒲萄苜蓿入中國之
始。初通安息發使隨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通安息
始此。眩術始此。眩人善惑人即近世吞刀吞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自
縛自解之術也。起建章左鳳闕始有鳳闕之始。收秦中尉為執金
吾金吾之名始此。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婦人始
有封君之號。初置京兆尹京兆尹始此。即周之內史也。尊王太后

考古原始 卷之二

三

母為平原郡君此封郡君之始。封王太后徵時金王孫家所生妙為
修成縣君此封縣君之始。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此太子賓客
之始。始用宦者手中書此宦者典事之始。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
典尚書謂之中書自以司馬遷為之。遣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
虜降虜始此。初權酒醴後昭帝罷之權酒始此。古之禁酒以杜沉酗
無所利之也。武帝禁民酤釀官自開置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權焉。作沈
命法沈命始此。捕盜也。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數者主者皆死至
是上下相畏以文辭避法矣。始令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
列侯乃稱太夫人子不得為列侯則不得稱始有夫人太夫人之稱
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饗外國使臣始此。以江充為使治巫蠱獄也

監獄始此。 詔行代田。以趙遇為搜粟都尉。代田始此。搜粟都尉之置。

殆欲休息力本乎。 殺鉤戈夫人趙氏。欲立其子而殺其母者。始此。非

聖人防微之道也。異時拓跋氏。竟以此為家法矣。 令封君以下。至三

百石以上。吏以差出。此馬有齒。行馬。歲課。息始有種馬。 莊熊罷。引洛

水于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并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 立册

為皇太子。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受遺詔。始此。終漢世

惟宣帝及昭烈之末行之。

補遺

司馬相如從上至上林。進讀獵書。諫獵始此。 蘇武別李陵詩云。雙兔

俱此飛。一兔獨南翔。云云。此五言詩之始。 武帝為栢梁臺。成詔。羅臣

考占原始 卷之三

為七言詩。人各一語。此七言詩之始。 蘇武自單于歸。命為典屬國。此

典屬國官之始。 漢遺單于書。以尺一。屬尺一之用始此。

考占原始卷之三

趙 武鼎卿原本

王文清九溪增刪訂正

遺詔

遣使賑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貸民種食。始此。此古春種秋助

之政。 男子成方。遂編關。詐稱衛太子。京兆尹。倚不疑。叱吏縛之。詐稱

宗支。始此。大臣定疑。難。當法不疑。 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詔問疾

苦。始此。 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使更。全節。而還。始此。後唐之耶

元。祚。李德明。不及矣。 徵有行義者。韓福等。呈長安。賜。遺。歸。後。士。始

此。賜。爵。始。此。然。徵。之。遠。而。待。之。薄。矣。 唐。新。廷。尉。王。平。書。屢。新。始。此。

考占原始 卷之三

此。尾。鏡。鏡。大。劉。屈。楚。成。方。遂。皆。屢。斬。綱。目。皆。不。書。獨。書。此。者。是。霍。光。之

賜。也。 追。尊。李。夫。人。為。孝。武。皇。后。此。尊。夫。人。為。皇。后。之。始。 追。尊。生

母。趙。氏。為。皇。太。后。此。生。母。為。皇。后。之。始。 遣。使。祀。鳳。凰。祀。鳳。凰。始。此。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立。其。弟。更。名。其。國。為。鄯。善。誘。殺。謝。服。之。事。始

始。此。案。此。以。天。朝。行。盜。賊。事。也。 樊。遂。東。玄。苑。城。遼。東。城。始。此。此。必。關

要。而。後。晉。內。城。曹。京。都。外。城。曹。開。泰。曹。漢。長。安。吳。武。昌。代。盛。樂。事。始。此。

姑。臧。燕。龍。城。夏。統。高。齊。建。康。吳。越。杭。州。孟。知。祥。成。都。周。大。梁。南。唐。全。陵

皆。都。城。也。行。都。城。雖。外。郭。必。書。曹。漢。受。降。立。寬。吳。滿。須。魏。九。城。齊。取。開

府。應。龍。奉。天。原。州。鹽。州。三。城。唐。德。勝。晉。澤。州。周。李。嬰。口。皆。關。塞。也。 封

后。父。上。官。安。為。承。樂。侯。后。父。封。侯。始。此。 龍。權。融。官。猶。令。民。自。占。租。稅

民酒始此。雖能其官，仍隱及民所賣多寡，而形其稅。置金城郡，河蘭等八州地始此。霍光廢其君歸昌邑，此後世人臣廢立之始。伊尹放太甲，後光之心亦無他，然不先審昌邑之為人，率然立之，此則尤不學無術，無知人之明之過也。

漢宣帝

追謚帝太父故太子據，曰戾太子。母曰戾夫人。父曰悼考，母曰悼后。置園邑，自外入繼正統者，追謚其本生祖父母，始此。初置屯衛屯衛始此。膠東相王成勞來流民，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或謂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故俗更多為虛名云。此偽加家室之始。丞相賢致仕，丞相致仕自此始。置廷尉平，廷尉平始此。鄭吉擊破車師。

考古原始 卷之三

因田其地，此屯田之始。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推恩外祖母始此。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由使得送終，蓋其子道親喪，勿由始此。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親屬得相容隱，始此。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瘐死者，以諫殿最，漢音愈以獄中嚴瘐死之禁，始此。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以政事補親民官，始此。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賜金遣歸始此。前丞相賢致仕，猶仕至上公，老病而去，二疏方傳，儲君亦勇於請老如此。詔年八十以上，非詔告殺傷人，勿坐，勿坐八十以上，始定於此。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錄功臣後始此。大司馬以將軍博陸侯霍光卒，賜以天子葬，具始此，亦名器之不悞也。

帝始五日一聽事，漢朝無定日，又不日日臨朝，至此始五日一聽事。

耿壽昌自增海租魚課，始此。蕭望之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與民漁魚，乃出天地之意可見矣。齊居決事稱齋居，始見於此。帝更名詢天子更名始此。張賀昔為掖庭令，叔養皇曾孫恩甚密，及即位，追封恩德侯，此追錄掖庭舊恩之始。為仲考立廟，後之入繼者，為本生父立廟始此。馮奉世矯制發諸國兵，以破莎車，王矯制發兵始此。

錄阿保功封丙吉等為列侯，錄阿保功始此。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甲乙科始見於此。丙吉居相位，掾史有罪，賊不稱職，終無所案驗，後人遂以為故事，公府不察吏始此。詔王褒等侍太子朝，夕讀書，侍讀始此。西羌反，募伏飛射士，魯奇應募，宜受上賞，召募始此。造趙

充國擊先零叛羌，充國圖上金城方略，使宜十二事。詔充國留屯田，後振旅而還，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上方略便宜始此。金城屬國始此。益小吏俸，增俸始此。勸廉也。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左遷始見於此。春二月，甘露降京師，甘露降始此。遣光祿大夫義舉安國，行邊兵，後遣大臣行邊始於此。諫大夫王吉謝病歸，人臣託病去位始見於此。置西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西北地屬國始此。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賜耿壽昌爵關內侯，常平倉積貯始此。穀賤則增賣而糴，穀貴則減買而糶，故為常平。書功臣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功臣像始此。麒麟閣蕭何造。詔諸儒講五

帝始五日一聽事，漢朝無定日，又不日日臨朝，至此始五日一聽事。

耿壽昌自增海租魚課，始此。蕭望之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與民漁魚，乃出天地之意可見矣。齊居決事稱齋居，始見於此。帝更名詢天子更名始此。張賀昔為掖庭令，叔養皇曾孫恩甚密，及即位，追封恩德侯，此追錄掖庭舊恩之始。為仲考立廟，後之入繼者，為本生父立廟始此。馮奉世矯制發諸國兵，以破莎車，王矯制發兵始此。

錄阿保功封丙吉等為列侯，錄阿保功始此。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甲乙科始見於此。丙吉居相位，掾史有罪，賊不稱職，終無所案驗，後人遂以為故事，公府不察吏始此。詔王褒等侍太子朝，夕讀書，侍讀始此。西羌反，募伏飛射士，魯奇應募，宜受上賞，召募始此。造趙

充國擊先零叛羌，充國圖上金城方略，使宜十二事。詔充國留屯田，後振旅而還，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上方略便宜始此。金城屬國始此。益小吏俸，增俸始此。勸廉也。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左遷始見於此。春二月，甘露降京師，甘露降始此。遣光祿大夫義舉安國，行邊兵，後遣大臣行邊始於此。諫大夫王吉謝病歸，人臣託病去位始見於此。置西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西北地屬國始此。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賜耿壽昌爵關內侯，常平倉積貯始此。穀賤則增賣而糴，穀貴則減買而糶，故為常平。書功臣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功臣像始此。麒麟閣蕭何造。詔諸儒講五

帝始五日一聽事，漢朝無定日，又不日日臨朝，至此始五日一聽事。

耿壽昌自增海租魚課，始此。蕭望之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與民漁魚，乃出天地之意可見矣。齊居決事稱齋居，始見於此。帝更名詢天子更名始此。張賀昔為掖庭令，叔養皇曾孫恩甚密，及即位，追封恩德侯，此追錄掖庭舊恩之始。為仲考立廟，後之入繼者，為本生父立廟始此。馮奉世矯制發諸國兵，以破莎車，王矯制發兵始此。

錄阿保功封丙吉等為列侯，錄阿保功始此。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甲乙科始見於此。丙吉居相位，掾史有罪，賊不稱職，終無所案驗，後人遂以為故事，公府不察吏始此。詔王褒等侍太子朝，夕讀書，侍讀始此。西羌反，募伏飛射士，魯奇應募，宜受上賞，召募始此。造趙

充國擊先零叛羌，充國圖上金城方略，使宜十二事。詔充國留屯田，後振旅而還，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上方略便宜始此。金城屬國始此。益小吏俸，增俸始此。勸廉也。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左遷始見於此。春二月，甘露降京師，甘露降始此。遣光祿大夫義舉安國，行邊兵，後遣大臣行邊始於此。諫大夫王吉謝病歸，人臣託病去位始見於此。置西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西北地屬國始此。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賜耿壽昌爵關內侯，常平倉積貯始此。穀賤則增賣而糴，穀貴則減買而糶，故為常平。書功臣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功臣像始此。麒麟閣蕭何造。詔諸儒講五

帝始五日一聽事，漢朝無定日，又不日日臨朝，至此始五日一聽事。

耿壽昌自增海租魚課，始此。蕭望之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與民漁魚，乃出天地之意可見矣。齊居決事稱齋居，始見於此。帝更名詢天子更名始此。張賀昔為掖庭令，叔養皇曾孫恩甚密，及即位，追封恩德侯，此追錄掖庭舊恩之始。為仲考立廟，後之入繼者，為本生父立廟始此。馮奉世矯制發諸國兵，以破莎車，王矯制發兵始此。

錄阿保功封丙吉等為列侯，錄阿保功始此。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甲乙科始見於此。丙吉居相位，掾史有罪，賊不稱職，終無所案驗，後人遂以為故事，公府不察吏始此。詔王褒等侍太子朝，夕讀書，侍讀始此。西羌反，募伏飛射士，魯奇應募，宜受上賞，召募始此。造趙

充國擊先零叛羌，充國圖上金城方略，使宜十二事。詔充國留屯田，後振旅而還，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上方略便宜始此。金城屬國始此。益小吏俸，增俸始此。勸廉也。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左遷始見於此。春二月，甘露降京師，甘露降始此。遣光祿大夫義舉安國，行邊兵，後遣大臣行邊始於此。諫大夫王吉謝病歸，人臣託病去位始見於此。置西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西北地屬國始此。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賜耿壽昌爵關內侯，常平倉積貯始此。穀賤則增賣而糴，穀貴則減買而糶，故為常平。書功臣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功臣像始此。麒麟閣蕭何造。詔諸儒講五

帝始五日一聽事，漢朝無定日，又不日日臨朝，至此始五日一聽事。

耿壽昌自增海租魚課，始此。蕭望之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與民漁魚，乃出天地之意可見矣。齊居決事稱齋居，始見於此。帝更名詢天子更名始此。張賀昔為掖庭令，叔養皇曾孫恩甚密，及即位，追封恩德侯，此追錄掖庭舊恩之始。為仲考立廟，後之入繼者，為本生父立廟始此。馮奉世矯制發諸國兵，以破莎車，王矯制發兵始此。

錄阿保功封丙吉等為列侯，錄阿保功始此。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甲乙科始見於此。丙吉居相位，掾史有罪，賊不稱職，終無所案驗，後人遂以為故事，公府不察吏始此。詔王褒等侍太子朝，夕讀書，侍讀始此。西羌反，募伏飛射士，魯奇應募，宜受上賞，召募始此。造趙

充國擊先零叛羌，充國圖上金城方略，使宜十二事。詔充國留屯田，後振旅而還，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上方略便宜始此。金城屬國始此。益小吏俸，增俸始此。勸廉也。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左遷始見於此。春二月，甘露降京師，甘露降始此。遣光祿大夫義舉安國，行邊兵，後遣大臣行邊始於此。諫大夫王吉謝病歸，人臣託病去位始見於此。置西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西北地屬國始此。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賜耿壽昌爵關內侯，常平倉積貯始此。穀賤則增賣而糴，穀貴則減買而糶，故為常平。書功臣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功臣像始此。麒麟閣蕭何造。詔諸儒講五

帝始五日一聽事，漢朝無定日，又不日日臨朝，至此始五日一聽事。

耿壽昌自增海租魚課，始此。蕭望之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與民漁魚，乃出天地之意可見矣。齊居決事稱齋居，始見於此。帝更名詢天子更名始此。張賀昔為掖庭令，叔養皇曾孫恩甚密，及即位，追封恩德侯，此追錄掖庭舊恩之始。為仲考立廟，後之入繼者，為本生父立廟始此。馮奉世矯制發諸國兵，以破莎車，王矯制發兵始此。

錄阿保功封丙吉等為列侯，錄阿保功始此。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甲乙科始見於此。丙吉居相位，掾史有罪，賊不稱職，終無所案驗，後人遂以為故事，公府不察吏始此。詔王褒等侍太子朝，夕讀書，侍讀始此。西羌反，募伏飛射士，魯奇應募，宜受上賞，召募始此。造趙

充國擊先零叛羌，充國圖上金城方略，使宜十二事。詔充國留屯田，後振旅而還，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上方略便宜始此。金城屬國始此。益小吏俸，增俸始此。勸廉也。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左遷始見於此。春二月，甘露降京師，甘露降始此。遣光祿大夫義舉安國，行邊兵，後遣大臣行邊始於此。諫大夫王吉謝病歸，人臣託病去位始見於此。置西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西北地屬國始此。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賜耿壽昌爵關內侯，常平倉積貯始此。穀賤則增賣而糴，穀貴則減買而糶，故為常平。書功臣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功臣像始此。麒麟閣蕭何造。詔諸儒講五

帝始五日一聽事，漢朝無定日，又不日日臨朝，至此始五日一聽事。

耿壽昌自增海租魚課，始此。蕭望之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與民漁魚，乃出天地之意可見矣。齊居決事稱齋居，始見於此。帝更名詢天子更名始此。張賀昔為掖庭令，叔養皇曾孫恩甚密，及即位，追封恩德侯，此追錄掖庭舊恩之始。為仲考立廟，後之入繼者，為本生父立廟始此。馮奉世矯制發諸國兵，以破莎車，王矯制發兵始此。

錄阿保功封丙吉等為列侯，錄阿保功始此。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甲乙科始見於此。丙吉居相位，掾史有罪，賊不稱職，終無所案驗，後人遂以為故事，公府不察吏始此。詔王褒等侍太子朝，夕讀書，侍讀始此。西羌反，募伏飛射士，魯奇應募，宜受上賞，召募始此。造趙

充國擊先零叛羌，充國圖上金城方略，使宜十二事。詔充國留屯田，後振旅而還，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上方略便宜始此。金城屬國始此。益小吏俸，增俸始此。勸廉也。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左遷始見於此。春二月，甘露降京師，甘露降始此。遣光祿大夫義舉安國，行邊兵，後遣大臣行邊始於此。諫大夫王吉謝病歸，人臣託病去位始見於此。置西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西北地屬國始此。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賜耿壽昌爵關內侯，常平倉積貯始此。穀賤則增賣而糴，穀貴則減買而糶，故為常平。書功臣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功臣像始此。麒麟閣蕭何造。詔諸儒講五

經異同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邱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帝講五經。始此。後惟章帝建初中行之。石渠閣亦蕭何造。以藏入關所得秦圖書者。以宦者弘恭為中書令。石顯為僕射。宦官典樞機。始此。宣帝開三大鬯。此其一也。自鄭吉破車師後。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始此。冠太子以正。冠諸王。遣使行事。三代後。太子行冠禮。始見於此。司椽校尉蓋寬饒。奏封事。犯時忌。被殺。以犯忌殺言者。始此。此又開一鬯也。地。發。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因災異舉士之始。以故許后季父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備任外戚。始此。自此以後。司馬將軍之任。專任外戚。遂終漢世。此又開一鬯也。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匈奴呼韓邪單于

考古原始 卷之三

四

稱臣。遣弟入侍。北狄稱臣入侍。始見於此。戴德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朋友之服。始自大戴。于定國。決獄平郡中。為之立生祠。號于公祠。生祠始此。此民所公立者。非違道要之也。帝召太子。至。進以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故至城門。乃得度。因著令。太子得絕馳道。太子得絕馳道。始此。

漢元帝

作初陵。不置邑。徙民。作陵。儉樸。始此。可為後世法。韋玄成。議毀玉。瘞于園。瘞毀玉。始見于此。魏議。應埋大廟。兩階間。後議。祧主。藏于石室。禘祫。廼祭。大波。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大疫。始見于此。綱目。書。疫。十有五。而救災之政。僅宣帝與此耳。下陳。咸獄。光為城。且。城。

始見于此

罷建章宮。衛令。就農。龍宮。衛歸農。始此。亦僅此。詔。舉。傾。橫。敦。厚。遜。讓。有。行。者。舉。敦。敦。始。此。後。順。帝。再。行。之。陳。湯。甘。延。壽。矯。制。擊。匈奴。單于。斬之。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矯。制。成。功。封。侯。始。此。貢。禹。議。古。無。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之。歲。即。出口。錢。至。有。生。子。輕。殺。甚。可。悲。痛。宜。令。男。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行。之。童子。七。歲。出口。錢。自此。始。

漢成帝

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此操江總河之始。沛郡鐵官冶鐵。飛。鐵。飛。始。此。亦。僅。此。金。失。性。也。終。綱。目。一。而。已。求。遺。書。求。遺。書。始。此。終。綱。目。凡。四。下。詠。大夫。劉。輔。獄。論。為。鬼。薪。薪。鬼。始。見。于。此。鬼。薪。薪。者。取。薪。

考古原始 卷之三

五

於山。以給宗廟也。故槐里令朱雲。請斬佞臣張禹。舉。毀。槐。楹。折。後。當。治。楹。上。曰。勿。易。因。而。輟。之。以。旌。直。臣。殿。中。缺。楹。始。此。後。世。因。之。帝。專。任。王。鳳。策。免。大。司。馬。許。嘉。此。策。免。大。臣。之。始。置。尚。書。曹。五。人。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王。客。曹。三。公。曹。也。王。鳳。欲。專。內。外。政。始。罷。中。書。謁。者。奪。其所。掌。尚。書。事。而。增。置。尚。書。五。員。以。士。人。為。之。尚。書。分。曹。始。此。尚。書。始。于。秦。武帝。置。四。人。至。是。增。一。人。為。五。不。用。宦。者。而。用。士。人。然。其。意。則。以。奪。中。書。之。權。耳。韋。玄。成。伴。狂。讓。封。其。兄。讓。歷。始。此。令。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賜。告。不。得。歸。始。此。自。馮。野。王。始。也。漢。律。二。千。石。有。賜。告。有。子。告。子。告。者。法。所。當。得。賜。告。者。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歸。家。理。疾。至。是。禁。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先。書。於。竹。後。繕。寫。以。素。

命儒臣校書始此中秘書始見于此竹素稱亦始此 班序為右曹
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此賜書
所由始 定陶王康來朝遣還園此奸臣謀遺親王之始人君未有繼
嗣留親王於京師以待皇嗣之生此根本之慮也遺之則奸臣之計行
矣 封婕妤趙氏父臨為成陽侯婕妤父封侯始此 立從子定陶王
欣為皇太子立兄弟之子為嗣始此 以大司馬大司空並丞相為三
公三公變官始此清按三公自漢夏已有之漢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
為三公至是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並大司馬丞相為三公哀帝時又
罷丞相置大司徒並大司馬大司空為三公嗚呼太尉兵官也御史大
夫法官也司徒司馬司空六卿也乃以管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之任名

考古原始 卷之三

六

不正矣 罷刺史置州牧此州牧所由始也 師冊上書請限民田始
有限田之議此善政也惜不果行 帝按獵長楊鎗射熊館按獵之盛
始此技獵謂以木相貫穿為闌按遮禽獸而獵取之也 於大行位前
拜孔光為丞相樞前拜爵始此 令博士弟子父母死守墓三年後世
士子丁父母憂始此

漢哀帝

罷樂府官樂府官始罷 詔劉秀典領五經秀即歆更名上令歆卒其
父業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又分九流詳考古經禮部典五經始此
罷官織綺繡禁淫巧始此後章帝晉武帝唐文宗有之 出宮人免官
奴婢出宮人始此綱目書此凡九 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定不毀廟

始此 尊共皇太后傅氏為帝太后共皇后丁氏為帝太后帝太
后帝太后之稱始此亦僅此 詔罷改元易號事夏竦良等伏誅罷改
元始此抑左道也然究改元為元善矣 賜董賢爵關內侯王嘉賈延力
爭之賢倖封侯始此 諫大夫鮑宣上書書言民有七亡七死請懲
賢用傳書何武特書諫大夫上書始此 皇太后傅氏崩合葬于孝
元陵此以妾母合葬大君之始 成都侯王商位特進特進始此位在
三公下 下司隸鮑宜獄太學諸生守闕上書赦之此太學生上書之
始 博上弟子奉景始傳浮屠經此佛書入中國之始 李尋有五經
六緯之說漢始此

漢平帝

考古原始 卷之三

七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三代後百官總已以聽
始此 始定合祀天地配以高祖高后以后配天始此莽以此媚太后
也後女后有親祀南郊者始此 莽秋悅太后諷單于遣女入侍太皇
太后所遣乃王昭君女須下息次也何奴遣女人侍始此 劉歆務太
常孔稚圭因有北山移文後世文移始此 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諡先師始此 莽以翟象母師氏通經學百家言賜號義成夫人女子
通經學百家始此夫人封號始此 莽諷吏民上書頌德前後共四十
八萬七千餘人莽自加九錫此後世權臣受九錫之始九錫者一車馬
二衣服三虎賁四樂器五納陛六朱戶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 莽發
故太后傳丁二塚取其璽璽發冢始此 謝承承莽意奏丹書有文曰

告安漢公恭為皇帝符命之說始此。郡國縣鄉皆置學官。學官之設始此。莽殺其子宇。窮治誅殺數百人。殺子窮治。吳已者始此。北海逢萌解冠挂東都城門。始此。起辟雍靈臺。用後建辟雍始此。置西海郡。西海郡始此。置宗師。詔曰。宗室子弟。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置師教宗室始此。詔安漢公莽居攝踐阼。居攝踐阼如此。前此周公攝政。永嘗踐阼也。禮記踐阼之說偽託也。

漢孺子嬰 附王莽

安眾侯劉崇起兵討莽。倡義討篡臣始此。不以敗而不予也。莽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自居攝至傳首。錢貨

考古原始 卷之三

八

凡四變。造貨始此。錢法之變。未有如莽世之亟者。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口不盈八。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其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古制度。王田始此。奴婢之禁亦始此。立五均。司市錢府官。用劉歆言。行周官泉府之制。五均始此。莽大去楊雄作法言。卒章稱莽功德。又作劇秦美新之文。後因劉棻連及。投天祿閣下死。才人失守。媚賊亡身者始此。飛蝗蔽天。蝗蔽天始此。漢宗室劉演及弟秀起兵。秦陵。復漢室。正統起兵。復宗室始此。眾共誅莽。節解縲分之。傳首諸宛。莽賊共敗。身致謝分者始此。漢帝立。大司馬秀。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漢官始復。

漢光武帝

方望以前定安公嬰稱帝。此帝以於人之始。書以稱帝者。見以於人也。綱目書以稱帝有五。以識用王梁為大司空。入君以識用人之始。盧芳詐稱漢宗室。匈奴迎立。以為漢帝。北狄立中國人為君。始見於此。初起太學。武帝雖置博士。而史不明言其為太學。後世立太學。其名始見於此。帝視太學。此後世人君視學之始。立親廟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張純。朱浮。議除之。四親廟始此。帝欲立陰貴人為后。陰以邦貴人有子。終不肯當。乃立郭后。此讓立皇后之始。陰貴人為后。陰以邦貴人有子。終不肯當。乃立郭后。此讓立皇后之始。陰貴人為后。陰以邦貴人有子。終不肯當。乃立郭后。此讓立皇后之始。陰貴人為后。陰以邦貴人。馮異大破赤眉。得傳國璽。傳國璽始見於此。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

考古原始 卷之三

九

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識真主始此。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徵至不屈。始此。諫議大夫始此。光本姓莊。避明帝諱。改為嚴。并省縣國。減損吏員。省縣減吏之始。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封事不言聖始此。詔選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留法。邊吏便宜行事始此。不獨知兵。且不貪功。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三代後。却異味始此。交趾薨冷。精廉。雜將女子徵側。徵貳。反自立為王。女子作亂始此。馬援征交趾。斬徵側。徵貳於嶺南。立銅柱。為漢極界。銅柱始此。遣馬援擊于五溪蠻。五溪在辰州界。雄溪。楠溪。酉溪。瀘溪。辰溪。皆蠻。子孫所居。五溪蠻始見於此。宣布圖讖於天下。布圖讖始此。徵嚴光至。帝親臨所館視之。親臨處士館

始此 詔許盜相斬除罪盜相斬免罪始此後世自首者貸之 廢草
郭氏太子疆廢為東海王 後以母廢太子始此 征伐四方置督軍御
史御史監軍始此 改常侍曹為吏部曹吏部始此 南郡獻銅鼓有
銘來自越詔置宣德殿門銅鼓始此 鮮卑寇遼東鮮卑始見於此
夏四月改元歲中改元者始此 前此改元俱在歲首 賜莎車王賢
西域都護印綬賜外國印始此 九真徼外蠻夷張游率種人內屬九
真內屬之始 交趾牧率七郡太守遣使入貢交趾入貢始此 賜莎
車王璽蠻夷有諡始此 東夷倭奴國入貢此倭奴貢中國之始

漢明帝

春正月帝朝原陵此後世上陵之始 臨辟雍行大射禮後世行大射

考古原始 卷之三

禮始此 行養老禮以孝躬為三老相榮為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
身賜榮爵關內侯後世行養老禮始此 日食詔群司極言後以示百
官米極言且以上示眾始此 令郡國行鄉飲酒禮十學郡國行鄉
飲始此 皇太后陰氏崩上其諡曰光烈后有諡始此曰光仍用帝諡
也後世用四字二字始不用其主君之諡而專稱之矣 詔司諫刺史
歲考長吏殿殿以聞其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每歲各一人與計
偕上此後世部使者考察屬官之始 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
子號四姓小侯立學置五經師以授其業此為戚姓立學之始 匈奴
遣子入學此文教被匈奴之始 召張輔數侍講於御前始有侍講而
未嘗名官 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祠故臣始見於此 哀牢王

柳翽率其民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哀牢內附始此今金齒地
修沐深隄遣王景王吳脩白榮賜至千乘海口謂之金堤後世修隄
始此金堤始此 帝至魯詣孔子宅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幸孔
宅始此 竇固北伐取伊吾廩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取伊吾廩
地始此 排超使西域于窰訶國省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
至是復通好西域復通始此 白狼獬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
白狼獬木等入貢始此 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官戊巳校尉始
於此 帝奉太后如章陵奉太后出幸始此 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
賜以三公服後世姓善政始見於此 丙域浮屠法入中國此佛法入
中國之始 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來止鳩廬寺遂取寺為名創置

考古原始 卷之三

白馬寺此僧寺之始 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是中國正月望日謂之大
神變帝令燒燭表佛法大明此放燈之始或曰漢武祭五時通夜設燭
永平廢燭首譯四十二章經佛經始此後魏嘗南北朝末皆有翻經
館實始於漢一云成帝時秦景已傳浮屠經載前 幸洛陽獄出囚
千餘人幸獄始此亦不再見 時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恐廢農桑不拘
此忌反支日亦受章奏始此 比日求合市許之外與合市始此此
符免其入寇非安攘至計也 幸南陽召拔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
自御垣虎和之以娛嘉賓親和鹿鳴始見于此 始置中官員數中常
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宦者有員數始此後世有職名者數千可統 帝
自諫抑遺詔不立廢廟藏至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不止廢廟始此

漢章帝

詔議貢舉法韋彪議宜以才行為先其要歸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
貞廉皆得人矣上納之吏治先大吏始此以孔僂為蘭臺令史蘭臺
掌圖書秘書者蘭臺始見于此僂以直諫得之太學生言事得用始此
賜千義卿均穀各千斛以旌其行賜穀始此賜民胎養穀人三斛
復其大勿算一歲若為令賜胎養穀始此漢初書令民產子復勿事此
為述先事矣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廉給之育嬰孩始此
禁治獄慘酷者寬獄始此詔曹褒定漢禮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
篇曰此制故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撰奏之曹褒漢
禮始此褒準舊禮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擢火制度凡百五十篇令班

考古原始 卷之三

三

固賈逵傳穀作連珠連珠自楊雄已有之受詔作之則自此始東
守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祀先代帝王始此臨邛均宅賜
均以尚書祿幸大臣家始此詔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冬至
後不決囚始此漢與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是有杜伯度崔瑗崔
寔皆稱工焉工草書始此自科斗而大篆小篆隸書至是凡數變
漢和帝
龜茲姑墨溫宿諸國來降龜茲諸國始見此以定者鄭眾為大長秋
賞其謀賢德功也此東漢臣者預政之始封宦者鄭眾為侯宦者封
侯始此帝幸東觀召見諸儒相難數事帝善魯丕說賜衣冠不因言
說經者得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

據說者務立其義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彰漢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固
觀其義無令有遺專門名家之說始此詔幽并涼州諸邊郡戶口十
萬以上者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邊
郡舉孝廉始此歲一人至三歲一人何其慎也

漢殤帝

太后以兄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公儀同之名始此清河王慶就
國特加殊禮殊禮特加始此終綱目凡十罷祀官不在禮典者時太
后不好淫祀罷淫祀始此雨水詔實數傷害除其田租實數災傷始
此罷魚龍曼延戲罷戲始此終綱目凡四詔舉隱逸選博士舉隱
逸始此此三代之風也綱目惟此與宋時再書而已

考古原始 卷之三

三

漢安帝

太后親錄囚徒辨枉罪時方旱澇雨大降親錄囚始此重民命也太
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太后率命婦謁廟始此亦創見也災異策免
三公徐防尹勤等三公以災異免始此東漢事歸臺閣權移宦戚三公
備員而已反受策讓之咎不亦誣乎大飢人相食正月元會徹樂不
陳充庭車減元日樂車以答災患始此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度
詡力爭有三不可棄始此乃止建議堅守邊地者始此日南郡地圻長
自餘里地圻始此以薛苞為侍中不拜官始此繼此惟劉桢趙
周璜二人而已封王聖為野王君封乳母始此順帝之封宋娥始此
也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幸尉府始見此幾於君臣為誼矣初

謂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後復斷之聽行三年喪始此自文帝短喪以日易月景帝遵之自後大臣有喪不得終制至是司徒劉愷以為言始詔聽之奈何復斷之也楊震作樊豐等而飲酖死及帝崩北鄉侯豐後乃改葬震祠以中卒改葬忠良始此後韋玄貞亦得改葬焉嗚呼樊豐敗而後祠楊震宦官敗而後祭陳寶遂水敗而後祀魏徵深山反而後祭張九齡皆事後之思也

漢順帝

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三公尚書得入奏事始此初令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宦者養子始此古用閹人給事內庭以其無男女之欲子孫之累故也今又得養子襲爵何若專用士人哉尚書令左雄議改養孝

考古原始

卷之三

四

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家法文吏試箋奏限年之法始此然限之年而且試家法課箋奏非舉孝廉之初意矣漢初改黔中郡為武陵郡歲令大口輸布一疋小口二丈名實布至是武陵太守請增租賦其冬遂拔利臣激變始此賜宦者孫程諡宦官有諡始此增孝廉為四科前有試家法課箋奏二科矣今又增孝悌從政為四孝悌但為四科之一耳孝廉為虛名始此蔡倫典尚方作帛用故麻名麻帛用木皮名穀帛用故魚網名網帛紙始此視竹簡緣帛儉矣後有天關刻藤之嘆奈何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後世武舉始肇于此

漢質帝

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太學生課試拜官

始此自是游學增至三萬餘生黨禍兆矣

漢桓帝

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皆為列侯以定策功論封始見于此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罰俸贖罪始此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復行三年喪始此惜其止於刺史二千石耳况未幾而復斷之乎初斂田畝稅錢斂田畝稅始此後世遂斂之無藝矣詔舉至孝時有所舉荀爽對策舉至孝始此夏四月河水清河清始此自此至高齊再清果為祥邪初置秘書監官掌圖書秘記秘書官始此即中書之任也後或省或設或曰蘭臺或曰麟臺皆此官也

考古原始

卷之三

五

此職也減百官俸減俸始此廣關內侯以下爵鬻爵之濫至此始極帝親祠老子于濯龍宮用郊天樂後世唐老子於上帝始此宦者使牢脩上書訟司隸校尉李膺養太學游士共為部黨下膺于獄逮捕其黨二百餘人遂策免大尉陳蕃朋黨之名始此而黨錮之禍流及後世矣赦黨人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禁錮終身始此

漢靈帝

立選用三五法凡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三五法始此置鴻都門學以處諸生之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辭賦書篆之學始此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碑始立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刻石五經始此隸書

荷趨備具施請徒隸也 侍中寺雖難化雄物異雖化雄始此在侍中

寺主關警用事之徵 封中常侍呂強為鄉侯不受宦者清忠辭寵始

此後宦黨譖殺之 調郡國馬調馬始此 講武平樂觀以黃巾賊復

起也後世講武始此然賊起而講武京師備疎矣 列肆後宮宮中肆

始此 凡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輸納常例始此 造萬金

堂為私藏宮中私藏始此 遣使就拜張溫為太尉外拜三公始此

漢獻帝

郭汜樊稠並自開府如三公開府之名始此 董卓令三臺尚書以下

自詣啓事然後得行啓事始此 袁紹戰罷幅巾渡河漢末王公名士

以幅巾為雅始見于此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入洛陽修塞諸陵

考古原始 卷之三

而還三國吳氏之始 公孫瓚以劉備為平原相嗣是為豫州刺史兼

徐州三國照烈帝始此 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三國曹操始此

初封曹操為貴亭侯亭侯名始此

補遺

元帝以公田及死振業貧民業貧民以田死始此後章帝以上林池樂

賦與貧民祖此 順帝以李固為將作大匠將作大匠始此 獻帝時

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何忍言後宮之選於是三公奏

改葬皇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亡國之君猶存情慕者始此

亦僅此 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洪被圍時掘鼠煮筋角後無

可食止內厨有米三升煮薄糜得班士眾又殺其愛妾以食之將士流

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洪猶曠目數

紹罪遂遇害其同邑陳容與同死焉漢末後嬰城死節者始此同邑相

死者始此 孫策將殺功曹魏騰策母吳夫人倚并力救曰汝今日殺

魏功曹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并耳策大驚釋

之國母力救賢良始此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劉岱擊之不克

三國義師始此 曹操責孫權任子周瑜讓曰質一入則見制於人極

不過一侯印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親其變乃止東吳鼎足

始此 獻帝以執金吾營邵為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始此 獻帝以

伏完為輔國將軍輔國將軍始此

續補

考古原始 卷之三

安帝時布衣黃憲卒布衣書卒始此後惟管寧亦書卒終綱目兩人而

已 後漢書載安帝太子驚病不安幸乳母王聖舍太子厨監郡吉

以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犯土禁忌始此 前漢烏曹作碑

此造碑之始

三國

劉備三顧諸葛亮于隆中後世親訪處士始此亦僅此 曹操募民屯

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募民屯田始此 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治

中始見于此 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則丞相有副始

此 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教眾張道陵鬼道教眾始此魯道

陵之孫 丹陽郡吏殺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女子壯志討讎始

見于此。曹操因匈奴來朝留于鄴分五部散居汾晉間尋又徙武都氏子扶風天水晉夷狄亂華之禍始此。曹操始遣大將督軍而袁紹分沮授所統諸軍為三都督魏因置諸軍都督事都督之名始此。有星孛於五諸侯天象見於諸侯始此。諸侯五星在東井北河。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此自進高位之始。王莽升宰衡令猶上出操則自進之耳。劉備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軍師始見於此。魏立法自今官者不得過諸署令作策藏之石室損官官權僅見於此。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九品中正始此用陳群之言也。獻帝遣使持節奉璽綬禪位於魏魏至丕上書三讓遂篡立國號魏此權奸逼君禪國之始。魏至丕禁錮宗室不許朝覲通往來禁絕宗藩始見于此。詔

考古原始

卷之三

大

亮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行丞相事之名始此。鍾繇為行書法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入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行草書始此書法至此凡六變。魏初立制封王之庶子為卿公嗣王之庶子為卿侯公之庶子為亭伯公封以漸降級始此然亦虛封不食租也。魏何晏大將軍何進孫也。以主婿拜駙馬都尉駙馬都尉始此後因之初漢武置駙馬都尉掌御馬監兩漢多宗室及外戚諸公子孫任之至是為尚公主者專名。魏置著作即著作即始此東漢皆以他官假著作之名今始專官隸中書省。魏置律博士後世非五經而置博士始此。魏置度支尚書度支始此。魏鑄二銅人曰侖仲列坐司馬門外後稱翁仲始此。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此後繼統之說所由

始。魏主叡自制為烈祖廟不毀生前預自尊崇始此。漢中王即皇帝位書正統始此孫曹則皆斥姓名書稱皇帝矣。魏除黃土限年法除限年法始此。魏立法自今後家不得輔政禁外戚輔政始此時下太后見外親不假以顏色故有此令此魏法之良者不可沒也。魏光祿勳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陳戒口占始此。九月應丞祭皇女亡侍郎范滂奏禮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於是使三公行事以小喪廢祭始此。魏司馬懿殺楚王曹彪等遂置諸王於鄴後世禁錮諸王始見於此。魏晉十一月長至方圓百僚行賀禮長至慶賀始此此禮不見經傳惟晉禮志有之。吳孫休即位戶部尚書讀奏戶部官名始見於此。丞相亮北伐云云魏寇漢中云云尊漢寇魏始此。丞相亮推演

考古原始

卷之三

大

兵法作八陣圖及卒司馬懿按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八陣圖始此八陣圖凡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浦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凡六十四陣詳兵制。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好尚於郤正光曰儲君讀書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太子讀書法始此。吳鑄當千大錢後罷之鑄極大錢始此。竹林七賢阮籍輩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名士曠達風流始此。吳孫權使康僧求舍利既得即為造塔中國造塔之始。僕射曹叡沒于寇嬖孫伯不得葬屍招魂殮葬招魂之葬始此。鄒艾破蜀至綿竹將軍請為賊及其子尚死之世臣父了死國難始此孔朋有子矣。艾至成都

皇于北地王謹死之皇于死社稷始此照烈有條矣

考古原始卷之三終

卷之三

子

考古原始卷之四

趙 欽鼎卿原本
王文清九溪增刪訂

晉武帝十六國附入

晉置鮮卑降者于雍鮮卑亂葬始此此亂葬五種之一晉胡烈討鮮卑秃髮樹機能南涼始此晉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通事官名始此晉除郊祀五帝座從王肅議也羣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有五耳自今明堂南郊宜除此座從之晉初立國于學置祭酒此國子祭酒之始焚雉頭裘不受異物始此後遂有焚文錦者晉有何嘗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此都事令史之始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

考古原始

卷之四

師匈奴亂葬始此此亦五種之一作樂辭舞之有辭自晉始舞與歌相應自六代之舞至于漢並不著辭至此始有辭云晉禁星氣識緯之學禁曲學始此索頭拓跋力微遣子入貢先曾遣其贊子選國今復至焉北魏始見于此力微即北魏神元帝也晉選公卿及良家女入宮禁天下嫁娶選女入宮始此晉鉅平侯羊祜卒南州民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岷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望其碑者皆流涕謂之隨淚碑為鍾繇罷青巷哭始此去思遺愛碑始此初置司州以司隸所統郡置之凡州十九郡縣百七十三置司州始此武帝七年八年九年俱正月朔日食日食正百頻見三年始此亦僅此慕容皝歸冠昌黎前燕始見於此亦亂葬五種之一不獨慕容氏

如拓跋禿髮乞伏之類皆鮮卑也晉中原大半為夷居矣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氐也而起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繁食秦成晉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燕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為國家遠慮者可鑒也已除祭酒曹志等名除名始此陸機為浚儀令去官百姓思之圖其像配食縣社留像始此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立太子廟始此

晉惠帝 懷帝 愍帝

不踰年改元新喪立后踰月而葬而位忌哀始此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楊氏為庶人旋執之婦廢獄其始始此五

考古原始 卷之四

二

星互經天縱橫無常五星經天僅始此江統著徙戎論慮戎始此八王相樹兵宗室自相魚肉始此成都王勣擊趙王倫將軍王興等迎帝復位復位始此晉右將軍王遐司馬劉襲父亦名遐求解職以避之詔許換官同名議避始此以張軌為涼州刺史前涼始此巴氏李特據廣漢取成都李氏據成都始此鮮卑宇文部圍棘城宇文周之先始此司馬顯表賴為皇太弟始有皇太弟之名劉淵自稱漢王此北狄稱王諸夏之始羯石勒陷鄴後趙始此五種亂華之一晉江統議授官與本名同及官位犯祖諱宜改避官位始見於此晉博士孔晃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帝特原之上書避諱始見於此劉淵借號蒲子圖稱帝

此匈奴稱帝諸夏之始 臣首清洪自稱略陽公符壽始此亂華五種

此又其一 劉聰兵陷洛陽殺太子攝政陵茂宮廟劉曜奪羊后遷晉

正熾于平陽聰稱熾為光祿大夫平阿公天王為外夷所執始此 羌

苻姚弋仲自稱扶風公後秦始此亂華五種此又其一 涼州牧西平

公張軌遣兵入衛張寔遣兵入援入衛入援始此父子世為忠義僅張

氏耳 苻懿都督荊州社會圍之殺兵少食盡有小女灌年十三帥勇

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襄城石覽求援又求救於周

訪秘遠得全此少女子帥師救父之始然亦僅矣 劉聰奪懷帝使帝

胥衣行酒又辱帝使之行酒又使執蓋辛實大哭死之此天子辱極

之始 隋固音宛然二帝才喪心肝矣 吐谷渾姓慕容氏渾有子六十

考古原始 卷之四

三

人長于吐延嗣之吐延有弟羌胡長之後世以其王父字為氏遂號其

國曰吐谷渾此吐谷渾國之始 苻悅趙氏以為多男之始非也陳氏田

帝付有子七十餘人矣詳史記

晉元帝

十一月日夜市高三天此日行大變之始此豈復旦時耶 尊所生母

荀氏為建安郡君此天子尊親以道之始自漢文尊薄太后後世遂廢

為常典晉明此舉洵約乎情合乎義矣 劉曜徙都長安立如羊氏為

后皇后下匹非類始此羊氏為惠后三廢三復手是又為曜后視秦毛

氏當魂死矣 王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時主簿桓胤晉

佐翰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承遇害階延葬之而後去

桓雄長沙人此同官不相背之始清按明末長沙推官蔡道憲守城殉節類此孫文上言支子不應祭刁協云諸侯奉宗聖庶奪嫡况天子子宜加議罪奪宗之議始此

晉成帝

初稅田畝三升後哀帝時始詔除度田收租之制田畝三升起科始此納后羣臣畢賀賀立后始此石虎始聽民為僧此中國人為僧之始漢魏時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耳至虎敬事胡僧佛圖澄國人化之始有削髮者趙石勒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防石虎之變也此太子央事之始趙道復來修好詔焚其幣備安立國略能振起始此立太學後殷浩以單輿能道生徒學校乃廢江左學校始此惜其能道

考古原始

卷之四

四

生徒耳詔正士斷白籍士斷始此士斷欲流移附籍也

晉穆帝

殷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常書空作咄咄怪事處士虛聲始此二月太白入東井東井秦分也太白變始此秦王堅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每月一至氏主校經義始此月課始此

晉孝武帝

秦王猛疾疾秦王堅親為祈郊廟祀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人君為臣祈禱始此亦僅矣王猛疾篤疏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邦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仕夷而崇於中國始此秦蔡老莊圖讖之學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讖學始絕於此褚太后三臨朝再歸政焉稱制知節始此賢矣立

佛精舍於內殿宮中事佛始此秦呂光大破龜茲入據其城後還擊

涼州殺刺史梁熙代之後涼始此乞伏國仁自稱單于分其地置十

二郡西秦始此拓跋珪復立為代王擊收魏魏北魏始此後秦王

襄破秦主登登后毛氏帥兵力戰被執罵其而死之皇后死節始此秦

世氏耳綱目書死節者三王亮徐嵩毛氏也清河人李遼上表請修

兗州孔子廟不報孔子廟始見於此禿髮烏孤本鮮卑別種與拓跋

同祖後從河西呂光拜烏孤河西都統烏孤徙都廉川後改涼取金城

南涼始此

晉安帝

考古原始

卷之四

五

京沮渠蒙遜叛後臨松據金山北涼始此魏給新徙民田及牛給新

徙民田牛始此魏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大索書籍

魏尚文教始此綱目書之責言之罷遣生徒不修孔廟也燕除公侯

金帛贖罪法令立功以自贖或罪圖功始此柔然社嶺據漠北自稱

可汗此狄稱可汗之始前此追封耳時柔然奪高車之地居之西至

馬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屬焉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

師羣臣及沙門聽講此君臣聽講佛法之始侏離之書自是大布矣

蕭循遺劉裕以益智粽裕報之以續命湯此以藥物寓諷之始西涼

公李暹從都酒泉西涼始此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後稱皇帝夏

始此弘農人送義租給王領惡等軍此民助軍食之始可謂效順矣

魏置六部大人以天地四方為號六部大人始此

補遺

晉中山王睦上言乙依六蓼之祀皋陶祀都之祀相各立廟詔從之兄弟俱封各得立廟始於此議聽民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為尼中國婦女為尼始此北魏置僊人博士僊人博士始此慕容垂立干中山復稱燕後燕始此晉琅邪王妃敬后前燕王後慕容追加諡號改神主改神主始此晉懷帝蒙塵崩于平陽梓宮未送元帝立廟時入主大廟修祭祀之禮遷葬未葬入廟始此晉華恒議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有及禮之變也宜為神主立主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兄弟相繼繼主室始議於此晉康

考古原始 卷之四

六

帝諱岳與五岳同諱請改諱避山川之諱始見於此後趙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衛于木鳳口而頒之今大禮御樓肆有白石季龍始鳳詔之稱亦始此晉制以角為巾形如帽而橫著之尊卑共服角巾始此自渡江後凡民間買賣一切有文券者價一萬輪四百入官此牙契投稅之始漢王聰立三后立三后始此後周注實竟立五后矣

補遺

曹魏母邱儉起兵討司馬師敗死儉孫女適劉氏坐繫司獄王稱程威議曰男不逃罪於他族女猶嬰戮於二門非所以矜弱女均法制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醜之婦便從夫家之戮魏朝從之遂

著為令

南北朝 元魏入附

春二月宋祀南郊大赦後世因郊肆赦始此裴子野曰郊祀修歲事也赦有罪何哉宋初置貴妃位比相國始有貴妃之號魏立子爵為太子監國書監國名始此終綱目凡七魏始封其臣為王王爵之濫自此始宋置太子侍講太子侍講之名始此宋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違文曰四銖錢年號始此魏立天師道場受方士寇謙之符籙道家之法始盛於此邱氏曰道家源出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七家大旨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天宮符籙等事東漢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授受於民間至是嵩山寇謙之修張魯之法自言嘗遇老

考古原始 卷之四

七

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賜以雲中音韻科誠之書此後世齋醮科儀所山起也又言老子玄孫李諶文授以圖籙真經効召百神此後世符籙攝召之術所由起也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此後世烹鍊丹藥之技所由起也又言魏得老君手筆付以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諫之獻其書于魏人多不信崔浩獨上書神其事魏主遣使迎其弟子起壇宇奉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以來有附引泉道歸真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演張大之而其教遂大行與儒釋並為三綱目自宋嘗陽王景平元年魏元明帝泰常八年後於魏主及諸國主自是不名無正統也據晉未亡以前皆名此綱目惜正統之始魏主穆以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兼長秋卿監典後

出入臥內。結年百有七而精爽不衰。素信任甚篤。至一百一十歲。乃歸老。有大事。則遣騎訪焉。又越十年。乃卒。此一百二十歲老臣之始。然亦僅矣。此等異人。中國自周畢公後。未之聞矣。宋文帝時。燕信女子化爲男女。化男始見此。宋文帝親臨聽訟。自是每歲三訊。魏打三訊。如此。晉徵士陶潛卒。徵士書卒。始此。潛卒於宋。而書晉。潛也。終綱目一人而已。宋以王弘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黃龍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始此。宋立玄史。文儒歸學。四學之制始此。而儒乃處其末。魏利太平貞君元年。四字紀元始此。魏詔吏民得告守令罪。吏民訟守令。始此。自此下持其上矣。嗚呼。何如慎擇其人也。魏明帝置淑妃。加比三司。始有淑妃之號。魏命公卿

考古原始 卷之四

八

子弟皆入太學。公卿子弟皆入太學。始此。宋行元嘉歷。何承天以前此之歷。合朔日月食。不專在朔望。乃擬新歷。皆取盈縮。定其小餘。數正朔望。自是日食多在朔日矣。日食在朔日始此。承天曆始此。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城佛教始此。此等舉動。大開正道。英哉。宋王義隆爲其太子劉劭所弒。春秋以後。書于弒父始此。魏增置內外候官。以伺察百官過矣。此寄耳目於群小之始。魏元成其作偏者與。宋沙門匿標謀反伏誅。僧謀不道始此。魏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郡學始此。魏征伐尅捷。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傳知天下。露布始此。宋郡陽侯孟懷玉母封國夫人。此夫人封國之始。宋制民歲輸布。戶四疋。民輸歲布始此。此非古人里布比。宋作湘宮寺。作寺始此。宋

始令沙門拜人主。沙門拜人主始此。前此有木匠者。魏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作大像始此。魏龍門房之味。非謀反。叛逆罪止及身。後世罪人不辜。始此。魏初禁宰牛馬。宰牛馬之禁始此。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爲崇聖大夫。官先師之後始此。魏蔡宗成十族。與非類婚。良賤不許爲婚。始此。契丹入附於魏。契丹名始見於此。宋西羌未平。東海王上錢二十萬助國。諸王獻助始此。魏王伐蠕蠕。蠕蠕然於升蓋。可汗出走。魏追至涿邪山。追逐柔然始此。魏擊高車。降之。因徙高車。及柔然降民於漠南。東至滌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取其貢賦。降高車而徙其民。始此。宋謝靈運遊放。爲有司所糾。乃作詩曰。韓公子房香。秦帝魯連助。遂徙

考古原始 卷之四

九

廣州。後詔棄市。以詩殺身始此。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揭樂。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於魏。西域九國入貢始此。不貢南朝而貢北魏。亦始此。高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高麗入貢始此。漢武帝定朝鮮。爲樂浪。玄菟等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曹魏滅之。晉永嘉末。入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至是乃入貢於北魏云。宋文帝鑄鐸。始見於此。及唐。則三造之。烏洛侯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鐸始見於此。及唐。則三造之。烏洛侯國。遣使如魏。烏洛侯國始見於此。魏禁引善沙門巫覡。犯者門誅。禁著法門始此。魏罷舊俗所祀胡神。崔浩請存其令祀典者五十七所。除淫祀始此。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引經斷獄始此。元魏好尚如

禁從之罷墜禁始此然亦僅矣。梁制尚書五都令史初用士流五都者殿中都吏部都金部都左右戶都中兵部也舊皆用寒流爲之令史用士流始復于此。梁免老小質作質作者質物相質也繫其老幼而合役作老小免質作始此。魏任城王澄奏請重鎮將之選廷尉袁翻議遠鎮郡縣府佐統軍及成主皆令王公以下各舉所知不拘階級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時不能用保舉遠鎮官貢始議于此。魏崔亮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錢之薄小自此始私鑄之多亦自此始。魏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會元之亂事遂廢三字石經之類落始此石經在洛陽。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亮爲格似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沈滯者稱之而銓衡之道

考古原始 卷之四

失矣洛陽令薛琰爭之不報後世資格用人自此始。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律準以調八音謂準以代律取其分數調較樂器因私考準當施枉但前却枉中以約準分別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鐘相合云云語詳樂制議律準始此。此與王朴作律準同惜不用耳。梁置孤獨園以收養窮民養濟院始此。梁鑄鐵錢鐵錢始此後五代楚再行之。梁置州望郡宗鄉黨專掌搜薦此梁宗袒護之始。胡太后攝行祭事行祭始此。梁建隆元年八月大宴廣德殿秋宴始此。魏以軍功多自濫致勳勳藉致勳籍始此。魏太后父胡國珍死道甄太上素公人臣迫稱太上僅始此。魏有司奏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詔置銀官常令採鑄採銀礦官

始此。宋齊以來多以稱蒲頭敬酒散子之制始此亦有虞氏六鶴齊飛之變也。魏太后胡氏遊嵩高婦人遊山始此。魏初封司空崔林爲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魏袁准正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違別也曰今之外內相婚禮與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况中外之親乎中表不可婚始議于此。魏以宦者劉騰爲司空宦者爲三公始此。魏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陸及元魏亂民始此。遼唐自南天竺泛海至廣州後止嵩山少林寺傳惠可中國談禪始此。梁羅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五鳳樓始此。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主事令史始此隋去令史但曰主事。魏杜洛周反於上谷高歡等從之北齊始此。梁象四時立十二卿諸卿始此古者天子諸侯皆

考古原始 卷之四

名執政大臣爲正卿自周以來始有九卿之號其官無卿字至梁始如卿字後因之魏又各加少卿焉。梁主蕭衍捨身同泰寺天子捨身始此。魏預徵六年租調後世預徵民租始此。魏爾朱榮以宇文泰爲統軍宇文周始此。魏宇文泰以蘇綽爲行臺左丞始制文案程式及計帳戶籍之法始有文案程式。梁以中書舍人專掌中書詔語中書掌詔語始此。魏初作府兵詳兵制部府兵制始此不始於唐也。魏作九命之典改流外爲九秩宇文泰之制也後世叙九品始此。魏於尚書置祠部曹祠曹始此。梁得佛舍利大放舍利子始見于此。梁三修淮陽十年中死者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勞費甚矣淮安堤堰始此。魏太后胡氏執進毒殺其主胡太后后弒其生子始此胡氏所

生也。梁處士陶弘景。景屢詔不出朝。有大事必詣之。時謂山中宰相。處士嘗卒。始此終綱目一人耳。魏大丞相宇文泰。推行臺學。令丞郎府佐。且治公務。晚就講學。行臺置學。始此。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置紙筆。求言始此。然亦僅矣。魏遣使如突厥。突厥世居金山。金山狀如兜鍪。其俗呼地盤為突厥。故以為國號。姓阿史那氏。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突厥之名。號始見於此。魏度支尚書蘇綽卒。歸魏武功。宇文泰步送之。醉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運捨吾去。奈何。因慟哭。不覺危落於手。爵酒告亡。文始此。魏除宮刑。漢文除肉刑。魏猶用之。至是乃除。除宮刑始此。綱目。自恤刑之政。凡十書除。高歡知慕容紹宗之才。而故不貴之。以道其

考古原始 卷之四

子。使其貴顯之。屈賢才以貽子孫。始此。後太宗委世勸於高宗。祖此。然如此。則以私意軒輊。而以利祿誘其臣矣。梁高州刺史李遷任。反高涼太守馮寶妻洗氏。討敗之。婦人討賊始此。魏王廢其居為尼。此廢后為尼之始。魏鑄錢曰太和五銖。後世以年號為錢文始此。魏始設游軍。巡察坊巷。後世坊巷設軍。巡察盜賊始此。魏胡太后以其女弟為女侍中。女侍中之名始此。北齊始立九等戶。富者稅其錢。貧者設其力。九等戶始此。損益麟趾格為之。麟趾格者。東魏孝靜帝集羣臣於麟趾閣。儀定法制也。羊仇之子。賤殺侯景。送尸建康。得首江陵。截其手送於齊。暴屍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梁陽公王亦與食焉。五子在北齊。皆殺之。賊屢受殊死極刑。始此。較重五虐。尤甚快事。

元月。涼張寔。請得傳國璽。獻之于晉。後為侯景所竊。景敗。郭元建得之。歸之于齊。傳國璽浮沉始此。梁中書郎殷不害。失其母。不害冒水雪行。哭。丁道。見溝中死人。輒接。下捧腹。水漿不入口。七日。乃得之。矢母求母得母。自孝子殷不害始。梁鑄四柱錢。一當二十四柱錢。始此。此寶製印一鈕。以木為之。長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為鼻。鈕。腹下隱起篆文。篆皆攝。攝機四字。唯以印縫條印。始此。印縫始此。梁沈約。屬辭此事。往往成編。為說古類事。類書始此。後白孔六帖。等書效此。梁陳時。片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書十人。書吏二百人。分掌二十一局事。中書之官。舊矣。自魏晉梁陳時始立為省。沈約為四

考古原始 卷之四

聲音韻之學。韻學始此。天竺梵學入中國。為反切之法。其學漸密。切字自西域始。梁廣州軍亂。參軍陳霸先討平之。陳始此。齊以盧叔虎為太子庶子。太子庶子之名始此。齊置文林館。以待郎李德林。領之。推同判館事。共撰修德殿御覽。置館修書始此。陳主蒨。起自歎難。知民疾苦。每夜利閤。宮中取外事。分判者。相續。數傳更籤。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餘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投籤自驚始此。齊成陽王斛律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三公主。每朝見。驪乘步挽車。至階。然金不以為喜。嘗戒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車以勸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不倚外戚。勉于勸勞。始此。然明月猶終不免。可畏哉。周王襲其官室之壯。麗者。履新

之物並賜貧民後世儉以庭勝始此周高祖可法也 周復九尾狐獻其骨詔焚之不信瑞應始此白虎通曰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 周省後宮妃嬪之數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二人而已藏後宮不滿十人始此綱目於周高祖每多守之 周令有司毋得糾放前事唯侵庫廩倉庫者雖赦免仍徵備如法不准告赦前事始此 周制十二丁兵改八丁兵為之率歲一月役十二丁兵始此 陳以孔奭為太子詹事太子詹事之名始此 陳制春夏不斷死刑春夏祭刑始此 周宇文護令百官執笏執笏為禮始此古者用笏但以記遺忘耳 周始用土人為縣令魏末縣令多用厥役為之也以士人為縣令始此親民官始重矣 周主初製紗幘服之其制以阜紗全幅向後襍髮仍為四脚後

考古原始 卷之四

世幘頭始此三代之制自此遂不可復 周作乞寒胡戲大列妓樂極寒之戲始此高祖之業衰矣 齊再築長城內又築重城秦後築長城始此重城始此 周稅入市者人一錢稅入市錢始此 齊立昭儀穆氏為右后右后僅始此 隋文帝定服色始服黃後世人君服黃始此 初置軍器監軍器局始此 隋初行新律死刑二絞漸流刑三百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百一年至三年杖刑五百六十至百笞刑五百十至五十又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行杖者不得易人柳杖大小咸有程式凡前代莫輟鞭法盡去之矣自是法制遂定百代因之不改云後世皆杖徒流死定罪始此 隋令民有枉州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州郡省若仍不理聽詣關伸訴小

民仰訴自下達上始此耶開始此 以派門球為鞠經館學士僧始官學士辱甚 隋尚書省六曹分置一員始此 又設六曹二十四司始有分司 隋命左右僕射分判吏禮兵民刑工六部六部始見于此改度支為度支都管為刑部 隋以金匱書議備水旱記于蒲陝等十三州界運米下及各置倉輔相漕注漕開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沿河置倉議始此 隋作義倉義倉始此 隋用蘇威議以五百家為里置里長 人齊德林爭之不聽後之甲長始此為書反甚 隋頒厘于突厥頒厘外吏始此 隋開揚州山陽濱山陽開濱始此 高涼女子洗氏世為南越首領以功冊為高涼郡夫人後冊羅國太夫人清案明之蔡良玉似此太夫人封郡國始此 置九品各有所

考古原始 卷之四

自太師至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凡三十階官品有正有從自隋始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各有從自行臺尚書始謂之視流內視流內如此 置勳品九品自錄事及五省令史始謂之神流外視流外始此 隋制民年五十免後徵應年老免役始此 西域大食國人始至中國中國有回回人始此其國在玉門關外萬里國俗惟祀天不為像設至是始有創寺禮拜者金元以後蔓延為教門矣 隋封功臣為國公始有國公之封 制玉簡不得仕進任其工商始此 隋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唐律聽律不免徒是始此 隋鑄五銖錢輕重得中錢法始定於此 周千金公主聞隋立立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殺沙鉢略為周後備笑朕乃伐隋千金之稱始此嫁女復嫁始此實氏女

有同心矣。隋命州縣大索親閭。錄其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違配防戶口。容隱法始此。隋高祖又言民間詭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爲輸籍法。輸課定簿始此。前曹魏復益州牛租五年。隋復故陳境十年。餘州一年。城國帶民始此。隋禁畜狗。見野道者。狗見。雖毒始見于此。置行宮十二所。行宮始此。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三奏之制始此。龍門王通。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通字仲淹。執文中子。文中子始見于此。除婦人及奴婢。詔曲之。課令男子二十二歲。丁。婦人奴婢免課。始此。國子監置司業。監丞。司業。監丞始此。隋煬帝。詔天下公除。謂除服以從公事。不待終制也。服不終制始此。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邢濟。置離宮。造龍舟。邢濟大開於此。龍舟始此。秦春秋。吳通和。

考古原始

大

溝。尚未大通舟楫也。始設進士科。進士科名。始定於此。詔牛黃等。定衣冠之等。三四品。通着紫。五品朱。六品以下綠。官吏青。庶人白。商皂。服色之分始此。遣兵擊琉球。琉球始見于此。募民爲驍果。募民兵始此。置德妃。賢妃。又置順儀。順容。爲九嬪。始有德妃。順儀等之號。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永濟渠始此。倭國入貢。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汝處天子。無恙。倭貢而無禮始此。赤土入貢。赤土始見于此。赤土。南海中遠國也。俗極珍麗。禁民間兵器。禁兵器始此。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西海河源等郡始此。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浙西河始此。以唐公李淵爲弘化留守。唐始此。召江都境內。襄婦處女。集宮下。遂

將士所取。以擊將士。悉將士。非劣求匹。始此。紫約。擊李氏。李淵女也。起兵。應淵。女子起兵。應父。始此。淵不但于奇。女亦奇也。

補遺

宋主劉裕。弑區國之君。晉恭帝于秣陵。弑區國之君。始此。後此。易代。將。踵相殺。戮。每夷滅。勝國之宗。支。而此。齊之於元。魏。隋之於北。周。弑戮。九。條。豈天道之好。運耶。宋明帝。殺宋武帝之子。二十八人。誅夷。同氣。宗。室。始此。侯景。作胡林。垂脚而坐。胡林。胡林始此。今頗便之。隋文帝。仁壽初。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我壽。帝后。斷屠。斷屠。禁宰牲。始此。

考原始

大

考古原始卷之五

趙 武進卿原本

王文清九溪增刪訂正

唐高祖

初唐公道使卑禮稱臣於突厥稱臣突厥始此。唐廢隋帝伯為鄰國公而選用其宗室。錢勝國宗室始此。定均田法。每丁給田一頃。為疾滅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均田法始此。唐定租庸調法。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每丁入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布麻。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租庸調之制始此。唐改納言為

考古原始卷之五

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納言內史之名。始易于此。唐祖老子立老子廟。信妖人吉善行之言也。証祖始此。唐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五銖。之後。此最可行。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置州縣鄉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闡州縣鄉皆立學。始此。較魏立郡學。隋置州縣學。更善。帝詣闕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綱目于視學。變文書請始此。前史皆書曰幸。此書詣者。示崇聖之意也。唐初定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東宮官屬及兩坊三寺十率府。有京職事官。有外職事官。文散官二十八階。武散官二十一階。上桂國至武騎十二等為勳官。唐

官制始此。但以六卿為三公。且既有三公。又有尚書省。又有九寺。此皆與周官違謬。漢以來失之。唐不能正也。初立州縣里閭。各祀社稷。各申祈報。以洽鄉黨。里閭立社稷始此。帝自稱太上皇。各官隨身佩魚三品以上。其飾金。五品以上。其飾銀。即古韋袋佩魚始此。蓋以鯉為季也。武后改佩龜。又取玄武之意。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自縣考試。州長重覆考。隨方入貢。選士自州達京。唐始行之。初設太醫局。醫博士一人。療民疾。醫學始此。得周官醫師之意。以楊恭仁。檢校梁州諸軍事。檢校之名始此。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都督府名始此。

唐太宗

制。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途。尚書侍郎分

考古原始卷之五

主之。文武分選始此。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以他官參政。始此。上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前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宿直講論。自弘文館學士始。但此學士。尚是兼官耳。蓋州獠反。請討之上。不許。獠始見此。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隨事任諫官始此。分天下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十道始此。後世因分路分省。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延見京官始此。詔收唐隋末暴骸。暴骸自漢高後始再收。詔自今奴告王者。斯之正。至僕之分始此。以荀悅。漢紀。賜京州都督李天

亮善其因求鷹而表論也。賜書始此。後又有帝範之賜。四夷君長請
闕。請帝為天孫汗許之中國。至漢天可汗之名始此。用溫彥博策。處
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分頡利地。為六州。
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之。戎狄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唐世
受戎狄之患始此。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贖陷虜之民始此。
議封建。詔宗室勳貴。立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其定等級以開。唐封
宗室始此。時李百藥。議用守令。而顏師古以為不可。開元項之地。為
十六州。党項內屬者三十萬口。党項地始開于此。春正月。宴蠻夷酋
長于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七德九功舞始此。宴外夷亦始此。直犬
史李淳風。造渾天黃道儀。黃道儀始此。前此但有赤道耳。赦死囚三

考古原始 卷之五

三

百九十八人。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至期。皆自詣朝堂。遂皆赦之。囚不逃
死。上赦死罪始此。清按釋囚。歸死罪。不獨太宗時為之也。元魏蕭瑄。行
之於上州。後王伽行之於齊州。曹摠行之於臨淄。鍾離意行之於崇邑。呂元
膺行之於鄆州。謝方明行之於江陵。囚皆自歸。誰謂梗不可感乎。以李靖
為特進。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平章政事之名始此。時靖罷命。三日一
至中書。平章國政。吐蕃遣使入貢。吐蕃在吐谷潭西南。其王稱贊普。
王族口論。官族口尚。時贊普棄宗弄讚。縱有勇略。四鄰畏之。吐蕃通中
國始此。房玄齡等奏舊法。兄弟異居。不相蔭。而詔反連坐。皆死。祖孫
有蔭。而止。應配流。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役。從之。
祖孫兄弟。緣坐配役之始。舊制。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立斷

等定議。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孔子九聖。顏回配饗始此。定枷杻
鉗鎖。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刑具有定式始此。以南平公主嫁王
敬直。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公主執婦道始此。須氏族志。時命高
士廉等。集天下譜牒。分為九等。氏族門地始此。詔內職有關。選良家
有才行者。克之內職。選才行始此。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
侍郎。參知政事。參知政事之名始此。詔更定服制。加高祖父母服。齊
哀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制御史法。冠獬豸
冠始此。以唐平公主嫁王敬直。王珪與其妻。就席受公主。謁見。公主
婦禮始此。制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之服。亦曰朝服。又省服五品
以上。公事朝望。謁見東宮之服。亦曰公服。始有朝服公服之別。帝御

考古原始 卷之五

四

崇政殿。試進士。按名一一呼之。而賜及第。唱名賜第始此。貞觀
中。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資。今朕各遣卿飛白扇
二枚。庶動清風。以增美德。端午賜扇始此。定十道府兵之制。凡十道
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三百人為團。有校尉五十人。為
隊。有正十人為火。有長騎射為越騎。餘為步兵。每季冬。兵部隨其遠近。
給番宿衛。一月而更。府兵始此。三代後。惟此得寓兵於農之意。命太
常博士呂才。刑定陰陽雜書。陰陽書始定於此。魏王泰。招士著書。上
拓地志。拓地志始此。鄭公魏徵。辛上登樓望。與書表。自製碑文。并為
書石。為臣親製文書石始此。以太子太保蕭瑀。廢事。李世勣。向中書
門下三品。同三品之名始此。考唐志。以儀射為尚書之長兼同侍中。

書令故謂之三品。帝還至營州，自為文祭戰亡士卒，痛哭盡哀。帝於戰亡士卒始此。帝生日罷宴樂，帝曰：朕嘗有四遊而承歡膝下，不可得。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生日始見于此罷宴始此。結骨俟利發入朝，結骨人皆長大赤髮，緣請詔以為都督，結骨通中國始此。以宰相監修國史，宰相為總裁始此。制文武官一品及國公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妻為郡君，五品母妻為縣君，散官同職事者勳官四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太，各視夫之品，其不因夫于加邑號者，稱某品夫人，郡君母妻俱加邑號始此。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廂下巡祭勿容私相教授，試時巡繙始此。制要日與大駕先五轅行要

考古原始 卷之五

五

目與始此。吐蕃寇松州，遣侯君集擊之，吐蕃禱始此。制烏紗帽或云晉時所製，非虞善冠始此。帝視國子監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增策學舍，增廣生員，增廣生員之名始此。魏徵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有童孩之叔，劬勞勤養，情若所生，乃生也，同于骨肉，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善。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嘉則恩禮甚篤，頗引都則竭誠致感，馬援見之必冠，孔伋與之為位，嫂叔之服，請從小功，嫂叔服始此。起復于志堅為太子詹事，起復始見于此。喪喪禮非禮也。改太子中舍人為中允，中允官名始此。封公侯無國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所分之戶，給繒帛，每賜爵，通加一級，加實封始此。魏以前封而不食其邑，但虛封耳。制取士之科，由學館者曰生徒，由

州縣者曰鄉貢，鄉貢之名始此。制太子見三師儀，太子見三師儀始此。然終未與古合也。房玄齡等上高祖令，上實錄實錄始此。制大功之親不得聯職，兄弟子姪不得同省而官始此。詔邊州別置經略使，經略使名始此。後招討使都統使皆原于此。制諸司相質問曰開，開移開始此。以勅勅諸部為州府，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勅勅又名鐵勒州，州勅勅諸部始此。此崇虛名受實禍之由也。改官名犯先帝諱者，避先帝諱始此。始以左印明，下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虞遂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先儒從祀孔廟之始。同乾吐迷度為其下所殺，詔立其子，從祀孔廟始見于此。

考古原始 卷之五

六

唐高宗 始置員外，同正官，員外之名始此。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干牟山，朱邪之名始此。程知節討沙鉢羅，沙鉢羅始見此。括州暴風，海溢，海變始見于此。詔廢六天之祀，合方丘神州為一，祭禋書六天之說始廢於此。神州之祭始併於此。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上表求援，詔蘇定方伐之，百濟降，百濟新羅，夷國名，伐百濟，接新羅始此。風海總管蘇海政矯詔殺與昔亡河汗，由是無三十姓，附於吐蕃，吐蕃始成於此。海政之啓也。李勣拔高麗十七城，高麗王降，高麗悉平，分為九都督府，平高麗始此。定餘注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資勞而擬官，兵部武選，以騎射及擊鬪負米試之，身言書判，鬪鬪負米

之法始此。此惟以身取之。尤為失平。趙文子體不勝衣。張良貌若女子。遂可棄之乎。弓月。踈勒。始此。弓月踈勒始見此。天后表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從之。服母三年始此。古禮。則父在。屢降服。母齊衰期。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之義也。劉仁軌大破新羅。改封其長仁。開為臨海郡公。破新羅始此。命弘文學士一人。日待制武德殿西門。待制始此。詔衡山公主。侯三年喪畢成婚。公主終喪成婚始此。帝命百官。四夷朝后于肅義門。百官朝后始此。唐禍成矣。勅京官五日。五日一奉太極殿。視事。仍朔望臨朝。此五日起居之始。命內外命婦。入謁。後世命婦朝后。亦自此始。帝與后同聽政。同后聽政始此。以制勅用白紙。多為蟲蛀。今後尚書省頒下諸州諸縣。並用黃紙。勅用黃

考古原始 卷之五

七

自此始。制自公卿以下。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告身之法始此。武后置銅匱。受密奏。投匱始此。停南北中尚。梨園作坊。梨園作坊始此。詔皇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東宮有平章。僅始此。詔左右監門衛。掌諸門禁衛。及門籍。文武官每月送籍報內門。凡朝奏。奏事出入者。閱其數。月一易之。此門禁之始。立孫重照為皇太孫。太子在而立太孫始此。武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以僧統共僅始此。武后使舉人王山輝等。並授試官。初試舉人官。後稱試職。始此。唐中宗武后改例。置內供奉。武后置也。內供奉始此。后賜群臣高顯巾子。呼為武家諸

上樣巾子始此。天后祀先釐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陪后祀。始此。英公李敬業。起兵討武氏。討武氏始此。武后垂拱元年。綱目書曰。帝在均州。後每歲書帝在房州。庶希必書帝在始此。太后策賈士於洛城殿。後世進士殿試之始。后段國統曰。周以懷王且為皇嗣。賜姓武氏。改置社稷宗廟。后革國命。易國姓。僅始此。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買田耕種。與民無異。天派察官。歸隱始此。綱目書一人而已。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于麟德殿。命婦與宴始此。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此索諫風聞言事之始。后策賢良。詔李員謙。胡名考。覆令舉貢。發解皆用曰。彌封彌封之制始此。后覆試。崔沔覆試始此。韋陟每書陟字。自號五雲體。俗謂相緣以為常。後不書名。各出機巧。花押

考古原始 卷之五

八

之巧始此。后從姚璩請。命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撰時政記始此。始設武舉。武舉始此。勅天下僧尼。隸祠庫。此祠部轄僧道之始。置檢校。試攝知判等官。知某官判某官始此。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侯王柄臣。多出其門。與太平公主。皆開府。官屬甚濫。隆慶勅封授之。斜封墨勅官始此。公主開府。亦僅事也。南郊。以皇后為亞獻。以宰相女為齊姬。皇后郊祀。僅始此。唐前。惟元魏之胡后行之。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誅張昌宗。易之帝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及周為唐。始此。然武后以尊號。則謬矣。胡氏謂當數其九罪。而廢為庶人。甚當。時薛季昶。以武三思尚在為憂。有去草不去根之喻。可謂遠慮矣。華后請令喪出母三年。從之。喪出母三年始此。謬甚。戶部奏。天下戶口

之數周司民後戶口奏數始此綱自此後凡七書遣使之汀滯贖生
贖生始此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墮門守具或問之曰
祗至當併力出戰安用守備生其退忽之心也築受降城始此置修
文館學士以李嶠等二十二人為之修文學士始此專以學士名官始
此上與章后觀燈市里并官女皆出遊上出觀燈始此宮女出遊僅
此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王公等守歲始此臨淄王隆基起兵討
韋氏誅其黨迎其父相王即位匡復國祚迎立其父始此

一唐廢宗

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為女官為之遊觀後改號金僊玉真公主公主為
又道士始此置十道按察使按察使名始此以薛訥為陶州刺史

考古原始

卷之五

九

節度大使節度使之名始此

唐玄宗

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惡養黎方之意無令引見始此置左右教坊又
置樂工宮女數百人謂之梨園弟子上自教之教坊始此置侍讀官
以馬懷素褚無量等為之更日侍讀待以師傅之禮侍讀之名始此
西域大食等八國請降張孝嵩之功也大食等國降始此召新除縣
令試理入策縣令試策始此空言何益制自今非的須秘密事皆令
群臣對仗奏聞對仗奏事始此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後世
行鄉飲酒禮始此終綱月一舉而已命僧一行更造大衍新歷梁
令瓚造黃道遊儀使黃道交於牽牛之間內施白道月環較昔李淳風

所造為簡大衍歷始此制增太廟為九室九廟始此古者天子七廟

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唐世中人專兵自此始舊制六品
以下官皆尚書奏擬至是始制即御史起居遺補不擬補官不奏擬
始此良法也始用張說議募兵充宿衛不問色役旬日得精兵十三
萬分隸諸御更番上下兵農自此分矣府兵之廢始此兵農之分始此
置麗正書院以張說為使書院始此始置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
縣毋得役使後又更為贖騎長從之兵始此府兵所以終不可復作
水運渾天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
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
二木人每辰擊鐘每刻擊鼓水運渾天始此命張說修五禮說奏今

考古原始

卷之五

十

之五禮貞觀與顯慶兩書不同或未折衷故有是詔修五禮始此五禮
吉凶軍賓嘉也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取士限數始此時
祭酒楊瑒爭之楊瑒奏至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惟取孤經絕句或
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然之帖試平文始此上以八月五日生
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千秋節始此勅以人
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
取禁銅鉛錫始此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旬休每十日賜
一休假也休假行樂始此教逸欲也以詩書賜吐蕃吐蕃始有詩書
賜入貢以馬易茶以茶易馬始此始置太公廟於兩京諸州致祭
如先聖禮以古名將為十哲配享右武好兵始此自此西北用兵南詔

裴師遊虜犯關流為藩鎮之禍至五代然後已焉。分天下為十五道。曰京畿內都畿開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各置採訪使十五道始此。採訪使始此。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兩道使。置河口輪場設四倉運米數多。就置大省轉運使始此。河口四倉始此。置病坊以廩者病坊始此。張瑄張琬殺殿中侍御史楊江以復父讐詔杖殺之不許刃讐始此。太常卿韋縉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與舅為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並服袒免上勅舅母宜服總麻時崔沔草述以廢禮徇情爭之不從加母黨服始此。張九齡獻千秋金鑑錄獻書以格君始此。勅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時以左傳為大經問義試經法始此。

考古原始

卷之五

五

立于此。行和釋法和雅東西儀粟各數百萬斛停江淮運而開中蓄積羨溢。此法西北久行之。至是始推之東南行和釋始此。以王瓌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後世用紙錢代帛始此。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里皆置學始此。自是無地不有學矣。南詔為烏蠻別種先有六詔莫能相一。至南詔皮邏閣漫疆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冊為雲南王。南詔始見于此。雲南之禍亦始此。置龍武軍分羽林軍所置龍武軍始此。詔李衡林實讓王勝一百一十卷玉勝始此。考功員外郎為舉人詆訶上以員外郎望輕遂移實舉於禮部以侍郎王之禮部知貢舉始此。上好羯鼓稱為八音之領袖戎羯之樂始行于此。詔祀雨師與雷師同壇此後世祀雷之始。命黃幡綽換拍

板拍板始此。或云北齊已有之。制戶籍三歲一足分為九等三年一編造始此。蕭嵩以天子升降不當令人見請朔望臨朝索羽扇扇合上坐坐定去扇將退又索扇如初。用羽扇始此。始祀九宮貴神祀九宮神始此。命畢建六人宣撫十道宣撫之名始此。置廣文館以鄭度為博士廣文博士官始此。勅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國公妻為夫人妃與夫人始定於此。置玄學博士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曰道舉士官秩陰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玄學始此。令匠作大監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司檢黃海內鹽鐵之課以御史理鹽政始此。制凡拜免時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宣麻始此。立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關文十通者予官童子科

考古原始

卷之五

五

始此。唐故事公卿皆指笏於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始此。制僧尼令祠部給牒時以祿山之亂常此給用此後世度僧給牒之始。追削李林甫官爵削其棺追削削棺始此。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加號謚始此。後因之加多矣。華臣請加尊號凡十二字加尊號十餘字始此。始封東鎮沂山為東安公南鎮會稽山為永興公西鎮吳山為成德公中鎮霍山為應聖公北鎮嶧至閭山為廣寧公五嶽封公始此後加為王。此五嶽山與古異處。封河為靈源公濟為清源公江為廣源公淮為長源公四瀆封公始此。封東海為廣德公南海廣利公西海廣潤公北海廣澤公四海封公始此。書曰四瀆視侯此封公非古也。初置翰林院翰林院之名始此。以鄭王嗣

通鑑選領大都護諸王通領外鎮如此。合諸州貢舉省試下第願入學者聽。此下第舉人入學之始。始改顏回等立侍孔子者為坐像。設孔門弟子坐像如此。古者祀神以尸。後代以木主。未有像也。自佛入中國始鑄金為像。又有土木之偶焉。孔子塑像不知始何時。考開元中。改十哲為坐像。則前此已有塑像。此特改立為坐耳。其後又為冕服以衣之。非禮也。張說奏。輟朝罷元會。輟朝惟臣始此。詔諸州貢舉。皆於本貫不得於。在附貫貢舉。車卿始此。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為公侯伯。孔子王禮。弟子公侯伯始此。但宣之為義。不過聖善周聞而已。文之為義。亦未足以盡之。何自漢平帝謚其尼。後世遂之。而未有收也。改州為郡。改刺史為太守。

考古原始 卷之五

圭

太守始此。以壽王妃楊太真為貴妃。時太真傳壽王。已十年矣。壽王年子婦為妃。僅始此。較新臺河上之妻。尤為無道。故綱目再書冊壽王妃。初制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勅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蔡置驛騎。府兵日壞。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停上下魚書。始此。府兵於是廢盡矣。清河客少年李嶽。因祿山兵盛。乃為郡人乞師於顏真卿。真卿與之語。許之以兵五千。借之。克魏郡。軍聲大振。少年仗義請兵。始此。亦僅此。始封女華婉代國主。國王之稱始此。詔祀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德行彌高者。所在置祠宇。畫手致祭。祭忠孝義烈始此。始試詩賦并雜文。貼經為三場。三場試士始此。漢唐事出於昏亂之朝。及

母后諱朝所制者。後世往往遵之。亦以其人情所便。故從者每靡于改革也。

補遺

貞觀之制。御史服豸冠。對仗讀彈文。對仗讀彈文始此。太宗征遼。以房玄齡留守京師。留守始此。綱目每書留守。重留任也。高宗封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老君封太上皇帝始此。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其睦族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對。百忍圖始此。後江州陳氏。浦江鄭氏有焉。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以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推命之術始此。其經水菴書也。

唐肅宗

考古原始 卷之五

圭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恐李林甫之壅蔽也。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後又停口勅。處分華權。臣壅蔽之弊始此。于闐王勝。將兵入援。外夷重義始此。與吐蕃乘時侵盜者。異矣。張巡許遠守睢陽。羅雀掘鼠。殺愛妾。以食戰士。無有叛者。羅雀掘鼠殺愛妾。以守城始此。廣平王淑。郭子儀。收復西京。東京。收復二京始此。李泌固請歸衡山。勅郡縣為之築室。給三品料。白衣宰相還山始此。甄濟。蘇源明。不屈祿山。不受其官。至是以濟為秘書郎。以源明知制誥。令受賊官者。列拜以愧之。卿司徒。論文忠。真卿。死於後德宗時。兄弟同以死節。追諡始此。從王瑒。請立太一壇。太一壇始此。平盧裨將李懷王。殺節度使王玄志之

子推侯希逸為軍使從之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始此 李光弼解將安
抱王慶立戰功自陳耻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耻同賊姓始此 以
王思禮為司空武德以來惟思禮未為宰相而拜三公未宰相而三公
始此 以苗晉卿行侍中行官始此 置防禦團練使團練使始此
制以官為賞功時府庫空虛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有至開府特進
異姓王者由是官爵甚輕大將軍皆身一節應募者悉衣金
紫名器之濫極矣官爵賞功始此 歲還回紇絹二萬疋歲帛始此
置左右神武軍神武軍始此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
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觀軍容之名始此監軍以管者辱國矣 制除五
品以上令舉一人自代授官舉人自代始此 始服喪二十七日自漢

考古原如 卷之五

十一

文遺詔以日易月景帝遺之為三十六日至唐太宗遺詔亦然至是始
定為二十七日之制以日易月之服始允于此古禮殆不可復
唐代宗
以梁崇義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衆所推立也留後始此 禮部侍郎
楊綰疏言舉人投牒自應欲其返淳樸崇謙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取
行者鄉閭學知幾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其道舉及明經
進士一切並停復鄉舉里選之議始此惜不能用 命文武臣裴冕郭
英又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待制始此 男子卻模以麻辮髮哭東
市獻三十十字一字為一事如開者請罷團練使監者請罷監軍使也布
衣召見獻言始此惜不見諸施行耳 龐右獻猫鼠同乳以為瑞崔

甫獨不賀曰此妖也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遠吏之不禦寇者上嘉之不
賀妖物始此 以宦者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尋進爵博陸王宦者
封王始此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使晏理財以養民為先後鹽運
使名始此 稅書苗錢給百官俸青苗之名始見于此 始置內樞密
使以宦官董廷秀參掌其事專主樞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詔者令中有
處分則介樞密官付中書門下施行未有可屬亦不典武事樞密之名
始此

唐德宗

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為中書令三代後稱尚父始此考子儀盡忠
不懈惟殺張曩貶高郢二事為盛德之累然不旋踵而改之所謂如日
考古原如 卷之五

十一

乃之餽子儀有焉 詔冤滯驛請三司使及提登聞鼓三司搆鼓理冤
如此 楊炎奏財物者生民之命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歲用量數
奏入上即口下詔令財賦皆歸左藏後世財賦歸左藏始此炎小人此
奏却足 楊炎建議作兩稅法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海人
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其稅夏秋兩徵之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上用之
夏稅秋糧及條編之法皆始于此 遷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沈氏陷
安史之亂不知所在遣使求之不獲故遷尊之後裴為高氏所詐天子
失母始此 劉晏理財於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
以告又理常平鹽國足民安至是以度準請殺之陰晴風雨册始此
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姑立受於東序如家

人禮公主拜舅姑之禮始定於此太宗雖曾行之向未定為制也建
元九年始分籍天下兵民之數兵農始分於此府兵廢而兵居民數四
分之一矣郭子儀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三
十年七子八婿皆顯官諸孫數十人二十四考中書令僅始此綱目於
其卒也魏官爵諸皆具終綱目一人而已增商稅又括富商錢括商
錢始此初立稅間架法每屋兩架為間上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
百敢匿一間杖六十間架之稅始此後世所謂房屋稅也立除陌錢
法公私貿易每千錢官留五十錢敢隱百錢者杖六十罰錢二千除陌
之稅始此後世所謂官用錢也勅稅商漆竹木錢漆竹木之稅始此
令以二月初一日為中和節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李泌之請也中

考古原始 卷之五

和節始此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後世功臣名號之始如所謂
奉天定難功臣之類鹽鐵使張湯請稅茶茶稅始此此議先發於趙
贊罷而後請之 以宦者為宮市使宮中市外間物名為市實奪之
宮市始此 陸贄屢上疏言急務上頗納之然不能終用宣公奏議始
此 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運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底柱不
妨運道始此 浙東齊總刻制以求媚上攝為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
容封還詔書上召而獎之封還詔書始此

唐憲宗
始令史官撰日歷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書
傳信其次如貞觀制史官日隨事記之猶為近古自李義府請做亦不

許史官閣仗後事武氏時姚璩建令宰相撰時政記章執誼又令史官
撰日歷蓋欲逃匿千古以掩其誣上行私之心也日歷始此 以宦者
劉光琦知樞密院樞密有院始此後又以梁守謙為之至唐末則以樞
密使與宰相表事聽進止五季因以為二府則又以處勳舊之臣宋興
因之委以兵柄與中書省並焉 回鶻入貢回鶻匈奴種名回鶻始此
司徒杜佑著通典佑字岐公杜典始此乃通志通考之起本也李吉
甫上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州縣賦稅之數國計簿始 以恩
承璫為招討處置等使招討處置使始此 封恩王等女為縣主令有
司取門閹者配公主封縣主始此取門閹亦始此 置振武大德營田
開田四千八百頃從李絳之請也營田始此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夜

考古原始 卷之五

韓愈表諷迎
佛骨貶為潮州刺史諫後佛始此 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官為陰山
兵馬使五季之唐始此後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其勢遂成 吐蕃請互
市從之交市外夷始此 以銀無益於生人詔禁斷五領米銀坑韓愈
奏五箇買賣一以銀乃不禁此用銀之始後宋仁宗時詔諸路藏輸糴
錢福建二廣易以銀其後遂大行 詔永州出入加執金吾騎士嚴整
露刃以衛之以武元衡裴度嘗被刺故也丞相加護衛始此 自維西
川兵以來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賀禮助賞百官獻助始此
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刺史領諸道兵始此

唐穆宗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免逃戶欠始此。白居易繳還除獨馮朗等為刺
史副頭封還詞頭始此。段文昌言總攝等知貢舉不公令覆試貶徽
等外任以選舉不公覆試始此。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郭氏郭曖之
女也憲宗以妃宗門強盛恐立為后後宮莫得進幸遂不立后至是始
尊為太后天下不立后身後始尊之始此。憲宗穆宗俱創金石藥全
石之藥始創於此。

唐敬宗

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羨餘始此。幸驪山溫湯溫湯始見于
此。詔王播造競渡船競渡船始此。

唐文宗

考古原始

卷之五

九

開成二年誕日始禁屠宰。帝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
不著名匿名諫書始此。出。兆尹造給鄭白渠溉田水車
始見于此。有功農事為多。

唐武宗

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張仲武封刀以斬遊僧毀寺還俗始此。
奈其時又崇道教何。置備邊軍令戶部歲入錢帛凡諸道助軍財貨
皆入焉度支備邊始此。後改為延資失其義矣。以左僕射王起同平
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相臣除使相始此。內侍監仇士良致仕宦
者致仕始此。上疾篤宦官立光王忱為皇太叔皇太叔始此亦僅此。

唐宣宗

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以敬文武三宗為一代也九代十一室始此。非
禮也。天子七廟若狗已意為之則倘如周之三十六王其所增豈有
極乎。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
子陛下拜兄可拜姪可乎。宜遷四王出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
不決而止拜兄拜姪之議始此。上樂聞規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置
手而讀之焚香盟手讀疏始此。

唐懿宗

分嶺南五管為東西二道嶺南分東西始此。東道治廣州西道邕州。
桂州戍卒久不代罷助等反。唐末之亂始此。易云喪牛于易漢亡于董
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亡于黃巢而禍基于桂林當時止知戒西北之患

考古原始

卷之五

十

而不知患生于其所無備也。上歷拜十六陵上諸陵始此。
唐僖宗

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群盜後世鄉村置兵器始此。沙陀
李國昌及其子克用皆為官軍所敗下走遼韃遼韃本鞞鞞餘種焉矣
契丹東北遼韃始見于此。黃巢殺戮不可紀數遂長安自稱大齊皇
帝改元金統。巢將礪山朱溫屯東渭橋後為宣武節度使朱溫初見五
代之深始此。鳳翔節度使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後傳檄合兵始
此。黃巢之亂倡義者鄭畋成功者李克用而擁兵不救之高駢其罪魁
平。時荆南留後郭禹撫集凋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華州刺史
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間民富軍贖時人謂之北韓南郭良有

司南北並稱始此。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會鄭延廣度使李季昌同盟討賊西夏始此。拓拔思恭其先也。以劉謙為封州刺史南漢始此。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樞密指使指揮使始此。以宗室女妻南詔宗女南嫁始此。遣王建戍三原。遣領璧州刺史將師還領州始此。以錢鏐為杭州刺史吳越之基始此。利州刺史王建鎮閬州而據之。王蜀始基于此。宜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楊吳之基始此。

唐昭宗

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為留後馬殷之基始此。賁院於舉人試前五日納紙用中書省印付貢院院司印鑲在內往來不便請祇用常

考古原始 卷之五

司印試卷用司印始此。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閩王始此。以歐後鄭榮作宰相榮善為歐後詩然能自量旋致仕歐後始此。官者揚復恭肩與上太極殿內殿有與始此。

唐昭宣帝

河東押牙蓋寓卒克用克修臣節萬有力為押牙蓋卒始此。終綱目一人耳。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諸關毒放還山放後士還山始此。圖進退不汚此蔡邕伍瓊周楚之所難也。劉仁恭始文民面為軍市人刺面始此。以朱全忠為三司都制置使後唐嗣源以張延朗為二司使制置司三司使之名始此。詔以錫土水為佛像顯像始此。

唐哀帝

唐遣使張文蔚楊涉奉冊賀如梁宰相奉冊賀賊始此。殆無所容於天地間矣。

五季

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開封之名始此。梁朱晃即全以高季昌為荆南節度使荆南高氏始此。吳越棄捍海塘廣杭州城錢唐自是始富庶。契丹始用中國人韓延徽為相中國人相契丹始此。嗚呼中國人之為敵用也。阿保機性雖變詐而無遠大之謀一旦得延徽教之以建牙開府築城立市配偶嬰荒俾其假中國之法侵中國之土苟奴有中行說而毒漢西夏有元昊而禍宋中國不能用人而墜之以亨敵何足怪哉。楚鑄鉛鐵錢鉛錢始此。晉王以馮道掌書記長樂老始見

考古原始 卷之五

于此。前唐末監軍使楊復光後唐河東監軍使張承業俱具官書卒官者具官書卒始此。終綱目惟此二人以其心平唐室也。唐王嗣源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職對奏事百官轉對始此。明宗自不知書乃有此美政。唐明宗以其婿石敬瑭為六軍諸衛副使。五季之昏始此。敬瑭本西夷最狹鷄之子。棘明宗帳下嘗脫明宗於危。尚采寧公主。石敬瑭以節將劉知遠為押牙後漢之基始此。唐以五服制度附於令自馬竊始也。服制附令始此。唐取鹽稅。鹽稅始此。唐初聽民鑄田器計畝稅錢。稅田器始此。明宗諸政頗有可觀者。惟此與鹽稅為苛。唐刊刻九經板。經籍有刻本始此。前此皆傳寫之本也。唐徵諸郡丁口贖錢。後世戶口食鹽鈔始此。唐初置監牧。

收始此。唐詔縱火強盜處以極刑。縱火得極刑當矣。但詔竊盜不計。賊亦行極法。則刻矣。契丹加晉主尊號。晉主以父事之。尊號加自契丹始此。南唐主昇命法。官制定備法。為昇元條三十卷。行之。昇元條始此。晉以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桑維翰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始此。晉籍民兵。每七戶出一卒。籍民兵始此。民困極矣。周立計訟法。凡訟必白下而上。毋得挾私容訴。必須已事。越訴始有禁。周制非死罪毋得罪及親族。籍沒家財。親族籍沒之罪。始寬于此。周制稅牛皮法。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至是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買賣。公私便之。牛皮之稅始此。周除租牛課牛。租始於梁。朱溫擊淮南。得萬牛。給民。歲取牛租。牛死而稅不除。至是始除之。

考古原始 卷之五 重

牛租始除。周遣趙匡。循舉唐兵於塗山。大敗之後。以為殿前都點檢。宋祖始此。周制給漕運斗耗。漕運有耗始此。周命王朴。與司天少監王處訥。撰欽天監歷。司欽天監曆始此。周更造祭器。祭玉令。闕于博士。蓋崇義。討論制度。為之圖。華氏禮圖始此。周疏汴水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齊魯舟楫。大梁始此。周繫淮安老鵝。引戰艦入江。旬日而成。唐人驚以為神。鵝水入江始此。周浚汴口。導河流達淮。江淮舟始通汴。世宗欲均天下租稅。先以元種均田疏。為圖。賜諸道。乃遣使分行諸州。均定之。元種均田圖始見此。朱子嘗恨其不得見也。詔諸州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首者長三人。鄉團始此。周制舉主連坐法。得周制而發配。前此雖有配流。而刑面之制始此。周制舉主連坐法。得

任連坐始此。嗚呼。保任之難也。陸贄獄賦。二人之論詳矣。載考古考課條。周以律令文古。救格煩雜。命刑官刪為刑統。始有刑統。後多祖而用之。周導汴水入蔡水。汴禁始通。周制去符契。博以印章為驗。專用印信始此。周減行苗使所奏。羨田三萬八千租。減羨田始此。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以楮為之。錢大如蓋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真遊亞寶。金銀楮錢始此。或曰唐明皇時。唐王璿始用紙錢云。

補遺 宋太祖

梁朱溫。決河為二。以颶河漲。決河始此。前此皆河決也。契丹主滅晉。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遼始此。

考古原始 卷之五 重

宋太祖。宋以周故。相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作為樞密使。始廢宰相。坐論禮。宰相坐論之禮始廢。初殿試貢士。賜進士第。進士第始此。後遂為例。宋定祭宗廟之制。歲以四五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燕食。薦新。三年一禴。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祀先之禮。始定於此。宋至祝學。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著于孔廟。聖廟自為聖賢贊始此。上謂侍臣曰。朕欲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武臣重文學始此。禁民火葬始禁火葬。初以文臣知州事。知州名始此。為石守信等。擢田廬安。置以杯酒釋其兵柄。釋將帥兵權始此。初置諸州通判。通判始此。宋初置諸路轉運使。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發。其

金穀之籍于是財利權歸于一矣諸州轉運始此一利權也 宋選
道兵驍勇者送闕下補禁旅之闕又選壯卒定為兵樣俾諸道教習而
送之復立更戍法令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專兵卒無
驕惰藩鎮之弊始革矣然宋之弱實因此 置封樞庫凡歲終餘財皆
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備軍旅饑饉始此 鑿講武池于京城南遷
精卒習戰池中上管臨視之習水戰始此 祖昆明池之法也 宋罷美
餘賞格時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非倍眾民財私減軍食何以致之
故有是詔不賞進美餘者始此 求遺書兵戈方熾而求遺書始僅此
非太平而求書者可比嗚呼宋世文運所以特昌與 五年三月五星
聚奎周顯德中竇儼嘗謂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至是果如
考古原始 卷之五 委

其言宋世休徵始此 覆試貢士時陶穀于登第上謂開陶穀不能訓
子邠安得登第因詔自今舉人凡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任子必覆
試始此 省州縣官增其俸省官增俸始此 初以常參官知縣事知
縣之名始此知州知縣通判三者皆以革藩鎮之弊也 諸諸州府以
軍卒代百姓充遞運脚力遞運用兵卒始此 詔州縣徵科置簿籍徵
科冊始此 宋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此後世
召商中鹽之始 制州郡俸祿無定多隨土所出有父母祖父母年登
七十者給見錢俸隨祿出始此 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芒種以前去
官一年俸祿盡歸前人芒種以後歸後人芒種斷俸始此 置禁貨務
務名始此 始命婦為舅姑服三年婦服舅始三年始此 置同修撰

編修官檢討官編修檢討之名始此按宋置此官專以修經武要略為
職屬之樞密院與今不同 黠悍入貢此蒙古通中國之始 始制州
郡盛暑恤刑暑月恤刑始此此先王遺意也月令言之 賜厚試不第
舉人出身特奏名科始此 立報水早期式報水旱有期始此 初置
市舶司於廣州廣州市舶司始此 始放進士榜放榜始此 始禁道
士不得畜妻孥前此道士皆有妻室至是始與僧同禁 封交州丁璉
為交趾郡王此交人封王之始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諸道糾
察始此 宋太宗

初太祖幸洛陽布衣張齊賢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曰齊賢堅執其
考古原始 卷之五 美

餘策皆善太祖還以語帝曰我不爵之異日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
賢中進士選有司直之下第帝不悅乃賜一勝自呂蒙正以下盡及第
一榜盡賜及第始此 立崇文院貯書凡八萬卷崇文院始此 以孔
宜襲封文宣公時周均田抑孔氏為編戶詔特復其家孔氏襲封始
此 賜江州白鹿洞九經白鹿洞經書始此 以石經藏書書樞密院
事命書之名始此 興國二年賜進士宴賜宴自呂蒙正始 始以侯
陟王明同判三司判三司名始此 作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秘書
閣始此 詔致仕官給半俸優致仕官始此 始分進士為三甲錫宴
于翰林苑寵之以詩理林宴始此進士分三甲自王世則榜始 賜新
及第進士絛袍靴笏仍賜宴此賜進士袍笏之始 進士中第者賜名

於桂籍堂此題名之始或云唐進士題慈恩寺乃進士自題非賜也

哀群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群臣賦詩賞花賜宴自此始分天下州

軍為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浙東浙西荆湖南北

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各置轉運使十五路始此三月大宴大明殿春

宴始此采太子中允武元成踏梨式給宋老人戶其式不用牛而用

人人耕便農始此詔群臣迎養父母迎養始此以子襄王元侃為

開封尹胄子為尹始此此宋制益王元傑為假山翊善姚坦以血山

規之帝亦為假山開而毀之翊善忠良始此時帝為之杖王乳母召坦

慰諭之曹彬與契丹耶律休哥戰于岐溝敗之時彬軍次涿州休哥

留守南京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

考古原始 卷之五

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食盡退師以授糧餉休哥兵至遂大

潰上深悔之幽薊不可復始此宋兵所向克捷曹彬有涿州之勝田重

進有飛狐薊州之勝潘美有襄朔應雲之勝使無岐溝之挫則幽薊之

地可復矣嗚呼此天數豈人力哉後唐襄靈應朔諸城不旋踵而復陷

矣改補關拾遺為司諫正言司諫正言始此置審刑院審刑院始

此女真請伐契丹不許自是女真不復入貢遂屬契丹女真始屬於

契丹女真即今人

宋真宗

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侍讀學

士侍講學士始設于此前此或置或否初給外任官職田給官田始

此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大臣行邊之始始置開藏先朝

文籍設符制學士自是每帝崩後皆置閣以藏御書此其始始與契

丹歲幣此宋人納幣契丹之始頒釋奠先聖備并祭器於天下先師

始有祭器上玉皇天帝號玉皇始有號詔醴泉所立觀禱源又

加號真武靈應真君始有真武號詔江州馬當上水府廣祐寧江王

宜封福善安江王太平州采石中水府濟遠定江王封順聖平江王潤

州金山下水府廣肅鎮江王封昭信泰江王封水府易號始此勅叔

梁統宜追封齊國公顏氏追封魯國夫人孔子父母始有封勅開官

氏追封鄆國夫人孔子夫人始封詔郊祀版位成時以漆匣昇林覆

以黃練版版位用匣始此加五嶽神以帝號五嶽稱帝始此以占

考古原始 卷之五

城稻種給民中國有旱禾之始以應天府為南京應天宋州也京始

有南稱始給諸州學田學田始此始開經筵經筵始此南郊畢

大宴於廣德殿自後凡大禮皆設宴如此例飲福宴始此沈元更凡

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為清沈元更始見于此頒九經于州縣

學校州縣學校九經始此增孔子守學戶二千戶孔子守學戶始此

以孔子謚立字犯聖祖諱改立聖為至聖孔子稱至聖始此禁內臣

出使干預公事內臣不預公事始此

宋仁宗

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時三司使李諮請以淮南十三場

茶本息併計其數置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

估而官收其息。然必釐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若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縣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貼射法始此。見錢法始此。置益州交子務。初張詠知益州。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後富民稍衰。不償所負。轉運使薛田等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之。交子務始此。此則直以楮為錢矣。給契丹流民田。契丹流民至境。帝曰。皆吾赤子也。以唐鄆州間田給之。仍令所過給食。給養敵國流民始此。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臺官必由中旨。始此。然此亦宋初善法。不然。宰相用臺官。則宰相得失。無敢言者矣。置崇政殿

考古原始 卷之三

无

說書時。賈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顧問。說書始此。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于閣屏。列圖書屏。以無逸始此。三年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此契丹試進士之始。除越職言事之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許臣庶越職言事。始此。晉州進士孫復。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范仲淹薦之。召為國子監直講。孫復始著于此。詔臣僚。非有勲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從范仲淹之言也。磨勘法。始密于此。更定蔭子法。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

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較前稍殺矣。從范仲淹富弼之言也。蔭子法。始定于此。帝御經筵。嘗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經筵勤學始此。用朱祁奏。詔天下州縣。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匪服。犯罪。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上。取而罷帖經。罷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舉士由學校。尚品行。取經術。如此。惜其旋罷耳。契丹以雲州為西京。契丹國勢始盛。盛。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屬國六十。東至子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南至白溝。幅輿萬里。富弼知青州。拔大水。勸民出粟。益官廩。得公私廩舍十餘萬。

考古原始 卷之三

无

區散處其人。官吏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則民所聚。選老弱者。原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人為盡力。山林版圖之利。舉民擅取。死者葬以嚴家。麥熟。民各以遠近受種。而歸。募為兵者。萬計。所活五十餘萬人。救荒善法始此。時天下傳以為式。太常博士。視無權。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收封孔子後世。原為衍聖公。仍令世襲衍聖之號。始此。無擇之言。至今為式。韓琦奏。襄。俱請罷九等差役法。乃視賢差多寡。差掛牌戶。衙前置籍。分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差衙前法。始定于此。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場屋之習。遂為之變。止夕體始此。詔諸州。置廣惠倉。廣惠倉如此。王嘉麟請罷給茶本錢。罷開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疆之費。可寬民力。

從之權茶法始更于此。慶曆四年命史館王洙承旨單士寧編修例冊。編修之名始此。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雍刻厲讀書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周流河汾。淮漢及齊魯。宋鄭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受易於穆修。修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搏。源流最遠。至是之才授雍以河圖洛書。及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妙悟神契。遂衍先天之旨。洛中諸賢雅敬之。邵康節始見于此。先天之學始行于此。契丹新置國子監。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契丹設學。頒經始此。上以劉煦等所撰唐書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新唐書始此。皇太后劉氏崩。諡曰莊獻明肅。后加四字諡。如此。前此皆諡二字耳。知制誥葉清臣。蓋軍中傳信牌。此信牌所由。

考古原始

卷之五

三

始。以大名府為北京始有北京之名。始置武學。武學始此。始詔進士預殿試者不聽落殿試不黜之始。

宋英宗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此後世三年一開科之始。詔議崇奉漢王典禮。初司馬光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鹿南頓君。至是光議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然陛下所以負宸瑞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尊漢王為仁宗兄。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改稱皇伯。皆無典據。

進封大國則禮無加爵之道。乃詔罷之大禮議。聚論始此。

宋神宗

行均輸。置苗。方田。諸役。號為新法。詳賦役部。用安石變法始此。宋自此多事矣。置諸路提舉官。掌行青苗諸法。提舉始此。增置官觀官。安石為此。以處先朝舊臣。異己者。官觀官始此。從蘇頌言。詔百官坐罪。免杖黜者為令。免百官杖黜始此。此實傳禮大臣之遺意也。遼立賢良科。遼求賢良。立科始此。宋此時大用安石。遼賢良可歎。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時安石議。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次論策。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不但如

考古原始

卷之五

三

明經墨義。詭解章句而已。後世經義始此。殿試分五等。第一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五等出身始此。用民兵立保甲法。十家有保長。五十家有保長。十大保有都保正。副。至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已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同保有罪。知而不舉。依律。五保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保甲法始此。行募役法。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輪助役錢。凡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司馬光力爭之。不聽。免役法始此。此法

行於北則不便行於南則便未可全非也。王安石廢春秋儀禮後世不用儀禮取士始此。詔鬻僧道度牒以度牒徵財始此。立太學生三舍法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月考試之優者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三舍法始此。行市易法安石以內藏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次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貴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市易法始此。行保馬法安石詔會布上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願養二匹者縣皆以監牧見馬或便給之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稱償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

考古原第 卷之五

戶為一社保戶馬死則獨償社戶馬死則半償保馬法始此。頒方田均稅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亦淤黑墾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均稅者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凡越額增數皆禁凡田方之角植木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據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為正方田均稅法始此此較諸法為稍善然亦未見其所謂什一也。乘王雱議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軍器監始此。初策武舉之上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又試騎射及策于庭俱優者為右班殿直次優者為三班奉直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策武舉始此。叔免行錢以嘉

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凡內外官欲占物價則取辦馬免行錢始此。開直河時河北流閉已久王令闢獻議於大名諸埽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以分水勢直河始開於此。章惇擊江南蠻平之置沅州後誠徽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因置靖州湖南沅州靖州始此。光州司法參軍鄭俠乃安石所獎拔者至是繪所見流民為圖發馬遞上之上覽圖寢不能寐輿情圖始繪於此。初權蜀茶蜀茶始權于此。呂惠卿用其弟和卿計創手實法官定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出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刻定高下分五等既見一縣民之物產錢數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有隱匿者許告手實法始此至是民間

考古原第 卷之五

尺樣寸土檢括無遺矣。頒王安石三經新義于學宮先儒傳註一切廢之詩書周禮新義始此。安石又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字說始此。自開直河水勢增漲至是大決於澧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河穿淮始此。詔以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以輸賦役水戶賦役始此。立晉程嬰公孫杵臼廟于絳州追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追封古義士始此。詔以孟軻配食孔子封鄒國公孟子配享始此。追封衛況為蘭陵伯揚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從祀廟庭有揚韓從祀始此然况嘗曰亂天下者必孟子子思也雄作反賊以屈原作美新以頌王莽此豈韓昌黎之匹

哉。詔宗室非祖免親者許應舉。宗室應舉始此。安石行新法。變坊場河渡。又并祠廟。之令人承買。後承買官地。舊守始此。始置漕司。河道有官始此。李杞入蜀。經營買馬于秦鳳。照河以茶博馬。以茶易馬。始此。唐回紇。以馬易茶。西北城之嗜茶。有自來矣。宋始置茶馬司。割北邊地五七百里。界契丹。時契丹遣孛祿來言。疆事。文彥博謂觀。皆以為祖宗故地。不可與。及安石再相。乃為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以筆畫其地圖為斷。命待詔韓維。舉與之。北地入契丹始此。

宋哲宗

賜孝子徐積粟帛。積事親極孝。屏居鄉里。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賜孝子粟帛始此。命程頤孫覺等。修定學制。改試為詠。不定高下。以禮義相

考古原始

卷之五

一

先。置尊賢堂。銅解額。省繁文。勵行檢。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條。伊川學制始此。置春秋博士。春秋始復。分經與詩賦為兩科。始分科取士。備六禮。聘孟氏。立為皇后。賜后用六禮。僅始此。傅堯俞言。今蠶麥並熟。積年百姓遺欠。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後帶徵舊欠。始此。陳瓘上書論國是。書言國是始此。國是之說。始於孫叔敖。蓋以衆人之所同。取舍者為是非。而不專以其所取舍者為是非也。安石惟自是。其是。故瓘上書論之。詔進士。專習經義。詞賦科。從此始廢。

宋徽宗

立八行取士科。八行取士始此。更定官階。改留守節察判官。為承直

郎。書記。吏。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為文林郎。防團推官。為從事郎。令錄。為通仕郎。知令錄。為登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修職。將仕。為進功。官階定於此。洵武小人。而能定之。如此。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此子思。從祀之始。令宦者。重賞。製御器于蘇杭州。內官監製御器。始此。禁史學。史學始有禁。置道階。二十六級。道者始有階。大理入貢。封王。此大理入貢中國之始。始給道士俸。道士始有俸。始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通女真。約夾攻。遼。通金。好自此始。命陳遼。經制江淮七路。錢於杭州。以供餉。餉。經制錢。始此。以朱勗。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凡一草一木。一禽一獸。凡可玩者。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花

考古原始

卷之五

美

石綱始此。命劉昫。討論古今沿革制度。及郊廟祀之器。為五禮新儀。頒行天下。五禮新儀始此。邊道都統。蕭嗣先。伐女真。阿骨打。迎賊于混同江。遼軍大敗。遼金勝負始此。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政和五年正月。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國號始此。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珍承州。渝州蠻內附。以其地為涪州。羅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純州。茂州夷內附。置善寧。延寧軍。珍承。涪州。羅州。善寧。延寧。始此。遣善慶。報金。聘金。至。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圖畫。若仍用詔。夾難行也。金觀中國自此始。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四十日。所統夾塔。一百五。上世未嘗通中國。周顯德中。始入貢。然皆與交州相侵。至是封為王。

始與交趾加恩均矣。占城封王始此。金命谷神做契丹字制為女真。字後復製女真小字女真字始此。睦州人方臘作亂自是宋江金人稍夏之謀接踵而起。宋亂始作。以楊時為通英毀說書時言祖宗之法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始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帝首肯之。龜山經術始見于此。

宋欽宗

遣康王構少宰張邦昌往女真軍為質。金尋索他王代質。康王還中國。外賈始此。康王得還。天不絕太祖之後也。金初稅牛具。每牛三頭為一具。每具稅粟五斗。稅牛始此。呂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

考古原始

卷之五

五

遣還尹和靖始見于此。立沿河江淮兩府。從李綱之請也。稱帥府始此。

考古原始卷之五終

考古原始卷之六

趙 欽鼎卿原本

王文清九溪增刪訂正

宋高宗

女真禁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嫁娶。金人重男女之別。始此。初置見錢關子。召商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於權貨務。請錢有願得茶鹽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人多怨矣。見錢關子始此。始收諸路月椿錢。月椿錢始此。初制簡渡使以下象牙牌。第其官資。御書押字。刻金填之。合同製造。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臨敵有立奇功者。先給此以為執守牙牌始此。但加之武臣。

考古原始

卷之六

一

非朝奉所帶。和議成。以何鑄奉表稱臣于金。中國稱臣于金。始此。前不著雖稱臣。然彼本非中原主也。詔臨安置養濟院。養濟院名始此。始定都臨安。南宋始此。女真製交鈔。外為闊作花紋。其衝者貫例。外書禁條。下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按宋之交會。猶與錢相為輕重。而有稱提之法。此則錢鈔各行。元以後交鈔始此。初行會子。其制不得其詳。會子始此。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州縣立戒石始此。立沿河江淮兩府。從李綱請也。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萬。帥府之稱始此。金初未有文字。粘沒喝訪問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金主因詔編訪。採借聞。以備國史。命烏野與耶律迪越掌之。金史始此。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宜復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大占
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惰游末作者皆驅之使
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租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
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
兩其說甚備詔以爲書記本政書如此朱子最愛其書 金人撻懶縱
索檢選槍力王和議南渡和議始此 詔贈程頤置龍圖閣詞略曰爾
願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竊借名以自售朕
所以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不在彼也伊川官爵之贈始此
詔春秋望祭諸陵望祭始此 張浚視師潭州後安置永州南軒後卜
居馮山而父子並葬於馮自此始 金伐蒙古蒙古在女真北再爲蒙

考古原始 卷之六

兀部亦號蒙骨斯蒙古始見于此金與元兵端始此 賜衍聖公孔玠
衢州田五頃後玠裔蕃衍衢地如此 金始頒行官制略倣漢官制度
斜也幹木當國所請也金官制始此 蒙古襲敗金胡沙虎十海徽金
以始此 時岳飛屢敗金人兀朮勢蹙秦檜力王和議遣使諭岳飛班
師宋不能恢復始此 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朱子始見于此
宋孝宗
金始命京府設學養士金設學始此 詔罷內侍兼兵職樞密院守爲
定制內侍不典兵始此 著作郎呂祖謙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
而卒考定古周易書說圖說官箴辨志錄十七史詳節東萊書始此
進朱熹直徽猷閣兼立社倉法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

原缺第三、四葉

帝釋萊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四賢爲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
祀又升顯師爲十哲四配十哲始定于此 康節溫公從祀始此 阿
城人進萬年歷於蒙古回回歷法始此

宋帝系

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柏贈諡何王之學始著于此

補遺

理宗時似道請置買公田之法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先行歸併詭
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公田始此 農
民重困矣 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自是尺寸之地皆有稅矣推排法
始此

考古原始 卷之六

元世祖

劃分江南人爲十等有七區八娼九儒十丐之目備毀始此 遣使窮
河源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張養之言爲信至是始知其
出於星宿池也 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關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
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自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漫
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耶華言星宿海也 群流奔
轍近五七里滙爲一巨澤名阿剌懶兒口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質河
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木二河其流湍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
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關即及關提二
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

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千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
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落莫知紀極崑崙之西
入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
折焉星宿海始者于此 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太子而後奏聞太
子參次朝政始此 前此雖有之而不皆先啓也 元都於燕而官府兵
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策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
二運至於京師者歲至三百餘萬石民無輸輓之勞而國儲日富海運
給國用始此前此秦與唐人但以給邊方之用耳未始用以足國也元
時掌其事者朱清張瑄二人 開通燕河通惠河如此

元成宗

考古原始

卷之六

六

立捕盜賞格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銀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
之捕盜賞格始此 更定陞叙格正一品于叙正五從五品于叙從九
餘以是爲差陞叙始定格 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
八百媳婦始見于此 詔薛超兀兒伐金齒諸蠻金齒始見于此 蘭
谿處土金履祥以劉恕外紀所載不本於經乃斷自尙書考采子史指
益之作通鑑前編通鑑前編始此 履祥號仁山先生

元武宗

加孔子號曰大成聖號大成始此

元仁宗

勅左右勿僥倖乞加官重名器始此 詔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

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
注授元科舉法始定于此 勅自今官者勿得授文階擢閣官始此
詔吏坐贓罪者黜其面黜贓吏始此 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增培堂
生二十人國子生始有定數 太史令郭守敬長於天文水利製授時
歷度越往古授時歷始此

元英宗

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直至御前下情上達始此

元文宗

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仲舒從祀始此 翰林學士吳澄奏定簡
兩廂歸臨川從學者百人著書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拔定皇極

考古原始

卷之六

七

經世書大戴禮等書卒贈臨川郡公諡文吳初清者逃始傳于此澄與
許衡皆宋人而仕元者然澄能辭官而以著述傳道非衡比也故網
自卒而具官 御史陳思謙請嚴起復奪情之禁從之奪情有禁始此
加封顏回爲充國復聖公會參歷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
辨國聖公四配封公始此

元順帝

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入龍九龍萬壽字諸世
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禁僭僞盛服及戴笠乘馬服色器物之制始此
金華處士許謙學爭義利之分屏跡不應詔世稱白雲先生白雲始
傳于此 命脫脫爲都總裁錄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

斯為總裁官。修邊金宋三史。時議者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邊金為載紀。或又謂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為不可。或欲以邊金為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持論不決。乃詔各自為史。云宋邊金三史始此。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黜陟守令法始此。詔選臺閣名臣。出為守令。重守令始此。帝自製宮漏。造木為儀。藏壑其中。連水上下。有玉女捧時刻。響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精巧皆前所未有。自鳴鐘始此。江浙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為國珍所執。遣官招降。方國珍授以官。招安始此。元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

考古原始

卷之六

八

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始改計月錢。蘇先是宋郡國田祿。以苴種為斷。此前去官者。一年秋祿。皆入後人。此後去官者。一年秋祿。皆入前人。自元末始改計月錢。祿後因之。月錢祿始此。楊維禎。自書李輔榜進士。至刻之印。章蓋補死節之臣。欲自附之。耳。前此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書自康大始。官銜上書進士始此。明太祖於至正十五年壬辰。自和陽起兵。渡江。取太平。路明衆始此。兩日相盪。太白經天。日象有二。始此前。此未嘗有也。黃河清。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黃河清為不祥。始見于此。時陳友諒稱漢。張士誠稱吳。韓林兒稱宋。方國珍降元起兵。若紛紛矣。

明太祖

詔改太平路為太平府。路改為府始此。命博士熊鼎。稽古事。可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率術。於兩廡壁間。以備觀覽。以嘉言善事。代丹青始此。命百官禮儀。俱向左。尚左始此。以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徐澤。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劉基。兼太子率更。令大臣兼東宮官始此。不別設府僚。所以杜嫌隙也。定衛所官軍法。自京師達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衛所官軍始此。衛所兵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

考古原始

卷之六

九

兵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于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遣第權。皆出于朝。不敢有所擅。謂此佩印充總兵之始。詔衣冠悉復唐制。衣冠始復其舊。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四書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詰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試之。三場試格始此。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浙西等處。火壘水堦。立漏澤園始此。詔改去。舉鎮海濱。神封。號惟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障一體改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款瀆。城隍封號始正于此。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序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于部。帖給予民。令有司點。比對戶帖始此。詔徵江南諸大家民。赴闕。親訓諭之。累數千言。刻而為書。分賜之名曰教民。

榜榜論始此。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防之事。分給事中為六。此。開文華堂于禁中。選舉人年少賢美者。肄業其中。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習政事。教士禁中。始見此。禁四六文辭。凡聖節冬至。且賀表之類。俱令翰林撰為定式。用之。表章定式始此。制子為父母。燕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與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成書行之。服制始增定于此。孝子之心得感矣。定外官朝覲。以三年為期。及選任各賜勅一道。以申戒飭。因以辰戌丑未為期。朝覲官領勅始此。定服色花樣。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二品。仙鶴錦雞。三四孔雀。雲鳳。五白鵝。六七鸞。鴻鵠。八九黃鸞。鶴。鸞。雀。鳳。鷹。鷂。雜。武官。一二獅子。三四虎豹。五熊。六七彪。八九犀。犀。牛。海

考古原始 卷之六

十一

馬服章始定于此。改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之設始此。定文官應封贈祖父母。父母。妻室者。照依資格。一品贈二代。二品三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照寬授職事。始定因品受封例。定諸子應封父母。嫡母在。生母不得封。如已亡。則皆封。若生母未封。贈不得先封其妻。後又有告乞移封其親。若祖者。許之。封例有序始此。定公侯。諸王。王。軸。一品官。同。伯。用。犀。軸。二品官。同。三品。四品。用。珠。金。軸。五品以下。用。角。軸。等。始定。置通政使。掌山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通政使之名始此。時以會養正初為之。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禁內侍識字始此。朝祭文武官。給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姦偽。朝衣。牙牌始此。丙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朝貢。一國

始通中國。定致仕官。處鄉黨。惟於族內及外祖與妻家。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愛傷者。論如律。致仕官居鄉。禮始定于此。革中書省。罷丞相。不設性六部。為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丞相始革。六部始有權。以明惟庸謀逆。故。改大都督。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都督府始此。創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土年一週。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練軍。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子。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

考古原始 卷之六

十二

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換造一次。遂為定制。黃冊之制始此。頒五經四書于學校。五經四書始定于此。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犯。下本衛鎮撫司。推鞠。錦衣衛鎮撫司始此。令各衙門。用半印。勒合行發。其制在京各部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並勒合紙。本衙門收貯。凡有行移。發勘。合利。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錄墨字號。相同。奉行完報。年終。將底簿。奏繳。仍具清冊。送原發衙門。存查。遂為定制。勒合之制始此。制除官開編年籍。從軍。脚色。赴內府。明白。馬黃。仍為內外貼黃。止黃。關防。走號。合同。請買。鈔記。遇有。陞調。差錯。貼揭。額。附。貼黃。始此。武職尤重。定戶部為十二部。各管一布政司。錢糧。戶口。仍帶管

直隸府州分民度金倉四科後改為清吏司增運使去此平戶部所司始定於此給大學諸生月糧諸生月糧始此定刑部為十三司仍置其繁簡帶管直隸府州并在京衙門後改為清吏司乘樂開增雲南貴州交趾三司華北平宣德又華交趾以浙江部帶管刑部十三司始定置嚴閣學上華蓋殿文淵閣武英殿各有大學士嚴閣學士始此給海外諸番國勘合凡遇入貢俱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以防姦詐番國勘合始此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禁內官文移始此議取各處工匠三年為限更番赴京輪作名曰輪班匠免其徭役著為令始有輪班匠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兼管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

考古原始 卷之六

主

方圓四至書其主名編彙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以革貼腳詭寄之雙魚鱗圖冊始此改御史臺為都察院都察院官名始此御製大誥三編頒示天下凡官民人等戶有此一本犯罪者減一等無者加一等後相沿皆有咸無加夫大誥咸等始此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置詹事府秩止三品以致仕尚書詹事為之詹事始立府前此有詹事官木稱府也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朵顏泰寧福餘三衛兀良哈古山戎也歷代為渾莫奚為奚契丹時大軍北征朵顏元師等請為外藩以其地置三衛自全璋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商為指揮等官各統所部

毋為朝貢□祭額三衛之設始此上以學校為國儲才而士巾服無異胥胥宜有以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凡三易其制始定生員巾服之制始定于此上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于憲下結網巾上問之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高髮皆齊明日詔取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之網巾之制始此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如式製造以祀孔子孔廟始有大成樂器定武職比試裝職例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初試不中襲職者惟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仍不中者降充軍國初比試之嚴始此武臣所以多可用者選材閩石以浦江鄭沂為監察御史立賢無方始此命禮部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師弟子甄

考古原始 卷之六

主

別高下送吏部以次擢用太學生擢用之始詔天下拖欠稅糧者許折輕糶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轉運每金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一兩折米四石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絹每一疋折米一石二斗綿布每一疋折米一石夏布每一疋折米七斗淨棉花每一斤折米二斗輕齎之議始此

明成祖

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今在京文武官俸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新鈔二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典更旗軍並全支米從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議也此官俸折鈔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折布折絹折

鹽折賦器庫衣服胡椒蘇木事例正統以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三分米七分鈔雖九品雜賦皆然以北京為北京北京始此

設北京行部始有行在六部之稱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六曹始稱清吏司改北平府為順天府始立順天府戶部尚書補新

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覬運艱阻請自淮安以淺船運至跌坡別以大船載入黃河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始有淺船

命內臣齊書督廣東市舶內臣督市舶始此定新舊武職比試廢襲例新者襲舊免比試舊者襲舊俱比試永樂以後獲功者與舊官同

新舊官子孫比試始此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分其地設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為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

考古原始 卷之六

官賜印及誥俾統其屬以時朝貢自此東瀕海北至奴兒干海悉境來歸自開原遼北建奴兒干都司一為衛三百八十四為千戶所二十四

為站為地而各七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始此命學士解縉等簡庶吉士楊村劉子欽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

年少願進學上喜增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筆光祿給膳仍命解縉領之庶吉士之設始此把都等來歸上喜賜姓名吳九誠其部

屬賞賜有差命居涼州恭以官軍于塞外偵邏把都帖木兒分處涼州始此置交趾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置十七府五州以統諸州縣置

十衛二千戶官軍以守之時永樂五年置交趾布政使司設四夷館選國子監生教習四夷禮譯分為八館曰撻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

白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始設四夷館命工部尚書朱禮等因濟會通河會通河故元運河也洪武時河決原武運道遂於陸路遞運

悉至德州下河永樂初立運法自海運者運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

雖下河舟運至京是時海運險陸運費齊寧州同知潘叔正請濟會通河四百五十里遂命朱禮等濬之禮因老人白瑛計築壩于汶上縣之

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水盡出南莊至分水龍王廟分為二水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卑增修水閘以時啟閉自

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千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自是河成糧運京儲乃充會通

考古原始 卷之六

河始濬于此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前此止設宣慰司管東土民及都指揮使鎮守其地既而宣慰使田宗鼎田琛等抗拒朝命乃

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擒之尚書夏原吉等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

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以總之時永樂十一年貴州置布政司始此太僕楊砥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群

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尋令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斃孳生不及數皆令賠償北方養馬之害

始此勅修武當山宮觀賜名太嶽太和之山武當始改名太和

明仁宗

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仍兼前職
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侍郎兼掌蓋殿大學士以前右春坊
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但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九
卿兼殿閣掌樞始此進奏教少傅加楊士奇少傅並兼職如故加
楊榮太子少傅兼護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內閣位進三孤如此大理寺奏決重囚上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
同三法司于承天門會審九卿科道每歲會審始此從張輔等請令
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至京師操備期以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
遣歸庶務農講武不致偏廢此外衛官軍更番京師之始追贈兵部
尚書金忠少師其子達方十歲已歷為翰林檢討令還鄉支俸幼童應
考古原始

卷之六

七

官始此加太子少傅大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三俸並支三俸並支
始此 上諭朝臣歸省者皆賜鈔有差後定為十年一放歸省始省之
例始此 上以武臣多疎於文墨乃選方面官兼贊各邊軍務恭贊軍
務官始此

明宣宗

仁宗時楊士奇請科舉兼取南北士試卷藏其姓名外書南北二字至
是行之後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南北各選
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
貴州及鳳陽廣西徐除和五屬餘皆南卷會試分南北中取士始此
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清軍御史之設始此從楊士奇請

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視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
一員巡視甲子等庫一員提督家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
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騷擾者皆令執來後因之一年一代云各
處巡察御史始此各省專設巡撫皆以侍郎為之巡撫始設于此景
帝時乃徧設焉

明英宗

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從巡撫周忱之請也官
准民田始此 令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兼憲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
御史各一員提督學校始設提督學校官 遣使赴江西義民魯和恭
等復其家復義民始此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等進以有

考古原始

卷之六

七

差循實錄議叙始此 正月寒天下來朝官布政使丁鑑于禮部宴來
朝官始此

明景帝

時邊圍事殷許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入監上選事例與歲貢同納粟
入監事例始此後遂援此以賑饑濟役矣 立京營團練法兵部尚書
于謙議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統領下
有都指揮指揮管隊之屬嘗令在營操練親臨相維兵將相識出征時
即令原管都督領之隊伍歸一京營團練法始此 命左都御史王翱
總督兩廣軍務時兩廣寇起兩鎮將互相觀望故有是命兩廣總督之
設始此 初開科首不拘額數至是始增定各郡試取士解額至嘉靖

時聖旨始分額解額有定數始此。命大監孫祐鎮守兩廣。大監出使始此。後且無處無內臣矣。吏部奏准聽選生許給假依限回部聽用。在籍候選始此。兵部觀政進士楊彝上書于謙。謙以示王文。文壯其膽氣。進一級處之。遂出為六安州知州。遷七選知州始此。

英宗改元天順

知蘇州府林鸞建議。易文廟塑像以木。主曰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鳥議所謂泥像哉。并從祀諸賢。皆易之。木主奉聖賢祀自此始。吏部奏准辦事官放回省祭。以次取用。辦事官回籍省祭始此。上大漸處分後事。命勿以殯御殉葬。止殉葬始此。

明憲宗

考古原始 卷之六

大

撥順義縣板橋村抄沒太監曹吉祥地一所。為宮中庄田。皇正始此。嗣是司在者。侵占民地。不能禁止。廣任河套。秋冬舉眾為寇。春夏潛退。套中歲以為常。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滿都魯及亂加思蘭。聚眾為患。河套為虜據始此。立十二團營。分春秋二班。團操聽征。十二團營始此。定長運法。漕運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叔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於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而轉運憂為兌運矣。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兌運又變為長運矣。至後遂為定制。長運始此。前代漕運以民明之漕。運以軍。與其勞民以妨農。不若勞軍之為愈。

都御史原。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三縣。故撫治。都御史于鄧陽。統之。鄧陽撫治始此。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者。滿官納粟始此。後以王恕疏。仍復令給由赴部。吏部李裕奏。考察官員。乞劄才力不及一例。調簡用之才力不及。例始此。前此止有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者而已。

明孝宗

今天下州縣。選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次。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民壯之選始此。命禮部尚書印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尚書入閣。自濬始。前此皆用侍郎以下者。

考古原始 卷之六

尤

令各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召商開中。納銀。兼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先是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收貯。分送各邊。而商人赴邊開中之法廢矣。由是近邊米豆。騰湧。儲蓄日乏。鹽商不輸粟。各邊而納銀運司。始此。陞平涼府開城縣。為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制陝西三邊軍務。以固靖。甘肅。四備。議之。固原鎮始此。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固原猶為內地。所謂靖虜一固耳。自火節入掠。後遂為虜衝。而屹然成巨鎮矣。

明武宗

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綬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陲西徵折色始此自是邊用有米珠草桂之語法之不可輕變也如此

明神宗

孫丕揚為吏部尚書杜中官請託創製籤法大違急選悉聽選人自製吏部聖籤法始此

俗語所本始總考

出宋王伯厚。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為人出表訓。擔負出詩玄鳥箋。折閱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數出墨子。服事出周禮大司徒。伏事出陸士衡詩。分付出漢原涉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區處出前漢傳。

考古原始

卷之六

三

多謝出趙廣漢傳。丁寧出詩采芣箋。什物出後漢宣秉傳。自由出五行志。曉示出董恢傳。三者出劉陶傳。亦先見韓巴傳。意智出鮮卑傳。甲木出藥巴傳。告示出荀子。仁者告示人好布施出周語。北校出齊語。行頭出吳語。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東道及越語。相於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羲之傳。長進出和嶠傳。消息出易經及魏少帝紀。功夫出魏少帝紀。普請出吳呂蒙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小却出宋武帝紀。問介無異出長篇賦。妻羅聰明才敏之謂出南史顧歡傳。本分出荀子。見端不如見本分。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隸山詩亦假開出王峻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古老出書無逸注。商量

出易商兌注

不宜備出楊德祖答臨淄侯。生人婦出魏杜幾傳。

私名出列子

家公出莊子。主人公。致意出晉關文紀。亦出孫綽傳。

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

叔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不審出晏子語及韓詩外傳。世情出纏子。不識世情。爾來出孔明出師表。搗來出思玄賦。劉向七言曰。搗來搗耕水自樂。和買出左傳正義。阿誰出劉龐統傳。罷休出史記孫武傳。慙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見在出襄人注。孩兒出書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牽帥出左傳。先輩出詩采芣箋。如今出詩杖杜箋。居士出玉藻。可人出雜記。道人出漢京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某甲出周禮職內注。道士出新序。載介子推語。

考古原始

卷之六

三

主人翁出史記范睢傳。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秦始皇紀云。昔前於天下書不中用者。外戚世家王尊傳。我輩出晉石苞傳。對岸出樂志顧瑛表。日令夷狄對岸。十八九出漢丙吉傳。十八九矣。浩大出後漢馬援傳。兩兩相視出周嘉傳。年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出吳呂範傳。手下出太史慈傳。又出吳呂範傳。諸出注引江表傳。彙彙。合少成多出中唐舊注。若干出禮記投壺。如干出陳何之元傳。膠加出九辨。幸然出揚雄傳。幸然集韻悉音曹。墨尿音眉。義出列子。冗長出陸士衡文賦。無狀出史記夏本紀。疊畫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出左傳釋文。叙致出世說。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問息耗出費后紀。

已分出魏文帝書 物色 出月令 亦出淮南子 本師出史記樂毅傳

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 生熟 出莊子 有瓜葛 出後漢禮儀志 莊

蔡邕獨斷曰 凡與先后有瓜葛者 發遣出陳寔傳 天然 出賈逵傳

新鮮出太玄 鈍悶 出淮南子 誇張 出列子 惺惺 出洞簫賦

近局出陶淵明詩 提撕 出詩押箋 本種 出晉江統論 十字街 出

北史李燕傳 附李諧傳中 見錢 出漢書王嘉傳 此諸俗語所由始

補遺

清按諸經於性情性命四字 從未有通用者 通用性命 自易乾卦象辭 始通用性情 自乾卦文言始 又案陰陽二字 亦未有通用者 自乾卦

考古原始 卷之六

之陽在下也 坤卦之陰始凝也 始對言之 顯言之

補遺雜事

厲王流彘 國人欲殺太子靖 召穉公匿靖於家 國人索之 召公以已干 代之靖得免 捨子救君 始此 亦僅此 厲王時 王宮中有童女 見龍 素 而娠 生女 棄之 有鬻廢 孤 棄服者 捨而奔 復長而美 哀人有罪 納是女 於宮 王見而嬖之 為褒姒 褒姒始此 西周亡始此 王莽集禽羽為飛 人 以示兵威 飛人始此 亦僅此 范武子聘于周 不識殺 殺周天子 教 之大國 使臣不知禮 始此 周天子賜齊侯胙 桓公下拜 登受 齊天威 也 此伯主尊天王之始 孟僖子 魯不知禮 沒時 命其子無忌 從仲尼 學禮 此三家心服聖人之始 漢儀云 官戒門擊斗 則斗斗自漢始

見爆竹始此 晉杜預 作水碓 藉水轉之 水碓始此 唐李仙居 深山竹 爆竹以驚山

也 六更始此 唐元載 嬖姬薛瑤 英 薛父兄 構賄賂 號為關節 關節始 此 明崇禎 甲戌科 福建 顏茂 猷 作五經全卷 禮部侍郎 林 鈺 疏請准

與 騰錄 文 文 肅 力 請 中 式 而 溫 體 仁 堅 拒 之 奉 旨 中 第 一 名 會 元 五 經

中 式 始 此 明 正 德 時 詞 曲 有 變 哪 後 之 鎖 哪 始 此 范 蠡 兵 法 飛 石

重 十 二 斤 為 機 法 行 三 百 步 礮 蓋 始 此 宋 真 宗 時 石 晉 言 能 發 火 礮

火 箭 會 公 亮 亦 云 有 虎 蹲 旋 風 之 砲 砲 火 始 此 古 人 火 攻 尚 無 火 藥 也 即 礮 亦 古 人 用 機 運 石 飛 之 致 遠 非 用 火 也 李 光 弼 作 砲 飛 巨 石 亦 非

考古原始 卷之六

火藥也 火藥至宋始有之 猶未甚熾也 至元世祖 攻襄陽 則全用砲之 功矣 明永樂時 平南交 倣交人所製火鎗 火鎗始此 明太祖制 剝

皮 場 以 處 貪 酷 吏 剝 皮 場 始 此 後 廢 律 中 十 惡 之 罪 始 於 齊 而 定 於 隋 前 此 未 有 也 十 惡 罪 名 始 此 父 母 死 至 宋 時 子 分 孤 哀 之 稱 孤 哀

子 始 此 占 無 四 拜 禮 惟 蘇 秦 之 嫂 四 拜 自 跪 而 謝 此 四 拜 之 始 古 以 火 炬 為 燭 晉 石 崇 以 蠟 為 之 蠟 燭 始 此 古 人 止 有 座 右 銘 至 宋 始

有 堂 牖 而 盛 於 明 對 聯 始 此 左 傳 陳 成 子 衣 製 杖 戈 杜 注 製 雨 衣 也 兩 衣 始 見 此 楚 子 在 乾 路 雨 雪 皮 冠 秦 復 陶 杜 注 以 復 陶 為 油 衣 油

衣 始 此 曹 操 於 寒 食 日 以 隻 雞 斗 酒 祭 橋 玄 墓 寒 食 祭 墓 始 此 柳 俗 三 月 上 巳 臨 水 飲 飲 有 溱 洧 之 詩 上 巳 被 飲 始 此 屈 原 以 端 午 沉

俗 三 月 上 巳 臨 水 飲 飲 有 溱 洧 之 詩 上 巳 被 飲 始 此 屈 原 以 端 午 沉

死楚人哀之是日以舟楫相拯救渡始此 長沙歐回以紙繒為襦
葉包食祭屈原角粽始此 唐元宗以七夕牛女相會命宮人穿針乞
巧乞巧始此 念珠一百八顆漢明帝時西域僧所作念珠始作 晉
孫元隱賣酒懸酒旗於樹杪酒旗始此 魏劉覆守合肥編草蓑數千
後孫權圍城值連雨覆以蓑蓋城不壞此蓑衣之始 隋唐開僧志林
作木魚取魚晝夜不合目之義木魚始此 張橫張坐車此論易虎皮
褥始此 宋太祖時葉清臣啟軍中傳信牌此信牌所由始 燕殺書
云臣不佞此不佞之稱所始 齊侯於瓜時使迎稱管至父 戊亥丑日
及瓜而代後稱瓜期始此 燭之武見秦伯云舍鄭以為東道主東道
主之稱始此 司馬遷史記有表有紀有世家有傳有書諸文體始此

考古原始卷之六

唐時荊州少威名者長沙劉駝以荊州解及第號破天荒破天荒之
說始此 漢武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上林苑始此 蜀王失國化
為杜宇啼曰歸去樂杜鵑名始此 堯命羲和命始此 禹貢作記之
法始此 湯作誥誥始此 春秋傳周天子諭告諸侯諭告始此 孔
子作說卦說始此 書有序詩有大小序序始此 漢劉向封奏摺事
封事始此 漢王尊劾權奸彈文始此 子產以書告范宣子子產又
書復叔向書始此 李斯刻嶧山石始有碑文 孔明作出師表表
此 賈誼著過秦論論始此 禮記有冠義諸篇義始此 漢杜子
美勸文藝側摹誌始此 蔡邕銘范更靈墓志銘始此 曹植上啟
於丕啟始此 班固上奏廣平王奏始此 湯雄作解嘲解始此 賦

愈作諱辨柳宗元作桐封辨辨始此 司馬相如贊判駟贊始此 枚
乘作七發七始此
古無橋名橋皆名梁經文皆然史記秦昭王初作河橋則以梁為橋矣
此橋名之始 隋煬帝大業元年置進士科進士始此 唐進士及第
題名者謂之前進士此官銜前進士之始 明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
炮鼓吹嘉靖後巡撫倣而行之此放炮鼓吹之始 唐王建宮詞云太
平萬歲字當中此舉無字之始 漢文帝除肉刑定笞令筵長五尺
大一寸末薄生寸平其節竹也後世竹板子始此

考古原始卷之六終

考古原始六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文清編初明嘉靖中桐城趙欽撰古今原始
十四卷以歷代帝王編年紀載各著其事所自始
文清以趙書原本自天皇氏至陰康氏荒渺無稽
爲之刊削依聖經斷自伏羲並補正訛缺訖明神
宗而止考世本多載事始其書久佚馮贄事始亦
無傳本文清此書館訂牽合亦與趙氏書相等又
不著出典益不足徵至卷末補遺各條尤如兔園
冊子文清嘗纂考古畧一書其凡例中自叙生平
所著述不及是書始坊賈所托名也

春秋經傳類聯不分卷

〔清〕王繩曾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二年多歲草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經傳

類聯無卷數》提要

左氏之傳解經也匪直以辭而已而屬辭比事能文者取材焉梁溪家武沂雅有杜征南癖編以聯句以便記誦類以經之事與辭端之聞者爭先睹一時同志請授之梓或曰是書也條貫錯綜文成駢偶修辭之道備矣余領之雖然抑有進春秋之作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左氏傳以通經解特寄焉耳願辭弗忘事於何有事罔聞於義不何有故記曰比事屬辭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今觀是編一事而美惡迭見一

上序

義而法或森然其為辭也婉而成章而大指疎於勸善懲惡蓋聖賢經世之心散見經傳武沂蒼萃成文而義益顯自非冰釋理順惡能如取如携提要鈞元若是謂以辭而已淺之乎讀是也矣已山愚弟步青拜題

古人之書必有才者為能治之嘗有陳編蠹簡
一經為針繡出賞會既殊剪裁亦別遂使生面
獨開精神迸出今夫庖人之治庖也山海之珍
水陸之產非不錯陳以待用而驚刀失御滋味
失調食者將蕘於口有良庖者和之劑之無不
嘗之而旨夫良庖所取用之材料即技庖所取
用之材料也而治具獨精且旨者唯治庖之才
良也竊以為治經書亦然春秋左傳無人不讀
之書也每一擔撫目迷五色手重千斤無他無

去序

才以運用古人古人不為用也吾友武沂先生
多讀古今有用之書尤熟精於盲左擬其菁華
彙為駢偶其纂組之工蒼稗之洽爛然若天孫
雲錦非人間之機杼所成昔王儉嘗集才學之
士類物隸事時惟何憲為勝賞以五花筆白圓
扇玉搗後至尤工乃奪取扇筆而去今春秋經
傳類聯出殘膏賸馥沾溉一世五花筆白圓扇
大力者負之而趨豈其家風然欤抑才長則觸
手成春耳而此書又豈足以盡吾友也哉采石

同學弟吳銳拜書

去序

春秋為聖人彰善癉惡之書而左氏傳特詳其事之始終本末於是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可載人倫之道軍國之務以至語言動作無不大備嘗怪黃氏日抄所採左氏警句僅得數行掛一漏萬覽者病焉及見經解中宋徐秘書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凡一百五十韵計一萬五千言其於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亦約畧備矣然而拘於聲韵選句難工事弗類從猶如野戰龐雅之病更甚於掛漏矣乃猶載入經

自序

解得與諸家炳如列星並垂不朽信乎書之顯晦有數存焉否邪茲編分類彙集其雋言聯為聯體以便記誦寧律不諧無使句弱用事不工無使語俗開府之長其庶幾有取乎若夫一人一事而疊見者以其類之所分而各有取義學者別其指昧自不嫌於複出也類凡三十三條計一千二百餘掛漏不敢知龐雅或免矣嗟乎鄭漁仲氏有言酒醴之末自然澆漓文章一道日離其本如取材經傳自鑄傳詞易詩書禮

外資諸左氏最富其言最為近古編中倫道軍國大已細而飲食服飾諸條皆類綴焉以為始學之一助而其間不無可備法戒者當亦聖人彰癉之所不廢云爾時雍正甲寅孟冬梁溪王繩曾武沂氏書於多歲草堂

自序

編年紀月傳準諸經比事屬辭文昭其義吐
 盲左實言近而旨深偉矣征南齊理順而水釋
 窺其全約正不病於浮率相厥一斑舉有富乎
 馴雅頤大經垂諸宇宙孰克經綸鴻筆散為兩
 霖疇知筆削惟吾 夫子癖此有年於彼經疏
 復之無算珠編錦織具岸異之風流月剪雲修
 豈雷同之勦襲即此可當比屬義正辭嚴維茲
 不讓紀編情深氣盛續為國語可矚誦而師箴
 擬以天文定神工而鬼斧邦江受業揚開鼎謀

跋

受業較訂姓氏

郭芳矩	郭芳躬	汪熙寧	陳庭蘭	唐上衡	程瑄	孫輻	樊九疇
劉志遂	吳志涵	郭芳潤	蔣爽	唐道衡	楊開鼎	管一清	劉裁

汪 給	羅應倫	江弘猷
斯 沅	龔 寶	江 裕

男 一奉
 千 似 較字

春秋經傳類聯總目

君德 四十條

臣道 五十條

宗族 三十條

閭閻 三十四條

家國 六十四條

政治 三十二條

賞罰 三十八條

武事 七十四條

儲貳 二十條

父子 三十條

夫婦 三十二條

物次 二十二條

用人 三十六條

禮樂 二十八條

朝聘會盟宴享 五十四條

武事 七十條

城邑宮室 四十四條

人品 四十條

辭受取與 三十四條

典制規誡 三十二條

祭祀 二十二條

妖祥 二十二條

形體 二十四條

飲食 三十二條

鳥獸魚蟲 三十四條

田獵 二十二條

言語 三十二條

施報 二十六條

天文時令 二十四條

卜筮 二十四條

疾病喪葬 二十六條

車馬 五十八條

服飾 三十六條

草木蔬菓 四十四條

春秋經傳類聯第一

多歲草堂編讀

君德

皇天惟德是輔信公五年諸侯以禮為歸昭公四年。如履如臨明德惟敬信公二年。式金式玉王度可思昭公十年。聖人在上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昭公四年。君子有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昭公元年。慈孝愛敬教子以義方隱公三年。獮狩蒐苗納民于軌物隱公五年。

脩德息師而服鄭禮以主盟襄公九年親民序事而有吳天其啟嗣襄公十一年。寧魯以親有禮因重固之本枝元公救邢以從簡書戒宴安之醜成公。上。樹德惟同欲之濟寧容還已無疆。二年脩禮為携貳之招詎可乘人有譽七年。喜師興而雨居然克敵豐年信公十年。懼災降自天惕若恤民罪已莊公十年。使之司牧襄公十年。豈以陵民襄公二年。齊桓從善如流昭公十年。晉文好學不戴上。秦穆能與人之壹遠定霸于西戎。

三晉靈苟納諫而後胡不競于南楚宣公十年。不
以人從欲而以欲從人宋襄何憂鮮濟十年。惟
有可獻否亦有否獻可齊景始得為和昭公二十
年。命在養民邾子知之以為利文公十年。禮可
為國齊侯善之而不能昭公二十六年。莒展不立職
維棄人昭公二十六年。楚平自完僅以持世昭公十年。弱
不好弄不識亡人之有他昭公九年。侈而多良而况
大夫之皆富襄公十九年。用人于次睢之社乃猶
霸之是求昭公十九年。請命于降莘之神其何土之

能得莊公三年。祝益詛損于祝史乎何誅昭公二十
年。筮短龜長偏筮人之是信昭公四年。薦馨以德
神其吐之昭公五年。背施無親君其悔是昭公四年。
刻楠近侈將掩共德于先君莊公十四年。觀社不書
懼失貽謀于後嗣莊公十二年。君子是以知齊靈
公之為靈也襄公二年。大夫其未喻楚共王已命共
乎襄公十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

多歲草堂編讀

儲貳

守曰監國從曰撫軍閔公二年。置善則固事長則順。
棄疾神之所立違命其危昭公十年。子臧
聖雖不能失守其敢成公十年。晉人以難欲立
長君文公六年。楚國之舉恒在少者文公元年。不務昭
其功德宋穆豈曰能賢隱公三年。方茲閒于憂虞齊
景亦姑謀樂哀公五年。叔姬無寵舍亦無威文公十四

子良以賢堅則以順宣公四年。用牲于歐書徵
楚客之盟襄公二年。祭地而墳毒獻齊姜之胙昭公
年。哀姜哭市襄仲失援文公十八年。穆嬴啼
朝宣子畏偏文公七年。易衰衽而如故婦之
子猶童襄公十一年。辨菽麥而不能周有兄無慧成
年。郟不足辱君其改圖哀公二年。朱適在卑民
何由暨昭公二年。命名以成師兄其替乎桓公
協夢于康叔元則長矣昭公七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三

多歲草堂編讀

臣道

天子當陽諸侯用命文公一。人刑善百姓休和。
襄公十。卜世卜年王孫滿。惟知在德至公。改
三年。步改王仲梁。懷豈遂忘君定公。與琴而操南
音。敢忘其舊成公。賦詩不出鄭志。皆昵乎賓昭
十六。戮死施生。直推叔向昭公。濟寬糾極
愛嗣國。僑昭公二。輔五世以為主盟。十七年

相三君而無私積襄公。司聰司明。司味各無
失官。九昭公。書名書服。書勲其敢棄命昭公。隱
舉非。禮桓賂非禮。臧孫德諫。傳家隱公。五年衰
冬之。日盾夏之日。趙氏忠勲。繼世成公。八年
和諸。戎而五利。備實惟魏。絳之謀襄公。八年
而三。物成端賴。祁奚之舉襄公。三年。卜晝未敢卜
夜繼。之火而敢辭莊公。二年。守道不如守官。招以
弓而。不進昭公。二年。繼而見敵。燭武豈誠壯不
如人。倍公三。怒以從師。狼曠為能死。獲其所昭公

朝之立焉。則已仕。縛誰怨乎襄公。二冠而
出者。其可行。羈將逃也定公。歸元自狄。先軫
之面。如生傳公。三年。嗣事于齊。荀偃之目。乃瞑襄公
十九。向虎門而立。晏嬰免難于樂高昭公。十
九年。從近關而行。蘧瑗全身于孫甯襄公。十四
年。豈口實之是為襄公。二年。宜恭敬之不忘宣
年。楚難以紓。毀家不恤莊公。三年。邾離可與行
貨何。為昭公。二年。興我役。慰我心。詎祝實。貽國
患。襄公。十年。善則行。惡則改。誦謗均。屬吾師襄公。十

事君借曰盡心。寧徒為舍藥之世子昭公。十九
年。為法終當受惡。非可寬越。竟之正卿宣公。二年
若節。春秋夷吾敢比于二守傳公。十驟稱功伐
温季。求掩其七人成公。十年。趙武靖能克免叔
孫戮。辱昭公。楚圍虐善頓令為掩。傾亡襄公。三
公孫。執鐸將擗。衛慶請免于戾昭公。二年。荀躒
掩耳。而走。魯難其敢與知昭公。三年。韓厥老矣
瑩政。稟焉襄公。九年。藥伯善哉。盈戮餘也宣公。十二
年。趙穿有寵而弱。實壻晉君文公。十年。曼滿無

任邑。昭公十年析薪弗克負荷。豐施可不歸田。昭公七年
 申犀稽首馬前。責王言之欲棄。宣公十四年
 蹇叔哭師門外。痛爾骨之余收。僖公十二年聞衆
 叛而投車。不啻擠于溝壑。昭公二十三年懼滋憂而忍
 詢。何如聽其死亡。昭公二十二年掩罪若不能慮。無
 鬼神之來食。襄公二十二年洩命則何敢亦。豈讎怨之
 可居。襄公二十二年異哉子之名。仇以兆怨。桓公二年取
 于父為類命之曰同。桓公六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五

多歲草堂編讀

宗族

水木同其原本。昭公九年親戚藉以蕃屏。僖公十四年
 我周之遷。晉鄭焉依。隱公六年大如之子。魯衛相睦。
 定公六年。二惠競爽。弱一个而姜危。昭公七年穆不
 亡。皆數世為鄭主。宣公二十四年襄。糶且長捷。舊
 幼辭順為祥。文公十四年穀也食難也。收喪歸猶毀。
 文公元年又十五年。親以寵福。况虞虢不等于桓。

莊五年。義以禮行。宜曹衛並存。于文武。僖公八年
 康王跨而靈王加肘。何寵乎五人。昭公三年季統
 衍先而公為為兄。厚誣于三日。昭公九年季統
 以才奪嫡。申豐盡室將行。襄公二十三年孟弼誣命承
 祧。武仲斬關而出。上全士為試其事。不過二年。
 莊公二十三年。又五年。樂豫舍其官。以和六族。文
 公七年叔紂貪而先有虎。盼族將亡。昭公十四年襄
 公二年。藥廢汰而繼以盈。書功已沒。襄公十年襄
 荀枝葉之先落。昭公三年何昏姻之孔云。僖公十二年

樂大心賤其宗戴將不利昭公二十五年蕩子山
 背其族桓亡必偏成公十年鉏則關誅共叔獨
 有後于鄭莊公十閔戕巢隕延季終棄室于吳
 襄公三十四年三公子皆君應悔大援之失公桓
 年十一大夫並任用傷公族之衰十倍公二燬
 欲興師子弟父兄何讓八年朝實于命伯仲
 叔季難圖昭公二年葛藟庇其本根忍縱尋斧
 七年草木同其臭味焉敢差池襄公二十八年又

春秋經傳類聯第六

多歲草堂編讀

娶元妃以奉萊盛孝為禮始文公覲宗婦而用
 索粟贄別物章莊公十四年鄭小不容圍也責之
 野賜元公齊大非耦忽其敢以師昏桓公姬
 耦姑而生蕃夢啟徵蘭之信宣公嬀育姜而光
 遠占諧鳴鳳之和莊公二年感韓奕之章爰出
 房而答賦九年憐少齊之嬖請繼室以寵嘉公昭

二年又生有魯室之祥其文斯在首使獻宗
 司之禮于昔無徵哀公十四年無辱魯公辭非仇
 儷昭公重酬向戌命改夫人襄公十六年辭先人
 有敝廬明祀殖之無罪襄公三年識從者皆相國
 諷負羈以饋殮十三年秦晉不徒盟誓之申
 成公十劉范世為婚姻之好三年向姜還莒
 幾不成昏二年紀姬歸鄰全乎為婦莊公十如
 賓相敬德之聚也十三年始笑而言才可已乎
 昭公二年亡于郤而誓于施重貽累乎外妹成

春秋經傳類聯第七

多歲草堂編讀

年十一。默于初而泣于繼。兩抱憾夫息媯。莊公十四年
 年十。祖後而配先。何以能育。隱公八年貴聘而賤。
 逆決其必亡。文公四年子皙美而子南。夫委禽何。
 強元。公戴已亡而聲已。在挾幣以奔。文公八年
 未尊國母之班。威何震于二嬖。文公六年不卜內。
 官之姓美。先盡于四姬。昭公元年盧蒲癸之賦詩。
 妄云斷章而取義。襄公二十八年崔武子之筮易卒致。
 入宮而無歸。襄公二十七年男有室女有家。
 無相漬也。桓公十年和而義柔而正。能勿上之。昭公

二十六年

夫婦

道取于從。元傳年德無有極。僖公十四年莊姜美而。
 無子。撫桓公于戴媯。隱公三年趙姬寵能使人讓內。
 子于叔隗。僖公十四年婦人待傳姆火及伯姬。襄公
 年三十。女子遠。丈夫嫁辭季芊。定公四年主人。
 被憎。伯宗有愧妻賢。成公十年敝族遺。歿叔向何。
 嫌母妬。襄公十一年盈而蕩。歎祿盡乎武王。莊公四年

懷與安懼名敗于公子。僖公二十三年齊侯東太子。
 仲知廢嫡不祥。襄公九年衛人出其君。姜弗告神。
 無罪。襄公十年惟慕孟廟。僚實相從。昭公十年雉
 獻叔孫。豎胡有寵。昭公四年婦人相見不踰關。文
 芊胡往勞于楚軍。僖公二十二年公女出嫁則命卿。齊
 襄乃親送乎姜氏。桓公三年妾不為如。宜見出于
 穆姜。成公十年婦以養姑。終不哲于文子。襄公二年
 向成聒而與語。寺人實通棄妻之謀。襄公二十六年荀
 息死以復言。外嬖先受驪姬之賂。莊公二十八年

黨氏孟任割臂則因閔而盟莊公三年連稱從
 妹在宮以無寵使閔莊公八年謀及婦乃賊其夫
 桓公十不辟宗還戕厥父襄公二年華督則逆
 而送桓公宋平乃視之尤襄公二年哀相戲朝
 虐戲徵舒之似又十年蒙衣乘輦難蒙慶克
 之慚成公十年封嬖之內以易而國遷朝襄公二十
 年邾郟之室可通而私有討昭公二年夏姬為
 不祥之人成公二年樂祁亦幾亡其室襄公二年惑
 以喪志昭公二年尤足移人昭公二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八

多歲草堂編讀

朋友

安得達人昭公七年豈無畏友莊公二年道在于以
 輔以訓襄公十四年謗生于相狎相優襄公六年
 羸懼處父以剛從之即去文公五年札憂叔向好直
 勉于將行襄公十九年玉轉相酬起拜國僑之賜
 昭公十兵其少弭武實屈建之知襄公二年七
 子之志可觀寵嘉趙武襄公十七年兩國之鄉交善

朋友

存德司城襄公十七年同官為寮林父盡心于先
 蔑文公七年舉偏非黨羊舌嗣位以伯華襄公三年子
 產得見然明之心自問政而始襄公十五年季友不
 志原仲之好雖越竟奚辭莊公十七年游吉之歸
 趨以不來失望昭公三年罕虎之娶嬰豈驟見為勞
 昭公五年韓起從田蘇游而曰好仁襄公伍舉與
 聲子善而得復國襄公十六年叔牙能知管仲四
 自魯以相齊襄公九年包胥實友伍員哭于秦而興
 楚定公四年如相識之舊惟禮子必慎之襄公十九年

痛知我之亡為善吾其已矣
昭公十三年

朋友



春秋經傳類聯第九

多歲草堂編讀

家國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桓公二年志守則危有備無小。昭公十年皮存毛傅。僖公十四年辱亡齒寒。僖公五年姬呂股肱盟府昭其舊職。僖公十六年山河表裏與人誦以新謀。僖公十八年立德立功立言不朽。徒保姓。襄公十四年致民致節致地數俘乃以存亡。襄公十五年布衣帛冠五千人之遺文公與衛公。

家國

二年生聚教訓二十年之外句踐滅吳。哀公鄭豈內臣。僖公七年虞猶外府。僖公二年歌圻父載歌鴻雁庶幾敵邑之能鳩。襄公六年賦鵲巢又賦采芣實惟大國之省穡。昭公六年猶秉周禮豈曰無情。閉公八年且倚齊魯兼能相忍。哀公八年小國因恃而滅弦恃姻莒恃陋節恃賂江黃恃睦萊人恃謀。昭公六年信公十二年文公四年襄公六年大都以耦而危蕭耦宋欒耦鄭蔡耦楚蒲戚耦衛曲沃耦。昭公二年莊公十二年又十四年。

公二。齊非吾耦。楚非吾族。魯鄭之謀略同。
六年。成。大不在邊。細不在庭。子臣之擇。惟慎。
宣公十。未絕。必將有主。十四年。方授。未可與爭。
五年。宣公十。小道大淫。止少師。以追楚太急。
臣一主。二執。季孫于事。晉何廖。乘軒者三百人。責曹獻狀。保國以五千甲。許越行。成。元。不廢。何以興。無立有與。斃八年。楚君非異人。任不忍棄。力息有。子皮。氏豈為我徒。乃曰。助彊就直。子皮。子皮。子皮。

家國

司城貸其皆得國而貸而不書者。德有加。必速。崔杼之亂。俘其家。慶封之亂。亡其邑。豈知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已相胡公。不獨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陳氏始大。既為之斧。以斷公。魯室雖分。終賴有牆。以蔽惡。衛則徒而許。則遷。強隣逼處。

昭公十。邾則分而紀。則判弱國難存。君欲何堪。天之棄商久矣。周德既厭。吾能與許爭乎。非緣興。鬼謀于社。實兆亡曹。使疾其民。貫益乃可。殪也。宗。趙武。馬能治州。以治縣。一。中五之一。至于參。而已極。况過百雉之都。元。孟。半為臣。叔。盡為臣。方諸季。而能廉。何乃。

家國

倍徵其貢。賦。遂滅若敖。國不競。亦陵。子產力存鄭。服。則誣。薛。非。宋。役。公。量。收。家。量。貸。行。徵。工。正之。昌。子。家。懷。魯。卒。致。怒。遂。于。臧。宣。之。僭。重。耳。安。齊。猶。幸。醉。遣。于。舅。犯。射。乃。不。具。夫。三。耦。外。寧。必。內。憂。晉。盍。釋。楚。世。讎。而。

同壞越其秦吳哀公元年夏肆是屏魯日以
 瘠襄公二年晉使不害宋則必解宣公十年莫胎
 悔于噬齊莊公六年宜遠圖于掉尾昭公十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

多歲草堂編讀

用人

國之利使能文公六年民之主用善昭公五年謀季友
 之歸魯落姑請盟閔公元年憂士會之在秦諸浮相
 見文公十年藥書從善衆主十一之三成公六年行
 父去凶功居二十之一文公十年聽諸侯而和
 百姓皆刑善于范宣襄公十年說禮樂而救詩書
 請試功于郤穀僖公十七年戾亡息禍于產實鄭

之世隆襄公十九年謀國奉君嬰齊豈魯之常隸成公十六年棄賢而材皆用襄公二十六年賞善而盜可

奔秦宣公十年衛則蓬環史狗史鱒子荆叔發
 子朝未有患也襄公十九年晉則趙孟伯瑕史趙師

曠女齊叔向庸可嬀乎襄公三十年免囚勸能猶
 將十世宥叔向襄公二十一年鄉師引過不以一背掩

孟明僖公三年惟仁讓夫好仁起朝而不廢無
 忌襄公七年舉類求其弗類吉立而請舍于明襄公十年

外選舊內選親德勞不失宣公十年稱其仇

立其子。諂比兩忘。襄公三年。五叔無官。豈以年先。

而德替。定公四年。三良為政。後乃族大而寵多。莊公七年

○少師獲而隨疾以除。桓公八年。得臣在而

晉憂未歇。宣公十年。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其無蒲狄見斬。祛之寺人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一

多歲草堂編讀

政治

材之用。去一不能。襄公二年。政之慎務。三而已。

○鑄鼎象物。備螭。固兩之神。奸宜公昭德

塞違章。文物聲明之度。數。桓公二年。觀惡而監德

惡遠棄而德遠興。莊公三年。勸賞而畏刑。賞

不備而刑不濫。襄公六年。鷹鷂之逐。鳥雀誅不

仁以子其民。襄公十五年。管蒯可代。絲麻備不虞。以

保其國。成公九年。和民以亂。猶治絲而焚。隱公為

政以禮。則執熱有濯。襄公三年。靖諸內而敗諸

外。所獲幾何。僖公十七年。安其樂而思其終。有備無

患。襄公十年。國政增修。不可當也。文公二年。民聽不

惑。而後用之。僖公七年。○寶近乃得。貧何以饒。國

○寶近乃得。貧何以饒。國

○寶近乃得。貧何以饒。國

○寶近乃得。貧何以饒。國

○寶近乃得。貧何以饒。國

○寶近乃得。貧何以饒。國

○寶近乃得。貧何以饒。國

修于士會國無幸民宣公十年。楚典擇自為教官。
 能象物宣公十年。叔向懲惡不為暴不為虐不
 為頗昭公十年。子犯教民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
 僖公二年。州兵爰作。蓋能說乎眾人僖公十年。田
 賦欲行何必訪諸國老哀公十年。為政不猛盜
 警。荏苒昭公二年。作法于貪國譏。蔓尾昭公四年。合
 二難既無以安國襄公十年。制參辟又何能靖民昭公
 年六。無備而辦于官。潘可拾乎哀公三年。能寬以安
 夫眾。嚮之柔矣襄公十六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二

多歲草堂編讀

禮樂

禮所以立昭公七年。樂無不諧襄公十年。太史觀書。
 見易象春秋而知周禮之盡在昭公二年。伶工奏樂。
 歌國風雅頌而歎韶舞之無加襄公十九年。禮為
 幹敬為輿。情則自棄僖公十年。驕近亂替近疾卑
 者先亡定公五年。郊勞贈賄成于國莊加之以
 敏僖公十三年。揖讓周旋問自趙簡祗可為儀昭公二十

年五。授玉速行譏過楹之鄭伯成公六年。趨朝忘所
 笑適縣之孔張昭公十年。蔡侯之情教在心况
 其不父襄公十八年。楚圍之威儀無則何以似君襄公
 三十。官失而在夷學且問諸郊子昭公十年。禮
 亡而祭野戎果徙于伊川僖公十二年。吳壽夢固
 宜于廟臨哀襄公十年。晉平公乃不為隣徹樂襄公
 二十。煩手淫聲惛堙弗聽昭公元。億心和物嘉
 樂告成昭公十一年。考仲子之官獻羽以六數昭公
 年五。惟大臣之故去籥者再書宣公十五年。疾

日勿聞遂飲工師以酒昭公九年巢幕何樂惡聞戚
 邑之鐘襄公九年相濟相成專壹誰聽昭公二年
 不窵不櫛橫大何堪昭公二年地室奏金懼食
 言之子反成公十年闕西徧舞效樂禍于子頹莊公二十一年
 年冠而在行假鐘磬焉大夫以禮襄公九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三

多歲草堂編讀

賞罰 論獄附

獄無大小不能察必以情莊公十年國有賞刑與其
 濫毋寧僭襄公二十六年志過旌善綿上為田傳公二十
 年四宣信勤王南陽始放僖公十五年魏絳始有金
 石之奏賜自和戎襄公十一年士會命以黻冕之章
 請因滅狄宣公六年反田趙武還酬季孟忠勳
 八年復位克黃尚念子文治國宣公四年。皇父氏

禮樂

二

之御賞以彫門文公十年辟司徒之妻于之石窳
 二年。原軫褒而白季受先茅之縣傳公三年荀
 桓賞而士伯有瓜衍之封宣公五年繁纓曲縣
 難假仲叔成公二年犀軒直蓋宜邨無存定公九年封
 邑削而投幸免誣道之討襄公十七年冕服無以歛
 恨非德賞之榮襄公十九年若夫三辟之徵興皆
 叔世昭公六年然而九刑之命作自先君文公十年
 始禍者死載在盟書定公十年專殺者施罪同繫
 獄昭公十年賞盜去盜賊紇不能襄公十一年以逆

戮逆慶封其肯昭公四年。欲加里克之罪何患無

辭昭公十年遂逐華弱以奔毋乃異罰襄公六年。貴踴

賤履刑則已繁昭公三年。蹊田奪牛罰其太重宣公十一年

年。子皙尸且加木昭公二年。南宮載而裹犀莊公十二年

年。以刑佐民莫如魏絳襄公三年。徵書救世已矣

國。僑昭公六年。偏聽邾辭終逆叔孫以禮昭公十三年

又二十。不直君訟特免武子之忠昭公十八年。皇

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成公十四年。鄩田為王官

之邑卻至勿敢爭成公十一年。上其手于其手州

犁乃請問諸囚襄公二十六年。亦左之亦右之王叔不

能舉其契襄公十年。斬關而盟統國有人焉襄公二十

年三。執簡以錄崔史既書矣襄公十五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四

多歲草堂編讀

朝聘會盟宴享

五歲而朝三歲而聘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昭公三年

朝以講禮聘以志業會以示威盟以底信昭公十三年

年。息民繼好乃禮之經昭公七年。親仁善隣為國

之寶昭公六年。國分大小卿與大夫之位上中下

通而相當成公三年。爵有等差王及牧伯之朝侯子

男班以載見哀公十三年。伯舅加勞一級咫尺天

威昭公九年。叔父受策三辭對揚休命昭公十八年。同

姓為長薛則後滕昭公十一年。明德是崇衛當先蔡

定昭公四年。有事則騰有喪則拜恪因先代之尊昭公

四年。何役不會何盟不同敢辟王朝之牒昭公二十

年。華元克合兩國之好卻至因地縣而驚昭公成

年。向戌欲弭諸侯之兵趙孟則表甲是患昭公

年。來朝發幣狎戎弗賓昭公七年。在會饋易待

介以禮昭公十九年。小大之輯睦而其常膏昭公十九

年。兄弟之比安尤也無吠昭公元年。不次衛國尋

盟寧後乎荀寅成公三年欲惡晉人享禮故同于鮑昭公二年。備物象德昭文畏武何堪。皆獎王室而昭公三年。問禮選良相國守先均善昭公四年。無相害昭公八年。翼戴天子而加以共昭公九年。共昭公十年。儉慈惠享宴兼昭成公十年。體薦折俎公卿有辨昭公十年。宣公十年。拜皇華之五善教以諮周襄公四年。卒常昭公十年。棣之七章期于好合襄公二年。適晉國而辭館昭公十年。叔弓無敢為賓昭公二年。並魯君以登階孫子不安昭公十年。于後昭公七年。加邊請徹非下臣之所堪昭公六年。辭昭公七年。

朝聘會盟宴享

二

玉弗從有君子焉無陋文公十年。寓書輕幣與襄公十四年。逾數徵牢懲吳背本襄公七年。賦文公十四年。湛露不答賦彤弓不答大禮敢干文公十四年。歌相鼠文公十四年。不知歌茅鴉不知淫人終滅襄公二十八年。叔向言焉昭公四年。年。趙襄文也舅犯不如昭公十三年。叔向言焉昭公四年。木莫對襄公十七年。晉侯不敬頓移事大之心成公十七年。聞昭公十七年。郤子無基終致尸朝之禍成公十七年。聞昭公十七年。樂而歎非其所桓公九年。飲酒而泣喪其心昭公十五年。病而後質桓公九年。手豈曰能盟昭公八年。弱則弗來投昭公八年。

壺何假中雋昭公十年。中有信又馬用質昭公十年。敵如忘知不賴盟昭公七年。軍胡以藩懼楚氛之昭公七年。甚惡襄公十七年。日之將肝視吳墨而可知昭公十年。盟可尋亦可寒改馬何益襄公十年。德則人不昭公十年。則鹿命無所逃文公十年。晉則已偷何瘠牛之昭公十年。足畏昭公十年。吳方無道亦瘠狗之可虞昭公十年。鄭比貢于甸昭公十年。侯懼弗給也昭公十年。

朝聘會盟宴享

三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五

多歲草堂編讀

武事上

觀。樂。而。動。宣公十年。無。威。則。驕。襄公二年。備。疆。場。
 之。不。虞。桓公十年。用。少。長。之。有。禮。僖公二年。一。戰。
 城。濮。晉。侯。為。能。以。德。攻。又。僖公二十八年。三。敗。韓。
 原。秦。伯。終。不。為。怨。府。僖公十五年。楚。師。涉。魚。
 齒。南。風。不。競。北。何。害。焉。襄公十年。齊。侯。會。葵。丘。東。
 略。不。知。西。則。否。矣。僖公九年。曲。為。老。而。直。為。壯。僖公

武事上

二十。逆。為。否。而。順。為。臧。宣公十年。狃。蒲。騷。而。小。
 羅。不。威。以。刑。焉。軍。必。敗。桓公十年。亡。下。陽。而。易。晉。
 是。奪。之。鑿。也。國。必。危。僖公二年。叛。楚。有。巫。臣。歲。奔。
 命。者。七。成公七年。攻。吳。畏。微。虎。夕。遷。舍。者。三。襄公八年。
 逢。黃。辛。蟄。夫。宗。邦。魚。門。縣。胃。僖公十二年。豕。蛇。荐。食。
 乎。上。國。雲。澤。抽。戈。定公四年。晨。壓。晉。陳。莫。解。王。傷。
 國。蹶。之。憂。成公十年。宵。突。陳。城。以。報。井。堙。木。刊。之。
 怨。襄公二年。五。材。並。用。誰。能。去。兵。襄公二年。七。德。
 一。無。問。何。以。戰。莊公十年。克。不。可。命。襄公十年

和。必。有。功。成公十年。郤。獻。狗。人。于。師。聊。以。分。謗。

成。公。范。文。歸。功。于。帥。不。敢。受。名。成公二年。晉。三。駕。

而。莫。爭。襄公九年。楚。再。世。之。不。競。宣公十年。四。軍。無。

關。八。卿。和。睦。五。會。之。信。難。違。襄公八年。二。憾。皆。往。三。

帥。不。專。六。人。之。同。庸。愈。宣公十年。乘。轅。改。北。君。

不。逃。臣。宣公十年。馬。首。欲。東。佐。當。從。帥。襄公十年。

完。守。杖。信。免。晉。楚。之。交。加。襄公八年。喜。賂。怒。頑。激。齊。

秦。之。未。可。恃。僖公十年。楚。之。不。得。志。也。請。誘。隨。以。

贏。師。桓公六年。晉。其。敢。匿。情。乎。竟。遁。齊。于。䟽。陳。襄公八年

武事上

年。見。星。未。已。軍。命。重。申。成公十年。甚。雨。及。之。役。

途。多。凍。襄公十年。裹。糧。坐。甲。固。敵。人。是。求。文公

年。見。可。知。難。亦。軍。政。之。善。宣公十年。陳。侯。免。而。

擁。社。何。殊。徐。子。斷。髮。之。憂。襄公二十五年。鄭。伯。

袒。而。牽。羊。不。異。許。男。銜。璧。之。慄。宣公十二年。

武。宮。之。立。非。由。已。功。成公六年。林。鐘。之。銘。徒。借。人。力。

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僖公二年。除。君。之。惡。

惟。力。是。視。僖公十四年。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文公

易子析骸恥盟城下宣公十年反首拔舍矢誓皇
 天五年公十欲偽逃以紓憂韓之戰箕之役邲
 之師恥其甚矣六年公十善居功者克讓君之訓
 克之制變之詔力何有焉二年公知伯投機七
 日而偪陽以滅襄公十年吳人用木五戰而郟都以
 亡定公四年公我惟果毅之昭宣公二年勇在整暇之好
 成公十年攝榼承飲行人造子重之麾成公十年
 加璧奉觴司馬執齊侯之繫成公二年不肯即卒
 斬荀吳之嬖人昭公元年乃敢亂行戮晉侯之介弟

武事上

三

武事上

襄公三年還淳不救慶鄭堪誅僖公十年陷淖能掀
 樂鍼何勇成公十年彼驕我怒文公十年彼竭我
 盈莊公十年庸叛將亡何慮北門不啓文公十年楚
 冠易逞且由南里之墮襄公二十六年哀首荷以呼
 其黨猶為鸛鵒之陳昭公十一年爭舟鼓而濟雖敗
 何損日月之明宣公十年師人多寒賴有挾纊
 之拊宣公十年公徒弗怒遂致執冰以游昭公七年
 信昭公十年底衆不逼原降僖公十五年義無邇奸寧
 鼓叛昭公十年乏為反正豈容怙其雋才宣公十五年

也武以止戈何所懲于京觀宣公十年兵自焚
 也隱公四年敵可盡乎閔公二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六

多歲草堂編讀

武事下

晉置三行旋立新軍之帥。僖公二十八年楚分
 二廣莫當王族之良。宣公十二年驅別先申
 啓左翼朕右翼我貳廣駟乘以大殿。襄公二年卒
 分兩伍參左角專右角偏前拒五乘以相離。昭公
 年。叛楚有吳舍偏之一以教。成公七年禦王惟鄭
 先偏後伍為師。桓公五年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為

教垂為令典。宣公十一年鼓作氣再衰三竭曹劌
 猶能遠謀。莊公十年偏敗衆乃攜且攻其右。桓公八年
 心搖師必亂更舍其囚。昭公二年誘以采樵而
 絞人盡覆。桓公十三年穰其藉稻而鄆子無歸。昭公八年
 年。賁皇四萃而王族燔。襄公二十六年子突三覆而
 戎師殪。隱公九年罷梁以及霍謀為一昔之期。哀公四年
 伐絞而涉彭謀有三巡之數。桓公十年薄人
 無薄我。宣公十年聞鼓不聞金。哀公十年燧繫象
 尾而奔吳。定公四年馬蒙虎皮以潰楚。僖公十八年或

左或右鼓而進。哀公十年或奔或止謀而從。昭公二十
 年。憾城上之膊尸。成公二年慘舟中之掬指。宣公十二
 年。登巢車以望。成公十年使輶車以迎。宣公十年
 或車馳卒奔。宣公十年或轍亂旗靡。莊公十年軫
 之折矣。昭公二年笠又貫馬。宣公四年輪乃訝其朱
 殷。成公二年軸胡易以麻約。定公九年鐵之戰鞞將絕
 而能止。哀公二年成之圍鞞被斬而改乘。昭公二年
 巫山旆先。襄公十年繻葛旆動。桓公五年魯則辟旗
 下道。莊公九年鄭則納旌於中。成公十年亡城濮之

左旃。僖公十八年建平土之大旆。昭公十年或靡旌
 摩壘。宣公十年或拔旆投衡。昭公十年考叔取鄭蝥弧
 以登。隱公十年王黑斷靈鉅鉞而用。昭公十年繞角
 之役鼓聲則鈞。襄公二十六年靡笄之師鼓音未絕。成公二年
 年。越子鼓而軍涉笠澤。哀公十年齊侯鼓而侵
 及曹止。成公二年傳觀皆取于顏高。定公八年問遺則
 使乎工尹。成公十年失有子彊之罵。昭公二年注
 來華豹之關。昭公二年本志目而適中眉顏息
 故謙為無勇。定公八年將取衷而先夾脰殖綽私誓

以就禽。襄公十年。呂錡中項而伏。張。成公十年。解。

張貫手以及肘。成公二年。汰輶而三寸入。昭公二年。

蹲甲而七札穿。成公十年。束曾見使猶矜距躍。

曲踊之能。僖公二年。帶斷狗軍何畏。縣布登城而

絕。襄公十年。受擊猶偃且射。定公八年。被刺乃整而乘。

昭公二年。祭石以投誰。賈高固之餘勇。成公二年。

甲而縛孰與州綽之先鳴。襄公二十一年。登彼

首山。公孫定有庚癸之諾。哀公十年。目于智井。無

社已解。麥麴之呼。宣公十年。備難而城郭何嘗

不。僖公十五年。襄公十九年。隱公五年。懼師

之毀。郭更慮其焚。哀公十八年。河可薄。漢可

沿。寧獨齊。雄東海。文公十八年。定公四年。鄩可背

殺。可禦。木徒楚。敵方城。僖公二十二年。又四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七

多歲草堂編讀

城邑宮室

土功。以時。莊公二年。民役無勦。昭公九年。士彌牟屬

役賦。文以成命。而臨。昭公二年。為艾獵。慮事量功

不愆。素而竣。宣公十年。庀治賦稅。書詳收井之

宜。襄公十五年。二。選建蕃屏。疆以周戎之索。定公四年。渠

工無備。決辰而克。其三都。成公九年。晉景謀遷去故

而利。及十世。成公六年。楚人州來之取。適以挑吳

昭公十年。晉國虎牢之城。實則偃鄭。襄公二年。夏州

明。示討罪。取人以歸。宣公十年。新里徒以罷民。亟

城弗處。僖公十九年。遷陰城。邾楚僅自完。昭公

十九年。溝邠通淮。吳今始大。哀公三十年。宋將

亡曹而築邑。哀公七年。齊欲滅萊而堙城。襄公六年。成

而墮焉。恐保障之盡徹。定公十年。廩既城矣。竟高

厚之弗知。定公五年。不安土而生憂。民勞于徒。昭公

二十五年。或登高而呼。亂役病于城。僖公十年。菟裘

是營。吾將授焉。終老。昭公十年。楚宮有作。天胡欲

之必從襄公三年。作南門不時。非關啓塞魯公二年。

年築郎園欲速則亟。經營昭公九年。章華落成魯公二年。

魯侯之能得昭公七年。虎祁來賀其鄭伯之相蒙昭公八年。

路寢之室美哉。其誰有此昭公十六年。近市之

宅利也。弗敢更諸昭公三年。宋太宰築臺子罕請

俟農功之畢襄公七年。晉夫人城杞。趙孟特謝。終

老之賢襄公三年。闔廬無重席之安。乃其嗣之

居池臺增勝哀公九年。銅鞮極數里之侈。而諸侯之

館車馬不容襄公十一年。為自吾兄忍以見尤。而

遂毀其室襄公十年。居雖客館。詎因將去而不葺

其牆昭公二十三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八

多歲草堂編讀

田獵

田必以時襄公四年。農皆于隙隱公五年。賦吉日而供

其備昭公三年。斷王旌以別于尊昭公七年。貫射御則

獲禽何懼乎襄公十一年。相角掎以捕鹿。用是能

路襄公十年。州來狩而楚右尹將办王言昭公十二年。

夢澤田而邛夫人旋收虎乳宣公四年。翳桑之

舍趙盾為德于餓人宣公二年。大陸之焚。魏舒示貶

于柏棹定公元年。公孫獻白雁。微社官之夢于亡

曹哀公七年。逢澤有介麋。詭迹人之告以討。向哀公十四年。

年。晉厲殺鮮飲酒。後卿佐而婦人之先成公十七年。

年。衛獻戒食射鴻。見大臣而皮冠不釋襄公十四年。

。閉重丘而取詢。乃以憂父為辭襄公十年。謀孟

諸而違。讒不敢違君之命昭公十一年。戮及宋公

以載。燧妄曰亂官文公十年。弗許豐卷之用。鮮退而

徵役襄公三年。屬有宗祧之事。宋佐後至請辭

昭公早聞嘗祭之謀。慶嗣勒歸弗聽襄公二十八年。

取于相土。溯封則會以東。蒐四年。公賜彼虞人。絕四年。筆因獲之。西狩四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九

多歲草堂編讀

人品

行道有福三年。棄德不祥三年。險阻艱難。

天啓亡臣重耳十八年。驕奢淫泆。國離襄公二十。

吁又四年。吉秀而文。子明弗類襄公三十。

十二年。展儉而壹。罕氏後亡襄公二十。

尺柰何弗敬襄公二十。竿旄姝子告言取其忠公定。

九年。苟能禮者是從。命師達者七年。不說學焉。

何害說及大人昭公十。從邇無遠。圖惠伯貽

譏始學襄公二十。好善必及禍。穆子不能擇人襄。

二十九年。叔向無所不知。其何能教昭公椒舉有。

所未見。又何以規昭公四年。范匄淺之為丈夫襄公。

十九年。張趯知猶後君子昭公三年。將信為本。有年

譬若農夫昭公元。同惡相求。無與何如。市賈昭公。

年。子木無信。何以及三襄公二十。趙孟翫時誰

能待五昭公元。狗入華臣之室。驅以速奔襄公。

年。莠生伯有之門。惡其猶在襄公三。惡直醜

正實繁有徒昭公二年義罪賞奸寧尤而效僖公二十

短而心長盧蒲癸難以復矣昭公三年多陽虎之

罪奮詐謀而齊晉之富欲傾昭公六年邇無極

之讒屏耳目而成莊之烈不再昭公七年處父

為怨之所聚文公五年孫蒯乃厲之不如襄公二年

子取子求誠申侯之速改僖公七年不義不暱縱共

叔以將崩隱公元年藉讓夫薰薰消而藉臭尚在

四年疾美于石石惡而疾毒滋多襄公二年趾

人品

不可高桓公三年心胡以覆僖公十四年雞憚儀而

斷尾昭公十二年象有齒以焚身襄公十四年貴而貧

民無求焉襄公十二年富而驕子必禍矣定公三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

多歲草堂編讀

言語

言以知物昭公五年辭足為功襄公二年恃王命而

却北鄙之師則展禽是受僖公二年治煩言以長

卑馳之會惟子魚實從定公四年既善且多謀鄭

事而鮮敗襄公十一年雖幼猶信識晉室之將卑昭

仲之不朽也雖沒身而猶立襄公二年歸時事

言語

而辭不失舊韓起其昌十六年壞館垣而禮則

有諸侯其賴襄公十一年趙孟為客俾叔向以

侍言襄公十七年荀躒如周揖籍談而使對昭公十

唯師曠可稱君子信而有徵昭公八年嘆晏嬰其

真仁人利則已博昭公三年善一言于收器知必

驥明昭公八年憶九語以臨喪哀哉大叔定公四年

不幸而中端木是使多言定公五年非義何盟季

路弗能要信哀公四年忘經雖舉典焉用昭公十五年

年無禮則文辭何為昭公十六年穆叔讓孝伯之

偷又甚趙孟襄公三臧紇說子鮮之道必入衛
侯事君以務應黜子朱之當御襄公
六答辭何諂乃使趙括以重更宣公十敢問
降階何由程鄭其有惑疾襄公二自同溺人必
笑句踐實令生憂哀公二衛侯之志辱也效
夷哀公十鄭人之示暇也學楚莊公二彘也
宜飲何食言之多肥哀公二勝殆有私識復言
之非信哀公十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成公
年視下而言徐無守氣矣昭公十

言語

二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一

多歲草堂編讀

辭受取與

無欲實難襄公三思義為愈昭公邑辭邲殿
如布帛之幅以無遷襄公二賄却梗陽譬飲食
既飽而屬厭昭公二請環何愛我勿與知昭
年十六獻王終辭人有其實襄公十叔孫之于
樂王鮒請帶裂裳昭公公子之于僖負羈受殮
反璧僖公二無祿益馬遠于亟辭夫八人襄

辭受取與

一

二十有寵多車后子懼選于千乘昭公歸之
師悝師蠲師觸晉許同盟襄公十賂以執斲執
鍼執紅楚侵實迫成公孟明去晉不受處父
之驂僖公三士會辭秦快贈統朝之策文公十
許邑共魯祀鄭寧假而不歸昭公八年閭田
本周封晉敢爭而弗致昭公九年一與一奪何解
于汶陽之歸成公八年三命三辭深惡夫伯石之偽
襄公三得玉望劍所欲無厭而出奔昭公閏
禹求田不能自克而及難昭公十好大屈而

旋悔詭曰備禦三鄰昭公七年惟彝器之是求固知

動失二禮昭公十五年萊賂馬牛而受師可免襄公

魯先幣錦而納國無成昭公二十六年強與蘇氏

之田王為不怒隱公十年盡歸烏餘之邑晉則弗

貪襄公二十六年執玉而沉啣索佩之囊瓦定公三年朱

鬣而與嬖欲馬之向魑定公十年車服在而駟秦

亡不守其位哀公五年鐘鼎成而轅頗逐徒賦其餘

哀公十年官邪失德寵賂之章桓公賄竊主藏

賴姦之用文公十年降彭城之地不登叛人襄公

元歸匡戚之田使歌睦者文公七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二

多歲草堂編讀

施報

任怨任德報豈不知成三年無極無終施有未厭

十信公二年秦子是有汎舟之役焉用棄信以背

隣又信公十四年晉不敢食退舍之言卒致謀新

而舍舊信公十八年結草而躡力士陰感治命之

從宣公十年倒戟以禦公徒用酬葷食之與宣公

稅田何罪獲報德于公孫哀公三年真褚無功敢

厚誣于鄭賈成公二年安于尸而趙氏定祀于廟

也宜定公十年孔達縊則衛國寧室其子以報宣公

年十二年又十四年三敵怨不在嗣史駢送賈季之

帑文公六年私讎不及公柳朔死王生之節哀公

游申池而慘竹中之納不戒同仇文公八年入已

氏而償髮美之斃何勞與璧哀公十年莒讎蔡

婦終成紡纒之謀昭公九年魯侮鄆人會報漚管

之怨哀公八年將尸歸越豈復能平哀公二十二年

以班處官亦云已甚定公四年齊惟蕭子卻克誓

無涉河宣公十年。宋殺申舟。楚莊聞而投袂宣公十四年。室于怒。市于色。請舍夙忿于蹶由昭公十年。食其肉。寢其皮。敢忘前言于蒲嬰昭公二十一年。見讎奚待。忍觀吾父之旗哀公三年。翼我何恩。自厲王孫之劍哀公十年。斥敢讎于其弟。乘約非仁定公四年。鑿思舊于其臣。滅怨為道定公五年。

地報

二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三

多歲草堂編讀

讒刺規諫

怨讟之興昭公八年。讒慝是作昭公十年。皆知之而奔。二子築城。寘薪之慮長僖公四年。其有焉而尸。三卿謀榭。逃威兮禍及成公十年。投首恨晚。豎牛為禍于叔孫昭公四年。滅族焉逃。無極興。謗于楚國昭公二十七年。孟明再敗。秦羞拜賜之師襄公十年。荀偃大還。晉恥遷延之役襄公十年。不進

讒刺規諫

則甚。少進則甚。顧譏大國之數奔宣公十年。馳馬弗謀。出焉弗謀。皆笑公孫之太亟襄公十四年。據儒書而拜答。齊國責以高蹈之歌哀公十七年。歸枚莖而險占。鄉人早有淺謀之歎昭公十年。葵能衛足。鮑子不如成公十年。鼠則畏人。莊公酷似襄公二年。師還大棘。謳于思之。復來宣公二年。喪逆狐駘。誦朱儒之是使襄公四年。役將班而令進。知是甕言哀公十四年。師無繼而偽顛。盡為客氣定公八年。承祀敢辱華孫之敏。貽譏文公十年。稱疾不

從祭仲以知幸免。桓公十七年。賦青蠅而宣
 成愷悌。襄公十四年。述讒鼎而肝憫惻憂。昭公三年。飲
 酒焉用聖人加賦以倍。襄公十二年。置食願為君子
 發歎者三。昭公八年。越國而謀堪笑。孔達之古
 元文公楚國以第實。嗚令尹之狂。哀公十年。江
 怒呼役夫。元文公。子元斥夫已氏。文公十年。靳萬
 之囚也。病弗故于宋公。莊公十年。戲蒯之叛夫詭
 欲張乎魯室。昭公十四年。婁豬歌宋野羞矣。少君
 定公十厲鬼詢重。難為爾父。襄公十年。

譏刺規諫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四

多歲草堂編讀

天文時令

告朔以厚民生。可忘時政。文公六年。登臺而望雲物
 為備妖祥。僖公五年。履端于始。舉正于中。終以歸
 餘而置閏。文公元年。同道而分。相過而至。朔之有食
 不為災。昭公十一年。霜電無蓄。冰與時而出入。昭公
 四雨霖以震雪。平地之連綿。隱公九年。分過而陰
 克陽是旱。非水。昭公十四年。火中于昏。與旦退暑。及

天文時令

寒。昭公三年。蝻隊于宋。告則必書。文公三年。蟪生于冬
 飢猶有幸。宣公十年。山林是藪。斬則奚為。昭公
 年。巫廷何辜。焚之滋甚。僖公十一年。天事恒象。昭公
 十七年。又天道可知。襄公九年。火水妃也。成以五
 而驗于楚陳。昭公九年。水火壯也。數以七。而作于子
 午。昭公十七年。金為火勝。吳楚其伏。昭公十一年。三
 龍遇蛇。乘宋鄭。必耗。襄公十八年。星出五楛之次。
 妖以告夫妻。昭公十年。日食豕韋之交。咎其大于衛。
 七年。蔡喪宋亂。決之望氛。昭公二十二年。吳伐越興

以其得歲。昭公三年。日食不書朔史官失之。公傷年十五。火伏而有螽司曆過也。哀公十二年。

天文時令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五

多歲草堂編讀

祭祀

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日月之青則用幣鼓。桓公五年。莊重為勾芒。該為蓐收。犁為祝融。脩為玄冥。社稷之祀不廢。夏商公二十九年。免牛以用傷。屢不戒。夫麤鼠。成七年。卜郊于牲後為已慢乎靈龜。僖公三年。雩上辛再雩。季辛早既太甚。昭公二年。烝正月。又烝五月。瀆則弗欽。桓公八年。須句既滅而復封。實司大皞。僖公二十一年。夔于見伐而失國。廢祀祝融。僖公二年。奉牲告備。奉盛告潔。奉酒醴告嘉。成民而致。桓公六年。于國無隱于家。無猜于鬼神。無愧祝史。不祈。昭公二十七年。襄公二年。郊卜不從。悟祈農之已後。襄公十七年。道不諂戒。禳享之取誣。昭公二年。禳以除災。何覲龍闕。昭公十八年。祭不越望。况禁雲飛。哀公六年。喪祲非祥。關乎泣事。昭公十年。客容何猛。勸以備戎。昭公七年。吉祭以時。莊之禘也。速。閔公二年。遂。

祭祀

祀非禮。僖何見而躋。文公。神非類。不歆相。胡
 奪夫命。祀僖。一公。三疾。有加。而間。絲或屬于主盟。
 七年。順祀先公。乃作竊弓之盜。八年。有事。羣
 望。果徵當璧之祥。昭公。十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六

多歲草堂編讀

卜筮

龜象也。僖公。十年。筮數也。全。疑于以決。桓公。十
 險不可占。昭公。十年。卜筮皆從。大啓勤王之略。
 十五年。著龜同吉。篤生輔魯之忠。閔公。二年。仕晉
 筮占畢。萬必復其始。元。閔公。育姜龜兆。陳完莫之
 與京。莊公。十二年。川滿忌伐商。筮又兼乎歸妹。哀
 九年。山陵利禦寇。繇明。示以喪。雄。襄公。十年。媯始誕

公祀

生卦得建侯之利。昭公。梁嬴方孕。卜有臣妾之
 羞。僖公。十年。姜無四德。具備何為。遇艮之隨。襄
 九年。崩。非三美。參成。勿喜。遇坤之比。昭公。十年。邾
 文。知命。繹邑。遷以何妨。文公。十年。趙簡協謀。故兆
 詢而無咎。哀公。二年。謂參汾為崇。而星弗及乎君。
 身。元。昭公。非江漢之神。則河奚關于國祀。哀公。
 奉兆而泣。何來病母之占。十八年。投龜而呼。莫
 贖。詬天之罪。昭公。十年。會以僭立。僕句縱不余
 欺。昭公。十五年。營以禮辭。桑林可無爾禱。襄公。十年。城

濮之兆其報在邲。知臧否之無常。昭五年公患懷之
亡預占自姬。豈吉凶之能變。僖公十五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七

多歲草堂編讀

妖祥

民和而神降之福。桓公六年人饗而氣召夫妖。莊十四年

年。良夫登昆吾以叫天。哀公十五年彭生見

貝正而立豕。桓公八年伯有猶能為厲鬼

乘魂魄之強。昭七年申生得請于天。妖踐蠱狐之

獲。僖公十年號旂易取賁賁已兆于童謡。公

年。宋廟大災。諸書載聞于亳社。襄公三十年周獻

及廟而疾死。鄉速治。屢之辭。僖公三年荀偃濟河

而瘍生。首中厲公之擊。襄公十九年天道遠

人道通禪。竈是亦多言。昭公十七年新鬼大故

鬼小文。仲何如其知。文公十八年伏而盥其腦。晉文

吉以得天。僖公八年退而入于泥。呂錡亡于射月

成公十年。弁纓何為而弗致。僖公八年瓊瑰不如

其勿占。成公十年童子羸而轉以歌占。諸史而

不對。昭公三年大厲呼而搏且踊。質之巫而盡同

成公十年。石何故而言。昭公八年星有時而隕。莊公

十年。石何故而言。昭公八年星有時而隕。莊公

吉。蛇。交。關。其。氣。燄。以。取。之。莊公十年宋鷓退飛非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八

多歲草堂編讀

疾病喪葬

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昭公人有四時壹則生疾。昭公上。晉平滌而為盞非關鬼食之侵。昭公齊侯疥而遂疔漫為固。魯之責。昭公二。莒未逞志荀偃創患癰疽。襄公十獲不如亡子重恚成心疾。襄公三。厲鬼之夢作祀絲而瘳。昭公七。筮史之貨行以曹為解。僖公二。疾之除也無遺類。昭公一。

疾病喪葬

十一醫之良者三折肱。定公十。攻不可達不及藥不至。已在膏肓。成公十。鮮繭之重牀之冰未動血氣。襄公二。楚武卒于櫛木祕不發喪。莊公四。鷩奉葬于經皇死不失職。莊公十八。年。樹之六檟蒲圃之略奚辭。襄公四。殉以三良黃鳥之哀已甚。文公六。楸柎為藉幹之具。昭公二。桃荊以被殯之凶。襄公九。叔父有憾弗敢志滅孫葵之加等。隱公五。大夫之禮從其殺晏子居則倚廬。襄公十。謂乃豫凶與贈不及尸者等。

元公。日先。遠其雨。不克。葬也。宜。宣公八年定。
 二年。公。日先。遠其雨。不克。葬也。宜。宣公八年定。
 推。九年。○。衰。經。從。戎。而。晉。人。始。墨。年。信。公。三。十三。
 年。狐。駘。敗。我。而。魯。國。皆。髻。年。襄。公。四。年。

疾痛喪業

二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九

多歲草堂編讀

形體

心。如。其。面。襄公三年。物。有。其。容。昭公九年。駢。脅。薄。而。
 觀。曹。其。無。禮。僖公三年。跛。足。帷。而。笑。齊。實。召。師。宣公
 年。十七。○。文。伯。下。之。豐。有。後。于。魯。文公九年。孟。縶。足。之。
 弱。不。列。于。宗。昭公七年。○。澤。門。之。皙。邑。中。之。黔。有。詛。
 有。祝。七。年。○。佐。惡。而。婉。淫。美。而。狠。一。廢。一。興。公。襄。
 六。年。○。腹。既。儲。焉。更。目。之。睥。宣公二年。髮。其。短。矣。有。

形體

鬚。之。長。哀公十一年。昭。公。○。伐。夷。儀。而。皙。憤。先。
 登。九。年。戰。炊。鼻。則。鬚。鬚。無。元。昭公二年。○。執。手。于。
 堂。下。何。妨。顏。貌。不。颯。昭公二年。埋。首。于。郭。門。以。識。
 骨。節。之。異。文公十年。○。豺。狼。之。聲。也。羊。舌。之。族。其。
 亡。昭公二年。熊。虎。可。畜。乎。若。教。之。宗。必。滅。宣公四年。
 護。目。者。忍。能。興。官。甲。之。圍。文公九年。○。獶。喙。者。讒。詭。告。
 孟。鐘。之。落。昭公四年。○。艷。還。似。續。氏。繫。宋。商。桓公元
 年。十六。○。倮。或。相。同。人。為。牛。豹。昭公十四年。○。黥。可。
 鑑。古。曰。元。妻。昭公二年。赤。而。毛。宋。名。棄。妻。襄公二

尤。夏。殷。皆。亡。于。妹。妲。昭公二十八年
○女。何。必。美。山。澤。實。產。夫。龍。蛇。襄公二十一年。物。惡。其。

春秋經傳類聯第三十

多歲草堂編讀

車馬舟附

既歸乘馬。閔公復贈魚軒。上全。錫鸞和鈴。昭其。
聲。桓公鞞鞅鞞觀其備。十八年。二。晉侯策命。
有大輅戎輅之頒。十八年。二。楚子次師有南轅北。
轅之改。宣公十。菟紅何眾革車之乘以千。昭。
八。賂晉實繁兵車之淳。凡百。襄公十。請帥元。
戎之乘。昭公十。難為天子之求。五年。桓公十。翹乘。

車馬

有拾鄉辭敬仲。莊公二十二年。澤車可鑑。人瘁慶封。公。
○不斂于意。茲獨乘其可。定公十。容寢于。
陽虎竟載以逃。九年。公。過周而三百可超。三。倍。公。
三。敗齊在一人之殿。成公。宜登之而告敵。公。
十。五年。又莫棄之而走林。宣公十。四千治于。
十。五年。公。十五。喪于冠氏。哀公十。若北土。
為馬所生。公。而大事必乘其產。五年。倍。公。十。
襄之既。公。子數則皆同。十。倍。公。二。晉虢之受天王。
禮不宜假。八年。公。十。勸宥叔向祁奚乘駟而前。

十一年。走免季桓。林楚及衢而騁。或驚。而束。或駭。而驅。急思剪滅。不介而馳。未習周旋。與人將易。元曰。子之馬則然。反曰。子之馬不進。還歸之。駕。食粟者非忠。儉之家。飲河者為。啟服。雖憐。豈宜為積。結于木。車不能。推。迫于門。閫。猶可數。過門。何須。

車馬

二

策短。及腹。難恃。鞭長。有澤之。風。亦濟之。債。從則如。駢之。新。依則惟。輔與車。乃若濟河而焚。孟明之忠。以報晉。亦或在圍而蕩。蔡姬則歸。以懼公。賦。匏葉之章。即具以濟。呼。餘皇則對。遂取以還。涉不與。王藍尹。惟帑是急。以救晉。秦伯有粟之輸。晉師濟以爭先。秦帥追而不及。幾被毀于淮。沛。或偽見于豫章。

年二。無字拒慶氏。既濟水而戕。后子享。晉侯特于河而造。

車馬

三

春秋經傳類聯第三十一

多歲草堂編讀

飲食

酒醴嘉粟相公六年黍稷馨香信公五年君子食之以
 平心昭公二年小人飲焉以饜腹昭公二年陳完
 之樂不繼以淫莊公二年子皮有惡實由無度昭公
 七年○絜壺殮而弗食趙衰徑餒相從信公二年
 五年薄
 酖毒以全生甯武索饋是納信公二年
 八年○不
 食魯麥文公十年何有邾糧襄公十年○重耳乞食

飲食

維艱莫忘天賜于五鹿信公二年景公飲酒而樂
 豈知地繫于爽鳩昭公二年○吳子之味不重軍
 皆分食元公魯侯之膳從貶民以不饑信公二
 十一年
 ○戒食趨朝肝日不召襄公十年擊鐘在寤達旦
 猶酣襄公三年○行曲沃之觴歎且有泣者襄公
 三年舍季廟之爵喜何暇追余定公八年○炙未熟于
 樂寧忽聞告亂襄公十年飲已醉乎子反豈復能
 謀成公十年○麋則有而梁則無襄公十年○殮可饋
 而羹可受昭公二十三年○遂不饗夫成齊胡

以殲莊公十年獸非飲之乘戎焉能敗文公十
 七年○
 新樽獻絜悼子之席且重襄公二年○饋徹虛叔
 孫之糧竟絕昭公四年○伏甲將攻于三爵禍起熊
 踏宣公二年公膳忽去其雙鷄怒生鶩洎襄公二
 十八年○
 指動如此偏難嘗異味之鼈宣公四年腹脹忽焉果
 不食獻新之麥成公十年○宋人加禮鮑之粟米珍
 異羞焉文公十年秦帥久淹鄭之脯資饋牽竭矣信
 公三十二年又

飲食

春秋經傳類聯第三十二

多歲草堂編讀

服飾

火龍黼黻袞耀其文桓公二年衡統紘緹冕昭其度

徽珽與幅舄並著同帶裳有鞶厲之垂同

越服無常涼帥師之太子閔公二年繡衣從順勉

聽命于夫人閔公二年藍縷啓山林何如其儉宣公

復陶禦兩雪無乃太奢昭公十年盛服將

朝關門而假寐宣公二年戎服改侍舉爵以趨登公成

三。裘則狐袖則羔不說初矣襄公十年衣有禮

帶有結乃視過焉昭公十年危哉蒲狄之祛僖公

五。急矣室皇之屨宣公十年韎韐之君子必下

而趨風成公十年紫衣之罪人敢袒不釋劍哀公

冠。奚取于鷓子臧以惡而見誅僖公十四年製

或衣夫狸東郭則視而蒙貺定公九年南冠而縶

弔彼楚冷成公九年降服而囚懼茲秦女僖公二十三年

魯叔孫之冠帶強塞晉使之求昭公二十三年蔡

昭侯之佩裘何堪楚人之欲定公三年妾不衣帛

五年。豎乃狐裘哀公十年蒙衣以入闕難逃僖公

也成公十年結鞶而登席慮將昭公十五年子

南戎服委禽昭公十年勾單布裳裹首定公四年孰殺

子產褚我衣冠襄公十年遂聽申侯供其屨僖公

四。歌玉繁而無繫哀公十年賦危裘以孰從僖公

五。胄可免縣門則傷僖公三年賦危裘以孰從僖公

袂可投掩面則恥哀公十四年苴經菅屨哀公

子之居喪禮與襄公十年練冠麻衣季孫之伏罪

偽耳昭公十一年

服飾

二

春秋經傳類聯第三十三

多歲草堂編讀

鳥獸魚蟲

鳳鳥長歷官司分司至司啟司閉皆屬吏昭公十七
 三 鶡鴒為事主司徒司馬司空司寇有同察昭公十七
 五雉分以五工昭公十七九農繫于九苞昭公十七鶴乘
 軒而食祿受甲馬能昭公十七鳥集幕以棲城圍師
 已解莊公二十八年爰居戾止仲祀何為昭公十七
 二 鸛鶴來巢昭奔是兆昭公十七介鷄而繫成

季邱昭公二十五年更驚而怒激樂高昭公二十八年鷄乃
 聚以為冠昭公二十四年翠則飾之為被昭公二十八年禽
 鳥用贄以章物也昭公二十四年畜牲命名則廢祀焉
 桓公六年爰有於菟乳人可懼昭公二十四年尚多犀兕棄
 甲則那宣公二年麋可給鮮何妨麗龜以獻宣公十二年
 年鹿當走險詎皇擇音而休文公七年入寢門
 夢有黃熊昭公七年享司寒取之黑牡昭公四年焚燠
 之于侍宴雖猛何為宣公二年狗請之于館箕將歸
 而與昭公二十三年殺羊而敗于御者宣公二年奉豕乃

奪之寺人成公七年牛能鳴葛盧尚知其音也
 僖公二年麟見獲鉏商不識為祥乎哀公十四龍
 見于郊豈能生得昭公二年龍鬪于水亦復何求
 九年昭公十年傷丑父之肱蛇蟠下成公二年兆聲姜
 之逝蛇出宮中文公十年魚矢之于棠魯為非
 禮隱公五年魚麗以為陣鄭實于王桓公五年螽蟴傷
 未幸生蜾之盡滅桓公三年又八年僖公十五年文公
 三年又十五年襄公七年又八年宣公十二年又十
 公五年又八年莊公六年宣公十五年隱公十
 害物况飛蠱之為災隱公八年昭公元年莊公十

春秋經傳類聯第三十四

多歲草堂編讀

草木蔬果

蒞藻蘋蘩薦之昭信昭公三年。棗脩榛栗藉以告虔昭公三年。
 以策命僖公二年。昌歆備物而饗賓僖公三年。穀仰常膏昭公三年。
 惡草務盡其芟夷昭公六年。嘉樹敢忘于封昭公六年。
 崔苻乃容鄭盜昭公十年。杞梓實是楚昭公十年。
 桑翳首山趙宣可舍宣公二年。蒲生董宣公二年。

草木蔬果

澤知季其抽宣公十年。森竹木兮申池慘遭焚宣公十年。
 鬱樹藝于祖邑幸禁採樵昭公六年。疾宣公三年。
 藜見武子之占襄公十五年。蘭香徵鄭姬之夢宣公三年。
 管編投地不藝郤氏之宗昭公七年。桑本繫車宣公七年。
 用狗齊人之壘成公二年。孰則本根之庇文公七年。誰宣公七年。
 為臭味之同襄公八年。楸則斬之以為琴襄公八年。
 櫟且樹之以備觀襄公四年。有絲麻無棄菅襄公四年。
 蒯代匱宜周成公九年。為弧矢必資棘桃除災是給昭公四年。
 若官若圃既可均取之蒲昭公四年。

路為門何妨皆用以算宣公十二年。前除荆宣公十二年。
 棘式子為不侵不叛之臣襄公四年。艾殺蓬蒿商襄公四年。
 入有無奪無強之誓昭公六年。杞或歌夫生圃昭公六年。
 奔共叔隱公元年。而請代怨結齊襄莊公八年。落實莊公八年。
 而取材已占韓原之獲僖公五年。登虛而伐木用僖公五年。
 益城濮之兵僖公二十八年。曳柴乃樂枝之詭謀僖公二十八年。
 徵以不共僖公四年。宜新築城讎馬用慎僖公五年。行僖公五年。

草木蔬果

栗則斬于趙武襄公九年。雍莢共伐于秦周襄公十年。
 辨蕘藉之不同僖公四年。貴木枝之甚固昭公元年。
 民非土芥哀公四年。人愛甘棠襄公四年。

春秋經傳類聯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繩曾撰繩曾字武沂無錫人雍正庚戌進士

官揚州府教授是書取春秋經傳之詞稍加點竄

鎔鑄集爲對偶凡三十四類自序有曰宋徐晉卿

春秋類對賦拘於聲韻選詞難工事弗類從猶如

野戰乃猶列入經解得與諸家炳如列星並垂不

朽茲編分類彙集聯爲駢體以便記誦寧律不諧

不使句弱寧句不工毋使語俗開府之長庶幾有

取乎其自命甚高所稱開府之長殆以倪璠註庚

信集稱其善用左傳歟然晉卿何足道而殫竭心

力爭此不足重輕之短長是亦可已不已矣

杜韓詩句集韻三卷

〔清〕汪文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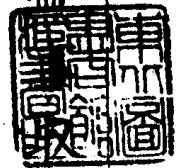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杜韓集韻

三卷》提要

敘

杜韓集韻者閒窗無



少陵昌黎詩句編入四聲

備巾箱展翫者也余少而

學吟瀏覽唐百家詩集斷

序一

以兩家為指歸蓋其格律

天縱不主故常諸家卒莫

出其範圍故杜紫微句云

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

姑癢處搔可見其嗜好同

而評論切矣以余觀之猶
用兵然有如堂堂之陣正
正之旗行師所貴也乃有
出奇制勝不必泥古兵法
者非以奇勝乎奇正相生
如環無端由斯以觀少陵
詩似正而實奇昌黎詩似
奇而實正此兩家章法之
不可及也客有聞而疑者
曰子于杜韓其章法洵有

序二

得矣今分編爲韻如駢錦
散珠得無供枵腹者掇拾
之具歟余應之曰否否客
之所言乃余吐棄久矣故
生平作詩從不檢俗下纂
本且以之告友朋藉此作
詩則已之性靈反錮豈復
得爲詩歟今余所輯舉近
以知遠必先自用韻始蓋
韻不安則爲一句之疵句

序三

疵而章法亦爲累矣句法
之要奈何不觀游山水者
乎羣峰巖嶭峭壁摩天乍
遊者不知此中之有奇也
先與之探孤峰之秀拔觀
斷壑之豁呀迴環往復久
而入勝始恍然悟茲山之
面目矣汪洋浩瀚混混無
涯江河之性也先與之觀
洲渚之縈洄察波瀾之往

序四

復水之全體不可望洋而
得乎此句法之當講也然
句必選聲則押韻爲要押
韻奈何務祛庸俗以即高
明而已有如同此四聲也
古人用之若不經意而用
奇用正光景常新久之愈
覺可愛今雖撚髭苦吟乍
讀之似覺可喜須臾便同
嚼蠟其故何哉古人曾藏

序五

二酉筆挽萬牛故其落韻
沈著縱意所如絕無牽合
以今較之大有徑庭矣譬
如羿之弓猶夫人也惟羿
彎之可以百中曠之琴猶

序六

夫人也自曠操之可以入
神要而論之韻猶規矩也
貴巧以運之巧何從生貴
讀書博學以幾之故吾輯
杜韓韻以爲鵠世有解人

從此悟入句法章法漸可
得矣余豈自謂知詩亦就
杜韓以論杜韓如此又敢
慶古人而薄今人哉如客
所言則與韻藻韻府韻瑞

序七

等書同類而觀不幾失輯
書者之本意乎客曰然恐
世之讀是書者未能盡達
此意請書之以爲序昔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花朝

日練江汪文柏書于恆
桐谿之古香樓

庚

杜韓詩句集韻目錄

古香樓訂本

卷上之上

上平聲

一東

二冬

三江

四支

五微

六魚

七虞

卷上之下

杜韓集韻

上平聲

八齊

九佳

十灰

十一真

十二文

十三元

十四寒

十五刪

卷中之上

下平聲

一先

二蕭

三肴

四豪

五歌

卷中之中

下平聲

六麻

七陽

八庚

卷中之下

下平聲

九青

十蒸

十一尤

十二侵

十三覃

十四鹽

十五咸

杜韓集韻

二

卷下之上

上聲

一董

二腫

三講

四紙

五尾

六語

七麌

八霽

九蟹

十賄

十一軫

十二吻

十三阮

十四旱

十五潛

十六銑

十七篠

十八巧

十九皓

二十哿

二十一馬

二十二養

二十三梗

二十四迥

二十五有

二十六寢

二十七感

二十八琰

二十九賺

卷下之中

去聲

一送

二宋

三絳

四寘

五未

六御

杜韓集韻

三

七遇

八霽

九泰

十卦

十一隊

十二震

十三問

十四願

十五翰

十六諫

十七霰

十八嘯

十九效

二十號

二十一箇

二十二禡

二十三漾

二十四敬

二十五徑

二十六宥

二十七沁

二十八勘

二十九豔

三十陷

卷下之下

入聲

一屋

二沃

三覺

四盾

五物

六月

七曷

八黠

九屑

十藥

十一陌

十二錫

十三職

十四緝

十五合

十六葉

十七洽

杜韓集韻

四

杜韓詩句集韻目錄

杜韓詩句集韻卷上之上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一東

東

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一劍開星橋北松州雪嶺一

長嘯賦唱玉壘行玉壘一白曠危嶠北赤甲古城一青

峽仍隱逸章甫尚西一情悄素濤路迢迢天漢一西嶺紅村

九江南遠舍一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一帳望但烽火戎車

滿關一諸姑今海畔兩地亦山一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一

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一斯人脫身來豈非我道一明朝牽

世務抑波一西一朝廷燒棧北鼓角滿火一安得自西極中

命空山一中興諸將收山一翠華拂天來向一巴陵洞庭日

本一憶昨路遠錦亭一聲價歛然來向一黃師塔前江水一

此身飄泊若西一合歡却笑千年事駟石何時到海一谷口

子真正憶汝岸高濶滑隈西一鱗介腥膻素不食終日忍飢

西復一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一行行指漢一

月形如白盤完完上天一南伐旋師太華一猿鳴鐘動不知

曙果果寒日生于今且胡為忽惻惻萬片飄泊隨西

同 鶴下雲汀近雜栖草屋一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一劃

捷書夜報清書一松下丈人巾履一老妻觀我顏色一伐木
 為橋結構一十年蹴踘將離遠萬里鞦韆習俗一音聲咽咽
 如有謂啼號略與嬰兒一騰驤磊落三萬疋皆與此鬪筋骨
 一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句圓訝許一武侯祠屋常鄰近一
 體君臣祭祀一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一伊我
 承序敢有不一暫喜笑言一莫辭酒此會固難一豈無魚與
 鳥巨細各不一艷色寧相妒嘉名偶自一昔者誰能比今來
 事不一三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草木多異一手持杯較準我
 擲公此最
全 玉川子立于庭而
 言曰地行賤臣一
銅 往日用錢捉私
桐 時放倚梧一祠官樹持一異方初艷菊故里亦高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一
峒 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一已喜
 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一
童 相識自兒一
 斧任樵一晒藥安垂老應門試小一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
 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一築場憐穴蟻拾穗計村一有時

騎猛虎虛室使仙一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一哀候疾痛
 相見自兒一病身虛俊味何幸飲兒一君不見黃鶴萬千五
 尺一轅馬踰躡鳴左右
中 經書滿腹一士庶塞關一
 泣僕一青幢紫蓋立重一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一孤
 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一頂頂青雲妙層波白石一日出寒江
 外江流宿霧一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一防身動如律竭力
 機杼一秋日蕭蕭逝淮王報峽一情人來石上鮮鱸出江一
 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一鴛鴦迴金闕誰憐病峽一惟餘舊
 臺柏蕭瑟九原一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一自非風動天莫
 置大水一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一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
 一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一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一纏結
 青驥馬出入錦城一生涯能幾何常在瀟瀟一豈知牙齒落
 名玷薦賢一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一路出雙林外亭窺萬
 井一勳業青冥上交親氣概一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一江
 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一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一賦畝孤城
 外江村亂水一跳枝竄葉樹木一臥病擁塞在峽一何恨憔悴

控在山一春雨割割寒峽一無復射蛟江水一瀟湘洞庭白
 雲一白書灘錢高浪一武帝旌旗在眼一肉味不足香鼎粗
 想為見難處羅一問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宮軍一故唯
 遺德已薄盡天寒歲暮波濤一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
 見水一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一或看翡翠蘭若
 上木掣鯨魚碧海一沈沈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一秦
 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一詔謂將軍拂繡素意匠慘
 楚經營一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一雨雪離江上葉蔭出
 夢一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一我年十八九壯氣起曾一四
 方環鎮嵩常一夜宿桃林臘月一隱居行義于其一應知侍
 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一鷓鴣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
 營一不得面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生一元和庚寅斗插行
 月十四日三更一浮花浪蕊
 鎮長有纜開還落瘴霧一
忠 東縛酬知己
 伊烏脯酒欲以
 始得食一
忠 黃裏排金粟釵頭纒玉
 薄明其一
 三
 一忽然有物來歌
忠 嗟汝未嫁女
 之不知是何一
忠 乘心鬱悒一
終 曉入未扉啓
 書散明燭長夜始堪一挂席釣川漲焉知清興一為客無時
 了悲秋向夕一嚴城珠未啟清宴已知一茅土加名數山河
 誓始一初筵哀重露日出甘所一主將曉逆順元元端始一
 萬國城頭盡吹角此曲哀怨何時一歲暮難相值酣歌未
 可一竄逐孽荒幸不
崇 檣梅缺窻一毛衣黧黑貌憔悴
 死衣食纔足甘長一
崇 眾鳥安肯相尊一將軍舊歷三
 司貴相國新
戎 中原有鬪爭况在狄與一藤頗仍先敵
 兼五等一
戎 魏絳已和一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迴轡
 何事卑棲寄徐一
弓 臂懸兩角一幽薊已削平荒微尚
 何禮肉呆思行角一漁父天
躬 何補參軍之歡娛到薄
 更經苦凍莫徭射厲鳴桑一
躬 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
 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一更是無人處誅朱
宮 日
 薄一
宮 廟令老人議神意睚眦能鞠一
 低秦樹

乾坤遠漢一羣餘孽子嗣霜薄楚王一欲問支機石如臨獻
寶一秦地應祈月龍池滿舊一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一衣
冠却扈從車駕已還一秦州山北寺勝迹觀驚一柳家隨豐
偷白屋逢公一豈思昔日居深一憶昔巡幸新豐一早晚來
自楚王一先主武侯同閣一草中孤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
陽一蜀主竊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一河凍未漁不易得
鑿冰恐侵河伯一京師皆騎汗血馬一徑趨靈一融端拱
蒲萄一森然颯動下馬拜松柏一徑趨靈一融端拱
和風日沖一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一策行遺職代執合動
昭一望雲悲轍軻畢景羨冲一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塵騰
擲堆一雄已見帝力一將軍膽氣一丈夫多英一謬慚知
祝一神武駕馭必英一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一州榮傑場
人馬皆自一書昔論詩早光輝仗鉞一凡今誰是出羣一殿
前兵馬雖驍一東川節度兵馬一槍翔警換雌隨一痛飲狂
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一星如撒沙出機集爭強一火

杜集卷七上 二十四

維地荒足妖怪天 **熊** 軒墀曾寵鶴鳴非一墓前生
假神柄專其一 **熊** 致九青兕駝駝崑崙垂玄一

穹 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一 **窮** 性拙動拂
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一

念途一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一不但時人惜祇應吾道一
赤眉猶世亂青眼只塗一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一幾年春
草歇今日暮途一算榮瞻地絕疎放憶途一兵戈與關塞此
日意無一春薦陵寢永垂無一有才何極極將老委所
一哀復透却墜死鹿力所一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一飯
四五起憑軒心力一適知變化不可一 **空** 須憫悵立翻覆
本無一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一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一
豈如此樹一來就若在京國情何一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
絕頂誰 **風** 質樸古人一詞場繼國一論兵邁古一把釣
能一 **風** 質樸古人一詞場繼國一論兵邁古一把釣
王殿起秋一野雲低度木簷雨細隨一江城孤照日山谷遠
舍一潛鱗輪駭浪歸翼會高一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一亂

雲低蒲幕急香舞迴一散然看絕寒涕淚落秋一夜足霜沙
雨春多逆水一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一秋窓猶曙色落木
更大一相京骨可換亦清歌清一經心石鏡月到而露山
薄衣臨積水吹而受和一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一北地雲
水潤華館關秋一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一蓬生非無根漂
蕩隨高一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一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
一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一巴蜀依剽劫下愚成土一吹雲
常照夜江月會兼一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一楚岸收新雨
春臺引細一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一煙霜凌野日梳梳熱
天一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一萬斛之舟行若一弱雲狼籍
不禁一龍媒去盡鳥一春光懶困倚微一流令頗有前賢
一昨日今日皆天一歲云暮矣多北一迥立開闔生長一魯
門爰居亦踰踰問如今猶避一蜀人間之皆起立至今敬
學傳遺一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一織女機絲虛
夜月石鯨鱗甲動秋一舟人漁子入浦激山木盡盡洪濤一
深山窮谷不可處露塵翹翹兼狂一帳望聊歌紫芝曲時危

杜集卷七上 二十五

慘淡來悲一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一落落蟠踞
難得地冥冥孤高多烈一 **海** 水鏡大波鄧林多驚一面猶
含瘴色眼已見華一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一寂家青草曲
散漫白榆一森森萬木夜僵立寒氣負巽頑無一我來正逢
秋雨節除氣味無清一曲江 **楓** 衣裳垂素髮門巷落
滿園不可到看此寧避雨與一 **楓** 丹一旅雁上雲啼紫塞
家人鑽火用青一 **豐** 起憂國願年一 **豐** 壽州屬
翰猴叫歇香香深谷積青一 **豐** 起憂國願年一 **豐** 壽州屬
縣有 **充** 一名難云就 **空** 愁坐正書一與與煙霞會清
安一 **充** 片祿不足一 **空** 愁坐正書一與與煙霞會清
尊幸不一宇落乾坤大周流道術一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
一若蘇山門古丹青野殿一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一亭亭
新妝立龍駕具曾一解瓦飛千里總帷紛層一乾坤雖寬大
所適乘囊一先鋒百戰在略地兩隅一浪蕩船應應杯乾
即一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一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一客
子念故宅三年門巷一瀟湘洞庭虛映一入門依舊四壁一

韓離吐款要 撞 險惡不可收船石相春 撞 欲激
其氣不令 椿 幸願終賜之
見麾 斬拔林與

砥 危 駢 鏗 洺 艘 雙 淙

四支

支 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一既殊大廈傾可以一木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一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一憶
過瀘戎摘荔一重碧沾春酒輕紅擘 枝 崔嵬扶桑日照
荔 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 曜珊瑚一半開
落酒來把菊花一為報駕行舊鷓鴣寄一 颯颯定山桂低
徊風雨一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一鶯入新年露花開滿故
一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一農農啼虛壁蕭蕭挂冷一春城
北斗野樹發南一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一錯揮鐵如意

莫避珊瑚一經濟漸長策飛樓假一 寒花開已盡菊藥獨
盈一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一江上人家桃李一屈鐵交錯
迴高一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一 我將解鄧林
刷羽蒙籠一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一 妬舞時飄袖欺梅併
壓一幸有伶者 危 能復持酒一 移 沉榻未一江上亦
婦腹身如柳一 秋色火雲終不一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一 啼客村非遠殘
尊席更一 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一 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
一 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一 綠情尅漂蕩花疾屢遷一 上馬
回休出看鷗坐不一 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似同舟晚更一 香
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一 浩蕩乾坤合霏微 為
物象一 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一 天昏地黑蛟龍一
前輩飛騰日餘波綺麗一 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一 才士
得神秀書齋開爾一 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一 我聞龍正直
道屈爾何一 座從歌伎密樂任主人一 羣橋少生意雖多亦
奚一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一 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一 心

事披寫開氣剛達所一 築場有敘積一 學楚人一 東川詩友
合此贈快輕一 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一 飢寒奴僕賤顏狀
老翁一 逐兒何一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一 亮無實報心
出以聽所一 我身固已困我友復何一 親故且不保人誰信
沒一 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一 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一 惜
無酒食樂但用歌嘲一 官今行自到那遠妄問一 下視眾鳥
羣汝徒竟何一 乍可阻君意艷歌難可一 之眾別我去能不
思我一 我何意于彼一 浮屠西來何施一 人間事執豈不見
徒自辛若終何一 新秋朝涼未見日公早結束來何一 法曹
貧賤眾所易腰腹空大何能一 一朝奪印付私黨懷懷朝士
何能 麾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一 兩都開幕府萬里插
識君臣聚 擒 陷身沈溝開 萎 草木明覆載
親逐逐一 靡 復稟指一 萎 妍醜齊榮一 糜 木
挂新衣裳森 糜 汝脚有素一 隳 不以物自一 隳
棄食殘一 糜 汝脚有素一 隳 不以物自一 隳

衣冠迷道楚藻繪德遊一 垂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
久欲辭謝去休令衆睢一 垂 山險風煙合天寒橘柚
一 素交零落落白首淚雙一 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一 舅氏
多人物無慚爾爾一 峯樹皆相伴江雲更對一 北風破南極
朱鳳日威一 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一 鬢毛原自白淚點向
來一 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一 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一 酒
甜並響金鞭一 戶外昭容紫袖一 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
陰雷雨一 綠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一 文書自傳
道不仗 陸 安有巢中穀 佳 雕鏤妙工一 贏 敝行
史筆一 陸 插翅飛天一 佳 雕鏤妙工一 贏 敝行
偏冷門高卧更一 我雖 鴈 願君恒御之 吹 樓高欲
未耄老髮秃骨力一 鴈 行止雜煙一 吹 愁思橫笛
花却倒一 比心明可觸拂而愛還一 儻輩妒且熱喘如竹
筒一 蜂喧鳥咽留不得紅葉萬片從風一 炊 急應河陽役
一 青蠅側翅避風避肅肅疑有清颺一 炊 猶得備展一

人一夜半青蛙聖得—斬州節竹天下—馬蹄無入朱門迹
縱使春啼可得—澈洞幽深門盡鎖不因丞相幾人—

漪 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誰謂 **猗** 擢艷皆猗—
故人知我意卷送入尺舍風—

馳 君看一時人幾帶先騰—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
昨者到京城屢陪馬車—擾擾四海爭奔—側身轉臂

著馬腹露露 **池** 飄飄西極馬來自濕漉—天清風卷慢
應手神珠—草碧水通—晚酬留客舞鳧為共苦—夜

看豐城氣回首蛟龍—藏書閣禹穴讀記憶仇—洪濤隱笑
語鼓柁蓬萊—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非尋戴安道似向

習家—幽花敲滿樹小水細通—燕入非傍舍鷓鴣祇故—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異花開絕域滋漫匪清—鬱鬱早

辰劍蒼蒼雲雨—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官中每出歸東
省會送藥龍集風— **騁** 巧先投隙潛光半入—我將解海

水擗鱗清冷—可汝將死命浴以清水—每旬遺我書竟歲
無差—宦途竟寥落鬢髮坐差—浮雲散白石天字開青—

臺郎始攜自漢—汲水埋盆 **筮** 迢遞山水隔何由應墳
作小—泥盆淺小詎成—南宮清深禁闈密唱和

有類吹 **危** 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嗟余竟輓軻將老
頃— **逢** 艱—地偏初衣袂山擁更登—牢落官軍遠

蕭條萬事—官聯辭冗長行路洗鼓— **自** 下何曾汗增高
未覺—于吾乃何有不忍乘其—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淨—

一人前度 **規** 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 **諸** 男皆秀朗
安不— **幾** 能守家—根鹽吟舊句授簡墓前—前夕

雖十五月長未滿—勿諱泥坑屎泥坑乃良—不知挾
九子心默有所—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為吾— **衰**

綴 席萊莢好浮舟菡萏—但今心事在未肯鬚毛— **醜**
長發性飲食過扶—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揚鏢驚主辱

拔劍撥年— **電** 靜愁煙絕絲繁念髮—又寄百尺綠緋紅
相盛—上承風風思自期永不—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

明珠清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 **脂** 亂石無改轍我
半世遺遺就舉選一名始得紅顏— **車** 已載— **僕** 夫

把餐車 **夸** 雅量高遠清襟照等—長吁翻北竅一
載— **卷** 西— **穎** 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出門各

道我道方木—恨無一尺極為幽管光
一幾重色巢自題署不以吟怪誇荒— **痠** 願聞哀痛詔

五 均賦斂不 **鼻** 復進出才載 **師** 昔罷河東尉初興
似問瘡— **昭** 然開鼎— **師** 薊北—忘形到爾汝

痛飲真我— **啞** 喇小麥熟且願休王— **翊** 戴歸先主并吞更
出—豪俊貴動業邦家頌出—風流儒雅亦吾—李陵蘇武

是吾—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 **鄭** 公擣散鬢如
絲酒後常稱老画— **文** 武成功後居為百辟— **借** 問讀書

客胡為在京— **詰** 闕三上書非黃冠— **筵** 宿雲寒不卷
—天子自將非他— **銜** 命山東撫亂— **春** 事實如—

貌 北軍百 **咨** 妻子不咨— **資** 越商吳賈脫身
萬虎與— **姿**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赤驥

—日暮啼來多惆悵 **姿** 頓長纓非無萬里— **嘗** 聞蓬萊殿
有賣直欲傾家— **杜** 韓蕭蕭卷上— **手** 也

羅列瀟湘— **漢** 豈為我迴春— **明** 公壯年值時危經濟蕭
英雄— **利** 害有常勢取捨無定— **張** 侯嵩高來面有熊豹

—坐中把酒人 **飢** 山寒青兒叫江晚白鷗—入邑豺虎
豈有歡樂— **鄭** 公四葉孫長常苦— **父** 令兒寒母令兒— **歲** 晚偏

蕭索誰當救晉— **昔** 者十日雨子桑苦寒— **倏** 忽十六年終
朝苦寒— **前** 年關中旱圍井多死— **茨** 不必陪玄圃超

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 **焜** 然待具— **臣** 有
膽與氣不 **尼** 豺邊哀登聚 **焜** 玉— **賊** 壞連白翟賊瓦

忍死草— **形** 容勞字宙質橫謝軒— **不** 如面縛歸金關萬一皇
落丹— **坐** 蒙恩顧重畢命守階— **我** 欲進短策無由至

思下玉— **京** 華消息— **花** 飛有底急老去願春— **福** 福風霜
遲 入還丹日月— **不** 才名位晚敢恨省郎— **欲** 憶吟梁

父躬耕起未— **抱** 葉寒蟬靜啼山獨鳥— **飄** 飄蘇季子六卿
飯何— **地** 卑荒野大天遠暮江— **白** 頭供宴語鳥几伴柅—

子 236-342

步屨深林晚開尊獨酌一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一已應春
得細願覺寄來一暮秋雲物冷今日過雲一白雲未敢散風
破寒江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一儻帶免相失見日敢辭
一思意會所適花邊行自一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一雨後
過畦潤花殘步履一水不競雲在有意俱一水雪難
春寒花較一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一野潤煙光薄沙暄日
色一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一枕簾入林僻茶瓜留客一谷
虛雲氣薄波亂日華一嗚呼六歌兮歌思一待臣緩步青
瑣退食從容出每北城擊柝復欲羅東方明星亦不一直
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一倉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
瑞出錢一霜天熟柿栗收一私一未效風霜動空慚雨露
拾不可一日馳三百自嫌一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
一北宸微事業南紀起思一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一寂寂
春將晚欣欣物自一病隔君臣讎慚紆德澤一西戎甥舅禮
未敢背恩一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一中與黃鶴羣不自
隱其一不即金木誅敢不誠思一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一

屍 大庭終反撲京觀且僵一尸 視邦選侯
去歲東郡水生民為流一 以公來一 天

星 宰落雞喔一漢王塔宮一 舉竿引線忽有得
避使者跪進再拜語盟一 一寸纜分鱗與一 黎

裁 結實小酸澀如棠一仰聳黏落絮行蟻上
枯一 妻兒恐我生恨望盤中不釘栗與一 藜 田父望

避 莢 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團一賞月延秋桂
然村墟迥煙火何由一綠林寧小忠雲 追 惜

夢 欲難一並向斜亭詞俱承列館一 蕤 文字少歲幾

綏 凡百慎交一 龜 貞觀是元一 維 草蓋地白石

座 上傾 遺 先帝嚴靈寢宗臣切愛一別難終不久宗族
天一 忍相一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一相公鎮梁谷

軍 事無子一 天 空日月高下照理不
一又云義和操火鞭順到西極睡所一 夔 上言陳堯舜
下善引龍一

眉 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一 悲 風起春城暮高樓
復造惺惺者贈金不皺一 鼓角一垂白馬唐老
清秋宋玉一神女花細葉鮫人織杼一寒山經簷短窮猿失
木一 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一昨夜舟火滅湘娥簾外一八
生感故物慷慨有餘一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一玉食亞王
者樂張游子一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一百年秋已半九日
意兼一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一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一
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一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一四賣樓
船返中原鼓角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一白馬死山谷到
今者舊一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一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
一故國見何日高秋心苦一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一只今
未醉已先一百年世事不勝一搖落深知宋玉一玉局他年
無限笑白揚今日幾人一戰場冤魂夜夜哭空令野營猛士
一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一 爾莫余追無思我
一獨無母憐兒寧不一我自之果喘入門思而一哀歌坐空
屋不怨但自一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一屋東惡水滿有鷓

惟 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一凶兵鑄農器
誰 再見今
講殿關書一高軒當灑瀟瀟潤色靜書一

誰 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一春風漫飄最可一千搜萬
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猴一清泉百丈化為土魚鼈枯死吁
可一 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一 錐 處處喧飛檄
一 豕豕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一 錐 家家急競一

推 母從子走者為一構樓架閣切呈漢誇雄關
推 激揚
止者一 平明出門暮歸舍酌馬馬上知為一 推 音韻微
藉甚眾多一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一 推 君門
不可入勢利互相一千年事已達二子情可一 推 不浪出
蘇氏公有千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一自古求忠孝名家信
有 一 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一客愁全為減捨此復何一前

車安不定到使下何一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天寒霜雪
繁遊子有所一衛戾不易得余病汝知一出門轉盼已陳迹
藥餌扶吾隨所一母生眾兒有母憐一及我憲考一收正
有獸惟狸兮我愛得一孤鳴門兩旁鳥鵲從噪一或言由
黃鶴黃鶴豈有—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褰裳觸泥水
飯往食—羣童叫相名瓦礫爭先—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
一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凡吏之所訶嗟實願有一我徒
三人共追—楚狂小子韓退—匙抄爛飯穩送—道人獨上
偶見—南宮先生忻得—正當窮冬寒未已借問—芝
君子行安—豈如秋霜雖慘列摧落老物誰惜—晨清
鏡中勝食齋房—知名未足稱局促—縑
商山—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縑
願—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縑
尾熊來攫其—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怡
幽偏得—尊春—本無軒冕意不是做當—無
自—酒甘若—時—數浩江後鳴繞總務—元日到

杜鵑集卷五十一 上平 五

哭如昨日物色生能幾幾—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共
昔—雲近逢來常五色雪殘鷓鴣亦多—悵望千秋一灑淚
蕭條異代不同—萬里傷心感讀日百年重死中興—密
誰夢也宰日終運棄繻英妙—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
張黃—春日春懸細生菜忽憶兩京極發—林園窮勝事
鐘鼓樂清—來朝當路日承詔收轅—朗朗開街鼓晨起似
朝—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我
讀此篇日正當雨雪—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天下兵又
動太平竟何—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恒—皇天平分四
俗士牽俗來何—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關—山公
自是林園主歎惜前賢造作—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
渴死—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使當提攜妻與
子南入箕穎無還—侍從近—疑—玉府標孤映霜蹄去不
臣有虛位公今此去歸何—疑—活國名公在拜壇臺寇
—輕筵煩相向縑縑恐自—為入蒼梧廟看雲哭九—江水
清源曲荆門此路—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味苦夏蟲避

杜鵑集卷五十一 上平 五

杜鵑集卷五十一 上平 五

馬脫驚頭手中挑青一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一蟲蛇穿畫
 屋正現變味一人生不再好鬢髮自成一兩京三十口雖在
 命如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一拭淚露襟血梳頭滿面一
 煙添緋有邑風引更如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一紫髮不
 自整終日灑如余髮喜却變白問生黑一蓬髮精疎少無
 勞比素一盤出萬門行白玉萊傳纖手送青一杜陵野客人
 更噴被視短窄鬢如江邊老病雖無力強擬晴
 天理鈞一官草霏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一
 軍儲上官督有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使者分王命羣
 公各典一再領須句國仍遷少昊一妍辭願句不可繼見
 奇聊且一合口軟一思一黃鸝度結構一
 慰分一鳴如牛一紫鴿下翠一
 期一虛思黃
 青雲一未應乘興去空有鹿門一晚來高興盪搖蕩菊花
 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斗城憐舊路鍋水惜啼一白雲黃
 梁孰分張素有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一洞門盡徐步深
 院果幽一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一離別逢相逢然豈定
 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一梅前江漢濶後會且深一衰謝
 多扶病拾遺屢有豈但歲月甚重來未有自今幽興熟
 來往亦無一汝慵端無計吾衰往未一鹿門攜不遂雁足繫
 難一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一十月即為齋粉一元戎肯赴
 野人一日報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一舟楫渺然自此
 去江湖遠適無前一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一翻翻走騷
 馬春盡是端一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一小人惟所遇寒暑
 不可一生祥下瑞無時一山僧愛山出無一同光共影須臾
 暫動還休未可一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
 色見端一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一
 耕巖進奕一席不况近彈一聞道長安似
 奔一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弄一
 漢旌一捷下萬仞剛俯身試舉一日動映江暮風鳴排捲一
 夜鐘清萬戶曙漏拂千一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一江頭踏
 青龍回首見旌一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曠赤羽一扁舟
 欲往箭滿眼香杏南國多旌一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晴一

其
 白首風淒淒
 浪傳烏鵲草深負鶴
 雨催一已墜岷山淚因題零雨一試回滄海棹更如故亭一
 次第尋書札呼量檢贈一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一已公茅
 屋下可以賦新一甘從十日醉未許七哀一更尋嘉樹傳不
 忘角弓一遂阻雲臺宿常懷湛露一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
 一故林啼未得排悶強裁一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一所過
 頻問訊到日自題一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一荆州過薛孟
 為報欲論一封書兩行淚驚灑裏新一問知人客姓誦得老
 夫一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一再
 聞誦新作突過黃初一雨映行宮辱贈一畢曜仍傳舊小一
 此身似罷無歸處獨立蒼苔自諫一此身未知端定處呼兒
 寬紙一題一飯未嘗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一可憐賓客
 盡傾益何處老翁來賦一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一曾無
 子與事空賦子桑一擺落遺高論離鑄出
 小一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
 其
 欺
 林泉滯生逢酒賦一出門日已
 不受徒旅一京城事理射豎于豈易一且于
 此中息天命不吾一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一
 勸酒欲無一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一發揮王子表不規史
 臣一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一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一領
 郡輒無色之官皆有磊落貞觀事致
 君慎直一抑逼教唱歌不解看飽一祠
 履入武侯一白
 狗黃牛峽朝
 雲暮雨一
 意深陳苦一軒墀曾不重剪伐亦無一脫
 身簿尉中始與梅楚一天地身何往風塵病敢一志士惜妄
 動知深難固一把臂有多日開懷無妨一上馬迴休出看騰
 坐不一况子已高位為郡得固一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
 南遊炎海旬浩蕩從此一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
 事深圖史書之存雄一列肝以為紙灑血以書一古人雖已

死書上有其一波瀾入筆駢文一近

鱉李杜無檢索爛熳長醉多文一

縹緲肉干熊豹背

魚肉喉宿 縹緲 文圖終寂寞漢閣自磷一歲陽初盛動王

防便一 化久磷一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一吾賢富

才術此道 嬉 奪攘不媿恥飽滿盤天一

未磷一 嬉 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一

癡 良人早

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一但令送君酒如醉

如愁一借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寧非一

啞 識者一 叔祀君今氣方銳我言至切君勿一

持 戈未甚息紀綱正所一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一

寄無忘酒共一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一遊子久在外門戶

無人一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一

手取連環一繩橋柱過免傾墮性命造次蒙扶一

賊策狂童 慈 貧仰母一聖朝已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

不難一 生孝且一 茲 險艱方自一到扉開復閉撞鐘齊及一幸

往幽入屋霜根結在 廟算高難測天憂實在 先王實罪

已愁痛正為 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 一

鸞鳳友何年來止 一 孽 物 滋 楚雨石苔 一 泥舟

云有追送足迹絕自 一 以 一 巨石橫登陸草露 一

施 昆吾御宿自透 一 青楓隱映日透 一 新篇奚其思風

極肆透 一 廣州萬里途山重 一

江透 一 短垣三面綠透 一

梳 肢 楷 氏 配 移 施 屨

腕 蛇 馳 鈔 移 裹 移 移

匪 訛 媯 瀉 痿 透 委 倭

屨 靡 糜 醪 靡 廟 鐫 鈹

玳 旒 玳 玳 玳 玳 玳 玳

琦 歧 歧 岐 岐 岐 岐 岐

戲 戲 戲 戲 戲 戲 戲 戲

屨 屨 屨 屨 屨 屨 屨 屨

龔 龔 龔 龔 龔 龔 龔 龔

苙 苙 苙 苙 苙 苙 苙 苙

埠 純 純 純 純 純 純 純

禡 疥 疥 疥 疥 疥 疥 疥

醒 醒 醒 醒 醒 醒 醒 醒

屨 屨 屨 屨 屨 屨 屨 屨

彘 彘 彘 彘 彘 彘 彘 彘

貊 貊 貊 貊 貊 貊 貊 貊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齋

養 養 養 養 養 養 養 養

胝 胝 胝 胝 胝 胝 胝 胝

木解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賦一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一
 動詢前開老應慮白登一莫愁劍閣終堪據開道松州已被
 炎師旆艾炷醜若獵火一河南二月未雪花一尺一雲
 昏水奔流天水滌相一我遷于南日周一山紅潤碧紛紛燬
 時見松檟
悵 潤色前書一 聞 盧沙落葉一我已無
 皆十
 庭一 故人從此去零落寸心一易識
 朝暮燈添慟庭一 違 浮生難教一物一翰林名有數
 聖客與無一生理飄蕩拙有心逼暮一故人猶遠誦益日倍
 多一煙塵繞閣閣白首壯心一感恩義不小憶舊禮無一往
 還二十載歲晚寸心一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一報效神如
 在馨香舊不一羣凶猶索戰回首意多一田父要皆去鄰家
 問不請公臨深莫相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望筋力故山
 一縱飲久併人共棄嫩朝真與世相一匡衡抗疏功名薄劉
 向傳經心事一傳語風光共流轉時相賞莫相一 一已
 之水可走而一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一寒食時看度春遊

事已一徘徊反顧羣侶 霏 朔風鳴浙寒雨下霏一侍
 一觀以暴訓或從一 霏 婢飽傾城銷綺輕霧一 霏 晝流
 海底氣昇一天明獨去無 菲 對歌期特達衰朽再芳一
 道路出入高下窮煙一 菲 相攜行豆田秋花藹菲一
 從今心園草無復更芳一降集隨九歌飲芳而食一宋事池
 水舞莫忘踟芳一我念前人警詩一百般紅紫鬪芳一
妃 白霓先啟途從以萬玉一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一
 秦地吹簫女湘波鼓瑟一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一生
 身七十年無一妾與 駢 雖有不 緋 佩服上 飛
 一 馭子窈窕王所一 駢 速驅馳一 緋 色紫與一 飛 寒
 食江村路風花高下一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一江虹明遠
 飲啜雨落餘一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一故巢倘未毀會傍
 主人一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一積後霜外宿江鳥夜深一
 斗斜人更望月細鶻休一塞雁與時集橋烏終歲一聞關書
 籍滿輕輕花絮一鼓化尊絲熱刀鳴輪繼一新歡繼明燭梁
 棟星辰一幸因腐草出散近太陽一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

一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一腸斷江流惟高向一警
 烽常報傳聞微屢一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一水清反多魚
 好鳥不安一風風從天來何意復高一故園花自發春日鳥
 還一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一門鵲晨光起橋烏宿處一
 其死王命慎莫違奮一雙雙瞻客上一背人一輕統細綺
 相追一巫山秋夜螢火一映空搖颺如絲一穿花蛺蝶深深
 見點水蜻蛚款款一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一信
 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于故飛一謝安舟楫風運起梁苑池
 臺雪欲一秋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一已重蕩漿破
 側過水雞銜魚束去一 當冢而一登高望烽火誰謂寒塵
 一崩騰相排撥龍風交橫一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一汝落
 蒿艾間幾時復能一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一見鴉生蘭福
 憂粟作蛾一不見紅隼上那論綠索一詛師毒口舌作露
 露一啄雪寒鴉旋始一已分將身著地一蟲沙猿鶴伏以
 黃昏到寺蝙蝠一嗽嗽鳴雁鳴且一楊花晴後自飛一更無
 相逢日且可遺樹相隨一山作劔橫江寫鏡扁舟轉疾於

一楊花榆英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一別來楊柳街頭樹
 弄春風只欲一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馬一
非 九日明朝是相邀舊俗一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一
 閑道花門破和親事却一衰老甘食病藥華有是一條
 忽向二紀好雄多是往一往年朝謁斷他日增除一數息人間
 萬事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一昔去為憂亂兵
 入今來已恐鄰人一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一
 斗平未曾見何暇議是一歌舞知誰是賓僚使使一求食
 湖間不知與識一九疑鏡天 扉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
 荒是一哀鳴欲一州一 扉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
 遊幕少寢食清曉事一深荒草徑老恐失柴一論文
 或不愧重肯款柴一概應盡客淚復作掩荆一即看燕入
 山一 暮宿投民郵高處水半一我當為子 肥 見鶴終
 言天一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一 肥 見鶴終
 覺自一試問甘藜著未肯羨輕一萬姓瘡痍合年咒將怨一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一鳳翔十官口飽飯衣馬

不復能轉一毛羽摧落身不嗟我道不腓德隱不

能自一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一

威士安邊策元戎決勝一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一翼

亮貞文德不承戰武一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一盡添軍旅

用迫此公家一雨憤曾無節雷頻自失一正畫當谷眠眼

有百步一如何不肖子尚奮一城幽房無幾年祥飽食

癡鬼一况今天子鋪德一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一呼吸明月

勅還情庶一旂光手掉芙蓉一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旂一

幾大角纏兵氣鎗陳出帝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一

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一清波為裳衣白石為門一

從我荊州頽業成志一難餘可一機春色豈相

來京一深衷見士則雅論在兵一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一人生

責是男丈夫重天一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一不成誅執法

馬得變危一自從收希里誰復總戎一喧靜不同科出處各

天一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一禽禽陵厚載譁

譁弄陰一醫師加百毒熏灌一譏乘秋作寒熱翁婦所罵

無停一子去矣時若發一服役不辱言不一

來朝大將一時危覺測喪故舊短書一斷絕人煙久東西消

息一士苦形骸黑林疎鳥獸一遇我蒼梧野忽驚會而一十

年殺氣感六合人煙一赤甲山下行人一遂州城中漢節在

遂州城外巴人一閣中勝事可腸斷關州城南天下一天清

小城搗練急石古細路行人一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

兩打一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一黃牛峽靜灘聲

轉白馬江寒樹影一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一春

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一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

勿言日已暮相見忍行一分做百寶人士一天長

地凋樓息一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一

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一飛飛一

擇所處正得衆所一子雖勤苦終何一

一獨子之節可嗟一

衣秋思地雲警腰肢腰寶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一獨

坐觀雄劍哀歌短一崩石敲山樹清遠曳水一傾都看黃

屋正殿引朱一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一清商欲盡奏奏苦

血露一長路更執練此心猶倒一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一

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一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一庭誰猶

在眼浦浪已吹一捨舟越西固入林解我一其令難血地再

濕漢臣一煙塵昏御道者舊把天一漫看年少樂忍淚已露

我一疎簾巧入坐人一楚人四時皆麻一兵戈不見老萊一

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芟荷一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

柳絮點人一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一人生歡會

豈有極無使霜露露人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

更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一唯將試新火向曙

著朝一白帝盛羽衛髮髮振裳一黃鶴得汝去遊裝弄毛一

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露一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露一達公復

此著征一母附書至妻寄一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

相就蓋征一當流亦足囑劔石水聲激激風吹一

依

明

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一委波金不定照席約逾一撥孟要忽
 罷托被宿何一使君雙早蓋灘淺正相一嘉陵江色何所似
 石黛碧玉相因一四旁多長枝羣鳥所託一風波一蕩蕩
 魚鳥不可一飄飄終自異邂逅暫相一離其母妻絕因一夫
 乘就暖一坵一旌節鎮江一三三魏一何魏一王都觀關雙
 識所一歸一滅無口其誰識涯一
 一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一何年滅豺虎似有故園
 一身體省郎在家須農事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一舟楫
 諸侯餞車輿使者一草味英雄起謳歌曆數一甲兵年數久
 賦斂夜深一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一洞庭秋欲雲鴻雁將
 安一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一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一尚
 想東方朔詭計割肉一賢多隱釣屠王肯藏同一暫往比鄰
 去空聞二妙一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一東來萬里客亂定
 幾年一自戰今誰在三年望汝一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一
 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一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一老嫗力

杜韓集卷之十一

逐破入居虎不知所一早日偶迹所春風送客一放朝還不
 報半路蹣跚一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一風光連日直陰雨
 半朝一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一願君熱念此乘燭夜中一
 雄鷄銜枝來雌鷄啄泥一竄逐三年海上—窮秋南去春北
 一穆昔南征軍不一草木知春不久—還有小園桃李在留
 花不發待郎一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回頭笑
 向衰公子終日思晴此日—傍徨踟躕久不去以翼來覆待
 狗—為將纖質凌清鏡濕却無窮不得—嗟哉吾黨二三子
 安得至老
 不更—
 澁 禕 微 揮 誹 辭 養 駮
 肥 疴 扉 斐 葳 斫 碕 錢
 刳 穢 晞 鶉 稀 諶 沂 豈
 擊 駮
 六魚
 魚 雷 翻 暮 燕 驟 雨 落 河 一 白 小 羣 分 命 天 然 二 寸 一
 桂 壁 移 舊 果 呼 兒 問 煮 一 盤 餐 老 夫 食 分 減 及 漢 一 妙
 龍 亦 狼 狽 况 是 龜 與 一 雖 無 南 過 雁 看 取 北 來 一 擇 村 紅 雨
 暮 潮 落 回 鯨 一 近 髮 看 烏 帽 儂 尊 煮 白 一 天 上 多 鴻 雁 池 中
 足 鯉 一 哀 哉 桃 林 戰 百 萬 化 為 一 地 僻 無 網 罟 水 清 反 多 一
 一 國 實 三 公 萬 人 欲 為 一 擇 木 知 幽 鳥 潛 波 想 巨 一 花 安 鶯
 稍 蟻 溪 喧 潮 趁 一 莫 看 江 總 老 猶 被 賞 時 一 公 時 何 從 偷 首
 唱 却 鯨 一 一 戎 纓 汗 馬 百 姓 免 為 一 家 家 養 烏 鬼 頓 頓 食 黃
 一 涼 風 新 過 雁 秋 雨 欲 生 一 碧 山 學 士 焚 銀 一 山 禽 引 子 哺
 紅 果 溪 女 得 錢 留 白 一 眼 前 所 寄 選 何 物 贈 子 雲 安 雙 鯉 一
 不 引 濫 騎 沙 苑 馬 幽 樓 真 釣 錦 江 一 然 有 蒼 於 有 鹿 有 一
 下 有 一 雙 一 不 知 官 高 卑 玉 帶 懸 金 一 少 長 振 蟻 戲 不 殊 同

隊一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一水紋浮枕簾瓦
影映龜一北望詎令隨塞雁南遷縹緲免葬江一魚
萬里狎樵一沉絲叛井白倚薄似樵似樵一殘生逗江漢
何處狎樵一書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一初
郊白雲一正月喧鶯未茲晨放鶴一願聞第一義理向心地
一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一試待繼馮敬方期解纜一南征
為客久西侯別君一依然一廟略更與萬方一其事今半落
人生亦有嘗讀唐實錄國家草味一往時中補右扈諫上
元一浪翻江黑雨飛一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詩以示
兒曹其無迷厥一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一是時新秋七月
一憶昔太一書一散亂淋上一戰連唇齒國軍急羽毛一平
公仕進一書一峽將之郡荆門好附一載感實生勳復開樂
殺一地幽志靈櫛客至罷琴一杖藜還客拜愛竹遺兒一問
訊東橋竹將軍有報一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一雙樹容聽
法三車肯載一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一親朋滿天地兵甲
少來一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一歲滿歸鳥秋來把雁一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一元年建巳月即有焦校一珠中有
隱字欲辨不成一去憑道客寄來為附家一曹屈汾陽寫聊
飛燕將一宅中平岸水身外滿林一拾遺曾表數行一弟母
難存不得一暮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一不見故人
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一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
一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一公在中流有詩有
一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一莫怪殷勤謝謝履卿正著一始我
來京師止攜一束一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一嗟哉董生朝
出耕夜讀讀古人一虞翻十三比豈少送自愧一舒一功
恨形于巨閭神道尚清淨三代舊制存諸一舒一功
長蘆紛卷一雪簾梅可折風柳柳微一拜舞銀鉤落想波錦
帕一白髮甘澗瘦青雲亦暮一請為防關將慎勿學哥一真
見浮朴俗坦然心神一燈火稍可觀簡編一居一野人半
可卷一清風飄飄輕雨雁雁塞旂旆以一居一野人半
好樓一覆春欲至定一覆西一江山且相見戎馬木安一
安穩高唐事兵戈久一野寺隱齋木山僧高下苦竹素

所好萍蓬無定一荆門留美化姜被就離一布衣數十人亦
擁專城一重采休沐地真作野人一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
一古寺僧半落空房客寓一乃知欠行客終日思其一窮老
真無事江山已定一異俗吁可怪斯又難非一積年仍遠別
多難不安一號令明白人安一草閣柴扉星散一白馬却走
身巖一蠟性從來水竹一豈意出守江城一干戈未息苦難
一我在與誰一長在水中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一山
鳥旦夕鳴有類洞谷一我還于揭陽君先揭陽一入廚具甘
一月上堂問起一設官置衛一裾一久遺詩酒污何事香簪一
鎖煩妓供養朝夕象平一裾一不才同補哀奉詔詩筆一楊
子海投關鄒生惜曳一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一恩封高
平君子孫從朝一不通古今馬牛而襟一暫欲繫船詔石
下上賈虞一据一文物陪巡行一車一帝一白石明可把水中
有行一座對賢人瀟門聽長者一渠一余飽刮眼膜價重百
一文人視要處容容容一渠一對酒多疑夢吟詩

正憶一治生見精靈只有木蘭一尾尾及行遊走沒價
熊兒幸無恙驪子最憐一晴雲滿戶圍傾蓋秋水浮塔溜泐
一二十漸季一藥一秋風瀟瀟碧柳別浦落紅一予一
張清潭映汗一藥一霜陰繁素奈過雨亂紅一予一
論故新文尚起一努力翰肝膈休煩獨起一先王遺
文章縷續定在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一與
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醫一名參漢望苑職迷景題一紫微
區大角皇極正乘一南漢老病客相見一肩一通籍蟠螭印
差有列鳳一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一舉一德行身陷不義
一哭聲旬天百鳥啼幽坎畫閉空靈一舉一德行身陷不義

餘一西關百壽一山色佳有一小城萬丈一當時浣花橋
一飲水幾尺一吾歸兩花外不下十年一病減詩仍拙吟
多意有願一願泊哀相見平生意有一孤峰春碑在荒城魯殿
一飲水幾尺一吾歸兩花外不下十年一病減詩仍拙吟
夏先晚冷冷風有相遠長沙亭乍問歸業一聞道和親入
庭名報國一不見故人十年一蔡侯靜者意有一古人已用

好樓一覆春欲至定一覆西一江山且相見戎馬木安一
安穩高唐事兵戈久一野寺隱齋木山僧高下苦竹素

好樓一覆春欲至定一覆西一江山且相見戎馬木安一
安穩高唐事兵戈久一野寺隱齋木山僧高下苦竹素

好樓一覆春欲至定一覆西一江山且相見戎馬木安一
安穩高唐事兵戈久一野寺隱齋木山僧高下苦竹素

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一得得失少有—學問藏之身身在
則有一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此屋豈為華於我自有—
揭陽云京華其里萬有—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口含兩
齒無藏—為神詎比滿中斷過賞還同費下—皇帝孝心深
且遠資送禮—歟—權頭笑且言我豈不足—
備燕燕—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
經訓乃—胥—鈞陳惟微道槍棄失儲—
且—君不貴—
首—侍臣雙才玉—狙—降集翻翔風追攀絕眾—花
戰策兩獲—狙—一為馬前卒—
雖—勢懷宗蕭相—狙—一為馬前卒—
材非一也—狙—一為馬前卒—
欲自—具舟將出峽巡圖念攜—鑿激勞懸鏡荒蕪已荷—
甫也南北人蘇蔓少耘—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農事空
山裏眷言終荷—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
無徑欲教—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
西蜀災長弭—疏—中宵步綺—文圖多病後中散舊交
南翁憤始—疏—東薪已零落餘葉轉蕭—臨老獨孤
極傷時會合—時來知宜遠歲晚莫情—正是炎天濁那堪
野館—劍外官人冷關中驛騎—託贈卿家有因歌野興—
仰臨棧道細俯映江水—入門四松在步屣萬竹—舊識難
為態新知已暗—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養拙江湖外朝
廷記憶—茲晨已半落崑崙路跬步—年侵頻悵望與遠一蕭
—雲天猶銷莫花萼尚蕭—梁公富貴於身—應知貧病人
須兼能使帝鄉迹也—謝安不倦登臨賈阮籍焉知禮法—
外江三峽日相投斗酒新詩終自—主婦治北堂膳服道
威—年至十二—疏—故人供採米鄰舍與園—悶能道小
三頭角相相—疏—徑自為摘嘉—細微露水族風俗當圓
應謂耽湖橋常樂占野—梳—莫話清溪髮蕭蕭白叟
—中堂高且新四時發牢—梳—高秋疎肺氣白髮自能
—江清心可鑿—虛—黃牛平駕浪面鷄上凌—事殊近代
—竹冷或堪—虛—邱喜具賞朱—秋野日荒蕪寒江動碧

東嶽雲峰起溶溶滿太—殿兀窮峯嶺宮簾翡翠—飛星
過水白落月動沙—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大珠脫玷翳
白日空—水色含靈動朝光切太—入肆銀花亂傾箱雪
—深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為驕素—詩奮勤乃有不
—腹空—西偏屋—虛—台星入朝調使節有吹—無生有
—多槐榆野空—虛—汲引茲理僅吹—向來披述作重此
—德吹—謝眺空篇堪誦馮唐已老—墟—風塵相煩洞天
—聽吹—室楚都—王侯與蟻蟻同盡隨丘—故鄉有弟妹流
—井絡—室楚都—王侯與蟻蟻同盡隨丘—故鄉有弟妹流
—落隨丘—我遊都市問晚憩必邨—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
—六龍瞻漢殿萬騎集姚—徐—去棹依顏色浴流想疾
—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徐—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
—豈惟高衛霍—於—前榮錢親實冠婚之所—涿—
—曾是接應—於—前榮錢親實冠婚之所—涿—
—晚照瀟水帶寒—馬嘶未敢動前—豬—三十骨成乃
—深填—湯池雖險固遼海尚填—豬—三十骨成乃
—消息多機機過數里—由其不能學所—
—入迷異—道梁下坂茹鼓唱—啼啼遂走玄宮—
—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遠遊長兒
—子幾地別林—賞從頻羨見殊私再直—直作移巾几秋帆
—發散—時聞繫舟楫及此同吾—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
—成都萬事好豈若端吾—秋夏忽泛濫豈惟入吾—
—三十年以—江湖凡馬多顛顛衣冠往來—
—有此屋—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
—諸—
—兵須用功無禮忽—豈不且夕念為爾惜居—
—除—
—花丁穿解青蔓—連枝不日並八座幾時—
—麟滯玉—藥餌憎加減門庭悶掃—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
—一分—為豐沛暴降竟落—相邀泥潭騎馬到塔—東郊
—尚格—巨盾何時—俯視萬家色煙塵對階—渚柳元幽僻
—村花不掃—清夜置酒臨前—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
—限玉—逢迎少壯非語道—乃今朝是故—

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一潢潦無根源朝滿
夕已一金神按節炎氣一遇赦移官罪未一儲
士卒乾沒

廢倉一金壁雖一踏
劉裴建首議龍見尚時一從來多
重寶費用難貯一古意臨眺獨躊一恩義有相奪作

詩勸一如
大城鐵不一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一羽人堪
時相學陽行炯自一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一十月江平穩

輕舟進所一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一輕舟下吳會主簿意
何一雜蒸紅相對他時錦不一總給功不材跋涉體何一不

知遠山兩夜來復何一寇盜方婦順乾坤欲晏一生成猶拾
卵盡取義何一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一南尋禹穴見李白

道甫問訊今何一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一兔尖鍼莫並
繭淨雪難一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一又奚為于北往來以

紛一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一明時遠逐事何一一朝失志
今其何一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

何一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一
如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

豈肯居
其蔽豈可一
御鞍金腰裏宮硯玉墀

沮一
其蔽豈可一
御鞍金腰裏宮硯玉墀

鷺紆
其蔽豈可一
御鞍金腰裏宮硯玉墀

醞蘧
其蔽豈可一
御鞍金腰裏宮硯玉墀

璵雜
其蔽豈可一
御鞍金腰裏宮硯玉墀

沮砮
其蔽豈可一
御鞍金腰裏宮硯玉墀

獻驢
其蔽豈可一
御鞍金腰裏宮硯玉墀

儲儲
其蔽豈可一
御鞍金腰裏宮硯玉墀

儲儲
其蔽豈可一
御鞍金腰裏宮硯玉墀

儲儲
其蔽豈可一
御鞍金腰裏宮硯玉墀

噓陸祛祛祛蒞蒞蒞蒞
七虞

虞
故人還寂寞前迹共艱一今我歸草堂成都道無一
賦凱日繼踵兩著靜無一聖朝光御極殘陸陸駐艱一襄

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一愛日恩光紫借貧清霜殺
氣得幾一問客之所為我冠講唐一彼其得志今不我

愚
爾意遺樂還笑哀迷賢與一敢論才見忌是定有醉如
昔何勇銳今何一龍吏垂手笑官何問之一宜娛
各從所務未用相賢一何能辯榮悴且欲分賢一留明

怨惜慕盡失歡一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一須椒添諷詠禁
火上歡一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一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

一相與博塞為歡一酒食罷無為基壘以相一不
謂小郭中有子可與一親朋相過時亦各有以

隅
涼便臥野月滿屋一隱几看帆席雲山湧坐一西取印南

兵北斷劔閣一樓託難高臥飢寒迫向一白首中原上清秋

大海一故人有遊子素擲傷天一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一

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一蕭條益堪憫獨在天一咫尺雲

山路歸飛青海一寂寂關國日流恨滿山一江漢山重阻風

雲地一子孫未落西南一天子亦念西南一可憐王孫泣

路一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一借問夔州壓何處

峽門江腹擁城一縱之豈即適有客斗柄行柱西南一

芻
飲一斗水飢食一束一無
隱見人煙時有一衰後

人誰在文章墀地一開視化爲血哀今微敘一神女峰媚妙

昭君宅有入鼎實過熟加餐愁欲一當寔空霹靂雲雨竟

虛一重露成清滴稀星乍有一朝被馬踏屏裂板齒一病

渴身何去春生力更一親知天畔少藥味啖中一返照開坐

峽寒空半有一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一白刃鏃不費黃金

傾有上更有恩明亦已一川橋黃柑此地一肯訪浣溪老翁

騏驎湯盡一匹一十有萬堂天下——幕中郎官安穩——咸
 陽客舍一事——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一方丈遊
 海費時節玄圃壽河知有——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
 所——湘妃漢女出歌無金支翠旗光有——哀哉王孫慎勿歎
 五陵佳氣無時——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
 中諸山中幽子頗不——公才吏用當今——草色遙看近却——
燕 乾坤靈灑淚雨露洗春——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
 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不忍竟捨此復來難榛——何
 當擊凡鳥毛血灑平——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生平心已
 折行路日荒——宗臣別廟食後祀何疎——飄零迷哭處天地
 日榛——但使閭閻還——
証 丘壑曾忘返——
于 重雅思諸子交朋列友——一重
 文章敢自——
竿 眼前列柱械背後吹笙——漁陽豪俠地——
 擊鼓吹笙——
呵 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國家法令在——
 此又足驚——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
衝 高義在雲臺嘶鳴望天——
 荒宿草風詔接亭——邑中九萬家
劬 我念乾坤德泰大——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
儒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
 去時危棄碩——臥疾淹為客蒙恩早廁——左轄煩虛位今年
 得舊——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
 政用疎通合典則戚聯豪賈耽文——推微幾年歎鎮靜曳提
 終日盛文——
濡 書史全輕撓——
須 相門章氏
 坐如此比有子朝——
沈 沈在凌寒往往——君臣各有分管舊本時——官是先鋒得

才因挑戰——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殺人紅塵裏報答在
 斯——君王納晚涼此味亦斯——衣冠兼盜賊警警用斯——生
 涯臨泉兀死地脫斯——
 勞生重馬翠鳳——洵洵——
 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中——不敢長語臨交衛且為
 王孫立斯——
林 泥隨燕背花藥上峰——見輕吹鳥籠隨意數花——
誅 門雜樹向千——
 內無所有高樹八九——
 互相——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
 降天——
 品命——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
 其勢不兩大始開蕃漢——
 小密奉聖旨恩豈——
逾 滄浪深可——
瑜 義士皆痛憤細細亂相——
渝 路遠思恐泥與深——
臆 壯藻思
區 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
軀 照曜與榮練
驅 上公

昔遭棄世皆嗚述今幸樂國養微一燕
 珠汗懷君相報
 一擊碎掛霜劍奔泉滅水一容從南冥來遠我泉客一經齒
 令一雪勸人投比一寂寂相照沫浩蕩報忘一此時驪龍亦
 吐一地露步少雪山草僧寶人人滄
 趨知衆壑一玉衣晨
 自舉鐵馬汗常一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一賢良不必展廊
 廟偶然一燕擊擊鼓羣龍一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
 亞一繡衣夫當霄漢
 扶從衣濕吟詩倚杖一舊丘復稅駕
 立綵服日向庭闈
 大度傾宜一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一此生已媿須人一衰
 顏動竟藜牀坐緩步仍須竹杖一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
 蒙喧暖流勸嗟何及
 符從容詢舊學慘
 架支離倒復銜冤有是
 鳥沙暖低風蝶天晴喜
 一劍總兵一真為文翁再剖浴一窄轉深啼欲虛隨
 亂浴豈知甚開舊洗拂風風一寶侍御驥之子風之
 雛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一慈母抱
 兒怕入席那暇敷有藤蔓絡之
 更護雞窠春華夏陰一
 桴南征問懸榻東
 夫散亂秦公子悲涼楚大一消渴今如在提攜愧老一
 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一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一移
 官蓬閣後殺貴列潛一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一有容雖安
 命棄容豈壯一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一艱難奮長戟千古
 用一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一五馬舊曾請小徑幾回書
 札待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一白頭受簡馬
 能賦在如為大一子璋體血糝糊手提擲還崔
 大門問誰來無非知大一已焉哉嗟嗟平鄙一膚
 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一已經
 紆雨洗平沙畫天衝
 百日窺刺棘身一無有完肌一
 驪龍泥錦一道林林擊爭盤一江
 輪擺埃嫌疑久文傷
 一今朝寒雨吹籬中秀色面屏一
 志力一百萬攻一城

獻捷不六一擺闈樞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稿一落霞
 滿費較斜激浪沈練綺殘月樂金一凡此座中
 人十九府
 持鈞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一
 拍許與才難薄
 野鶴歷塊非轅一不惟外曾孫備僮汗血
 俱名今陳留
 永與清溪別索將玉饌一轉遊萬里瀾凶問一年一新
 來近市汁滓宛相一時議歸前烈天倫恨莫一年未三十忠
 義一塔劫官牆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我
 不修飾事與庸人一及我選宜春意欲攜以謀
 堯典神功蒲
 協禹泥笏芭初秋沙背出小一翠牙穿
 庭變子國春近岳陽一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一爽攜卑濕
 地聲拔洞庭一孤矢暗江海難為遊五一形骸原土木舟楫
 復江一浪沙蘆葦樹舞雲渡江一洪波忽爭近岸轉異江一
 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一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一廷爭
 造化樓直乞江一遠開山嶽散江一香爐峰色隱晴一寺門
 高閣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一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平苦
 越江胡
 馬頭金匱壺
 駝背錦模柳影含雲兼江波近酒一萬里露寒
 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一
 孤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一范粟堪結交粉絡自不
 過憶鄭驛對酌旅情一片雲天共遠水夜月同縣郭南
 好津亭北望一雖對連山好看絕島一故側風帆滿微冥
 水驛一俗依縣谷異客對雪山一更長燭明不可一久為野
 客尋幽慣細學何難免興一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

辜 和作威福
酷 細草稱偏坐香膠烟再一為
孰竹辦無一 君酷酒滿眼一魚知丙穴由來

美酒憶那 **菰** 乞為美水玉願作冷秋
筒不用一 **徒** 飛錫去年啼邑于獻花何
鼻鏡一 道消詩興廢心息酒為一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

有 皆言澄 **塗** 誰分哭窮一 旄頭初傲擾鶴首麗泥一 古
觀雖僧一 求存老馬不必取長一 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一 猶聞上急

水早作取平一 且知寬病肺不敢恨危一 壤重犁雨雪漁屋
駕泥一 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一 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

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中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一 家人憂
几杖甲子混泥一 聚鬼徵一 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

妖自册扇擺掉棋桐頰墜一 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
一 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画一 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一 喜近

天皇寺先披古画一 大將赴朝廷羣小起具一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入陣一 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一 八州刺史思一 職三
城守連管可一 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馬足一 英雄有

時亦如此選迨豈即非良一 今于南且北豈 **奴** 問之
非亦有 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一 不肯道

姓名但道因 **呼** 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一 楚岸朔風疾
苦乞為一 天寒鷓鴣一 條鐵光堪擗軒樓勢可一 身

輕一 鳥過槍急萬人一 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一 萬里魚龍
伏三更鳥獸一 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一 牛羊識童僕既夕

應傳一 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 一 掃掃生衣卧春鷗洗翅一
十年猶塌翼絕倒為驚一 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一 到今用

鐵地風雨聞號一 芒碭雲一去馬驚空相一 吾棄將焉託存
沒再鳴一 夜飛延秋門上 業工窺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

號一 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城內不喧一 運糧橋壯士喜
斬木火并窮後一 矜凶挾狡誇自一 謹聲四合壯士

吾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一 **梧** 得食翻蒼竹栖枝
醉婦應犯夜可怕李金一 杞翠一 悠悠回赤壁

浩浩略蒼一 應經帝 **麗** 轉石驚懸
子渚同泣弄蒼一 押弓落狄一 吳 雲帆轉遠

一 幾于且奔走三年望東一 江流石不轉遺恨夫吞一 夜臺
當此牛泉路著東一 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一 國警官居守

邑何由 **盧** 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漢一 馮陵 **墟** 分雲樹
知東一 大呼呼五白阻跳不肯成集一 勝決風塵際功安

衡山引 **墟** 易簡高人意匡林竹火一 勝決風塵際功安
融一 造化一 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一 才淑隨斷養

名賢隱銀一 向晚鐘殘日初宵鼓大一 指揮安率土蕩滌撫
洪一 松境功未已元和解大一 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

朝香 **蘆** 飛鴻還接翅行序密銜一 鄉里喜我歸 **墟**
失論文友空知賣酒一 因聲置驛外為 **蘇** 蒼生喘末一 勞

覓酒家一 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一 蘇 蒼生喘末一 勞
心依憩息朗詠劉昭一 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一 落日心猶

壯蒼生病欲一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一 春生南國瘴氣待

北風一 願隨金騾裹走置錦屠一 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
兵革未息人未一 寄書與裴因示一 林香出實垂將盡葉蒂

辭枝不 **酥** 天街小 **祖** 亂離朋友盡合查歲月一 溟
重一 雨潤如一 漲鯨波動衡陽雁影一 萬事千

戈裏空悲清夜一 今夕何夕歲云 **烏** 莫怪啼痕數尺禱
祖 蚌魚鱗蟲盟盟以祖一 逐夜一 雁兒爭水馬

燕子逐櫓一 長安城頭頭白一 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樹雙迴
三足一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一 誰謂停軒

計尤劇意欲 **哺**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一 **枯** 漢使
唐突義和 **絕** 烏容煙霧環州納曉一 黃河遠

涼州白麥一 杏冥藤上下濃淡樹榮一 滌除貪破浪愁絕赴
摧一 于時見疣贅骨隨幸未一 雖當霞雪嚴未覺枯栢一 先

帝正好武靈海未滿一 鎖石藤梢原自落倚天松骨見來
新莖未福半猶一 巢鷲墮梁蛇走實一 夫斬頭羣難一

慶 中宵斬白馬盟敵氣已一 吐蕃憑凌氣頗一 國來過
亦無事考評道精一 發難得巧意氣一 乘時陰黑止我

杜韓詩句集韻卷上之下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八齊

齊 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一畫刻傳呼淺春旗簇仗一

門清議衆儒術大名一峽裏雲安縣江梅真瓦一衆壘生寒

早長林卷霧一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一家鄉既蕩盡遠近

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一三黜竟不去致官九列一黎

黎 寂寞天寶後圍廬但蒿一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一

拍不宜間蒿一鵬 南國且黃一 妻 有一二老案

飄飄媿老一 混蕩天門高著籍朝厥一 淒 秋色有餘

皎皎誰家搗練風姿一 麗賀南內街端涼曉淒一

淒 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一 隄 滿駛風醒酒船回

弱緝且 低 高天逐望一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一萬里

樓雪融城濕官雲去殿一氣得神仙迥思承雨露一杖策門

傾翁翠一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一吟詩坐回首隨意 梯

不見酬秋一 題 登橋柱必一 提 我有雙飲盡其

蹄 薄俗防人而全身學馬一靈虬傳夕箭馬散霜一

去麥我慕歸來散馬一門徑徑榛草無心走馬一坐看千里

街漁散馳輪一 帝 破雲衣皓首一暮年飄泊恨今夕亂離

何日到送汝萬行一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又一但對孤與狸

豎毛怒我一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一城上擊柝復鳥一留

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一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

欲向人一 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一誰云猛虎惡 鶉

中路正悲一客淚數行原自落勸楊休倚耳邊一 鶉

海能無釣浮雲亦有 一牧豎樵童亦無賴莫 雞 竹高鳴

舞鶴一 蹉跎常泛鶴展轉屢聞一 謬知終面虎微分是 雞

我曹驕馬聽晨一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一吾孫

嗟我雞人曾不如彼雉一 稽 伶官詩必 蹊

美幽徑恐多一疑礙瑚璉器陰陰桃李一賤子因陣敗啼來

尋舊一黃四 鷺 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一 倪 魚庸

娘家花滿一 鷺 明庭集孔鸞曷取於鳧一 思樹立

語默可端一友于皆挺拔公望各 覓 驅車石倉下仲冬

口茅堂石筍一幾時通蜀北當日報關一誰為築居小未盡

喬木一熊羆吃我東虎豹號我一雲峰寬江北春畔破漢

關北行舟却向一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一 劍門連自北漢

說遊湖棹尋常到此一慢有先居後轉多去却一前隨杜尹
 拜表一川波岸柳春全一青天露坐始此一王師北討河當
 一上公禮罷元侯一欲烹還喚木盤一自從流落幽感集欲
 去未到先思一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一迎繁送
 別別有意誰肯留念少環一刺史 **徊** 江山城宛轉棟宇
 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一 **客** 徘徊一天涯稍曠黑
 倚杖更待一留連春夜舞落強排一賦實亦宗臣羽翼共
 徘徊一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一峽雲行清曉煙霧相排一桑
 柘葉如雨飛蕭去徘徊一羣公紛戮力聖慮宵徘徊一六龍寒急
 光徘徊一且說劍佩休徘徊一誤難宵呢嚶驚雀暗徘徊一
枚 載酒館如鳴杼樵舟豈伐一 **梅** 傳說已鹽一
 絞雨肥一盈盈當雪香艷艷待香一秋水漫漶竹陰風過瀆
 一南京犀浦道四月熱黃一何當看花紫發發照江一不問
 綠李與黃一落落出羣非柳柳青青不朽豈楊一繡衣屢許
 攜家醞早蓋能忘折野一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
豈堪 樓嶽 **媒** 有能市駿骨真恨少龍一赤雀翻然
 為 **現** 定非燭鵲驚 **雷** 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一峽
 中似似火江上只空一九嶺巴
 噉火三蟄楚祠一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一巫峽中宵動滄
 江十月一始賀天休雨還差地出一日落蛟龍改窟穴山根
 鱗鱗隨雲一 **碩** 頰疑浮地雲平想輾一天狗墮 **罌** 威
 地聲如一宿醉未解舊病作深室靜臥聞風一 **隕** 隔河
 布被光青離金一朝廷未省有遺策肯不垂意 **隕** 憶長眺
 綺與一青天白日花草麗玉羊屨舉傾金一 **隕** 憶長眺
 青歲已推一琴烏曲院情庭鶴舞推一 **隕** 日輪埋欲側坤軸
 壓形一朝明夕暗已足歎况乃滿地成推一陽山鳥路出臨
 武驛馬拒 **催** 直苦風塵暗誰憂容髮一兄弟分離苦形
 地驅頭 **催** 容老病一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一欲棲禽
 鳥亂未去小童一天時人事日相一客行歲晚晚相一不是
 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一貪趨州府今晨發恐失佳期

後命一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一欲辭巴邑啼鶯
 合遠下荆門去 **摧** 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一春田可咄
 時已 **摧** 願開鋒鏑鑄莫使棟梁一離弱門何向沙虛岸
 一 **摧** 以一山僧衣繼繼告訴棟梁一輟棹青楓滿雙楓
 舊已一江石缺裂青楓一 **摧** 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一穿紅
 時雙透乘危忽半一彈汝枝葉間汝翅不覺一張君名譽座
 所屬起舞先 **堆** 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一
 醉長松一 **堆** 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一
 一 **堆** 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一
 迷魂亂眼看不得照耀萬樹繁如一 **培** 壘松篁遺抄抑
陪 不為用坐徒朝論無由一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
 鞭笞響風終 **杯** 飄零酒一一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一十
 日相迫一 **杯** 飄零酒一一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一十
 居期靜處會有故人一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一飢藉家
 米愁愁處處一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一萬竹青青照各一
 主人罷歸還傾一願吹野水添金一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
 新亭濁酒一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一黔陽信使
 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一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
 一不須問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衝一雲物不殊鄉國異教
 兒且覆掌中一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一籬邊老
 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一 **隨** 車翻編帶逐馬散銀一番
 馬軍府盛欲說暫停一曲江江澄水平一共傾春酒三五一
 已呼孺人憂鳴更更道稚子傳清一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
 豈省曾 **醅** 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釀一盤餐 **坏** 賢非
 隱類擊 **鬼** 野寺根石壁諸翁福催一澆石崇山內金華
 顏一 **鬼** 野寺根石壁諸翁福催一澆石崇山內金華
 朝日山樓閣 **梳** 念昔從君渡湘水 **推** 石不生多剪
 赤白正催 **梳** 念昔從君渡湘水 **推** 石不生多剪
 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一若當 **催** 危辭苦吟感我耳淚
 先行我荷滿湖湖可編窮年 **催** 危辭苦吟感我耳淚

石柱仄青一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菴一浪足浮紗帽波須裁
錦一多病漸無力騎馬入青一興移無酒掃隨意坐落一
田茅屋荒蒼一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
骨生青一城寒疎曉曉樹凍裏葦一
流涕亂世想賢一經綸中興業何代無良一以茲撫士卒執
曰非周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一文新徒有喜禮厚妮無
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一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一侍臣
善王夢賦有冠古一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一重鎮還須濟
世一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一我能拔爾抑寒磊
落之奇一賞翫捐他事歌謠放我一事事皆殊異無嫌屈
材一郊扉存晚計幕府魏羣一昔承推獎分魏匪挺生
須仗出羣一萬里寒空祗
財一傾都委貨一
裁一終宜
一日金辟玉不凡一
階統未暇一孤吟屢關其
與和寸恨至短誰能一
功自蕭曹一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一瘴雲終不減瀘水復
西一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一朱黃賜朝士難得一枝一銀
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一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一京洛雲山
外音書歸不一即今螢已亂好與鴈同一西京安穩未不見
一人一久客應吾道相隨獨隔一青嶺峰巒過黃知橘袖一
重對秦簾發俱過阮宅一竹覆青城合江從漢口一所親驚
老瘦辛苦賊中一慚昔容顏老無由弟妹一圍畦新雨潤媿
子廢鋤一野館灑花發春帆細雨一龍門橫對斷驛樹出城
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一驢車雖難辨名是漢庭一匡山
讀書處頭白好婦一鄰家送魚龍問我數能一自罷千秋節
頻傷八月一林疎黃葉墜野靜白鷗一脫景孤柳柳行軍數
騎一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一巴山遇中使云是峽城一却
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一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一湛湛長汀
去冥冥細雨一宿鳥行猶去叢花笑不一風吹蒼江去兩酒

石壁一驟看浮映過密作渡江一伏枕因趨忽前舟任往一
使君騎紫馬捧檄從西一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一白帝空
祠廟孤雲自往一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一不道諸公無表
一冬至陽生春又一赤日照耀從天一氣酣日落西風一悲
風為我從天一秋方又喜故人一先生早賦歸去一錦江春
色逐人一東津觀魚已再一健如黃犢走復一青簾白舫益
州一門外鷓鴣久不一二月已破三月一石箭街中却啼去
果園坊裏為求一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一鳧鷖
散亂棹謳發絲管咽吹空翠一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頭樹裏
共誰一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簾一江鶴巧當幽徑
浴鄰雞還過短牆一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一無
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一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
安無使一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一黑髮不省人
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一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一
雲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一
戶集上日馬人一洞門無鎖倫俗客不省一應留醒心處津
擬醉時一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一感恩由未報惆悵空一
一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一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一只見
縱橫落寧知遠近一玉山前却不復一荆山已去華山一金
烏海底初飛一洛陽東風幾時一將衰正盛須頻一今朝躡
作瓊瑤迹為有詩從鳳沼一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
肯一久慚朝士無裨補空媿高僧數往一如今便作長官去
直到新年街日一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垂龍左耳一蔡州
納節舊將死起居諫議聯翩一音谷不接祇隔夜凶計詎可
相尋一踐蛇如蠱不擇死忽有飛詔從天
一為遠桃樹相料理不覺中丞喝道一
萊一差池分組
一萬人尚流元舉目推萬一
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一
老益千年意為寬松根數寸一
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一
雖美陶鈞力大一吾慕寇鄧勤濟時亦良一素業行已矣浮
名安在 一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 一幽燕應用武供給亦勞

益酸一魚龍驚新風池日澄碧濟濟多士司綠章
柳葉一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一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一鼎湖瞻望遠象關靈草一朱李沉
不冷雕胡炊屢一每于百察上假誦佳句一莫取金湯固長
令宇宙一冬菁飯之非牛力曉來一異才復開出周道日維
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一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一江城
含靈態一上一回一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一沙汰江河濁
調和鼎鼐一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一茅齋依橋袖清切露
華一石角鈞衣破藤梢刺眼一國待賢良急若當拔擢一堪
荒鳴自合金石鑿逾一風穴離皆好龍門客又一山家蒸栗
暖野飯射糜一羹煮秋蕈滑孟凝露菊一竟答兒童問來經
戰伐一朝夕高堂念應宜綠彤一尚愧微軀在遙開盛禮一
只道梅花發誰知柳亦一閑閣兒女換歌舞歲時一花密藏
難見枝高藏轉一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一白額轉無趣交
情何尚一雨時山不改晴罷映如一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

卷三下

患氣經時久臨江一宅一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一崖蜜
松花熟山林竹葉一郡依風土舊國與大名一天涯梅柳樹
相見幾回一卜居赤甲遷居一燕子銜泥兩度一愛弟傳書
彩鷁一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一雲裏不聞雙燕
過掌中貪見一珠一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一愛
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解一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荆
州賞更一白沙翠竹江邨暮相送柴門月色一鄭縣亭子水
之濱戶牖憑高發興一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一
朝驚雪裏一萍蓋汚池淨藤籠老樹一官隨名共美花與
思俱一足時山水秋光景何鮮一定謔芳聲遠移封大國一
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如一金鷄既騰翮六合俄清一來往再
逢梅柳一一座競必詩句一白笑平生誇騰氣不離文字著
毛一數杯澆腸雖暫一辰一持衡留藻錄疏上星一楚筵
醉皎皎萬慮醒還一齊禮日梁缺上書一憑高送所親
久坐惜芳一曠絕含香全籍留伏枕一中夜江山靜危樓望
北一胡飯依他日窮愁怪此一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一鞍

馬下秦塞王城通北一蕭索論兵地蒼茫關將一南園回刊
關北極捧星一先期迎獻歲更律占茲一橫門開日月鳥
關切星一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一暫轉那成曲孤鴻豈及
一持竿洛水側一孤坐屢窮一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一不知
四罪地豈一晨一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一從容聽朝後或
有再起一晨一在風雪一江皋已仲春花下復清一會開倚
門夕盡力潔殮一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一國夜一宸一獻
歸孤舟臥展轉空及一壯志死不息千年如隔一臣一五嶺炎蒸
皇春中間謁紫一關關開黃道衣冠拜紫一地三危放逐
一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一
一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一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一伏柱
聞周史乘槎有漢一始見張君兆宜居漢近一王室比多難
高官皆武一常擬報一飯一懷辭大一長年已首棺慰此貞
良一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一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一柴
門了生事黃綺未稱一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一昔在嚴公
幕俱為蜀使一羣盜至今日先朝亦從一天地則瘡痍朝廷
多正一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一王室仍多難蒼生倚大
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一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一甲兵分
聖旨居守付宗一鳴玉鏘金盡正一鄭子將行罷使一婁公
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一郭仰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
驚羣一越棠是一斑竹啼舜婦一陶唐後盛族多其一
清湘沈楚一半歲還騰作虎一
雖為尚書郎不及如黑一艱難隨老母慘淡向時一幽燕通
使者岳牧用詞一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一還將徐孺榻處待高
道暫時一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一還將徐孺榻處待高
一敬翁炎蒸景飄飄征成一山雅迎舟楫江花報邑一若無
青嶂月愁殺白頭一張老存家事務康有故一病多猶是容
諒批竟何一賢生慟哭後家落無其一暫住蓬萊閣終為江
海一岸花飛送客梅燕語留一能回毛延壽投壺郭舍一生
死論交地何由見一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一昔年有狂
客號爾瀟仙一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一汝陽讓帝子眉宇
負天一老馬夜知道若鷹飢著一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一

卷三下

子 236-365

雲會乘時各有履喜上危危時邀江海一皇天無老眼空
谷帶斯一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一旅簾還照客倚杖更隨
為于者舊內試覓姓龐一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一漢南
應老盡漸上遠愁一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誰一喧卑方避俗
疎快頗宜一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一牽曲花無賴家
殺一藻鏡留連客江山憔悴一紫語響回紙清朝燕賀一感
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一風煙舍越鳥月樞控吳一君今抱何
恨寂寞向時一辭第輪高義觀圖憶古一江月光於水高樓
悲殺一空村惟見鳥落日未逢一諸將時應盡題書報旅一
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一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一班扶乘
通貴公侯出異一天路休殊俗秋江思殺一促織甚微細哀
音何動一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一回首驅流俗生涯似眾
一學書初學衛夫一修文偃武不無一不薄今人愛古一泉
出巨魚常比一淮海維揚一俊一舊入故園常賦王如今社
日遠有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一秋風獨燭吹

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一一片花飛滅却春風飄萬點正愁
東邊野雀驚燕燕花底山峰連楚一江山路遠羈愁日暮馬
誰為感激一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一斜枕肘
瘦已熟啾啾啾為何一燕趙休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還才
一豕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一雲山斥埃無兵馬錦
里逢迎有主一即今飄泊干戈際屢親尋常行路一開道雲
安麵米春纒傾一盞即醺一聖朝尚飛戰國塵濟世宜引英
傑一秋水纒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一年年至日常為客
忽忽窮愁泥殺一堂前樓棗任西鄰無食無一婦一世前
詳辭久為客路難悠悠長傷一街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燕
打著一今弟尚為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一楚妃堂上色珠
飛海鷗階前鳴向一隱居欲就廬山遠麗潔初逢休上一遷
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大夫一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
見漁樵一開元以來數八分湖也奄有二子成三一以有
歸字私我後一相公罷論道車至活東一滯澀先迎氣優寒
已報一蛙龜鳴無謂開關祇亂一肯肉未免然又况四海一

多情懶酒伴餘事作詩一兩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一異宮
長女台室屬良一芳惠饒呈瑞寒光助照一我年二十五求
友味其一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一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
地祇謂太靈女往告其一差科未動是開一同時存者更
誰一偶逢遺迹問咄一至今傳者武陵一人言澄觀乃詩一
我恨不如江頭一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一鳴笛
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一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
付閒一戎旆暫停辭社樹里門先下敬鄉一欲知前面花多
少直到南一仁一此邦全尚武何處且依一竟無銜繫慶聖
山不屬一仁一聰知多一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一
神一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一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一
騰知有策意度不無一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讀書破萬
卷下筆如有不是煩形勝深漸畏橫一辱馬馬毛焦困魚
魚有一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一曉營工進波秋月解傷一
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一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一筆落驚

風雨詩成泣鬼一感激時將晚蒼苔與有故國愁眉外長
歌欲損一雄都元壯麗望幸歎威一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
一老病忌拘束應接衰精一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一名高
前後事回首一傷一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一草書何太古
詩興不無一筒桶相洽久風雷肯為一箭鼓哀吟感鬼一英
雄見事若通一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一泉魚常
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
鬼一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一長年三老逼憐汝
換柁開頭捷有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隨箭擬心一豈知
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變一變化吐噴有鬼有一遺我
行旅詩軒軒有風一焚煌初亂眼浩蕩忽迷一芳菲含芥藻
光景暢形一茲地絕翔走自然嚴且一誰言道里遠感激疾
如一差汝牛與牛汝獨不能一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一衰
草際黃雲感數愁我一麥苗合縫桑生甚共向田頭樂社一
今日無端讀史一親一蘇鄭痛欲情相一行色秋將晚交情

老更一消中祇自惜勝起素誰一燈花何太喜酒錄正和
執與開張並功臨歌一聯翻旬旬禮意氣死生一雲齊今
已逼台哀更誰一乞婦優詔許遇我宿心一愛其誰潔潔信
此骨肉一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一濟時瞻一將錫號賦愁
一草根吟不穩牀下意相一自鋤稀菜田小摘為情一賦料
楊雄敵詩看子建一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一在今最磊落
巧儂莫敢一征南多興緒事業開相一囊無一物獻尊一就
中靈暮椒房一朝廷忽用哥舒特設伐應悲公主一不為困
窮軍有此祇綠恐懼轉須一江一元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
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一論綉謀猷盛丹
青步武一生平所未誠待我逾交一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
未許瓊花比從將玉樹一十五愛山水超然謝物一哀歌
西京寺刀與夫子一以下以保子添上以奉君一指摘相告
難還今誰一丘墳發掘富官路何處南陽有近一乾愁漫解
坐自累與眾一申田陸將首途一病纏一送徒既有長
與趣誰相一筆札枉所一

申田

身田

定城一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託此一捨舟策馬論兵
地拖玉腰金報主一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春秋書子
法不誅其人一獨有知時物雖鳴不綠一疑疑桂林伯矯矯
或勞一寄謝幽樓友辛勳不為一坐懶空自老江海未還一
得一竟何就嗟嗟世與一苟異于此道皆為棄其一根如頭
而餘如一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一知公不久歸
釣鮑應許開官寄病一安伸田主上頃見微歛然欲求一
附長嗣大翼如雲生我一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一且
臨諸彥集方觀薄才一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一使蜀見知
已別顏始一自古多悲恨浮生有屈一吾聞九疑好風
志今一紳田北斗司疾舌東方領耀一温温昔風味少壯已
欲一賓田是時雨初霽懸瀑垂天一感傷遂成詩賦
者宜一高堂未傾覆幸得慰嘉一山陽無俗物郵郵
書一留一晚年務一演田置酒高林下觀蒸積水一尚饒終
禮門引申白一南山回首清渭一得罪永泰末放之

紳田

賓田

演田

獨向向... 應國求... 綺羅衣... 高塚... 下大荒... 一起轍... 龍一青... 發雲臺... 水晶之... 西三百... 鵬騫... 萬世無... 由來席... 席一御... 幅書繼... 自古然... 應驗囊... 馬久上... 已用當... 不足道... 天什伍... 相照燭... 臨風看... 風一如... 和富兒... 業衰遠... 走風一... 感激張... 紹血雷... 雲滿後...

不聞... 水一四... 能無... 止煙... 以駕... 龍幅... 所重... 入銷... 序一... 正揚... 元路... 三三... 以開... 其官... 脫安... 哭... 相... 不... 向... 地利... 下蜀... 答... 一... 與... 安... 雲... 雲...

本非無浪他鄉自有一百舌來何處重報一竹送青
 月苔移玉座一獨卧嵩陽客三遠類水一遠傳冬笋味更覺
 綠衣一地瀾峨嶂晚天高峴首一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一
 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一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一論交翻
 恨晚卧病却愁一秋風楚竹冷夜雪警梅一楚岸行將老巫
 山坐復一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一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
 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一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力疾
 坐清曉來詩悲甲一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一層城臨眼景
 絕域望餘一天欲今宵雨山端萬古一虬髯似太宗色映塞
 外一地偏應有瘴癘近已舍一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一金
 章紫綬照青一故園猶得見殘一白水青山空復一兩見坐
 山楚水一湖南為客動經一行步敲危窈怕一與王會靜妖
 氣氣聖壽宜過一萬一沙村白雪仍合凍江縣紅梅已放一
 傾壺蕭管黑白髮舞劍霜雪吹青一寒斷岳蓮臨大路天晴
 官柳暗長一楚官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一梅將雪
 共一雪樹恨前一絲關銀河曙東風右掖一辭免期匪遠行

社稷類卷之三

青

行及山一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一火透波穿不計一公
 主當年欲占一銀燭未銷窓送曙金釵半醉座添一橫飛玉
 鏡家山曉達蹀金珂塞草一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動買拋
 青一汝去何滿灑余藏異隱一奮飛趁等級容易失沉
 一玄成負文采世業豈沉一倫一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
 一崔草沒雲表敗陀浸湖一倫一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
 一請謁蔡麻交公侯為等一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一異才
 應間出爽氣必殊一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一盛業今如此
 傳經固絕一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一富貴當如此尊榮邁
 等一賈傳才何有褚公書絕一炙手可熱勢絕一人生有
 常理男女各有其所尚苟同趨聖賢豈異一遂令河南治今
 古無倚一仁義飾其躬巧巧敗羣一是非竟何有非去非吾
 力侔分社稷心屈偃經一錦里殘丹蘂花溪得釣
 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一與時安反側自肯有經

倫

綸

綸一力侔分社稷心屈偃經一錦里殘丹蘂花溪得釣
 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一與時安反側自肯有經

朝觀從容問齒尺勿云江漢有垂一犀筋厭厭久未下醫
 刀縷切空紛一授鉞築壇開意旨頻綱漏網期滿一還曾
 同制掌一輪一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一鼓角凌天籟關山
 銀河沒半一長歌敲柳瘦小睡凭藤一烟烟移深樹蝦蟆沒
 半一四海日富庶道塗隘蹄一夜半起下視溟波銜日一
 能心快快祇一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度翻骨相一駿
 是走後一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一女長裁褐穩男大卷
 老藉歌俱一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一女長裁褐穩男大卷
 書一批理細膩骨肉一滿聲通苑急柳色壓城一
 旬一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一春風洪濤壯一巡一義聲
 谷轉頗彌一茲遊若不數再到遂經一紛感激
 敗績自遂一未枉周主駕終期漢武一蕭關迷北上滄海欲
 東一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遠一後來鞍馬何追一乘舟取醉

社稷類卷之三

循

非難事下啖銷愁定幾一相公謂御史一苦無用祇因
 勞子去自一凌江諸窟活蕩極遊一
 一衡山與洞庭一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一王冕聊暫
 此固道所一出蕭雉只相一鴛鴦不易狎龍虎未宜
 一老驥倦馳首蒼眉愁易一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一存想
 青龍祕騎行白鹿一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一慣看賓客兒
 煎喜得食增除鳥雀一鈞一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一
 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一破膽遭前政陰謀獨乘一
 微風吹木石一均一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一眾寮宜潔白
 彭湃聞韶一萬役但半一四海既一問天下主人薄
 厚胡一棹一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一誅一不得同是錯
 不一送終惟冀土結愛獨荆一

鈞

均

不一送終惟冀土結愛獨荆一
 誅一不得同是錯

駢

萬馬肅號一
 振一振一帳一跟一跋一甄一湮一譚

禪 姻 駟 歎 薪 慶 娠 神
 呻 儉 鄰 麟 燐 麟 燐 填
 璵 璵 蝾 蝾 寅 寅 臙 紉 蟻
 瀕 瀕 琅 斲 閭 斷 信 郵
 听 斲 噐 緝 麋 龜 箇 輶
 泯 珉 旼 旼 恣 齋 彬 齒
 椿 鷓 樵 荀 珣 詢 洵 郇
 純 錚 掄 輪 迤 窰 逡 敍
 魏 俊 蹲 僕 鶻 昉 徇 紉
 營 杓 臻 蓁 漆 萃 佚 妣
 姓 獬 墜 穉 磧

十二文

文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
 蕭蕭千里馬簡簡五花——層閣憑窗股長空面水——將
 軍不好武稚子總能——舊與蘇司業兼隨鄉廣——何時一尊
 酒重與細論——忍待江山麗還披鮑調——龍鱗犀角相錯落
 茶稜白皮十抱——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午能綴——
 此座上客及余各能——來者猶可減余言豈空——歲晚鴻雁
 過鄉思見新——得無氣其間不——蚊 雖得一飽樂有如飛
 武亦不——兼金那足比清——蚊 飛——我寔門下士力薄

世說新語卷之三

上

下

世說新語卷之三

上

下

納與 處 歲月 雌常 見風 飈虎 忽 採藥 我將 老兒 童
 未遣 一地 崩江 既隱 天清 木葉 小雨 晨光 內初 來紫 上
 野樹 敲還 倚秋 砧醒 却 一 人 間 長 見 回 老 去 恨 空 一 婦 鳳 求
 風意 寥寥 不復 大江 秋易 盛空 映夜 多 一 軍 中 異 苦 樂 主
 河寧 盡 一 遂 使 魏 虎 士 奮 身 勇 斬 一 萬 里 巴 渝 曲 三 年 窮 飽
 燭斜 初 近 見 舟 重 竟 無 一 唯 見 林 花 落 鶯 啼 送 客 一 正 月
 行斷 不堪 一 望 盡 似 猶 見 哀 多 如 更 一 推 鼓 鳴 鐘 天 下 一 大
 賢為 政 即 多 一 岐 王 宅 裏 尋 常 見 崔 九 堂 前 幾 度 一 郡 人 入
 夜爭 餘 灘 推 了 尋 源 獨 不 一 此 曲 祇 應 天 上 有 人 間 能 得 幾
 回 一 秦 有 李 斯 漢 蔡 邕 中 間 何 者 寂 不 一 香 風 隔 岸 一 無
 善名 已 一 舉 舉 江 南 子 名 以 能 詩 一 人 皆 勸 我 酒 我 若 耳 不
 一 雷 驚 電 激 語 難 一 浮 飽 侵 天 難 就 看 清 香 撲 地 只 遣 一 俱
 是 嶺 南 巡 管 內 莫 一 雲 一 先 花 別 楚 一 野 流 行 地 日 江 入 度
 欺 荒 僻 斷 知 一 雲 一 山 一 南 國 早 無 兩 今 朝 江 出 一 望 中
 疑 在 野 幽 處 欲 生 一 無 名 江 上 草 隨 意 橫 頭 一 近 淚 無 乾 土
 低 空 有 斷 一 渭 北 春 天 樹 江 東 日 暮 一 高 峰 寒 上 日 疊 嶺 宿
 靈 一 落 日 邀 雙 鳥 晴 天 卷 片 一 野 屋 流 寒 水 山 籬 帶 薄 一 牀
 上 書 連 屋 塔 前 樹 拂 一 方 丈 潭 連 水 天 台 總 映 一 霧 文 纒 有
 色 風 逆 旋 隨 一 故 人 有 孫 宰 高 義 薄 層 一 暗 度 南 樓 月 寒 深
 北 渚 一 隱 豹 深 愁 雨 潛 龍 故 起 一 碧 知 湖 外 草 紅 見 海 東 一
 徑 隱 千 重 石 帆 留 一 片 一 豈 知 英 雄 主 出 師 豆 長 一 酒 肆 人
 間 世 琴 堂 日 暮 一 古 城 疎 落 木 荒 茂 密 寒 一 畏 人 江 北 草 旅
 食 瀆 西 一 歡 娛 兩 冥 冥 西 北 有 孤 一 老 羅 知 明 鏡 啼 來 望 白
 一 誰 憐 一 片 影 相 失 萬 重 一 一 秋 常 苦 雨 今 日 始 無 一 飛 沙
 泛 浦 白 于 一 山 餅 乳 酒 下 青 一 四 海 八 荒 同 一 亦 如 角 鷹
 下 翔 一 清 溪 黃 河 卷 塞 一 半 入 江 風 半 入 一 蒼 頭 鳥 迹 既 茫
 味 字 體 變 化 如 浮 一 病 渴 三 更 回 白 首 傳 聲 一 注 濕 青 一 驛
 驢 作 駒 已 汗 血 勢 烏 舉 翻 連 青 一 且 休 悵 望 香 春 水 更 恐 婦
 飛 隔 暮 一 左 綿 公 館 清 江 漬 海 棕 一 株 高 入 一 丹 青 不 知 老
 有 子 富 貴 子 我 如 浮 雲 一 君 詩 多 態 度 揚 揚 春 空 一 豈 如 豐

天下空有斗間一欲知花鳥處水上覓紅一踐此春關
家彼吳洲一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一

至寶不離琢神功謝鋤一云我謝再拜汝無復一性
禾衣及飢食在紛續耕一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一人

印喜顛倒且氣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氣一高樓憶疎豁
之異所一氣秋與坐氣一酒味既冷到酒氣又氣一

祭爐地區外山磨電奕奕氛何路出塵一焚
預火燒氛一水浮龍蠅一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一

蕭蕭青雲翰遂逐荆墳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一
辭誇出真遂上墳險語破鬼膽高詞錦皇一受恩

不即報永清尚西郊諸葛廟分那因喪亂後便
負湘中一龍無首對江一竹死生一慈竹春

陰覆香爐曉勢一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一白帝更登盡陽
臺曙色一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一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

吟險絕水竹會平一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一刺史真符不

必一氣味濃香幸見一濁涇清渭何當一竹竿長細泉
驅出六合象一陳蒼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策生八一

買不識字旗知書八一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羣
一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一雪殿霜翻看不一麒麟回

年哀鷓鴣一暫起柴荆色輕露鳥獸一竟日鶯相和塵香鶴
數一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一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一暮

拙干戈際全生麋鹿一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為一靜因連虎
穴喧已去人一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難一孤鴈不飲啄飛鳴

聲念一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一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一
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一東柯好崖谷不與泉峰一杖藜妨

躍馬不是故難一簣功盈尺三峰意出房相西池費一
三日功成事出一海棕焉知身出一怪爾常穿虎豹一惡

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一自古稻梁多不足至今
鴻亂為一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一迎婦丞相府詩映秀

士一雀鳴朝營食鳩鳴暮一梧野花留實屬草見羅
一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一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

不解文字一薰今我及數子
飲惟能醉紅一固無猶與一勳時樹功一古人重

守邊今人重高一方曠筆架露窓雨書籤映隙一
今向太平元凱承華一山木蒼蒼落日任酒一感都門

陰幕一南日一山木蒼蒼落日任酒一感都門
一吾從幸無事庶以窮朝一長安富兒君對慕浩謝

別大夫酒方一所以一葦嶺饒羅一君傳把劍覓徐
欲得酒為文俟其一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一地下

一哲開玄冥北持以表我一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一地下
蘇司掌情親獨有此一此邦千樹橘不見比封一不識山陰道

聽雞更憶一已傳童子騎青竹總擬橋東待使一正是江南
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一亂離多醉射殺李將一白首

相隨媿使一春風也是多軍清新庚開府俊逸鮑參一兒
情思故揀繁枝折贈一清新庚開府俊逸鮑參一兒

量解靈語不必作參一迨迨萬餘里領我赴三一兩來銅柱
北應洗伏波一荆南萬公得將一黃河北岸海西一蕭關隴

水入官一但恨無過王右一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龍王
右一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書對馬一詞源倒流三峽水

筆陣獨掃千人一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一詩
成使之寫亦足張吾一可用懼百神豈唯壯三一芬野動

驚俗天葩一紛入空縷漢漢灑迥已紛一綺衣挂蘿薛涼
吐奇一月白紛一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一采花香

泛泛坐客醉紛一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一野花乾更落風
塵急紛一白來江上手紛一自是眾木亂紛一錦城絲管日

紛一關風伏雨秋紛一世上兒子徒紛一蜂蝶去紛
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續一鳴鳴桂樹問觀者何續一勤

農月須知謀田家敢忘一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一匪唯
老大皆是王忠一一步再流血尚細細一我未下壘塘

一念萬功一自周之先其艱一芹飛來兩白鶴某泥
一好子難云好未還思與一芹中一雨瀉某簾竹風吹

不飯瘦青泥坊底一斤脫略礪溪釣筋雷震
保持郵匠一筋長松骨大

一老少多嗚死江踏水棘一天涯歌滯雨瘦稻耐不
 得非之剛裂無乃瀟湘一聽法還應難尋繹刺欲一可况夜
 啼鳴城城似卷翻一廻首那聞語空看列袖一慷慨為悲
 叱淚如九河一鳴集喙母腦母死子始一輻輳車如
 一學搖隊維口瀾一雷公孽山海水一輻輳車如
 游紫藤一吾采病江反國齒牙齶一潘國斯文散都高價越
 鼎與一吾采病江反國齒牙齶一潘國斯文散都高價越
 漢但親識與一汗流被我體都寒為之一
 臣于夢四一狂劇喧國杖藜尋晚巷炎肯近牖一暖
 時穿翠翠強幾觸一喧國杖藜尋晚巷炎肯近牖一暖
 彈積自一萱堂後自生一媛國何為復見贈一喧國
 有車馬客而無人世一景晏步修廊而無車馬一温克富詩
 禮骨清慮不一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一竟日留歡樂城池
 未覺一時危把住士况免軍旅一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
 風清粉蝶喜花暖蜜蜂一竟與蚊蟻雜寧無燕雀一初報維
 舟數寒江觸石一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一鶴鶴追飛盡對
 狼得食一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一青女霜楓重黃牛映水
 鼓咽耳一頃國摸雜嗽一冤國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
 徐命之筵國丹鞋線一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一
 前問何一筵國丹鞋線一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一
 持籌算誰能以理一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一公心有勇氣
 公口有直一疑心惑離懣懣難具一闔然入其戶三稱天
 之一廟開題鼠叫神降越巫一夜夢神官與一軒國志士操
 我一熙熙醜醜笑語一壯非少者哦七一軒國志士操
 避我一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一
 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一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一同心江
 師律灑血在戎一願子少一調蜀都多戎一竹亭人不到
 新筍滿前一卷卷落地蕙隨風走前一行看五馬入蕭颯

嗚一奈何任埋沒不自求一騫國作歌挹盛事神被刺孤
 騰一風怒不休何刺一騫國作歌挹盛事神被刺孤
 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一騫國作歌挹盛事神被刺孤
 視挑著花可小一掀國戈矛頭戰戰一鞞國綏顏赫
 魂國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一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
 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一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一東
 行應暫別北望苦銷一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一對此欲何
 適點傷垂老一長成忽會而慰我久疾一我見常再拜重是
 古帝一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一易下楊未淚難招楚客一
 天寒不成寐無夢奇啼一永負漢廷哭遙憐湘水一楚隔乾
 坤遠難招病客一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一不可
 久留豺虎亂南方寔有未招一回圖省識春風而環珮空歸
 月下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辭翰與招一乞雨女郎一
 侯生來慰我詩句讀驚一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一又詔巫
 陽反一渾國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一淘米少汲一昆國窮
 其一水汲多井水一皇甫補官古貴一
 揮淚相遇即請一道國泊舒國寔維親弟一深誠補王室我
 力自元一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一見知真自幼謀拙愧諸
 一朝結一鯢國佇鳴南岳鳳欲化北溟一鵲國鴉鴉
 歸奈後一鯢國佇鳴南岳鳳欲化北溟一鵲國鴉鴉
 禪國炎官熱一温國笑見我顏色一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
 濕騰陽氣候一門國剖符來蜀道掃蓋取荆一倚風遺鷓
 浴隨水到龍一山虛風落日樓靜月侵一孤雲隨殺氣飛馬
 避棘一繫馬喬木問問人野寺一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一
 風海暮不穩捨棹宿誰一秋水會浩萬壑塘中一我本良
 家子出師亦多一小子思疎湖豈能達詞一稻稬空雲水川
 平對石一有美人一傑由來積德一邨農親異俗歲月在衡
 一還思事者轍恐避席為一神鬼卜八子十七王其一樹密
 常山徑江深隔才一交態知浮俗偷流不異一迨迨百餘尺
 落達開四一無才一衰老駐馬望千一三峽傳何處雙崖壯

此一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一建都分翻閣下詔關荆一呼
 翼飛棲定寒燈亦開一京兆先時傑琳瑯照一平明踏
 出未知適誰一延客已嘔黑張燈啟重一所居秋草淨正閉
 小蓬一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一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
 顯色延江徑高齋次水一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一卜鄰
 近舍訓子覺先一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一何日通燕寒相
 看老蜀一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一後于桃李熟終得獻金
 一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一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一牛羊
 下來久各已閉柴一堂西長筍別開一駝馬由來擁國一羣
 山萬壑赴荆一于今為庶為清一呼兒自在掩柴一平明上
 馬入宮一李相將軍擁劍一白帝城西雲出一車箱入谷無
 歸路箭括通天有一一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
 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一剝剝啾啾有客至一
 爵祿不及一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穰穰疑翻地森森競
 塞一乃呼大靈龜騎雲款一捫一雖欲悔一孫一惟有乳下
 天一神焦鬼爛無逃一捫一舌不可一孫一惡名幸脫

免窮老無兒 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一權門多嘆咎且復
 事諸一漢朝丞相系梁日帝王一遠師虞秘監今喜識玄一
 起子幸斑白因是託子一短畦帶碧草悵望恩王一太師銅
 梁秀籍籍名家一諸峰羅列似兒一將軍魏武之子一莫笑
 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一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
 之子一大曆三年調玉燭玄元皇帝聖雲一成行齋婢僕
 環立比兒一斥棄與馬背厥一宮一為盤一哇蔬繞茅屋
 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一為盤一哇蔬繞茅屋
 自足媚盤一承顏胼手足坐客強盤一努力慎風水豈惟數
 幣一眾雜爛燬睡喚起靈盤一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一
 還家雖闕短指日親晨一暫須迴步一孫一憶昔初見時小
 履要取助盤一我如禁之絕其一孫一補綴芳一
 度瓦礫計一尊一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一不復知天大空
 擬檢蘭一餘見佛一舟子候利涉亦憑接制一議在雲
 臺上誰扶黃屋一迹奉朝廷舊情依節制一人見幽居碎吾
 知養拙一近侍啼京邑彩官豈至一朝宗人共把舊賦爾難

當時上紫微不獨卿相尊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一探獲
 緊繫古蛟龍窟宅一闕有乾坤大王今叔父一文章一小枝
 于道未為一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一蘊藉為郎久賦梧
 哲一結于隨邊使開筒近至一仍為綏其子禮若奉至一聖
 主國多盜賢臣官則一西岳峻嶒殊處一驢驢一骨獨當
 春秋二時歸至一惜哉俗態好裝蔽亦如小臣媚至一今春
 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一竟能盡說諸侯入知有從來
 天子一却嫌脂粉汗顏色淡掃蛾眉朝至一文章曹植波瀾
 潤服食劉安德業一攔持令名一樽一從容草奏罷宿昔
 歸自足貽家一祝融告休酌卑一樽一奉清一過達連客位
 日夜倒芳一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一正宜且聚集恨此當
 離一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絲一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一
 豆登五山一存一子建文筆壯河間經術一近有平陰信通
 瀛四一憤舍弟一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一青焚雪
 嶺東碑碣舊制一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一力強不可制黃
 口無半一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滿

守者 懲責數略有其名一層城有萬樓制古骨一形東
 丹青通家譽氣宇一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一他時一笑後
 今日幾家一德觀崑崙奮目擊玄圖一戰場今始定移柳更
 能一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一白
 頭惟有赤心一白首扁舟病獨一至尊內外馬盈德伏羅在
 坳空大一戎馬不如疇馬逸千家今有百家一英雄割據誰
 已矣文采風流今尚一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表今仍一
 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一儂萬蒼生性命一火行于冬古
 所一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一尊一數驚聞雀巢
 誰收春色將歸去慢絲妖紅半不一尊一暫睡想像一陌
 上石筍雙高一尊一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一丈人領
 時行當反慎一尊一宗卿肅穆古制一灑然薄遊徒始與
 道侶一尊一才將竭呻吟至日一三光他際不復
 大子此一尊一抱疾深澤老防邊舊穀一多士盡儒冠墨客
屯 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鹿皆雲一泥雨城東

出戶視倚檢久洗一元臣故... 看... 州川關中只獨一... 率強為一... 能領客攜酒重相... 宣漢武今王是孝子... 自語中天月色好... 方靜處一... 春景日月... 如跳一... 孫陣亡盡焉用身... 其痛甚一... 白帽采薇青... 擇棄盛一... 嗚呼... 時節適當雨... 懷悲自無一... 嫩眼沙草愛風... 輕鷗下急一... 一投杖出門去... 團其言有感觸... 應悲白露一... 不見園花... 攢... 懶哭望王... 太守薦得充... 觀... 我欲往觀之... 冠... 洗杓開新...

洪... 情... 堂... 結... 此... 寂... 日... 古... 緯... 願... 相... 鄉... 悲... 酒... 急... 金... 笑... 受... 不... 槃... 度... 落... 韓... 汗... 譚... 統... 制... 刻... 溥... 博... 敦... 攢... 贊... 信...

杜韓詩句集韻卷中之上

下平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一先

先

沂公制方隅迴出諸侯一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
不作臨岐恨惟聽舉最一顧惟魯鈍資豈識悔吝一師
資謙未達鄉黨敬何一驅車領官吏恥俗爭相一落落王
負外爭迎獲其一為文無出相如右謀帥難居卻叔

前

高宴諸侯禮佳入上客一九江春艸外三峽暮帆
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一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一蘭
摧白露下桂折秋風一應同王粲宅謂井峴山一江清歌扇
底野曠舞衣一物情有報復快意費目一影靜千官裏心蘇
七校一綺樓開樹頂飛旋泛堂一行色象多病蒼茫泥愛一
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一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一鴻雁及

燕羊有禮太古一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一何當有翅翎飛
去隨爾一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一脫帽露頂王公一杜陵
章曲未央一皎如玉樹臨風一倚江柳樹柳堂一蘇晉長齋
繡佛一時危兵革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一解警兼驛驥
塞驢鞭使一名科擯眾俊州考居吏一所聞昔已多所得今
過一古史散右左詩書置後一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一聽
說兩京事分明皆眼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一客來尚不
見宵到權門一書寄相思處杯衝微別一此時提携當索一
有僧來訪呼使一尊酒相逢十載一

千
音嶽一柱數道
里下平一自公斗
雲橫秦嶺家何在雲擁藍關馬不一

三百轉致斜六一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一
相去時已一權門眾所趨有客動百一宣城去京國里數逾
三一不覺離家已五一夕返潮陽路入一

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入一
幾地蕭平一

筵
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一
響齊兼秉燭書杜滿懷一

前

才知難自力
才知難自力
才知難自力

天
蛟龍無定窟黃鶴摩蒼一城府深朱夏江湖渺淼
平一杖藜登水榭揮翰宿青一拂雲龜楚氣湖海蹴吳
一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一浪作禽填海那射一斗
換孤影嗷嗷來九一為郎從白首回病數秋一競將明媚
偷眼艷陽一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一樵蘇封葬地喉舌罷
朝一蛟龍得雲雨鵬鵬在秋一北迴白帝神南入黔陽一猶
瞻太白雲喜遇武功一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一素琴將暇
日白首望霜一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一林中有地映外
絕無一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一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
使者隨秋色迢迢微上一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一熱雲集
曠黑缺月未生一頻驚過小園一擬問高一婦朝多便道擗
擊望秋一狎鷗驚白浪歸雁喜青一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
一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一藩籬無限景恣意向江一時時
開暗室故故滿青一青山各在眼却望峽中一騰銷豺虎窟

淚入犬羊一赤甲白鹽俱刺一汝陽三斗始朝一舉鵬白眼
望青一橫笛短簫悲遠一自斷此生休問一揚雄更有河東
賦唯待吹噓送上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一東
家賽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一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
婦尺五一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一未將梅蕊驚
愁眼要取椒花媚遠一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一如聆笙
竿韻來自冥冥一環迴勢益急仰見團團一浪浪都無地茫
茫豈是一決雲中斷開青一封朝奏九重一潮陽未到香
能說海氣昏昏水拍一冠蓋相望僅入相待將功
德格皇一歸去雲銷漆洩動西來旌旆拂時一
董卓有識笑符一敢請土木麗自覺面勢一不以我亂髮保
愛金石一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一大邑燒黃且一

肩
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一有才繼騷雅香匪不比一
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一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一
賢
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一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一
王門高德業林府盛才一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一柔

櫓輕鷗外舍凄覽汝一散材嬰薄俗有迹負前一每覽昇元
 輔深期列大一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一冲融標世業磊落
 賦時一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一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一
 位下昌足傷所費者聖一此行壘壯觀郭薛俱才一功成失
 所在用舍何其一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一地分清切任才
 一鄉里衣冠不乏一銜杯樂聖稱避一逍遙公後世多一丈
 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一我友柳子厚其人藝且
 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一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為一今從
 府公名府公又時一咩 弦 白夜月休一萬里瞿塘峽春
 樂日失餘朝署時遺一求六上一隴外翻投迹漁陽俊
 控一由來具飛 絃 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一律比崑崙
 鐵甕擬控鳴一竹音知燥濕一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
 威寂默杳如奏湘一 舫 東郡時題 烟 荆扉深
 冷疎一白圓為我破華燭蟠長一偶携老妻去慘淡凌風一
 藜杖侵寒露蓬門啟曙一早行江上水暮宿天邊一箇中州

木白青者官鹽一今君度沙蹟累月斷人一晨鐘雲外濕勝
 地石堂一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一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
 一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一其父從西嶺翻身入長一朝來
 新火起新一東望少城花滿一揮毫落紙如雲一北走關山
 開雨雪南游花柳塞雲一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名風
 一韶陽李太守高步凌雲一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一
 月來照之禱 燕 安石名高晉昭王容赴一亂麻屍積衛
 舊自生一破竹勢臨一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
 破幽 蓮 翠乾危樓竹紅膩小池一雨荒深院菊霜倒半
 池一紫收帳嶺芋白種陸池一雨荒深院菊霜倒半
 憐 為爾獨相一白頭無籍在朱絃有哀一不聞八尺
 軀長受眾目一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一鷓鴣鳥長沙
 鄰里一遇害陳公殞於今蜀道一春州何曾歇寒光亦可一
 星坵台衡地曾為人所一死去憑誰報婦來始自一赫赫蕭
 京兆今為時所一百花高樓更可一楚女腰肢亦可一君家

白盤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一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
 絕可一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一 田 往既無可領
 不往自可一人生但如此其實亦可一魚子滿母腹 田
 一一欲誰一蔡州遙寄荷相一水食葛製神所一 田
 來皆汗血鶴吸必青一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一上請滅兵
 甲下請安井一何日露微祿歸山買薄一安排求傲吏比興
 展婦一杜曲幸有柴麻一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西營
 一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一 田 執於門執治于
 一臨分不汝誑 畋 兆喜出于 填 今色未 田 同行
 有路即歸一 田 米盡拆花 閨 小人苦喧 年 值
 二十人魂 田 我病經一才名三十一斫奮應費日解纜不知一盛事會一
 骨俱坑 田 時此堂豈干一物色兼生意凄涼憶去一往別郭瑕地于今
 四十一若逢岑與范為問各衰一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一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一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一到此應

嘗宿相雷可判一勞生繫一物為客費多一單父長多暇河
 陽實少一樓槍郭瑕邑差池弱冠一漳濱與蕭里逝水竟同
 一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六一且將基度日應用酒為一姪女
 交波日神光照夜一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一今春看又遇
 何日是歸一書記赴三捷公車留二一好武寧論命封侯不
 記一未息豺狼鬪空催犬馬一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一經
 營上元始斷手寶應一追遞來三蜀蹉跎又六一多病紛倚
 薄少雷改歲一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一鄙人奉末眷佩服
 自早一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一生涯減眾難死亦垂千一
 宗之瀟灑美少一故老相傳二百一不見是公三十一童稚
 情親四十一老翁慎莫怪少一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
 五六一辛夸始花亦已落况我與子非壯一短衣匹馬隨李
 廣看射猛虎終殘一鍾鼎山林各天性濁醪粗飯任吾一
 帝真九耀有葉有我一我行四方以口一往追不及來不有
 一寤寐想手采于今已三一邀嬉未云幾下已億萬一丈夫
 屬有念事業無窮一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一佛法入中國

雁來六百一京城數尺重寒氣倍常一元日新詩已去一君
為壯夫我少一自說經今六百一盡管諸軍破賊一欲為聖
朝除弊事宵將 **顛**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一漫道春來
衰朽惜殘一 **顛** 好狂風大放一曉來急雨春風一 **顛** 雖
無風雨災得不覆且一日月相噴諸厚 **顛** 詩求聰慧者
辰蹄而一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一 **顛** 亦種林應一

真 驚若隨世界樓閣倚山一陣圖沙北岸市醫漢西一
思漢水上涼憶峴山一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一閭閻繚繞
接山一 **真** 向者本奪子萬墳厭其一獨携無言子共昇峴崙
一 **牽** 且為辛苦行蓋被生事一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
一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一每飲孤飛去徒為百慮
一古來達士志寧受外物一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一濟江
原自闕下水不勞一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一桃花氣暖眼
自醉春渚日落夢相一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一
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一我已自頑鈍重遭五楸一別語

不許出行 **妍** 霧雨銀章濕馨香粉署一 **吾** 徒頗携被
裾動遺一 **妍** 接宿窮歡一時草千百人孰不謂汝一吾方
嗟此復君 **研** 材調具可惜 **眠** 燈花半委一晚著華
乃詠其一 **研** 朱丹在磨一 **眠** 堂醉寒重繡被一老思
筇竹杖冬要錦衾一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一力稀經樹歌
老困撥書一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一厭就成都卜休為吏
部一皓首江湖客釣簾獨未一老罷休無賴啼來省醉一安
得廉頗將三軍同晏一借問頻朝謁何如穩畫一眼花落井
水底一不獨夜短畫分一長安市上酒家一街頭酒價常苦
貴方外酒徒稀醉一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一聞
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一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
雛伴母一 **淵** 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一坐中悉親故誰肯捨
汝一朝鼓矜凌起山齋醮酹一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一看
書到曉那能一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峰不敢一

駢 宵吁憂度軫 **淵** 采薇于山 **鵲** 西川有杜一
黎元疾苦 **鵲** 魚子一 **鵲** 東川無杜一治

萬無杜一雲安有杜一君看禽鳥情猶 **涓** 通竹涓涓一
解事杜一他日辭神女傷木泣杜一 **涓** 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一帝鄉
涓 哀痛絲絲給切 **邊** 愁緒外春色浪痕一風餐江柳下
兩臥驛樓一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一白屋花開裏孤城麥
秀一故老行歎息今人尚聞一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一秋
色凋春州王孫若箇一赤辟浮春暮姑蘇落海一渭水流關
內終南在日一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一漢節梅花外春城
海水一絕塞烏鸞北孤城白帝一南飛有鳥鵲夜久落江一
卓立羣峰外蟠根積水一蠻歌孔星起空覺在天一我遊梓
州東遺跡涪江一看花雖郭內倚杖即谿一夸果荒山頂蕃
州積雪一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一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
一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鐘一始知雲雨映忽盡下牢一金刹
青楓外朱樓白水一為農山澗曲卧病海雲一巫峽西江外
秦城北斗一故將移住南山一獻納司存雨露一劍南春色
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一去時里正與裏頭婦來頭白還成

一州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一故鄉門巷荆棘底中
原君臣豺虎一明光起州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一 **編** 祖席
落橋一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一夕日在其西我 **編** 終
常坐東一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一 **編** 古立
忠義感遇有遺一雲臺終日畫青簡為誰一 **玄** 視收
坐西壁下讀詩盡數一失職不把筆珠璣為君一 **玄** 視收
人表虛心味道一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一 **玄** 視收
氣參泉擊高標權太一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一 **玄** 視收
雙舞獨猴繫紫一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一長沙才子遠釣
瀨客星一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一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
一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一爽合風襟靜當空淚臉一入說
南州路山後樹樹一喬木郵墟古疎籬野蔓一客車鞍馬絕
旅纒網蟲一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一却寄雙愁眼相思淚
點一夫子歎通貴雲泥相望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一公
生揚馬後名與日月一畫藏金蓮界誓入金勝一

楓林橋樹丹青合樓道重樓錦繡一

僂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舉一哀篔傷老大華屋艷神一

飄泊南庭老只應學水一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一竹

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一侍臣請入仗廐馬解登一自稱百是

酒中一停車臥輪下絕意于神一童駭無所識但聞有科

鮮一管草紗帽淨江今錦袍一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

決明顏色一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一兩中百艸秋爛死塔下

時時與酒一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一野老來看客河魚不

取一世已疎儒業人猶乞酒一月分梁漢米春給水衡一碧

蘿長似帶錦石小如一左相日與費萬一點谿荷葉墨青一

虛露焦舉為寒食寶藉君平賣一遠宜相就飲一斟恰有

三百青銅一安得務農息戰關普天無吏橫索一著葉滿枝

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一得客輒忘食開壘乞鱸一門外

唯有吏日來一遷一筋力妻孥問著華歲月一無端盜賊起

微租更索一忽已歲時一笑為妻子累甘與歲時一

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一煎一形影對州僻回勝杜曲一

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一漆有用而割膏以明白一強

飯蕞添滑端一然一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一斯遊恐不遂

恐子不可說鳴鳥蛟蛇一汝東江南近里間故依一果州南

充絲寒女謝自一冬夜豈不長遠且燈燭一官吏不之制紛

紛聽其一嗟爾成人莫慘一聽終辭絕共一延一披拂雲軍

一借哉已老無所及坐晚神骨空清一靈師不掛懷胃涉道轉一中

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一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一彼于女何

間不得意失迹成遷一王室蕭曹拱御一一日兩遣僕三日

有乃今一筵一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一一日兩遣僕三日

善且一筵一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一一日兩遣僕三日

輕舟送別一憶昨趨行殿殿發捧御一羣公餞南陌蕭蕭秋

初一白疑煩多酒明星惜此一高談雄辯驚四一送爾維舟

惜此一魚吹細浪播歌扇燕蹴飛花落舞一更為後會如何

地忽漫相逢是別一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一誰

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一萬里相逢食握手高才仰

望足離一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一昨者至林邑使君數

開一短艸辭晚一存子敬一晨朝降白露遺憶舊

青一卷裡揚花鋪白一梅一因學遠從剡明公各勉一

朝吟思共飯夜宿憶同一山林民可入題題莫遠一

子 236-385

詩旨一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一史開行人在詩家秀句一
 詩人取佳句刻畫竟誰一漢道中與盛章經亞相一以成美
 價存子山舊業一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一定如深意苦
 使衆人一聞道王喬寫名因太史一公侯終必復經術竟
 一叩如哀玉錦城一睡美不聞鐘鼓一却嗟其骨遂虛一清
 詩句句盡堪一張旭三杯神聖一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
 必萬人一舊來好事今能不老去新詩誰與一開忠二州
 牧詩賦時多一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一水玉清顏隔波濤
 感句一當時萬事皆眼一馬一灌園曾取適游寺可終一枕
 見不知幾許猶流一如此登龍蓋有古人一置驛常

稱逝矣吾道卜終一
 稷 硠 躑 媮 裕 仟 芟 澱
 豨 柝 鵲 蛭 咽 歎 零 佃
 眞 碩 躑 驥 岍 沂 开 繩
 併 餅 蟻 駢 淵 蕭 稍 籩
 靡 韃 譏 誕 緹 鄉 蜓 饅
 驢 潺 挺 挺 挺 單 嬋 儻
 嗎 岍 廛 扁 梗 平 榜 牲
 純 瑄 腴 儼 蠓 媛 懷 環
 讓 祆 駟 啜 擱 搏 蝶 鉛
 漩 璿 娟 痾 篋 銓 竣 駮

繪 甄 頤 算 湍 篙 跄 幘
 乾 捷 驥 騫 觀 鬃 峇 崇
 卷 蕩 媽 鄢 燁

二蕭

蕭 涼氣曉蕭一馮唐毛髮白喘與日蕭一幾羣滄海上
 鳴風蕭一無由觀雄略大 蕭 蛟龍纏倚初響風吹吹
 樹日蕭一車麟驛馬蕭一 蕭 遂有馮夸來擊鼓始知燕女
 善吹 貂 珠鈿曾為大司馬 鵬 秋天憶射一 凋 風雨一食作前日味
 桂風蕭急青 彫 翠石俄雙表 調 勿彈吐捉動可歌
 梧日夜一 寒松竟後一

跳 隔吳黃鳥並翻白魚一 條 如兔得
 日一 跳 路何用東西一刃下那能脫波開或自一 條
 官關尚蕭一時清非造次與盡却蕭一風蕭近者雨燕
 集深一誰謂朝來不任意狂風挽斷最長一跨馬出如時板
 目不堪人事日蕭一便凌雪色還蒼神瀟灑春光有柳一

聊 贈詩馬敢陸 僚 膾炙思我友 家 江樹城
 染翰欲無一 觀樂憶吾一 遠雲臺使
 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一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一天子
 多思澤蒼生轉寂一道路時道塞江山日寂一執友差淪沒
 斯人已寂一孤光隱顯吟遊子恨寂一客裏何邊次江邊正
 寂一越策蕭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一卧龍躍馬終黃土
 人車音書久寂一 遼 官去道苦一濡沫情雖密登
 江燈最暮拂影家一 標 門事已一惟彼頭暈者去公豈
 不 揜 無心思橫非 鵲 流年成蟋蟀 標 恭惟
 後鳥其地一 標 同自出

沙選其高—回首扶鼎銅柱—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
孤—嶮且坦對南山—泄乳交巖脈懸流揭浪
杓—峽長雲雨—鑣—仰未得所—世已解—

瓢—未解依依袂還樹況—苗—雲山兼五嶺風寒
隨意點春—東屯稻畦—要—頃壯我塵出叨陪幕府—
百頃止有澗水通青—西轅自茲異東遊不可—問

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腰—不作河
肉大酒徒相—不知久不死憫憫尚誰—西尉凄涼
為折—急雨梢谿足斜暉轉樹—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
繡段裝檐額金花貼鼓—素殿乾垂領銀章破在—行人弓

箭各在—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鴉—休傳鹿是馬
女兒—已評陵歌扇還來伴舞—莫信鴉如—
自可捐憂累—喬—新文生沈謝—橋—不識南塘路今知
何須強問—異骨降松—第五—下墜千雪嶺

却背五繩—朝進東門管基上河陽—曠望濕洼道霏微河
漢—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憂我擘茅棟携錢過野—江
光隱見窺窺窟石勢參差鳥鵲—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
江萬里—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大炬然如

畫長船縛似—入鏡—僑—入幕知孫楚—妖—雲臺畫形
鸞窺洛行天馬度—披襟得鄭—像皆為掃氣
漂—之官方玉折寄菲與萍—天下—飄—江雲亂眼
甲兵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雪暗還須

浴風生—任—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血浪疑猶沸腥
風遠更—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弄鬪時細轉爭急忽驚

瀟瀟挑挑挑
船偉苔鱗挑
挑挑挑
挑挑挑
挑挑挑
挑挑挑

蜩澆驍鳥傲
料敷錄膠膠
寮枵趨樵翹
影僂翹

三肴
郊—西川供客眼唯有此江—此堂存古制城上
俯江—綠江路熟俯青—芽飛度江灑江—膠—
靈如過隙窺—巢—柱穿蜂窩蜜棧缺燕添—望極春城上
行願投—開筵近鳥—斃止飛鳥將數子頻來燕語
定新—梢—坐接春杯氣心傷艷蕊—白花槍外采青柳樹
前—橙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

茅—落構垂雲雨荒塔蔓州—背郭—墟—下書—拋—
堂成蔭白—卷我屋上三重—過雄—
問東流水生—嘲—傍人錯比揚雄宅—庖—池水觀為政
溘未即—懶惰無心作解—

肴—高者挂胃長林梢
下者飄轉沈塘—

肴—肴
肴—肴
肴—肴
肴—肴
肴—肴

鮫咬教菱鞞巢漢鏡
吮饒恹捐蛸鞘旃鬚

管筍貓犛罟媯倏
哮鶻包苞枹胞泡敲

駁 堯 勦 啁 跑 麈 鞞 咆 匏 炮

四豪

豪 分 閩 救 世 用 賢 毫 家 聲 肯 墜 地 利 器 當 秋 一 舞

階 銜 壽 酒 走 索 背 秋 一 此 時 瞻 白 兔 直 欲 數 秋 一 戈 鏃 開 雪 色 弓 矢 向 秋 一 上 方 重 閣 晚 百 里 見 秋 一 徐 關 深 水 府 碣 石 小 秋 一 朝 罷 香 煙 携 滿 滿 城 鏜 賊 一 鬼 物 撒 撒 亂 坑 一 袖 詩 成 珠 玉 在 揮 一 壕 城 鏜 賊 一 鬼 物 撒 撒 亂 坑 一 號 三 日 無 行 人 二 江 聲 怒 一 丈 夫 死 百 役 暮 返 空 都 一 喜 覺 都 城 動 悲 憐 子 女 一 逗 雷 熱 爾 腸 十 里 却 呼 一 寒

日 外 淡 泊 長 風 中 怒 一 看 雲 莫 恨 望 失 水 任 呼 一 沙 頭 暮 黃 鵠 失 侶 自 哀 一 八 月 秋 高 風 怒 一 翻 風 轉 日 木 怒 一 願 分 竹 實 及 蟻 蟻 盡 使 鷓 鴒 相 怒 一 昏 昏 關 閉 氣 侵 十 月 荆 南 雷 怒 一 莫 將 條 擊 纒 者 處 有 蟬 一 蚊 龍 出 沒 怪 龍 一 春 雲 送 色 晚 一 過 地 歲 時 晚 窠 身 筋 骨 一 我 欲 就 丹 砂 跋 涉 覺 雞 一 勞 身 一 他 鄉 唯 求 弟 還 往 莫 辭 一 且 無 鷹 隼 慮 雷 雷 滯 莫 辭 一 老 被 焚 籠 役 貧 嗟 出 入 一 我 行 匪 利 涉 謝 爾 從 者 一 聖 主 他 年 首 遠 心 此 日 一 沈 疴 聚 藥 頓 頓 忘 所 進 一 良 會 不 復 久 此 生 何 太 一 萬 方 頻 送 喜 無 乃 聖 躬 一 乞 降 那 更 得 尚 許 莫 徒 一 往 來 雜 坐 卧 人 馬 同 疲 一 明 府 豈 辭 滿 藏 身 方 告 一 所 務 毅 為 本 邪 靡 無 乃 一 翅 垂 口 噤 心 甚 一 知 于 歷 險 人 馬 一 芮 公 迴 首 顏 色 一 蜜 蜂 蚋 蝶 生 情 性 偷 眼 蜻 蜓 避 百 一 運 移 漢 祚 終 難 復 志 決 身 軀 軍 務 一 牢 棧 雲 關 干 峻 梯 新 詩 海 內 流 傳 遍 舊 德 中 朝 屬 望 一 石 結 構 一 苟 活 到 今 日 寸 心 銘 佩 一 亂 水 通 人 過 懸 崖 置 屋 一 醪 家 家 賣 秦 州 丹 堦 近 神 行 羽 衛 一 問 兵 利 寇 趁 下 一 釵 鈿 只 待

傲 春 一 清 秋 多 宴 高 門 貴 郎 君 玉 樹 一 東 郭 滄 江 合 西 山 會 終 日 幽 香 一 六 翻 曾 經 剪 孤 飛 卒 未 一 春 水 滿 南 國 朱 崖 雲 日 一 野 寺 殘 僧 少 山 閣 細 路 一 舜 舉 十 六 相 身 尊 道 何 一 萬 壑 樹 聲 滿 千 崖 秋 氣 一 路 失 半 腸 險 雲 橫 雉 尾 一 舟 楫 鼓 斜 疾 魚 龍 偃 卧 一 歇 鞍 在 地 底 始 覺 所 歷 一 泱 流 何 處 入 亂 石 穿 門 一 開 道 洪 河 坳 遙 連 滄 海 一 左 牽 紫 遊 韁 飛 走 使 我 一 御 氣 雲 樓 敵 舍 風 絲 仗 一 轉 蓬 行 地 遠 振 桂 仰 天 一 曲 江 蕭 條 秋 氣 一 不 見 滿 湘 之 山 衡 山 一 憑 軒 披 藉 天 為 一 秋 宿 霜 露 素 月 一 濕 久 飛 遲 半 欲 一 輪 飛 金 盤 白 雪 一 華 軒 萬 萬 他 年 到 錦 竹 亭 亭 出 縣 一 異 獸 如 飛 星 宿 落 應 弦 不 礙 蒼 山 一 旌 旗 日 暖 龍 蛇 動 宮 殿 風 微 燕 雀 一 春 興 不 知 凡 幾 首 衡 陽 紙 價 頓 能 一 諸 葛 大 名 垂 宇 宙 宗 臣 遺 像 蕭 清 一 渭 水 遠 連 石 靜 隴 山 蕭 瑟 秋 雲 一 柳 樹 誰 人 種 行 行 夾 岸 一 洞 庭 連 天 九 疑 一 金 爐 香 動 蟻 膏 脂 一 鵝 錯 碧 翠 鸞 鶴 一 篙 暗 頭 暗 玉 珮 聲 來 雉 尾 一 膏 脂 一 鵝 錯 碧 翠 鸞 鶴 一 篙 暗

浪 春 樓 樓 樓 驚 鼻 或 騁 鸞 騰 天 聊 作 鶴 鳴 一 流 惡 邑 里 清 風 破 竹 一 鼻 刺 茲 遠 江 一 蝶 蜂 滿 近 郭 蛟 螭 乘 九 一 青 錢 買 野 竹 白 幘 岸 江 一 昨 者 萬 貴 人 豈 不 仁 視 汝 如 州 前 槌 大 鼓 詞 皇 繼 聖 登 變 一 萬 貴 人 豈 不 仁 視 汝 如 除 蓬 一 時 來 訪 老 疾 步 屨 到 蓬 一 燕 南 吹 賦 賦 濟 上 沒 蓬 一 爭 奪 至 徒 步 塊 獨 委 蓬 一 風 雷 颯 萬 里 需 澤 施 蓬 一 毛 風 雖 無 凡 一 難 假 龍 龍 力 空 瞻 烏 鵲 一 窮 愁 但 有 骨 牽 盜 尚 如 一 羅 襪 紅 染 艷 金 羈 白 雪 一 則 知 潤 物 功 可 以 貸 不 一 故 使 籠 籠 織 須 知 動 損 一 蕭 史 幽 棲 地 林 間 踏 風 一 秦 時 任 商 鞅 法 令 如 牛 一 水 路 疑 霜 雪 林 棲 見 羽 一 鋒 先 衣 染 血 騎 突 蚩 吹 一 紫 沙 惹 艸 細 于 一 壯 士 短 衣 頭 虎 一 遊 子 空 嗟 垂 二 一 前 者 坐 皮 因 問 一 欲 知 世 掌 絲 綸 美 池 上 于 今 有 鳳 一 三 分 割 據 紆 一 梁 萬 古 雲 青 一 羽 一 太平 時 節 身 難 遇 郎 君 何 須 數 二 一 漂 船 擺 石 萬 瓦 裂 咫 尺 性 命 輕 鴻 一 旌 秦 山 當 警 彈 漢 苑 入 旂 一 詩 書 遂 檣 一 髦 近 要 津 鏗 奴 僕 且 旌 一 天 仗 肯 嚴 建 羽 一

旌 秦 山 當 警 彈 漢 苑 入 旂 一 詩 書 遂 檣 一 髦 近 要 津 鏗 奴 僕 且 旌 一 天 仗 肯 嚴 建 羽 一

節制收 **洮** 花門騰絕漠拓羯渡 **鞞** 元帥歸龍種司
英 **條** 蒼水使 **滔** 文章差底病起首班滔 **刀** 見事

者捫赤 **滔** 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 **刀** 見事
心折大 **市** 日中集于利近錐 **躬** 自下所騎馬右封腰間

一 **褰** 子左右揮霜 **玄** 冬示我胡 **躬** 北驅漢陽傳 **駮**
國 **開** 道松醪賤何須悵錯 **躬** 南汎上瀧 **駮**

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 **躬** 縱使盧王操翰墨 **艘** 洞主
劣于漢魏近風 **躬** 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難 **艘** 降接武

海胡泊干 **白** 屋雷孤樹青 **臊** 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
天矢萬 **牧** 出令奔飛百 **臊** 誰云遺毒螫已足沃腥

下林畏蛇食畏 **袍** 水花笑白首春艸隨青 **執** 執
藥海氣濕蟄熏腥 **袍** 乃沸尚織締成緼 **渚** 花張素錦

汀艸亂青 **客** 醉揮金枕詩成得繡 **吾** 舅情分手使君寒
贈 **帳** 殿羅玄冕轅門照白 **自** 喜遂生理花時費禮 **白**

帝寒城駐鑄 **憶** 昔范增 **陶** 上天回哀春朱夏雲歸 **走**
碎玉斗未使吳兵著 **白** **陶** 走平亂世相催促 **一** 露明主

正 **桃** 麝香眼石竹鸚鵡啄金 **吾** 衰同泛梗利涉想
獻宮 **五** 夜漏聲催曉 **濤** 春江不可渡 **二** 月已風 **空**

箭九重春色醉仙 **濤** 庭步鸚鵡隱几望波 **萬** 家鼓
疎林積陰帶奔 **五** 原空鏗壘 **八** 水散風 **一** 聲折辭主人開

帆駕洪 **一** 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 **一** 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
了 **二** 儀積風雨百谷滿波 **一** 鏗鏘已鑿虛秋 **一** 菱荷枯折隨

風 **一** 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濶足風 **一** 江上舍前無此物
爭分蒼翠拂波 **一** 懸流轟 **逃** 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

射水府 **一** 瀉百里翻雲 **逃** 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
奈何點更徒漁奪成通 **一** 吾客左馮翊滿家同道 **一** 猛蛟

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逝 **雷** 風戰關魚 **遭** 天步艱方
龍 **一** 十生九死到官所幽 **居** 默默如藏 **遭** 虛時和運更

一行在僅間信 **嗽**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嗽 **一** 索錢多門
此生隨所 **一** 安能陷糞上有志乘鯨 **一** 兵氣回飛鳥威

風聲收 **一** 聲沒巨 **一** 倚賴天涯釣猶能擊巨 **一** 龍伯國
人罷 **熬** 置膏然火上 **曹** 五色非爾 **一** 石間採藏女

釣 **熬** 哀哀自煎 **曹** 鬻菜輸官 **客** 情投異縣詩
態憶吾 **一** 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 **一** 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

一舍弟早樓邑防川領簿 **一** 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 **一** 數息
謂妻子我何隨汝 **一** 今日看天意遊魂貨爾 **一** 陰色靜龐敵

勸咄自官 **一** 側身嘗願求其 **一** 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
求其 **一** 安得突騎四五千萃然眉骨皆爾 **一** 龍文虎脊皆君

馭歷塊過都見爾 **一** 伯仲之間見伊 **一** 指揮若定失蕭 **一** 水
戎服上趨承北關 **曹** 太常棹船聲 **一** 夜 **操** 水

儒冠列侍映東 **一** 寒眼半覺鼓笛關 **曹** 夜 **操** 水
淡傷 **一** 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 **一** 番禺說賢領籌運神

哀 **一** 舟子廢癯食飄風淨所 **一** 此輩感恩至羸俘
何足 **一** 四鄰出未報何必吾家 **一** 哀絃遠白雪未
與俗人 **一** 松醪酒熟傍看醉蓮葉舟輕自學 **一**

脊 **嶢** 垚 僂 曉 曉 么 恻
瘠 道 哨 脩 峭 掣 侶 昭

鼉 囂 齏 煖 朽 歎 齧 僑

譙 樵 焦 僑 矯 僑 鵠 臙

蕉 熏 噍 橈 莖 輶 岳 繇

瑶 窰 僂 蘇 緜 珧 陶 榆

鷄 啮 僂 侶 鈕 釧 焱 標

十鼓只載數駱——**蛇** 二雅編迫無妻——**迤** 城中
 行酒雙逶——巴山春色靜北——**陀** 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
 望轉遠——青楓隱映石逶——**陀** 星線寶校金盤——
 歌罷兩樓惻六龍忽蹙——開君已朱絃且得慰蹙——
 人皆期七十纔半豈蹙——石鼓——**沱** 為吾謝賈公病肺臥
 之歌止于此嗚呼吾意其蹙——**沱** 江——東逾遠水北游——
 不勞烈士浪滂——**噫** 欠為飄風濯手人雨——晨興為
 誰勸還坐久滂——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罷**
 年深豈免有缺畫——**娥** 孔子西行不到秦——**娥** 他離
 快劍斫斷生蛟——**娥** 掃地屋宿遺骸——**娥** 放紅蕊
 想像嘔——**鶯** 鶯兒黃似酒對酒愛黃——**鶯** 日銷
 青——**鶯** 俗書趨姿媚教紙尚可博白——**哦** 月鏢就
 埋沒六年西——**娥** 子負經濟才天門辭嗟——故園不可見
 顧空吟——**娥** 並袖帶——**娥** 功勳成昔萬世鑿石作
他 匪——百萬傳深入寒區望匪——少壯樂難得成寒心
 嗟——**他** 匪——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羅** 遺憂懷惠性匪
 一人生由命匪由——大厦深——**羅** 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泪
 箒與盃覆經歷久遠期無——**羅** 饑有易子食獸循長虞
 一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 舊
 漢使千堆寶少答胡王萬匹——**羅** 州長沙軟無網——**羅** 苑于岐
 陽驍雄俊萬里禽獸皆避——**羅** 滿盤無處莫自古流傳是
 泪——**羅** 今夸蛾扶汝出——**羅** 師燒鉞鐵灼滿版如星——
羅 春色生烽燧幽人泣——**羅** 隔洛連香艾通林帶女——
 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羅** 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
 空垂——舟中得病携余——**那** 無人收拾理則——**荷** 城
 林洞口經春長——**那** 甚關霜蘊白重意如——**荷** 晚通
 雲霧亭深到菱——**那** 折不自守秋風吹若——**荷** 精濤既
 繁魚馬江犬足菱——**那** 甚關霜蘊白重意如——**荷** 晚通
 不寐歡娛將謂——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那** 絕知春意早最
 奈客愁——**那** 枸杞因吾有雞樓奈汝——**那** 崑朝日簪笏筋力定如

一幽意忽不恒啼期無奈——拾舟應轉地鄰——**河** 京風
 起天末君子意如——**河** 秋燕聲不去暮雀意如——**河** 明朝有封事
 數問夜如——**河**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河**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
 幾——**河** 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河** 客散曾城暮孤狸奈若——**河** 官
 軍未通蜀道竟如——**河** 幽樓身懶動客至欲如——**河** 相見各頭
 白其如離別——**河** 蘊真樞所過落日將如——**河** 少壯幾時奈老——**河**
 飛騰無奈故人——**河** 功曹非復漢蕭——**河** 我今衰老才力薄潮平
 湖乎奈汝——**河** 亂代飄零子到此古人成敗子如——**河** 論文與
 語語已矣可如——**河** 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河** 吾兒可憎奈
 此狡獪——**河** 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河** 我齒落且盡君墳白幾
 明——**河** 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河** 凌風一舉君謂——**河** 有酒不飲奈
 明——**河** 嗚呼奈汝母子——**河** 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河**
 間道邪西千樹雪——**河** 東儲駐皂蓋北渚凌清——**河** 淹雷問
 欲將君去醉如——**河** 者老寂其向山——**河** 司徒下燕趙收取
 舊山——**河** 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波——**河** 成感去故里悠悠赴文——**河**
 爾雲常帶雨——**河** 水不成——**河** 白粉久同林樾魚本同——**河** 勸律又
珂 西采玉——**珂** 夜騎天如起天——**珂** 巫峽忽如晴華微蜀江猶似見
 黃——**珂** 纖雲四卷天無——**珂** 月蝕汝不知安用為龍窟天——**珂** 安
 能以此上論列願——**珂** 方朔乃豎子——**珂** 兩林日炙野
 借辨口如懸——**珂** 騎不加禁——**珂** 火燎鬼物守護
珂 願搗——**珂** 不寐聽金鑰因風想玉——**珂** 知君未愛春湖色與
珂 在驪駒白——**珂** 領頭可其奏送以紫玉——
珂 柄任儒術榮丘——**阿** 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
阿 彼幽樓載典籍蕭然翠嶽依山——**阿** 中朝大官老子
 從臣才藝咸第一揆選擇刻雷山——**阿** 事詎肯感激徒婦
戈 漢將仍橫——**阿** 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阿** 難分太倉
 粟競棄膏腸——**阿** 素練父母恩不替行負——**阿** 妖氛擁白
 馬元帥待瑯——**阿** 父客宜旋旆與王未息——**阿** 將軍別換馬夜出
 擁瑯——**阿** 廟堂不肯用干——**阿** 周綱陵遲四海沸宜王憤起揮
過 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阿** 吾勇敢如此古人難復
 一旅應與明好風雨亦來——**阿** 鄉莊賓客地裏白遠來

杜韓詩句集韻卷中之中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六麻

麻 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 墓 忍學省事不以汝嗜

車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 蕭瑟灑秋色氣昏靈

駕鼓 祇知開信馬不覺誤隨 偷入雷電室鞠較掉狂

為汝 兩淚無 奢 萬物附木性 賒 鄰人有美酒雅

由反 旆義和 約身不願 子夜能 如今九

日至 自覺酒須 甘澤不猶愈且 昨今未 金錯囊垂罄銀

壺酒易 誦賦工無益山林跡未 去邪軒極故無邪眺望

宅從 茲老為農去國 漢漢舊京遠 通過路 蜀酒

禁愁 得無錢何處 東帝威容大 仙宗寶曆 太平公事

少吏 隱詎相 商顏暮雪 邪 清寒坐骨肝 磨 下

衝割 坤軸疎 斜 飛騰暮景 破浪南風 正回棹 畏日

泥輕 燕 禹功 理造化 疏鑿就 赦 雪裏 江船度 風前 徑竹

馬驕 朱汗 落胡舞 白題 顧漸 味所 適回 首白 日 細雨

魚兒 出微 風燕子 遠 幽浮 水靜 輕燕 受風 一百 丈牽 江色

孤舟 泛日 水靜 樓陰 直山 昏塞 日 禹廟 空山 裏秋 風落

口 簾影 微微 落津 流脈 脈 小徑 升堂 舊不 一 夔府 孤城

墓 忍學省事不以汝嗜

車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 蕭瑟灑秋色氣昏靈

駕鼓 祇知開信馬不覺誤隨 偷入雷電室鞠較掉狂

為汝 兩淚無 奢 萬物附木性 賒 鄰人有美酒雅

由反 旆義和 約身不願 子夜能 如今九

日至 自覺酒須 甘澤不猶愈且 昨今未 金錯囊垂罄銀

壺酒易 誦賦工無益山林跡未 去邪軒極故無邪眺望

宅從 茲老為農去國 漢漢舊京遠 通過路 蜀酒

禁愁 得無錢何處 東帝威容大 仙宗寶曆 太平公事

少吏 隱詎相 商顏暮雪 邪 清寒坐骨肝 磨 下

衝割 坤軸疎 斜 飛騰暮景 破浪南風 正回棹 畏日

泥輕 燕 禹功 理造化 疏鑿就 赦 雪裏 江船度 風前 徑竹

馬驕 朱汗 落胡舞 白題 顧漸 味所 適回 首白 日 細雨

魚兒 出微 風燕子 遠 幽浮 水靜 輕燕 受風 一百 丈牽 江色

孤舟 泛日 水靜 樓陰 直山 昏塞 日 禹廟 空山 裏秋 風落

口 簾影 微微 落津 流脈 脈 小徑 升堂 舊不 一 夔府 孤城



六麻

墓 忍學省事不以汝嗜

車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 蕭瑟灑秋色氣昏靈

駕鼓 祇知開信馬不覺誤隨 偷入雷電室鞠較掉狂

為汝 兩淚無 奢 萬物附木性 賒 鄰人有美酒雅

由反 旆義和 約身不願 子夜能 如今九

日至 自覺酒須 甘澤不猶愈且 昨今未 金錯囊垂罄銀

壺酒易 誦賦工無益山林跡未 去邪軒極故無邪眺望

宅從 茲老為農去國 漢漢舊京遠 通過路 蜀酒

禁愁 得無錢何處 東帝威容大 仙宗寶曆 太平公事

少吏 隱詎相 商顏暮雪 邪 清寒坐骨肝 磨 下

衝割 坤軸疎 斜 飛騰暮景 破浪南風 正回棹 畏日

泥輕 燕 禹功 理造化 疏鑿就 赦 雪裏 江船度 風前 徑竹

馬驕 朱汗 落胡舞 白題 顧漸 味所 適回 首白 日 細雨

魚兒 出微 風燕子 遠 幽浮 水靜 輕燕 受風 一百 丈牽 江色

孤舟 泛日 水靜 樓陰 直山 昏塞 日 禹廟 空山 裏秋 風落

口 簾影 微微 落津 流脈 脈 小徑 升堂 舊不 一 夔府 孤城

脫巢在眼無容 一種樂扶衰病吟詩解數 馬似學來口吐

抱恨堪咨 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 廿年病酒

不得已頰頰口齋 今來不復飲每見 蛇 古庭畫龍 巨

恒谷 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舍 蛇 古庭畫龍 巨

放慘澹開龍 衛門羅戟 擊圖 辟雜龍 方朔聞不喜 概

蛟 華 京 出郭眺四郊 蕭蕭春增 殘年傍水園落日

對春 無勞問河北 諸將角榮 石亂上雲氣 杉清延月

悠悠照邊塞 悄悄憶京 問俗營 兼事將 詩待物 西江使

船至時復問京 高齋依藥 鉅絕域 改春 每依北斗望京

在功誠可尚 守道詎為 當春天地 爭奪 譁 極觀忘

新年都未有芳 更無凡木 爭春 譁 極觀忘

欲不希露 言外口實 誰 瓜 門 瘦地 翻宜 粟陽坡

請悉掃除 慎勿許 誰 瓜 門 瘦地 翻宜 粟陽坡

可種 卜筮 應同 蔣誦 運為 圓須 似 邵平 駟 昔日 太宗

丈人 才力 猶強 健立 傍青 門學 種 駟 昔日 太宗

花 寒城 菊自 雲掩 初 泣 月 香 傳 小 樹 茅 棟 蕊 一 床 清

池有餘 古苔 生 迹 地 秋 竹 隱 疎 每 恨 陶 彭 澤 無 錢 對 菊

近相 報 但 恐 失 桃 團 荷 浮 小 葉 細 麥 落 輕 江 動 月 移 不

為 旁舍 連 高 竹 疎 籬 帶 晚 隨 風 且 問 葉 帶 雨 不 成 一 語

躍見菊一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一直把春價酒都將命乞
 丈人庭中開好一種林處推開一誰將平地萬堆雪剪
 刻作此連天一白雲却嫌春色晚故穿花樹作飛一心訝愁
 來唯貯火眼知別後自添一水盤更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愁
 其一質管競長纖纖第脚開開艷艷一誇賞妍又分外
 一旁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一理恆夫何一年
 少臨池子西來亦自一國方朔不懲劍披一擊落陽園苑
 恩更矜一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於一尤紛
嘉 名香薦乳一**家** 即為一傳道東柯公深藏數十
 蓋拾書籍賣來問爾東一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一峽內港
 雷客路邊四五一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一喪亂丹心破王
 臣未一一錦里煙塵外江郎八九一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
 一狂歌過形勝得醉即為一賤子何人記迷芳著處一城中
 十萬戶此北兩三一大江塔散根帶海成一荒邨建子月
 獨樹老夫一四十五無夫一漢東漢西一萬一江深竹靜
 兩二一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輪低還是—度信羅含俱有
 宅春來秋去作誰一寡妻翠蓋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一近
 侍只今難浪迹此身那得更無一未相與姬國轄標建夏
 一姬娥還宮室太陽有室一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一嚴嚴
 王母宮下維萬仙一從官百餘座嚼吸煩官一佇立摘滿手
 行行把帚一鸞關那堪又憶一哀猿啼處兩三一夜領張徹
 投盧全乘雲共至玉皇一翠蓋紅蕊天力與此思不屬黃鐘
 一橋夾水松行百步竹林筵席到僧一初來猶自念鄉邑歲
 久此地還成一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一加國代工聲
 可保一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一問遠攝事
 敬恭一雉鷲弓滿勁箭一既從白帝祠又食于措禮有—日
 光赤色照未好明月簪入都夕一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蘿
 蔓作交一吟若詩罷看**笳** 天風隨斷柳客淚隨清—画
 雙鬢斗覺霜毛一半一**霞** 省香爐連伏枕山樓粉黛隱悲
葭 客愁連蟋蟀一**霞** 書北窗平昔迴首猶基—忽
 學古帶兼一疑行暮雨何事入朝一老翁須

地主細細酌流一國皎潔當天月歲疑捧日—且不解訣
 攝身凌蒼一川原近遠蒸紅一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淚淚
 落野一**遐** 禮樂追尊盛**瑕** 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
 一乾神降福一**葩** 燬階鋪水碧庭炬坵金—奈何越
 偷光全耀婦我月一酒不省錄不見玉枝橫霜一
 盲眼鏡淨無纖一**鴉** 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樓
 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一查簪宜擺馬列炬散林—簾
 戶每宜通乳燕兒一**巴** 早知乘四載**差** 足了垂白年
 童莫信打慈一**沙** 疏鑿控三一**差** 散居山士—
 四真皆蓄列一聖亦有—長姬**沙** 買生骨已朽悽惻近
 香御四羅列錦綉練蛇無等—**沙** 長一對門藤蓋瓦映竹
 水穿一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
 美賢遇轉軻引蟻泥—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寒魚依
 密藻宿鶯起圓—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塞俗人無井山
 田飯有—較室圍青州龍堆隱白—州圍須同谷驛道出流
 野船明細火宿鴈聚圓—亭景臨山水邨煙對浦—雲氣
 生虛聲江聲走白—深知好顏色英作委泥—依杖看孤石
 傾壺就淺—秋庭風落果濃岸兩頰—鷓鴣難轉滿晴—此
 皆騎戰—敵萬縞素漠漠開風—赤鳥司南方尾秃翅能
 一不知萬萬人身身埋泥—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山淨
 江空水見—潮陽南去倍長—雙奉一手支頭卧還把漁竿
 下釣**砂** 透懸勿漏令**紗** 不眠瞻白兔**沙** 國於菟
 旗旄術**衙** 詠歌劉天子**牙** 靜濯明粧有所來顧我
 未肯置齒—忍令月被惡物食枉于汝**芽** 背飛鶴子遺
 口插齒—莫辭酒誰為君王之爪—**芽** 瓊蕊相趁兔難
 入籍—**涯** 雨多添柳水長減滿—二月初驚見州—早曉
 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晴—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
 初萌**涯** 貧病固其常當責任生—事主非無祿浮生即
 有—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世路雖多梗吞

亦有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
仰善浩無一兼雲封洞助月照天未報恩波知死所莫
今炎瘴過曹敏鼓辰槎漢陰有鹿門蒼海有靈
送生清動杯中物高瞻海上測光與天遠直欲呀東方
泛仙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呀青色龍
身角何呀王母開以笑衛官助呀餘光散給

畚 椰 芥 爺 罝 鉗 驊 媧
網 蝸 斂 枷 珈 勑 勑 震
駕 蝦 蝦 駁 駁 蕞 艇 芭
了 啞 耙 耙 义 艇 鯊 茶

衰 閣 蛙 窠 汗 娃 窪 洼
哇 髮 榻 琶 爬 杷 苴 椰
筓 植

陽 君行難不遠守邊赴河昔我遊山東憶嶽東岳
大君先息戰嶧馬華山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一片
帆左柳岸通郭前衝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一猶聞辭後
主不復卧南三數聚散臨重一遠在劬南思洛一即從巴
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一憶昔先皇巡朔方千騎萬乘入
咸天行失其度陰氣來干一僕射南陽公宅我睢水
衝風吹破落天外楊杜曲曉看舊四郊多白一斯文在
飛向日灑洛楊親徒以我似城一平沙綠浪榜方

口雁鴉飛揚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一未暇申安慰
起穿垂揚情空激一虛明見鏡毫羽嶽亦飛一備白鷄
補袞憂憤心飛一冕旒俱秀發強沛盡飛一臨穎美人在白
帝妙舞此曲神揚和聲隨祥風宵窺相飄一壞畫星搖
動旗分獸藏一想當旋手時巨刃磨天一浩浩復湯湯濤聲
抑更一算獨有神靈無時停籤一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
浮雲柳絮無根蒂洋東至集詳中流上灘祥
天地闊遠隨飛翔恭開魏夫人羣仙史朝一紫荆寄樂
性辭忍衰俗翔恭開魏夫人羣仙史朝一紫荆寄樂
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一玉繩回斷絕鐵鳳森翔一諸侯
非棄柳半刺已翔一北城悲發發鶴鶴號且一燿如羿射九
日落如如羣帝驂龍良吾君亦勤理遯爾一來一勤君善
飲食鸞鳳本高一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一平明脫身去快
若驚良劇五七國畏馬卿四賦一將軍專策略幕府盛
鳥一才一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一徵起遊

良 才一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一徵起遊

望川一暮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夜雨剪春韭新炊間
足稻一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量但以一笑不自
一量鴛鴦綠柳林逸翮遺稻量大樹可笑不自
程 會待妖氛靜論文整畏一涼 故人何寂寞今我
除過酒算一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一覽物數衰謝及茲慰
淒一暑雨雷蒸濕江風借夕一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一此
行履暑雨厭土間清一春隔難人畫秋期燕子一雲霄遺暑
濕山谷進風一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一白首多年疾秋天
昨夜一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一脆添生菜美陰益食簞一
止風昨夜雨江一早來一玉瓦錦席高實一愁極本憑詩道

程 會待妖氛靜論文整畏一涼 故人何寂寞今我
除過酒算一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一覽物數衰謝及茲慰
淒一暑雨雷蒸濕江風借夕一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一此
行履暑雨厭土間清一春隔難人畫秋期燕子一雲霄遺暑
濕山谷進風一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一白首多年疾秋天
昨夜一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一脆添生菜美陰益食簞一
止風昨夜雨江一早來一玉瓦錦席高實一愁極本憑詩道

興詩成吟咏轉凄——千戈滿地客愁破露日如火炎天——厚
林故人書斷絕恒飢惟子色——**閉門讀書史**——然戶忽口
——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唯此兩夫子家居率荒——重雲
閉白日炎燠成寒——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

香——**東渚**兩今足竹間粳稻——櫻柳枝枝弱把樹樹——仙
遊終一閱女樂久無——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入暮旌旗
動歸軒錦繡——兩洗涓涓淨風吹細細——日晚煙花亂風生
錦繡——稀疎小紅翠駐履近微——直評杉松冷兼疑菱荇——
勳池石壁及長洲菱荷——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邦家用
祀典在德非馨——病葉多先墜寒花以暫——華表雲鳥埤名
園花艸——小子幽圍至輕籠熟棹——立馬千山暮迴舟——水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市橋
宮柳細江路野梅——秋日野亭千橘——雷聲忽送千峰雨花
氣渾如百和——儵然欲下陰山雪——去非無漢署——風含翠
篠娟娟淨雨哀紅渠冉冉——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

鄉——**花**卉恨別滿江——**離草**非舊國春色是他——**參**獨
休坐嘔蕩子不還——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蕩**策不可見
况乃復舊——但逢新人民木——**以**故——亂後誰得他鄉勝
故——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青
春欲盡急還——不冠是日朝天子——**秦**奏何人入帝——**嗚**呼五
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啼故——**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
還故——**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白**日放歌須縱
酒青春作伴好還——**高**爵尚可求無——**商**——**蕭**條向水陸
為守——**如**何連曉語——**半**是思——**商**——**蕭**條向水陸
生不相見動——**傷**——**非**關風露凋曾是成役——**君**每秋愛死
如參如——**赫**怒幸無——**若**能制侵陵豈在多殺——**似**
爾官仍貴前賢命可——**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司**存何所
比勝部默樓——**荏**苒百工休籌計遲暮——**時**危人事急風流

杜詩卷中之中
下五

羽毛——**怨**已獨在此多憂增內——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
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東**郊
馬使我——**當**杯對客忍流涕不覺老夫神內——**昔**隨劉氏定
長安唯懼未改神條——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懷——
不採而保于蘭何——**又**為我戰誰使死——**小**人但咨怨君
子惟憂——**人**事安可恒奄忽今我——**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誇
湯——**君**臣忍瑕垢河嶽空金——**觴**——**昨**者問瓊梅高
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傷**——**談**隨羽——**黑**貂寧
免破斑璣元稱——**賦**詩猶落筆戲毒更稱——**主**稱——**殤**——**誰**
難百口——**房**——**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我**師密叔夜世
無天——**賢**張子——**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汝**書猶
在壁汝妾已辭——**風**落收於子天寒割蜜——**關**中——**雷**
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維**時月魄死冬日朝在——**防**
所插小簿籙本亦有限——**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佳**聲
期共遠雅節在周——**有**生固莫延靜——**資**限——**翅**在雲天終

杜詩卷中之中
下五

不遠力微——**縮**縮絕須——**當**時歷——**章**——**暮**魚開七首除道
塊誤——**一**騾委棄非汝能周——**要**——**無**私齊縉——**久**坐
密金——**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應**須飽經——**璋**——**妾**身未
街已似愛文——**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分**明何以
昌——**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猖**——**紛**
拜姑——**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猖**——**紛**
家起詭怪——**唱**——**風**流呢首客——**羗**——**致**使峻雍防西——**東**
相披——**花**艷大隄——**羗**——**致**使峻雍防西——**東**
鑲胡——**帝**欲長吟放遊起且——**疆**——**無**錢居帝里
與——**日**西入軍門廡馬顯且——**疆**——**無**錢居帝里
時國用富足以守邊——**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殺**人亦有
限列國自有——**空**醉山翁酒遙憐似葛——**蘇**侯據鞍喜如
携葛——**今**秋之人將土我——**賜**書寬屬——**長**——**用**箭當用
那戰馬隔鄰——**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長**——**用**箭當用
——**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故**人湖外少春日橫南——**致**君
——**汗**摺折哭友白雲——**拾**書燒燭短看勸引杯——**靠**紅洲落亂

杜詩卷中之中
下五

排黛石難一遺廟刊青落空山冲木一配極玄都閣憑高築
 際一不知死與生何况道路一十鶴亦不辭感子故意一欲
 寄江湖客提携日月一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一大江東流
 去游子去日一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一公孫初恃險躍馬
 意何一詩律羣公問儒門舊史一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一
 浮雲連陣沒秋冲徧山一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一冲滿巴
 西綠空城白日一衰年傾蓋晚費日餐舟一假日從時飲明
 年共我一紅漫珊瑚短青聽蒹葭一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
 一簾下官人出樓前御柳一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一白髮
 少新洗寒衣寬松一曙角破雲亂春城帶雨一頗怪朝來懶
 應賦野趣一老畏歌聲短愁隨舞曲一江總外家茶謝安乘
 興一無人覺來往疎懶意何一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一車
 馬何蕭索門前百冲一老去一杯足誰憐屢舞一上天無偏
 頗蒲押各自一遙空秋雁減半嶺暮雲一蒼壁綠帷徹蛛絲
 習績一頓學海徒涌神人身更一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一
 暮春三月五峽一中有松柏參天一冬至至後日初一林花

世書卷中

若雨胭脂落水符赤風單帶一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
 一線一誰家且暮願終息更試明年春州一新亭舉目風景
 切茂陵若書清渴一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半苦江山一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一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一謫謫難
 流慢精精岸條一管彼植園木一腸一肺萎腸久戰骨出熱
 有根易為一長樂八尺空自一腸一訪舊半為鬼驚呼
 熱中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一
 永日不可暮矣蒸毒我一慈慈委薄俗憐憐回剛一性素素
 嗜酒嫉惡懷剛一精誠忽文通百怪入我一思之不可見
 百端在中一臣有一寸刃可刺凶墓一頓手爾誠能無以水
 炭置一場一達尋雷藥價惜別到文一画手看前輩吳生遠
 我一時清疑武略世亂游文一柱昔十四五出遊
 翰墨一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一花門小箭好此物秦沙一
 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一朝廷任狂將連奪戎馬一吳牛力
 容易並驅紛遊一十二年一張一員觀銅牙弩開元錦獸一
 來多戰一勇士赴敵一風林纖月夜衣露淨翠一足

世書卷中

以送老安聊待微蓋一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一預傳籍籍
 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一媽媽龍性合變化卓立天竹森
 正身萬岷巨跡爭開一我行山川異忽在大一嗟
 刁斗喧聲連萬一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一海內知名上雲
 瑞各異一羣盜無歸路衰頽會遠一小臣議論絕老瑞客殊
 一歛吸領地靈瀕洞半炎一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一遊水
 自朝宗鎮名各其一處處逢正月迨迨滯迷一我今日夜憂
 諸弟各異一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一眼有紫焰噴一看
 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高一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
 忠補四一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一五營兵轉
 蕭千里地還一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一平生無百歲城路
 有四坊一時出碧羅一邛州襄一騰身跨汗漫一驥
 之欲動轉敵側此湘一泊吾臨世網行遊越蕭一選曹分
 豈有意仍騰一五嶺使者歷三一至今分梁帛殺氣

欲罷不能——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禮同諸父長恩——
 衣——洞庭無過雁書跡莫相——詩罷開吳詠為舟意不一物
 情猶可見詞客未能——穀者命之木家居安可——百年從萬
 事故國賦難——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虎頭金粟影神妙
 獨難——武侯祠堂不可——誠不如兩一騎女
 未絕乳念之不能——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芒
 每夜吐光——行雲星隱北壘浪月光——鷺波暗合首星宿
 爭翻——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葛——神仙有無何吵——歸來辛
 言欲誰為坐令再——望
 往之計隨眇——不朝爭長嘯相——何由一洗濯執熱
 互相——兩官各警蹕萬里遙相——避寇——分散飢寒永相
 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梅花欲開不自覺凍萼一別永相
 其後舉頭遙相——戰鱗委翅無復——
 月坐胡——飄零還柏酒衰病只兼——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
 竹齋燒藥窻花喚讀書——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風箏

吹玉柱露井凍銀——翻雞初賜錦舞馬既登——梵放時出寺
 鐘殘仍殷——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高浪垂翻屋前煙欲
 壓——蒼犬知愁恨垂頭傍我——結駭為妻子席不煖君——覓
 句新知律攤書解滿——臨軒下馬坐人——去歲茲辰捧御——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
 出飲獨空——幕宿偃師西徒展轉在——裁衣寄遠淚眼暗
 擡頭頻挑——莊
 移近——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粧
 屋鮮——羅襦不復施對若洗紅——
 珠玉——
 常
 長守所聞後生習為——且况天地間大運自有——
 裳
 慎勿吞香海無勞問趙——天子廢食台羣公會軒——交

村低几杖垂實礙衣——倚神限酒肉辛伍單衣——醫醫棄輸
 日照我征衣——哀第猶凭几鳴笛竟露——艸深迷市井地僻
 漸衣——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
 淚滿衣——無路從容暗笑語有時顛倒著衣——高棟層軒已
 自涼秋風此
 日酒衣——
 索酒——
 可——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
 飽經——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
 隔日搜脂髓增寒抱寒——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清風為
 我起酒面若微——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荆揚風土暖蕭
 蕭候微——翠栢深留景紅梨迥得——紫塞寧論尚有——皮乾
 鋪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
 纏風——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
 驚浪似——
 浮——
 綠竹半含梅新補纜出——城峻隨天壁樓高夏女——浙浙
 風生砌團團月隱——檐兩亂淋慢山雲低度——森羅移地軸
 妙絕動官——寡妻從為郡兀者安堵——
 城上春雲覆苑——骨酪碑兀如堵——
 面思來札銷
 魂逐去——
 有饋木蘇牙滿——
 槍
 王
 槍賊先擒——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回首中丞座馳箋異
 姓——舉天悲富駭近代惜虛——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許
 與必詞伯賞遊寶賢——南嶽配米鳥秩禮自百——百官跣足
 隨天——天下盡化為侯——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
 猶有國人懷舊德——
 何所作行酒賦詩殊未——
 鴛
 鴛鴦——
 鴛鴦——
 鴛鴦——

吐連坡蝶江
盤俯鸞
俄有東來說
我家免羅
來萬四
一男兒行處是客子
水高二尺
致誰教不自
不可上失勢
風動哀聲
絳唇朱袖
街泥濕
不

映 羈旅推賢聖沈綿抵咎一竟流帳下
大降湖南一朱門任領奪赤放送羅

強 門關蘇生在勇銳白起一南使宜天馬由
挽弓常挽一兒扶猶杖榮臥病一秋

芳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艸一秋
天黑閉春院地清樓暗

妨 何太龍鍾極于今出處一貧賤人
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一黃鸞過水翻翅去燕于

狂 倚著如秦贊過逢類楚一放蕩香趨問裴馬
頗清一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一尚構詩警策

唐 惟沈氏
忽心如一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一卑賤不敢辭忽
謂帝似馮一舊官寧吹漢淳俗本婦一

塘 苗亦
已概雲水照方一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一嗟喚
閣門北清廟映迴一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一

堂 郊向
州一趨庭赴北一北風吹葉鼓蟬蟬近中一詔許辭中禁慈
顏赴北一暗水流花徑春星帶州一馬知二十載重上君子

有容騎驄馬江邊問州一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一忤下
考功第獨辭京尹一免率知名寺真如會法一掃來觀命駕

沐浴休玉一避賊今始喘春艸滿空一沱水流中坐岷山到
北一鷗鷗窺洗井蚯蚓上深一萍飄忍流涕衰颯近中一留

參與游夏遠者得升一干戈速解纜行止憶垂一旅舍學妙
燕銜泥入此一采瀨細瑣升中一萬里橋西一艸一八成已

息陣堂！美人胡為隔秋才馬得置之貢玉一集賢學士如
堵牆觀我落筆中書一命車載之至引坐于中一流水聲

郎 訓諭青衿子名漸白首一炎海韶州
數幅垂中一

今弟雄軍佐凡材汀省一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一頗謂
秦晉匹從來王謝一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一故人湖外客

白首尚為一寶身來蜀地同病得章一今日西京樓多除南
省一抱病江天白首一馬上誰家白面一願見北地傅介子

老儒不用尚書一負驢出井此谿女打
鼓發船何都一微入中臺作侍一

浪 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一時應念衰疾書疏及
滄一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一百花潭水即滄一

浪 平生千萬篇
金蕪垂琳一

狼 翠華擁吳嶽嗜虎咬射一幽藟餘蛇
豈無柴門喘欲出畏虎一

破 根啞刺崩落
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一

當 及父
祖坐累累塚相一氛埃期必掃蚊蚋馬能一吳牛力容易並
驅動莫一數日不可更禁一樂龍附風勢莫一我昔近侍叨

奉引出兵整肅不可一此志誠足貴惟非職所
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一我材與世不相一

倉 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一
突兀風動一

蒼 深殿
款款中道許蒼一何須把官燭一

交皆老一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一徒懷貢公喜風飄鬚毛
一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窮一別筵花散春日歸俱一餘力

浮于海端憂問彼一哀鳴思戰關迤立向蒼一烈火中夜發
高煙燼上少壯能幾時曠曠各已一石林蟠木府百里獨

岡 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願眉一
清朝遣婢僕寄砑渝崇一君看水練去亦得歸山一呼

鷹卓樞林逐獸雲雲一青周有盛德此鳥鳴高一
浪波云云去松柏在山一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一

堪時落浩而青苔先自一
聖主厚德載羣一王官不可闕未宜後請一乃選二十縣試
官得鴻一蟻相黏為山百十各自一更遣將詩酒誰家送後
一豈計休無日唯應盡此一無日既感矣乃尚可以一補
初種已齊一堯時大水浸十
日不惜萬國赤子魚頭一

笙 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一
敗辭刺寒月折筮蕭遺一
考鐘饋者核一
最侑牢一

鯨 燕薊奔封豕周秦蜀駭一開織風
湖敬費携一
天一敵無一

剌 完用一
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噴不出一
鎮馳書謁丞相西來走馬一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

迎 江閣邀賓許馬一
天一敵無一

擊 許鄰
擊

犴 麻撮狗蟲
擊

牲 擊

行 成鼓斷人一羣鳥自朝夕白馬休橫一愁窺高鳥
來一遇老逐眾人一浮客轉危坐掃舟應獨一正解柴桑
纒仍看蜀道一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幽燕唯鳥去商洛
少人一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一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一
微雨不滑道斷雲珠復一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一帶甲滿
天地胡為君遠引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一內人紅袖泣王
子白衣一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一皂鵬寒始急天馬老能
一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一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一府帖
昨夜下次選中男一翻疑掩樓底晚飯越中一肺肝若稍愈
亦上赤霄一花鴨無泥滓塔前每緩一寂寞春山路君王不
復一

道巴山裏春船正好一累日喜得俱東一柴門密掩斷人
虛疑結首衝泥性實少銀鞍傍險一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
駢驍地上

如惠文骨眼相負一志足已不學既學患不一我名屬相府
欲往不得一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一願君莫謝訪此物方

施一玉川子涕泗下中庭傷一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一落
日已曾交響語春風還擬並鞍一忽然分散無蹤影唯魚
兒作一衡一遲遲戀屈宋渺渺對荆一徑欲依劉表還疑厭
厭一衡一黃一飛旆出江漢孤舟轉荆一使者求顏闕諸公
厭一黃一懸長巧紐翠
關紫門一
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一五下傳神語畚田
賞火一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
往往似陰一蓬蔓延
角出縮樹啄頭敲一
岸殼坵文北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衡 遲遲戀屈宋渺渺對荆一徑欲依劉表還疑厭
厭一黃一懸長巧紐翠
關紫門一
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一五下傳神語畚田
賞火一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
往往似陰一蓬蔓延
角出縮樹啄頭敲一
岸殼坵文北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瑯 龍原市置一
扶棟一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宏 惟禮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堇 化蟲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下 桑變忽蕪蔓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櫻 櫻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鸞 單枝低結子接葉暗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櫻 櫻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櫻 櫻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櫻 櫻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櫻 櫻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櫻 櫻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櫻 櫻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櫻 櫻
野筵漸豐一
表其一

新窺楚水一江飲洲清出天虛風物一凝然大賢後復見秀
骨一縱被浮雲掩終能永夜一數有關中亂何曾劔外一自
天烟處濕當暑著來一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一魂斷航舸
失天寒沙水一空堂懸懸走高枕形神一客子庖厨薄江樓
枕席一手中各有携傾盪濁復一瘳淚吟笳發蕭條別浦一
野日荒荒白春流浪浪一州木歲月晚關河霜雪一天上秋
期近人間月影一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一色阻金印大興
舍滄源一柳州頗涼冷橋井尚凄一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
一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一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一杖藜
從白首心跡喜雙一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一松悲天水冷
沙亂雲山一露下天高秋水一幕府秋風日夜一樓下長江
百丈一湖月林風相與一洛陽大道時再一吹笛秋山風月
一龍起猶聞晉水一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一杖
鉞秦惟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一蘭芳茶出蜀門好酒濃且
一瓦治晨情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一請為父老歌親
朝水自一難魂深一晉山雖自棄魏關尚舍一一時今

北齊書卷中

獨歸一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一然都不語應識此時一
費斷非我罪不駭豈非一鄙夫吞跡尹媿標難為一晨及曲
可驛快然自傷一陵展併作新粧面對客偏含不語一長今
奴僕知饑渴須著賢良待性一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別
難為一晴湖開雲霧霖霖屬晚一蜀天常夜雨江樓已
朝一復有樓臺衝景不勞鐘鼓報新一晴
共荷一陰風攪短日冷雨一精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胸
還不一廉纖晚雨不能一精冥方降一吹簌報一磨
薛去圭角浸潤著光一羣儒負已材相賀簡擇一人
皆識造次我獨賞專一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蟇一晴
暗逐風乙躍晴念此日月者一善比線茹芳一晴
視舞晴一公瑚璉器華岳金天一鵲將身親題鞋一晴
馬入駿驄揚旗一多病休儒服穿搜信客一尚思歌吹入千
晴把寬一寂寞雲臺仗飄飄沙飛一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

北齊書卷中

想南一田毛樂寬一去輕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
 有秋露下焉旅逐東一輕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
 吐丹砂重詔州白葛一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翻一蕭蕭花絮
 晚菲菲紅素一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一郵鼓時時急流舟
 箇箇一虹霓就掌握舒卷隨人一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
 細葛合風軟香羅疊雲一竹披雙耳峻風入四蹄一煙花山
 際重舟楫浪前一衰顏聊自晒小吏最相一空餘金梳出無
 復總惟一嚇枝黃鳥近泛渚白鷗一熟精文選理休覓綠衣
 一見賊唯多身始一碧窓宿霧濛濛濕朱棋浮雲細細一
 過花間沾濕好醉於馬上往來一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
 一形模婦女笑名宮衣亦有不堪祗老病何得尚浮
 度量兒童一漸真交遊絕幽居不用一洞庭猶在
 日青艸繪為一透迤羅水族瑣細不一日從都邑語已作
 老夫一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一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一
 賢良婦盛族吾舅盡知一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一吾人淹
 老病旅食豈才一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一宅入先賢傳才
 高處士一安邊仍危從其作後功一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
 姓一才傲歲老尚虛一浣花谿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史臨一
 春醪又下功曹上言公是月當登一之子去須更赫赫
 雷盛一何慚刺客傳不著報讐一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一
 蛤即是蝦蟇同實浪異一小虫無數不知一汝于此時若食
 日雖食八令謂公吾父執達公一知并時親錦水
 九無噉一耻足為勇晏然誰汝一并釣問俗終相
 嫌怨一寧依暖熱不與寒涼一并樹蕉一餅
 盤簇數妖傾將期一諾重歎使寸心一流霞分片片泊
 藤索一滴就徐一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一榮恩朝
 共落榆檜夜同一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一米糲風颺急去
 攀山嶽一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一作詩吟冷內墨淡字破
 一殘尊下紫誰統一錫稱疑瓊酣歡雜弁列紫
 馬復同一價流金一

黃嘉落莫鴻州惇猛犸牛馬樂驛馬毛錦班
 越四香椒著惶泥像對駢怪袴健孝思事厥
 面汗一相殘雀豹趙得雋蠅虎健鬣折兄大
 怒羸眼刺強盯阮璜雲枰萍艇桁磴
 恠氓翊鸚羆攘錚鎗
 怦軒併伴弭旬鎗盡
 瞪羸櫻煙廊裡正鯖
 洛伶頃婢解
 杜韓詩句集韻卷中之中

冥

冥 歸來稍暄暖當為斷青一無由出江漢愁緒月冥

俗態猶猜忌妖氛忽香一數杯君不見醉已遺沈一江中

風浪雨冥一台州地闊海冥一障子松林靜香一風吹客衣

日杲某樹攪離思花冥一赫奕當驅次虛徐度香一綠雲

竹疎疎失路麻冥一爬沙脚手鈍誰使女解綠香一玉皇額

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一豈似 冥 獨有虞庠客無由

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一 冥 拾落一赦行五百里

月變三 冥 執為邦彞節根之一刺 冥 東西兩岸圻

十 冥 史肅著蘇吏人拂蝗一 冥 橫水注滄一隨

波無限月的的近南一翰林通華蓋鯨力破滄一何當擺俗

累浩蕩乘滄一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一江中風浪雨冥一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一 冥 春游蝶蠶靡 冥 斷杯

浮潑忽翻野平蕪吵開一 冥 彩伴殿婆一 冥 銘 斷杯

中物祇看座右一側問魯恭化秉德崔瑗一王者今無載書

生已勤一上將盈邊鄙元勳溢畷一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

北山移文難勤一 冥 餅 空梁篋面戰陰井敲銅一

狂已咋指垂誠仍鑄一 冥 酒盡沙頭雙玉一 冥 屬思情

寶錦追歡碧縹一所嗟無可名不得倒吾一 冥 細雨荷

東洗粉黛日暮拾流一主人念老馬解暑客秋一百年雙白

頭乾死讀書一 冥 長河晴散霧列 冥 綺繡相展轉琳

而喘分一舉事駭傳馬安居守牕一 冥 瓊愈青一人生相

感動金石兩青一 冥 風臺觀澗澆米砌步青一塵芥又 冥

一標淚背還雙一抽叙脫鋼解環珮堆金墨玉光青一 冥

高嶽前襟翠 冥 肩 益因梁亦固一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

洪河左滄一 冥 右掖連台坐重門限禁一蛙謹橋未掃蟬門長一防

世聖夜寒懼衛城畫一遂來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一

食罷日知無所報 冥 垆 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一師老資

空然慚汗仰鼻一 冥 殘寇戎生及近一朝儀限霄漢客思

迴林一龍蛇尚格 冥 駟 獵且駟駟

刑 劍 斬 溱 蜓 莛 荳 釘 玎

行 惺 醒 篋 罽 嫫 媯 醜 營

榮 十 蒸

蒸 吾老拖疾病家貧臥炎一出塵罔執獨畢景遺炎一

夏何須 蒸 陸渾桃花間有湯沸如一曷不請 承 兄真

氣鬱一 蒸 揮除活波黎與一蠻俗生梗瘴癘一 承 兄真

吞舟鯨有垂天一收引師夫誠似弱肱徒公天子

綠開史牒翰飛逐漢引受恩魏徒能射獸一樓拂且蕭

爪與一雄魁堯蔡州帥新能射獸一樓拂且蕭

豈知身效一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一學並盧王敏書借借

薛一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食還不最傅秀白蒙區滿

未絕風流相國一瞿塘漫天虎矯怒啼州長年行最苦

非辨大蕩蕩不可一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已惜哉不得

往豈謂騰銛鋒行愜順猛噬火躡一哀猿更起坐落雅

吾無一騰失飛一筆飛鸞齊立意龍鳳審行行事事結

東人馬何騰一湖藤迴策匪新岸所板仍舊乳鸞號

波連天日相一藤板石飢飢訴落一藍田丘壑蔓寒

一幾歲生成為大樹滕三歲清秋至恒中軍侍上

一朝纏繞困長一滕未敢闕城恒客舍蕭事有

授遊宴以為一恒信知後會時

香凌蛟綾交較菱菱

凭溯馮弼棚陞節節

登登鬚鬚曾曾曹曹

棚鞞鞞蓊蓊滕滕勝勝拒拒

十一尤

不貽與屏一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一清晨步前林江色未

散一看君語王室感動幾銷一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一自

非曠土懷登茲翻百一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一世情只益

眇盜賊敢忘一蒼生今日困天子嚮時一衰年關尚冷味暖

併無一歲云暮矣增離一想見歸懷尚百一消息真傳解我

一鵬礙九天須却避兇藏三窟莫深一堯有四岳明至理漢

二千石真分一東山高頂羅珠羞下顧城郭消我李杜齊

名真黍藊朔雲寒菊倍離三年不見今使我生一榮華

今異路風雨苦同前日遇恩赦私優才覺弟一大府才

心喜遠一困舍米穀滿未有旦夕優才覺弟一大府才

能會諸公德業一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人皆劣驥驥

共以驚駭一下陳議向內根本理宜一車輕御良馬力

憂親親達道邊死親果然又羈繫不得喘雷雷

竹立久啞一親果然又羈繫不得喘雷雷

為此羣盜何淹一荒林庾信宅為仗主人一今歸行在所王

事有去一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一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

一名某赴荆門軍動不可一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一西征

明烽火心折此淹一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一湖南冬不雪

吾病得淹一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一徑石相繫帶川雲自

子 236-414

隨一安危大臣在何必派長一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一山
 密何時斷江平不肯一羈使空斜影龍居閣積一竹光園野
 色舍影漾江一關山隨地開河漢近人一戎馬關山北憑軒
 涕泗一井屋有煙起瘡痍無血一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一
 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仰看西飛翼下翅東逝一江發巒
 煙漲山添雨雪一赤日石林氣清天江海一孤城一柱觀落
 日九江一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一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
 一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一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一倒懸
 池影屈注蒼江一宿昔一逢無此一寺下春江深不一君
 今起拖春江一曲抱柳一笛聲憤怒哀中一逐客難
 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一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
 東一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一扶桑西枝封斷石
 弱水東影隨長一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一曉關
 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一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一
 飢食玉山禾渴飲醴泉一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一只言池
 未滿池滿強交一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一我不如水東一

杜鰲 溫水微茫絕又一番氣機體膏一風池近日長先暖
 流到池時更不一泥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一鵲
 雙鳴關雎一旒皇傳冕一劉還瞻魏太子賓
 盡才俊偏善柳與一秋芒刺在我眼馬能待高一清風
 生名師命其姓一左右至客意已驚一漢源十月交
 天氣涼如一斟酌婦孺寡天寒奈九一碧州遠春意沅湘滿
 里一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一白髮寐常早荒榛裏復一小
 兩夜復密迴風吹早一水閣蒼梧野天高白帝一塔路翻蕭
 颯破塘五月一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一風塵淹別日江漢
 失清一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一分源系草派別浦雁賓一
 長懷報明主卧病復高義和鞭白日少吳行清一江上日
 多病蕭蕭荆楚一年後腰脚衰未便陰崖一空堂總帷在浙
 浙野風一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一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
 小江雨錦旌濕湖風井運一隱者柴門內畦蔬繞舍一中夜
 窳宅改移因風雨一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一巫峽盤渦曉

黔陽貢物一大暑運金氣刺揚不知一舊把金波棄皆傳玉
 露一辛辛三成長防萬里一船舫不重下埋沒已經一兩
 聲傳兩夜寒事嶺高一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一雲飛玉立
 盡清一辭故國十經一萬里風煙接素一洞庭相逢十二
 雲不焚焚高葉晚風江風亂帆一終轉隄防出眾力高
 擁木不當清一金鐘大鑪在東序水壺玉衡將清一明月明
 御溝曉蟬吟堤樹一夏半陰氣始漸然雲景一不得相伴鳴
 爾來三千一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一願為同社人雞豚燕
 春一即路涉獻歲啼期渺涼一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一淮
 南悲木落而我亦傷一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一瞥然一餉
 成十**秋** 頓驟驟赤汗踟躕顧長一由畢要何時竟
 原正格翻後會何緣一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一人稀書不
 到兵在見何一坡陀金蝦蟆出見益有以此時對雪遺相憶
 送客逢春可自一我將濟今不得其一東吳遊宦官知
 自有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一執云時與命通塞皆自一

杜鰲 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一我云以病物須膏一
 歸此已頗自一問何不歸良有一油雷公告天公百
悠 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一西伯今寂寞風聲亦悠一
 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鳥飛鷺晚悠一河之水去悠一
 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悠一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一
 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一悵望東陵道平生灑上一復見
 陶唐理甘為汗漫一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一佳士欣相識
 慈顏望遠一通籍很多病為郎香薄一昔沒賊中時潛與子
 同一啗雀爭枝墜飛蟲滿院一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一詩
 應有神助我得及春一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一無復能拘
 礙真成浪出一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一翠屏宜晚對白谷
 會深一舉鞭如有問欲伴習池一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一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一冲芽既青出蜂聲亦暖一榮杖時
 能出王門異昔一豈惟清豁上日傍柴門一遠林暑氣薄公
 了過我一飄飄擗擊便容易往來一不惜奇毛恣遠一却向

青州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一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
曲江一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一邑中上客有柱
史多暇日陪驄馬一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一木
葉黃落龍正整蠖蛇東來水上一為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
興欲東一古堂本買藉疎鬆借汝遷居停晏一峽壑雲龍龍
虎卧江清日抱龍龍一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一廣泛信
縹渺高行恣浮一風波無所苦濞作鯨鰲一天街東西異祇
命遂成一唯昔穆天子乘之極遐一有蛇類兩首有豨羣飛
一山慘讓謀猩猩一棄家如遺來遠一

猶 胡為首啼路旅泊尚夸一 **藉** 漸能等薰一 **猷**
關跪坐陳清一高議參造化清文煥皇一 **輶** 聖政理同毛
趨險驚蜚一 **牛** 無食一前年避胡過金一青艸蕙蕙靈

秋 枯死天驥跋足隨釐一朱絃即當隨彩鷓青春不假報黃一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昌** 言拜舜禹舉
凌斗一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一雷煥 **啾** 恐有無母雞
掘寶劍冤氣銷斗一美酒傾水為肥一 **啾** 饑寒日啾一新
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一 **靈** 瑟瑟時官露露夜啾
一百蟲與百鳥然後鳴啾一男女喧左右凱啼但啾一

秋 死樹龍怒拔老一南有龍兮在山一 **道** 果但見歲已
脩 李生園欲荒舊竹頗修一求帶負芒刺接居成阻
且急涼風日脩一我為羅列陳前一 **羞** 斑白居上列
邦承平日剽劫吏所一今年灌口損戶口止華或恐為神一
弱妻花稚子出拜忘慚一叩頭謝吏言始慚今更一有耳
聒皆聾有口反自一驚駭謂駭驥 **瘳** 當期塞雨靴宿曹
鐵死余爾一題望萬里還家一 **瘳** 齒疾一亂難生有別

乘集病應一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一 **周** 彩翻長
蕭蕭去中悵稍稍一瘴疫忽潛透十家無一 **周** 彩翻長
道一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一 **州** 空平企仁義所學皆孔
豈不有陽春節歲章其 **州** 戴客蜀郡一年居棧一俯視但
一天星迴環數繞一 **州** 戴客蜀郡一年居棧一俯視但
一氣馬能辨皇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一聞汝依山寺杭
州定越一關心小劍縣傍眼見揚一聞道今春雁南啼自廣
一喪亂聞吾弟饑寒傍濟一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一爾到
江陵府何時到峽一高秋登塞山南望馬邑一君來必十月
樹羽臨九一泚施飛飛日初傳發關一威風高其翔長鯨吞
九一煙塵侵火井雨雲閉松一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一亭
亭鳳皇臺北對西康一只應踏初重騎馬發荆一與子避地
西康一近聞寬法離新一今年思我來嘉一過東百里近梓
一有客乘舸自忠一商胡離別下揚一灑湯山東一百一廡
廟之具裴施一汝迎婁子遂荆一坐達揚子鎮東一回首可

舞舞地秦中自古帝王一今日南朝宋魏廢何人為見
瓜一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一俊君高義驅千古
寥落三年坐劔一東閣宮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一 **洲**
鳥海外來飛飛到中一可同行幾何咫尺視九一 **洲**
設乃反還炎一僊僊不回顧行行詣連一 **洲**
情挑挾示九一東走梁宋暨揚一南逾橫嶺入炎一 **洲**
輕航好去便吾道付滄一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一 **洲**
徐步立 **舟**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掃一野涼侵閉戶江滿
芳一 **舟** 帶維一細州微風岸危搖獨夜一轉致水中央
豈無雙釣一巴童潭不寐半夜有行一芳菲綠岸圍樵費倚
難一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一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一觀
朋無一字老病有孤一春城見松雲始擬進曙一解龜踰卧
徹道騎鳧扁一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一林下有壩翼水中
無行一客下荆南盡今君復入一稍知花改岸始念鳥隨一
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一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一平生江

舞舞地秦中自古帝王一今日南朝宋魏廢何人為見
瓜一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一俊君高義驅千古
寥落三年坐劔一東閣宮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一 **洲**
鳥海外來飛飛到中一可同行幾何咫尺視九一 **洲**
設乃反還炎一僊僊不回顧行行詣連一 **洲**
情挑挾示九一東走梁宋暨揚一南逾橫嶺入炎一 **洲**
輕航好去便吾道付滄一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一 **洲**
徐步立 **舟**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掃一野涼侵閉戶江滿
芳一 **舟** 帶維一細州微風岸危搖獨夜一轉致水中央
豈無雙釣一巴童潭不寐半夜有行一芳菲綠岸圍樵費倚
難一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一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一觀
朋無一字老病有孤一春城見松雲始擬進曙一解龜踰卧
徹道騎鳧扁一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一林下有壩翼水中
無行一客下荆南盡今君復入一稍知花改岸始念鳥隨一
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一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一平生江

舞舞地秦中自古帝王一今日南朝宋魏廢何人為見
瓜一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一俊君高義驅千古
寥落三年坐劔一東閣宮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一 **洲**
鳥海外來飛飛到中一可同行幾何咫尺視九一 **洲**
設乃反還炎一僊僊不回顧行行詣連一 **洲**
情挑挾示九一東走梁宋暨揚一南逾橫嶺入炎一 **洲**
輕航好去便吾道付滄一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一 **洲**
徐步立 **舟**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掃一野涼侵閉戶江滿
芳一 **舟** 帶維一細州微風岸危搖獨夜一轉致水中央
豈無雙釣一巴童潭不寐半夜有行一芳菲綠岸圍樵費倚
難一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一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一觀
朋無一字老病有孤一春城見松雲始擬進曙一解龜踰卧
徹道騎鳧扁一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一林下有壩翼水中
無行一客下荆南盡今君復入一稍知花改岸始念鳥隨一
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一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一平生江

舞舞地秦中自古帝王一今日南朝宋魏廢何人為見
瓜一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一俊君高義驅千古
寥落三年坐劔一東閣宮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一 **洲**
鳥海外來飛飛到中一可同行幾何咫尺視九一 **洲**
設乃反還炎一僊僊不回顧行行詣連一 **洲**
情挑挾示九一東走梁宋暨揚一南逾橫嶺入炎一 **洲**
輕航好去便吾道付滄一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一 **洲**
徐步立 **舟**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掃一野涼侵閉戶江滿
芳一 **舟** 帶維一細州微風岸危搖獨夜一轉致水中央
豈無雙釣一巴童潭不寐半夜有行一芳菲綠岸圍樵費倚
難一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一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一觀
朋無一字老病有孤一春城見松雲始擬進曙一解龜踰卧
徹道騎鳧扁一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一林下有壩翼水中
無行一客下荆南盡今君復入一稍知花改岸始念鳥隨一
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一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一平生江

舞舞地秦中自古帝王一今日南朝宋魏廢何人為見
瓜一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一俊君高義驅千古
寥落三年坐劔一東閣宮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一 **洲**
鳥海外來飛飛到中一可同行幾何咫尺視九一 **洲**
設乃反還炎一僊僊不回顧行行詣連一 **洲**
情挑挾示九一東走梁宋暨揚一南逾橫嶺入炎一 **洲**
輕航好去便吾道付滄一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一 **洲**
徐步立 **舟**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掃一野涼侵閉戶江滿
芳一 **舟** 帶維一細州微風岸危搖獨夜一轉致水中央
豈無雙釣一巴童潭不寐半夜有行一芳菲綠岸圍樵費倚
難一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一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一觀
朋無一字老病有孤一春城見松雲始擬進曙一解龜踰卧
徹道騎鳧扁一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一林下有壩翼水中
無行一客下荆南盡今君復入一稍知花改岸始念鳥隨一
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一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一平生江

舞舞地秦中自古帝王一今日南朝宋魏廢何人為見
瓜一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一俊君高義驅千古
寥落三年坐劔一東閣宮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一 **洲**
鳥海外來飛飛到中一可同行幾何咫尺視九一 **洲**
設乃反還炎一僊僊不回顧行行詣連一 **洲**
情挑挾示九一東走梁宋暨揚一南逾橫嶺入炎一 **洲**
輕航好去便吾道付滄一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一 **洲**
徐步立 **舟**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掃一野涼侵閉戶江滿
芳一 **舟** 帶維一細州微風岸危搖獨夜一轉致水中央
豈無雙釣一巴童潭不寐半夜有行一芳菲綠岸圍樵費倚
難一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一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一觀
朋無一字老病有孤一春城見松雲始擬進曙一解龜踰卧
徹道騎鳧扁一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一林下有壩翼水中
無行一客下荆南盡今君復入一稍知花改岸始念鳥隨一
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一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一平生江

舞舞地秦中自古帝王一今日南朝宋魏廢何人為見
瓜一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一俊君高義驅千古
寥落三年坐劔一東閣宮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一 **洲**
鳥海外來飛飛到中一可同行幾何咫尺視九一 **洲**
設乃反還炎一僊僊不回顧行行詣連一 **洲**
情挑挾示九一東走梁宋暨揚一南逾橫嶺入炎一 **洲**
輕航好去便吾道付滄一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一 **洲**
徐步立 **舟**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掃一野涼侵閉戶江滿
芳一 **舟** 帶維一細州微風岸危搖獨夜一轉致水中央
豈無雙釣一巴童潭不寐半夜有行一芳菲綠岸圍樵費倚
難一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一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一觀
朋無一字老病有孤一春城見松雲始擬進曙一解龜踰卧
徹道騎鳧扁一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一林下有壩翼水中
無行一客下荆南盡今君復入一稍知花改岸始念鳥隨一
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一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一平生江

舞舞地秦中自古帝王一今日南朝宋魏廢何人為見
瓜一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一俊君高義驅千古
寥落三年坐劔一東閣宮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一 **洲**
鳥海外來飛飛到中一可同行幾何咫尺視九一 **洲**
設乃反還炎一僊僊不回顧行行詣連一 **洲**
情挑挾示九一東走梁宋暨揚一南逾橫嶺入炎一 **洲**
輕航好去便吾道付滄一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一 **洲**
徐步立 **舟**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掃一野涼侵閉戶江滿
芳一 **舟** 帶維一細州微風岸危搖獨夜一轉致水中央
豈無雙釣一巴童潭不寐半夜有行一芳菲綠岸圍樵費倚
難一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一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一觀
朋無一字老病有孤一春城見松雲始擬進曙一解龜踰卧
徹道騎鳧扁一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一林下有壩翼水中
無行一客下荆南盡今君復入一稍知花改岸始念鳥隨一
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一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一平生江

舞舞地秦中自古帝王一今日南朝宋魏廢何人為見
瓜一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一俊君高義驅千古
寥落三年坐劔一東閣宮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一 **洲**
鳥海外來飛飛到中一可同行幾何咫尺視九一 **洲**
設乃反還炎一僊僊不回顧行行詣連一 **洲**
情挑挾示九一東走梁宋暨揚一南逾橫嶺入炎一 **洲**
輕航好去便吾道付滄一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一 **洲**
徐步立 **舟**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掃一野涼侵閉戶江滿
芳一 **舟** 帶維一細州微風岸危搖獨夜一轉致水中央
豈無雙釣一巴童潭不寐半夜有行一芳菲綠岸圍樵費倚
難一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一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一觀
朋無一字老病有孤一春城見松雲始擬進曙一解龜踰卧
徹道騎鳧扁一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一林下有壩翼水中
無行一客下荆南盡今君復入一稍知花改岸始念鳥隨一
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一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一平生江

舞舞地秦中自古帝王一今日南朝宋魏廢何人為見
瓜一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一俊君高義驅千古
寥落三年坐劔一東閣宮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一 **洲**
鳥海外來飛飛到中一可同行幾何咫尺視九一 **洲**
設乃反還炎一僊僊不回顧行行詣連一 **洲**
情挑挾示九一東走梁宋暨揚一南逾橫嶺入炎一 **洲**
輕航好去便吾道付滄一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一 **洲**
徐步立 **舟**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掃一野涼侵閉戶江滿
芳一 **舟** 帶維一細州微風岸危搖獨夜一轉致水中央
豈無雙釣一巴童潭不寐半夜有行一芳菲綠岸圍樵費倚
難一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一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一觀
朋無一字老病有孤一春城見松雲始擬進曙一解龜踰卧
徹道騎鳧扁一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一林下有壩翼水中
無行一客下荆南盡今君復入一稍知花改岸始念鳥隨一
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一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一平生江

海心宿昔具存一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一余亦沙邊具小
 一滄江白石落欲盡復披美人登練一東行萬里堪乘興須
 向山陰上小一乘興香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一新添水
 盤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一路經滌瀟雙蓬壺天入滄波一
 釣一乘其深今龍入我一南谿亦清駛而無礙與一春風
 洞庭浪出沒驚孤一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一休垂絕微千
 行淚共泛清一雙言一或慮語言洩傳之落窺一徐
 相一葦一取將相酬恩一時之酬一引客看掃除隨時成歡一徐
 人夫妻相虐兄弟為一酒樓下臥長歌短詠還相一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一還
 當三千秋更起鳴相一草草具盤饌不待酒歡一持男易斗
 粟掉臂莫肯一力小苦易制價一微良易一千金邀顧不可一
 如甘露漿揮弄滑且一起行視天宇春風漸和一府中章使
 君道足示懷一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一自從齒牙缺始

收 乾坤一戰一涕泗不能一亭午頗和暖石田又
 為一足一豁谷無異石塞田始微一軍旅應都息寒區
 要盡一當歌欲一放淚下恐真一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遺一
 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一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一
 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途遂晚一有能必見用有德必
 見一勉哉私其業以待歲晚一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一寂
 眾二三子婦騎得相一離思春水泮瀾漫不可一自從兩鳥
 鳴臨亂雷聲一妖歌慢舞爛不一忽見五生題竹處相看淚
 落不

丘 紫荆具茶茗徑路通林一惜哉瑞池飲日晏
 能一喻一主將端調馬吾還訪舊一初聞龍用壯擊石
 摧林一炎宵惡明燭况乃懷舊一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一
 戰伐有功業馬能守舊一高唐寒浪滅騷騷賦昭一蒼惶避
 亂兵緬遺懷舊一郭中事及覆死人積如一頑梗易滋蔓故
 使依舊一削成如按抱青一不減昔時陳太一每見秋瓜憶
 故一荒成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一瀾道餘寒歷水實
 石門斜日到林一借問價幾何黃金比萬一微精饒賢屬

乘浮道聖一周公不為公孔丘不為一相去不
 容步險如礙山一颯起最可畏旬哮籟陵一不
 至性有此一隔屋與西家借問有
 酒一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一
 足可道冥一論兵遠擊淨亦可繼
 冥一問風入轍跡曠原更冥一
 茶牢落上有行雲一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一迴首叫度
 容梧雲正一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和一遲迴度隴怯浩蕩入
 關一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一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一非
 君愛人客晦日更添一為接情人飲朝來減半一日出清
 望暄和散旅一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一故人持雅論絕寒
 窮一窮途那免哭身老不禁一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一
 前邨山路險歸醉每無一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一本枝凌
 歲晚高義懿窮一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一裡枝宿眾鳥漂
 轉暮婦一請公一來開我一山腰官閣迴添一高視乾坤又

搜 豪雄看古往服食
愁 卓犖傾枚

休 高義終焉在
 斯文去矣一幽

可一城尖徑及旌旗一却為媚姪過遠地許坐屠軒數
 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一老去詩篇灑漫與春來
 花鳥莫深一自從相遇更多病三歲為客寬邊一花萼夾城
 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一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
 兩鳥鳴百物皆生一非懷北婦與何用勝羈一况與故人別
 那堪露宿一精煉動置毒對案輒懷
 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一
 靈新可佳王命官屬一千室但掃地開關人事一名豈文章
 著官因老病一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一盡哀知有處為客
 恐長一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一此老已云破鄰人嗟未
 高標跨危宮烈風無時一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一時危思
 報主責謝不能一何處啼鶯切移時獨未一思見農器陳何
 當甲兵一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一不道含香職其如蠟白
 小今日苦短昨日一妙舞遶迤迤夜未一楊王盧路當時體輕
 薄為文晒未一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一丈夫生

邊封脫 猿 解網祝蛛 侯 開閣聽小子談笑見封

公一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一吾知徐卿百不憂

積善衮衮生公一逾嶺到所任低顏奉君一 猴 途地

路暗執屏翳波驚戮陽一五管歷徧無賢一 猴 途地

吏民似猿一陽 喉 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一 誦 詩同

山窮色惟依一 喉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一 空外一 鶯 河

心子為我 鷓 間雙白一篙工幸不湖俄頃逐輕一 飄 飄 何

商聲一 鷓 間雙白一篙工幸不湖俄頃逐輕一 飄 飄 何

所似天地一沙一萬事已黃駭殘生隨白一賴有杯中物還

同海上錫飛常近鶴杯度不驚一急急能鳴雅輕離不下

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一 樓 飄 飄 結 登 翠

珠簾綉柱圍黃錦錦纒牙槽起白一 樓 飄 飄 結 登 翠

深開幽僻紅遠結飛一貧居類郵鳩僻近城南一春濤停野

騎夜宿敵雲一經過凋碧柳蕭瑟倚朱一江度寒山閣城高

絕塞一池要山簡馬月靜庚公一數業頻看鏡行藏備倚

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一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一昔聞洞

庭水今上岳陽一雲崖繞變石風慢不依一天寒出巫峽醉

別仲宣一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一落雁浮寒水鷺鳥集茂

一劍動新身匣書帶故國一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一何嘗

清霜飛會子臨江一風飄關啼眼朝朝上水一翳翳月沈露

輝輝星近一填歌唯海向西角自山一解衣開北戶高枕對

南一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一憶上西陵故驛一嘉州酒重

花滿一獨立縹緲之飛一遠媿尚方曾賜履境非吾土倦登

一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一幸為達書賢府主江

花未盡會江一戎馬相逢 陬 西扼弱水道南鎮危罕一

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一 陬 西扼弱水道南鎮危罕一

送凌大江極東一 偷 何况親行獄 頭 何年顧虎一

我有孤姪在海一 偷 何况親行獄 頭 何年顧虎一

木抱雲稠寒空繞上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一興來不暇

懶今展梳我一日色隱孤成鳥啼滿城一徐少移班杖看山

仰白一東山氣濃鴻宮殿居上一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一

下金買馬鞍百金裝刀一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一安得萬

丈梯為君上上一青山意不盡衮衮上牛一受詞太白御走

馬仇池一雨來露席上風急打船一漁人紫小楫容易拔船

一開襟仰內第執熱露白一終思一酌耐淨掃雁池一遠媿

梁江總還家尚黑一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一東比青粉色

齊玉筍一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一林熱鳥開口江潭魚

一買薪猶白帝鳴糖已沙一浣花谿水西一瞿塘峽口

一闕到楊公池水一鄭公粉績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一舞

處重看花滿面尊前還有錦纏一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惡

須到上一干戈况復塵隨眼驕駭應還雪滿一包茅重入堵

關內玉祭還供盡海一鴻雁影來連峽內鶴鶴飛急到沙一

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惟人自白一杖藜數世者誰子泣血

迷空回白一 為 為 西望眼終是爛迴一不惟兒童輩或有

杖白一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領一 百舌 舊 舊 聲 從 此 恒 低

兩鳥各閉口其象銜口一賦職不放音低個 投 青 鶴 去

但垂一不學因循到白一昔蹟未生今白一 投 青 鶴 去

何所一瘦蛇甚偃塞空牀難暗一題詩得秀句札輪時相一

謝吾友明月非暗一 鈞 落日在簾一塵匣原開鏡風簾

手持釣竿遠相一 鈞 自上一經過辨鄭劬意氣逐吳一

輕飄青瑤郎文采珊瑚一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一霜重迴

光避錦袖蛟龍動後蟾蟾一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

釣一 士 生 為 名 累 有 似 魚 中 韓 百 寶 裝 腰 帶 真 珠 絡

一 婦 合 不 能 食 有 如 魚 中 韓 百 寶 裝 腰 帶 真 珠 絡

百中爭能 溝 傳聞問里間赤子存 咬 關弓射鴨一赫

然下明詔首 幽 路逢春事一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一

屏花竹一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一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

一 沖 木 未 黃 落 况 開 山 水 一 苦 遭 此 物 賂 孰 謂 吾 塵 一 自 茲

琛為安梨不慘 斟詩成有共賦 錫寸 錫寸

歲畏人千里井 沈葉稀風更落 占影欲掩月清

三霜楚戶白 深中允聲名久如今 涇既獲則思返 心乾

北斗一橫江去日遠映影入江 淫無為義滯 琴京國欲和

舟一繫故園 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 欽狂走終莫道

黃風禽朝悲辭樹葉多感歸巢 欽物微意不淺 吟不知雲雨散

我論徐方牧 欽馬得鞍而足 吟物微意不淺 今首遺堪感至

好古天下 欽杖藜出唱 吟物微意不淺 今首遺堪感至

虛實短長 望君終 欽竹實風所食 今首遺堪感至

不見屑淚且長 欽竹實風所食 今首遺堪感至

難難昧生理 似到如今 襟高齋非一處 秀氣孤烟

不堪垂老 欽清泉響壑 林吟 陰故

長草青難得 金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 陰故

江州涕不 金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 陰故

寒望羣雲慘 欽誰 森丞相祠堂何處尋 參天

後 欽自我登臨首十年 經碧 簪白頭 橫短 澤

滿琳臨柳霽堪任 靈音蔘

忱壬篤妊紅蟬露愔

檣岑黔衾給喑露瘖

十三覃

潭亂離難自救 參野人時獨往 駮

病身終不動 掃落任江 南清旭楚宮 皇輿三極此身重

飛鸞不假 南氣交平 南論才 楠戀關勞肝肺 含霜空萬

八桂滋地在相 採蘭 楠論才 楠戀關勞肝肺 含霜空萬

起幽念眇然望東 楠論才 楠戀關勞肝肺 含霜空萬

天地空極首頻抽白玉 貪後 含霜空萬

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 貪後 含霜空萬

問俗人情似 甘戶多 三鳴度必

充庖爾輩 甘戶多 三鳴度必

慚珠方 甘戶多 三鳴度必

覃譚 蟬驛 鐔曇 誦男

諳鷓 齧菴 函銛 涵嵐

婪蠶 鑿探 耽耽 湛醜

龕勘 銚髮 弁郊 餞錢

痰悛 柑泔 擔甌 倍藍

籃聃 酣邯 魁蚶 慈

十四鹽

鹽奔峭背赤甲斷唯當白簷何常一百丈敲蓋

簷簷流去耳續調和進梅廉顛項罔不鏐細聲開玉帳疎翠近珠

鏐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簾花亞欲移竹鳥窠新捲織細聲開玉帳疎翠近珠

織夕陽薰細柳江色映球砥銳刀甚割織地

織生風吹死氣路遠如塞砥樓頭完月不共宿織其奈就缺行撒

織再再江白州纖一江上細麥復纖織賦能日登御織將持七箸食

織賦彼傲與織觸指如排織負移根方爾織天王哀無

織辜惠我下顧織爾固不在織能活鳥織占

織占占鬚占鬚占鬚占鬚

占占占鬚占鬚占鬚占鬚

占占占鬚占鬚占鬚占鬚

占占占鬚占鬚占鬚占鬚

占占占鬚占鬚占鬚占鬚

占占占鬚占鬚占鬚占鬚

占占占鬚占鬚占鬚占鬚

占占占鬚占鬚占鬚占鬚

占占占鬚占鬚占鬚占鬚

恬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恬五載難安諫太昊弛維網

諫兼兼好憐君吏隱兼四時各平分兼氣不

兼可兼何况續與兼豈徒蘭蕙禁兼承乏操持

兼必去兼皇華善處于汝定無兼拈兼氣寒鼻莫輟血凍拈不

兼其餘蠢動儻俱死誰恩兼拈兼氣寒鼻莫輟血凍拈不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青嶂
劍若使乘剛勁 巖被幸執銳略

萬居誰借問平 杉將軍昔著從事 芝知知

地寸步為雲 遊下颺無遠近綠 監君門羽林萬猛士 嗟我小生值強伴快膽絕鬼神

帆五年起家列霜戟 收風

咸城 械 慘 杉 岳 巖 慶
喃 詔 覓 儂 鏡 檣 凡 渥
驅 嵌

杜韓詩句集韻卷中之下

杜韓詩句集韻卷下之上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一董

孔不復夢周 動開襟野堂豁 馬林花 隅日

有萬里之長江迴風陷日孤光 滿 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

董 蒙 矇 蒙 惜 空 總 德
惚 惔 鬆 從 汞 翁 滄 琫
萃 珥 啐 籠 洞 桐 桶

二腫

種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 大 踵四片嬰我

念難須勤追 寵雄姿逸態何 隴山田麥無

擁故晴深岸高頗免崖石 冗裴老自成病 罈

各枯 重楚尾南天黑 冢清世數

沉 一 孛 生 得 淵 源 寒 色 披 山 一 奉 酒 食 接 新 勇

夔 丈 夫 一 涌 三 更 風 起 波 浪 一 甬 衛 雲 韶 凝 禁

蝓 堅 如 撞 羣 金 恐 迫 此 懼 將 一 拱 黎 民 困

渴垂 **拱** 鬼窟脫幽妖
天居觀清 **菴** 馳輝燭浮螢
幽響泄潛 **鞏** 木濕殺

有地介 **峯** 格言多彪蔚
懸解無格 **竦** 夙昔傳聞思一見
峯來左右神背 **聳**

山所思注東北 **洵** 悲臺蕭瑟石龍提家整杈杆浩呼
深峽轉修 **洵** 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洵一君才詠個
儻時論

方沟 **腫** 壅壅 **鼯** 茸捧 **罇** 踊

涌 通 **洵** 珙 **詢** 潼

三講

講 港 **棒** 蚌 **玳** 項 **銛** 控

四紙

是 今之圖無乃 **靡** 雨聲先已風 **毀**

然出地速滋 **燬** 枯旱于其中 **委** 此輩豈無秋亦業

蔓戶庭 **隨** 劉侯天機精 **倚** 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

來事不 **綺** 登于白玉盤 **蟻** 不似長劍須天

待說 **綺** 藉以如霞 **蟻** 近靜澗關掃掃

驚相磨 **綺** 藉以如霞 **蟻** 近靜澗關掃掃

皆 田巴元老蒼 **此** 扼兩寇深意實在 **徒** 根誰復

致 **龍** 媒昔是渥注生汗血今稱獻 **徒** 根誰復

于 **翻** 江浦荷而今生在 **徒** 根誰復

此州固罪 **兩** 迥略大荒來靖蓋虛 **弭** 碎英雄

庫 州之不 **旨** 無明言 **指** 如其落併空 **祝**

人言齒之 **美** 有客有客字子 **指** 與漸亦同

左右驚語 **美** 詭默固好嚼廢款還 **比** 自有兩兒

城無母成攻 **几** 郭南抱甕亦隱 **比** 揮灑亦莫

吻冠邊 **几** 郭南抱甕亦隱 **比** 揮灑亦莫

來併出雲孫 **几** 郭南抱甕亦隱 **比** 揮灑亦莫

珍我落意與崩山 **几** 郭南抱甕亦隱 **比** 揮灑亦莫

水 迢迢隔河 **履** 君不見

流血成海 **履** 君不見

秋粟救蚊 **履** 君不見

鴻聲若 **履** 君不見

短不出 **履** 君不見

將竿釣 **履** 君不見

斷衫袖 **履** 君不見

欺官不 **履** 君不見

喬當家 **履** 君不見

謂胎厥 **履** 君不見

市 **履** 君不見

和驅日 **履** 君不見

處置非紀 戒惡子休下 倘當虛落一自足支兩

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一古來傑出士豈特一知一

每一將落時稟稟恒在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

忽此來告良有已 未 武皇開邊意未

荆峯彈丸心未一 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 俄然落六七

落勢殊未一我為疾生不能一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詞警衆

謗不 羣臣雜沓馳後 似 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一今

先官官穰穰來不 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一天明視

顏色與故不相一君知此處花何一昨晚長鬚來下狀

隔牆惡少惡難一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一

史 渝州殺 祀 時致薄少助祭一 史 渝州殺

豈無農夫親未一 祀 時致薄少助祭一 史 渝州殺

刺一今年開州殺刺一 或云欲學吹鳳笙所集 使 雲

靈妃婉蕭一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媿前一 使 雲

奔命師伯集所一 彼皆刺 耳 吾聞昔秦青傾倒天下

口論世事有力未竟遺 耳 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

一應應題題徒為一白頭亂髮垂過一 盆城去邪清風便

一日一風雲入壯懷東石別幽一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一

微燈照空林夜半偏入一勤參留守謁大尹言語 駟 來自

說弄坦途猶上 里 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一吾聞天子

虛空跨綠一 里 之馬走千一錄以周禮百餘一九工連

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一 往問瀟頭吏湖州尚幾一婦

人不下堂行子在萬一太白山高三百一教書一日行萬一

羽衛煌煌一百一水南山人 理 陰陽一錯亂驕寒不復

又繼住數馬僕從塞間一 得君亂絲與君一 况

又時當長養節都 裏 滿堂慘不樂響下清虛一丹青宛

邑未可狂政一 裏 轉麒麟一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蒼

崖一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一 玉川先生洛城

一負雪崔嵬插花一平明鞭馬出都門重日行行荆棘一

李 花不見桃唯見一霜刀剪汝天女勞何事

頭學梳一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照梳一 紅

生有意許臨臨更 始 堂下可以呼帝對經一 攬環結

道長致致雙一 始 佩相終一吾獨何為在泥滓青鞋布

襪從此一 嗚呼余心試豈弟願往教誨究 起 指麾赤

終一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一 白日頭洞

青光一江城帶素月况乃清夜一岐有薛大夫步制山賊一

轟蒙且逐風塵一趙公玉立高歌一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

丞相東山一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一 愁憂無

端來感歎成坐一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一温馨熱美鮮香

一吾黨後生字叔一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傲不一 哺

時堅坐到黃昏手倦目勞方一 白花倒燭天夜明羣雞驚

鳴官 祀 荆 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一 邱萬落生荆

士 道一水北山人得名譽去年去作幕下 仕 抱才終

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一又云時 俟 權不用欲何一 聖君賢

俗輕事常力行險怪取貴一 俟 權不用欲何一 聖君賢

相安可欺乾死 淡 波濤翻空香無一先生固 祀 井朱

窮山竟何一 淡 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遲一 祀 井朱

夏時 子 萬得一萬人疾驅塞廬一 昔今流之常隨

東塔 子 萬得一萬人疾驅塞廬一 昔今流之常隨

一萬歲持之護天一孟冬十郡良家一 小兒心孔開貌得山

僧及童一富豪有錢駕大和貧窮取給行艱一 羣盜相隨劇

虎狼食人更肯留妻一 仲宜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一

馬自號報恩一因歌遠成詩持用託妻一 似笑無言習君一

非癡非狂誰氏一 曉出都門拜天一 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

慈親下 耕 意令與國充耘一 齒 佳人絕代歌獨立

掩抑至及一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 矣 存者且偷生

一奴一 髮頭一婢赤脚老無一 矣 死者長已一 植

物中... 將已... 眼中之人吾老... 餘在二十餘次第知落... 破屋數間而已... 雖有傳說知... 擬... 故知忠孝生天性... 者盡知其妄... 擬... 潔身亂倫安足... 疑... 樹象葉... 取... 中國陷蕭艾老圃永為... 憶初落一時但念... 可... 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 至今鄰僧乞米送僕... 六縣尹... 兩旬不甲拆空惜埋泥... 光芒... 能才... 六合無泥... 盤針擘粒投泥... 一

抵只咫砥痕枳軋
氏彼被駝跪詭坵
傀隨雋累技妓倚畸
削螳蟻錡蕪遠泚泚
疵藥縈牙禡薦璽迤
崑醜邏屣徒醜鞞纒
俾鞞髀邇救芋瀾婢
侈哆娒弛豕紫喆訾
捶筮揣弛庀跬頰企
底否兕机鹿汎姊秭
匕妣糝糝籃畧匱宄
沈矢屎洧瘡鮪雉壘

岫藹標調誅揆癸否
圮痞誣徑唯歸泚芷
峙苜汜似已駛緝珥
俚泉峙痔芭屺柿
梓儼社第肺

五尾

尾... 江陵城... 篋... 胡顏入篋... 葦... 深不葢... 鬼

豐宸依俵豈蓋幾蟻
斐肫誹菲匪悱柴榷
躉鞞偉煒暉豨虺卉
螳顛

六語

語... 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 小兒學問只論... 蚊蝶飛... 來黃鸝... 喜得與子常夜... 四無人聲誰與兒... 呢兒女... 物色相猜更問... 春風... 禦... 愛命崇文... 吹國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 驅洋... 侶... 石根青楓林後鳥... 旅... 忍... 大兒

結束隨商一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
素指忍鶴一師征之其後十一齋
斷腰一

紵斤遺浮華一佳客通萬里
沈思情延一與附而安則
且付一

澆俗狀巢居曾臺俯風一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
勢欲焚崑崙光彌嶽洲一俯視大江不見洲

袁知子松根長茯苓一汝
思怨相爾一鼠
名水

早耗于多與一處
花解故枝風回反無一

有咀我往獨一兒在中野以
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
宿以情多地遐今福處一

許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一久除蛟螭出寇盜復幾
從此將身更何一皇帝曰嗟其又可
三杯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一距
脫其

策箭手一南一鉅
非色膏養一
所
氣無處一兄我

轉無定一我生知法式動得理一漁
浪滿吳一浩蕩前
舟之子來何一我所思今在何一

後間佳期付荆一阻
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一
侍祠之臣助我測一側
控入波濤激旋積漬無險一

遂劫東川遂據城一東西南
沮
感見容色一舉
經月火

北皆欲往千江隔今萬山一
序
地中

大早則斯一落絮游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一
乾清坤分境落寨一冰溪時咽絕風樞方軒一

圍園敵籛呂稽芋籽
序

圍園敵籛呂稽芋籽

圍園敵籛呂稽芋籽

貯楮楮醕諳滑胥妝巨拒炬恒駟拒莖
糈礎澆詛沮咀莒筥緒鱣激蕙嶼芋墅

七慶

羽
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一
鬪受禪登明堂共流幽州絲死一
絲氣或上爛熳為雲一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一
雲蕭蕭沙中一大早山嶽樵密雲復無一
致雷一回回山根水再冉松上一
夜多雲一吾入甘作心似及弟姪何傷淚如一
蓬蒿稚子無憂走風一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一
龜之氣今不能雲一曰陽而陽曰雨而一不能聽終決如

宇
是日崇文一禹
聽聰視明一聚
蕭城寒舞一復

精靈一腹敗技披不放保一
刀紛紜爭一益
私習黨一斧
夾以砧一府
龐德公

未嘗入州一石間見海眼天畔
俯
直龍竟寂寞土極空

武
國嗣初將付諸一鈞陳蒼蒼
君一赤葉楓林

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雞一
侮
廣深丈尺問宴息教鯉一

版臨孔威敵戲以一億載萬年
輔
天錫皇帝麗臣頌一

無敢余一嗟汝下民或敢一
拊
風吹巨飲作河神騰煙一多憂

拊
風應泰一柱
風吹巨飲作河神騰煙一多憂

拊
風應泰一柱
風吹巨飲作河神騰煙一多憂

拊
風應泰一柱
風吹巨飲作河神騰煙一多憂

拊
風應泰一柱
風吹巨飲作河神騰煙一多憂

拊
風應泰一柱
風吹巨飲作河神騰煙一多憂

拊
風應泰一柱
風吹巨飲作河神騰煙一多憂

不寒 愈 二者存一端 主 請先假甲兵處分贈人

其 愈 德陽不循 天錫皇帝為天下 柱 滑石鼓誰鑿

次及其徒 乳 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 寔 有富無

數 終身歷難險恐懼從此 陳雷風俗衰人物世不 故

老仰面啼瘡殘向誰 比屋豪華固難 紛紛輕薄何須

長安布衣誰比 女病妻憂婦意速秋光錦石誰復 萬歲

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 戰不貪殺擒不殺 具出

獲穰隊以萬 朱顏皓頭訝莫親 此外諸餘誰更

矩 崇文奉詔 拒 物無違 取 百年不散料

各業一物休盡 冥冥子規叫微徑 縷 北風起塞文躬

不復 象家隱鹿門劉表焉得 縷 薄舒翠 流汗卧

江亭更深氣如 危途 僂 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

中紫盤仰望垂綫 招提憑高岡疎散連 土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

州 長歌激越稍林 物已高飛不見石與 足明箕

頹客榮貴如 山頭到山下 鑿井不盡 君不見管鮑貧

時交此道今人 棄如 疆外之險莫過蜀 荆揚冬夏異

風 玉怨不 吐 雲蒙清晨 肚 藏蛙縮 魯 龜

磨若泥 初口薪復 顧 青白二小蛇幽安可時 水

皇帝神聖通達今 鼓 陰為陽善固自 鼓 張以弓矢

士臣愈職 瞽 視汝目 吾 終竟畏羅 五 年錄

其 伍 知將臻今哀莫余 午 杜策忘前期出羅已

端 帝車迴來日正當 簿 經戰伐地 部 發京

師夕至 祖 寒上得阮生迎繼先父 文如太宗武高

其 祖 正月元月初見宋 文如太宗武高

甘 優賞將走 虎 原至焦長蛇聲吼纏猛 上天鑠

後 舟中無日不應沙洋上空郵盡射 塢 日無郵

怒 昨宵放其雷 怒 事始上開 苦 清詩近道要

危通他州勉強終勞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 南方瘴癘

地隴此農事 裏陽者舊間處士節獨 已如仙客意相親

更覺良工心獨 盜賊縱橫甚密通形神寂寞甘辛 別家

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 皇帝曰嘻無汝煩 三年

不見今使我心 戶 荆并泊梁在園門 助 堪泣崩凍

君歌聲酸辭且 戶 桂樹枯株女閉 助 堪泣崩凍

嵐陰 挂帆早發劉郎 幽恒青溥 贈官封墓

補 吁嗟公私稅斂使不 圃 何當毛下流餘潤通

築場 柘 天孔出白石 柘 視瞻梁

拊 附 誦 煦 尋 栩 咻 訐
 瘡 棟 剝 瘦 獮 窳 塵 偃
 齟 齟 籩 枸 蒟 踣 婁 姥
 姆 稌 杜 莊 敵 櫓 艣 賭
 估 監 牯 股 蠱 賈 殺 件
 昨 珥 琥 許 鄔 斲 努 拈
 扈 桔 岵 雇 怙 普 譜
 八 蕃

蕃 時危始識不世才 禮 四時八節遺拘一今者已
 誰謂茶苦甘如一 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
 體 大賢之後竟陵通 涕 禁中冊決詔房陵濟
 浩蕩古今同一 前朝長老皆流
 見十年 詆 胡為飄泊岷漢間 底 比看伯叔四十人
 官濟 王 干 謁 王 侯 顯 歷 一 有 才 無 命 百 家
 弟 女 拜 弟 泥 况乃山高水有波 洗 一朝正漢官
 妻 男 拜 秋 風 蕭 蕭 露 泥 一 朝 正 漢 官
 威 儀 重 昭 幅 巾 盤 帶 不 泚 虎 之 飢 下 境 嚴 故 汝 更
 掛 身 頭 脂 足 垢 何 曾 一 蛟 之 橫 出 清 一 朝 正 漢 官
 用 文 章 為 長 兄 菜 汝 曹 又 宜 象 上 食 昧 早 婦 來 貴
 白 眉 復 天 一 身 使 門 戶 多 推 一 上 污 衣 眼 見
 陸 公 獨 延 靜 守 丹 一
 紫 醴 澧 蠡 鱧 醞 沛 邸

氏 抵 底 觥 抵 悌 娣 遞
 襴 滿 瀾 稽 繁 僂 米 髀
 徒 九 蟹
 蟹 獬 獬 解 買 鷹 豸 罷
 躡 孀 矮 擺 掛 拐 孩 楷
 錯

十 賄 猥 瘠 頤 頤 頤 頤
 賄 知 機 放 動 顏 猥 瘠 頤 頤 頤 頤
 性 負 愁 看 一 聲 氣 一 何 一 脂 坑 谷 相 兜
 罪 有 如 阿 鼻 尸 腿 石 人 戰 搖 一 餒 中 虎 號 瘡
 兼 乳 催 縮 翻 落 羽 一 海 幽 尋 風 搜 耳 猛 作 濟 翻 一
 宰 執 云 天 地 仁 待 牛 醫 不 食 百 鬼 聚 相 一
 殆 高 行 若 於 素 給 隨 旋 誠 巧 一 怠 明 飛 御 皆 情
 改 歲 寒 忽 無 憑 日 夜 柯 葉 一 亥 地 幸 一 池 幸 湯 神

採何山有靈藥 綵頭垂碎丹砂 在招聖爽難復

倍每發壯益 瘡鏡面生非

悔根 欄壘 佃蓄 辜澆

痔晦 每庖 匯痍 鯨隗

覓頤 璀漼 琲鎧 載逮

篋乃 勗采 彩案 採

髮茫 鬣欵 駃

十一軫

軫水陸迷長途 軫高士例須憐

生唾 屨項刻青紅浮海 腎用雕琢慈肝

哂音自古稱難 忍捷徑應未

董馬嚴徐已奮飛 緊兼作千詩轉道 盡君子今我

懷抱長安少年氣 牝有似黃金擲虛 贖來但

欲保封疆莫學 窘技能虛富家 菌西討蜀霜風

列列推 箇當今聖人求侍從 引豈有開官敢推

朝余始張軍嚴報 蚓才稟氣猛易語言 敏抱

闕文屈宋半落值顏

混來取醉任喧呼 殞腹且鮮

升梧暎 準根菊花好沽酒 尹資好事

異味煩絲 筍深藏篔簹時 隼隼

侯骨脊精爽 春平生流輩徒

處一豈比恒 盾力與願 楮爭名齟齬持

眈疹 鬚診 稹緝 衫紵

駮疾 脈矧 朕儘 困稠

駮愍 憫電 敗純 允狃

箕驕 踏蹇

十二吻

隱窺身跡非 穩公坐附時長睡無不 謹細

人尚姑息吾 堇追隨似葵 近安得關親

吻脰 剔技 粉憤 坳墳

積忿 蘊憚 韞緼 愠醞

穩慙 殷槿 吞攬 齟齟 聽

麋

十三阮

遠因至山不見廬山一牙搗換拖青樓因知識久去眼
吾行其既一人隨鴻雁少江共兼葭因幽事隨去多孰

偃因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一惜乎吾無居
不得蓄息一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因健因金

塞因自是病使然因無俟於塞一因晚因金
非由取高因餘年懷無幾休日

輓因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一因返因歷歷余所經悠悠
石轟肆磨礪波惡厭牽因子當一榜舟南山下

阪因陰沈過連樹因婉因何氏之從學因跪因何
藏昂抵橫因蕭蕭已滿因人議

飯因一老僧鳴日暮鐘諸
僧但乞齋時因風土

本因賦形苦不同因畚因何能埋其源因損因吾嘗聞其
無路尋根因惟有土一因聲深慮五臟

沌因南帝初奮槌因袞因謂言絕於斯因鯨因黃河弄
一竅復混因繼出方袞因清溪濯纓

相因盜賊雖狡偷因狠因鴻蒙總合雜因懇因乍如
亡魂敢親因詭譎聘戾因關收收

尊因幽幽寸喉中
艸木森萃因

阮因鯢因蝦因堰因鄢因鍵因捷因

建因巘因廡因憶因反因園因茵因苑因

忽若怨因

建因巘因廡因憶因反因園因茵因苑因

宛因婉因琬因烜因咍因混因焜因搏因

導因穩因盾因遜因鱗因蓑因緄因鯁因

壺因捆因悃因墜因

十四旱

子因有流傳上古時因坦因惟君與我同懷抱因散因
九輪照獨乾坤因鋤去陵谷置平因色變韶顏

傘因光華閃爍見神鬼因誕因色變韶顏
是儒官飽聞因赫赫炎官張火因得今者相從敢辭

罕因年少得途未要世因嬾因思君携手安能
却信靈仙因時清諫疏尤宜因得今者相從敢辭

澣因當憂復被水靈埋因嬾因思君携手安能
汲汲來窺誠遲因惻惻酸腸難漲因短因

算因前年橫陽鄉思發因管因吹季月因卵因然雲燒
金烏下啄因躑躅成山開不因吹季月因卵因然雲燒

欸因何人有酒身無事因窾因南山逼冬轉清
誰家多竹門可因瘦刻畫圭角出崖

煖因陳布纏拏骨奔先苦不因須因纂因桃源迷路
知節候即風寒幸及亭午猶妍因竟茫茫下

伴因去歲鷓鴣帆洲水明因滿因友生拈我佛寺行
霜根千里隨歸因正值薄林紅葉因

悍因亶因廬因餓因袒因但因瓚因稈因

竒因侃因衍因疇因篡因館因盥因瘡因

幹因纘因鄩因懣因餅因斲因

幹因纘因鄩因懣因餅因斲因

十五潜

縮我身縮丘軻版昨因有緣事報懼其無所

間名令吐所記睨喜氣排寒冬莞見君迎我

續親戚親規產指渠相賀言噓露毫末

澆如今更誰恨限君來好呼出簡兒雖

揀吾愛其風骨棧感荷君子德剗吾老

餘事不雷君住廳食餞使立侍盤眼若讀書

典讀書東岳中趺晨趨閣內泣負米晚

潛載放墳躄足踏夙昔泣身每食

十六銑

胃祭陽復冥冥犬范擘顧其兒蘇夜宇照

行結交三十載踐文章日自負餞尚縹

展平生滿尊酒闡制可題未乾淺刻揚

造古時喪亂皆可蹇嗚呼子逝日始

事煌煌齋房芝贊不要懸黃金善學蔚醞儒

本未造人世悲歡暫相蹇嗚呼子逝日始

十七條

墀秘書成松意輦灑落辭幽人獻時下策

辨肅宗復社稷緬以為後輩沔何嘗解

充武功少也孤變前後百卷文轉積病

卷一塵出守還喘長安米萬錢刺青

選射策若東堂勉垂之俟來者婉正始微勸

銑洗洗洗洗洗

填繭繭洗洗洗

忍顯顯洗洗洗

吠扁扁洗洗洗

伐輾輾洗洗洗

剪戩戩洗洗洗

件鍵鍵洗洗洗

吮變變洗洗洗

篆撰撰洗洗洗

十七條

鳥 靈胸生管雲決皆入端一東走無須憂慮

了 整頓乾坤濟時一鶴駕通霄鳳華帝

進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一鶴駕通霄鳳華帝

明 鏡尚書氣 小 會富凌絕頂一覽眾山一前期翰

滿 邊有飛 趙 與在北坑 治 刑罪消息真開

少 崔師允已至滯卒用於一郭相謀深 繞 青春復

紫 禁正耐煙花 源 方行柳岸靜 醜 禮過字

置 清 眺 見訪荒江 紹 義士烈女家 矯 則驚

仰 羨鶴鶴 表 昨見秋相孫 滿 知我礙滿

感 和鳴因拘念輕 許 公人倫 滿 知我礙滿

悄 孤舟增鬱鬱

篠 皎 皦 皦 薦 眺 眺 繚 繚

僚 瞭 蓼 窈 窕 宵 裏 儂 嫻 嫻

挑 窈 佻 掉 晶 溜 兆 兆

肇 昭 天 嬈 縹 標 標 葉 葉

慄 藐 秒 渺 緲 淼 杪 召 召

躑 躑 敲 糾 殍 噉 愀 勤 勤

湫 十八巧

巧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一飽野人對鐘腥蔬食

實 校醉一人皆餘 卵 朝餐動及午 攪 繞春思已記

酒 肉子獨不能 拘 世路終難 齒 扶從噴我須

爪 猛罕開縮 拘 世路終難 齒 扶從噴我須

燒 腸肚鎖煎

撓 昂 茆 狡 狡 絞 膠 獠

鮑 稍

十九皓

浩 皇天悲送遠 昊 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一安得

抱 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一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一

里 猶殘宿水重百壺且試開懷一山 老 色同日一親猶縱

中 儒生宿相識但話宿昔傷懷一 談 詭宣開畏衰一蒼茫風塵際踰蹤駢一食薪先戰士共

少 及駱一放父領元戎名聲關中一青絲絡頭為君一男兒

生 不成名身已一君不見西漢杜陵一 討 脫身事幽一木

座 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一 道 引注來鳥一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一士

淡 休征一 辛 何州州築城重關一妻李福軍壘換棄不擬一嵩冠廷俗

窮 志一建一三年飢去荒山一何由却工橫一文章有

神交有一由來一掃一迹如一拍公鎮憂國滯務一

諸家憶所歷一飯迹便一詩家一擣一垂老惡聞戰鼓悲急

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一倒一蘇侯得數過惺喜

島一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一倒一蘇侯得數過惺喜

心胸已傾一何劉沈謝力一草一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一問

未工才兼鮑照愁絕一君適萬里取別何州一遊子無根林蕪齋付秋一但評鹿皮

弱忘机對芳一紅稠屋角花碧委牆隅一園人非故侯種此

何州一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一百一棗一也復可憐

一愛客滿堂盡素翰開筵上日思芳一棗一人呼兒具梨

造一風俗方再一早一子憂涼州嚴程到須一人生意

氣節不在相逢一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一達生豈是足熟

識蓋不一豐年執云遍甘澤不在一端復得之名譽一長安

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一考一既歌以舞一稿一

揚揚弄芳蝶兩生還不一其鼓考一考一既歌以舞一稿一

門士勿悲尚枯一落乃鬻水霜開懷慰枯一南京亂初定所

向色枯一觀其著書藉頗亦恨枯一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

一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一好一時來展材力先後

片一西風蟄龍蛇眾木日凋一好一無醜一始知生男惡

反是生女一雞鳴風雨交久旱雲亦一豈無青精飯使我類

二十哥

舸一德普北尋小有洞一柁一更計衡陽許練師一我一

風淵水滸合時青一果一秘訣隱文頰內教一朵一白芙蓉

兒黃熊啼問一果一秘訣隱文頰內教一朵一白芙蓉

鎖一盧老獨啟青銅一墮一仙賞心遠淚交一火一

除灰死燒丹一佛香餘揭藥塵塔一墮一仙賞心遠淚交一火一

可軻左裏螺瑣惰安一荷一

坐麼羸簸播頗禍夥一荷一

者一再再征途間誰是長年一賈一蔡朝若有書

假一美人為黃土一灑一萬籟真笙竽一下一不知何王

瀉一陰房鬼火青一土一燕趙期洗清一把一憂來藉

淚盈一清一瓦一蒼鼠穴古一打一從人一

馬一楮野冶也雅檟一澀一

掌啞夏廈寫且舍姐一澀一

蹀寡若惹鮮苴一澀一

皓顛皤鎬灝蓀潦僚一澀一

皓顛皤鎬灝蓀潦僚一澀一

皓顛皤鎬灝蓀潦僚一澀一

皓顛皤鎬灝蓀潦僚一澀一

二十二養

養 孔翠望赤霄 養 貫穿無遺恨 橡 復穿四明

獎 詞場竟疎闊 漿 老蒙台州棹 兩 神翰頓

天長眺東南 執 劇談王侯門 強 八分

金蛟龍盤 仰 三絕自御題 想 操紙終夕酣 掌

華筵勢最高 爽 地崇士大夫况乃 響 樂遊古園萃

攀致身福地 響 滄洲動玉陸 饗 樂遊古園萃

杖 空聞紫芝歌 杖 形骸實土木 仗 浪芙蓉園

白日雷霆 壞 彈琴視天 賞 榮陽冠象儒早聞名

更調鞍馬 長 神農極關漏黃石 網 煙綿

狂歡 枉 子雲親未遠 往 昔獻書畫圖新詩亦

咸在出處 枉 方朔諧大 往 俱知君此計誠長

宜即引分 上 拂水低徊舞袖翻 蕩 他日訪江

開談 盪 反覆掃聖朝 廣 圭臬星經奧 勝 文

傳天下口 曩 別離慘至今 莽 晚就法香

朗 春深泰山秀 恍 胡為此水邊 幌 未嘗寄

倚書 葉陸清渭 恍 神色久憶 幌 官曹吏元

像象潦蔣緬快破齋

蠻享敞斃昶襁緝緝

穰攘紡仿罔惘魁倣

昉搶碭蕩盪顛磔駟

澹灑沆儻曠帑蟒茫

泮嶙嶙嶙黨欖謹党盎

块決慷曠荒棍晃孰

蒼廷

二十三梗

梗 退食吟大庭何心記 縵 場愚識奪塗

秉 勞生塊厥節 秉 大師京國舊 境 已從招提遊更

警 子心用才文章 骨驚 離離挂空悲感感抱虛

景 從此具高舟 彌年逐清 影 錯磨終南翠顛倒

松門耿耿 千秋滄海 南名繫朱鳥 陰 省 上君白玉

聖生靈籟 月林散清 年多物化 空形 省 堂倚君金華

水奴僕悲魚 復移居 心力 永 縵 縵然江海思復與

一 嶽攀倦日 短語樂 寄夜 罔 蟲鳴室幽 猛 飲

兒身 肘 高警索果欲起時被一 朽 至尊均被叔

類蒼松根地冷骨未一前日放營農卒苦教裝一功名圖難

精戰骨當速一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類一所親問淹泊泛愛

惜乘一健兒簾紅旗此樂幾難一其皮割割甚難眾亦易一

冥冥九疑華聖者骨已一死為星辰終不滅致若竟舜焉肯

九 蜀門多樓欄高者十八一 久 緒亂已一我來入

蜀門歲月亦已一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一蹉跎陶唐人鞭

撻日月一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一六年潼關破妻子隔絕

一區區猶歷試烟烟更持一有同木使我泣歎一入怪

瑣穰空吁嗟為之一梓州豪傑大皆誰木州從事知名一豫

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 首 我入東川十步一回

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一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一贈踏

多拙為安得不皓一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一奉辭還杖策

暫別終回一高興激刺衛知音為回一吾輩碌碌飽飯行風

石力牧常迴一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雁鳴鶴錯迴一以錦

繼股以紅帕一我 手 大名皆因此人一不意青州湖高舟

為壯夫君白一 守 黃龍在樹類正

一尋者問三川不知家在一年大伴社拾遺能住一歸

二悲魂蕭條猶在了一時危可仗真漢使二人得置名側一

皇帝正直別白善一不知官在朝有 白 卷山入百

益園家一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一 白 吟如并一

顛倒若 舅 伯父叔一 咎 侈則有 西 然出自卯

將及 庸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一明霞欄閣香霧

開戶一車隱 秀 念爾形影乾 誘 故人知善

有恒其克 受 歌詠激遠回翰明授 壽 夫人常肩

有餌其 受 蜀可全有此不常 壽 與上殺稱萬

帝與天齊 帝 露酒不瀟地掃除似無 酒 密運巧

氣若酣杯一田翁道社日邀我嘗春一自陳剪髮驗市需充

杯一漢運初中與生平老貌一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一把

厚 萬年飲我一貧窮老瘦家實感好 厚 行何道

履險難益一淋浹投拾遺流難主恩一上天天下亂宜真

後 相違半新故取別離薄一用為義和天為成用平水土

地為 後 六官師乘順法則化 後 瑞水速

無告仁 後 怡怡倫倫奉太皇 後 瑞水速

是離橋一我丈時英特宗枝神亮一自寄一封書今已十

月一我乘太平時身病戎馬一俄頃羞顧珍家寡人散一近

辭痛飲徒折節萬夫一艱難世事迫隨道佳期一徒布如雲

蔡青青歲寒一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丞疑曠前

去鎮劉關中一 母 表之曾老姑爾之高祖一太守頃

酒相連十載一 母 者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一 德

萬年為 母 各安爾位 斗 乃以上幸 斗 一紀出

父為 母 訓厥吐 斗 於郊用 斗 西對于今

向南一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一早年見擇格秀氣衝牛

月出遮我面仍噴問升一隘雲拜東塵柱席上南一及乎此

初尚書踐台一明月一收容易紫
氣辭斷衝牛一我生之辰月宿南一考續功臣祠拔

狗昔如縱壘魚今如喪家一比開同離禍殺戮到雞一

上浮雲如白衣斯垢一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一偶人全

性命蕭室豈相一入幕耦一來請來觀一雙一終作適刺

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一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數一

垂白辭南翁委身希北一御士庶人黃童白一數一

淚啼一聲客淚逆林一箭萃清湘石吼一云風雲合龍

色晚熊掛玄蛇一波濤未足震三嘆徒雷一酒酣歐一

擊劍蛟龍一江濤窅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兜歐一

呀失喜樓一王生早曾拜顏色一得西一窮迫挫囊囊

常如中風一箇書積韻諫宮闕限奔一紛披長松倒揭嘩怪

石一啾啾黃雀啤側見寒蓬一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一既

未免羈絆時來憩奔一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一烏帽

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斜衣一八月壬午關秦城一

四海內童稚日餬一曾官憑風迴炭囊上囊一柴門難得去

未忍即開一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一頃米樹嘉政皆已傳

其一人入于取一自一叫婦開大瓶盆中

牙不肯吐一叩一婦女景

五言一艱難體貴安元長吾敢一傷時苦糾一赤磷黃龍

軍之一物官盡一開庫唱士日隨所一糾一赤磷黃龍

扭 狂 丑 丑 玖 韭 糗 負

鬻 瀏 輒 茆 擻 螺 紐 鈕

缶不蹂揉紂標琇羨

卣綬滄醜洩邱拇某

甌培部蚪陡科苟笱

枸珣喁藕穀瞍簌剖

掬毳鰈鯁嗾趣黝赴

二十六寢

寢餒瘦朕廩慄凜蹠

稔荏恁枉餽枕沈嬌

暉審淦諗瀋甚噤

噤錦瘁品稟飲吟

二十七感

感家住幽都遠舊蜂蟬碎錦纈池披蓋宮

未識氣先一乍似上青冥初疑踴

下觀襲玄一歎一來華吾何能慘狂詞津滂節

憊念當委我去糝始見洛陽春坎遠來長

領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願撼地與頓

敢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覽魁率吐歌攬

白無飛仙骨欲度何由一

蛟龍弄虎牙
淡孤開起連
膽無本於

嗽兩舉快
淡往造平
槩心久不事

黠夫豈能必然

瀨禪
震髮
噴醯
咎哲

欲憾
鎮攬
毯綯
統澹

愴闇
叵

二十八琰

琰深林高玲瓏
剡大履棟方隆
斂是時秋之

險長沙千里平
賤勝地猶在
賤遠意賈誼
颯何喧形

儉禮賢道何優
芡水果刺菱
廣剖竹

檢羣行志後先
臉難令悲生
屨履在

波滿休揚
染平生每多感
萬旅程塊

嗟往
陝政化類分
睽頽依鳴燭燈青

諂椒蘭爭妬忌
掩幸逢車馬
漸况當江

忝伊余夙所慕
點難三號更五
玷山樓

飛之羽翼指
筭客堂喜空涼
款遊宴固已
儼

佛事煥且

燄
灑
激
藪
諗
獫
隙
糜

爨
禡
冉
閃
奄
晻
滄
崦

剡
餽
店
慊
噉

二十九賺

躐
獫
喊
湛
減
斬
闕
黯

廛
摻
檻
輶
濫
艦
范
範

犯
藎

杜韓詩句集韻卷下之上

杜韓詩句集韻卷下之中

去聲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一送

送奇祥異瑞爭來一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鳳心豈

克容蠅蟻香葉貢寸地尺弄初正候纔兆凍誰使妄怪

暉野浮陽暉棟天皆入德人生本坦蕩甕不

暉水披夢傾要梁德誰使妄怪甕不

諸山得銀一 夢淇上健兒婦莫嫌 城南思婦愁多一

贛瀨 匪 丑 碧 呀 竦 凍

潼 控 空 鞞 綬 綬 斐 洞

網 詞 恫 慟 痛 諷 仲 普

憐 関 哄 幪 霽 睂 中 衷

衆

二宋

宋先生有道出義皇 用安得壯七挽天河淨洗甲

古來才大難為一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頌紫芝曲詞人

解撰河 共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 葑扶杖交地 從親

許來子妹 縱釋嬌孤寡 種田家望望惜雨乾布

重萬牛迴首丘山 種救處處催來

綜 統 誦 訟 俸 縫 封 供

雍 壅 褒 養 恐

三絳

絳 洛 虹 降 巷 養 撞

四寘

累孰云網恢恢 易前雨傷卒暴今雨喜谷一吉

義衛山雖小色 戲初喧忽忽爭 翅哉無

容首唱恢大 戲中靜雅嘲 翅哉無

奇術安得 睡驚雷 至夏鷹擊時危異人一行雲

生兩一 崇高飛兩鶴而一柴門鳥雀噪啼客千里一浮雲終日行遊

子久不一 步宗妙其書是以數子一諸將亦自軍中一飄飄

遠自流沙一東南飄風動地一日夜更望官軍一

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一後從徐州辟書一

形體病渴 媚高標酸秋嚴貞色奪 遂胡為困衣食

行官一 媚春一賜暖蹤跟相嫵 遂顏色少稱一世

受敵何有反正計始一 燧連山暗烽 穗九月

分拂見 孩黃羊飲不體蓋酒多選 追隨二十載

下可容百人 崇舟楫無根蒂 淚宗廟尚為灰

力爭相斷泉源豈天一
 記○概袖批嘩噪癡黨皆莫一采
 如馬無良復誰一楚江巫峽水入懷虎
 豹哀號又堪一○紛紛過客何由一

實伎解避惴詈離荔
 鼓積柴賜為帔賁跋
 詖陂髮被寄臂嬖芟
 騎刺議儼譬漬皆駝
 智縋隄錘吹企跂縊
 施啻餒委偽恚瑞諉
 贅驚擊魅隧縋椽璣
 襚遂篲粹醉誅類鞞
 苾費饋匱簣蕘溥媿
 備糈罌鼻喟巋缺嗜
 痢莉莅膩剗憤驚質
 緞遲治冀懣穢覲暨
 洎泉旣悸貳械髮伙
 懿駟季比庫睢界庇

瘁肆勤隸示謚自出
 遺誌織瘧植嗣飲伺
 司弒始幟載樞刺孽
 特貽眊咄珥屣曬
 厠食詒异施侍蒔第
 忌憇饕埴惹其亟

五未

味○南紀收波瀾○貴○通時各得所○蛸○漢時長安
 西河共風○松柏不必○靈一丈牛馬

毛寒縮○鬚○耳聞讀書聲○費○恨無抱甕力○畏○承金
 如○殺後突髻○庶減歸江○承金
 露盤裏裏○氣○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凍雨落流膠衝
 不自○風奪佳○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江翻石
 走流雲○角鷹翻倒壯○歎○鄰人滿牆頭
 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感歎亦歎○

未胃謂渭橐緯魏掣
 沸蒂誹尉慰蔚蔚諱
 卉費狒扉痹跬蜚翡
 毅既漑乞餼懶熯黷
 暨暨璣衣

六御

慮蕭蕭北風勁去嬌兒不離膝我復却

御語蕭蕭北風勁去嬌兒不離膝我復却

倨踞蕭蕭北風勁去嬌兒不離膝我復却

怒庶蕭蕭北風勁去嬌兒不離膝我復却

淤菸蕭蕭北風勁去嬌兒不離膝我復却

釀據蕭蕭北風勁去嬌兒不離膝我復却

豫與蕭蕭北風勁去嬌兒不離膝我復却

絮蕭蕭北風勁去嬌兒不離膝我復却

七遇

遇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

寓衣食相拘閨朋知限流

樹半嶺鶴

注良會苦

履南

句開卷得佳

成空靈本

務得花石一聽婦前致詞三男鄰

霧借問泛舟人何為入雲

懼賢惠誠等差自愛各馳

聚黃帽破袍非供折腰

賦胡為足名一公宮造廣厦木石乃無

趣偷生還家少欲一司直非冗官荒山

住中原馬得所歷一屢

暮長脚消渴再公幹沈綿

慕吹紫荆樹色與春庭

墓孤城歲月誰與一拔為天軍佐崇入王法

度孤城歲月誰與一拔為天軍佐崇入王法

路出郭時細岑披捺得微

渡曲折方屨

露草無引

兔今如置中

顧地也反相

君只欲若死留當

駢 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
閉 閉門謝客
閉 閉門謝客

孽 孽孽
孽 孽孽

桂 桂
桂 桂

際 際
際 際

歲 歲
歲 歲

衛 衛
衛 衛

綴 綴
綴 綴

敝 敝
敝 敝

斂 斂
斂 斂

制 制
制 制

逝 逝
逝 逝

裔 裔
裔 裔

滯 滯
滯 滯

厲 厲
厲 厲

世 世
世 世

憩 憩
憩 憩

勢 勢
勢 勢

寔 寔
寔 寔

皆 皆
皆 皆

睇 睇
睇 睇

切 切
切 切

髻 髻
髻 髻

殪 殪
殪 殪

瞿 瞿
瞿 瞿

緜 緜
緜 緜

蕤 蕤
蕤 蕤

廠 廠
廠 廠

橈 橈
橈 橈

睇 睇
睇 睇

泄 泄
泄 泄

癘 癘
癘 癘

癘 癘
癘 癘

効去漁釣 禱 男寒澗詩書 棧 歲窮寒氣駢 虺 下

老後 言人吏稀唯 覓 三年國子師 辦 秋始識瓜 辦

足彪與 我時亦新居 綻 破襖請步 盼 何由觀清

禪 潛 縮 輟 板 鏟

十七霰

霰 嗚呼淚如 縣 山分積草嶺路異明 雷 滑乃

波濤其光或雷 旬 朝旭射芳 練 揚王

趙兩紅顏再 素月垂文 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靜如 見

璞禹鑿餘異狀 郎意氣今誰 可借春光不相 之中常引 鳴呼房魏不復 但使殘年飽 願無事

長相 麟角鳳背世 現 聯初各盡墨多水 連

求畜豕且割 燕 東流江 殷 明光 承恩 敷 上南

活斗酒諧終 薰 天開地裂長安 綫 頭白 眼暗 坐有 肱肉 黃皮 欲命

陌寒盡春生 淡如 戰 近時 王將 戰中 夜商 於一 襄公 郭公 毛髮 動英

且將 戰曲 終今 膳 為我 力致 美般 彥 尚 白 里

不語 艱難 尚酬

公曾投 絹 我好東 面 揮洒容數人 十手可對 邑

諸 春岑 江開 鄰石 人車 經年 紀君 凌烟 功臣 少顏色 晒

將軍 下筆 開生 湖城 城南 一開 眼駐 馬偶 識雲 卿 晒

致 十丹 青地 箭 白馬 東北 來空 鞍貫 雙一 憶爾 腰下

羽 豈知 驅車 復同 眷 為駒 總不 虛當 時得 意况 深

就 可惜 刻漏 隨更 倦 乘年 歲時 變 交怆 慘石 牀

風 林展 書 餽 劉侯 歡我 攜客 來置 酒張 燈

選 呼婢 取酒 壺 餽 從華 道人 向市 餘香 撲喚 婦

出房 親 旋 故人 情義 晚誰 似 賤 未為 後生 相勸 何

寂寥 君有 長才 不貧 且遇 王 羨 平公 个詩 伯秀 發否

生 賦 嗜昔 素知 賤子 甘貧 羨 沂 秦王 學士 時難

尚看 王生 抱此 懷 通 王生 怪我 顏色 惡 轉 鈞 葉 宿

在下 而也 何由 通 答云 伏枕 艱難 轉 驚 起九 葉

流 鶻

先 倩 茜 蓓 綵 綉 絢 洵

先 倩 眩 袵 街 睂 胃 鍊 澀

鈿 瑱 真 佃 棟 現 倪 牽

覓 嚙 嫌 薦 片 斝 樽 鞦

顛 善 繕 墀 擅 禪 諺 喏

援院媛瑗洏佰瞑麩
釧弗穿窳掾緣煎濺
摺扇煽戀變卞汴昇
行挺延延轉朝便

十八嘯

嘯可使容吾居 眺法逆素浪 傲憂兵戈滿邊

調烈士惡多門小人自 掉神完骨 笑何當

照白日亦偏 要苟可取

妙幸有舟楫逐得盡所歷 諛妻于山中

少人生交契無老 驃哭向天須公

戲我亦平

躍跳窈弔薦釣叫噉
溺藿蓀鈹竅料嘹突
肖鞘詔鷄姚耀約召

邵劭嶠轆橋標勳剽
漂慄譙噍哨燎療獠
繆廖醮焦焦趨燭醜
廟筭粟燒

十九效

效雖蒙勾踐禮 校強號為蛙蛤 教竟不開報

覺我棄愁海濱 單居然當鼎味

豹而君復何為 爆巨堪朋類

貌蝦蟆雖水居 炮雖然兩股長 稍余初不

擣未見許迴 撓大元鼎年 淖跳

鬧嗚聲和呼利 樂常懼染蠻夷

倣佼較窄笮倬爆敲

礲骹巧砲踔趨哨撓

鈔拗衲鞞

二十號

號五言出漢時 導東都漸漸漫 燾廟堂有賢

盜搜春摘花卉 蒸悠悠我之思 蹈國朝盛

始高悼况承喘與張 道今日時 到曾聖人

倒昨夜邀權樂更無 禱上言塊無路 誥詩三

百篇雅麗 郗魯侯國至小 告胡為久無成 縞青

理訓 傲俗流知者誰 驕有窮者五部 冪

實送吹嗟強 冒致我營甘旨 帽節風吹

受貼力排 毛彼微水中芹 眊孟軻分邪正 瑁幸當擇珉

尚煩左右 老酸寒深陽尉 勞微詩公勿謂 潦數桑肆

五十幾何 卷海 嫖念將決馬去 操建安能者七 造道遠

髦士日 暴勃興得李杜 抱獨翎不天生 報華肖

登 秀捷疾 漕通波非難圖 奧中間數鮑謝比近最

逾響 慎善善不汲汲 噪齊梁及陳隋 躁百然

浮 竈行身踐規矩 犒救死具八珍 耗速

日凋 好冥觀洞古今

翻浩膏傲整媚滂慥
糙艇瀑醜醜鑿鑿換澳

隕埽譟燥趨

二十一箇

箇庭前把燭噴兩炬 賀君侯至之初

身東已多敢不持自 佐維昔經營初 作君欲問方

將軍仰笑軍吏 大傍見北斗向江低 餓中

幽蹊下坎 奈孤負平生心已矣 那白頭老

凶邪天子 過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 那罷舞復歌

林葉不睡 和高唱久乃

誰能 控伊人去軒騰 課年荒酒價之日併圖蔬 唾

可居兼可 播勝事誰復論 懦蕭條歲時拜

陸 座為余掃塵增命樂醉 破獨酌甘泉歌 擊擊壺

半 臥我手承類肘拄 破窮秋感平分新月憐

陸 貨買地賣家 惰滯樂開曠勤苦勤慵

荷 暹 痺 軻 馱 些 娑 劉

莖 塚 佗 籛 譜 磨 稜 悞

坐 嗟 蹉 跎

二十一碼

罵 醉即騎馬嘯頗遭官長一駕 悠悠指長道
治長信非罪候生或遭一駕 去策高 架

價 朝來久試華軒下未費千金滿 假 兩府變荒涼
卿家舊賜公取之 援引之姻 假 二年就休

亞 天殿真龍此其一 婭 名聲荷朋友 罇 翻日車
黃石坊 罇 兒童稍長成 罇 朝食不盈腸 罇 租日

輸納村酒 訝 指摘兩憎嫌 姪 開愛老農愚 咤 疴
時邀 訝 睚眦五情 姪 弄小女 咤 疴

望東南雲令人感悲 詐 人情忌殊易 乍 聽未價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 詐 世路多推 乍 聽未價

越俗循 謝 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馳 謝 高壓頓扶風
猶 謝 事業窺舉稷文章獲曹 謝 高壓頓扶風

暇 身將老寂寞志欲元 下 蹉跎顛遠低推折氣
閑 超遙散漫兩開 下 愈 坐者起越乘者

夏 炎風每燒 夜 須騰涇渭深朝旋可制幽并 晝洗
日復日夜復 塵埃 蔗 清江空舊魚 射 公彭城赴僕

紫陌春風雨靈臺 藉 祇絲恩未報 柘 惟思滌瑕垢
屢入澤宮 藉 豈謂生足 柘 去事桑

炙 引箭圍狐免 借 雷成固已加 舍 木麥種滿
綠竹羅酒 借 燧勢仍相 舍 地聚囊裁繞

赦 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 麝 濯纓起江湖
向觀睥睨處事在不可 麝 似推前

坐 嗟 蹉 跎
二十一碼
罵 價 亞 輸 時 望 越 猶 暇 夏 紫 屢 炙 赦

鞞 雖兇十上考 鞞 雖臨形及臣 灑 都衙派漢清
何能一戰 鞞 誰能青冥 灑 都衙派漢清

怕 氣象香難測 怕 赤汗微生白雲毛 華 官去
聲音吁可 怕 銀鞍却覆香羅 華 官去

化 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 惜 丁銀翻時方
東洛把雪 化 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 惜 丁銀翻時方

跨 軍書既頻召 罷 吏曰即戲官 惜 丁銀翻時方
戎馬乃連 罷 微嘗使往 惜 丁銀翻時方

襦 竿 稜 研 差 汊 吒 醉
蜡 卸 瀉 貫 壩 弋 把 樺

獲 胯 把 穉
二十三漾

樣 近時馮紹正 恙 憐我寬逐婦 濬 江豚時出
能畫鸞鳥 恙 相見得無 濬 蛟驚波忽蕩

兩 鞞 車 萬 一 何 宏 諒 願沈在須更 亮 陽樓輝煥
鞞 鞞 車 萬 一 何 宏 諒 願沈在須更 亮 陽樓輝煥

狀 刻畫城郭 明 公 出 此 圖 無 乃 傳 具 一 晚 洲 通
知 名 秀 色 固 異 一 疎 翻 稀 毛 不 可 一 踏 踏 為 七 百

向 列 安 各 獨 立 滑 絕 心 有 一 連 山 抱 西 南 台 角 皆 北
快 劍 長 戟 森 相 一 緊 騰 雄 姿 迷 所 一 榻 上 庭 前 吃

相 自 古 登 不 帳 蚊 蟻 露 符 漢 漲 時 當 冬 之 孟
清 溪 流 無 啼 一 帳 編 練 吹 組 一 漲 際 寒 縮 寒 一

帳 萬 難 變 愉 悅 贏 老 反 惘 一 粉 黑 形 似 間 識 者 一 調 一
恐 此 復 偶 然 臨 風 然 惘 一 間 是 為 我 色 惘 一 至 尊 含 笑

鞞 怕 化 跨 襦 獲 樣 兩 狀 向 帳 漲

靚川原覽服鮮 穿幸蒙東都官 盛獲離機與

後警葛中仰懸林花一黃猜無前山雪一將老已失子孫憂
後來况接才華一心腸一變化羞見時節一我往名君花

鏡繁賡平盟恹營榮

行榜迎諍硬倩清鄭

道偵姓娉詞請晟輕

二十五徑

經岸樹共紛披 醒頰促薄豈便頰倚睡未 脛渚牙相縛

短衣數分曹決 聲為生部計算 聽得開

視欲解 暝深居疑避仇 剩少須好顏色 勝無所作

徑徑濶甯伎寧廷釘

訂頰矴釘磬庭暝瑩

證丞孕賸媵乘應甌

興瞪稱凭凝澄澄鏡

甃贈亘恒絙鄧蹬棚

悽凌

二十六宥

宥勃然思垓裂 侑厥初執開張 囿吾間京城

右茶黃志選 又拘官計日月 祐物意固護

佑武背若相惡 醜斐然作歌詩 救呼嗟

殿問閣樹牆垣 疚創茲朴而巧 胃杉莖

宙參差相叠 耐峯生多新詩性亦嗜醇

絲或若卦分 籀或錯若篆 獸大明籍日

收或道而不 晝沈吟坐西軒飲食錯昏 首慨然北

噉孤撐有境絕 臭脫險逾避 嗅於祠官

舊出門後入門雨脚但仍 柩又如遊九原墳

瘦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 漱空虛寒兢兢 皴

秋踏澄抵積 覆夏炎百木盛陰

前低到開關 踏澄抵積 覆 夏炎百木盛陰

副昨來達清素 仆驚呼惜破碎 造西南遠大

言嶠嶠上軒昂 聾因緣窺其秋 潘崇山恐與

川長水直上若懸 餽或如火燔烙 雷或顛若宿

秀是御東籬菊紛披為誰 宿

繡春陽潛沮如濯濯吐深 宿

驟君子強遠逸小人困馳 就

駑或翻若船遊或法若馬 就

復或翼若搏 標

授

候刻異狀

寇擷神物安放

懋起

督淚目苦嚔 豆

脰或羅若星難 飯

實或連若相從或

禱或後飲其醴

奏嗚呼四歌今歌四 走行將遠影 漚

毅或斜而不倚 構神靈日歇歇雲

媾或反若仇讐 邁屬夫夫叛還

敵投棄急哺 雌

媿或前橫若剝 詬力雖能排幹雷

媵大哉立天地 陋

漏安得誅雲師 鏤行難

謬雖親不棄抑 咒

胃守嗽 緇造畜

倣伏柏猶衰 雌

壽后邱堠 鏃鱉吼 寇

扣讀莠穀 句蒺 癘縲

鞞蹂肉 揉糗

二十七沁

任生榮今介喻 鳩毛奇觀象

稜九霽曙物 任死棄苦情 鳩厚羽怪見騰

杜韓詩句集韻卷下之下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一屋

屋 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一菱荷入異縣梗稻共比一猛

風中夜飛白一獨在陰崖結茅一雨蕭蕭滯節一嗚呼何

時眼前突元見此一江中洶河嚇飛燕銜泥却落羞華一

讀 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 讀 非惟一川一不

有萬穴歸何 讀 陰氣不豨一 獨 非關故安排曾是

以尊四一 讀 除氣不豨一 獨 非關故安排曾是

受性本幽一墻宇資屢修衰年怯幽一 谷 岬嶽巴閣間

空山無以慰幽一 洛陽窮秋厭窮一 所向盡山一清

展飯其腹持斧入白一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一北上惟土

山連天走窮一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一唯殘一人出駘一

故人今居子午一 柝 柝何君 報之以微寒 哭 示知

獨抱奇才手把鋤犁餓空一 共給酒一 哭 示知

禁情豈惟干戈一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一應沈數州沒如

聽萬室一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一少陵野老吞聲一天邊

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一幽落未是無心人古 禿 漂

存恥作窮途一自說二女喘臂時同頭却向秦雲一 禿 漂



十里新陰一悠悠日動江漢漢春歸一自云良家子零落依

草一晚來江門失大一洪濤滔天風拔一數看黃霧亂玄雲

時聽展風折喬一 福 勸君休歎恨 幅 勉為新詩

丁丁啄門疑啄一 福 不必不為一 幅 草月寄三四

腹 因悲中林士未脫眾魚一呀然闔城商林帶已

覆 禮稱獨學陋 覆 反懼江海一 縮 欲濟願水

朝氣勢日局一 六 遺我明珠九十行 戮 喪敗兄弟

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一 陸 不復見平一 軸 破山門

迴幹裂地一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一 天兵斯斷書

海戎殺氣南行動坤一 郭侯家多書插架三萬一 菊 插

雀依茅茨籬籬帶松一 秋光近青岑季月當 掬 插

泛一撥棄潭州白斛酒蕪沒湘岸千株一 掬 插

熟 溪起日氣暖徑轉山田一楊枝展在手豆子而

早向 肉 空荒咆熊罷乳獸待人一官高何足論不得收

面花咲一始知神龍別 粥 羣雌 祝 南有漢玉祠終

有種不比俗馬空多一 粥 羣雌 祝 南有漢玉祠終

竹 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一平生慧息地必種數竿一

毒	穢	蹴	畜	倣	鵠	謾	復	蝮	霖	暴	球	檄	穀	劇
二沃	隩	蹶	惱	育	鞫	稔	蕈	副	翬	瀑	輓	邀	穀	牘
	肅	顛	竺	鬻	鞫	蓼	蕈	輶	葵	扑	盃	鯨	穀	犢
	夙	轟	筑	昱	麴	勳	鵬	伏	輻	濮	煬	涑	榭	殞
	著	郁	築	煜	塾	逐	馥	處	楅	樸	族	碌	詭	髑
	睦	燠	劔	叔	孰	遂	茜	服	蝠	卜	蒺	篳	鴉	譴
	繆	澳	肱	菽	淑	舳	茜	茯	菑	沐	疾	漉	藪	匱
	穆	或	恧	條	祝	舳	翻	楸	複	驚	鏃	攏	藪	藪

毒 禍泊雲安縣消中內相一 鵠 頭向蒼天安得 前飛禿鶻後

杜詩集卷下

入音

一泉源冷冷誰依泥潭漢漢飢 酷 不爾苦 燭 世
 一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 寒何太 燭 世
 一惡惡歌萬事隨轉 養皮見委積素節相照 鄙夫到
 一三歲如轉 使我童立煩兒孫使我夜坐費燈 若
 一清妍却 玉 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 朱江驂驛
 一相映 玉 斬根削皮如紫 脚下高蹄削寒 驛
 一庶庶君王源 一車書葉金 盈 踣 雲雷屯不已 蜀
 一那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 一 踣 艱險路更 蜀
 一岸是吾 隴石河源不種田胡騎羗兵入巴 一 觸 泊
 一滄江岸久客慎所 渴飲寒泉逢 辱 全命甘
 一懸牙籤新若手未 虎可搏兮牛可 辱 全命甘
 一 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 虛名但蒙寒暄
 一 愛不救溝壑 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
 一 具物對 舟舟自越競行行見 浮生有蕩汨
 一 吾道正 駐馬問漁舟 江妃水仙惜不
 一 梓潼使君開 一 久客多 欲 今子從之游 綠 石
 一 友朋書素書 一月凡 一 欲 學問得所 一 綠 石
 一 紫渚秀蘆箭 一 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 一 江頭宮殿鎖千
 一 柳新蒲為誰 一 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
 一 達士如絃直 小人似鈞 一 菊旬川氣黃華流會空
 一 春日帶行曲 江 一 嗚呼七歌兮情終 一 語盡遠成開口
 一 堤攜別掃清溪 一 乘 足 人寒難容身石壁滑側
 一 月下明新池邊 一 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 一 無貴賤不
 一 無富貧亦 一 安知決臆追風 一 蒼波噴浸尺度 一 廣文先
 一 取不 一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 一 銳頭將軍來何遲 一 我心
 一 古不 一 皇孫猶會違 一 困衛莊見貶傷其 一 兒行于野
 一 藉以 一 臺閣多官員無地 一 促 平生江海與遺亂身局
 一 曹曹輕執熱為我忍煩 一 職當 俗 虎穴連里閭防
 一 厥伏余枕况乃遲暮加煩 一 俗 舊風 一 勞生共乾坤

何處異風一歌舞散
粟朝時及暮日給還
欲須供給家無一

沃釜燾篤督粲譽僕

告桔牯焯裸不屬屬

囑獄旭勗項揭攆局

蠲獨歌蓐溲廓禡緡

慾浴鴿躅錄錄駮醜

淥苗廝瘰贖幞數越

續蕢子

三覺

角楚公畫鷹戴一孔雀未知牛有一龍沈劇者

桶幸茲得佳朋推儒庠志游息嶽昨憶踰脫

捉長髮倦還稻汲冷積香朔殺氣森

款車馬獲同驅數痲渴秋更琢此志且何

啄隨飛隨一蟬煩鳴詠直道欺邪徑剝子昔

璞淒如那寒門樸今來沐新恩穀籩

濁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濯文筆施

沃激甘
擢照照炎光流幄唯憂棄昔前渥敢望侍惟

爪球鍊高雲嵬危行無低何犖古畫奇駁變君

肌血正言免咄齷空堂喜漫雷擗不

不其東吳頌文觀者貪愁齷空堂喜漫雷擗不

可觀君手熱石行榮硤炎湖度氛氣

覺權較捕敲珏鸞樂

鴛泥潯斲樵稍劄斲

卓踔倬涿拯拯斲斲

爆駁邈電毘的爆鮫

殼確埵慙錫握劇遶

鴛鴦確

四質

質中堂舞神仙烟霧散玉一緬思雲沙際自有

時遭艱虞朝野少暇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一驚風翻河

漢梁林已出一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收珠南海千餘

著處繁華矜是不襪不巾踏曉銅盤燒蠟光吐一梨園

弟子散如烟女樂餘姿聯寒雄之飛于朝一無念百年

聊樂一喧風暖景明實兩露之所濡甘苦齊結一吾

年一接屋連墻千萬亦驅其兒營營為私一兒啼女

臣魯純無所能制
廷記識業務
吾兄睡穩方舒
艷明者爭道朱蹄
千人公孫劍
器初第
汝身一見
謂俄可膠
匹
送兵五千
仁者宜戰
天寒行旅
私書失心
真佳士久
中興望我

膝
夜深
小女補
君門期
胡為有
或紅如
漆
君門期
胡為有
或紅如

吉
皇帝
栗
疾
栗
疾

失
遺
不見
私心
若

室
雜種
况開
金盤
在衛
杜一
將北
征

畢
乾坤
含瘡
痍
安
何時

密
轉使
飛蛾
一
近

術
得匪
合仙
述
惆悵
難再
橘

湑
運水
中蕩
卒
子
飲已

律
樂蕭
何
公
暨
實
贊
稽
經

血
地
非
所
不
開

血
地
非
所
不
開

血
地
非
所
不
開

血
地
非
所
不
開

血
地
非
所
不
開

出
鳥
滿
枝
軒
然
恐
其
一
驚
風
翻
河
漢
梁
棟
日
已

瑟
花
門
既
須
雷
原
野
轉
蕭
一
靡
靡
踰
阡
陌
人
烟
渺
蕭

棹
放
神
八
極
外
俯
仰
俱
蕭
一
金
粟
堆
南
木
已
拱
聖
塘
石
城
草

帙
姪
悉
壹
拮
暱
尼
逸

甸
鑽
磧
蛭
桎
隲
相
駟

侑
軼
溢
鎰
詰
蛄
扶
啞

渠
颺
篋
窰
控
銓
座
嫉

疾
韞
唧
聖
蜜
謚
湯
必

蹕
秘
畢
鞞
餽
渾
感
駢

餽
苾
泌
姑
佶
率
帥

蟀
叱
螫
弼
佛
乙
胤
茁

肸
橘
秫
遙
緇
驕
鳩
聿

霤
峯
踣
戍
律
絳
壘
率

霤
峯
踣
戍
律
絳
壘
率

霤
峯
踣
戍
律
絳
壘
率

終南洞 魁 退藏恨雨師 拔 伊洛指掌收 西京不足

曷 鞞 毘 獨 恒 筮 捷 達

懶 牽 汰 遏 謁 頰 闕 刺

粹 糲 枿 薛 葛 蕩 割 蔡

躉 薩 沫 撥 襪 鱗 鏐 拶

括 佞 筭 适 鵠 枯 越 脫

減 撮 潑 捋 剝 凝 吐 跋

鈇 茭 友 輶

八點

點 渾奔肆狂勦 札 刑神吃孽旄 蝨 始去杏飛

拔 日王念違傲 劾 小臣味戎經 刮 瘡飛敗面

狷 蜀險豁關防 滑 坐尤寒寒空蹴踏崖谷

八 中離分二三 姍 巴豔收館 登 乘刀暗歌育

蔡 養均草 憂 羽林相摩 粘 訛竅報力

厚 堯 臺 煥 塞野瀆埃 殺 吳天積霜露

鍛 窮區指清夷 八 漢棧罷驚開 轄 杜軸折舞瞻

團 推肥牛呼平 揭 廟獻紫級 齧 更呼州

瞎 下書通雄施 刮 劍霜夜清 味 酬酒膠

拈 公歡鐘展撞 鬪 逆頸盡徽素 疝 齒念

蝟 嚴鈎踣相後 脣 投奔開暗磨 詬 怒

扒 嚼 納 納 察 忽 頡 軋

樞 乙 獬 撮 茁 磻 剝 獺

刷 晰 別 撒

九屑

屑 農事都已休兵戈况驛 切 東胡反未已 結

潔 沙苑臨清清泉香草 節 歸來懸兩狼門戶有

血 春早天地昏日色赤如 所遇多被傷呻吟更

人目二子其 缺 當今廊廟具 訣 生逢堯舜君 決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 穴 唯唯螻蟻輩但自求其

猶吹一 穴 唯唯螻蟻輩但自求其

洛陽官殿燒焚盡
 宗廟新除孤兔
鐵 多年冷似一脫從蹄馬如蹄
 截 大肉硬 嶼 凌展過嶼山 咽 哭松聲迴悲泉共
 幽 吾軍捨一哀里巷亦鳴 邦 許身一何愚 列 黛亦
 長戰鳥休飛哀笳曉幽 解 芟凋稍羅 蕭蕭紫塞雁南向欲行
 霜蹄蹴踏長楸開馬官廝養森成 烈 取笑同學
 桓桓陳將軍仗劍奮忠 渡河不用舡 裂 徑摩穿蒼
 千騎常撤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 裂 石與厚地
 一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 安得春泥補地 嬌兒惡針踏
 眾 交河幾蹴曹水 南山萱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
 誓 周漢獲再興 熱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 巴人
 迴首肝肺 馬能作 折 無食致天 姦臣競植醜同惡
 堂上燕銜泥附炎 折 隨蕩 海圖折波濤舊錦移曲
 亦憎輕薄道人懷 折 田家最恐懼家倒桑枝 疑是吟
 珍重分明不來 折 峒來恐觸天柱 晚風寒鳥壓筋力
 蘇摧 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 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
 老骨欲 磨更長老怨苦寒荒崑崙天闊凍應 不能割
 夫使我心 舌 區區自其下 滅 回首鳳翔旌旆晚
 腐勿鋒 顧肯挂牙 絕 山雲交會未斷 岬嶼草
 暮光 穀根小蘇息冷氣終不 絕 夜久語聲 岬嶼草
 生涯抵孤矢盜賊殊未 絕 雲交會未斷 岬嶼草
 使其來 羈縻固不 沈飲聊自遣放歌頗愁 山風吹遊子
 縹緲乘險 其餘七匹亦殊 南紀孤虛瘴不 鄉里兒童
 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 淋淋 雪 平生所嬌兒顏色白
 屋漏無乾處兩脚如麻未斷 勝 滄江夜來雨具穿
 罪 一 老婆既異縣 口隔風 驛 金八銷白馬蹴微
 修織無限竹嵌空太始 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 迴若素
 空動烟 太古以來無人 赤縣官曹據材 悅 青雲動
 涼吹袂快馬當水 我我心如水如如 悅 高興幽事

亦川一底進表整 說 新端日慰意生理焉得 傷心不
 底徒來慘不 說 忍別者舊復恐初從亂離
 拙 社稷有布衣老大意轉 編思桃源內益款 別 天
 身世 自然棄擲與時異况乃疎頑臨事 徹 大兒九齡色
 明登前途獨與老翁 憶昨狼狽初事 徹 清 自經喪亂
 與古先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 徹 清 自經喪亂
 少睡眠長夜 轍 以棘就涇渭官渡又改 掣 君不
 沾濕何由 轍 初非今秋花石戴古車 掣 見構上
 鷹一飽 駝 我今呀豁落者多
 則飛 駝 所存十餘皆元

竊 拮 絜 錒 荼 威 次 閱
 玦 釁 舐 鳩 譎 扶 經 姪
 埕 耆 啞 軼 凸 迭 陔 跌
 驥 餐 纈 禰 擲 頡 湮 漣
 茶 捏 齧 隄 蛻 泉 闌 蔑
 篋 蟻 蟻 噎 挈 蝓 擊 瞥
 蹙 批 薛 繼 泄 柳 褻 滌
 媒 齟 躡 洌 荊 蛄 列 捩
 餽 竭 桀 碣 浙 晰 撲 葉
 孽 蕪 蠶 蠶 閉 驚 蕪 橈
 閱 蕪 訥 稅 準 啜 輟 輟

邪何時開帶甲且未一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一玄冥祝融
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一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一

適 吾衰未自安謝兩性所一忡忡去絕境香香更遠一吾
漢業陽秀眉暑初有一行蓮心多違出門無與一胸襟日沈
蕭蕭蕭自有一舟也衣絲衣告我欲遠一水深雲光廓鳴槽
各有**一**去我奚一**尺**崇岡相枕帶曠野迴思一貫穿
草侯別我有所一**尺**百萬眾出入由心一余時忝諍臣
丹陛實思一越羅蜀錦金粟一霜皮潘雨一十圍靈一參天
二千一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一柳枝弱而細
懸樹垂百一驚起若導吾前飛數十一我鱗不盈寸我羽不
盈一灌池纒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一火燒水轉掃地空
突兀便高**赤**前軒頰反照曉絕華歎一季冬日已長山
三百一**赤**晚半天一歎爾疲驚駘汗溝血不一代北有
棗鷹生子毛盡一寒城朝烟淡山谷落葉一西望千山萬山
一以茲報主寸心一向卿將命寸心一

斤 上官權許典失意見遺一**石** 入天一上有無心雲
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一

下有欲落一停驂龍潭雲迴首白崖一洗劍清海水刻銘天
山一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一蓬
莠猶不焦野蔬暗泉一落落出岫雲潭潭倚天一蜀道多草
花江間鏡奇一長雲濕覆斜漢水鏡巨一柯如青銅根如一
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蹄落覆壙一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
將崩未崩一即此南坂下久聞有水一枉語山中人句我
潤側**碩** 欲將層級壓蘿落**隻** 堆堆路傍埃**撫**
未許派瀾量斗一**隻** 一雙復一**撫** 道

遙功德下不**擲** 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一織籠曹其內
與事相一**擲** 今入不得一**積** 服事哥舒翰**席** 聖有不煖
刺 收瀾乍可一**積** 意無流沙一**席** 女翁草明

光天子正前一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一長歌數屋梁淚下
流裕一稀間可笑過背爪還污一**心** 懷平生友莫一在燕

清泚無**夕** 哇丁告勞苦無以供日一喘滯一老翁書
波平如**夕** 時記朝一公乎具愛山看山且連一

籍 借我蓬室安琴通余聞一牧厨
共通余聞一借問經營**籍** 倍常羞杯盤頗狼一昔在鳳翔都
本何人道人涉觀名籍一**籍** 長令人吏遠趨走**開**
兵威鳳山嶽殿涇渭一乃**役** 倚門固有望敘推就行一
開感主質又重田疇一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一罷
官由由人何事拘形一南防草鎮慘露濕赴遠一奈何迫物
累一歲四行一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一此州之役帶時
還盡夜誰**癖** 曉達兵家流**僻** 杖藜長松下作尉窮
謂非事一**癖** 飽閉春秋一**僻** 谷一南嶺裝旄州氣合
無險一始來茲山**碧** 長林何蕭蕭秋草更一坐久風
中休駕喜地一**碧** 願想晚來山更一回風起清曉萬泉
華已一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一開州城北玉臺一象牀玉
手亂股紅萬草千花動疑一影沈潭底龍驚道當畫無雲

莫**獾** 驀**磔** 舶**舩** 屐**屐** 霹
愬**械** 柞**喏** 齧**卻** 額**額** 詔
珀**霸** 嚇**懶** 餽**餽** 書**書** 濤
割**擇** 翟**號** 賑**畫** 畫**畫** 燻
馘**蝟** 惘**摑** 蹟**檠** 篋**噴**
核**覈** 鬲**隔** 革**謫** 輓**啞**
阨**碼** 渴**腊** 烏**鯽** 踏**借**

昨 與汝恣吹一

子 236-469

噬齷繹譯掖液奕
 奔帶嶧醜歎釋亦蜴
 場爽螫禎祐鼯跖炙
 躑汐蓆瘠堵厝藉蹻
 辟擗疫躡襞壁

十二錫

析明領處分一一當割一 督人問好妙年不必須白一 激

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一婦期豈爛熳別意終感一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一此身仗兒僕高與潛有控舟入其

間溪流正滂一傳氏擊飛免不近駕驚為資選一 瀝

禁暴靖無雙爽氣春浙一 歷何當迎送峰綠路高 礫

眼不得着脚一 歷精微穿源洋飛動摧露一曾貌 礫

朝風飄胡雁的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箭一 鏞兵氣汲林密川

將首甲外控鳴一應手 滴臨岐別數子 敵何階下

看插釣清心聽鳴一 滴握于溪再一 敵方便謬引

為匹一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一時雖屬喪亂事責實匹一

老畫無一都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高華一 笛高樓

將軍勇銳與之一 吾君勤聽治照與日月一 笛高樓

衣響跨箏一 覲為我吹離胡 剔紫燕自起請翠

摘層前引菊移時晚 惕美君齒髮新 績始知賢主

青華重陽不堪一 愈風傳鳥雞秋卯方漫一 寂人贈此遺愁

身猶縛禪一 冪秋篔簹午際洗到相蒙一 壁晨陪

躑攀傲呢俯峭一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一許生五臺賓業

白出不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唯一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

一山行荏日下絕一是一日霜風凍七澤鳥蠻落照銜赤一戲

拙秃筆掃驕驕見麒麟出東一粉堞電轉紫游疆東得平

岡出天一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一中原格陶且

未歸應結茅齋看青一 亭亭柳帶沙團圍松冠一

闕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一 戚何時太夫人堂上

裝鄭非遠一 終朝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一烟氛

嚴洞間鼓歌燕賞一 憾詭首草魁麴森慘一青山自一川

城郭洗憂一不味風

兩農亂離減憂一

錫 緜 蜥 惕 浙 澣 霹 曆

攬 標 鬲 輓 樂 廊 鞞 馱

適 摘 蒟 蒟 躑 商 弔 檄

覘 徼 藪 鴟 霓 鷗 鷲 艦

頓 逖 趯 倣 勣 敷 怒 溺

殞 焱 砦

十三職

職 主憂豈濟時 直 建已月官有王司 高堂亦明一

魂魄猶正一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 操持綱紀地喜見

絲一城中料米換余相許寧論兩相一萬里飛蓬映天

孤城樹羽揚風一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 力 別家長

遊竿滿雲一南喬多山海道里屢紆 女欲起慙筋

一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一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勞一生男

墮地要替一南郵葦童欺我老無一東啼貪路自覺難欲別

上馬身無一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一莫不

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一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 食

萬方哀數數十載供軍一不應空阪上縹緲親酒一揚公

拂簾筍舒卷忘疲一好我衣服甘我飲一兒寒何衣兒飢

何息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一朝廷非不知開口休歎

一滿堂賓客皆歎一塔來倚杖自歎一農夫田父無消一九

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一清渭東流初闊深去住彼

此無消一靜夜有 識 東吳精逸氣感清一時有西域胡

僧一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 拭 菱葉荷花淨如

應一所以孤喚鳥與公蓋相一 別且何有 測

恨我衰于貴時 臆 異 懸 蓬 蒿 衣 初 舂 胸 一 淚 痕 血

不 獲 時 獨 香 雲 淚 橫 一 色 悲 風 生 微 銷 萬 里 起 古 一 落

欲 使 自 此 無 顏 一 形 骸 今 若 是 進 退 委 行 一 還 為 世 塵 嬰 顏

帶 焦 悴 一 驚 駭 漫 染 泥 何 不 避 雨 一 獨 歎 楓 香 林 春 時 好 顏

吸 吹 南 國 天 地 慘 慘 無 顏 一 我 有 新 詩 何 處 吟 草 堂 自 此 無

顏 一 可 憐 為 人 好 心 事 于 我 見 子 真 顏 一 憶 昔 寬 旌 下

南 苑 苑 中 萬 物 生 顏 一 遠 勞 從 事 賢 來 弔 逐 臣 一 棘

古 來 聚 散 地 宿 苦 長 荆 一 虎 倒 龍 顏 委 一 翼 君 今 在 離

襟 一 自 從 官 馬 遠 還 官 行 路 難 行 澗 如 一 翼 網 何 以 有 羽

向 天 仰 射 雲 一 箭 正 壓 雙 飛 一 朝 身 一 稷 尚 想 趨 朝 廷

不 來 後 伏 寒 山 鬼 曲 憂 重 霜 一 側 憂 反 一 昭 陽 殿 裏 第

一 人 同 登 隨 君 倚 君 一 洞 庭 揚 一 德 為 念 昔 揮 毫 端 不 特

波 江 漢 迴 虎 牙 銅 柱 皆 傾 一 德 為 念 昔 揮 毫 端 不 特

觀 酒 一 新 歡 一 得 水 深 波 浪 翻 無 使 蛟 龍 一 斯 人 已 云 亡

便 飽 姜 侯 一 移 載 北 辰 不 可 一 江 妃 水 仙 惜 不 一 明 眸 皓

齒 今 何 在 血 污 遊 魂 啼 不 一 公 然 抱 茅 入 竹 去 唇 焦 口 燥 呼

不 一 莫 愁 父 母 少 黃 金 天 下 風 塵 兒 亦 一 虞 華 窮 陰 耿 未 已

人 生 會 面 難 再 一 我 貧 無 乘 非 無 足 昔 者 相 邀 今 不 一 勒

身 幸 無 恨 志 氣 方 自 一 則 誰 並 百 代 一 勒 帶 弓 箭 白 馬

年江南討狂一八荒十年防盜一
能對面為盜一公馬莫走須殺一
北 老馬終望雲南雁憶在 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一
孤嶼南暮戲孤嶼一 踏 清晨望高浪 國 贊公釋門
老放逐來上

貴傾邦一

織 救 餉 鵠 陟 蝕 熄 寔
殖 湜 埴 植 飾 式 軾 盡
崩 崩 匿 懼 畏 億 醜 蕙
抑 奮 檣 殛 亟 楨 恆 革
弋 杙 翊 翌 妣 即 啣 幅
域 域 罟 閫 械 滅 絨 洫
恤 幅 副 仄 昃 愾 嶷 嶷
聖 肋 扌 泐 仿 忒 慝 克
刻 尅 膳 默 冒 纏 蟹 荀
匍 焚 惑 或 効

十四緝
十 識 一 即 今 倏 忽 已 五 一 襲 告 別 無 滄 暮 集 門 案

雷臨古鎮峯密一空慰所向懷終非曩遊一鄙夫行衰謝抱
病昏安一蒼江漁子清晨一事殊興極憂思一我生胡為在
窮谷中夜起坐萬感一強將笑 入 蕭然耳目開煩囂
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一 明 征途乃使星得使
諸病一應當門戶女出一琉璃漫汗泛舟一乃是 挹 頗偶
滿城鬼神一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清擬一寒雨颯颯枯樹
一破勝事 濕 如棹道一元氣淋漓障猶一寒雨颯颯枯樹
難屢一 及 千載得鮑叔末邦有所一將老憂食寡筋力豈能
白浪何 蟄 義動修蛇一 繫 驚馬若維一 立 候

急 不辭辛苦一迎此短景一其作網雲鶴關呼向
急 禽一寒日出霧連清江轉山一投網提網萬魚一
涼風蕭蕭吹汝一四山多風 給 內塊突不熱庶羞以購
溪水一反思前夜風雨一 給 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
得錢應 泣 垂白一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一具軍上訴天
供 應 堂上書生空自 澀 暮懷淡風水白双一途窮見交態
頭臨風三嗅馨香一 澀 暮懷淡風水白双一途窮見交態
世梗悲 戢 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一 悒 汀州
風景開 快

緝 葺 霄 什 拾 執 汁 習
褶 褶 隰 輯 廿 揖 凜 笈

苙 苙 級 汲 伋 炭 吸 翕
渝 歛 邑 澱 衰 浥 吧 熠

十五合

合 閣 鴿 合 韜 蛤 荅 颯

跋 鞞 馭 釵 卅 沓 諧 沓

駮 踏 還 雜 匝 嚙 拉 納

衲 軸 溘 闔 盍 盞 嗑 臘

蠟 榻 闌 鞞 搭 塔 黠 嗒

啞 漂 榼 磕 匝 始 煖 吧

邑

十六葉

葉 青蠅紛營營 接 雅望與英姿 楫 我思哭孤

吹花困 睫 內省未入朝 涉 扶顛永蕭條 獵 復

自礪石來火 捷 公又大獻 妾 思明傷臣 帖

焚乾坤 捷 公又大獻 妾 思明傷臣 帖

千軍初安 篋 將來洗箱 愜 竟不 堞 屋去

高棟長城 業 朝方氣乃蘇 脇 前北斷石 怯 異

王業崇敷小敵信所 疊 三軍噴光彩

攝 鞞 歛 躡 鬣 鑷 驕 躡

聶 囁 警 摺 帽 笈 輒 餒

饒 睚 燿 厭 壓 壓 帖 貼

協 挾 俠 缺 頰 莢 牒 牒

牒 撲 蝶 溥 謀 喋 蹀 捻

斂 芥 屨 變 躩 跣 沾 浹

業 惰 劫 扱 袷 蛙 泥 衰

拾 拾

十七洽

峽 寂茶竟何人 匣 平生白羽扇 壓 二官懶西

灑 滌 巴 東 匣 零落蛟龍 壓 郊九廟起頹

洽 陝 裕 缺 恰 掐 恰 夾

鞞 筴 矜 鳩 邾 插 番 錫

歛 筴 蕙 捷 雲 翳 狎 狎

鴨 押 狎 狎 狎 乏 法 霽

呀劄

男

兆鯨

兆鰲

較字

杜韓詩句集韻卷下之下

杜韓詩句集韻卷下之下

三

康熙歲次丙戌
中秋日開雕丁
亥立夏日告竣

杜韓集韻三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國朝汪文柏撰文柏字秀青號柯庭嘉興人官兵馬

司指揮其書取杜韓二家詩句按今韻摘出編於

字下以為吟咏者取資每卷各分上中下凡杜韓

所未押者則存其韻於部尾所摘之句不著原題

蓋宋人十一先生詩宗之類也

古今記林二十九卷

〔清〕汪士漢輯

華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居仁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記林

二十九卷》提要

古今記林跋

先儒言教子弟者日記故事不抱冷
古朱子采其語入小學書以為訓童
蒙之法蓋欲於餘力學文時即令稍
知古今知行交有裨也先曾五父隱
侯公輯古今記林其為義例紀敘
以示勸戒蒐瑰琦以資見聞勸
是書非此為成人博物之資正可置
之鄉塾以併日記之用日有餘晷抽
掣數條提而命之既耳鑒心勸戒明
帶見聞實其受益當非淺鮮先公多
著述易集解一已重錄秘書十種久

播藝林是書幾盡蝕勳為校錄從弟
謨欲成先走捐貲授梓喜先人遺簡
不遂徑且可與小學相比輔也爰識
數語於簡末

乾隆四年仲秋月曾孫

鴻勳謹跋



古今記林

卷

古今記林

卷

曾王父著述甚富日遭兵燹散佚
無存先君謀為蒐輯重加剞劂多
事勿但未能也會先君捐館舍彌
留時惻々以此為囑謨兄弟祇承
遺命哀集古今記林先付梨棗其
易經講義則家再從兄鴻勳刻
行世仍有秘書廿一種板係蕩滅
尚竢續刻書既成謹述其顛末於
後

時

乾隆五年秋七月望日曾孫鴻勳

敬識



例言

一是編自天文地理以及人事物類凡有關身心世道者悉採入以資討論以備龜鑑或僅作故事小說家視之未免相刺謬矣

一所引眾籍詳畧不齊有仍其舊者亦有摘其要者非吝墨也書帙過盈恐艱於校梓識者諒之

一編之著也始於幼嗜博聞隨所閱而有取便錄之歷有年而積累日富乃分別部居敲推就緒固知博爾

尚多而古今之大畧具焉學者致力網羅即此可博

其端云

一於分採羣書之下注某書名亦隨閱而紀所自也卷

首所列群書目依卷數為次第

一貧多務得儒先已然茲編旁搜遠索雖不下七百餘

種博物君子有不止是者然撮其紛而歸於一頗便

覽觀中人之性與夫不專舉業者皆可開卷獲益

闡然叢

古今記林目錄

婺源汪士漢闡然甫編

卷之一

天文類

天

日

月

星

風

雲

雷電

雨

旱

兩異物

露

霜

雪

霧

冰

古今記林

卷之二

地理類

山

岡

谷

坂

洞

原

水

河

海

湖

泉

湖

池

潭

溪

灘

津

井

橋

城

關

御史	進士	狀元	高士	名士	正人	才子	俠烈 <small>女俠附</small>	幼慧 <small>幼女附</small>	女技	奴婢	妓	卷之十	人事類上	薦舉 <small>東士附</small>	仕進	銓選	朝制	爵祿	報諫	兵謀	農事	教養	推刑	生子	年壽 <small>札壽不</small>	擢生 <small>連生附</small>	貧富 <small>官貧附</small>	賓客	寵遇 <small>不遇附</small>	炎紫	賑施	報答	御下 <small>慢下附</small>	感化	悔過	智術	朋黨	貶斥	遠禍 <small>知禍附</small>	構害	仇怨	復仇	忌仇	偷盜	戲謔	卷之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類下	譏諷	誣謗 <small>誣謗附</small>	謬誤	妄誕	避諱	報應	夢兆	預兆 <small>忌兆附</small>	前定	生異 <small>孕異附</small>	人異	前生	復生 <small>再世附</small>	災厄	喪葬	哀慕	戲具	卷之十二	性行類上	德行	器度	志趣	氣節	技勇	仁愛	寬厚	平易	忍讓	厚德	隱德	陰德	卷之十三	性行類下	嚴正	清介	謹畏	節義	仗義	除奸	辟邪	識見	善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吏治類	卷之十五	醜貌	相	腹	笑	鼻	形貌	身體類	卷之十四	古今記林	目錄	奸欺	失節	諂諛	奢侈	盜名	放佚	曠達	儉約	知人自知附	知止知足附	安命
				美姿	哭	口唇齒舌	耳目			不		妬忌	無恥	無信	貪得	鄙吝	慵懶	善忘	隱逸			

博奕	方術	星命	齒	醫	藝術類	卷之十七	著述	古今記林	目錄	文學類	卷之十六	酷虐	禁邪	善斷	禁賊	恤刑	政簡	造士	清廉	愛戴感化附	禪盜	燭奸	荒政	雪冤	嚴明寬附	抑貪	異蹟	異蹟	不學附	書	字	御	相術	巫	工巧	劍術	釣	博奕	卷之十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居宅	宮室類	卷之二十二	級	袴	衣	布帛	服飾類	卷之二十一	古今記林	酒	飲食類	卷之二十	精	鬼神類	卷之十九	鬼神類	仙釋類
梁柱			裙	鞋	裘	冠			目錄	茶			淫祀	神			仙術
閣			被	履	帶	巾			小	食				妖			仙女仙附
									序								釋附僧釋

等	鐘	卷之二十四	雜器	牀	扇	鏡	古今記林	劍	墨	置印	車	器用類	卷之二十三	塔	臺	廳治
笙篴	磬			機	拂	杖	湘淵	刀	紙	筆	舟			豎園館	署	
簫管	竽			碑	屏	枕	唐在東	弓	香	硯	鼎			厠	樓	

燕	鵲	雀	鶴	鳥	禽鳥類	卷之二十七	菜	木	古今記林	草	草木類	卷之二十六	錢	寶	珍寶類	卷之二十五	歌	笛	牛麈	雜樂器
杜鵑	鷓鴣	鶯	鷓鴣	鳳			禾	相	花	相			珠	金						
鳩	鷓	鳥	雉	鸞			瓜	竹					襍寶	銀						

璣	鼠	龜	龍	蟲魚類	卷之二十九	犬	驢	獼	古今記林	猿	熊	犀	麟	獸畜類	卷之二十八	鵝	鷺	鴉	鴉	鴉
螺	鼯	龜	蛟			豕	牛	馬	相	狐	鹿	虎	獅			鴉	鴉	鴉	鴉	鴉
蛙	蛇	鼈	魚			獾	羊	駝		狸	鹿	狼	象			鴉	鴉	鴉	鴉	鴉

古今記林目錄終

目錄

上

卷

蜂

蟻

蠅

螢

蝶

蜘蛛

蝗

蚊

蝨

襟蟲

古今記林引羣書目

渾天儀

周髀

翼帝傳

史記

列子

六帖

後漢本傳

袁山松書

唐書

天文志

隋書

唐天文志

南北史

漢史

聞見錄

山海經

淮南子

後漢書

東漢本傳

西陽雜俎

瓊碎錄

王充論衡

神仙傳

帝王世

宣室志

潛確類書

會稽先

晉書

博物志

集林

烈士傳

唐逸史

通紀

晉陽秋

漢中志

國史異纂

傅信記

寶海經

墨莊冗錄

王荃傳

劉向新論

呂氏春秋

會稽典錄

續晉陽秋

廣異記

宋書

管公明傳

江湖紀聞

周書

述異記

北史

居仁堂

左傳	續仙傳	湘中記
交州記	袁州府志	尚書大傳
九朝野記	誠齋襟記	宋仁宗紀
宋史	搜神記	雷州府志
筆談	世說	魏志
襟記	南唐書	張東越手記
龍城錄	南燼錄	續文獻通考
吉安志	風土記	南史
家語	異聞錄實	漢書
唐紀	宋紀	前漢紀
商紀	明紀	佛圖澄傳
城隍廟記	晏子	莊子
司馬彪續漢書	長沙耆舊傳	獻徵錄
禮記	廣州記	談苑
廣博物志	三輔故事	齊諧記
韓詩外傳	方輿勝覽	續博物志
漢武內傳	志林	獨異記
南部新書	異苑	華陽國志

漢官儀	述征記	搔首集
李肇國史補	記事珠	漢紀
廬山記	水經注	謝顯廣福觀記
吳越春秋	郡國志	名勝志
一統志	地理志	衛輝府志
上南志	蜀記	城都古今集
劉向別錄	真定府志	衛宏古文奇字序
夷堅志	南康志	龍川錄
婺源志	語林	柳塘記
續述征記	乾鑿子	錢塘志
廣輿記	芝田錄	南齊書
奇聞類記	卓錫來記	太平御覽
青瑣高議	西京雜記	湖州府志
弘治志	長編	海槎餘錄
襄陽志	採蘭雜記	瑞應圖
潯陽記	三齊畧記	饒州府志
郡縣志	關令內傳	通鑑
地輿志	魏書	紀異錄

幽冥錄	梁州記	石林燕語
趙國志	東坡集	山川記異
拾遺記	皇覽家記	王隱晉書
珍珠船	漢武故事	綱目
地理書	廣記	處州志
壩城集仙錄	哀談	三輔黃圖
晉書地道志	風俗通	史記索隱
歲時記	墨子秘要	廣韻
珠囊隱訣	彙苑	提要錄
古今記林	書目	四
鄴中記	荆楚記	唐史
續世說	續齊諧記	韻府
郭子儀傳	七賢論	三水小牘
晉書	外史	桓譚新論
天寶遺事	異聞錄	劉浩然除夕訓
雲林異景志	舊唐書	後魏史
東漢記	漢紀	五代史
新序	夏紀	逸禮
周紀	大學衍義	陳思王畫贊序

列女傳	漢武帝紀	職官分紀
唐太宗紀	藻林	北夢瑣言
南宋史	宋言行錄	西漢紀
家塾記	洲海	泳化編
山堂肆考	戰國策	摭遺記
前漢書	奚囊橘柚	明洪武紀
福壽全書	迪吉錄	汝南先賢傳
開然堂錄	青箱襟記	顏氏家訓
吳書	郭林宗別傳	說苑
古今記林	書目	五
范太史墓志	東漢遺事	榮求
逸士傳	東觀漢記	孝子傳
後魏書	後周書	說寶
類雋	文粹	魏元帝紀
廣州先賢傳	晉孫盛襟語	記纂
夢雋	續韻府	安陸縣志
事文類聚	虞紀	說海
職林	三國志	楮室記
吳地記	唐武后紀	後秦錄

裴楷別傳	范太史集	太原郡志
漢桓紀	明補遺	開元遺事
續幽冥錄	定命錄	馮衍傳
翰墨大全	白虎集	丹鉛新錄
類林	雲溪友議	古今詩話
汝南記	列子	韻學
烈婦傳	因話錄	李白集
公羊	西安府志	漢相如傳
食載	楊夔著	韓子
古今記林	書目	六
典論	宋遺事	抱朴子
冷齋夜話	李膺傳	北齊書
王羲之書	王戎傳	北戶錄
鍾離意別傳	輟耕錄	致虛閣襟俎
平江志	果報文	魏異傳
括異志	錄異傳	崔鴻十六國春秋
石溪閒筆	明皇襟錄	蜀檣机志
鶴林子	朱子語錄	殷芸小說
詢芻錄	三峯集	晉中興書

高山記	吳國倫史	寰宇記
姑熟志	樂資春秋傳	宋玉神女對
說聽增記	東陽山水記	辛氏三秦記
蜀王本紀	烈女後傳	翰林盛事
維風編	唐代宋紀	唐中宗紀
高氏小史	代醉編	齊史
高士傳	澄懷錄	南晉書
荊州志	韓愈傳	古琴錄
童子傳	朱子年譜	菽園襟記
古今記林	書目	七
林居漫錄	詩學	隋紀
撫言	通典	何氏語林
平陽府志	類編	梁蕭映傳
名士傳	後晉高祖紀	孔叢子
魏畧	滑稽傳	劉莘老撰碑
北魏史	唐節墓志	白帖
華州志	遜齋閒覽	齊書
東軒筆錄	芸田錄	班固幽通賦注
歸田錄	前五代宋紀	高允傳

陳紀	陳留志	西湖志
祖納傳	南宋書	天中記
咲林	涑水紀聞	東坡滑稽帖
春秋後語	漢列傳	唐德宗紀
說郛	睽車記	梁書
陳書	八編類纂	宣驗記
秦紀	吳錄	顏之推還寬記
宋符瑞志	幽怪錄	倦遊錄
高僧傳	外史橋杭	益部耆舊傳
古今記林	書目	八居仁堂
伽藍記	文筆襟喉	浥水燕談
三才圖會	嘉謀錄	東坡記
尚書中侯	外戚傳	邛州志
侯鯖錄	前定錄	玉壺清話
冥祥記	溫泉志	九江志
中華古今注	江南野史	陶靖節集
遵堯錄	橋玄傳	東坡撰記
台州志	玉泉子	筆錄
檀子	温公日錄	毛公善傳

賈子新書	范文正說	晉武紀
梁傳	晉傳	西漢書
光武紀	朝野遺記	孔融傳
鶴林玉露	元結傳	訓儉錄
韓張敏遺事	中都志	金樓子
雲陽官記	許彥周詩話	荀子
艾子	御史台記	原化記
王敦傳	晉志	金罍子
隋高祖紀	李勉傳	列仙傳
古今記林	書目	九居仁堂
通贊	法苑珠林	拾異記
英雄記	楊妃外傳	楊再思傳
車頻秦書	仇池筆錄	月山叢談
撫州志	新唐書	國史異纂
神道碑	魯國先賢傳	漢宣紀
談叢魏書	泉州志	義縱傳
唐玄宗紀	韓文	續說記
五代史補	劉歆七畧	典故紀聞
吳祐傳註	唐經籍志	藝文

梁溪漫志	西清詩話	郭象傳
史通	沈約宋書	尚書故事
蘇子	法言	謝惠連傳
筆髓	禹錫嘉話	圖書會粹
楊隱真誥	法書苑	墨數
通志	書斷	陸子洲書輯
王欣筆法	書苑	郭璞賦序
膠葛	東晉紀	張太素齊書
宣和畫譜	畫品	名畫記
古今記林	書目	十 居仁堂
窮怪錄	海外記	卧遊記
無錫志	名畫錄	指紳勝說
異人記	蘇文	隋唐嘉話
洞林	漢郊祀志	方術傳
貽謀錄	金華子	玄鑿錄
鴻書	漱石新談	夷堅續志
堯山堂	后山叢談	劍俠傳
傳玄序	教坊記	傅子
文士傳	陳琳傳	蘇氏演義

洞覽	方士傳	京山縣志
真仙通鑑	玉屑	神仙內傳
明興祿記	江寧志	汾州志
南昌志	岳州志	紹興志
南方草木狀	順慶府志	茅君內傳
老子枕中經	西王母傳	羅浮圖志
僊踪	八仙傳	城都記
見聞搜玉	建昌府志	濟南府志
重慶府志	貢父詩話	廬阜禪記
古今記林	書目	十 居仁堂
盧氏禪記	鎮江府志	顧愷之稽康贊
事物紀原	羣碎錄	瓊州志
詩注	傳燈錄	唐新話
雲溪古議	輿地紀勝	維摩經
山記	古今注	宋元嘉紀
鄭祭開天傳	法顯記	中朝故事
啟顏錄	梁四公記	魏典論
杜陽襟編	獨斷	釋註
十洲記	孟嘗君傳	南唐近事

龍江夢餘錄	柳玳戒奢文	飛燕外傳
洛陽記	漢文帝紀	食貨志
雲谷襟記	硯譜	撫類書
宋百官志	潛居錄	刀劍錄
文中子	容談	崔鴻前秦錄
樹萱錄	逸士傳	東方朔傳
興國縣志	幕府燕閒錄	梧州府志
黃帝內傳	琴操	辨音集
古琴錄	潼川志	史記封禪書
古今記林	書目	十一 居仁堂
海錄	甘譯謠	琴譜
崖谷閑抄	樂府襟錄	平樂志
地鏡圖	秘閣閒談	白澤圖
清異志	汝寧府志	稽神錄
楊州志	物類相感志	汗漫錄
周子文集	堯山堂外記	木蘭詩序
花木考	塵史	畫寶簞谷偃竹記
盛弘之荊州記	桃源記	淮南王草木譜
景龍文館記	雞跖集	唐酷吏傳

寧波志	國獻家猷	桂陽先賢贊
論語摘衷聖	後趙錄	常德府志
張氏家傳	華夷考	臺客揮犀
燕女墳記	十三州記	華陽風俗錄
玄中記	西河記	兩京記
國語	江表傳	龍魚河圖
畜德錄	孔帖	杭州府志
曹瞞傳	南渡錄	鹽鐵錄
柳文	續搜神記	冥報記
古今記林	書目	十一 居仁堂
三十國春秋	朱浮傳	符子
祿山事跡	集微	虎苑
癸辛雜識	順德府志	茅山志
南粵志	徐偃王志	新安志
山谷	三輔決錄	龜策傳
玉堂閑話	寶氏家傳	百家名書
元事始末	嶺表錄異	九域志
無為州志	晉載記	好生編
合璧	渚宮舊事	師古

洪範五行傳

宋實錄

本草綱目

古今記林引羣書目錄

書目

十四 居仁堂

古今記林卷之一

婺源汪士漢開然編輯

徐廷齡子選授梓

曾孫 湯度 湯模 全校

同邑江 永慎修參閱

元孫世珂 重訂

天文類

天

天體

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居於天內表裏有水天地各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焉譚天集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

居仁堂

蓋笠

天象蓋笠地法覆蓋周

帝居

玉帝所居常有紅雲擁之雖真僊亦不得見其面翼帝傳

鈞天廣樂

秦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帝賜之以策秦遂大昌史記

補天

女媧氏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太昊沒共工氏與

祝融氏爭帝不勝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

五色石以補天，斷齋足以立四極。列子

憂天

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列子

善天文

李邵善河圖風星之學，裴楷善天文陰陽之術。俱本傳

畫天文

管輅入歲時，與鄰兒戲，土壤中輒畫天文及日月星辰，自言家雞野鶴，猶知時況於人乎。六帖

曆算

張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算。後漢本傳

善算

劉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

泰山松書

一行造曆

唐僧一行，張公謹孫，於嵩山見高僧盧鴻文，一覽成誦，玄宗召問，以宮人籍示之，覽畢，如素所習讀，玄宗呼為聖人，漢洛下閎造太初曆，云歷八百歲，當差一日，有聖人出而

定之一行當其期，乃造大衍曆。唐書

渾天儀

吳時葛衡明達天官，改作渾天，使地居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止，上應晷度。天文志

創造渾天儀

耿詢有巧思，見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闈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隋書

明占候

李淳風明步天曆，筭於占候吉凶，若節契。唐天文志

銅鈹記異

魏崔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鈹於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鈹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南北史

指圖陳狀

劉向夜觀星宿，或達旦不寐，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本傳

咎在臣等

漢蕭望之，言三公任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歲首日月失光，咎在臣等。漢史

日

紅輪

有客登岱岳絕頂以伺日出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騰起數十丈聞見錄

辨日遠近

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辯日遠近一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中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列子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日

四 帝包堂

射日

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食，堯使羿射十日，萬民皆喜。淮南子一云：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故天問曰：羿焉彊日，烏焉解羽。

逐日

夸父與日逐走，渴飲飲河渭不足，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山海經

指日不落

虞公與夏公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遂不落。淮南子

日反三舍

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淮南子

日南

張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曰：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答曰：臣聞雁門人不見壘，雁為門，金城人不見積金為郡，臣雖日南，未曾向北看日。漢書

對日蝕

東漢日食京師，不見黃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未知所况，子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東漢本傳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日

五 唐任堂

兩日

夏桀時兩日並照，在東者將起，在西者將滅，費昌問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也，東殷也，費昌乃徒族歸殷。論衡

族歸殷

月

月宮

開元六年八月望夜，明皇與申天師遊月宮，寒氣逼人，露

下沾衣見大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翠色冷光相射極寒不可少留前見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舞於廣廷大桂樹下音樂清麗上皇歸製為霓裳羽衣曲龍城○八月十五葉靜能邀上遊月宮及至寒涼特異上不能禁靜能出丹二粒進上服之○又逸史云羅公遠中秋夜侍玄宗詔月公遠乃取杖自空擲之化為長橋其色如銀請帝登之至大城關公遠曰此月宮也見僊女數百素練寬衣舞于廣庭帝問此何曲名曰此霓裳羽衣曲

月中桂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月 六 居仁堂

月中桂高五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隨斫隨合其人姓吳名剛河西人學仙有過請令斫樹百陽 標組

兔孕
兔望月而孕中秋無月則兔不孕世兔皆准惟月兔雄故望月而孕標組

奔入月宮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而食之奔入月宮託身于月是為嫦娥王充 論衡

月中異物

尹思於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問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髮帶劍尹出視曰非也將有兵亂月中人帶甲仗矛已而果然神仙 傳

吞月精
女狄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吞之遂有娠乃生夏禹帝王 世紀

挈月懷袖
唐太和中周生善道術中秋客至周曰我能挈月置懷袖中因取繩拂焉之命閉目良久忽天黑仰視無雲俄呼曰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月 七 春仙堂
至矣手舉其衣出月寸許一室盡明寒人肌膚靈藥

夢月入懷
王晏遷夢月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味美遂更名月德備推 教吉

夢名月中
吳閩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會符 光 賢傳

淨潔太清
清太傅安慶中夜坐月色無玷數以為佳辭而語曰

請不如微雲點綴太傅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淨潔太清

星 太歲附

腰法

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浮橋來，奪一年糧，乘之到一處，見婦人織，丈夫牽牛渚次飲之，人問此何處，答曰：爾歸詣蜀，問臨邛嚴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到天河也。博物志

支機石

漢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集林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星

八

唐仲堂

歲星

東方朔云：天下無知我者，惟曆官大伍公知之。帝召問之，曰：諸星在，惟歲不見。西京雜記 ○漢武帝問西王母使者曰：東方朔何人，對曰：是木帝精為歲星。本傳

壽星

宋仁宗時，有道士遊于市，形狀大異，飲酒不醉，好事者圍其形，達於帝，帝召見，賜酒一石，盡飲之。司天臺奏云：壽星臨帝座，忽失道人所任。類書

策馬星

周騰為侍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騰仰首曰：王者象星，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上。烈士傳

酒星

成都酒家，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飲，飲輒數斗，其言凌孫思邈，明皇召思邈問之，曰：此太白酒星，僊品絕高，每遊人間，飲酒處處皆至，尤樂蜀都。唐逸史

難星

明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劉基驚曰：難星過，急更舟，更畢而上，舟為賊砲破。通紀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星

九

唐仲堂

月犯少微

謝敷字慶緒，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著于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朝曰：吳中高士，要死不得死。晉陽秋

使星臨益几

後漢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李卻侯舍，時夏夕露坐，命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

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卻指星示云有二使星臨蓋
州分野故知也漢中志

北斗化人

唐太宗時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京市
飲酒帝使人候之有胡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京酒肆
飲酒使者宣勅七人笑曰此必淳風小兒言也忽不見因

北斗化豕

唐僧一行玄宗敬禮之有王姥兒犯罪求救一行密選奴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星

十一 唐僧

二人授以布囊曰汝潛伺之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
之至酉果有七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置甕中封以米題
梵字玄宗召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一行
請大赦玄宗從之其夕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王姥兒
遇赦得免傳信記

增年六百

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漢
相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二星在斗中光明非
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齊海經

留七寶枕

晉郭翰少有清操乘月卧庭中見空中有人冉冉而下乃
一少女明艷絕代曰吾織女也上帝賜命游人間願托神
契乃升堂共枕欲曉辭去後夜復來翰戲之曰牽牛即何
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開渠何事至七夕忽不來數
日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曰天上乃比人間問曰卿何
來遲曰人中五日彼一夕耳忽一夜悽惻流涕曰帝命有
期便當永訣以七寶枕留贈而去墨莊元錄

乳垂三尺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星

十一 唐僧

王筌路遇一婦人乳長逾臍曰吾蕭三娘也按西京雜記
婦人乳垂三尺者北斗中第七星東方朔知之王筌傳

感列星

微子感牽牛星顏子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樊噲感狼星
老子感火星劉向新論

星徙三度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召子韋問之子韋曰禍當君可移
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以共理國家曰可移於百姓曰百姓
死寡人誰為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荒人必死誰以我為

君子幸曰君有至德之言三，榮感必徙，果徙三度。呂氏春秋

客星犯帝座

嚴光與漢光武微時為友，及登極，召入共卧，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上曰：吾故人子陵耳。會稽典錄

流星墮甕

桓玄母馬氏與同列薛郭夏夜玩月，見流星墮銅水甕中，如二寸火珠，炯然水底，乃謂曰：此吉祥，當誰應？薛郭以瓢杓接取，不得，馬最後取入瓢，便飲之。若有感，俄而懷玄後生極貴。續晉陽秋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星

五

唐伯堂

不信太歲

上元末有李氏家不信太歲，掘之得一塊肉，相傳云：得太歲者，鞭數百免禍。李氏鞭九十餘，忽然騰上，因失所在。李氏七十二口，死亡畧盡，惟小薊公尚存。李氏兄弟忽見其家滅盡，夜中令奴悉作鬼裝束，劫小薊便藏之，惟此子得存。其後襲封薊公。廣異記

不信方位

即墨縣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嘗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孺孺而動，遂填其坑，肉隨填而出，豐

懼棄之，經宿肉長塞於庭，兄弟奴婢數日內暴卒，惟一女子存焉。酉陽雜俎

太歲在東

熹祐中修東華門，太史奏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宋書

出行不擇

邵康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不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行，故鬼神敵也。聞見錄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星

五

唐伯堂

風

少女風

管輅遇清河太守，時天旱，輅曰：今夕堂樹中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鳥和鳴，其雨至矣。須臾去，雲四合，大雨傾注。管輅傳

鄭公風

漢鄭弘採薪，得一遺箭，頃之有人覓箭奉還，問弘何欲，弘知其神人，答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世號鄭公風。類書

石尤風

石氏女嫁為尤郎婦，尤為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臨亡，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石尤風，遂止不行。江州紀聞

無烈風淫雨

周公時，越裳氏來朝，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意中國有聖人乎。史

反風起禾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風

高唐佳畫

周公居東二年，天大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啟金縢之書，迎周公，天乃反風，禾盡起。周書

御風而行

列禦寇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人荒，立秋日遊于風穴，是風至，即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述異記

指風風止

葛玄行，遇神廟，乘車不下，須臾大風，遂玄埃塵，漲天，玄大怒，曰：小和敢爾，即舉手指風，風便止。神異記

風入營

齊神武時，芒山之役，風入營，李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果驗，北史

南風不競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殺聲，楚必無功。左傳

書符置屋

吳真君嘗遇大風，書符置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續德傳

石燕飛

零陵山有石燕，遇風雨作，即飛，如真燕，止還為石。湘中記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風

高唐佳畫

風母

風母出九德縣，似猿，見人若愁，屈頭，打殺得風，還活。交州記

雲

屏翳豐隆

雲師曰屏翳，雷神曰豐隆。

玉女披衣

萍鄉縣東六十里有玉女崗，天欲雨，先湧五色雲氣于石

間，俗呼玉女披衣。東州府志

卿雲

舜時景雲見作歌曰：卿雲爛兮，糺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尚書大傳

慶雲

劉基舉元至正初進士，嘗遊西湖，有五色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諸同遊者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縱酒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時杭城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孔明之派。九朝野記

黃雲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雲 十一 唐仲章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曰者曰：此國君也。王悅而遣之。誠齋雜記

五色雲

天聖五年，賜進士第于廷，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宋仁宗紀

又

韓魏國公琦初第時，大廷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現。宋史

雷電

雷車

唐柳公權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闐，因潛於窓中觀之，見數人遷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噤氣，忽斗暗，失其人，兩目遂昏焉。酉陽雜俎

阿香車

義興人姓周，出郭日暮，道邊有一草屋，一女子出門，周曰：暮求寄宿，至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去，明日視宿處，乃一新塚耳。搜神記

謝僊火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雷電 十一 唐仲章 祥符中，岳州玉僊觀為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後問何仙姑，云：謝僊者，乃雷部中鬼也。史記

投壺光

東王公與玉女投壺，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霹靂引云：乍散投壺光。

雷澤

曹州東有雷澤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故名曰雷夏。史記舜漁於雷澤，即此。今涸。山海經

雷神篆

葉遷韶信州人，遇雷神授以墨篆一卷，曰：「依此行之，可以致雷祛疾，可立功救人。」我兄弟五人要聞雷聲，但喚雷大雷，自是行符致雨，殊有感應。潘確類書

雷公廟

陳天建初，雷州民陳氏獵獲一卵，圍尺許，携歸。忽一日霹靂開生一子，有手文曰「雷州」，後養成，名文玉，人呼為雷種。後為本州刺史，多善政，歿而有靈，立廟祀之。宋元累封王爵，廟號顯震，德祐中更名威化。鄉人嘗造雷鼓雷車置廟中。雷州府志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雷

十一 雷公廟

雷鎔銀器

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窓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牆壁窓紙皆然，有一木格其中，襍貯諸器，其漆器銀銜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力極堅，翻就力室中鎔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雷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燥，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蘇軾

擊齊臺

齊寡婦無子，不嫁，事姑敬謹。姑有女，利母財，殺母以誣婦。

不能自明，寃結叫天，天為作大風雷電，下擊景公臺。潘確類書

破柱

夏侯玄嘗倚柱讀書，時暴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讀書如故。世說

震柱

諸葛誕以豪邁稱，嘗倚柱讀書，霹靂震其柱，誕自若。魏志

雷震自若

劉曜從劉元海獵于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魏書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雷

九 雷公廟

叱雷電

陸昭符，金陵人，係大中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猝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神色自若，概案叱之，雷電遽散，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南唐書

雷警逆子

永嘉孤溪徐四，逆子也，其母苦之，額天者屢，嘉靖己酉八月辛酉，四與鄉鄰酒伴共會石埠祠，雷雨驟作，四與酒伴半閉祠門，忽四不見，酒伴啟門，四獨跪祠外，溪水中不動，面無神色，酒伴愕然，至家詰其母，乃知渠母曾以不孝訴。

尋為懺悔，歷二日，空中始釋之，後七十尚存。張東越手記

脇下朱字

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娼女，雷震死于市，脇下有朱字云：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震死。龍城錄

背上朱書

宋章惇於徽宗時貶雷州司戶，卒後欽宗北狩，至檀州，雷

擊民間一男子，背上朱書賊臣章惇。南壇錄

雷震書字

宋李福州畫錦坊有賣米者，一夕雷震死其家，三人大書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雷

二十 居仁堂

屍上凡九字，其文曰：共口月仄，辰口月仄，人不能識，有

一老曰：但於其中直貫一畫，則成文矣。蓋米中用水，糠中

用木查也。續文獻通考

牛腹汗衫

元時吉安郡有人失汗衫者，疑牧豎，牧豎無以自明，訟於

官，俄而雷震一牛死，汗衫在牛腹中，蕭儼之聞之曰：疑獄

每蒙天獄，則刑可措矣。吉安志

禱廟雷震

龍昌有米數千斛，糶未既而有雨，米價稍賤，昌為文禱於

神崗廟，更祈一月不雨，焚訖遂還，至路憇道傍，雷雨大至，昌震死亭外，簡視之，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吉安志

雨

潤葉濯枝

太平之世，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西京雜記○六月有大雨，

名濯枝雨。風土記

瑞雨

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裸色寶珠，虞寄因上瑞雨

頌。南史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雨

三十 居仁堂

商羊舞

齊有一足鳥飛，遣使問孔子，孔子曰：鳥名商羊，童謠曰：天

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水災。家語

雨工

唐柳毅過洞庭，見女子牧羊道畔，怪而問之曰：牧羊何所

用，女曰：非羊也，此雨工雷霆之類也，視之甚異。異聞錄

洗甲兵

武王伐紂，風驟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非妖與，王曰：非

也，天洗兵也。說苑○杜詩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

不用

隨車雨

宋朝陳戩知處州時旱公下車雨沾足人以為隨車雨○

鄭洪為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漢書○百里蒿為徐

州牧境內旱蒿行部所經甘雨即降謂刺史雨漢書

德雨平章

李德裕拜相天雨人呼德雨平章唐記

商霖

蔡京柄國中外怨疾帝以張商英有人望相之時久旱彗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雨

主唐任奎

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書商霖二字賜之宋紀

旱

三年不雨

漢于定國初父為獄吏東海有婦婦侍姑姑恐妨其嫁自

縊姑女告為婦逼坐新東海旱三年定國知其故言於令

曰必祭其婦乃雨果驗史

乾封

武帝封太山天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五年

乃下詔曰夫旱意欲乾封乎前漢紀

桑林禱雨

湯大旱七年乃剪髮斷爪身裸白茅為犧牲狀禱於桑林

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

苞直行與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數千里商紀

自焚禱雨

戴封拜議郎遷西華令大旱封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自

焚火起而大雨至遠近嗟嘆漢書

絕食禱雨

漢陽知縣王叔英遇旱遂自絕食禱曰必雨乃食已而果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旱

主唐任奎

雨明

稽首暴露

石虎時正月至六月不雨佛圖澄詣西澄口稽首暴露即

有白龍二頭降祠下於是雨溢數千里晉書佛圖澄傳

祈靈星

趙瑤為閬中令遭旱請雨于靈星大雨

祈城隍

唐乾元二年秋旱緡雲縣令李陽永躬祈於城隍廟與神

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城隍廟記

不祠靈山

齊大旱，景公欲祠靈山，晏子曰：「不可。靈山以石為身，以草木為毛髮，天久不雨，髮焦身熱，彼獨不欲雨乎？」公欲祠河，伯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淵下川竭，彼獨不欲雨乎？」公乃出野，暴露，天大雨。晏子

不以人祠

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為民也，今以人祠，將自當之。」言未卒，大雨千里。莊子

罷三督郵

古今記林 卷一 天災旱 苗 居任堂
漢周獲善占天文為郡門下掾，鮑昱為汝南太守，時郡境天旱，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四十里，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司馬彪續漢書

精誠感雨

祝良為洛陽令，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歌曰：「天久不雨，蒸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得感應，滂沱下雨。」長沙傳

焚神大雨

明武宗朝陸鈞知安慶府，郡大旱，公禁屠弛刑祈禱，民間謂龍王神最靈，遣迎之，有巫者托神妄為，公詣神祝曰：「龍靈物也，土木非龍也，三日無雨則曝，六日則焚，六日無雨，果焚之，大雨如注，禾乃登。」欽定四庫全書

省寬大雨

和熹后稱制，京師旱，后幸洛陽寺省獄，寬囚，杜冷不殺人，自誣服，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舉頭若欲有言，后覺之，問狀，即收吏抵罪，未還宮大雨。

祭寡婦雨

古今記林 卷一 天災旱 苗 居任堂
上虞寡婦養姑，姑死，夫女弟素與婦不叶，誣婦殺母，縣竟殺之。旱二年，後太守殷丹至，祭婦，遂雨。典東海婦事全

雨易得

晉董奉居廬山，時大旱，縣令聞奉有道，乃自贖酒脯陳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雨至何堪，今解其意，明日將人吏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耳，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大雨，高下皆平，民大悅。」神仙傳

暴巫

歲旱穆公召縣子問曰天久不雨吾將暴巫奚若對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禮記

相魚

董仲舒求雨秋用桐木魚淮南子

石牛禱雨

鬱林郡有池地有石牛歲旱百姓殺牲祈雨以牛血和泥廣州記

蜥蜴致雨

關中求雨沙門善胡法者求蜥蜴十數羅甕中童男女持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旱

吳居仁堂

柳枝咒曰蜥蜴致雨興雲吐霧而令滂沱放雨歸去吳苑

咸平初用此亦有驗

流民圖

熙寧間旱監門鄭俠繪流民圖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之狀發馬適土上閱圖長吁數四罷新法十八事是

日大雨宋史鄭傳

塗枯大雨

晉周暢性仁惠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夏旱久禱無雨因收塗枯骨萬餘乃大雨後位至光祿勳晉書

雨異物

雨穀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廣博物志

又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雨穀三秦魏地亡穀二十頃

雨麥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述異記

雨錢

熊家性孝家貧遭親喪天雨錢于其家述異記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雨異物

吳居仁堂

又

成化十三年夏六月京師雨錢續文獻通考○又嘉靖六年京

師雨錢全上

雨鐵

至正元年碭嘉縣天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遇之皆斃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

雨石

魏武末鄴中雨五色石述異記

又

弘治庚戌三月慶陽府雨石大如鵝鴨卵小如雞頭實皆
作人語說長短續文獻通考

雨肉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按

雨小兒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
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至此與之言甚有知
如史傳所述按神記

古今記

卷一

天文

六

居仁堂

露

玉盤承露

武帝建栢梁臺高五十丈以銅柱置僊人掌擎玉盤以承
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僊三輔故事

栢露明眼

弘農鄧紹八月旦入栢山採藥見一童子教五彩囊求栢
葉上露問之云赤松子取之明眼言終不見齊諧記

霜

青女降霜

青女出以降霜注青女霜神也淮南子

六月飛霜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衍於獄衍仰天而哭
夏六月天為之降霜淮南子

霜花

宋慶曆中秀州屋瓦上有如牡丹芍藥海棠萱草枝葉皆
具紙榻之無異石刻筆

雲

雪花

古今記

卷一

天文

六

居仁堂

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韓詩外傳

踏雪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
梅花滿口和雪嚼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潛確類書

涉雪

王恭嘗披鶴氅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凍斷易脚

管寧家貧久雪陰霾不開謂友人曰吾恐凍斷三足易脚

寧不足憂俗○日中有陽鳥三足

盛夏霜雪

唐貞觀九年五月李靖伐吐谷渾引兵由南道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雪人馬俱死方輿勝覽

霧

蚩尤作霧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士皆惑黃帝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蚩尤

林志

古今記林

卷一

天文霧

辛 唐任堂

五里霧

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後漢書

乘雲霧覆

東方朔乘雲飛去仰天霧覆之不知所在漢武內傳

三人霧行

王肅張衡馬均三人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博物志

虹

白虹入室

劉義慶在廣陵卧病食粥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義慶擲器於階虹遂作風雨聲嘗城庭戶良久不見簡異記

彩虹吸水

大將張子良宅有彩虹下入甕竟吸水盡入井飲頃之不見後子良歷官方鎮南都新書

飲釜吐金

晉薛願義熙初有虹飲其釜澳論響便竭願釐酒灌之隨投隨咽便吐金滿器於是災異日祛而豐富數臻異苑

古今記林

卷十

天文虹

辛 唐任堂

拔刀逐虹

溫湛婢見一姬向之流涕無孔數婢駭怖告湛湛遂拔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沒霄漢異苑

夢虹

李特長子溢少子雄初特妻羅氏妊雄夢雙虹自地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有先亡者有貴者後雄王蜀華陽國志

投鏡

靈帝時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鏡也後漢書

一卷終

古今記林卷二

婺源汪士漢蘭然甫編輯

地理類

山

天孫

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孫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博物志

泰山青氣

光武登封泰山禮畢羣臣稱萬歲音動山谷有青氣上屬

古今記林

卷二

地理山

泰山

天遙望不見山類人在氣中不知也漢官儀

巨靈擘

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古云此本一山

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

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今華岳上指掌之形具在首

陽山下脚跡亦存述征記

金泥玉檢

王者功成治定告於天刻石紀號有金泥玉檢之封

兩嶽丈人

劉少翁數入太華山禮拜向山如此二十年遂一旦見兩嶽丈人授其仙道續博物志

登落雁峯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持謝眺驚人詩來搔首青天耳搔首集

登華岳巔

韓文公登華岳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下遺書為訣李肇國史補

石室

古今記林

卷二

地理山

華山

嵩高山下有石室名瑛腸內有仙書無數昔仙人方回讀書於內玉女進以飲食紀事

嵩呼

漢武帝登嵩山中岳帝與左右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漢紀

三神山

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常往來其上可望而不可即

匡山

威烈王以安車逐匡續續仙去惟虛存因命其山為靖盧

山邦人以先生姓呼匡山又曰匡阜謝顯廣福觀記

石梁

廬山有三石梁廣不盈尺俯盼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過此梁見老翁坐桂樹下以杯盛甘露與猛廬山記

砥柱山

禹鑿砥柱山以通河二水分流包山而過若柱然又在號之西界望之若柱水經注

銀牛山

漢建武間有人騎白牛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田父尋至山上惟見牛跡遺糞皆銀也明年世祖登封遂名其

古今記

卷三

地理山

五 唐仁堂

山為銀牛在太原北地理

獨女山

獨婦山去會稽四十里一名獨女山勾踐以諸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患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吳越春秋

許由山

即箕山

中嶽南有許由山高大四絕其北有潁水堯聘許由處猶有壇存焉類書

望夫山

望夫山在當塗昔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此山望之久

乃化為石即國志

虞山

常熟縣虞山南有太公石室舊傳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在此或近之名勝志○又越絕書云虞仲隱居於此因名

虎丘

虎丘山在蘇州府城西北一名海湧峰上有劍池千人石生公說法臺吳王闔閭葬此世傳秦始皇將發其冢有白

虎踞其上故名輿地記一云闔閭冢鑄銅為柳

亮山

古今記

卷三

地理山

四 唐仁堂

嶧山

邠縣亮山形如亮飛世傳伏羲畫卦於此類書邠縣嶧山洞府玲瓏巖竇峭峭秦皇登此李斯刻石頌德一統志○嶧山有穴遙與洞庭通謂之嶧孔可以逃難晉太尉尉紇鑿避寇於此下有太驛名邠公驛名勝志

尉紇鑿避寇於此下有太驛名邠公驛名勝志

抱犢山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書讀之不識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示叔叔夜叔夜盡知其字

於是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及至失石室所在烈曰

叔夜不應得道也神仙傳

萬戶山

萬戶山在汾州府城西堯時洪水諸山皆沒惟此山獨存所濟者萬戶一統志

石室山

汾陽石室山麻衣僊姑隱此名麻衣洞永樂初有仙姑任氏接道修真家人求弗得後人見之遂逃入石室中有聲殷殷如雷其壁開合手蹟仍存地理志

蘇門山

古今記林

卷二

地理山

五居仁堂

輝縣蘇門山孫登隱此阮籍訪之不答一語籍退聞山顛有聲若鸞鳳乃登嘯也衛輝府志

女郎山

溫江女郎山張魯女浣衣石上感赤光懷孕生二龍及女死將殯柩車忽騰躍升此山遂葬焉其浣衣石猶存因謂女郎山上南志

天池山

天池山在仁壽山頂有池即譚子池也唐開元末郡人譚叔皮生子阿宜墮地解言咲九歲鬚髯森森不飲食行走

如飛二十入山不知所之鄉人立祠祀之大曆春忽歸見父母云兒本僊班今已復位祠宜亟毀勿為妖祟所憑祠下有金可取以濟不給言訖辭去撤祠果得金金盡泉湧湛若琉璃歲旱不涸禱之立應書類

南岷山

隋程太虛修煉於南岷山隱居絕粒有二虎侍左右九井十三峰皆其修煉處一夕大風雨砌下得碧玉印居人乞符祈年印以授之輒獲豐稔唐元和中解體後遷神於玄宮容貌不變書類

古今記林

卷一

地理山

六居仁堂

五婦山

梓潼有五婦山秦王遣蜀王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至梓潼五丁蹋地大呼驚五女並化為石蜀王築臺望之不來因名為五婦候蜀記

葛山

梓潼葛山又名卧龍山武侯伐魏駐兵於此見虎豹蛇虫勢惡自卧草中獸皆俯伏有古碑記在此山景福院類書

許雉山

涪州許雉山有古廣漢縣令神道碑俗呼為誓虎碑偶碑

仆遂有虎入城，縣官設祭，後豎碑，虎害乃止。城都古

南山瀑布

終南山半有橫雲如瀑布，則澍雨，人常以為驗候，故語云：南山瀑布，非朝即暮。

羅霄石乳

羅霄峰有石乳，天雨則傾瀉。

城山嘉魚

蕭山有城山，山顛有泉，產嘉魚，閭閻侵越，勾踐退保此山，吳王意其乏水，餽以米鹽，勾踐取饗，鯉報之，吳兵夜遁。類書

古今記

卷二

地理山

七

唐休堂

翠屏晚對

羊元所居山當戶，峰巒奇秀，每據胡床，終日笑傲，或偃卧看山，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與人心目。類書

岡

石子岡

吳孫峻殺諸葛恪，投之石子岡，先是童謠云：諸葛恪何妨，孫蓋軍單衣，篋鈎絡於何相，求成子岡，方語石子岡也。類書

谷

秦谷

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堪黍。劉向別錄

牛口谷

臨城縣有牛口谷，昔童謠云：寶入牛口，勢不得久，後寶寔德為唐兵所敗，追至此，果被擒。真定府志

坑儒谷

秦改古文為篆隸，恐天下不從，乃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谷中，溫處皆熟，詔博士諸生說之，前後七百餘人，各異則皆使往視，因伏機陷之，後人號曰坑儒谷。衛宏古文奇字序

坂

古今記

卷二

地理岡谷坂

八

唐休堂

羊腸坂

崔嵬從駕登太行山，詔問嵬曰：何處有羊腸坂？嵬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聞一知二。隋書

洞

華陽洞

李允川政和間，至和州遊近郊，墜穴中，黑如夜，稍進漸明，石池中荷葉爛熳，天日晃耀，有石恭局，閉門，不見人。

已而至道旁僧寺問僧乃滁州境才一晝耳已是七日其所至乃華陽洞也夷堅志

白鹿洞

唐李渤與兄涉俱隱此洞中嘗養白鹿以自娛因名○久之學廢朱文公因其遺址復修之南唐志○南康府五老峯下有白鹿洞書院陸象山曾講學於此

小兒入洞

茅山隱士吳綽採藥于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因前詢小兒奔忙入洞龍川錄

古今記林

卷二

地理洞原

九 居仁堂

山洞道士

婺源張公山二洞有穴或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傍有光往視之路窮水阻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對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問欲渡否答曰當還童子回舟去鄭後攀繩而上明日有石筍塞其口自是無復入者婺源志

原

開原

開原在平陸西俗呼讓畔城即虞芮相讓之開田也至今其田民無耕者東西七里南北十三里類書

水

江心水

唐李德裕為相有奏使京口者令索白下揚子江心水其人忘之至石城汲焉李飲之曰頗似建康石城下水其人謝過語林

又

王荆公當國蘇東坡出知杭州饒別荆公囑東坡大計入京過揚子江乞携江心水一瓶見惠東坡諾之至期經金山令人汲水一瓶携送荆公荆公云此必空瓶也啟視之果然蓋揚子江心水非銀瓶不注古有是言也筆記

金水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塋於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柳環記

籠水

梁鄒城西有籠水齊孝婦誠感神明涌泉發于室內潛以績籠覆之由是無負汲之勞及家人疑之時其出而搜其室試發此籠而泉湧湧流漂居宇故曰籠水續述証記

河

沈璧

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武帝沉白馬玉璧於河漢

河濱親家

唐郭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而水急毀埠公醉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退木立埠上遂成橋而小女尋卒因塑像廟中人因立公祠號河濱親家翁乾德子

海

海市

古今記林

卷二

地理水河海

十一

唐仁堂

登州海市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人物車馬歷歷可觀謂之海市歐公使河朔過高唐縣夜有鬼神自空中過人馬之聲可辨父老云二十年前晝過亦彷彿見人物謂之海市筆

涉海風濤

陸元方使嶺外涉海風濤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促使濟而風濤訖息唐書

潮

尹公潮

古有尹公者善推侯有異術鄉人王氏有女美質尹公求之不得叱水來潮以溺其居至今日暮則風生水長數尺號尹公潮御覽

强弩射潮

武肅王錢鏐始築捍海塘潮水晝夜衝激因命强弩數百以射潮頭既而潮水東激避錢塘遂成隄岸錢塘志

泉

范公泉

范仲淹知青州有惠政涇側忽湧醴泉遂以范公名之今

古今記林

卷二

地理湖泉

十一

唐仁堂

醫家汲此九藥號青州白丸子廣輿記

幽澗泉

嘉善縣東景德寺有僧夜坐忽一女子過之容色甚麗僧叱之曰窗外誰家女女應聲曰堂中何處僧僧起逐之女投入地掘得此泉因名幽澗泉方輿勝覽

通惠泉

唐李德裕任中書愛飲無錫惠山泉自錫至京置造鋪號水通有一僧謁見曰所謁相公者為相公通無錫水脉耳京師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脉相通德裕笑其荒唐僧曰欲

飲惠山泉當在吳天觀常住庫後取德裕乃以惠山一覽
吳天一覽雜以他水入覽暗記之遣僧辨析僧因覈嘗止
取惠山吳天二覽德裕奇之停水述之勞浮議遂息錄

妬泉

并州有妬女泉婦人豔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述異

廉讓間

范柏年謁宋明帝言及廣計貪泉因謂曰卿州復有此否
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曰卿宅何在曰在廉
讓之間南齊書

古今記

卷二

地理泉

主 唐仙堂

湯泉魚

韶州府東南五十里有湯泉能熟生物泉中時見赤魚游
泳人不能獲金陵有半湯湖在府東北四十里水同一整
而冷熱相半熱者可以淪雞中皆有魚魚交入他水輒死
施顯卿曰湯泉熟物湯湖淪雞熱之極矣中皆有魚游泳
自得又入冷水輒死其與火鼠常居火中出火即死一類
奇聞類記

劍刺泉

李廣利征大宛軍中無水乃拔劍刺山飛泉湧出漢文

卓錫泉

唐景泰禪師居羅浮寶積寺其徒以無水難之師卓錫于
地泉湧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至今賴之卓錫泉記

筮蒙得泉

韓信將下趙引兵方出井陘口師患無井筮之得蒙知山
下有泉信遣將索之見二白鹿跑地有泉湧出太平御覽

飲貪泉

吳隱之字處默有清操拜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石門
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飲之賦詩
古今記卷二 地理泉 唐 唐仙堂

古今記

卷二

地理泉

古 唐仙堂

云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至
州清操愈厲晉書

湖

巢湖

巢湖即古巢縣一日江漲港有巨魚萬斤合縣食之有一
老姥獨不食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
東門石龜目亦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戲以珠傅龜目
姥見而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也乃引姥登山
城遂陷為湖青瑣高談

歷湖

和州北瀕湖一名歷湖古歷陽城地昔有老姬行仁義值
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視東門間有血便走上
山勿返顧也自爾此姬數往視門間吏問之姬對如其言
至暮門吏殺雉以血塗門明早姬往視門血便走上山因
沒為湖

城陷湖

秦置海監縣屬會稽西漢因之後陷為湖移治武原鄉改
為武原縣東漢復為海監屬吳郡先是秦時長水縣也始
古今記林 卷二 地理類 十五 唐仁堂
皇時童謡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沒存姬聞之朝朝往視門
將欲縛之姬言其故後為門將以犬血塗門姬見血走怒
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朋府
亦作魚遂淪為湖 技神記 并府志

陷湖

雷州遂溪縣東南七十里有湖光巖隋開皇間有白牛入
村居民殺而食之惟一老姬不食異日風雨大作村忽陷
成湖老姬携一傘行登岸而去今名陷湖 雷州志

徐公湖

金華縣有徐公者至湖連二人共博自稱赤松子安期生
酌湖水為酒以飲之徐便醉卧及醒不見二人而宿髮擗
聚身上抵家家人已服闋矣後人因名徐公湖

千人湖

揚州興化縣有千人湖隋末千餘人避難此湖世平而出
因號焉 類書

鵝湖書院

昔有龔氏居山傍蓄鵝成羣因名鵝湖宋淳熙初朱晦菴
陸象山會講于鵝湖書院至今勒碑享祀

古今記林

卷二

地理類

末 唐仁堂

池

昆明池

漢武鑿昆明池以習水戰池有二石人如牽牛織女有戈
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
垂幡旄旌葆麾蓋照燭涯涘 西京雜記

龍池

在南寧府 橫州北

唐貞觀中有婦女陳氏買魚忽有白衣人曰魚不可食可
柳水中急上山避之陳如言避于古鉢山頂回望所居皆
陷為池 類書

潭

蘇公潭 在湖州易 程縣治東

唐開元初蘇頌為易程尉陸潭中聞人語云扶出蘇公頌

後拜相封許國公今號蘇公潭 湖州府志

龍潭 在蒲田縣 壺山之西

元時有范氏養馬潭邊馬與龍交而生龍馬事聞詔取之馬至大義鎮念母一馳即歸范氏為其所苦因殺之 弘治志

溪

語溪

古今記

卷二

地理

十七

唐本堂

祁陽語溪元結愛其山水因家焉作大唐中興頌顏真卿

書石世稱二絕 類書

虎溪三笑

廬山東林寺惠遠法師送客過虎溪虎輒鳴號一日送陶

元亮陸靜修與語道合不覺送過虎溪因大笑世傳三笑

圖 蓋山記

灘

徒灘

趙宋張逸知青神縣縣有松栢灘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

而灘徒五里 長編

鬼哭灘

崖州有鬼哭灘舟至輒有無頭隻手獨足短禿之鬼百千為羣爭來追逐舟人以米飯投之則止 海怪錄

津

如婦津

劉伯玉妻段氏性妬後自沈而死七日託夢與伯玉曰吾今為水神伯玉終身不渡水美人渡津者皆敝壞衣妝否則風波暴發津在臨濟 西陽雜俎

古今記

卷二

地理

唐本堂

井

韓公井

唐韓朝宗為襄州刺史有昭王井汲者必死雖渴困人不飲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此飲者無恙人號韓公井 襄陽志

文君井

漢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即文君井也 採前雜

丹砂井

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居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宅復累壽乃知宅所為疑宅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得壽技神記

浪井

王者清淨則浪井出有僊人主之瑞應圖○典畧云浪井者不鑿自然之井

又

滄城灌嬰所築孫權經此城自標井地令人掘之得故井銘云穎陽侯所開三百年當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古今記卷二 地理井類 末 唐休寧所開權歡悅以為己瑞井甚深大江中風浪此井輒動土人呼為浪井碎陽記

橋

過海石橋 在登州召石山又云陽城山

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山石下海去不速鞭之流血三齊畧記

倒流橋

漢張飛字翼德雄壯威猛為世虎臣先是先主戰敗當陽長坂操兵追之甚急飛殿後抵霸陵橋喝斷之橫水倒流

操軍驚駭無敢涉者遂名倒流橋至今猶然蜀志

洛陽橋

福建泉州洛陽江先是海渡歲溺死無算郡守蔡襄欲壘石為梁慮潮浸難勝乃遣檄海神遣一吏往吏酣飲睡于海屋半日潮落而醒則文書已易封矣歸呈襄啟之惟一酌字襄悟曰神其令我二十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凡八日夕而工成廣輿記

孝烈橋

謝枋得女嫁周氏早寡聞父母死節悉出奩資作橋橋成古今記卷二 地理橋類 末 唐休寧投水死邑人義之故名孝烈橋饒州府志

城

通鴉城

後魏孝文親征馬園行至賈後城昏霧得三鴉引路遂至南山因號通鴉城郡縣志

穀百毛人

梁武帝攻郢城夜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城降南史

關

青牛度關

尹喜占風，勸關吏曰：有老子東來，乘青牛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來，關吏白喜，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禮，授長生術。關令內傳

鷄鳴出關

秦昭王囚孟嘗君，乃變姓名，夜半遁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始出，客恐追至，客有居下坐者，能為雞鳴，眾雞皆鳴，得出。莊道

鬼門關

古今室林

卷二

地理關鄉

韋 居仁堂

交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瘴癘，去者罕生還。唐李德裕敗崖州，經此，有詩云：一去一萬里，千人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與地志 ○今廣西北流縣之南，兩石相對，馬援經此，立碑，石龜尚存。

鄉

賊不入鄉

任旄字子旗，漢末黃巾賊起，到博昌，聞旄姓名，曰：任子旗，天下賢人，今作賊，可入其鄉耶。魏書

更生鄉

漢鄭產為白土鄉番夫，時民凡生子一歲輒出口錢，人多不舉子，產勸民勿殺子，口錢當自代出，郡縣為表，上言錢因得除，改白土為更生鄉。一統志

坊

青泥坊

周襄弘敬王時為大夫，被謗殺于蜀，血碧色，入地化為玉，數里內土皆青色，因號青泥坊。

巷

回車巷

古今室林

卷二

地理坊巷石

韋 居仁堂

廬州府樂縣有回車巷，相傳孔子過此回車。類書

石

穀城石

張良遊下邳，見一老人，衣褐，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為其老，強忍下取履，因跪進，老人以足納履，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曰：諾。後五日夜半往，老人喜，曰：當如此，出一編書，曰：讀是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于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漢本傳

掛帛石

中嶽嵩山上有玉女樓帛石，瑩徹光潔，人莫能測，嶽下人云，立秋前一日，中夜聞杵聲響焉。紀異錄

五色浮石

吏吳龔有主人在溪南，嘗以一日捨頭舟過水溪內，忽見一五色浮石，取納牀頭，至夜化成一女子。幽明錄

泣石

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蓋是也。武王謂周公曰，桀為不道，走山泣石。述異記

八陣石

古全記傳 卷二 地理石 堂 唐仲靈 沔陽城泝漢上十五里有諸葛武侯鎮在漢水南門前，累石為八陣，水至壞其行列，水去復故。梁州記

又

諸葛八陣圖有三，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鎮，一百二十八當頭陣法，夔州六十四方陣法，恭盤市二百五十六下營法。

石丈

來帝知無為軍，初入州扉，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石林燕語

刻石為圖

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述異記

問路弗應

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立傍，怒拔劍斬之，其一急走，熟視之，乃石也。趙州志

拔劍斬石人

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南，見一石人，問何處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獨異記

三石見夢

古全記傳 卷二 地理石 堂 唐仲靈 宋吳仲庶守金陵，夢三人求哀，且曰，若不垂佑，明日當為煨燼矣，公異之，詰旦，問僚屬莫解，既而視牒，見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供修造，公悟，勅寺僧愛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廳舍，掘之極深，而石根不斷，不能動，遂罷。筆談

破石

撫州城南有破石，高五尺，昔一女子浣衣，水火被絞，引入石中，數日雷擊石破，絞及女子俱浮出石外。類書

赫石

杭州徑山有方僧與國一禪師說法，師曰，此有頑石，汝能

化之使下乎，僧曰：吾能使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乃大聲
赫之，其石隨下，復赫之，石隨上。舊志

石鼓今說城東北五
十里各石鼓湖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
華曰：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則鳴，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吳苑

不採美石

永樂朝，有言山西多美石，請採之，上曰：此石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累民何益。明紀

古今記林

卷十一

地理石

寶 唐仁堂

人化石

南中有人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
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
繞見風，便化為石。東坡集

坐石硯石

黃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遠遊，嘗登山，上有坐石，
草木不侵，有硯石，每兩黑水浸出。山川記異

墓 附

珠丘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名曰憑霄，自丹州而來，銜青
沙珠，積成壠，阜名曰珠丘。拾遺記

宣聖墓

宣聖墓在曲阜，即孔林，始皇發墓，見冢內有記云：後世一
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躍我牀，顛倒我衣裳，行至沙丘
亡，果驗。論衡

孔子冢樹

孔子冢中樹數百，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言孔
子弟子異國人，持其國樹來種之，故有柞、枌、檉、雜、女貞、五
香、今記林。

古今記林

卷十一

地理墓

其 唐仁堂

味旃檀之樹皇覽

安釐王家

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皆簡
編，斗文字，雜寫經史，東晉為著作，隨分析，皆有考証，是
曰汲冢書。王隱晉書

疑冢

曹操作七十二冢，人欲發之，不能必其柩所在，因目曰疑
冢。類

冢類

先主墓

有盜發先主墓見兩人張燈對棋驚懼一人顧曰爾飲水乎各飲一杯兼與玉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珍珠船

樂書冢

廣川王發樂書冢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擊之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乃以杖扣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西京雜記

魯肅墓

鎮江府城東魯肅墓有王伯陽者儼葬其妻忽見一衣素

古今記林

卷二

地理墓

七

魯肅墓

輿遣從而至曰我魯子敬也墓此二百餘年何輒見壞目左右示伯陽以刀伯陽遂死類書

佳城

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搭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柳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謂馬冢博物志

晉王墓

李克用後五代唐晉主也墓在忻州金時盜發之郡守夢王告云墓中有酒盜飲之唇皆黑可驗此捕之明日獲盜

寺僧居其半類書

義婦冢

梁山伯祝英臺二人少同學梁不知祝乃女子後梁為鄞令卒葬府城西祝下吊墓下墓裂而殞遂同葬謝安奏封義冢一統志

荆棘生悲

雍門周云孟嘗君墓生荆棘童兒樵採其上孟嘗君泣然生悲

過墓哀吟

古今記林

卷二

地理墓

七 唐仁堂

管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玄武歲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年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列傳

不生百草

魏武北征踰頓升領眺望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禁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生勢蒸出外致卉草然滅即令鑿看果墓有礬石滿塋異苑

陵石磨劍

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夫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止吾陵磨劍乎？因不見。推陵旁果有方石，可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頃刻，帶劍上吾丘。漢武故事

戒勿封土

後周李遠歎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貴人家無不發，惟建勳家莫知其處。綱目

立石易象

古今記林 卷二 地理 堯 唐仲章

楊震為樊豐等所譖，飲楊卒，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露地，葬畢乃飛去。於是立石易象於墓所。後漢書

翁仲

翁仲秦時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始皇使將兵守臨洮。後死，遂鑄銅為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故古墓間皆用之。類書

又

魏明帝鑄二銅人，號翁仲。山谷詩：往者不可言，古栢守翁

仲

銅柳

衛青尚平陽公主，後與主合葬。冢在華山，葬時發土，得銅柳一枚。地理書

下馬陵

董仲舒墳在長安，人思其德，過者下馬，人謂之下馬陵。西京雜記

崖腹一棺

唐王果謫雅州，江岸泊船，仰見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過王果五百年後重取我果。嘆曰：吾合葬此棺。廣記

惟存劍履

唐葉法善墓在處州府松陽縣，未一年，棺忽開，惟存劍履。處州志

棺中刀

晉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遇蘇峻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有兵馬聲，顧之驚駭，棺中刀旬然有聲，若雷震之者，眾賊奔走，賊

平後收刀別莖之壙城集

留孫權墓

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當時築城者秦欲去之太祖曰孫權也是個漢子且留他來把門遂得不毀

談

冢存一履

羅公遠墓在輝縣唐明皇秋宴公遠取杖向空中投之忽成橋奉駕遊月宮去明皇求其術不傳怒殺之後有使自蜀還見公遠曰於此候駕上命發冢啟棺止存一履衛輝府志

古今記林

卷三

地理墓館

三

居仁堂

挑去几案

明成祖葬燕山其穴乃姚廣孝所點即寶五桂故居也前對一小玉几案姚令挑去之云至尊無對

求羊燒柳

秦始皇葬驪山六年之間為項王所發牧兒墮羊冢中燃火求羊燒其柳藏三輔黃圖

古墓遠祖

明嚴閣老在位日集天下堪輿家通邑中訪吉壤一人獨指一地曰葬此子孫當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啟之有古

墓焉驗其碑乃嚴嵩遠祖也見聞錄

地蛆

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曰此名蛆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殺之以栢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皆植栢續博物志

浮棺

遼西人見遼水上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晉書地理志

下玉棺

古今記林 卷三 地理墓館 三 居仁堂
王喬為葉令後天忽墮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不擾動喬曰天帝召我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壆城東土自成墳是夕葉縣中牛皆喘流汗風俗通 ○今葉縣有王喬墓

古今記林卷二終

古今記林卷之三

婺源汪士漢關然甫編輯

時令類

元日

端月

秦二世三年正月，秦避正字諱，故曰端月。史記索隱

僂木

元日造桃符著戶，謂之僂木。六帖

如願

古今記林

卷三

時令元日

一

唐俗

有商人過清湖，見清洪君，君問所須，有人教云：但乞如願。君許之，果得一婢，名如願。商有求，悉致之。後因除夕將旦，如願起，要商人撻之，走入糞堆中，不見。令人正旦以繩繫，偶人投糞堆中，云：令如願。歲時記

厭不祥

正旦五更，正衣冠，於家庭中爆竹，貼畫雞，鏤五色土於戶上，厭不祥。

鵲巢灰

歲時元日，取鵲巢燒灰，著于廁，以避兵，撤門裏，以避盜賊。

墨子
秘要

屠蘇酒

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為酒名矣。一云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廣韻

五香湯

正月一日，取五木煎湯以浴，令人至老髮黑，道家謂青木香為五香，亦云五木。珠囊○一株五根，一莖五花，一枝五葉，一莖五節，故云。

拜年

古今記林

卷三

時令元日人日

二

唐俗

元旦拜年，衣冠逐逐，大是可憎，不知起於何時。文衡山先生一絕云：不求見面惟通語，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見聞錄

梅花粧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簷下，值梅花落，額上拂之不去，後人遂學為梅花粧。今安豐縣有花廳，額即此。

地也。柔

上元

金吾不禁

西都京城街衢有執金吾官名曉暝傳呼以禁止夜行惟正月十五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謂之放夜西京雜記

罷燈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書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剗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即罷

迎紫姑

正月望日其夕迎紫姑以下荆楚歲時記○紫姑本人家妾為

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以

迎卜吳苑

社

勾龍

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神左傳

社翁雨

社公社母不食葷水故社日有雨謂社翁雨提要

鄰里報社

王修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感念哀泣鄰里為之報社魏書

寒食

弛火禁

周舉遷并州刺史初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是月神靈不樂舉火一月寒食莫敢煙爨歲多死者舉到州作吊書置子推廟言感冬去火殘殞民命非賢者意今則三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風俗頓革新中記

端午

競龍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江人以舟拯之是日競龍舟此其

古今記林卷三時令人汨上元陸三唐係堂

道俗建武元年長沙人見之自稱三閭大夫曰君見祭甚善但為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粽葉塞其上仍五絲絲縛

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世人作粽并五色絲皆汨羅遺風也荆楚記

田文生

齊田嬰有妾端午日生子嬰告其妻曰勿舉也妻竊舉之因於兄弟及長嬰見之怒曰吾今若去此子誰取之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日子者何故嬰曰五日子長與戶齊不利於父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受命於戶乎必受命于

戶高其戶可矣，嬰然然後文立為孟嘗君，吳

王鳳生

漢王鳳以五月五日生，父欲不舉，其叔父曰：孟嘗君以此日生，非不祥也。後鳳仕至大司馬。又西京雜記

胡廣生

漢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湖。一老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長養之，以為子。後登三司。說小

角黍

古今記林

卷三

時令端午

五 居仁堂

唐天寶中，宮中五月五日造粉團角食，以小角弓射之。中者方食，故曰角黍。風土記

署

龍皮却暑

李德裕為相，方盛夏宴賓，以金盤貯水，浸白龍皮，置坐邊，然都無暑氣。唐史

盛暑披甲

唐莊宗謂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河上，雖初寒盛暑，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

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勢自然也。續世說

烈日對飲

宋呂公著居家夏不排窓，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懷賢字器之，乃呂氏甥，將赴鎮戎軍，來辭公，著於窓下，烈日中公服對飲三杯，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稗志

七夕

織女牽牛

天河之上有織女，乃天帝之子，機梭勞役，容不暇理，天帝憐其獨居，將嫁與河西牽牛之夫，嫁後竟廢女，而天帝怒，責令歸河東，惟一年七夕一會。續齊諧記

古今記林

卷三

時令暑七夕

六 居仁堂

織女渡河

成武丁有僂道嘗在人間，忽謂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誓詣牽牛，明日失丁所在，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續齊諧記

鵲橋

七月七夕，烏填河成橋，渡織女。淮南子

乞巧

七夕婦人以綵絲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
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荆楚歲時記

穿針樓

齊武帝起樓觀七夕宮人多登之穿針因名穿針樓

七孔針

漢宮女七夕穿針會於開襟樓針皆七孔西京雜記○唐宮人

七夕以蜘蛛納金盒中曉開視蛛絲稀密為得巧多少西陽雜俎

○梁時則雙眼針府韻

金梭

古今記林 卷三 時令 七夕 七 唐在堂

丁氏女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庭中明

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苑

美女自空下

郭子儀至銀州夜見天上駟車綉帷中有美女自空而下

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使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

女笑云大富貴亦壽考後如女言子儀傳

王母至

漢武時七月七日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

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

漢武故事

曝衣

七月七日法當曝衣諸阮庭中爛錦綺阮咸時總角乃暨

長竿標大布情鼻禪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七賢論

曬腹

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曝衣物隆乃仰卧出腹人問其

故曰晒腹中書耳世說

中秋

登峰玩月

古今記林 卷三 時令 中秋 重九 今在堂

唐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微曰可脩酒榼登天洗

奉瓶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峯月色如畫比下山凄風

苦雨陰晦如故三水小牘

重九

登高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長房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

災懸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係臂上登高飲茱萸酒此禍

乃消景從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一時暴死長房曰

代之矣今人九月九日登高始此續齊諧記

茱萸酒

漢武帝宮人九月九日皆飲茱萸菊花酒令人長壽漢武故事

落帽

晉孟嘉為桓溫參軍重九日安龍山軍僚畢集風吹落嘉帽嘉不知覺溫勅左右勿言良久取之還令孫盛作文嘲之晉史

白衣送酒

陶潛九日無酒宅邊有菊採之盈把坐其側久之望見白衣人至送酒乃王弘即就坐飲而歸續晉陽秋

古今記林

卷三

時令重九次

九一居仁堂

戲馬臺

宋武帝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故事南齊書

冬

冬不燃薪

寶雲溪有僧舍盛冬客至不燃薪火煖香一炷滿室景志

忍寒

元帝時道士王仲都能忍寒乃於盛寒日令袒衣載駟馬

於昆明池上環水而走御者厚衣狐裘甚寒仲都獨無變色桓譚新論

飲水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每冬時取溪水琢其精瑩者類書

妓園

中王每至冬月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家園坐側以禦寒氣呼為妓園天寶遺事

古今記林

卷三

時令冬臘

十一居仁堂

楊國忠

月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以遮風霜楊國忠遺事

臘

臘日祠竈

宣帝時陰子方者當臘日晨炊而竈君神形見于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故臘日祠竈記

除日

雌神驅疫

昔顓頊氏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中為瘴鬼，一居山谷為魍魎域鬼，一居宮室隅中驚小兒。於是除六日，制儻神驅疫。山海經

除夕爆竹

李旼隣人為山魃所祟，改謂隣人曰：汝於除夕庭中爆竹，隣人然其言，妖遂止。異聞錄

靈虺掛戶

除夕茶罷安祥，靈虺掛戶，神難烈竹轟雷。胡浩然除夕詞

祈司命

古今記林卷三 時令除日十一 俗信堂

吳人至除夕，貼紙於竈上，以酒沃竈門，謂之祈司命。記

除夜感飾

唐貞觀初，天下久安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大奏樂歌，乃延蕭后觀之。后曰：隋主淫侈，每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熱沉香數車，火光時別以甲煎沃之，燭之香聞數十里。外史

鎔金風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寓水中，視巧拙，以卜來年。

原缺第十二葉

古今記林卷之四

婺源汪士漢闡然甫編

君臣類

君臣

一朝萬古

薛收李太宗曰：吾與伯璩歎曲襟袍，何期一朝忽成萬古。書唐

事國場誠

源賀為冀州刺史會

源賀為冀州刺史會，告賀謀反，魏主曰：賀場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乃誅告者。魏書

古今記林

下江南圖

曹翰太祖時名將也，太宗朝，貶汝州，有中使至，翰泣謂曰：眾口乏食，貧不能活，以祿封故衣一包，願償錢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帝惻然憐之，乃召還。宋紀

雲臺功臣

漢明帝圖畫中興功臣鄧禹等二十八將於雲臺，獨禹後以椒房故不與，以援女為后也。東漢記

凌煙閣功臣

唐太宗圖功臣魏徵房玄齡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唐史

麒麟閣功臣

漢宣帝繪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而列其姓名獨霍光不名但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漢紀

若

犬獄感晴

淳熙三年天久雨上御筆批問欲行下諸路疎進獄囚竟

而天霽上曰朕以久陰祈晴不應獨未嘗決獄昨日批出

古今記林

卷四

君臣君

三 唐傳堂

方下筆而風急雲起頃刻已開晴矣宋紀

知無隱過

洪武間御史有言江西叅政陶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

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聽道路

之言以毀譽人為盡職耶明紀

織牛刺木

周世宗留心民事嘗刺木為耕夫織婦置殿前五代史

遺天下食

齊桓公見老人命之食老人曰請遺天下食公曰吾府庫

有限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史

吞蛭積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遂吞之腹疾不能食令尹入問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遺之而不行其罪是廢法而威不立行誅則庖宰監食皆當死心又不忍遂吞之令尹再拜曰王有仁德病不為傷是夕卧後而蛭出心腸之積皆愈新序

序新

解網

成湯至野見有人四面張網湯曰嘻盡之矣解其三面祝

古今記林

卷四

君臣君

三 唐傳堂

曰欲左左欲右右欲高高欲下下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

聞之曰德至矣及禽獸商紀

縱囚自詣

太宗錄囚縱使回家期以來秋就死至期皆自詣上悉赦

之唐紀

泣罪

夏禹出見罪人下車而泣夏紀

吞蝗

唐貞觀間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擬蝗欲吞之曰寧

食吾之肺腸是歲蝗不為患唐紀

不索燒羊

仁宗性至怒一日謂近臣曰昨夜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取索上曰禁中取索外遂為例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害物多矣胡不忍一夕之饑而啟無窮之殺聞者感泣宋紀

臣

退思巖

魯宗道為參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於中朝退獨坐謂之退

古今記林

卷四

君臣

君臣

思巖雖妻子亦不許入宋紀

九折坂

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又王尊至九折坂叱其御進曰此非王陽所畏之處耶後人以王陽不失為孝子王尊不失為忠臣漢書

解共坐

晉帝命王導共坐導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

燕晉史

從君走免

建文之出人知得太祖所受一匣有度牒并披剃之具以遁不知亦賴程公濟以全公朝邑人以明經為翰林編修建文君急召公問計公曰天數已定惟可走免立召僧為建文落髮公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免以公術得脫相從數十年不知所終明獻微錄

殺愛妾

張巡守睢陽食盡殺愛妾以食軍士唐史

咽雲旗

古今記林

卷四

君臣

君臣

單于幽蘇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咽之數日不死單于以為神漢書

尸諫

衛史鰈病且死謂子曰吾生不能進適伯玉退孺子殺是不能正君也死不當成禮置尸於北堂靈公往弔問故其子以父言聞公曰吾失矣立召適伯玉而貴之召孺子殺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去禮記

盡忠公室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棺

相三君而無私積人謂其忠左傳

焚表章

馬周為中書令臨終索陳事表章帙手自焚之慨然曰以官業彰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為也本傳

張膽報國

帝思謙為監察劾褚遂良及再相出之或弔之荅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係妻子耳本傳

后

古今記林

卷四

諸臣后

唐仁堂

脫簪待罪

周宣王嘗卧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致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樂色忘德敢請罪王曰寡人之過也遂勤政事周紀

女中堯舜

宋英宗母皇后高氏神宗時番簾聽政高瓊贊曰篤生聖后為女中堯舜天寶與之也宋紀

深抑外家

莊憲皇后生憲宗憲宗尊為太上皇后后謹畏深抑外家

無毫髮假貸屬內職有古后妃風唐紀

恭儉惜物

高后馬氏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嘗曰當為天地惜物也明紀

正好積德

高祖震怒回宮馬后泣諫曰上位已有眾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致殺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從之明紀

異質德行

古今記林

卷四

君臣后

唐仁堂

成祖后徐氏嘗命婦入見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饘食必有德行之助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統順易入卿翰林之臣數輩請命婦可不有以異贊於內子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明紀

願法堯舜

馬后遇上征輒以不殺為請太祖語羣臣曰后視唐太宗長孫后尤過也后聞之曰妾安敢比長孫后但願陛下法堯舜耳明紀

堯舜耳

明紀

后不服藥

馬后病太祖強之藥后不可曰如服藥不瘳陛下寧不以妾殺醫乎妾不忍也及崩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明紀

不預政事

唐太宗嘗與后論賞罰之事后曰此雖司農惟家之素妾婦人豈敢預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答續世說

非武后比

敬宗疾宦官請邪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后比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

古今記林

卷四

君臣后

八 唐仙堂

主能致唐虞之理唐紀

德冠後宮

漢明帝馬后德冠後宮好讀書衣大練裙不緣東漢紀

觀畫

馬后美於色厚於德顯宗嘉之嘗觀畫過虞舜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為妃又見陶唐像后指

堯曰嗟乎羣臣百姓恨不得以此為君帝顧而笑陳思王贊序

不以疾亂法

長孫皇后疾太子請大赦沈度道人被塞火會后曰死生

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為善無效我

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大行義

無鹽女

無鹽女姓鍾離名春貌醜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陳時政王納以為后於是退說說納直諫開四門進眾賢齊國中

與諸侯來朝列女傳

癩女為后

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齊閔王出遊百姓盡觀癩女採

古今記林

卷四

君臣后

九 唐仙堂

桑如故王怪問之對曰父母教採桑不受觀大王王以為賢欲命車載之女曰父母在堂不受教而往是奔女也王奉禮往聘之父母驚欲洗沐加衣裳女曰變容更服王不識也遂如故至宮王以為后列女傳

戒厚葬

長孫皇后臨崩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厚葬願因山為壙無起墳墓無用棺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

見忘也大行義

太子

牽裾暗申

晉太子通惠帝長子也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卒宜脩非常不宜令照見人也帝由是奇之晉武帝紀

諸王

宗室儀表

高密文獻王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食大俸服飾有膳如布衣寒士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敬謙虛

下物為宗室儀表職官分紀

古今記林

卷四

君臣太子諸王

十一 唐仁堂

封藩

剪桐

周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周公請擇曰王曰吾直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于唐史記

公主

附托公主

唐蕭至忠素有雅望自託於太平公主引為刑部尚書一日自公主第內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公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唐太宗紀

出公主門

太平公主權震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唐書

古今記林卷四終

古今記林

卷四

君臣封藩公主

十一 唐仁堂

古今記林卷之五

婺源汪士漢開然甫編輯

父子類 孫附

父子 不肖子 幼子附

大人

漢霍光霍去病弟也父仲孺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疾
曹壽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吏畢歸娶室生光因絕不相
聞不知少兒已生去病後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至平
陽傳舍遣使迎仲孺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大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 一 居仁堂

藍田王

諸葛恪少有重名孫權見其父瑾目之曰藍田生玉真不
虛也 林

買奴得翁

龐儉少失父後鑿井得錢千餘萬買老蒼頭乃父也遂驚
喜時人語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韻

椿桂

寶燕山五子皆貴人歌曰寶氏有五郎教子有義方靈椿

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世說

老蚌出珠

陸印子雲少機悟好學刑劭曰老蚌遂出明珠 書

不能行

東坡中子不能行請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坡
詩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頰背腹師
來為摩頂起走趨奔鹿 樂苑

袖簡

趙簡子長子曰伯春幼曰無郵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 二 居仁堂

年而問之伯春不能舉辭簡已失問無郵請其辭甚習問
其簡出袖中於是以此為後 鑑

諸子皆奴才

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
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
之明日以其事告僚佐嘆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
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唐書

先祖不事

周翁仲播產一女會屠者產一男翁仲妻求以錢易屠者

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主簿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
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儼衣藍縷持刀割肉別有人
帶青綬彷彿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
事翁仲曰有子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
居家乃往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更適安平李文思
官至南陽太守神不歆非類如此風俗通

子弟三變

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虫謂鬻庄而食第二變為
蠹魚謂鬻書而食第三變為大虫謂賣奴婢而食三食之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

三

居仁堂

華何代無之此奏頌言

一經遺子

張緒謂齊柳世隆曰君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
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南史

○前漢帝賢遺子一經同

當與吾家

薛世雄為兒童時與羣童遊戲軌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
攻守之勢不從令者軌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
而奇之曰此兒當與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平齊拜都督

煬帝時以功封隋書

父

戒子享富貴

宋范文正公既貴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
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
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之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
之樂耳言行錄

晁氏危

晁錯言削諸侯父聞之謂錯曰口語多怨汝劉氏安矣而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

居仁堂

晁氏危吾去汝歸矣遂飲藥而死西漢紀

掩蔽罪過

魏文帝誡子曰父母於子雖肝腸腐爛為其掩蔽不欲鄉
黨士友聞其罪過然行之不改人自知之太平御覽

不敢謾語

宋司馬光五六歲弄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
一婢以湯脫之女兒復來問脫胡桃者光曰自脫也先公
遣見因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自是不敢謾語家範

分財不及

分財不及

石崇父苞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
雖小後能自得財後果然晉本

遷官戒子

陳顯達自以門寒位重遷官常有懼色戒其子勿以富貴

陵人齊

母賢母附

認子母

葉氏宋時太平人夫死有子八歲為北兵所掠葉流落至
福建為柵屨妻一日有女相至葉與言夫死子失之若復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母

五

女相至縣丞衙丞言父死母夫之事女相因以葉氏為偶
談事相彷彿丞召問乃母子也遂留奉養海

悲歌

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
與之語蓋其母也呂氏春秋

後子收葬

明華亭縣有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葬質
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慈子之心死後歸
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陳化

孤憤觸乳

仇覽為陽遂亭長有羊元母告元不孝覽責之深悔曰少
孤為母所驕諺曰孤憤觸乳驕子罵母子母相向泣元遂
為佳士謝承後漢書

怒子傲蕩

趙武孟少遊獵以所獲饋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傲蕩吾
安望哉遂不為食山堂肆考

切肉必方

漢陸績初繫獄見餉羹知母至涕泣吏怒以為卒通意績
曰母作羹斷慈必寸切肉必方以此知之東漢本傳

責子論佞

唐王琚始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
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譎佞取容海內切齒
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本傳

同名投杆

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殺人入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母曰
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母尚織自若
頃又一人告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杆踰牆而走戰國策

母不受金

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母母曰子安得金對曰
所受俸祿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
孝子之事親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可
不孝子其去之田子愧慚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
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韓詩外傳

鬻衣教子

郭丹後母為鬻衣裝賣產業與從師長安後漢書

知子貴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母 七 居仁堂

王敬則其母常謂人云敬則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
得為人吹角可矣後果封侯給鼓吹南史齊書

得錢不取

李景讓母鄭氏家貧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墻因兩潰陷
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無勞而獲身
之災也天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
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命拚祭之三子皆進士及第
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笞晉書○諸本多作李敬
讓唐書本傳作景讓今從之

評三子

周顛周嵩並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曰伯
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
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萬弟誤小字碌碌當在阿母目下
耳後果如其言晉書

截髮待賓

陶侃早孤貧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母截髮得隻
髻以易酒肴晉書

不受遺鮓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母 八 居仁堂

陶侃為海陽縣吏嘗監魚梁以鮓遺母湛氏母封鮓及書
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乃以增吾憂也
范逵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晉書

買肉實信

孟子少時問其母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
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
以食之韓詩外傳

為兒拜母

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下食

與眾賓實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嫡母乃不敢復役之。林語

三遷處子

孟子母舍近墓。孟子少嬉遊墓間。母曰：此非所以處子。乃遷舍市傍。孟子戲賣人街賣之事。母曰：此非所以處子。復徙舍學宮傍。孟子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處吾子矣。列女傳

富貴已極

高頴初為僕射。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砍頭耳。爾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母

九 居位堂

謹之附書

不知祿養

尹焞少孤。奉母陳氏。一日應進士策。問議誅元祐黨人。不對而出。告於師程伊川曰：吾不復應舉矣。師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不復就舉。伊川曰：賢哉母也。宋言行傳

成子勲業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嚴整。王在滄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搗撻之。故能成其勲業。家訓

才能致禍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亦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北史

織屨給子

漢程方。進年十三。失父。辭後母。至京。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後十年。位至宰相。母尚在。前漢書傳

倚門聞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王出走。賈失王處。其母曰：汝朝出晚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事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母

十 居位堂

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策

勿忘着葛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嘗着敝葛。及士行貴。母恒於公服袖口內縫一片。曰：汝當作佳官。盡心恤民。勿忘着葛衫時也。奚衆補袖

錄囚平反

萬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還。母問平反幾何。不疑曰：有母即喜笑。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漢書

乳汁

朱修之為魏軍所攻其母忽乳汁驚出母號慟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克之南史

家訓

閨門整肅

胡瑗先生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有遺訓云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嫁勝吾家者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吾家者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宋言行錄

無絕文種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家訓 十一 唐信堂 裴晉公訓其子云九吾輩但令文種無絕中間有成功能致身於萬乘之相者則天也唐本傳

無斷書種

宋黃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使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便名世矣山堂考肆

不聽婦言

浦江鄭氏十世同居里人王氏效之上擢二家子弟為左右春坊嘗問鄭濂治家之道對曰不聽婦人言而已明洪武紀

命藏耕具

宋高祖微時躬耕丹徒及受命耕耨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畱於後南史

孝行切孝

求增父秩

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年且八十猶為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唐書

侍母不憂

李會妻亡時母病恐母傷悲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十一 唐信堂 侍母無憂唐書

孝子林

李奉先天性至孝父卒既葬竊自嘆曰奉先兒時父常戒家人曰兒幼勿令獨入林野慮其驚恐今親歿一旦棄於

林野吾心安所忍乎乃結養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樹數百株時呼為孝子林福壽全書

結廬墓側

丘鐸葬母于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于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

如生時嘗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
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哭聲即避去補奇

乞代父死

梁吉粉父為原鄉令為奸吏誣當死粉年十五搥登聞鼓
乞代父命武帝初疑人教之廷尉盛陳拷具不變乃宥父
罪丹陽尹欲舉以孝粉曰是因父取名羅莫大焉力辭目

此婢出妻

李迥秀母氏族賤而色養過人其妻崔氏嘗叱其廢婢母
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止之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五 居命堂

迥秀出狀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承順顏色苟違何
敢留也善唐書

願為人兄

李密曰為人子者願為人兄不願為人弟兄者事親之日
長弟者事親之日短蜀志

父病禱斗

崔浩父病篤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父請命
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本傳

不先嘗李

王僧孺少時有僕其父冬季先以一與之不受曰大人未
見不容先嘗南齊書

焚香祈禱

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
妻侍奉勤謹每名焚香為父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
神監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塔皆列殊科居
先世傳

孝廉遺虎

高唐中書建德黃白重履人有果夫傳教因與虎遇告虎
曰某知命不直也但年荒母老當此度命容送殺到家供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十 居命堂

母來此就死虎曳足去農歸春米達旦以過虎告母欲往
踐約母曰幸脫虎口胡又送死農曰人落虎口命也今不

往終不免况昨已許彼雖異類亦有仁心可失信乎母泣
送之農至其地虎已先啣一人而不食見農至惟以爪爪

死人農悟曰虎欲我葬此人乎虎遂去農瘞其尸因解衣

包中有白金數兩出帖召主認久無至者遂得終身孝
養焉世傳

詐包孝友

薛包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致毆扑，不得已，廬舍且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問安不廢，積歲餘，父母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願，分之，奴婢引其老弱者，曰：我與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諸弟不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拜侍中，不受，詔加禮歸，賜穀千石。收南先賢傳

能安其親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五

唐仁堂

李諡有至性，父出其母，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真宗見其名，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二，除大理評事，官至戶部侍郎。宋紀

事母免雷

臨川民吳二母老，事之盡歡，一夕夢神告曰：汝明日午刻當為雷擊死，吳以老母在堂，乞獲救，神曰：天命不可免，吳恐驚其母，清晨具饌進，曰：誓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四暗，雷聲聞，吳益慮，驚母，乃閉戶，自出田間待罰，頃之雲散，吳幸免禍，亟歸，拊母猶危，疑不敢告，夜復夢神曰：汝至孝

感天，已有宿惡，宜加敬事，自是孝養終身焉。地吉錄

孝子附舟

陳榮母數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忽聞舌舐可愈，目疾為之日，舐數十遍，母一朝豁然開視，又隣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呼號，須臾風返，又郡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潮達岸，卒遇其母，官舫郡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舟，郡守嚴舟待至日中，一朱沖舫視之，則陳榮也。此明

孝免於害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五

唐仁堂

明王翺字允成，泰和人，自幼能孝，年十三，隨父出遇盜，盜執其父，將殺之，翺冒刃抱父，號曰：寧殺我，賊義之，舍其父去，又有魯家欲殺其父，不獲，獲詔於野，或曰：是嘗脫父於盜者，奈何因仇其父而仇其孝子乎？遂又釋詔。關然堂錄

孝免盜溺

明陸言字子聲，長洲人，性至孝，夜有盜劫持其父，跳出，願以身代，盜併釋之，父為豪宗，侵侮居隔深淵，急使涉擁護，幾溺矣，俄而復起，觀者噴噴稱孝，微云。關然堂錄

不食劫劑

吳郡陸襄父開被刑，襄終身布衣，跪飯，雖羹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搗糲供厨。顏氏家訓

不忍噉炙嘗酒

江陵姚子為母燒死，終身不忍噉炙。熊康父以醉為奴，所

殺終身不嘗酒。顏氏家訓

不忍父名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山。每赴內宴，聞鈞奏，則涕淚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此與李賀父名晉肅，終身不舉進士相類。齊書雜記

古今記林

父子孝行

志 唐仲靈

捧檄而喜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喜動顏色，奉心賊之。及義母死，後舉賢良，徵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後漢書

拜讀父書

吳顧悌以孝聞，為偏將軍。每得父書，整衣設几，舒書其上，拜跪讀之。畢，後再拜，或疾耗之間至，則臨書垂泣，聲更更咽。吳書

咽書

更衣侍膳

江夢孫事繼母，且則冠帶溫清，親具侍膳。畢，退更常服，力操耒耜，暮歸，更衣侍膳，乃退就庠序。時號縉紳先生。唐書

負米養親

仲由見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親老家貧，不擇祿而仕。昔常食藜藿，為親負米百里外。親沒，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鐘，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樹欲定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承由，由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家語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太 唐仲靈

殺雞為餽

東漢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異之，因請寓宿。容殺雞為餽，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供母，自以菜蔬與客同飯。林宗拜曰：卿賢乎哉！因勸就學。郭林宗別傳

泣杖

韓伯瑜有過，母笞之，泣。母曰：往者笞汝，常悅而受之，今何泣也？對曰：往者笞常痛，知母康健，今笞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悲泣。莊子

知母疾

唐張志寬為里正，詣縣稱母疾，急求歸，令問狀，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今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其妄繫之，獄馳驗如所言，遣之。宋

嘗糞

庾黔婁為辱陵令，到縣未旬日，父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流汗，即日棄官歸，時父疾纔二日，醫云：欲知差劇，可嘗糞，甜苦熱寒，嘗之味甜，心憂，每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南齊

舐吐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九

居仁堂

蔡順少養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嘗，母因酒吐，恐中有毒，乃舐其吐。東漢

泣雷

王裒，痛父儀死，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不就，廬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所曰：裒在此。晉

蔬食卧地

宋同，馬康子，母憂，水不入口三日，蘇而後能起，冬溷公薨，哀毀有加，蔬食卧地，得履疾，親戚勉以食肉，終不從。宋

史墓

負土成墳

晉許孜親沒，負土成墳，每一悲哀，鳥獸翔集，列植松栢五六里，一日鹿犯栽松，嘆曰：鹿不念我乎？明日猛獸殺鹿至犯所，孜快埋鹿，猛獸至前自撲死，孜又嘆埋之。晉

號雨

許伯會母喪，負土成墳，野火將逮，坐樹悲號，於天俄雨，火滅。晉

事死如生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二

居仁堂

陳烈性篤孝友，年十四，失恃，枯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壯迨老，奉享如事，生禮寢興，晦朔未嘗輟。宋

刻木事親

漢丁蘭事母至孝，刻木像母事之，妻誤燒其面，應時髮落，如割，遂放其妻，大哭不止。述士

捫痕輒哭

宋冠菜公少時不拘小節，愛飛鷹走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稱錘技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後為相，母已亡，每捫痕輒哭。胡氏

誤傷改容

范宣子幼時誤以刀傷手，改容人問痛耶？曰：不足為痛，但受全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史晉

願早榮封

叅政趙鼎會郊祀，進階封任一子京，公乞封母郡太君，宰相曰：方為學士，封擬不久。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榮之。宋言行錄

叱狗出妻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出其妻。東漢本傳

蒸蒸出妻

曾參後母遇之無思，其妻蒸蒸不熟，出之。家語

扇枕溫席

黃香九歲失母，思慕號泣，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褥而盡滋味，暑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東觀漢記

斑衣兒戲

老萊子楚人，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斑斕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前。

棄官尋母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不得治平，或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壽昌棄官尋之，得於陝縣。宋書

潰血得骸

王少玄父死，兵遺腹生少玄，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潰而滲者，父骨也。少玄銜膚，閱旬日而獲。唐史

傷足憂色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間曰：夫子之足，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君子頃步不敢忘孝。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禮記

賊遇不犯

孫期事母至孝，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後漢本傳

分棧

蔡順事母至孝，王莽末歲荒，順拾棧，以異器盛之，赤眉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味甘奉母，赤者味酸自食，賊異其孝，乃以米肉遺之。漢書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主 居仁堂

不爭

沈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可遺愛于親乎

懷橘

陸績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因拜辭墮地術曰陸即何乃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奇之

志吳

救父

後漢樂恢年十一父為縣吏得罪將殺恢伏市中晝夜號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居仁堂

哭令哀之而赦其父 孝子傳

吐肉

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出 師覺援孝子傳

不驅蚊

晉吳猛常手不驅蚊畏其去噬母也 孝子傳

聞父耕泣

趙景真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真曰我未能養使老父勞苦師甚異之 先

請代父

李安期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 先

父喪黃白

陸孝年二十父喪積鬢斑白 後魏書

芸瓜

曾子芸瓜而誤斫其根曾皙怒大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曰舜事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不義不孝孰大焉 家語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居仁堂

母愛髮白

柳敏遭母憂旬日間鬢髮半白 後周書

蘆花絮

閔子魯人性至孝母早喪父娶後母生二子嘗事繼母孝心不怠母嫉之冬以蘆花為絮一日為父御車體寒失刺父察知欲出後母審告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乃止 說

持脯遺母

趙宣子見鬻黍下有餓人與脯二胸拜受不敢食曰臣有

母持以遺之宣子更賜之脯二束續府

自答母前

王殷事母至孝與入游先白母母所不可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答于母前

五代史

倚門俟父

趙恂年五六歲時得甘美物必先哺父出就待還後食未

還則倚門啼俟父至數年父沒恂思慕如成人哭泣哀號

居于塚側鄉族嗟稱漢安帝時官至侍中類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某居仁堂

妻不識

路敬淳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

毀妻不之識文粹

涕泣持母

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

數歲每見祥被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與祥

俱往及長娶妻母慮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漸有時

譽母深疾之客使楊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

奪之自是母賜祥解覽觀先嘗魏元帝紀

見畫涕泣

金日磾母教子有法上嘉之母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日磾每見畫嘗拜樹之涕泣乃去西漢本傳

親嘗湯藥

漢文帝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養無怠母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

仁孝聞於天下漢紀

鹿乳奉親

周劭子性至孝父母老患雙目思食鹿乳劭子乃衣鹿皮去深山入鹿郡中取鹿乳供親獵者見欲射之劭子見以情告乃免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某居仁堂

行備供母

行備供母

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數遇賊欲殺革輒泣告有老母在賊不忍殺客於下邳貧窮裸跣行備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漢書

不慈子孝

不慈子孝

宋英宗朝韓琦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少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孝，乃可稱帝大悟。龍川志

孝悌里

趙抃以母越國夫人喪，廬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

里為孝悌里。宋言行錄

不事浮屠

宋文肅吳奎，丁父憂，居喪毀瘠，廬于墓側，歲時潔嚴祭祀，

不為浮屠事。本傳

拔刀救父

彭修，毗陵人，年十五，父為郡吏，與修俱歸，為盜所劫，修拔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芝 居仁堂

刀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

士，不宜逼之，遂謝去。後漢本傳

持劔祭泣

張武，吳郡人，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

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失屍。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

太學受業，每節持父遺劔，至亡處祭，踴泣而還。太守第五

倫嘉其行，舉孝廉。後漢傳

不畏寇虎

毛聚，掖縣人，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寇至，秦老不能行，聚獨

持左右，寇曰：爾不畏死耶？聚曰：老母在，安敢自求活？寇義

之，父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多虎，聚弗憚，跪走出

山，乞酒還，父飲而愈。獻徵錄

廬墓疏食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痼疾，巍奉湯藥不懈，

母亡，廬墓疏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舉

孝行，詔旌其門。明獻徵錄

祿不違親

曾子至孝，二親沒後，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文 居仁堂

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故推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及親存

也。吾初為吏，祿不及釜，而心樂，非以為多，樂其逮親也。親

沒，仕而得重祿，北面泣涕，非為賤也。悲不違吾親也。韓詩外傳

載歸供養

九江太守武陵成，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于陵

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

曰：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戚再拜，長跪曰：子成少

失意，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于此，乃天

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風俗通

搯虎救父

楊香，楊豐子也。香嘗隨父獲粟田間，父為虎所噬。香年十四，手無寸刃，乃奮不顧身，遂勇詣前，搯持虎頸，虎摩牙而逝。父因得免。晉書

君羹道母

鄭莊公賜穎考叔食，食舍肉。公問其故，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左傳

悲風木

孔子聞哭聲甚悲，至則舉魚也，問其故，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立哭而死。」韓詩外傳

易處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以居父官，不敢當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西漢書

搯臂

曾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吾臂呼汝耳。」論衡

諫父寫書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到官，恢欲殺青簡，寫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親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蕙苴與諍，王陽以衣囊微名，恢乃止，因撫祐之首曰：『吳氏不乏季子矣。』」漢書

拜畫像

曹休父烈嘗為吳郡太守，休後至吳，於太守舍見壁上父畫像，恭敬不怠，乃下榻泣涕，同坐嘉之。

生日不為樂

唐太宗生日不為樂，曰：「朕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古今記林

殺仇以祭

董黯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王寄家富，不孝，母甚瘦，黯母以董黯之，王伺董出，常苦董，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塚前以祭。會稽典錄

松栢成行

頓奇至孝，母喪，奇獨立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種松栢成行。廣州先賢傳

伏棺號火

蔡君仲至孝，母終棺在堂西，舍失火，將至，君仲伏屍號哭，火越向東家。汝南先賢傳

噬指心痛

蔡順至孝，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問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汝南先賢傳

伏墳悲哭

竺彌父，生時長雷，每至天陰，輒至墓伏墳悲哭，有白兔在古令記林。父子孝行

廢蓼莪

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由是受業者並廢蓼莪篇。類

以身當蚊

展禽少失父，與母居，備作供養，天多蚊，卧母床下，以身當之。孝子傳

失母心亂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庶謂劉主曰：本欲為明公効愚，疑今

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買墓田

宋郭原平，父母墓前田，耕者裸袒，原平責買其田，農月輒自斑衣躬耕。南史

銘刀報仇

王世名，年十七，父為人殺，世名恐殘父屍，不忍出埋，乃陽與息密購一刀，上銘報仇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又三年，生一子，忽語母曰：吾可死矣，遂往殺仇者，赴邑請死，邑令憐而欲全之，世名曰：殺人者死，國法也，奈何以吾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行

十一 唐仲堂

廢法乎，竟不食死，聞者悲之。明紀

開筍流涕

張敷生而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筍流涕。南史

歲時祭祀

朱子戒于塾，云：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祭祀，致其謹潔，猶可着力處。又見墓祭，上神之禮，全然感裂，吾甚懼焉，既為先君托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與祭

墓一樣以盡事親事神之意勿令少有隆殺胡氏

孝感

雁常隨

日南太守虞國少有孝行常有雁止宿廳事上每行縣輒飛逐車及國卒官雁隨喪至餘姚墓前歷二年乃去會稽典錄

鳥助成墳

文讓養母至孝母亡兄弟二人役力塋之有群鳥數千銜

土壤助而成墳孝子傳

虎奔走免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誠

壹

唐仲堂

朱泰家貧事母至孝嘗憇足山中遇虎負去泰瞑目眩行

百餘步忽醒呼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耳虎忽棄之

泰疾走以免宋書

冰解得鯉

晉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祥愈謹恭父母疾衣不解

帶湯藥親嘗母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來之

冰忽自解雙鯉躍出又思黃雀衣後有雀數十飛入其幕

遂以供母晉書

鑿冰得鱖

宋查道母病思鯪魚羹方冬苦寒無有市者道泣禱于河

鑿冰脫衣以取之得鯪尺餘以饋母疾遂愈胡氏

哭漬得魚

晉王延後母以蒲麻與延紵衣姑問之不言母愛魚延叩

夢得瓜

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之手中時

稱孝感傳

哭竹生笋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誠

壹

唐仲堂

晉孟宗事後母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笋

為之出楚先賢傳

埋兒得金

郭巨家貧養母妻產一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

貧乏不能供給共與埋子子可再有母難再得巨遂掘坑

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上云天賜黃金郭巨孝子官不得

奪人不得取按神記

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隣婦失火火起古初匍匐上號哭

以身捍火火為之滅東魏漢記

七年粟

劉殷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掘之得五十鍾銘曰七年粟賜

孝子劉殷晉書

鼠井獲母

明洪武初中書左丞王公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
失母所在入朝十五年思母不置筮之曰非巖非穴厥得
朽骨因入山求之哀號三日夜有言母避兵病不能行即
投井死乃披荆榛覓井忽有鼠井中躍入潭懷旋復入井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感

臺居仁堂

乃浚井得母骨葬焉人以為孝感續府

烏傷縣

陽頰以純孝聞後有群烏銜鼓集頰所居村烏口皆傷因
立縣名烏傷王莽改為烏孝吳

狐狸取食

劉士雋彭城人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
入口者七日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狸馴擾為
之取食高祖表其門閭隋書

織女償貸

董永千乘人東漢末奉父避兵安陸家貧備耕養父父歿
貸錢于富人妻氏許身為奴以償所貸得錢五千營葬乃
感天帝令織女為配遂織絹于襄氏既償錢以贖永身遂
辭永騰霄而去安陸縣志

泣生笋

晉劉殷年九歲為曾祖母冬思笋殷泣而獲供饋事文類聚

赤烏巢門

吳順性至孝母歿負土成墳有赤烏巢門世錄

傳子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孝感

臺居仁堂

象耕鳥耘

虞舜性至孝父頑母瞽弟象傲舜耕于歷山象為之耕鳥
為之芸其孝感如此虞

孝婦

升堂乳姑

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日櫛
洗升堂乳其姑姑不粒食數年而康一日有病集長幼曰
無以報新婦思願于孫婦如孫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
昌大乎

汲水供贖

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謹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泝流而汲後值風遲還母渴責詩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遺之如是者久姑恠問鄰母具對姑慚感呼還姑嗜魚鱸又不獨食夫婦力作供魚鱸呼鄰婦共之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後漢列女傳

不孝

匪喪雷擊

嘉靖庚子秋通遼縣生鄭文獻以母喪旬日未闋求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不孝

唐仲堂

試教諭宋尚思不可文獻出怨言宋曰不得已須葬母聽去文獻欣然出歷城外與族人鄭遂俱赴試有楊登卸監生同舟次辰州一術者善祿命亦善相謂文獻曰子禍至宜亟歸謂鄭遂曰子禍亦至謂楊登平平惟卸生有功名三人怒曰吾輩得意歸梓辱之蓋鄭遂亦新喪偶未踰月即繼娶也舟宿常德堤曉星燦然忽黑雲如蓋覆桅上暴雷震拔大桅鄭文獻鄭遂楊登俱震死卸生無恙楊登鄭遂隨醒聾其左耳半身黑文獻死遍身黑四肢綿軟無骨登遂欽文獻屍歸卸赴京得官地吉錄

割體愈警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上曰繼父爾之讐家割父遺體以愈讐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說海

魂教婦惡

嘉靖間安福新樂鄉王母寡居子亦亡其婦逆甚母且夕哭號子魂忽附于婦召諸尊幼并所親至卧所歷歷數婦平日過惡初以為狂繼指所盜母衣物在某所信然凡三日復初吉安府志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不孝

唐仲堂

頭變白狗

隋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鉏鋤為羹食之姑恠其味竊藏一碗示兒見之號泣將錄婦送縣俄而雷雨暴作失婦所在俄自空墜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頭變為白狗言語如恒自言不孝於姑為天所罰夫斥去乞食而死果報文見廣五行記

三婦畜身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膳一母三人出耕三婦輒詬悖相勝致姑飯粥不給每欲自盡忽一日白晝中轟雷一

聲祇見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觀者如堵延數月而死鄉人畫圖刻印分鬻以為勸戒

女

女贖父刑

漢太倉令淳于意無子有女五罪當刑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幼女緹縈上書言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再贖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文帝憐之遂除肉刑史記

拔刀奪父

洪州分寧農家女彭氏父泰入山伐薪遇虎將不脫女拔古筆記林卷五父子女先居仁堂

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救州縣歲時存問宋史

女列

哭父吐血

蕭嬌妻辛氏至孝居父喪哭吐血母疾晝夜祈禱忽一人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疾愈廣博物志

為父報讐

緜氏女玉為父報讐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屠瞻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

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聰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減死列女傳

祝女位高

宋祝景先字二翁子確字永叔確女妻朱松生晦翁景先尤女妻汪勃位至樞密確弟矜女妻汪勃之子作礪位至提刑故其鄉人相傳祝女位最高又祝堯臣者景先第八子盤之子也常奇第三女曰雖家貧不與凡子堯臣卒後與呂午成姻兩窮相值越七年而午復中第於是祝女位高之語復喧傳於鄉間呂午字伯可朱文公書祝氏遺事古今記林卷五父子女單居仁堂

東壁分餘光

齊女徐吾者與鄰婦合燭夜績吾貧而燭不繼鄰婦請無與夜徐吾曰妾也起常早去常後掃塵以待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聞何愛東壁餘光幸分之隣婦遂復與績列女傳

女不改嫁

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辜乃妾之不辜也將何去終不聽其母而作

茶茗之詩列女傳

東施學顰

西施病心而顰，顰其里之醜女見而美之，亦捧心而顰，里之富人見之，閉門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化去。莊子○山谷詩，今代捧心學取笑類東施。

女多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已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其骨肉，豈有如此而望福於天乎？顏氏家訓

古今記林

卷五

父子女孫

聖 居仁堂

孫

不能盡辨

郭子儀諸孫數十，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唐本傳

賢愚不類

唐盧懷慎為伴食中書，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子杞奸邪，誤國而杞子元輔簡潔貞方，為時論歸美。謝車騎曰：我乃生與，與安得不生靈運，信乎賢愚不係于世類也。唐書

古今記林卷五終

古今記林卷之六

婺源汪士漢閣然甫編輯

兄弟類

宗族親黨附

兄弟

折箭為喻

宋文帝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召諸子，令各取一箭，授弟，莫利，遂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曰：汝曹知否？孤則易折，眾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卒而終。宋史

古今記林

卷六

兄弟

居仁堂

荆花獲茂

田真兄弟三人，欲分財，堂前紫荆花茂盛，夜議所分為三，株曉即憔悴，真嘆曰：樹本無知，聞分所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分。荆花獲茂。續齊諧記

河東三鳳

唐薛收與從兄弟元敬，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職林

難兄難弟

漢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爭論父功德，詰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世說

花萼樓

唐玄宗友愛至厚，設五王幄，與諸王處，號五王帳。後於宮西南置樓，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唐紀

德星聚

陳寶有子元方，仲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聚慕其風。兄弟常過同郡荀爽家夜宴，太史奏德星聚。後漢本傳

龍虎狗

諸葛瑾仕吳，弟亮仕蜀，從弟誕仕魏，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云。三國志

古今記林

卷六

兄弟

二 居什堂

龍駒鳳雛

陸雲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吳尚書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晉書本傳

納管鑰

唐李光進弟光顏先娶，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納管鑰於姆，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固相持如初。唐書本傳

讓國

殷孤竹，姓墨胎，封於孤竹，生二子，長伯夷，名允，次叔齊，名

智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讓伯夷，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迺之。國人立中子，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史記

讓弟田宅

漢卜式以田畜為事，有弟既壯，式乃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皆與弟，式入山牧羊十餘年，得羊千餘頭，置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後分與弟。漢書本傳

推弟田園

東漢陰慶為朝陽侯，其弟員與丹皆為郎，慶推其居第田園，奴婢分與二弟，但佩印而已。漢書

怒弟營產

孔頴為司徒長史，弟道存與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歸，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類，頴正色曰：汝輩忝為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命燒盡而去。南史

取艾自灼

晉王病，灼艾，太祖取艾自炙，以分其痛。東史

煮藥焚鬚

明皇友愛薛王有疾上親為煮藥回風德贊曰王病愈發何足惜唐紀

舍宅為寺

晉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其妻欲棄元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給與弟惟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起悉吹財帛還歸明家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為寺號朱明寺吳地記

長枕大被

姜肱字伯淮彭城人與後母弟仲海季江友愛甚至肱妻

古今記林

卷本

兄弟

四

唐伯堂

後母為孝設長枕大衾與二弟共卧以慰母心及各娶兄弟相戀不入房室別寢後漢史

母鍾念

岑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今若出外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因泣下帝愍之讓文昭卒無過唐書

貲產無異

朱敬則永城人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

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唐本傳

弟

代兄受笞

唐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少友愛母王氏遇承慶嚴每鞭笞之嗣立解衣求代母不聽即自笞母感悟遂均愛焉唐紀后

下馬授元

姚襄與李歷戰馬中沉矢死弟襄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錄以自免襄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兄會救至俱得免死

古今記林

卷本

兄弟

五

唐伯堂

新宅與兄

晉裴楷營新宅基宇甚嚴當移住與兄遊行牀帳儼然樞軒踈朗兄心願之而口不言楷知其意便使兄住裴楷別傳

哀感棺出

侯景之亂韋鼎兄昂戰死京口鼎負屍出寄中興寺求棺未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注鼎所往視乃新棺也因以為歛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南史

諫兄止貪

鄭均兄為吏受人禮遺均諫不從均傭歲餘得錢帛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棄之兄感之卒為廉吏東觀漢記

讓梨

孔融四歲與諸兄食梨取小者問其故曰我小兒當取小者食後漢本傳

保若嬰兒

宋司馬光與兄伯康友愛尤篤康年八十公事之如父保之若嬰兒每食少頃則問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

古今記林

卷六

兄弟弟宗族

本居仁堂

衣得無薄乎范太史集

宗族

百口同爨

魏楊遁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北史

擊鼓會飯

裴寬兄弟八人於東都置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常擊鼓會飯類聚

七葉共居

隋郭雋太原人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鳥鵲通巢

人以為義感高祖遣昌平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太原郡志

七世同居

高崇文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唐本傳

九世同居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百餘以

對唐書

百犬同牢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唐南

古今記林

卷六

兄弟弟宗族

本居仁堂

計口給餉

李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類聚

姊

姊戒引咎

李固為梁異所害子燮隱徐州及冀誅燮還鄉里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漢桓紀

弟先兄

馬融次女嫁袁隗為妻隗問曰姊未遠嫁先行乃弟先兄可乎答曰姊高行殊邁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焉而已漢列女傳

為粥焚積

唐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常自為粥而燦其鬚姊戒止之答曰姊且疾而勣且老雖欲進粥尚幾何列傳

不納責人

姚黃孝初為僧姊嘗戒之曰汝為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歎息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責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責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

古今記林

卷六 兄弟姊妹

八 居仁堂

孝易僧服往姊堅不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連下拜姊曰安用爾爾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還戶內不復再見明補遺

嫂

嫂護小郎

王凝之妻謝道韞獻之與客談論辭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施青步帳自蔽申前議客不能屈

晉書

前倨後恭

蘇秦類頽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及為相佩六國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嫂曰季子位高多金耳本傳

杖小郎

王澄行季弟行妻郭氏貪鄙令婢搗糞澄年十四諫郭郭怒曰太夫人臨終以小郎為新婦不以新婦為小郎投裙杖之澄淪憲得免晉書

古今記林

卷六

兄弟姊妹

九 居仁堂

叔姪

叔不棄

晉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亦輕之及詣湛見牀頭有周易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以事聞湛由是知名晉書

一夜十起

或問第五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亦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

一夜十往，退而安腹，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
是者，豈可謂無私乎？東漢本傳

陽中風

曹操少無度，叔父數言之于操，父嵩操患之，逢叔父于路，
乃陽敗面，喞口，叔父告嵩，嵩呼操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
乎？操曰：初不中風，失愛叔父，故見罔耳。後叔有所告，嵩不
復信。操始肆志。魏志

古今記林卷六終

古今記林

卷六

兄弟淑姬

十 居仁堂

古今記林卷之七

婺源汪士漢閣然甫編輯

夫婦類外姻附

婚娶退婚附

性行家法

司馬溫公云：凡議婚媾，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
何如。婿苟賢，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婿苟不肖，今雖
富貴，安知後日不貧賤？家傳

娶廢病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婚娶

居仁堂

孫泰姨老，以二女託於泰，曰：長女損一目，汝可妻其女弟，
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答曰：人有廢病，非泰何適？唐書

娶雙著

宋劉廷式，本田家子，鄰翁有女，約與為婚，契濶數年，式登
第，歸鄉訪鄰翁，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
申前好，而女家辭以疾，且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曰：
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與成婚，閨門極
睦，後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謹監司，欲罪之，嘉其美行，宥之，
後妻死，哭之甚哀。東坡文

牽絲

唐郭元振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曰吾五女各持一絲於幔後子牽之得者為婦元振牽一紅絲得第三女開元遺事

斥去羅帷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者當穴於庭言行錄

不論資裝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婚娶 二 居仁堂 司馬溫公曰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駟僮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家傳

月老檢書

唐韋固旅次宋城遇老人向月檢書謂固曰此天下婚姻牘又曰囊中赤繩繫夫婦足此足一繫雖仇家異域終不可易爾妻乃店比賣菜陳姬女耳翼日固往視之見姬抱二歲女甚陋遂使人刺之中眉後十四年相州刺史王泰

妻以女姿容甚麗眉間常貼花鈿逼問之女曰妾郡守姪

女也父卒於宋城襤褸時乳母鬻疏以給嘗抱於市為賊

所刺痕尚在耳宋城宰聞之各其店為定姻店續幽冥錄

孔雀屏

唐高祖皇后竇氏父殺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安與人因畫二孔雀於屏間請求婚令射二矢陰得中目高祖最後各中一目遂歸於帝唐書

不棄疾婦

文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婚娶 三 居仁堂 其妻怒曰我有兒當使順天理自然長久怪理傷義是為連禍大斥紹祖即娶柴女為婦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亦痊生三子皆登第連吉錄

夢婦始生

崔元琮娶婦吉日已定夢人云此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夢中相隨至東京履信坊見一婦人生女云是君婦俄所識女暴亡後官至四品年三十八乃婚韋涉妹年十九履信坊居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生定命錄

夢夫

曾崇範妻幾許嫁其夫輒死一夕夢人語曰田頭有鹿跡田尾有日矣汝夫也後始悟其夢乃曹宇云五代

鄰妻罵

楚人有挑其鄰之妻者長者罵之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馮衍傳

登復朱字

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生詣其居曰有一妓善登復令侍飲生視登復上有朱字云雲中辨汀樹天際識歸舟

盧曰此人名家作婚媾否李莫測而返後娶陸長源女乃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子婚媾 四 居在堂

前所見也及視登復朱字宛然史述

金屋貯嬌

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漢武故事

轆角莊 在大理府城南

蒙氏為女擇配女曰父王擇配非天婚也我倒坐牛背任牛所之不問貧賤富貴牛入之家即嫁之王從其請至一委巷牛側角而入見樵者女曰此吾婿也王聞大怒絕女

一日婿問首飾何物女曰金也吾樵處此物甚多項之戴歸皆金磚也王使人難之曰汝能作金橋銀路吾當來訪果作以迎王王歎曰信天婚也名其地曰轆角莊廣輿記

飲錢助娶

阮修居貧年三十未娶王敦等飲錢為助皆名士也至有求入錢不得者類書

娶巫女

黃霸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當貴問之乃巫家女也即娶為妻翰墨大全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婚媾 五 居在堂

十二而婚

柳偃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眾咸異之詔尚帝女長成公主翰墨

不怨年紀

盧象子暮年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崔有詩曰不怨檀郎年紀大自恨妾身生太晚不見檀郎年少時事文類聚

小兜郎

陳暘晚年娶身合卺之夕自成詩句彭祖尚年八百歲陳

郎猶是小兒郎，客香絕倒。事文類聚

老劉郎

劉原父晚娶，歐陽公以詩戲之，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事文類聚

紅葉詩

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拾一紅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于上流放之，為宮人韓夫人拾之，后祐托韓某門館，因帝放宮人，詠以韓夫人同姓，作古今記林。夫婦婚姻

古今記林

卷也

夫婦婚姻

本居仁堂

伐嫁祐及成禮，各于笥中取紅葉相示，曰：事豈偶然，詠開客館于韓曰：子二人今日可謝媒人也。韓氏笑答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詠嘆曰：天下事果然偶然也。類聚

娶醜女

沔南高士黃承彥謂諸葛孔明曰：吾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彥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蜀志

求傭娶婢

唐子畏于金閨見一畫舫內一女郎嬌媚笑而頰已乃微服小艇尾之，抵吳興，知其宦家，過門求傭書，主人留為二子傭。二子文日奇，父師不知出子畏也，已而以未娶求歸。二子曰：室中婢惟汝擇，因得金閨所見者，妻之。女曰：君非金閨所見者乎？曰：然。曰：士何自賤至此？曰：汝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見諸人出扇求書，君揮翰如流，晚吾舟，妾知非凡士，乃與耳。子畏曰：女子塵埃中識名士，耶？後為主人典客，客曰：君何似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主人大駭，列之賓席，治百金裝，并婢送歸吳中。伯虎集

古今記林

卷也

夫婦婚姻

本居仁堂

自高門第

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遂有怨期失婿。而迄難自媒出閣，不得已，父母以囊盛，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門第，乃所以自辱。并錄新錄

覆水難收

姜太公初娶馬氏，讀書不仕，商馬求去，太公封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盆傾地，令婦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抱恨死，今有馬母墳。類林

覓女代婚

嘉靖間錢塘陸姓為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約為婚未幾經歷提問落魄歸時欲娶女以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不知也既歸其子學日進取科第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懼及至操都偏他出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顧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回且曰後有所貽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饋金淚下曰悲汝命薄女亦悲不自勝鬱鬱而亡陸亦繼亡後後來購金竟以無人而返

福壽全書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情姻

八

居仁堂

棄婚自喪

何元益與趙明夫議婚已定而趙女失明家計寥落元益易其親與單子文為親次年父子俱喪趙女遣士入葉惟先登第三典大郡迪吉錄

婿附姻

東床坦腹

晉郗鑒使門生求婿於王導導令徧觀諸子弟門生歸語鑒曰王氏諸年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飭惟一人在東牀坦腹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婿及訪之乃羲之也遂以

女妻之晉書

鹿中騏驎

杜廣初為劉景廐卒及與景語景大驚曰久負賢者告其妻曰吾為女求婚二十年不意廐中有騏驎遂妻之南史

不識貴人

唐張延賞選章舉為婿卓性高不拘小節公侮之不禮卓乃辭去後自金吾持節西川為延賞代公曰吾不識人郭圓有詩曰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章舉是貴人雲漢友談

知婿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情

九

居仁堂

馬亮合淝人有智略敏於政事呂夷簡少從父蒙亨為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氏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耶亮曰非爾所知也宋史

大小姨夫

宋歐陽修兩為薛簡肅公婿蘇東坡曰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韻府

綠衣童

來貞女淵澄幼隨母出遇綠衣童過貞以明並日月句擇婿得張美男對岳重丘山遂許妻即前遺童也雜記

夫婦

相對如賓

常林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妻自擔餉之。雖在田野間，相對如賓。三國史

夫耕妻餉

晉陶淵明不仕，宋妻翟氏與之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餉於後。本傳

夫義婦貞

張寅，弱冠從學，從父振烈，大學中以事出亡，之冀，冀人憐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

十 后仁堂

其才，館穀之，補州庠弟子，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薦，人欲娶之，寅曰：吾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者十年，未可以薄行負之，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將議改適，姑許之，女自經以誓，察不可回，至是遂偕伉儷，後寅登進士，令涉縣，有廉名，擢南太僕丞，而康氏封為安人。閣然堂錄

破鏡約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謂公主曰：國破伊必入權豪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各分其半，約他時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為楊越公得。

之德言乃寄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聞之，愴然召德言，還其妻。古今詩話

舉案齊眉

孟光字德耀，貌肥而黑，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娶之，及嫁，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罪，鴻曰：吾欲衣褐之人，與隱深山，今衣綺縠，傅粉墨，豈鴻所願，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荆釵布裳，鴻喜曰：此真鴻妻也，鴻家貧，質春於皐伯通廡下，妻每饋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後漢傳本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

十一 后仁堂

左足黑子

黃昌為蜀太守，初昌婦遇賊，流落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詣昌自訟云：妻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昌驚曰：何以識昌？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十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西京雜記

大風得婦

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叔先亡，忽見形，謂都曰：吾不幸

先亡心恒念卿無婦當為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太守臨嫁不知何得至此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為天與之生一男後為南郡太守幽明錄

夫

不復娶

王駿為少府妻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復娶漢本傳

陳金跨妻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

夫

十二 居仁堂

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好學其妻常譏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囊箱豐溢汝不治財產後將奈何答曰歲晚必得力及聞先主鎮金陵囊文以往錫賚頗厚以所賜金帛陳列於庭謂婦曰今比諸兄弟何為勝耶妻曰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所能知也南唐書

勸妻忍貧

晉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及濟榮貴貞慎儉約雖爵至千乘而不蓄媵妾山堂肆考

敬醜婦

許允之婦奇醜交禮竟不復入房許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如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慚色遂相敬重子

不棄糟糠

後漢宋弘為大尉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而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羣臣莫及帝曰試圖之召弘問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東觀漢記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

夫

十三 居仁堂

富不易妻

唐太宗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唐本傳

異居去婦

漢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其妻謂充曰我有私財可異居充乃集宗族而白母曰此婦令充異居可叱之出門汝南記

負約更娶

桑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君當婚否乞言不忍也服竟更娶白曰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死

收妻

宋呂相娶永興女為妻生子乳哺中舅姑怒逐之後相携幼子逃永興見羣婦同遊幼子扯住一婦號泣相回顧久之認是幼子母後相復為夫婦異死

不敢去婦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母曰婦無禮請去母曰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

十五 居仁堂

非婦無禮乃汝無禮禮云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汝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視是汝無禮孟子乃自責不敢去婦韓詩外傳

妻

鄰人送妻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臣鄰人有送其妻遺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嘆之公乃止列子

勸守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分兵抵項城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如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烈婦傳

餅師

寧王宅畔有賣餅者妻甚美王厚遺其夫而娶之經歲問曰頗憶餅師否召之使見淚下如雨遂遣還之天寶遺事

困餅餉米

朱百年卒會稽守祭與宗餉其妻孔氏米百斛孔遣婢詣郡門困餅時人以比梁鴻妻南史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

十五 居仁堂

婦不肯歸

郗嘉賓死婦弟欲迎其姊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生同室死寧不與同穴也世說

王郎

謝道韞初適王凝之意大不樂太傅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謝胡謝玄謝玄謝不意天壤間乃有王郎晉史

望夫山

嚴灌夫妻慎氏十年無嗣，出之，妻別詩曰：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遂如初。韻

婦德

不言而治

王凝之妻謝道韞居家不言而治。晉書

不隨時世裝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容儀端麗，不許群婢作時世粧。因話錄

對雞不食

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常有他舍雞，入垣內，姑盜殺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婦德

十一 居仁堂

有他肉，姑竟棄之。范後漢書

提甕出汲

鮑宣妻韓氏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

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六帖

捐金

東漢樂羊子得遺金一餅於路，以與妻，妻曰：妾聞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

樂羊子慙，捐金於野。列女傳

不肯負托

隆慶庚午年，肇慶府訓導陳紀召遷文昌諭，寄銀二百兩於府學生程衡，五載無音，問紀，紀召與衡皆死，家又犯盜，或說衡妻潘氏因而為利，潘氏曰：利人之有不義，敗夫之名，不仁，寧居以待，及紀召子思忠至，潘氏還之，封識如故。然錄

錄

節婦

封髮

唐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年少，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三十年，乃還，署帛如故，及以湯沐，髮墮無餘。宋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婦德節婦

十一 居仁堂

唐房玄齡布衣時，病且死，謂妻盧氏曰：吾病不起，卿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示信，玄齡疾愈，後歷仕宰相，禮之終身。宋

髮墮無餘。宋

剔目

唐房玄齡布衣時，病且死，謂妻盧氏曰：吾病不起，卿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示信，玄齡疾愈，後歷仕宰相，禮之終身。宋

桑婦却金

魯人秋胡納妻五日，官於陳，後歸，見路傍女子採桑，下車

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吾有黃金願與子婦曰
妾夫遊宦未返於茲三年未得被辱如今日也不受胡慚
而歸母呼其婦乃採桑者也遂數胡之罪投於河西京雜記

投江殉夫

蜀郡張貞行船覆溺死貞婦黃氏因投江就之積十四日
執夫手俱浮出異苑

貞婦覆舟

王憲明妻張氏少寡一日掃夫墓舟覆失其屍八閱月而
湧出於江肌駭如生見者驚嘆立祠祀之明紀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傳婦

木居仁堂

剖魚得金

祁玉妻楊氏夫死守志玉生好食鯉忌日祭無魚楊氏悲
慟無已遣一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剖魚得原金
於腹中人以為哀感云明紀

諫好直言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晉三

郤害伯宗左成十五

不改造

范傳正廉問宣池訪李白子孫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室

一為劉勸妻皆編戶此因召至郡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
皆曰夫妻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望仗威力乃
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
類所不忍聞李白集

哭夫崩城

齊莊公襲莒杞梁戰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公羊

寧殺不停

崔素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以白刃素曰我可得
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傳婦

十九居仁堂

復殺之

列女後傳

柏樹連枝

梁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
舅姑咸欲嫁之不許遂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手為亡婿

種樹百株墓前柏成連理女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
並枝妾心能感木類城何足奇南史

織錦迴文

竇滔被徙流沙妻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亮

轉循環讀之詞甚悽惋晉書

赴火

山陰民徐允讓與妻潘氏奉父避亂為寇所執寇欲殺其父允讓大哭請以身代寇欲污潘氏詎曰夫死從汝令寇焚其夫潘氏赴火死洪武紀

斬指

唐樊彦琛妻魏氏揚州人彦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遂引刀斬指六帖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節婦

二十

居仁堂

湘夫人

娥皇女英堯之二女也妻於舜舜南巡崩於蒼梧二妃追之不及至洞庭淚下染竹即斑死於江湘之間世稱湘夫人博物志

孟姜女

孟姜女同官人秦時以夫死長城役自負遺骸于縣北三里許哭死石穴中西安府志

越姬諷王

越姬從楚昭王讎遊王曰樂乎姬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

王曰願與子生死姬曰君之樂遊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列傳

重嫁

蔡邕女琰字文姬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以金解贖之重嫁於董祀後漢列傳

夜奔相如

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挑之文君從戶竊窺心悅好之夜亡奔相如馳歸成都漢相如傳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失節

三十 居仁堂

齊女兩袒

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曰願東家食而西家宿以東家富而西家貧而美也事文類聚

羞夫求去

朱買臣賣薪給食妻亦負戴相隨妻羞之求去買臣曰吾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年矣妻曰如公終歲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臣不能留乃聽其去後買臣為會稽太守其妻治道買臣呼令載之後車到舍給食一月妻死本傳

妬

啓殺乳母

賈充妻郭隗疑充賊乳母啓殺之其子思乳母不食他乳遂死及生次子亦然充遂絕嗣晉書

審警別館

王藻為丞相妻曹氏性妬其悍之乃審警別館以處家妾曹氏知而將往堪恐妾被辱遽命駕晉書

賜金瓶酒

任瓌為兵部尚書賜二豔妃妻爛其髮充太宗賜金瓶酒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妬妬

主 居仁堂

去飲之立死不妬不須飲柳氏拜勅曰誠不如死乞飲盡太宗謂瓌曰人不畏死卿其奈何二女別宅安置金瓶

皂突掃帚

宋劉休妻王氏妬明帝賜休妾教與王氏二十杖令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突掃帚以辱之史

鶴鷓止妬

梁武平齊獲侍兒十餘都后憤恚成疾左右曰山海經云鶴鷓為膳可療使不忌都茹之妬減半揚奕著

酷妬繫婢

馮衍字敬通有一婢妻任氏悍妬擊之無所不至衍不得

畜廢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衍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

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違後漢本傳

功封妻哭

上洛都尉王瑛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為瑛富貴更取妾故也典論

也

祝百束布

古今記林

卷七

夫妬妬

主 居仁堂

衛人有夫妻禱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必少也妻曰益則子取妾矣韓子

恐傷盛德

謝太傅安劉夫人性忌嘗惟諸妓作樂太傅暫見便下帷太傅索開夫人不許曰恐傷盛德晉書

大吉大利

學士解縉嘗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威儀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絕倒蓋其妻悍也○崔

采宰之妻李氏尤悍崔乘乘畏順及李卒後妾得專房遂

生二子不至絕祀豈非大吉大利耶

教涕泣

漢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教涕泣以示憂愁如此加重馮氏後見術每垂泣術米以為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陷之於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典論

賈家種妬

晉武帝初欲為太子取衛瓘女元楊后欲婚賈氏帝曰衛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如 十中 居仁堂

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

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遂定婚晉史

妾

綠珠怨

右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楊帝大怒諷酷吏羅吉族誅之唐武后紀

設計得妾

謝仁祖妾阿紀有國色善吹笛仁祖死阿紀誓不嫁郁曇

設計得之阿紀終身不與曇言世說新語

還妾

馮商壯歲無子其妻授以白金買妾至京師買一妾問其從來乃答曰吾父居官因解運欠折鬻妾陪償商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原錢其妻云君有陰德何患無子不數月妻有娠里人夢鼓吹送狀元至馮家是夕生京中三元宋遺事

見形與言

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妾名瑤華者已古今記林 卷七 夫婦如外姻 莖 居仁堂

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抱樸子

外姻

無煩復往

王右軍郁夫人謂二弟司空愔中郎鑿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耳汝可無煩復往也世說

修甥舅禮

王獻之兄弟自却超未亡見愔超父常躡屣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愔慢怠屢而候之愔慨然曰使嘉賓不

死鼠子敢爾耶晉書

卷七終

古今記林卷之八

婺源汪士漢開然甫編輯

朋友類師生

朋友

嫁遺孤女

唐劉晏與鄧景山友善景山卒家寒晏屢經紀之嫁其孤

女傳本

托女

李元為河陽節度使韓充為牙將未幾元領宣武召充主

古今記林

卷八

朋友

一 居仁堂

親兵元謂充曰我知君善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願以為托遂辭去後元沒充為嫁二女周卹其家

考肆

教孺孤兒

唐鄭畋父亞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為監軍有詔徵赴關亞送於郊自以衰年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為念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為神策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待如甥姪選師友教孺之後畋官至將相

山堂肆考

麥舟

范文正公遣子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即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曼卿曰三喪坐淺土欲墜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文正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付之矣

夜話

二天

後漢蘇章字孺文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奸賊太守為設酒餞陳平生之好甚懼太守

古今記林

卷八

朋友

二 居仁堂

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後漢考

結綬彈冠

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人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引也

定交杆曰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為傭為吳祐賃春祐與語

大驚遂定交於杵臼之間漢紀

出謁史僕

宋韓億李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糧一席一割分之每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孥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至篋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韓亦登第仕皆至叅政見聞錄

如期而至

范式與張元伯為友二人春別京師以暮秋為期元伯以古今記林卷八 朋友三居仁堂

九月十五日殺雞以待母曰相去千里汝何信之也言未卒而至後漢范傳

不亂友妻

嘉靖間廣東張連倡亂犯漳郡諸城時汪一清以諸生為所獲已而賊執一婦人至汪視之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給賊此吾妹氏請無污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首於此若曹亦焉利賊因并汪與婦人閉置一空室中昏夕相對凡匝月始贖歸而終不亂聞然堂錄

仙舟

李膺與郭林宗泛舟洛水之上望之者以為仙舟後漢李膺傳

耐久朋

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唐書

覆楚與楚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國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左傳

停柩怒子

魯宓恃德謂子曰盧潛教我為人我死持上驛馬與之其子以心馬往恃德柩出門停不可動聞恃德柩內怒曰何

古今記林卷八 朋友四居仁堂

不與盧尚書驛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北齊書

升堂見親

黃憲常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問之是魯國孔融時年十歲餘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談竟夕知其不凡乃結為兄弟升堂見親會稽錄

四同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又同年及第故詩云吳分四

般同部

相引

石苞求為小縣許允曰卿我輩人當相引在朝晉書

作數日惡

晉謝安嘗謂王羲之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當持絲竹常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義之

竹林七賢

嵇康所與交者惟阮籍山濤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謂竹林七賢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來殊敗人意戎笑曰卿意亦復易敗耳晉書

古今記林

卷八

朋友

五 居仁堂

如舊相識

陸機與弟雲俱入洛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晉本傳

見友聞過

宋申頰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聞吾過矣俱貧僅有一衣每出相更而服宋求

羈馬徒步

宋侯可字無可嘗入京歸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愈輒已馬載之徒步而歸宋史本傳

死生無替

景公諱勝字伯時自窮時與維揚火城相和貴盛不揚及公官卒遺孤孑子門戶衰落景時親照人多不往來獨火君顧念益勤時遣人過江問遺孑於生日伯時有遺文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華遂隕於地火君可謂死生無替伯時可謂知人難及明錄

三同

劉孝標云子與馮敬通有三同不過一也剛直二也俱有忌妻三也魏學

古今記林

卷八

朋友

六 居仁堂

遺絨扇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勅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能乎遺與絨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西京雜記

困米定交

魯肅不治家事以賑窮結士為務周瑜為居業長過肅并求資糧肅時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遂定儔札之交吳志

贈襦

謝眺大雪中見江華雙絮單席耽學不倦乃脫襦并割體贈之南齊書

班荆與食

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子朝之子聲子相善及伍舉奔晉聲子過之於鄭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註布荆坐地共議歸楚左傳

雞壇

越人每相交作壇祭以白犬丹雞誓曰卿若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逢君當下公段

古今記林

卷八

朋友

七 居仁堂

路此

知我

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內漿甯戚患之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矣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韓詩外傳

翟公書門

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可羅雀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書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漢書

肯勿相忘

嚴子陵昔與光武俱為諸生暮夜宿息二人寒不得覆卧更相謂曰後日榮貴憶此勿相忘別後數年光武有天下傲嚴不至鍾離意列傳

嫁故人女

唐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場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又宋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於京師奎使長子為主喪事周卹其家嫁其二女墓志

校故人官

古今記林 卷八 朋友 八 居仁堂 唐王顯與太宗有嚴子陵之舊每掣揮為戲持帽為歡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爾及帝登極而顯謁帝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爾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官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官也顯曰朝貴而夕死可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是夜卒六帖

妻子相托

朱暉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暉接以友道起其言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朱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

後相見張亡未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食給之暉
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為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
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後守臨淮亦有善政民歌之官
至尚方僕射後漢本傳

吳公生我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以資貢
公與之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為煮粥餉之負之登廁
一晝夜十數返不為勞玘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
母曰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

古今記林

卷八

別友師生

九 居仁堂

師生

不迎送

晉相桑維翰乃裴暉門生常謁暉暉不迎送或問之答云
暉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暉於私館則門生也
何迎送之有五代史

絳帳

馬融任性不拘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舌耕

漢費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默粟盈倉或云逵非力
耕乃舌耕也拾遺記

古今記林卷八終

古今記林

卷八

師生

十 居仁堂

古今記林卷之九

婺源汪士漢閣然甫編輯

人物類

相

三十為宰輔

唐崔湜弱冠進士及第其初執政方二十至宰輔年始三十

十翰林
或事

七十博士

公孫弘年七十以白衣徵為博士至宰相封侯

漢書本傳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類

乙

居仁堂

七十太傅

卓茂年七十餘拜太傅

東觀漢紀

年少執政

志獻公張浚年二十三知樞密院事本朝執政自冠準以

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宋言行錄

不詰姓名

呂蒙正參知政事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若

為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

宋紀

賢令名臣

明楊文定溥石首人執政時其子來京邸公問曰一路守

令孰賢子曰免道出江陵其令范理殊不賢曰云何曰待

兒苟簡文定默識之即荐陞德安知府有惠政再擢為貴

州布政使或勸范謝公范曰宰相為朝廷用人何謝為及

文定卒乃祭哭之遇襄毅程信公一見奇之曰遠到器也

薦為吏科給事中卒為名臣

維宋編

善處大事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甚謀欲

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府何以御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類

乙 居仁堂

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若擢而

用之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曰王旦善處大事真

宰相也

宋紀

問牛喘

丙吉出逢牛喘吉問牛行幾里或以譏吉吉曰方春少陽

用事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

漢史

為相清儉

楊綰性清儉及為相郭子儀聞之遂焚座中聲樂聚斂省

賜從崔寬毀第宅皆以綰清儉故也

唐代宋紀

為相寬仁

明相晏公原吉嘗一袂汚所服衣懼甚公曰可浣無懼嘗
聞獄再四嗒吁筆不得下曰吾筆一下死生決矣嘗夜過
禁門大雪侍者請銀下馬公曰君子不以冥冥失節其寬
仁敬慎如此明紀

歷事六朝

元虞集歷事六朝皆處國學翰林集賢奎章閣內不任蓋
省外不任州郡常欲乞一郡自效上恐其去弗許本傳

天下中庸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類

三 居仁堂

胡廣周流四公歷事六朝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
下中庸有胡公多遜言取媚天下薄之東漢紀

稷菽

蘇味道為相處事不欲明白惟稷菽兩端時稱蘇稷菽唐中紀

宗紀

心力克壯

胡廣為三公年八十而心力克壯達練事體明解朝章本傳

材館錄

孝宗陳俊卿虞允文居相並以人才為急有所見聞即

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名士南宋紀

魚頭參政

魯宗道剛直責戚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魯姓且言骨鯁
也宋言行錄

精爽不衰

羅結為侍中摠三十六曹事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
以其忠懇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年一百
十乃聽歸老又十年乃卒晉紀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類

四 居仁堂

年老亟用

張柬之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狄仁傑薦曰荊州長史
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姚崇又薦曰其人老唯亟用之即
日召拜平章事年已八十唐書本傳

山中宰相

陶弘景入茅山自稱華陽隱居梁武帝時有大事無不咨
訪時人號山中宰相梁紀

丞相封侯

漢制嘗以列侯為相惟公孫弘布衣數年登相位武帝乃

封為平津侯其後為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漢

兩州同

張公位趙公志皋皆與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為州同後俱拜相楚御史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九重宮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見開錄

飲藥無疑

晉羊祜與吳將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嘗病枯饋之藥抗飲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乎錄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類

五

唐任堂

不殺一人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公曰余病非藥可愈愿諸君共發誠心誓不殺一人則自愈諸將焚香自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安堵如故宋言行錄

以愛為先

宋燕達為都指揮使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嘗問用兵何先曰莫如愛上曰愛克厥威可乎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為先宋傳

韓范

范仲淹韓琦必欲收復靈夏邊士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宋言行錄

武舉大臣

郭子儀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後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唐本傳

功名始終

婁師德專綜邊任三十餘年當危亂時族戚相繼師德出將入相能以功名始終識者多之唐本傳

雙鏢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類

唐任堂

馬援年六十二披甲上馬揆鞍顧將以示可用帝笑曰雙鏢哉是翁也東漢本傳

二十為都督

荀中郎年二十已為荆府都督高氏小史

三箭定天山

唐薛仁貴九姓駝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本傳

作露布

傅永拜安遠將軍帝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傳

修期能之耳南史

白衣先鋒

薛仁貴常從太宗征每出戰披白袍所向無敵太宗遙見問白衣先鋒是誰特引見賜馬絹喜得彪將

壞汝長城

檀道濟都督諸軍侵魏糧盡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謂糧有餘不敢追進司空鎮壽陽後文帝疾義康矯詔誅之道濟憤怒氣盛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自壞汝萬里長城南宋史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傳

七 唐仁堂

國士無雙

韓信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在漢度不能用乃亡去何自追之漢王曰諸將亡者甚眾而獨追信何也對曰諸將易得若韓信國士無雙漢王乃築壇拜信大將軍前漢本傳

勇勝男子

劉遐之妻即續女也驍勇勝男子遐為石季倫所圍妻將數騎拔出還於萬眾中晉記

聚米為山

馬援征隗囂於帝前聚米為山指畫形勢開視眾軍帝曰

虜在我目中矣後漢書

飛豹

晉武帝時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畧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董養見而謂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山堂肆考

一呼俱隕

兗州刺史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村床一呼二盜俱隕殷浩委以軍鋒遠近咸震懾晉傳

石龍夫人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傳

八 唐仁堂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古今女將第一人戰則錦繡寶懋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代詳編

舟無他物

曹彬克金陵官吏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彬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振乏絕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宋言行錄

尚書

博陵鵠鷹

崔洪字伯良少以清厲顯名武帝世為尚書左丞時人語

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鷓在北為鷹晉書

布裙曳柴

王良為大司徒在位旅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過其家夫人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吏嘆息而去後漢書

門生公相

權德輿貫綜經術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有所著論其文雅正瞻緝德宗辟為太常博士終吏部尚書身不由科第享貢舉三年門生相繼為公相唐書本傳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尚書

九 唐任堂

山公故事

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一官闕輒擇才資可為者啟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晉書

御史

烏臺

漢成帝時御史府列栢樹有野烏數千棲其上故謂之烏臺職方分紀

驄馬御史

桓典為待御史執政無所避常乘驄馬京都畏之語曰行

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漢本傳

鐵面御史

宋趙抃少孤貧舉進士及為殿中侍御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為鐵面御史宋言行錄

遊宴頓絕

明海瑞為南京僉都時御史有戲宴者瑞集諸御史曰汝等聞高皇帝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之不得卒杖之自大僚及郎丞無不奉法而雨花牛首等處遊宴頓絕

搖動山嶽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御史

十 唐任堂

韋思謙權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懼州縣為不稱職唐史

不威事給

恒開元為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御史中丞宇文融荐恒有經濟才讓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唐書

赤棒碎車

高恭之為御史中丞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以赤棒呵之不止令棒碎其車公主訴於帝帝不責北齊書

鳳鳴朝陽

唐自褚遂良沒諫者皆以言為諱永淳初造奉天宮李善感為御史諫止之時稱鳳鳴朝陽唐史

進士

燒尾

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魚躍龍門化龍時必有雷燒其尾乃化關見錄

報羅使

進士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據言

古今記林

雁塔題名

章慶及第偶於慈恩寺雁塔題名後人效之遂成故事自唐神龍以來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古今詩話

狀元

見文許狀元

唐李翱收江淮郡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之置卷几間長女及笄見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狀元李公聞之覓為婿來年果狀元及第遂成佳姻詩曰昔年曾去玉京遊第

一僊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約果教鸞鳳下粧樓南都新書

八十二狀元

梁灝年八十二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正敏

狀元集

宋元豐間禮部貢院火馬希丘等皆死其後別試焦蹈為魁詩云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集盧州志

龍頭老成

古今記林

壽九

宋梁灝狀元及第年八十二謝恩詩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奈龍頭偏老成後晉高祖天福三年歷後漢後周太宗雍熙二年九四十八年

高士婦附

荆臺隱士

梁震唐末登進士第高季興愛其才欲留之震退而築室洲上披鶴氅稱荆臺隱士曰吾老不復事人矣唐書

山鳥集掌

顧黷有隱操與弟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掌取食齊史

五柳先生

晉陶潛為宋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曰吾豈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耶遂解印綬去門栽五柳號五柳先生晉書本傳

羊裘垂釣

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不見古今記林卷九 人物高士 十一 居在堂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脩禮聘之拜諫議大夫不受而去高士傳

不願仕

周楊素謂文中子曰子盍仕乎文中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西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亦足自樂不願仕也南史本傳

不為人所制

周老萊子隱蒙山楚王至其門其妻問吞曰楚王妻曰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撻可受以官祿者可隨以鉄鉞先

生受人官祿為人所制妻不能為人所制者妻乃去高士傳

遺之以安

漢龐公耕於壘上妻子耘於前劉表問曰先生苦于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高士傳

逃不應聘

陳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為相仲曰僕有箕箒之妻請計之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古今記林卷九 人物高士 十四 居仁堂樂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夫妻遂逃去為人灌園高士傳

解紛

魯仲連游趙言秦稱帝之害秦將聞之却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仲連不受乃置酒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排紛解亂而無所取也若有取是商賈之事也史記

閉門獨卧

陳搏隱華山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

令於禁中為戶試之月餘始開博然寐如故

人中龍

宋織沈靜不與世交隱居南山太守馬岌其威儀造焉不見岌曰吾今知先生人中之龍也

商山四皓

四皓避秦退入藍田採芝而歌共入商雒隱地秦城深入終南山漢祖召之不屈史○角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

綺里季姓米名暉字文季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東園

公姓轅名乘字宣名並高士傳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高士

五 居仁堂

生而不斜

齊黔婁先生卒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歛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

淮陽一老

漢應曜隱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香山居士

白居易為校書郎與幼君不合貶江州司馬晚年放意文

酒居東都疏沼砌石樓於香山自號醉吟先生又號香山居士

隱峨嵋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遠之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甌妻藏絛器遊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蜀峨嵋山

隱竹溪

張牧之隱竹溪不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高士

五 居仁堂

顧也澄懷

清風皓月謝諛不妄交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隱茗溪

陸羽字鴻漸隱居茗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則慟哭而歸

圖形不出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

幽閑以被鞫而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林類

漁童樵青

肅宗賜張志和奴婢二人志和配為夫婦名曰漁童樵青漁童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蘇蘭薪桂竹裏煎茶以此放浪終於江湖間類書

耕隱

鄭樸字子真家谷口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屈揚雄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口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刺石祠之至今不絕古今記林
傳 卷九 人物高士 志 居仁堂

持錢與飢

劉凝之與兄盛公俱高尚不仕志安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見有飢者悉分與之南晉

賣藥避名

韓康字伯休採藥賣長安市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耶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避入霸陵

後漢本傳

香山九老

白居易暮節感浮屠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會與胡果吉皎劉真鄭據盧真張渾李元爽僧如滿等燕樂皆年高不仕人慕之為九老圖類聚

楚江漁者

唐楚江有漁者以魚換酒輒自歌舞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見問之曰君之漁隱者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嚴子陵皆以為隱者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荆州志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高士名士 志 居仁堂

洞庭老人

宋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小漁舟過其傍卓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老人鼓柁高吟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此筒繼之不可及夷堅志

名士

痛飲讀雜騷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雜騷便可稱名士世說

正人

學成行專

唐何蕃為太學生二十餘年學成行專諸生不敢與齒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之故六館之士無受汚者愈傳

才士才女

五事同舉

劉炫字光伯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千言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隋書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正人才士

尤居仁堂

立辦桌炬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百隻限即日從善於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以清紅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福壽金書

車容國士

晉王徽之有雋才少為桓冲參軍從冲值雨便下馬入冲車中謂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世說

決斷如流

劉穆之總朝政決斷如流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應酬互支不悖晉紀

四傑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裝行儉曰四子浮燥淺露非享爵祿之器揚子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后皆如其言唐書

搖櫓牽船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搖櫓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搖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宋書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才士俠烈

尤居仁堂

林

妹能臨畫

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竹木石等畫山谷有詩

俠烈女俠

殺不義婦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尉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天寒思爾熱腹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之至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人常供蔬婦家至

是入叫無人即出隣里為夫告累執實菜人抵之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監決人引見上脩素其事願就死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九朝野記

田橫義士

田橫齊後不服高祖招之橫全二客來將近漢橫自刎高祖以王禮葬二客治喪畢穿其塚旁孔皆刎下從之橫客五百人聞之皆赴海死漢史

扶劍斫水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俠烈 **三** 居仁堂
王閻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閻扶劍斫水罵伍胥風息得濟謝承後漢書

赴火

朔山陰民徐允讓與妻潘氏奉父避亂為寇所執寇欲殺其父允讓大哭請以身代寇欲汚潘氏潘氏誑曰夫死從汝令寇焚其夫潘氏赴火死洪武紀

脫械救火

明劉榮坐事郡付縣獄為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獄仍自着械後以武功封伯海淵

不忍殺

漢梁冀令刺客陰殺崔琦刺客見琦耕陌上懷詩賦詠乃以實告之曰君賢不忍相殺君可亟逃吾亦從此亡矣遂去之本傳

漂母進食

韓信釣城下諸母漂一母見信飢設食信曰吾必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漢書

婢兩盡忠

周大夫妻淫於鄰主父歸恐覺為毒藥使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答之妻恐婢泄因他過殺之婢就杖將死不語後主父之弟以告出其妻厚嫁其婢列女傳

春娘

春娘蘇子瞻婢也子瞻居黃州臨行將運使錢之公命春娘行酒將問春娘去否公曰欲還母家將曰公行必須馬願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春娘飲社前曰景公斬廐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廐焚而不問馬皆貴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遂下階觸槐而死本紀

幼慧
附幼女

見李知苦

晉王戎年六七歲與隣兒戲見當路有李羣兒競取戎獨不取曰李當路而子繁必苦李也驗之果然
晉書本傳

識之無二字

白居易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二字雖試百數不差

十七登進士第
唐書

稱象

魏鄧哀王冲操少子也兒時智慧若成人時孫權致大象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幼慧

十一居仁堂

於操操欲秤其重不可得羣臣以下莫有對者冲年方九歲乃曰載象於舟刺其水痕所至稱土較之即知其輕重矣操大奇之
異物志

不顧父友

陳太邱與友期行期中過中不至太邱返去去後友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中不至是無信對子罵父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山堂肆考

八歲正字

唐劉晏以神童為秘書正字官名方八歲慧悟過人上召入禁中貴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上問晏曰汝為正字正得幾字晏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蓋譏當時朋黨多邪人也
明皇雜錄

獨不取栗

王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諸孫姪散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外異之
史補

機警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幼慧

十一居仁堂

何妥少機警八歲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是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
隋書

除去二字

蘇長公童時夜讀書窓前一鳥來呼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此幾夜一夕蘇公應聲曰二句佳矣惜多與共二字當除去之何不曰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鳥遂絕呼
筆談

論日遠近

晉明帝幼聰哲元帝寵愛之年數歲嘗置膝前長安使來

帝因問之曰日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
來明日宴群臣又問之對曰日近上失色曰何異問者之
言對曰舉目見日未聞舉目見長安也帝奇之曰者君象
故有是對紀

破甕出兒

司馬溫公幼時與群兒戲一兒墮水甕中羣兒譁皆棄去
公取石破甕水迸出兒得不死至今京濟間為小兒擊甕

圖 冷齊
夜話

以水灌毬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幼慧

韋

居仁堂

宋文潞公彥博幼時與群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

水灌之毬浮出聞見
後錄

暗誦六經

漢賈逵五歲其姊聞鄰家讀書每抱逵聽之逵年十歲乃
暗誦六經姊曰吾未有教入門汝何故得三墳五典讀之
逵曰憶昔抱聽鄰家讀書拾遺

石麒麟

徐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沙門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
石麒麟也南史

過目成誦

宋真德秀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
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言行

通家子弟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
尹李膺簡重非當世名人與通家勅外不得白融欲觀其
人語門者曰是通家子弟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與僕有

舊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
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歎息大中大夫陳煒後至坐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幼慧

若

居仁堂

中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

言將不早慧乎膺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後漢
本傳

取琴與圖

王僧虔長子名慈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諸
寶物恣其所取慈惟取素琴一張孝子圖一事時慈方七
歲古琴

登樓忍語

楊文公億數歲不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樓偶觸其首便能
語遂吟詩云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

天上人聚類

讓梨

孔融四歲與諸兄食梨取小者問其故曰我小兒當取小者食後漢本傳

釋夢四事

唐帝夢四事宣甘相釋之不解相歸問坐子甘羅問之父曰帝夢日落山崩海乾花謝四事不知其意羅曰四事皆美日落帝星現山崩地太平海乾龍獻爪花謝子團圓父奏聞上悅宣羅賜官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類

居仁堂

任氏童

任媛年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五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學幼而多慧童子傳

狗竇

張玄祖八歲齟齬先達戲之曰君口何為開狗竇玄祖曰欲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犂邊鹿

王粲字元澤安石子數歲時客有以一犂一鹿同籠以獻問

元澤曰何者是犂何者是鹿元澤未識曰犂邊是鹿鹿邊是犂客奇之續世說

沙排八卦

朱文公八歲通孝經從羣兒戲獨以沙排八卦端坐嘿視遂通易學朱子年譜

眼腫

漢徐稭九歲人曰月中無物當益明徐曰如人眼中有腫子無此必不明類書

兄妹戲

古今記林 卷上 人物類 居仁堂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每恣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坡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滿屏前妹即應歌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鬚髯遂戲答之時年十歲耳女史

孔子有兄

劉恕字道原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座驚異類聚

辨琴

蔡琰六歲父邕夜彈琴絃絕琰聞曰第一絃也父復故斷

一絃問之曰第七絃曰隔中爾後漢本傳

八歲能吟

宋王元之七八歲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書其下曰蜘蛛雖巧不如鸞後錄

女技

女詐丈夫

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園菴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南史豈不惜哉南史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幼慧女技

宋 居在

奴婢

竊食祭先

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即日免之袁山松後漢書

養孤

李元蒼頭李善元家病疫相繼死有孤免名續方生數旬資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財李善乃潛負續逃親自哺養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李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訟諸奴婢于官悉收殺之後漢傳

易服遣歸

明揚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下世惟一婢侍中櫛一日中宮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后聞公無命婦令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昭復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翼日命如制封之後園雜記

妓

婢師職名

沈約嘗侍宴梁武帝直南史妓師是齊惠文太子儼人帝南史

古今記林

卷九

人物幼慧女技

宋 居在

罷酒南史

盧媚兒

宋歐公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蓉花香有蜀僧云此人前身為尼誦法華經二十年珍珠船

古今記林卷九終

婺源汪士漢閣然甫編輯

人事類上

薦舉取士

薦御史

唐李夷簡彈楊遜坐貶臨賀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後夷簡薦晦為御史晦曰平生未望公顏色公何從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背負國乎林居漫錄

立功贖罪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薦舉

仁堂

宋鄭丙為廣西提點刑獄有沙世堅素武勇坐賊配靜江時有劇賊未獲公乃諭世堅立功贖罪遂破渠魁以獻言行錄

所擢皆名士

唐崔郾轉吏部侍郎凡兩歲貢士平心閱試所擢者無非名士後為公輔名卿者十人唐紀本傳

薦廷尉

橋玄與陳琳有隙及在公位薦琳為廷尉後漢書

拂冠以待

王吉少與貢禹為友吉為益州刺史貢聞之拂冠以待西漢書

薦人不知

婁師德薦狄仁傑師德不言仁傑不知武后問仁傑曰師德賢乎曰不知又問之知人乎曰未聞其知人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包容久矣

薦舉不知

羊祐每薦舉人未嘗知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豈人臣之節晉書本傳

古今記林

卷一

人事薦舉

仁堂

安車蒲輪

武帝喜儒術趙綰王臧二人薦其師申公時年八十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東帛加璧迎之既至以蒸大中大夫漢史

幣帛數四

江夢孫先主聞其德業遂以幣帛聘之數四不得已乃起江南野史

棄將二卵

子思薦荀爽衛侯曰嘗賦於民食人二雞子子思曰官人猶用木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以二卵棄

干城之將不可使開鄰國通

至公取士

高洪為禮部侍郎時取士多由權要干請洪抵帽於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唐書

獲試

陶穀子卯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安得登第遂命中書獲試詔自今舉人凡闈食祿之家皆令獲試國史補

丕休暗進

宋楊公億將試士一日會鄉人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篇 五 居仁堂

衡幸預教之楊作色拂衣而入曰丕休哉後凡用丕休者皆中選詩

四韻

沈約作平上去入四聲韻唐試士禮部用沈約韻南北

英雄入彀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綴行而出者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紀

材館錄

孝宗朝陳俊卿虞允文居相並以人才為急有所見聞即

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名士南宋

九品中正

魏尚書陳羣立九品官人法州郡置中正區別人物第高下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法漸弊遂計官貧定品格於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望族魏書

糊名勝錄

唐武后時始令試士糊名淳化二年陳靖請糊名考校遂永為定制祥符八年置勝錄院令彌封官封印試卷集書吏錄本命京官校正錄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篇

四 居仁堂

緩試期

蘇軾同弟轍應試京師時子由偶病旅邸韓忠獻琦奏請緩試期一月軾轍皆得與選

月露

隋文不喜詞華李諤言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隋紀

家客教臣言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

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唐紀

舉警

解狐與荆伯柳為怨趙簡王問解狐曰孰可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王曰非子之警乎曰忠臣舉賢不避仇警韓子

不以私害公

晉文公問舅犯誰可為河西守對曰子羔曰非汝之仇與曰君問為守非問臣警也子羔見舅犯謝之舅犯曰孺子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篇舉

林

忠信

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去矣顧我射子矣史

卧龍

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可就見不可屈致先主遂謁亮三顧其廬乃見蜀志

夾袋册子

呂蒙正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容去即識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以對宋紀

錯認魯公

侍郎鄭熏主文疑顏標為魯公真卿之後時未寧志在激

昂忠烈以標為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進無此始知誤取時朝之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言

濁孝廉

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第賢良者如蠅魏元忠傳

向陽花木

范文正公知杭州蘇麟為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獲屬書獨麟在外邑未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迨衣襟墨洗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公遂薦之類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篇舉

林

忠信

薦百里奚 秦大夫禽息薦百里奚不納以頭擊車爛腦曰臣生無補

於國不如死也公感乃用百里奚為相史

挽弩自射

崔洪舉鄉說說後奏洪洪曰我舉鄉並都還奏我是挽弩自射傳

紅勒帛

宋劉幾程試累第一驟為險怪語命然成風歐公深惡之有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箇聖人發歐公曰此必劉幾成

續曰秀才喇試官刷大朱筆橫抹之謂之紅勒帛後數年公為御試考官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及唱名第一乃劉幾易名燁公愕然久之筆

曳白

天寶二年苗晉卿以張奘為第一奘本無學議者驚然玄宗覆試奘持紙一日筆不能下人謂之曳白晉卿坐貶唐史

李下無蹊

李知遠知選吏肅然歛手時人號曰李下無蹊通

仕進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 薦舉 仕進 廿 履仁

釋褐

興國二年始賜呂蒙正等釋褐狀无皆謝恩日賜後遂為例祥符中始及第日賜之宋紀

富貴逼臣

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荅曰恐富貴逼臣臣無心圖富貴耳隋書

懷綬歸鄉

漢朱買臣吳人武帝時拜會稽太守懷其印綬歸鄉會

稽吏輕之及前引其綬視其印乃會稽太守也皆驚駭拜謁故妻自慚而死漢本傳

銓選

資格 裴光庭為吏部選人多循資格限年月凡庸滯者皆喜為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嗟怨唐玄宗紀

嗔笑不同

宋謝莊代顏竣對吏部尚書竣毅不可犯莊有喧訢常歡笑答之時人語曰顏吏部嗔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不與人官類聚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 仕進 廿 履仁

人官 類聚

官有定價

元暉遷尚書納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疋中郡一千小郡五百北史

朝制

火城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眾皆滅燭以避之國史補

沙堤

唐故事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曰沙堤國史補

爵祿

萬石君

石奮父子五人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漢本傳

拒諫

囚夏莖

桀殺關龍逢湯使人囚之囚湯於夏夏紀

兵謀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朝制爵祿

九 唐仁堂

成豎子名

龐涓追孫臑臑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砍樹白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善射者伏萬弩夾道期暮見火起齊發龐涓夜至砍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弩俱發魏軍大亂涓敗勢窮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史記

牧之桑榆

馮異與赤眉戰使士卒變服與赤眉同赤眉不復辨遂奔潰大破之光武帝勞之曰始雖垂翅回竄終能奮翼滬池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後漢紀

囊沙

韓信布袋盛沙壅水上流以擊龍且前漢史

唱籌量沙

宋檀道濟糧絕夜唱籌量沙全軍而退南史

農事

豐凶皆病

明宗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膽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夫為然臣紀詩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兵謀

十 唐仁堂

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去心頭肉語

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上錄其詩當頌五代史

赦宥

金雞

北齊放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半闔闔門外集囚徒搥鼓

遣之北史

權利

奏賣馬糞

少府監裴暉舒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

上問劉仁執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囊非嘉名也何氏語林

生子

充閭

賈充始生遠言後當有充閭之慶因字公閭充後為晉元勳仕至尚書平陽府志

異雀集庭

唐崔信明重午日生有異雀集庭鳴聲清亮占者以火為難雜文彩之象必以文名播天下後果驗唐書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雜例生子

二

唐崔信

一歲五子

徐昂無嗣因赴試遇王相士問嗣王曰君相不嗣奈何徐不為忿弘治甲辰登第出守西安途納一嬖頗奸徐詰其姓嬖曰予某地人父某作某官喪某年因歲飢為賊掠售徐憫其故家即焚香毀券不令為妾及之任出簪服擇配那人秩滿入京王見之驚曰君相異矣子星滿容必培德所致後庶妾一歲育五子類編

年壽祝壽不

始終祿食

唐張萬福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本傳

洛中同甲

宋文潞公保浴日年七十八同時有司馬光等三人皆年七十八嘗為同甲會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疊疊風飄席素髮飄颻雲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因作畫圖傳沈括筆談

壽有由致

明張全山官學職年八十有奇有少客陳泰燦談其人甚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雜例

三

唐仁壽

可法官雖小若以為貴家雖貧若以為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以為羸且壯欣然無憂戚之色且不形之議論真實做自家事一日對徐存齋曰使蒼報施決不差真其得壽有由致與周然室錄

皆老翁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皆老翁翁受杖甚恭問之云此妾之子也昔舅氏伯山南以神方教妾妾使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問其年曰妾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案

探策

齊宗上有金匱玉璽知人年壽修短漢武探得十八日倒
讀曰八十後壽果如策者長風俗通

八百歲翁

三國時蜀有李河者穴居不食號八百歲翁類聚

百歲壯容

華佗遊學徐土兼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
以為仙志

賜几杖

李充字大遜延平中詔舉隱士徵充為博士後年八十以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年壽

十五

唐仁堂

為國三老賜几杖類聚

升降如儀

盧欽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享舍元殿年八十升降如儀

音吐鴻鳴舉朝咨嘆

獻遊五湖圖

明陳恭公執中過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

范慈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垂身後扁

舟五湖公即日納節類聚

獻出關圖

宋錢穆父尹天府生日揚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以獻
曰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關上仙願得贊眉如此老
却教龜鶴羨長年類聚

生兒無影

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卒九十七方生兒無影果蕭

先知不壽

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壽王子曰後

三年上賓於帝汝慎毋喜樂將及汝師曠歸來及三年告

死者至周書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年壽

十五

唐仁堂

不呼醫巫

李勣屬疾家人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問以果進魏曰我山

東田夫耳今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繫天寧就

醫求活耶唐本

攝生唐本

隨意自遣

宋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

強問卿攝生有遺乎潞公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遣不

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上以為名言石林

不信攝生

宋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生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山堂肆考

不信術數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唐書本傳

食松栢實

漢末大亂宮人小黃門避兵食松栢實遂不復飢舉體生毛魏武聞而始收養還食谷米齒落髮白異光

何貪瀆吏

莊周病劇弟吁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瀆吏杜韓新論

死便掘埋

魏劉伶字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遊遊一世名士傳

金石傷生

唐主謂環曰吾餅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後晉高祖紀

一壺自隨

趙僧巖栖遲山公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屍至夜亡南齊

梳頭浴脚

郭尚賢云梳頭浴脚養生大要每夜先髮後脚方寢自云梳頭浴脚長生事臨卧之時小太平類

談笑而盡

竇禹鈞積陰功年八十二別親友談笑而盡五代史

貧富

貧富徑庭

淮南程幹本富家子三年間為水火焚蕩家業俱盡妻茅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攜行乞於市前後貧富顛倒徑庭世所罕有異先

棄麥

王褒字偉元計口而食嘗刈麥人助之褒遂棄之魏志

問富術

綺頓魯之窮士耕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乃遣西河大畜牛羊於綺氏之南十年子息萬計質擬王公孔叢子

大寧僂卧

袁安居貧大雪丈餘洛陽令過安門徑無行跡謂已死入見安僂卧問奚不出安曰大雪人皆乏食不宜干人令賢之遂舉為孝廉袁安傳○汝南先賢傳錄異傳全載

甌生塵

范丹為萊蕪長未到官遭黨人禁錮乃結草室而居有時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貧富

十七

居仁堂

絕糧聞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丈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漢書

衣常乏

崔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衣常乏五代史

蝸廬

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蝸牛廬魏

清白遺子孫

房彥謙謂子玄齡曰人皆肉祿富吾獨以官貧所遺子孫

在於清白耳隋本傳

安樂窩

宋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呂氏家塾記

無立錐地

孫叔敖為楚相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史記

無田園居第

宋單士安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殖產為子孫計王文正嘗奏曰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終喪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貧富

十八

居仁堂

家用已絀今其妻貸於臣家其不負陛下可見劉華光

冬無袴

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後漢書

不輸東園錢

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錢千萬中使督之續乃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

登公位後漢書

不置庄田

陳元用性喜聚書，不置產，或問之，公曰：「有好子孫，不置庄田，必能自道，無好子孫，則置庄田，必不能守。後三孫並以文章致大名，而隱居清貧自守，曰：『無忘先人之訓。』」

敝履不全

東郭先生貧困孤寒，衣敝履不全，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人皆笑之。詩拾傳

一樹一錢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有白龍橫亘山間，左右俱不見，獨王元寶見之，以至富與至貴，故也。明皇常問元寶家財多，古今記林卷十 人事貧富 元寶居仕堂

新

一錢

阮孚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羞澀，杜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乞米

顏魯公乞米於魯大夫，帖云：拙於生業，舉家食粥而已，數月，今又罄矣，實用憂煎。顏

菘藿不廢

王祐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菘藿不廢。續漢傳

家無擔石

楊雄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產不過十金，無擔石之儲。本傳

四人共被

後漢姜肱，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共之，兄弟皆以孝行著名。

賜帛粟

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時幸允弟惟草屋數間，布被縵袍，厨中監菜而已，帝歎曰：古人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北魏史

義莊

吳奎少時甚貧，既通貴，買田為義莊，以調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宋本傳

治產致富

越范蠡止於陶，以陶為天下之中，通物貨，便交易也，治產致千金，號陶朱公。史記

治產致富

越范蠡止於陶，以陶為天下之中，通物貨，便交易也，治產致千金，號陶朱公。史記

賓客

入幕賓

初超嘗為桓溫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卿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晉書

坐客常滿

孔融喜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漢書

倒屣歡迎

宋邵康節嘗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類

十一 居仁堂

屣迎致，雖兒童僕隸，皆知歡喜尊敬。唐節基志

為徐設榻

漢陳蕃為豫章守，不接賓客，惟功曹徐穉來，特設一榻去

則懸之。徐高士傳

未嘗後到

宋呂文穆公赴人飲食，約未嘗後到，曰：「使主人望望然而

客不至，吾不忍也。」宋水

寵遇不遇

登瀛洲

唐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人為學士，

每咨以詩書政事，號十八學士，命閣立本圖象，以章禮賢，

天下謂之登瀛洲。瀛洲海中之山，環弱水三千里，非神仙

不能到，禮遇優眷如此，人比之神仙。唐史

劉蕡下第

劉蕡對策，抵宦官、考官馮宿等，見蕡策，歡伏而畏宦官，不敢取。唐書

久晚

主父偃結髮遊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類

十一 居仁堂

不收，賓客相棄，為阨日久。漢本傳

賣漿

姜子牙貧，賣漿值天涼。

泥金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帖子報其家，謂之喜信。

盡賜及第

宋太祖時，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還語，太宗曰：「我得一張齊賢，我不官之，他日番為汝相。」至太宗策士賢名在榜末上。

命呂蒙正以下一榜盡賜及第。宋紀

鴈塔

唐韋肇初第，偶題慈恩鴈塔，後人效之，遂成故事。據言

才氣無雙

李廣才氣天下無雙，文帝嘗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何足道哉。漢書

三世不遇

漢武帝嘗過郎署，見顏驕，眉皓髮，問曰：曷何時為郎，何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老於郎署。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不遇

章 唐在堂

上感其言，拜會稽都尉。漢武故事○與馮唐事類，老郎署，實顏驕事，今作馮唐事，由左太冲詩誤，群碎錄。

李廣不違

漢李廣文帝時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李廣不逢時，令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本傳

至老不遇

武帝自為太子時，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本傳

日五色

宋李薦以文見知於東坡，東坡主試，薦不得第，作詩送之曰：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華州志

微賤拜節度

陳敬瑄素微賤，拜西川節度使，報至蜀，蜀人皆驚，莫知為誰。唐傳

孫山外

有周生者，發榜時，托友孫山探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文酒清話

辛苦地

唐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題詩云：梧桐月落滿庭陰，鏤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牒出為無名者，削為五言以讎之。○五言即除去上二字。

前後異遇

韓昌黎應試，題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論，主試官陸宣公贊也，初閱昌黎卷，點之不凝，次年宣公復主試，復試是題，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宣公閱收之，胡前後迥異耶，科場鬼神，說信然。筆訣

可筆晚靴

可筆晚靴

李白於便殿撰詔時天寒筆凍明皇命宮嬪十人執牙筆呵之白遂取書之醉卧酒肆帝亟召入以水洒面沉醉殿上引定令力士脫靴事類聚

姦涼

碧紗籠

唐王播父怒為揚州會曹叅軍遂家焉貧而好學客居木蘭寺寺僧叩鐘會食播每聞鐘聲即赴會衆僧厭之乃飯後叩鐘播聞鐘聲而來則飯已完矣播題詩於壁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閉關飯後鍾播去後二十年為監察御

古今記

卷十

人事紀

案

唐伯堂

史後至木蘭寺見前詩以碧紗罩之播續成後二句曰二十年前塵拂面於今始得碧紗籠唐書

貧賤親戚離

殷浩被廢徙東陽夷神委命雅咏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汎放之度後送外孫韓伯還都至水側乃咏曹顏遠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泣數行下續晉陽秋

郊迎負弩

司馬相如成都人家徒四壁立後數歲為中郎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為寵漢書本傳

散金絕客

王父偃為齊相散五百金與昆弟賓客數之曰我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與諸君絕無復入偃之門前漢本傳

紅袖拂

宋魏仲先與寇萊公遊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再同列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之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青箱記

古今記

卷十

人事紀

案

唐伯堂

譽當路

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史記

廢徙無親

宋殷浩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眾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親舊無復相窺者宋書

賑施

活飢民

富公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自書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開元錄

施飯給席

宋陳亢杭州人，熙寧間，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尸，一廐席，一領紙，四貼，藏尸不可紀，是生郭又生度，皆為監司，子孫相繼登仕。胡氏家求

散米

全琮父使琮齋米數千斛，到吳交易，皆散空船而還，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便賑贖，不救報父，父大奇之。吳志

餉錢救饑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 唐在堂

劉凝之字志安，隱居荊州，遠歲儉，衡陽王餉錢數萬，凝之大喜，持錢市門，見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南宋史

聽濟乞人

唐曇選高陽人，居興國寺，性好慈濟，財物不積，置巨鉢，併乞人所得食，總為饘粥，列坐羣乞，手自斟酌，見其籃縷形容消瘦，憐憫墮淚，悲不自勝，已亦同群受粥而食，遂及多。魏地吉錄

解袋救人

明馮琦父為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逢一人倒卧雪中，

捫之半僵矣，遂解已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為汝子，生琢菴，遂召琦官至尚書。地吉錄

施藥陰功

明嚴家宰滇人，父故能醫，一日鄰有醫者死，三日復甦，語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窮碑主者，令亟記碑上語，傳示人間，語曰：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添壽二紀，養子登高科，誦畢遂瞑，已而家宰生，弱冠登甲辰及第。開元堂錄

報答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 唐在堂

不忌饋遺

唐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所讓，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酬贖其家。本傳

報鬻飯嫗

南卓貧遊上蔡，蔡守待之為客，每宴集，令吏召之，吏即云：卓自以衣冠弊，故不敢赴，卓由是愈窘困，惟城南鬻飯，嫗待之不厭，後十七年守蔡，乃曰：古人一飯必報，睚眦必讐，吾雖位微，適當斯日也，遂刑吏而報嫗焉。雲漢友錄

賜侍脫難

爰益為吳相時有從吏益益侍兒益知不泄人有告從吏
言君知爾與侍通乃亡歸益驅追遂以侍者賜之後為從
吏及益使吳見從吏適為校司馬守益夜引益起曰君可
去吳王期旦斬君益謝而去漢書

睡脫必報

范睢一飯之德必償睡脫之怨必報本傳

御下慢下

戒于善御僕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遣一力給其子書曰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帳卷下

唐仲章

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費此亦人
子也可善遇之本傳

不責奴醉

唐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
不還與弟迎之未醒城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
而飲何責焉唐書

僕稱秀才

宋溫公有一僕二十年只稱君實秀才學士蘇子瞻來謁
因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恭公相公驚問以實會公曰好

一僕被東坡壞了全書

壯哉雀鼠

張率於家務忘懷在新安遺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
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
終不研問南史

美汗朝衣

漢劉寬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過色夫人有過但
用蒲鞭示辱夫人欲試寬朝衣裝嚴使婢奉肉羹朝汗朝
衣寬遮收之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手其性度如此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帳卷下

李唐仲章

銀盃羽化

柳公權嘗貯銀盃一筍膳誠如故而器皆亡故妾言巨測
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唐書本傳

未嘗嗔怒

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粮絕遣婢糶米婢因逃竄三四
日方得之房徐曰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撻撻齊書

斥逐蒼頭

宋丁嘉會御寒有法一日小蒼頭至前腰係紅巾嘉會即

斥逐之人或謂其褊嘉會曰不然此本村僮衣不蔽體俄
事文飾長此憇心乃便忘其本斥之乃所以愛之求

執燭燃鬚

宋韓魏公琦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
鬚遂以袖揮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公恐主
吏鞭之亟呼而易曰渠今解執燭矣聞記

吏碎玉盞

宋韓魏公有玉盞尤為寶玩一日將酌酒勸坐俄為一吏
觸碎坐容皆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御下 圭 居在堂
物之成毀自有時何罪之有道

不責盜器

宋張齊賢家宴奴竊銀器數事於懷公熟視不問後為相
廝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錄泣告公曰爾憶盜吾銀器
乎我懷之比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東軒筆錄

不恤小人

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前殺既過
差又日鞭撻徒兒而令在左右取禍之道飛不悛後帳下
將殺飛蜀志

感化

望廬而返

後漢末王烈太原人少師陳實以孝義稱鄉里爭訟者將
質於烈或至途或望廬而返其德感人如此太原府志

悔過

射鹿

許真君名遜字子敬少時好吹獵一日射中一鹿鹿母為
舐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真君剖其腹視之腸寸寸斷
矣真君大恨悔過折弓矢入山修行闡明孝道一百三十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感化悔過

圭 居在堂

六歲昇仙眷屬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雞犬亦隨逐飛全壽

通吉

六悔箴

寇萊公有六悔箴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
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
不調攝病時悔宋書

放弩發心

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於鶴窟射得鶴雛後復伺
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於窠中疑其愛子致

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法師於是放弩發菩薩心江總集

如廁不刑

管寧自悔不冠如廁書類

智術

鮑叔割指

管仲射小白中其鈞白陽偃鮑叔割指血塗之傾蓋以覆之史曰吾君死矣魯攝兵班固通賦注

料穰侯

范雎與秦謁者王稽入秦道逢丞相穰侯勞稽曰君得無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紀序新置主居仁堂

與諸侯客俱來乎稽曰不敢時雎匿車中曰穰侯嘗去而見事遂向疑車中有人忘索之雎下車走行十餘里果還

索無客乃已本傳

朋黨

牛李黨

牛僧孺李德裕各樹私人號為牛李黨唐紀

貶斥

狗寶

唐陸贄貶忠州土塞其門監萊皆由狗寶中出端坐抄藥

方芸田錄

崖州為大

丁謂貶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謂曰朝廷宰相今為崖州司戶則崖州為大聞者絕倒宋紀

貶處相逢

宋寇準貶雷州司戶時丁謂與馮拯同在中書丁當筆欲貶崖州拯曰雷州可也後謂亦受貶馮遂擬雷州時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宋紀

遠禍知禍附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紀序新置主居仁堂

籬隔避禍

謝晦還都賓客輻輳兄瞻曰此豈門戶之福耶乃置竹籬隔之前五代宋紀

銅駝荆棘

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晉書

自疏免禍

莫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為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

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宋南紀

刊石招禍

閔湛等勸崔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宋欽曰：「閔湛所營方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未幾難作，宋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手。」北史高允傳

屏居山寺

蘇威少有令名，周晉公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誦書為娛。陳紀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遠禍構害

柔

居仁堂

構害

潘石之禍

晉孫秀恨石崇不與綠珠，妾又恨潘岳昔過之不以禮，遂構害潘石同刑東市。類書○綠珠姓梁，白州人。小傳

仇怨

依樣葫蘆

宋陶穀久在詞林，太祖曰：「頗聞翰林皆檢書本，換辭語，世謂依樣畫葫蘆。」後穀作詩書王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帝

以其怨望，遂不用。書類

復仇

嘗膽抱冰

越王念吳欲復怨，苦思勞心，冬寒抱冰，夏熱拈火，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吳越春秋

枕戈泣血

檀溫父被害，時溫年十五，枕戈泣血，經年，提刀手刃仇人。

晉中興書

全孤復仇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仇怨復仇

柔

居仁堂

趙朔為屠岸賈攻滅，有遺腹子賈索之急，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乃取他兒匿山中，嬰誑賈曰：「與我千金，告以趙孤處。」賈殺杵臼及他兒，而真孤得免，是為趙武。後十五年，嬰與武共滅賈。史記

忘仇

贈緋袍

魏須賈謬答范雎，雎佯死，卷以糞置廁中，得出，遂相秦。易名張祿，須賈使至秦，雎微行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一寒至此哉，取緋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雎曰：「主人翁，為賈

御車入相府，賈立門下良久，曰：「范叔何不出門？」下曰：「此吾相張君，賈大驚，肉袒謝罪，睢曰：『汝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意耳。』」本傳

偷盜

不聞斫樹

范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有以告喬，佯為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臘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陳留志

伐木度盜

范元琰，家貧，以園蔬為業，嘗值人盜其蔬，佯不為問，又有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偷盜

范

居在堂

涉溝盜其笋者，元琰伐木為橋度之，盜者大慙。齊書

挈履徐步

何隨，家植竹園，人盜其笋，隨行過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而歸。華陽國志

栗園避偷

吳班，南山君之父也，一日自外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入正在樹偷栗，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傷，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耶？」索

我來也

杭城有一猾賊，每盜人家物，去必用粉書其門曰「我來也」。官府莫能捕，一日偵卒獲之，下獄，賊厚結獄卒，每教某處埋金若干，卒如言果獲，遂市酒肉與酣飲，語曰：「今夕少寬片時，予出獄，五鼓便歸，卒因受賄，寬縱之，是夜過城復被盜，其門各書我來也，五鼓回獄，卒喜，賊曰：『我生矣，明日有可以聞，刺史曰：『我來也，尚在，何將此人抵死，遂釋之，而不知猾賊之狡。』」西湖志

殺盜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偷盜

夫

居在堂

隋賈建德，有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窺盜入，擊殺三人，餘盜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繫，使盜曳出，躍起提刀，又復殺數人。索

避盜刈麥

張文詡，夜行，有盜刈其麥者，避之，盜棄麥，謝文詡，自誓曰：「子不言，因令持去。」隋書

共啖牛肉

郭舒嘗有鄉人盜食餅，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人服其量。」晉書

盜還馬

孔仲山辭公府之京師宿下亭盜竊其馬尋知是仲山馬乃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還之蔡元

伏草避偷

淳于恭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媿因伏草中盜去乃起後漢傳

避盜取魚

會稽陳麗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者麗見避於草中適以魚遺之盜怒不受自後無復取焉謝承後漢書

古今詭林

卷十

人事偷盜

至

居仁堂

盜衣不言

宋褚彥回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門生慙而去類聚

青檀舊物

王子敬夜卧齋中有羣偷入室盜物都盡復登厨王徐曰偷兒青檀吾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語林

市偷

齊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帥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

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新者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淮南子

買苟與偷

沈道虔有人後其屋後苟令人止之曰借此苟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買大苟與之盜者慙不取適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南史

古今詭林

卷十

人事偷盜

至

居仁堂

梁上君子

陳實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實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不慈習與性成如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地實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已反善令道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東漢紀

默避盜禾

隋李士謙望見盜割其禾恭者默而避之家僮執盜者士謙曰窮困所致也遂放之隋書

戲諷

戲諷

肥癯瘦狂

沈昭畧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癯約曰汝沈昭畧也何乃瘦而狂昭畧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癯宋本傳

君家果

孔君平指楊梅示楊修曰此君家果修曰未聞孔雀是孔

子家禽郭子

王葛

王湛謂諸葛恢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恢曰人言驢馬不

古今誌林

卷十

人事談

早 康侯堂

言馬驢豈驢勝馬

神椎

晉祖納時梅陶鍾雅說事納輒困之曰君利如錐我鈍如椎持我鈍椎捶君利錐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椎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椎祖納傳

似猴

宋何尚之與顏延之相狎二人並短小何謂顏為猿顏謂何為猴嘗問路人吾二人誰似猴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大喜人曰彼似猴爾君乃真猴南宋書

未知佳否

宋相葉衡罷歸故里常召布衣交日飲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曰何以知之曰使死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宋史

王盧字識

北齊徐之才朝王昕曰有言則狂近來便狂加頭尾為馬施角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為盧在丘為盧生男則為虜配馬則

古今誌林

卷十

人事談

早 康侯堂

為驢天中記

古聯相戲

劉邠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吳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東坡遽言曰大風起今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吳梁坐中大噱貢父默默無言但感愴而已林

以戲命字

阮孚母祖姑胡婢也父咸通之生孚咸通姑嘗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兒姑答曰靈光殿賦云胡人遙集於上極便可

以選集為字咸從之

爭狀元

宋太宗朝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乃命二人手搏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殿其幞頭墜地趨前曰臣勝矣上笑以嗣宗為狀元冰水紀聞

河神扶出

王曾後為狀元未第時醉墮沛河為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久不第者亦效之伴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齏無處消破耳東坡滑稽帖

古今記林

卷十

人事類

唐休堂

古今記林卷十終

古今記林卷之十一

婺源汪士漢閣然甫編輯

人事類下

譏諷

劉棉花

弘治四年太學士劉吉屢被彈章仍加官秩市人嘲之稱為劉棉花謂其愈彈愈起或告吉以為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詆諆者吉因奏定舉人三次不中不許會試及致仕出城群指曰棉花去矣續文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類

唐休堂

年晚生

嘉靖丙戌刑部趙尚書乃費閣老同年也每投謁費書年晚生同館屠公應峻曰趙老真神童問何故云費鸞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

見聞

捨俗出家

人勸劉淨翁捨俗出家山谷戲作頌云淨名龐老總垂鬚君幸元無免破除心若出家身若住何須更覓剃頭書文

類

入楚為盜

晏子使楚，楚左右言齊人坐盜，晏子曰：「橘生江北為枳，此人生齊不為盜，入楚則為盜，得無水土使為盜耶？」晏子春秋

誣謗附詳

荆叙謗

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嘆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荆叙記，誣之以玉蓮為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實不根之謗也。附詳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

二 唐仁堂

由妻釋謗

李色威稱班超推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有五妻之謗，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出其妻。漢書

謗謗不行

郭子儀為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謗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謗謗不行。唐史

謗書一篋

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拔之，樂羊反論功，文侯示

之謗書一篋。春秋後語

毀陳平

陳平與兄伯同居，或謂平何食而肥，其嫂疾平不治家產，曰：「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遂棄其婦。後有諸平盜嫂者，誣也。漢列傳

毀直不疑

直不疑為郎，毀者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疑曰：「我無兄，不必自明。」前漢列傳

答婦翁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 唐仁堂 帝戲第五倫曰：「聞卿為吏，婦翁每過從，兄飯亭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東漢本傳

伐竹園

李晟大安竹園多竹，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園謀因倉卒為變，晟遂伐其竹。」唐德宗紀

惹波明珠

馬援自交趾還，載惹波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後有上書指之者，以為明珠文犀。漢本傳

琵琶記

唐相牛僧孺子繁與同人蔡生為文字交同舉進士繁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早順自持蔡仕至節度副使高則成琵琶記何不直蔡其事指其人而欲譏當時士大夫托名蔡伯喈誣蟻賢者一至於此說

傳奇經

明商文毅公輅浙淳安人三元及第官至元輔德望首稱公父為嚴州椽公生於吏舍中刺史是夕夢天門開有神人乘鸞車降公解詰曰公生故名輅今俗行傳奇造言生古今誌林

卷十一 人事 雜錄 唐 唐伯生

事可笑尤甚

糖師

唐張子路誣李泌受嚴震金獅子百枚德宗意是糖師及驗果然遂殺子路唐書

以白為黑

武帝下令曰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世人謂之搗婦翁玉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上者也魏志

謬誤

誤批伯頰

白汲與弟孺生狀貌酷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妻以為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即時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衣冠以為別異此與風俗通所載唐陳國張伯偕弟婦事同

誤達空函

桓溫遺書欲復用殷浩浩欣然將答慮有謬誤開閉十數竟達空函晉書

妄誕

古今誌林

卷十一 人事 雜錄 五 唐伯生

麻姑送酒

唐李泌虛誕有人送美酒對客云麻姑送酒來與君飲忽問者曰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無怍色補 周史

避過華胄

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避過華胄梁書

避諱

改諱

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李布傳趙談改名同范曄

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故郭泰、鄭泰皆改作太。羣碎錄

作史避諱

唐高祖之祖諱虎，李延壽唐人，也作南史，坊石虎以季龍易韓擒虎以韓擒。

諱石

徐積以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不踐。狀行

報應善報

啄口流血

司馬申短毛喜於後主，德其廢錮，申嘗晝寢於尚書省下。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 報應

六 屠仁堂

有鳥啄其口，流血，人以為譴賢所致。陳書

侵隣得啗子

嘉靖初，有淮民陸氏，奸橫侵其隣，鄭氏產盡，撤鄭居以為已室，惟存嘉木一本，晚歲得子而啗，一日遊於庭，忽指樹言曰：樹子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啗，百方誘之，終不出聲，及長，荒淫放蕩，家罄乃死。福壽全書

還叙免禍

永樂中有孫廓者，業商，舟泊襄江，見樞間繫一囊，解之得金釵二，廓因雷坐待之，薄暮一女奴號哭而至，廓驗實償。

之女詰其姓氏，不對，女曰：願失身以報君，廓亟馳去，及抵南陽，獲利數倍而歸，借數客舟復過其處，女適浣衣江滸，識廓貌，語言款洽而去，餘舟先行者遇颶風，悉覆，廓獨得不死。福壽全書

捕射雙鹿

番陽郡安樂縣有人姓彭，世以捕射為業，兒隨父入山，父忽厥然倒地，乃變成白鹿，兒悲號追鹿，趨然遠遊，遂失所在，兒于是不提弓終身，至孫復學射，忽得一白鹿，乃于鹿間得道家七星符，有其祖姓名年月分明，視之恍悔，乃燒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 報應

七 屠仁堂

去孤矢。列異傳

虎搏舟師

成化間，宜興一人因避役，與妻逃歷陽，遇行船，曰：我正往歷陽，遂搭去，舟師悅其妻，至歷陽，誘其人曰：我於此多熟識，爾妻留船中，我與爾去覓舍，舟師至山下，遂打死其人，回船約其妻曰：爾夫虎噬矣，妻泣，舟師曰：母若我自與汝成配，妻疑曰：虎豈能盡食吾夫？若得見遺肉，一饜亦願足矣，舟師領其妻往山下尋之，竟遇一虎，搏舟師去，妻因眾曰：吾夫真死於虎矣，路人聞之，妻以實告，路人云：適縣前

見一人被船長打死復活來告狀，豈爾夫耶？其婦往縣前，果遇夫，復完聚。地吉

釘頭著錄

宋呂慶祖常使一奴守視庄舍，慶祖自往按行，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慶祖錢，盡疑其為害，無期齋酒祝柩前，曰：「君荼毒至此，乃謂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主，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因見奴哇疇不理，謂當痛治，奴遂以斧砍我，將帽塞口，因得齒奴三指，破碎竟刺我死。」奴今欲叛，我釘其頭著壁，言訖而滅。無期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古字，語類。卷十一 人事報應 八 磨什堂

見婦運命

吳景浙西軍校，丁酉歲設齋於石頭城僧院，既陳設，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庭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頃從軍，尅豫章，獲一婦人，殊有姿色，未幾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相容。景即殺之，後甚以為恨，今之設齋，正為是也。」即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為之祈告，婦人曰：

我從吳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走上佛殿大呼曰：「還爾命，願撲而死。」地吉

飛石中額

張獻若居湯家巷，好議人過失，發人陰伏，雖至戚莫逆交，面後即媒孽其短，正德乙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石彈，正中其額，還家流血斗餘，舌出數寸而死。地吉

奪田變牛

施汴為廬州營田吏，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為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有白毛方數寸，古今記林。卷十一 人事報應 九 若仁堂

負債變犬

方通判乳媪周氏，性樸直，不慮人欺，村人從假貸，輒與之，有蔡翁者，負最多，每督取，卒托以他故，經數年，媪呼責之，答云：「欲償，婆鐵輒為官事所蕩，願寬今歲，如背約，當為八乳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周媪嘗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地吉

竊銀顯報

南康夫婦產一子，欲酬香真武廟，而無銀，鬻猪得銀八錢。

付妻遺置神前，屠窺見，既牽猪，復竊銀去。夫覓不得，以責婦，婦無解，因縊死。夫歛埋之，大慟。乃與其子往廟，登殿見其婦先在。夫曰：爾已縊死，始鬼夫見其言語，明朗不鮮，所以亦不懼。同進香，歸發塚，故棺，但見原屠死其中。左手持原銀，右手執索，四方觀者駭異，人以為神顯，報云。地吉

假銀雷擊

陳明章，黃邑人，平生姦狡，造假銀，漸饒。嘉靖癸丑五月，章携小僕同捕魚，忽雷從其家出，擊死章於草塘中，而小僕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報應

十 康休堂

乃在塘上無恙。地吉

誘人賄蕩

徐池嘉靖間人，欲得徐八屋宅，令人誘其子臣為賭蕩，累債數多，果得其屋。後二子五孫俱染瘵，召巫禱，巫為神言：此徐八為崇池，懼設醮城隍廟求解。次早有乞兒迎問曰：公非徐池乎？曰：然。曰：昨夜宿廟僻地，有人向神呼汝名，言汝害他池，驚返歸枕，而卒。子孫無噍類。地吉

酒池肉爛

唐咸通中有岳州民，酒湖池取魚，獲龜鱗倍多，悉割其肉。

載龜板至陵，鬻之，厚得金帛，歸忽遍身患瘡，楚痛呼叫，鄰里不忍聞，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作龜形，逾年肉爛而死。報應

唆訟

朱信夫，浙西人，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紛爭，因唆其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辨死，米由是富。二弟餘年，至元戊寅，遭反謀，逆訟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罄其資，沒焉。忿而訟吏於府，竟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招承，與其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地吉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報應

十一 康休堂

嗚呼算帳

萬曆甲午時，龍江鎮民家養群鴨，內一呼云：美帳，美帳，始而一婢聞之，既而群聽皆聞，以告家翁，翁聽亦然，遂怒殺之。真釜中愈煮愈大，如鷲，皆不敢食，投之江中，已而無故，構訟家私盡破。蓋其先世業屠，而翁又橫暴，好奪人貨，所謂美帳必有主者，嗚冤也。地吉

兒言勇殺

高安小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為設齋，有里中兒見其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今日家

人設祭同往食之可乎里中兒隨至共坐靈牀食至輒泣家人不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死兒指之曰此殺我者也吾惡見之遂去兒既去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驚問兒具言且言舅殺之因送官伏罪地吉錄

杖擊胡种

漢末王宏為扶風太守與司徒王允俱為李傕等所害宏素與校尉胡种不相能种因就獄竟其事宏臨死嘆曰胡种小子勿樂人禍禍必及汝种後病頸不得舉眼若睡見

宏來以大杖擊之數日死八編類纂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類感

十三 居仁堂

枉殺侍者

晉王濟有侍者於閨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姦之其人不
可婢曰若不從當大叫卒不從婢呼云某甲欲姦我濟即
令殺之此人具告陳濟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
受當訟府若於天濟遂病見此人語曰前具告實既不見
理應便去濟數日即死地吉錄

漁民坊壓

建寧守邵康機警有才多所侵漁於民詭稱給餉令掾吏
持券通貸富人銀充庫乾沒莫償及歸田園甲第炫耀一

時一日造石坊賀者填門方出送客忽坊石墜下壓死地吉錄

閉糶火焚

紹興丁卯大飢流民滿道饒州富民段廿八積穀數倉閉
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斛低昂間方幸踊貴忽天
雨晦冥火光滿室段遂為雷震死倉所貯穀為天火燒盡地吉錄

潤麥雷震

鎮江鄭聘吾有中人產見戊子年乾荒囤收蕎麥豆種之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類感 十三 居仁堂
類知各鄉食盡勢必高價至來春蕎麥果賣三百錢一升
聘吾將熱水和麥潤出各鄉窮民買去下種俱不生殖怨
聲動天未幾聘吾被雷震死屍裂其氣難聞果報文

沉水還命

正德間王德甫自京師歸與浙西陳士俊同舟相與甚厚
現其囊有金乘俊夜起小便擠之落水得金三百餘兩至
嘉靖五年王忽遇陳於城隍廟前頓首言死罪無可說歸
日惘惘自嘆云此事罷不得終須還他半載後忽自捨尾
礫於兩袖及視中沉水而死果報文

妄念變犬

崇寧中豐相之居建州晝寢妾有黃冠道士來謁豐熟視之蓋京師上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我已非人茲有所禱明日將生尚書家為犬願善視我豐公驚曰君有道行何至此對曰某初修道戒兼施藥濟人本無隱惡只因往醫一婦妄念有起坐是受譴言訖失所在旦而犬生五子其一身黑頭黃疑為黃冠云果報文

咬盜變牛

金華王姓家甚殷天雨一人自稱縣吏奔王家避之五止古今記卷十一 人事報應 十 唐仲堂 之宿殺雞為菜鋪床設帳以待吏見其家饒床巧執萌覲覲去未月縣獲盜吏囑盜板之王反免其鑽免所費半入吏索復索向宿床謝王感恩不置值冬王登樓玩雪見前吏背一黃包進門竟入牛圈王怪之次早至縣問守門隸隸曰此吏三日已死因數其咬盜情由王駭歸語妻即往牛圈視果生犢腹斑色知是前吏果報文

負心謀金

丁大成隆慶初遊燕遇壯士蔣英之結為死友未幾蔣以盜板下獄語丁云我有數百金藏某處君取救我死則葬

我餘任君取大成得金賄獄吏薨蔣於獄越三年丁燕歸舟中忽大叫我蔣某罵丁為迷所害舟人知丁負心跪禱云丁害君今君殺丁累我輩何丁稍甦抵家叫述前語取鮑自落齒家人奪之自傷胸又奪之則以指抉出目睛流血死果報文

結草

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命魏穎曰必嫁後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頽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後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頭而顛穎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古今記卷十一 人事報應 十五 唐仲堂 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左傳

天遠孤地

弘治二年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發嫂地基僅一間許其孤發莫誰何惟旦夕焚香稽首願天五月十八日半空中忽大雷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發至晚人視之不失尺寸開然堂錄

殺人口孽

祝期生為人狹薄好彰人短有體貌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疾毀之愚者輕侮之智者評品之貧者薄之富者誇之

官則許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求其短以殺之。晚年病口瘡，每作必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復刺之，竟至舌枯而死。聞然堂纂

問舍獲報

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劾劾甚明，乃已。及章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宋史列傳

以乳償偷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報應 七 嘉仁堂
天竺僧養一犍牛，日得乳三升，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汝食，今生以乳償之，所給有限，不可得也。」宣驗記

變虎頭

乾道五年，趙生妻李氏病，頭風，家人聞虎吼，走視之，化為虎頭，問之不能言，但隕淚撫其幼子，與飲食，不復食，但食生肉，日飼數斤，久之乃死。李氏生時凶悍，人以為惡報云。府韻

柩船上岸

管寧死，遼東三十七年，歸柩而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

惟寧船望見火光，投之得島嶼，及上岫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為積善之感。獨異志

杜伯射王

杜伯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鳩訐之，宣王曰：「窮與妾交，宣王信之，使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後三年，宣王遊囿田，從人滿野，日中見杜伯，乘白馬紫車，乘冠，趨於道左，執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於弓衣而死。推之推運克記

變犬償通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報應 七 嘉仁堂
吉水胡剛簡家，養一犬，甚大，聲振隣里，其傍舍有姓劉者，妻其父言：「吾為犬，胡評事家，償所通錢，滿矣，盍取我歸。」劉大恨，明日亟以告胡，胡哀而與之，犬入門，三躍而絕，胡稽其家，薄云：「某年月日，被劉保正倚法，怙勢，勒其見錢三貫，六百斗米，隻雞云。」吉安府志

三刀

水憲劉先生將赴省試，道遇神卒，挾一册問所如，卒曰：「吾奉上帝命，攝應死者出册示之，册首即先生名，下註三刀下死，卒曰：「吾視若乃善士，為若改下為不遂去。」先生自是

避山中一日往城遇賊猝至死者狼藉先生匿亂屍中被賊三刀幸未絕脰得善藥越夕始蘇吉安志

別喉

唐路巖為相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極者別取其喉及巖得罪賜死別喉史

苛虐兇斃

後趙石勒時河間沐堅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乃為堅形以刀矛所刺兇令倒斃堅尋得病苦被掘割遂殞

先異

古今說林

卷十一 人事類

大 居仁堂

朱杖擊

燕莊子儀無罪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公祀於沮澤子儀起於左荷朱杖擊公公死車上類之推 還究記

誣榜雷擊

河南李淑卿為功曹應舉孝廉同時應人害之使婢宣言淑卿淫其寡妹同舉人詣尹以骨肉相姦不合應孝廉淑卿杜門自絕女妹傷被淫名遂到府門自殺淑卿亦自殺明已無愆也後三年霹靂擊害淑卿者以其屍置淑卿冢

前

納婢拭浴

明陳宮幹偶納一婢殊不如意一日澡浴令之拭背頗不順適主乃返顧則見其以一手收淚慘如也疑而屏之浴罷與妻語其狀妻呼之不至尋至後關叩焉曰得無有怨乎婢垂淚不已荅曰非有他也妾本宦家女父性暴居官時令一婢拭浴誤以指爪傷背極之至死妾今乃獲此報不覺自傷耳言訖涕泗交頤妻還白之即嫁還焉綱鑑

放魚得金

唐熊慎以馱魚為業嘗載魚宿江許聞船內念佛聲察之乃魚也悉放之後宿於江上見沙中火燭極之得紫磨金數千熊氏子孫至今猶富說

尚刑名

秦相李斯尚刑名為趙高所譖二世收之父子臨刑歎曰吾欲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遂校免其可得乎遂夷三族秦紀

妻兆

光照先人

李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

受業師占曰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言此史

夢松生腹

丁固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子卒如夢焉吳錄

三馬共槽

魏武帝嘗夢有三匹馬一槽中共食其後宣帝及景文相繼為宰相遂傾曹氏宋符瑞志

夢大象

晉張茂嘗夢大象問萬推推曰象大獸獸者守也君當為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夢兆 牛 居存堂

郡守然象以齒焚身而不能善復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救滅之晉書

夢踐木上

孫渥夢積木數百踐其上自謂必作狀元居眾材之上已而果然魏雜

夢被砍頭落

劉沆赴省夢被人砍落頭甚惡之人解曰狀元不到你只得第二人公詰之曰雖砍却頭雷項在裏項沆劉留同音果第二人及第青箱標記

天落二棺

後漢李充夢天落二棺於充前問索統曰棺者職也當有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果然汝南記

前程問母

黃世金欲赴選請於廟夜夢金甲神鳴曰欲問前程當問母親翼日自想功名必無我乃繼母問他必害不得已歸母在門首問何歸答以禱言母曰十七八品不到你止有一二品世金拜受果應黃

神告會元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夢兆 牛 居存堂
樂平程楷嘗夢本縣神人告曰此地舊有會元今二百四十年當應之成化丁未果中考郡志宋朝馬廷鸞淳祐丁未會元適合二百四十年之數景

夢分梨

唐楊進賢任南陽刺史登舟暮夜風蕩失于寶思慕不已忽夜夢與兒共分一梨夫婦憂之有解之曰梨分者開也開乃見子矣果不出旬日艸人送兒還實

玄夷

禹祭衡山夢耕玄夷蒼水使者獲其金簡玉字乃得治水

之要吳楚春秋

門東草

葉氏嫁大賈任華忽夢父升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辨者曰猴申生也車去兩頭申字門東草蘭字其申蘭乎後得盜果然幽怪錄

衣緋乘驢

唐張鷟為岐王屬夜夢著緋乘驢睡中自怪我衣綠乘馬何為衣緋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投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是其應也韻學

古今記卷

卷十一 人事夢兆

十一 君在堂

八翼飛天

陶侃夢生八翼飛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其一不得入闕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翼猶痛倦遊錄

國香

鄭文公妾燕姑夢天使予已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文公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左傳

夢羊魚

石虎嘗晝寢夢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佛圖澄澄曰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高僧傳

夢北斗

袁郭初應舉夢立北斗下果及第第七人外史樞機

夢講東堂

周翹年七十三謂子曰吾夢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東堂之與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是月卒後漢書

赤腳仙

宋章懿李氏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是夕召幸有娠後生仁宗幼年每在禁中跣足皆呼為赤腳仙人仁宗紀

古今記卷

卷十一 人事夢兆

十一 君在堂

築枯履報

牟頰曾差一枯骨夢人謝云我本強鬼見害戚公掩藏願陰護公若有急但呼赤丁子後數有驗北戶錄

夢兩大言

宋岳飛襄州人與金兵戰大勝於朱仙鎮忽夢兩大言白於僧僧曰欲字也元帥避之則吉尋下獄宋紀

果生井中

蜀何帳夢果生井中趙宣占曰果非井中物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祇年四十八而卒益部書

夢日月

漢鄭光孝明皇太后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暴貴六

炊臼夢

江淮王生善卜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王生曰若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瞻歸妻已卒西陽

夢食巨象

李郁因晝夢食巨象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象字重束呼魂之象將不免乎未幾而卒晉

古今龍林

卷十一 人事夢兆

古 居仁堂

金碑列名

唐相杜鵬舉父夢見一大字金碑云是宰相列名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應曰有其姓下有鳥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為鵬舉類

隻耳馬

丁元珍名寶臣嘗夢與歐陽公至一廟出門見一隻耳馬後元珍除峽州歐公除夷陵令一日與元珍同游峽謁黃牛廟入門皆如夢中所見門外石馬果缺一耳相視大驚

歐陽文忠公云

夢倚槐

廣陵王克洲夢倚槐樹而立湯元慎曰廣陵死矣槐字木傍鬼也如菴

夢裁錦

蕭穎士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錦因此文思大進文筆

夢吞丹篆

韓文公小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有人拊掌而笑後見孟郊乃夢中傍笑者類

古今史乘

卷十一 人事夢兆

古 居仁堂

夢御禹

宋范祖禹字淳甫未生時河南郡太守夢一偉壯夫披金甲而至寢室曰吾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是日公生遂以為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稱鄧仲華篤行淳倫改字淳甫言行

夢岳飛

徐魏國鵬舉之生也母夫人先夢一將軍至其第自言是岳飛受了三世苦今到你家一受用因名之曰鵬舉蓋武穆字也後夫昇之者咸稱吾家岳爺云見聞

夢刀割腹

列禦寇墓在鄭郊胡生家貧有茶酒輒祭禦寇祠以求聰慧忽夢一人刀割其腹以一卷書置於心腑及覺乃能詩

夢試題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夢入魏文帝廟升殿問群臣優劣公未對帝曰韓延壽為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亦夢公積楊阜傳異日告公公覽二傳及試六論山乃韓延壽楊阜執優公果中首選脫水

古今記卷

卷十一

人事夢兆

卷之九

夢山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淑常夢亮於山上掛絲告亮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日果然事未類聚

夢奪題紙

萬曆間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夢試題係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而題紙為湯水生奪去後試題司馬牛問仁章蓋晉姓司馬元帝為牛金子合之則司馬牛也恭默思道則切言意湯水則湯字是科會元湯賓尹明紀

夢帝資良弼

高宗諒闇時恭默不言思治天下之道忽夢帝資良弼乃以形旁求天下得說禁傳巖之野爰立作相卒佐中興

夢長庚星

李白母夢長庚星遂生白因以名之三才圖會

預兆

廁上相尋

晉郭璞素與桓姜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廁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生有強姦後因醉語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奮刀執

古今記卷

卷十一

人事夢兆

卷之九

賦音虞見與撫心大驚曰吾每為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佳

吾卿亦不免矣後璞終於王敦之禍亦死蘇峻與難

得貂作侍中

江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以兒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侍侍中者之後果拜侍中南史

祝活羅漢

宋秋青年十六時其无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歸于水濱羅漢溺沒保伍縛素青蓮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眾

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不然縛我未晚也眾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肯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嘉謀錄

手植三槐

王祐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文正公旦相真宗於景德祥符之間東坡記開見錄

白首同歸

孫秀誣潘岳石崇為亂夷三族石崇已在市岳後至崇曰安仁亦復爾耶岳曰可謂白首同歸岳金谷詩投分寄石古今記林卷十一人事類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晉書

火化白雀

秦穆公出狩至於咸陵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為白雀銜綠丹書集於公車尚書中候

魚集武庫

王肅為光祿勳時有魚集武庫肅辨之曰魚生於泉而見於庫失其所也邊將殆有棄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魏志

不死當炭

漢竇廣國家貧為人所畧賣代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

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獨少君得脫卜曰當侯寶后立封侯外戚傳

投瓦礫

唐鄭網宅在昭園坊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及避於安仁宅瓦礫隨至久後還昭園及歸將入方丈滿室懸絲去地三尺不知其數是夕瓦礫亦絕翼日拜相西陽錄

五星精

孔子生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微在也母之房因夢而生孔子有二神女擊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微在又有五老列于微在之庭則五星精也拾遺記

妾哭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曰我死爾能哭乎妾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對曰安得不哭汾曰汝試哭吾欲觀之妾不得已擁袂而哭哭畢汾已卒矣類纂

庭植嘉樹

顧憲之為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常為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官梁書

謝表知凶

宋王禹偁咸平間知黃州莽年政通人和改知蘄州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帝曰禹偁其凶乎踰年而卒一統

雷鳴釜

宋滕景直廣州人炊釜中有聲如雷家人走視甑上花生漸長似蓮花而赤色俄頃萎景直旬日卒古今五行紀

石兔刻文

周長孺字士彥為共成縣令獵近郊有兔起草間自射中之其處不復見兔有石刻文曰士彥當都而卒後每至京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類 前定

王荆公生有雛入其室故小字曰雛郎類

師必遽歸後治平中以都官員外郎卒聞見錄

雛郎

王荆公生有雛入其室故小字曰雛郎類

前定

不為舍人

王樸問宰相李穀曰危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樸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乃言命耶已而召樸知制誥及為學士歲中卒六帖

不得館職

海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其初受勅修書語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糊孫入布袋刁氏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聞者以為善對歸田錄

壞竹床

宋至和二年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董正圖家壞其竹床孝先欲償其值正圖曰定數也故視牀下書云某年月日時造某年月日時為費孝先壞卬州志

授台字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類 前定

唐相張嘉貞開元中為相有張憬藏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唐書

三榜
崔紹暴卒復生見冥間列榜書人姓名將相金榜其次銀榜州縣小官並是鐵榜西陽雜俎

芙蓉鏡

唐元和間李固言下第遇一老姥言即君明年當芙蓉鏡下及第明年果中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姥乃

金天神也西陽

朱衣點頭

宋歐陽公知貢舉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不則無復與考及回視之無所見錄

阿奴

陳仲舉微時常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仲舉不知三更
有叩門者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
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發歲還者曰是男兒
古今錄 卷十一 人事前定 廿一 居在堂
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何死曰為人作屋落地死
仲舉嘿志之後為豫章守問阿奴其家云助東家作屋墮
棟而死仲舉後果大貴錄 幽明

畫蛇盤鏡

袁淑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
晨起中櫺一物墮鏡中如蛇四足驚而疾數日卒留書尚
多妻開視之皆空紙后一幅畫蛇盤鏡中而已前定
錄

咸算十年

宋王顯咸平中帥定州忽一日有道士自稱鄧都觀主笑

則口角至耳謂顯曰昨上帝牒番魄二萬至本觀按冥
籍皆死公手公功冠世但咸算十年顯叱之後契丹引二
萬騎徼於境顯引兵破之斬二萬級赴京道卒玉壺
清話

命有三處合

宋章卯公得象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時臨胎
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副張方平宋子京退而召
術者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達呂公弼命各有三處合
皇祐間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其言錄 歸田

生異

古今錄

卷十一

人事前定

廿一

居在堂

兒從瘡出

趙宣母妊身如常而解上瘡搔之成瘡兒從瘡出母子平
安異

飲水有娠

漢末零陵太守有女悅門下書佐使婢取盃手水飲之而
有娠既而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直上書佐
膝書佐推之兒撲地為水搜神
記

履巨人跡

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里見巨人跡而履之身動如孕暮而

生子以為不祥棄於冰之上鳥以翼覆薦之周紀

生空桑

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於君君令乳之命曰伊尹呂氏春秋

懷身三年

溫蠶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吳光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生異

音 身 在 堂

東明

高麗國有侍婢自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曰東明善射王恐害其國欲殺之東明走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驚浮而為橋梁既渡魚驚解散論衡

肉塊赤蟲

唐來俊臣婢產肉塊如二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為蜂蝨人而去文獻通考

孕生珠

唐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金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腹

至足大扣痛甚拆而生珠如彈圓漸長大如杯續博物志

人異

女化丈夫

魏襄王三年有女自首化為丈夫與妻生子故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為陰勝既咎亡也搜神記

化為女子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神記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人異

音 身 在 堂

小人

王莽建國三年池陽有小人長一尺餘或乘馬或步行持萬物小人皆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五行志

變男子

嘉靖二十八年大同右衛舍人馬錄女年十七變為男子續文獻通考

變婦人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原兩娶張氏夫婦不相能因默其妻同一伴業農一日腹痛卧床久之陽微自以為病虛又

久之則月行變為婦人續文獻通考

蛟妾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蛟妾告桀吉凶述異記

大人見

咸熙二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丈餘腳跡三尺二寸白髮蒼單黃衣黃巾魏志

又

秦始皇時有大人見於臨洮身長五尺腳跡六尺三秦記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人異前生 考 居仁堂

前生

識取香囊

文澹生五歲謂母曰有五色香囊在杏林中往取得之乃澹前生五歲失足落井今再生也後

墮井

晉鮑觀年五歲語父母云兒本是李家兒九歲墮井而死父母訪之皆驗晉書本傳

野狐

唐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

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狐即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塚後為獵人擊墮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苦飢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廣異記

識取弄刀

宋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四歲向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何云無也靖覓數刀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子大喜即取先所奪者冥祥記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前生 考 居仁堂

前生

陽明先生遊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回開視之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吾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閉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后還歸後始信禪門不壞身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代醉編

前身作馬

劉三復能說三生事自云前身作馬馬渴則望驛而嘶傷

跡則連心皆痛頌

永無前身

唐房瑄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窺中所藏劉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瑄曰願憶此耶因慨然悟前身之為永禪師也東坡序

金粟如來

湖州司馬周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酒肆藏名四十春青蓮居士謫仙人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是彼身頌

復生再世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前生後生 天 卷中堂

已殯而蘇

唐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丞李巖死殯三十日而蘇

聲呼地下

光啟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溫泉志

顧家子

顧况年七十喪一子悲傷不已作詩哭之云老人喪愛子日夜哭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精魂不離其家見父悲傷自誓再為顧家子已而再生年七歲况戲批

之怨曰我是爾无何批之一家驚異後名非熊舉進士西

殉葬女子

太和中有關周世家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日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吳志

墓女復活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成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夫徑至墓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知詣官爭之王壤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復生 表 身仁堂

宜逐前夫晉書

墓婢復生

漢惠帝世杜錫家塋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復塋而婢尚生初婢之埋年十五六開冢更生猶十五六嫁之有子

續博物志

出墓為妻

秦時王道平少與同村唐叔偕女文喻誓為夫婦尋道平從征九年父母見女長成迫嫁劉祥經三年女思道平愆死後三年平還詰女安在隣云此女意在君父母逼嫁劉

祥今已死平往墓所悲號哽咽祝曰我與汝立誓終身豈料官纏垂隔死生永訣汝有靈使我見而無靈從茲而別其女魂基出問平何來妾身未損可以再生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即活平如言啟墓女果活乃結束隨平歸劉祥訴於縣錄狀奏王王斬歸道平為妻按神記

說事有序

漢末關中有發前漢時冢者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之置宮內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博物志

古今誌林

卷十一

人事復生

甲

居仁堂

聞兒啼聲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妻田無畜生子未生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因掘收養之按神記

七日復甦

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雖俎食其舌鼻猶不為害程子曰有死而復甦者故禮三日而歛未三日而歛皆有殺之之理

書讀

半月復生

待詔戴少平卒十六日復生唐德宗紀

柳長復生

梁主薄柳長卒葬九江三年後大雨冢崩其子褒移葬啟棺見父目忽開謂褒曰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餉我故得更生褒迎歸三十年乃卒九江志

棺中聲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歛月餘其母開棺中聲發之遂生文獻

冢中有聲

古今誌林

卷十一

人事復生

乙

居仁堂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克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其家以杉木椁歛墓於城外數里上巳十四日有行者聞冢中有聲語其家往視聞聲發出遂活文獻

歛久復生

咸寧二年十二月顏畿病死棺歛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文獻

室物皆在

宋馮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人環泣已而忽甦云遣往五莖

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言我俗緣未盡故遺歸自
作文記之獨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本傳

災厄

武庫火

武庫火張華懼變列兵固守然後救之累代之寶及漢祖
斬蛇劍王莽頭孔子篋等盡焚焉惟劍飛上天而去中華古今注

熊字能火

弘治十二年有熊入城何益春曰熊於字為能火當有火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 災厄

三 屠仙堂

災未幾乾清宮火人大奇之明紀

禍及池魚

宋城門失火汲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把之風俗通

子美漂溺

杜子美客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暴漲子
美為水滿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思子美詔求之
蘇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飲而死拾遺

太白捉月

李白過采石酒狂入水捉月而死吳靖錄

喪葬

藏葬

漢楊貴字王孫家累千金厚自奉養及病且終令其子曰
吾欲藏葬以反吾真毋易吾志其子不忍乃往見父友祁
侯示以遺令祁侯與王孫書曰子欲藏身見先人於地下
乎王孫報以書曰厚葬誠無益於死俗人競以相高靡財
殫幣腐之地下或今日入而明日發此與暴骸於中野何
異且精神者天之有形骸者地之有精神離形各歸其故
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寧有知哉最以帶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 喪葬 皇 屠仙堂
帛隔以棺柳交纏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辭為枯脂巾
載之後棺樽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馬用久
乎風俗通

欲令速朽

東漢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胤蕭建等曰薄歛素棺藉以
黃壤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山堂肆考

厚葬免禍

宋侍中張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
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墳金玉犀珠充塞盜所得不

勝慰不近其棺，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斫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踈矣。聞見錄

葬牛眠

陶侃母死，欲營葬，乏吉地。忽家失一牛，見一老翁曰：牛眠處有真穴，營葬位極人臣。侃因葬母。晉書

葬桐鄉

漢朱邑曾為桐鄉令，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後桐鄉吏民愛我，必葬我於桐鄉。後世子孫奉我，或不如桐鄉也。西漢本傳

古今註林

卷十一 人事喪葬

呂 后在堂

漆燈

唐沈彬居有一大樹，嘗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穴之乃一古塚，其間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頭銅牌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爇，留待沈彬來。江南野史

金水

鄭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塋於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鄭記

書生指葬地

袁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告以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東漢書

葬於桑東

裴俠，河東人，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樹，林因葬焉。北史

古今註林

卷十一 人事喪葬

王 摩什堂

生芻一束

晉郭林宗親喪，會者甚多，徐孺子不言姓名，來吊，置生芻一束於前而去。人告林宗，林宗曰：必徐孺子也。其意蓋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然吾無德，何以當之。高士傳

追父服

袁紹生而父卒，遭母喪，服竟，又追父服。凡在廬，六年禮畢，歸洛陽，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漢書

追行喪服

李燮，父固為梁冀所誅，燮匿隱徐州人家，得免。十餘年，梁

冀殊樊還鄉里，追行喪服，與姊相見，悲感路人。後樊還河

南尹書 東漢

張詵累遷兵工二部侍郎，以母喪免。既期，詔起為黃門侍

郎，固請終制。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詵獨以禮終天

下高之。唐本傳

葬書生

王化路行，遇書生病，下車省之。生云：我腰下有金，請取之。

鬻以葬我，未及問姓名而絕。化賣金葬之，餘金亦埋之。棺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喪葬

唐命堂

後漢列傳

收葬遺骸

陳龍為廣漢守，先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龍使使索

行多骸骨不葬者，勅縣盡收，哭聲遂絕。粟

葬陳州

陸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

葬焉，遂葬於陳州。光

留葬

劉審文，隱帝時，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及卒，州人聚哭，柩

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祭祀。詔贈太尉，起祠堂。

碑五代史

解牛給喪

隋竇建德世為農，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

息，馭解牛與給喪事。光

不歸葬

崔瑗臨終，命子曰：人終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不可不藏。形

勿歸鄉里，子實奉遺令，葬於洛陽。後漢書

見蛇不動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喪葬

居在堂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

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晚喻

莫能移之。帝號益威，由是顯名。陶時節集

賜錢帛葬

終南山隱士，種放，居東明峰，講習為業。太宗嘗召之，以母

老，不至。咸平元年，母卒，貧不能葬。帝賜錢帛等物，令葬其

母

鶴市 在蘇州閶門外

吳王闔閭有女，自殺。王痛之，厚其葬，舞白鶴于市，萬人聚

觀遂使俱入墓閉之吳越春秋

終喪

向苗舉桓鸞為膠東令苗卒奔喪終三年類書

務速朽

張翥為會稽守病瘵臨卒勅子曰今蜀道阻不可歸塋可止塋務速速朽遂塋河南因家焉類書

指山為塋

李白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塋東麓類書

不家於喪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及莊東家 不居在堂

子柳之母死既塋子頃欲以購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禮記家于

喪謂死者以為利

戒母厚塋

李夷簡位顯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

資病不迎醫將終戒母厚塋母事浮屠母碑神道惟誠墓

則已唐本傳

哀慕

人琴俱亡

王獻之卒徽之奔喪坐靈牀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子敬人琴俱亡晉書

悽愴致真

曹休微時人莫知嘗嘗往候橋玄玄見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真自為其文橋玄傳

畫像刻印

司馬溫公沒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

祝馬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東坡樂記

古今記林 卷十一 人事及莊東家 不居在堂

戲具

郭禿

傀儡子俗名郭禿風俗通云諸郭皆禿禿當是前世有姓郭即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為其像呼為郭禿耳顏氏家訓

古今記林卷十一終

古今記林卷之十二

發源汪士漢闡然甫編輯

性行類上

德行

忠孝舉爵

大中開丞郎宴席蔣伸在坐忽酌一杯曰坐上有孝於家
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肅然無敢舉獨李景讓起
引此爵蔣曰此宜然南都新書

焚香告天

古今記林

卷十二 性行德行

一 居仁堂

清獻趙抃平日所為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則不敢
為宋言行錄

善惡置甌

康靖公趙鼎平日嘗置甌豆二物几案間母一念起必隨
善惡別之善則投一白豆于白甌中惡則投一黑豆于黑
甌中初則黑豆絕多既而漸少久則絕無甌豆不復用宋紀

母自欺

宋戴尊臨海人教人以母自欺為第一義嘗銘于座右曰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弗為台州志

器度

鋤菜見金

管寧與華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
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東漢書

霑濡不改

王惠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
不以霑濡而改南史

見蛇不動

劉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
古今記林 卷十二 性行器度 二 居仁堂

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並異焉東
海何承天以女妻之南宋書

惟叙寒暄

晉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
惟叙寒暄而已客問三賢優劣安曰少者最勝客曰何以
知之謝公曰古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以此知之晉書本傳

不顧墮甌

漢孟敏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泰問其意對曰
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決勸令遊學郭太傳

不受馬價

盧昌衡為徐州提管，嘗行部至沒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馬價。昌衡曰：「六畜相觸，非由人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唐本

不願知諧

唐狄仁傑武后以為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諧卿者，欲知之乎？」仁傑謝曰：「陛下以為有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諧者乃不願知。」唐本

不問呼名

古今記林 卷十二 性行 嚴度 三 居仁堂
富彥國少時，嘗有詬之者，公聞如不聞，或以告公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宋

寵辱不驚

盧承慶選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色，又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唐紀

故處得印

裴度復入相，忽左右白失印，度飲酒自如，頃忽白於故處得之，或詰其故，度曰：「此必盜之印，書梁耳，急則投諸水火。」

緩則復還故處，人以此服其識量。王泉子

不恨宗人

梁沈約少貧，于末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遂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恨。南史

志趣

不事筆硯

宇文慶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事耶？」隋書

不事斗筭

古今記林 卷十二 性行 嚴度 志趣 四 居仁堂
東漢郭泰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林宗曰：「丈夫安從斗筭之役，遂就屈宗彥學。」高士傳

不作章句儒

李靖常曰：「大丈夫遭遇，要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唐書本傳

宰肉甚均

漢陳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宰天下，亦當如此肉矣。」後果相。漢本傳

管鳳樓枳棘

後漢仇香一名覽陳留人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覽曰
主簿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毋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
鷹鷂不如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空大賢之
路乃以月俸資遣入太學其名大振後漢書

丈夫雄飛

漢趙溫初為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乎遂
棄官去歲饑散家糧以賑窮之所活萬餘人後拜司徒本傳

投筆封侯

漢班超有大志家貧為人傭書久勞苦投筆歎曰大丈夫
古今記林

無他志畧猶能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
久事筆硯間耶後平伏西域封定遠侯東漢本傳

自取富貴

高昂幼時便有壯氣膽力過人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楚昂
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
能作老博士也北史

陸巨源婢

蓋巨源為縣令因買羅於公廳手自開度其侍婢屏間窺
之恚曰不意今日乃度事一羅絹牙郎因求去不肯留後漢

志不在溫飽

宋王曾為狀元劉子儀曰狀元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曰
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筆錄

傳本

題橋柱

司馬相如初西出過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過
昇仙橋後以長楊賦得幸持節歸果以高車過其處漢書

州縣勞人

梁竦自負其才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州縣
古今記林

棄飯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飯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殊
域何能坐事散儒西京雜記

郭丹字少卿初之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慨然嘆曰不乘使
者車終不出此關後奉使南陽果乘高車出關東漢記

氣節

不肯假蔭

唐李懷遠少孤，宗人欲其藉高蔭，懷遠曰：「因人之勢，高士耻之，假陰而官，豈吾志耶？」擢四科第。六帖

不窺軒冕

魏管寧，字虛人，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當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世說

不奉權臣

楊損與同里宰相路巖第相接，巖欲易其廡以廣第，損曰：「尺寸土皆先人墓，安可奉權臣乎？」唐書

古今紀事

卷十二 性行氣節

七 唐在堂

不附遺像

宋狄青有持唐狄梁公仁傑像，誑為遠祖，以獻者，青曰：「安敢自附梁公也。」遺之談

呼名不出

江東進士李飛，赴吏部試，吏大呼其名，飛抽手不出，明日返江東。海

何求年少

諸葛瞻字思遠，初統朝事，廖化欲與宋預共詣思遠，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于年少輩而」

屑屑造其門耶，遂不往。蜀志

不從祖送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謙要王弘之同行，答曰：「祖雖送別，必在有情，與殷風馬不接，無緣陪從。」沈約宋書

不受給米

朱倉少受學蜀郡，豆屑飲水，同業憐其貧，給米，倉終不受。華陽國志

不食嗟來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待饑者食之，有餓者蒙袂蹇履，負

古今紀事

卷十二 性行氣節

八 唐在堂

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斯也，黔敖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檀弓

得錢不拜

趙勤少孤，從人貸錢，或以錢示勤，曰：「汝起拜，即與汝。」勤曰：「拜汝得錢，非義，終不肯拜。」東觀漢記

拔猛獸箭

晉石虔趨捷絕倫，于獵園中見猛獸，被箭而伏，石虔因急

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度亦跳，高于猛獸，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晉書

仁愛

不殺一物

東坡云：吾少不喜殺牲，近年始不殺猪羊，然性嗜辦給，自去年脫獄，遂不殺一物，餉辦給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亦愈煎烹，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體，故使有生之類受怖苦耳。又曰：今日有食生則放之。宋

菜不食心

古今龍標

卷十二

性行俊勇仁愛

九

唐

齊江泌性仁孝，食菜不食心，以其生意，惟食老菜而已。文

聚類

寬厚

黑白不太分

宋韓文公性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范富歐陽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言行錄

不形長短

朱渥性通簡，不矜飾，嘗曰：士苟有行，不必已長形彼短己，清形彼濁。唐書

不道人過

馬援戒子書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所以復如此言者，施於結佩，申父母之戒，欲汝曹不忘之耳。漢本傳

釋免婦過

釋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物，守揚時，出市有免放縱，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瑤曰：免幼弗怖也，有婦湯水樓窓，誤落公衣，縛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太褻，公曰：吾非好色，并此婦亦誤耳，况其越債事。唐書

酒標落帽

明張莊勉公鑿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掣落其紗帽，左右失色，旦日卅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逕出。全

性無怒

晉孫登性無恙怒，人投諸水中，以觀其怒，既出便大笑。本傳

平易

尚書徒步

劉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趙守家已而某叅政者突至與從赫奕不知其為劉公也頗易之公遂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叅政問揖者為誰答曰南坦公也叅政慚沮福壽全書

附商舟歸

蔡公龍陽由浙轄遷蜀時江陵嚴禁驛遞公微服率蒼頭持行李附蜀商歸舟舟中與商人送為賓主了無城府及抵省守道官吏來迎者千人商驚怕叩頭請罪公曰今不用驛遞欲獨買一舟則太費說明又不便相與所以不言

古今記林 卷十二 性行平易

十一 唐休堂

何必介意福壽全書

忍讓

出跨下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因眾辱之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之俛出跨下蒲伏一市皆笑信怯信為楚王召辱已少年告諸將曰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死西漢本傳

下車歸牛

漢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人認之寬無所言下

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之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人服其量漢書

解馬挽車

漢卓茂事孔光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漢書

強認與猪

何隨字季業清康遜讓嘗有屠者牽猪過隨門索斷失之強認隨潤中猪隨即與之屠人尋自得也者還隨隨意以與之華陽國志

不爭

卓茂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嘗云人生焉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東漢本傳

誨讓

朱仁執敬則兄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在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鶴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謚孝友先生唐本傳

認田悉與

郭翻少有志操居貧無業起往占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將熟有認之者翻悉與之縣令聞以稻歸翻翻不受晉中興書

雞肋不足安尊奉

劉伶與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擊劉伶曰雞肋不足以安尊學頌

唾面自乾

婁師德有度量人有忤意輒遜之不見容色其弟守代州

古今記林

卷十二 性行忠廉

十一 居仁堂

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

潔之是違其怒正使其自乾耳唐書本傳

數世不訟

唐人雷孚自先祖以忠厚傳家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孚登進士居官清白愛民好德官至太子太師通志

厚德

隨言還直

王昭素有志行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常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

積門中夜有盜挾門將入昭素覺之即潛擲椽於外盜慚去家有一驢人多借之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曰無然後出宋史

不買綠野堂

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曰在唐如裴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言行錄

辨人過失

宋丞相王旦任事久有於上前謗之者輒引咎未嘗自辨

古今記林

卷十二 性行厚德

十四 居仁堂

至他人有過失可辨之必得而後已選光錄

亦當有書

妖尼為鬼所憑言事或驗士庶輻奏事之後以傳習妖教

下獄詔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而下皆有之文潞公獨無

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

謗溫公日錄

隱德

絕去冠纓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吳人之衣者吳

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纓絕者，王曰：賜太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冠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後二年與晉戰，卒得絕纓者之力，勝之。說死

峻却獻妾

明王華餘姚人，陽明父也，嘗館富翁家，翁妾多無子，一夕遣妾就王，蓋借種也。王却之，妾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間子，王即援筆書曰：恐驚天上神，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訝問曰：古今記林卷十二 性行隱德 王 唐伯堂
造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問問狀元為誰，道士曰：不敢言，但馬前一聯云：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神。主人怒，玉薄德，故洩前語，未幾王果狀元，位至大崇伯，夾陽明以功封爵。地吉

吏不納淫

徐晞常州人，出身吏胥，謙慎有容，在縣三考皆兵房，有成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饋，具酒食令妻勸腸，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走，徹夜具文移脫免，他事類此，由佐貳起家，累遷至兵部郎中，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

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為動，後主事沒晞為棺殮送歸，宣德中，晞巡撫甘肅，後至兵部尚書。地吉

逾年杖吏

宋曹彬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不曉其旨，彬曰：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姑舅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詬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則記

封案半年

韓魏公琦判大名，有吏請假娶妻，終有人訟其不法，將封斷，乃令封起公案，半年後，取前案行遣，二倅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乞恕前罪，琦乃問二倅曰：知某封案意乎？此人新娶，當時若便斷遣，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所以封起案卷，二倅起揖曰：公怒如此，夫不獨厚公，後世亦顯貴矣。宋本

袖劍不言

宋彭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劍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眾請出劍為號，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眾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

去袖劍者揖而舉手劍墜於地眾服公之量言行錄

閉不納婦

魯有男子獨處於室隣人嫠婦又獨處于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稱亂男子曰柳下固可吾則不可毛公詩傳

破屋絕燭

魯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有一女子投之叔

古今記林

卷十二

德行類

十一

唐仁堂

子令女子執燭燭盡破屋以繼至明無二志家語

不淫報

嘉祐間黃靖國為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曰卿官儀州有一美事曾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於某年月日華亭楊家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志力言不可李不能強而退奉上帝勅聶從志延壽三紀子孫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既而得還以語從志志嘆曰此固言之妻子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其後子孫果皆登

科迪吉錄

好與人善

宋陳瓘性謙和與物無競對人議論多取人善雖短未嘗面折微示驚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勵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己不能後官至宰相謚文肅地錄

陰德

擇婿遺妾

元沈仲說年四十無子其妻為置一妾姿色美麗仲說詢其父名姓女對曰妾范萍初之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

古今記林

卷十二

德行類

十一

唐仁堂

於此仲說惻然淚下語妻曰此女之父吳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為妾即召其母令擇婿仲說具查遺逸後仲說舉子三人皆科第山堂肆考

出賣嫁姬

宋王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賣嫁之仍處女也言行錄

與錢贖女

宋公亮遊京師，聞旁舍有泣聲，問之，乃云：鬻女償官錢，父母不忍捨，以此泣也。公亮乃與錢贖回。此

買妾還夫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聞見

書惡必封

古今記林 卷十二 性行法德 尤 唐 韓魏公為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封之，人未嘗見。

還女

程彥為羅城使，攻遼寧，左右以三女獻，彥謂女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自鎖一宅，訪父母還之。此

救荒陰德

北魏李士謙常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對眾焚券曰：債已了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竭家資設粥以濟，全活

萬計，死者復為瘞之，或曰：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子今既知，何足為陰德，後子孫大貴顯。北史

活萬餘人

王賀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人，子孫有封，吾活萬餘人，後世其興乎。漢武紀

救劫舟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中有舟被劫，商泊而救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賒資以去，初不問七人為誰，明歲

癸未，登第六人，其一為蒲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

屠憲副冲陽，譙之，其時商以資盡，自鬻于屠為奴矣，方公見其侍燕，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公出席長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告屠贖，至公廨，款月餘，贈數百金，又東同難者贈之，商某大富，仍歸于徽。福壽全書

枯骨何知

唐肅宗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救諸將克長安，發其塚，焚

骨楊灰，必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唐書

陰德未死

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未死，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病果

愈漢書

還釵

宋彭思永八九歲時，晨出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候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即付之，吏謝

古今記林

卷十二 性行陰德

堂 廉休堂

以金不受，吏嘆駭而去。言行錄

還金

五代竇禹鈞三十無子，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忽於後殿階前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詣寺，候物主還之，

後公至，諫議五子皆登科。山堂肆考

還遺囊

張乾威在塗，見一遺囊，因令左右負之而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隋紀

還珠

宋林積少入京，至蔡州，卧旅邸床，間有物逆背，揭視之，有錦囊，比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曰：一巨

商，林曰：吾故人也，或再至，令求上庠相訪，因揭名於壁，曰：某年月日，剡浦林積館此，商至京，取珠無有，急沿故道，尋

至蔡，即見榜，即還訪林于上庠，林曰：珠在，可投牒府中，當悉歸商如之，林詣府投商，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堅

不受，商作大齋為林祈福，林登第至中大夫，子為吏部。胡氏

宋

反程還劍

古今記林

卷十二 性行陰德

堂 廉休堂

羅倫號一峯，三十舉鄉，赴禮闈，宿山東舍，僕於院中，拾一金劍，匿不以告，行兩日，倫曰：京師尚遠，路費不足，奈何？僕

出金劍告以故，倫怒欲資還，僕曰：往返恐誤會試，倫曰：此必僕婢遺失，萬一主人考訊不獲，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吾

寧不會試，不可令人死，非命反至其家，果一婢潑水投地，主母笞之，尋死，夫又疑妻匿，妻亦投繯，公出劍與之，全此

兩命，急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果報文

埋兩頭蛇

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白母曰：聞見兩頭蛇者

必死，恐後人見，乃殺埋之。母曰：爾有陰德，必有陽報。後為楚相。賈子新書

名掛天曹

寶禹鈞家甚豐，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壽數不永，禹鈞唯諾。後十年，復夢其祖父告之曰：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三紀，賜五子各榮顯。范文正述

假銀投湖

孫廣川尚書之祖為人淳厚，公直無機械，鄉人是非皆取平焉。一日偶貨物得銀二兩，公持以示人，則假銀也。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留以悞人，至東湖之濱，復從水中走數十步投之。後子登第為副使，孫即廣川官尚書。果報文

古今記林卷十二終

古今記林卷之十三

發源汪士漢蘭然甫編輯

性行類下

嚴正

五不欺

宋淳熙中以黃治為御史中丞，治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宋書

不祭皋陶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嚴正

一 屠仲堂

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有罪祭之何益。漢祖紀

退無後言

崔洪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晉武紀

崇風教

秦黃門郎古成詵，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時京兆章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办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晉書

白簡

傳玄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襟，坐以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晉紀

止談風月

梁徐勉為吏部尚書，居選官，嘗門人夜集，容有求詹事官，勉正色答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梁傳

不省私書

唐孔緯字化文，權要有所私託，書盈几，不省。本傳

得書投棄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異 二 居休堂
趙琰為青州刺史，廳置小甕，得貴要之書，投之於中。華陽國志

劾奏從兄

劉覽為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賤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南史

不附同年

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為同年進士，安欲引為已附，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文祥奮筆作詩，末云：「春

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功。

破柱殺朔

宦者張讓弟朔為令犯贓，畏李膺，匿讓家，合柱中，膺破柱殺朔，自是膺名益高。九士被其容接，號為登龍門。東漢紀

臨死不移

宋明帝召高允曰：「國書皆浩作，允曰：太祖記，乃前著作郎鄧彥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臣多於浩，帝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理？」太子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族滅，不敢

古今記林

卷一三 性行異 正

三 居休堂

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實不敢逃。詔謂景穆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移，對君以實，貞臣也。」率夫一有罪宥之。北史高允傳

水山

唐楊國忠為相，或勸張柬之曰：「見之富貴可立圖。」張曰：「君輩倚如泰山，吾以為水山，皎日既出，君輩失恃矣。」遂隱

嵩山本傳

圖形

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梁武帝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史南

不盼女娼

盧植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類林

蔓桂之性

晏敦復力詆和議，秦檜使人許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公曰：吾終不以身計誤國。况吾蔓桂之性，到老愈辣。宋言行錄

清介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嚴正清介

甲

居位堂

不受餉米

齊劉懷惠為齊郡太守，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無煩此。南史

僅免飢寒

崔祈父卒，事母益謹，歲為母季子償負，不可勝計，故官為刺史，妻僅免飢寒。唐書本傳

清不及祖

陸長源為汝州刺史，率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及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

及先人矣。唐本傳

清不如父

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省父，辭歸，父賜縑一疋，威曰：安得此縑？質曰：吾俸祿之餘，與汝為行糧，威拜受而歸，後威為徐州，武帝問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父，臣父清，惟畏人知，臣清，惟畏人不知。三國志

衣被不受

黃香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給，舅龍鄉侯為作衣被，不受。東漢記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清介

五

居位堂

饋餉不受

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私財，饋餉盈門，一無所受。南史

不受幣物

明海瑞為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紅者，亦以為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惟備四五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福壽全書

食菜

吳隱之為廣州清操愈勵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事文類聚

速歸慈肆

梁呂僧珍為冠軍將軍封平固侯其先以販葱為業及僧珍貴其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爾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慈肆耳事文類聚

索僅圖書

宋曹彬平蜀反索中惟圖書而已上嘉之命為宣徽使宋紀

清白傳家

漢楊震性公廉子孫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清介 六 居仁堂

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不亦厚乎東漢本傳

畏四知

楊震為東萊太守道過昌邑故人王密懷金十斤以遺震

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東漢本傳

惟飲吳水

晉鄧攸為吳郡太守載米入郡不受俸惟飲吳水而已晉書

不將妻子

裴潛為兗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笥以

自供家人小大成并日而食魏書

遺牛官舍

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還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晉紀

不為商賈

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誦事劉騰賂紫襖四百疋得安州

刺史除書旦出晚詣回問安州與生何事為便回曰卿位

方伯宜方畧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與生乎回不為商賈何

以相示雲慚去後魏書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清介 七 居仁堂

不受一錢

晉鄧攸為吏部尚書收馬於家庭妻息素食不受一錢於

人晉傳

但守清白

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僚屬

曰公輩但守清白何受不遷唐書

蒼頭自鬻

盧懷慎死家無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唐紀

賜金不置產

疏廣乞骸骨上賜金二十斤或勸廣以金為子孫立產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足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是教之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西漢書

不營家產

唐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宰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近見士大夫務廣田宅身沒之日遺足為不肖子孫酒色費吾不取也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精介

八 居仁堂

綱目

悉分租俸

梁商嘗曰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每租俸到及兩宮受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前漢本傳

單車無資

漢孔奮為武都郡丞從竇融入朝詣守令財貨連數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光武紀

不受餅金

齊褚彥回為宋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將金一餅彥回

不受南史

不敢贈廉

唐李廙為尚書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寢室門簾甚敝潛度廣秩以篋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類林

廉無素儲

李景讓為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進御史大夫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為諸子謀景讓笑曰兒曹詎能死乎唐本傳

宦儲蕭然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精介

九 居仁堂

馮俊宜山人憲宗朝巡撫四川所至儼肅諸鎮土官殘忍不道一旦洗濯有七知州故人子也獻徽墨數笏俊怪其厚重試之乃墨塗黃金也擲之幾中其面母容再見病卒於官行李蕭然篋中止俸銀數兩金帶三事而已明獻錄

苦節九年

開封知府衛瑛洪洞人在官九年不以妻子自隨歲支俸錢皆付庫吏掌籍衣服車馬非敝不更然無援終不得遷以河南參政致仕明史云能吏出而廉吏廢本朝廉吏軒輒之後有楊繼宗布政張輔按察劉俊岳州守張舉與開

封銜瑛，僅教人云，清修苦節，非人情所甘，宜解得哉。明獻

筭餘一縑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而去。類書

食桶納直

唐柳玘為嶺南節度使，廨中桶熟，家人取食，遂計直以納

於官。唐書

家無餘財

胡質，家無餘，有賜衣書篋而已。志

取粟逐婦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清介

十一 居休堂

王吉字子陽，居長安，東家有大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栗

啖，吉知之，逐婦，東家聞逐婦欲伐樹，鄰里共止之，因勸

吉還婦，里中語曰：東家伐樹，王陽逐婦，東家粟完，吉婦復

還。前漢本傳

棄蔬

鮑焦，周末人，不仕，探蔬而食，子貢曰：今子惡其君，處其土

食其蔬，何志行之相違，焦遂棄其蔬而餓死。韓詩外傳

飲吐麥飯

晉孟宗嘗為光祿，與朝士會，有強之酒者，飲一杯，便吐，半

是麥飯，上聞歎息曰：清德如此耶。福壽

撤屋

阮孝緒家貧，僅妾竊隣人樵以繼爨，孝緒知之，不食，更令

撤屋而炊。梁書

性分不易

李商隱遷廣州都督，及還，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

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唐書

廉不近名

程麗川，金人，罷漢陽郡歸家，僅田七畝，躬課童耕之，所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清介

十二 居休堂

獲租利，猶不賒，鍾璠潘雪松先生，謂其廉不近名。關然

不營產業

梁徐勉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所入俸祿，皆以分贍

親族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答曰：人遺子孫以財

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輻輳，如其不才，終為他有

史南

袖金不受

宋褚彥回為吏部尚書，人有求官，容袖一餅金，因求彥回

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放，此人大

懼收金而去宋書

卒無以歛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惟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為歛遺言不許將新安一物還都南史

清廉見石

虞愿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霧相傳云清廉太守得見愿往就觀清徹無所隱蔽南史

償貸券

宋王質文正公之姪也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古今記林卷十三 性行清介 十一 居仁堂

以贍昆弟過期不入報所乘馬以償之質因閱家藏書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模之遍遺親友終身不食所至有水漿聲墓志

還芋中金

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及贖還芋中得金五兩彬送還寺寺僧驚以金半酬之往復十餘里彬堅不受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彬為益州刺史將行同列五人皆戒以廉貞至彬獨曰卿有還金之美不復相戒彬由

此名德益彰南史

出方還金

宋范文正公貧時嘗與一術者善術者病篤與公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成白金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即以方與白金一斤置公懷中公方不納而術者已卒後十餘年公呼術者子出其方并白金還之封識宛然朝野道記

謹畏

不受賀

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貴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執曰今日受弔不受賀唐書

古今記林

目不忤視

金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謹如此漢武紀

節義

一門爭義

漢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刊章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融留舍之事泄收褒融獄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故請坐褒吏問母母曰家

事任長妾當罪一門爭死詔坐廢孔融傳

保晚節

宋韓魏公琦性無邪曲每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着力所立特完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道

仗義

金贖犖由

顏犖善事親子路最之後犖以非罪執于路請以贖焉孔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節義仗義

十百 卷在堂

積錢代贖

邨郭張翁者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甕積錢十年而甕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舉所積錢代贖錢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送一子遂生弘軒先生子孫相繼登科采報文

資錢助產

唐郭元振少有大志十六歲為大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首言五世未產元振盡以與之唐睿宗朝封代國公本傳

散財焚券

崔慰祖父梁州刺史家財巨萬慰祖散與宗族凡假貸文既悉火焚之聚書萬卷任宋為始安王記室南史

財付孝基

宋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逐之病且死蓋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惻然謂曰汝能管庫乎又何幸孝基使管庫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悉歸之宋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仗義除奸

十五 卷在堂

除奸

去不法

宋富弼薦紘為江東轉運使紘嘗言不法之人如肆貪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止不利一家耳宋

辟邪

鍛汞

宋忠定公張詠有術士上謁自言能鍛汞為白金公即市汞百兩俾鍛上火而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煨為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送寺中以酒盞遺術者

而絕之筆談

不信丹術

明唐六如不信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具述其妙，以為世莫有過者。唐云：有此妙術，何不自為，而貶及鄙人耶？術士云：術雖吾有，而仙福不易，吾閱多人，仙風道骨，無如君者。君有此福，遇吾此術，合為之，鮮不濟矣。唐笑曰：如此則易。吾北城有空房僻靜，吾出仙福，汝為修煉，煉成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悟，日造門，出扇求詩。唐書扇曰：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始大慚而去。伯虎

不受秘術

宋文恭胡宿嘗與一術者善，其人將死，謂公曰：吾有秘術，能化瓦石成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所欲，其人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胡氏蒙求

識見

皮裏陽秋

褚裒字季野，外無臧否，內有獲貶。桓彝曰：季野皮裏陽秋。

晉書

善記

聞誦道碑

王榮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聞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魏書

暗疏列女傳

唐太宗寫列女傳，於時無本，虞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唐書

姓名都識

張巡初守睢陽，時城中居人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唐書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載見善記

十七 居仁堂

不忘姓名

楊愔性强記，一見不忘姓名。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元子思坊乘短尾牡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為不識卿？漫漢驚服。

知人自知附

屏姬待祀

盧杞鬼面藍色，郭子儀病甚，杞問疾將至，子儀乃屏姬侍。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杞外陋而內險，婦人見之必笑，使此人得志，吾族無遺類矣。唐紀

科秦檜

宋秦檜遊太學錢時政范同等同舍焉有頭陀道人見之曰異事異事八座貴人已着一屋范素薄檜乃指曰此長脚漢會做兩府耶客曰君勿浪言他時死生俱在其手後四十年其言悉驗鶴林玉露

名利淡然

宋張詠嘗訪陳搏得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子弟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後果達

月旦評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知人

木 居仁堂

許劭與兄靖好叢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曹操往問劭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東漢紀

人倫之鑑

司馬徽操人倫之鑑劉玄德在襄陽訪之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三國志

自知年壽

管輅字公明嘗自嘆曰天與我才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人男娶婦也卒年四十八

知止知足附

鐘鳴漏盡

田豫為衛尉乞遜位司馬宣王不聽豫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稱疾魏志

不言產業

有勸岑文本營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闕望不過秘郎縣令耳無汗馬之勞以文墨致位中書令亦極矣何得更言產業乎唐書本傳

請老不復起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知止

九 居仁堂

沈慶之請老稽顙泣涕上不能奉聽以始與公就第上復欲用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何不効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乃止南宋史

自知過分

李日知拜侍中乞骸骨日知將有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唐本傳

歸老故鄉

漢疏廣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稱病，上疏乞骸骨。西漢傳

清福

明胡九韶，金谿人，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每日哺，焚香九頃，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嘆之曰：「一日三餐粥，何名是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一家骨肉不飢寒，榻無病人，獄無囚罪，非清福而何？」關然堂錄

歸印散財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知止

唐休堂

范蠡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知友鄉黨，間行以去，止于陶。」越世家

灌園報薪

元延祖，調壽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報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唐書

元結

止足

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

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隋書

安命

無勞著龜

晉郭璞嘗過顧令，欲為之筮，令曰：「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惟應恭己守道，妾意僥倖，無闕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宋世祖紀

儉約

自奉儉薄

蒲亮，仁知太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經旬不知肉味，曰：「吾不以口腹累人，為官三年如一日。」宋書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安命

唐休堂

舉席自郭

盧懷慎，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郭，日晏設食，蒸豆兩器，酒數杯而已。唐書本傳

不燃官燭

巴祇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閣冥之中，不燃官燭。後漢書

訓儉

司馬溫公曰：「正考父，饘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吾本寒」

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為乳兒時，或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開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訓儉錄

豚肩不掩豆

齊晏嬰一狐裘，衣三十年，祀先人，豚肩不掩豆。禮記

瓦器布被

漢宣帝為御史中丞，瓦器布被。漢書

布被囊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儉約

其 居在堂

漢張堪為魚陽守，去職，布被囊而已。漢本傳

怒子烹雞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為吾累乎？福壽全書

衣袖做垢

成祖退朝，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做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日自念

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葺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為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明紀

不棄青幃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有新之，笑答曰：不忍處之久而以敝棄。本傳

饅頭載紙

宋王曾與孫冲同榜，冲于京一日往醉，公留與食，去，劾子第云：已留孫京與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送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儉約

其 居在堂

數餽簡，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本傳

范丹遺命

范丹字史雲，歸命，遺子曰：吾生昏闇之世，值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歛，殮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殮便穿，穿便埋，明堂之奠，乾飯寒水，墳封令足自隱，時論謚為貞節先生。後漢傳

躬荷德耕

黃公卷年四十五，以陝西副使解綬歸，春夏驅家眾田作

獨與其配，椽杵臼炊釜，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於鄰，鄰子送之，公曰：「毋，此何時，假我具德矣。」何又妨汝務，遂自肩如田家，近城四十里，經歲不一至。至明，市童撫掌歡呼曰：「黃公來也。」蓋識其與敝陋云。明狀

居常食菜

崔瑗好客，盛修肴饌，居家惟食菜羹而已矣。漢書

不食饋鹿

唐裴休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以啖肉，後何以繼？」帖六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類

唐 廉仁堂

身衣七緋

張安世尊為公侯，而身衣七緋，夫人自績。類書

布被蔬食

宣秉字巨公，為御史中丞，常布服，蔬食，瓦器，帝幸其舍，見而咲曰：「楚國之羹，不如雲陽巨公。」即賜布帛帷帳。後漢書

草屋緇袍

魏高允兄弟，惟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盞菜而已。宋世祖紀

一雞留飯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午，公曰：

寒家雜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飯，然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勿訝其非。郡公欣然飽去，世兩高之。壽福

食止一器

宋查道為侍制，每食止盞一器，度已不勝，則不下筯，雖蔬茹亦然。嘗曰：「福當如是惜耳。」宋史

一爵一肉

蘇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侯籍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類

唐 廉仁堂

告之

恬退

即日乞骸骨

漢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若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乞骸骨，上許之，皆賜黃金百斤，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以饒之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西漢本傳

襜被而出

魏舒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

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郭，經親故門，各置一兩頭門內而去。南史

勸出仕

王侃不交遊，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愛晚歲，但恨無其才耳。北史

曠達

即時一盃酒

晉張翰字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常曰：使我

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世說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曠達 忽怒

唐仁堂

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乞食歌姬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為常。許彦周詩話

忽怒

杖撞郎

顯宗怒藥菘以杖撞之，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天子自起撞郎，乃赦。東漢紀

屐踏雞子

王述性急，嘗食雞子，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下床以屐齒踏之，又不得，嗔甚，內口中，齧破而吐之。南史

善忘

忘記還家

北齊劉臻，任儀同性多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從者謂臻欲回家，引之去，既至門，尚未悟，謂是訥家，乃呼曰：劉儀同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 忽怒 善忘

唐仁堂

可出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訥耳。事文類聚

率爾私行

王戎簡脫，不持儀刑，好乘巴駟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

輒下避之。竹林七賢話

放佚

旁若無人

王澄嘗之荊州，送者傾邑，所別樹上有鵲巢，澄脫衣看鵲

吳上樹探鵲驚而弄之，旁若無人。晉中興書

癡愚

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者，田畔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

觀復得兔，為宋國笑。韓子

掩耳盜鐘

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又不可以椎毀之，鐘恍

然有聲，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呂氏春秋

刻舟求劍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放佚 癡愚 三 居仁堂

楚人斂自舟中墜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

行而斂不行，不亦惑乎。呂氏春秋

寶燕石

宋愚人得燕石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

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荀子

抱梁柱死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莊子

樂不思蜀

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卿

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以對，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

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眼，王曰：何以似卻正語

禪驚視曰：如尊命。晉陽秋

好古

秦士有好古者，有携魯哀公席，太王避狄之杖，桀所造之

坑，蓋田宅以易之，乃被席持杖執坑行，丐曰：衣食父母有

太公九府錢，丐一文。艾子

無姊誤慟

唐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州，有吏自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放佚 癡愚 三 居仁堂

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

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之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

曰：是，李曰：我無姊，向亦怪矣。御史臺記

妬癡

唐李益有妬癡，夜散灰扃戶以防妻妾。唐書

慵懶

八觀學士

北廳前階有花觀道，冬中以日影及五觀為入直之候，李

程性懶，常過八觀，乃至，眾呼為八觀學士。唐書

矯情

對棋聞捷

秦符堅率眾百萬攻淮淝，謝安無懼色，旋出圍棋東山。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及兄子玄尋破堅，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了無喜色。客問之，徐答云：「兎輩已破賊矣，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履齒之折。」晉紀

盜名

終南捷徑

唐盧藏用善屬文，舉進士不利，隱終南山，晚徇權利，司馬古今記林。卷十三 性行矯情盜名 至 唐任堂承禎往召，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禎曰：「僕謂此仕宦之捷徑耳。」唐書本傳

量淺

恩怨必報

桑維翰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是少之。五代史

朋附青雲

盧杞為相，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回盼已擠溝壑。唐書

鄙吝

自繫眾鑰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眾鑰於衣下，如環佩聲。郭威入京，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書類

食肉封條

唐歸登性慳嗇，嘗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餘者。一日登妻誤於封處割，登怒，其妻由是沒身不食肉。北齊瑣言

大珠易餅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量嗇鄙吝 至 唐任堂唐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以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敢言。老叟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原化記

驅使草木

銜江洲展在海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餉王不啻行一斤，此人得餉便行。李弘範聞之曰：「家勇刻薄，乃驅使草木。」世說

奢侈

由奢入儉難

宋張文節公知白為相，自奉如河陽掌酒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弘布被之譏，公宜小從眾。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入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在位去位，身在身亡，如一日乎？訓儉文

開富

晉石崇與王愷開富，愷以給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紗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嗜慾
布障四十里，崇作錦步五十里，晉武帝助愷以珊瑚樹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以鉄如意擊碎，命取珊瑚樹高三四尺者七株。晉書

肉屏風

楊國忠家富，凡有客設酒，令妓女各執其事，號肉董盤，冬月令妓女圍之，號肉屏風，又選肥大者於前，遮風謂之肉障。唐書

肉董盤

孫晟居家富，後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

侍，號為肉董盤。南唐書

易新衣出

石崇以奢榮矜物，廁上嘗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王敦傳

誤認入內

晉劉寶嘗至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裊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寶便退，笑謂崇云：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本傳

減損服飾

宋文正公王旦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嗜慾
亦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遺事

驕傲

舉扇一揮

蕭子明為吏部尚書，性疑簡，負才氣，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已，衣冠切恨之。梁書

一日即足

唐張昌儀恃易之之寵，而奢溢，有題門曰：一鈎絲能得幾日，絳昌儀書其下云：一日即足，無何禍及。嘉話

刺史矜色

謝晦為宣州刺史頗有矜色將之鎮詣叔光祿澹澹問晦年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已為此府都督卿比之為老矣晦有愧色南宋書

會得

得隴望蜀

司馬懿言於曹操曰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晉志

信夢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 驕傲貪得

二十六 居仁堂

車騎將軍張敬兒冠軍人好信夢初為南陽太守其妻向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為雍州夢一股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太祖聞而惡之齊書

晝夜會計

王戎性貪吝田園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

足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本傳

諂諛 躡喘耳語

裴度自興元入覲朝士日擁度門一日度置酒劉棲楚矯

求度惟曲躬附度耳而語崔咸疾其諂舉觴罰度曰宰相不當許所由官躡喘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

坐客快之唐書

八風舞

祝欽明能八風舞體肥醜據地搖頭眩目左右矚顧帝大笑盧藏用嘆曰五經掃地矣唐史

嘗液

唐高弘霸為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

後請觀便液染指嘗之以驗病輕重賀曰甘者難療苦者

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唐類書

四其御史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

叅政拂鬚

寇萊公為相丁謂出其門為叅政會食都堂莫萊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道

無恥

顏厚鉄甲

進士王光遠，干索權豪無厭，或遭撻辱，畧無改悔。時人云：光遠顏厚如十重鉄甲。

巢由拜馬首

郭昱好為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獻書於宋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世稱拜馬首巢由。

無信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無信

夫 居仁堂

口中惟黃

王行為人輕浮，與人約事，隨即改變。人號為口中惟黃。

失節

變節作傳

鮮縉與周是修約赴難，後縉變節，是修死。縉為作傳，因語其子曰：使吾亦死，誰為汝父作傳。

郵亭敗守

宋陶穀使江南，崖岸甚峻。韓熙載曰：陶非端介，其守可隳。時陶宿郵亭驛，勝六朝書半年，熙載遣歌姬秦蕩蘭，假為

驛卒女，敝衣掃除。陶見而喜，遂犯之。且作風光好詞以贈。明日開宴，酒半出蕩蘭使歌前詞，殺慙沮。

薄道

浮沉

殷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事，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水中。因祝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作致書郵。

陰駕人物

何曾陰駕人物，柳闇疾之如讐。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失節

夫 居仁堂

書

懷談表告

武后時旱，禁屠宰。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談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杜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唾其面。

妬忌

恥出其下

孔穎達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

學法斷足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自以能不及臏，乃以法斷其兩足而黜之，欲使終身廢棄。周紀

不對彬賢

唐彬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帝問孔穎達，忌其能，良久不答。陳壽曰：彬為人勝壽多，帝辟彬為屬，他日謂孔穎達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晉書

古今記林 卷十三 性行 居仁堂

杜正 吳城 許街之諸杜所 既杜固

其地有旺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利，既鑿川流如血，十日乃止，自是南杜不振。唐書

奸欺

魁南

指鹿為馬

秦趙高欲專權，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然或言高陰中言鹿者以法。秦紀

矯飾姬樂

古今記林卷之十四

婺源汪士漢閣然甫編輯

身體類

形貌

貌瘦天下肥

韓休為相守，正不阿，上有小誤，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臨鏡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明皇紀

公像

古今記林 卷十甲 身體形貌類 居仁堂

世人壽難退之，家小面吳髯，乃江南韓熙載，早熙載諱文

靖，亦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後世不復辨也。筆談

頭面

易頭

賈弼夢易其頭，遂能半面笑，半面啼。吳苑

失頭胸語

漢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回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諸君視有頭為

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雅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錄異

面長丈餘

漢武帝對群臣曰相書云異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八百歲果如陛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列傳

面長似瓠

古今記林 卷十四 身體類 二 異在 諸葛恪父瑾字子瑜仕吳面長似瓠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續兩字其下曰之驢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吳志

謝白面

晉謝石患面瘡療之莫愈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瘡瘡處甚白世呼謝白面魏志

灸面

昭君村生女必灸其面樂天詩云只今村女面燒灼成瘡續

面似靴皮

田元鈞在三司深厭干請每強笑遣之曰數年笑得面似靴皮錄田

三易面皮

阮孚為東亭主簿東亭曰卿無乃榮乎我為宣武吏一日三易面皮晉書

耳目

驢耳

唐節度使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志古今記林

古今記林

卷十四

身體類

二 異在

臣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唐書

眼方

眼方者壽千歲陶弘景晚年一眼有時而方列仙傳

目敵太陽

宋陳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欲無君自肆矣言行錄

金眼睛

兗大尉進寫真大怒畫師云大蟲猶用金箔作眼睛我豈

消不得一對金眼睛耶韻

獨眼龍

唐李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通

懸眼觀兵

子胥將死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懸之吳之東門上以觀越兵之入吳也史記

讀經目瘥

後周張元其祖失明元讀經燃燈夢一翁以金篦療之後古今記林

三日果瘥法苑珠林

鼻

夢神刺鼻

徐郎中筠少夢神人携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吾與汝易之刺去徐鼻擇以鼻安之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正自是端直歷官正郎拾異記

口唇齒舌附

兔缺

晉魏詠之生而兔缺醫曰可割而補須百日不語笑詠之

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卒以藥補之○兔唇缺故孕婦忌食兔肉生子主唇缺見圖纂

夜生齒

成帝杜皇后少有殊色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止及帝納采一夜齒盡生晉書

齒墮舌存

韓非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存說苑

失言咋舌

古今記林卷十四身體口唇齒舌五若仁堂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英雄記

引錐刺舌

賀若弼父救臨刑呼弼曰吾志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恩因引錐刺弼舌出血戒以謹言隋書

艾艾

晉鄧艾口吃嘗自稱艾艾文帝戲之曰每稱艾艾不知有幾艾答曰假如孔子云鳳兮鳳兮亦只是一鳳耳世說

贊口吃

宋劉邠字貢父滑稽喜謔王汾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姓名只有艾氣劇詞非揚雄

孫晟口吃

孫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言道寒暄而已坐定則議論風生聽者忘倦五代史

鬚髮

翦鬚

李勣病宜用鬚灰帝剪以賜之唐本紀

古今記林

卷十四 身體口鬚髮

六 居仁堂

公然一婆

李居仁年老買媵妾數人髮白令妻妾鑷之妻忌其少為羣妾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未幾額領遂空其友冲卿見之笑謂曰未鑷時皓然一翁鑷盡時公然

一婆遜齊

染髮

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謝靈運云青青不耐久星星行復出南史

同年髮白

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

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晉紀

笑附

好笑

陸士龍雲好笑嘗著練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世說

笑比河清

宋孝肅公包拯極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其笑比黃河清

錄言

古今記林

卷十四 身體笑哭

七 居仁堂

笑中刀

李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喜怡微笑而陰賊褊忌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唐傳

哭

急淚

宋殷貴妃薨上至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鳴厚賞德願應聲慟哭上悅以為豫州刺史令醫術羊志哭聲亦鳴咽人問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自哭亡妾耳南史

聲

雷聲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見三盜入其室，裔拊床一呼而

盜俱殞。晉書

腹

腹孔有光

佛圖澄腹旁有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光

照於一室。晉書

然火脰中

董車尸於市，底時始熱，車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

古今記林

卷十四 身體 羣 吳安 八 唐 白居易

置車脰中，光明連暘。後漢書

美姿

龍章鳳姿

嵇康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體，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

姿，夫贊自然。晉書

玉筍班

唐韓楚美風標，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朝士中號為玉筍

班。北齊書

目送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

同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南齊書

不施朱粉

魏國夫人不施粧粉，自有美艷，常素面朝天子，樂天詩云，

魏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淡

掃蛾眉朝至尊。楊妃外傳

蓮花似六郎

張昌宗以姿媚倖武后，楊再思曰：人言六郎似蓮花，正謂

蓮花似六郎耳。唐楊再思傳

古今記林

卷十四 身體 吳安 九 唐 白居易

綠珠

梁氏女有姿容，石季倫以珠三斛買之，因號綠珠。述

傾國傾城

李延年妹絕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

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國，佳人難再得，

武帝聞之，乃召入宮。

醜貌

厲人醜人

厲人夜半生子，急以火照之，恐其似己子。莊

擲瓦

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滿車。林語

群姬共唾

晉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遊，於是群姬共亂唾之，委頓而返。天中記

自耻短陋

馮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

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後漢書

古今類林 卷十四 身體醜相

十 居在堂

相

姿相奇麗

李勣選將，必姿相奇麗，福艾者遣之，人問其故，答曰：命薄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也。唐書

骨貴封王

張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視子之相，不過幕職，然骨貴必主王封，後堯封進士及第，終幕職，竟以其女湓成皇后貴，果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

有霸王相

秦苻堅六歲，戲於路，司隸徐正見而異之，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苻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曰：此兒有霸王相。車頻奏書

封侯夫人

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徵，與善相者俱行，見一婦人，指之曰：此婦人當為封侯者夫人，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後次公果至丞相，封為列侯。衡論

六十建功

羊祐遊汝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當建大功。

古今類林 卷十四 身體相

十一 居在堂

書

唇不着齒

歐陽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仇池筆錄

相當餓死

鄧通相當貧餓死，文帝曰：富通者在我，賜蜀銅山，得自鑄錢，後有罪，寄死人家。前漢本傳

還金相易

袁忠徹得其父珙相術，見友家一童，以為不利主，使逐之。

童去宿古廟中見一破衲裹黃白物數百兩童自嘆命薄
守待失主至旦一婦人掩涕而來問之答曰吾夫軍也以
事繫獄應死妾賣家產贖之過廟少歇不覺遺下童問其
數相合舉還之後某指揮老無子有此童為兒襲職歸拜
故主主嘆袁不驗待袁至令仍故服捧茶出袁見驚曰此
故某人何至此主曰逐出無歸復來袁曰此非君僕矣三
品武官也形神頗異豈有善事致茲乎此子脩述前故友
服袁術之神明獻
徵缺

古今記林

卷十四

身體相

十一 居在堂

卷十四終

古今記林卷之十五

婺源汪士漢閣然甫編輯

吏治類

政簡

花縣

潘岳為河陽尹公餘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晉書

垂簾

宋顧愷之為山陰令晝日垂簾門塔閑寂務簡而政理自

宋世為山陰者莫能尚南史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吏治政簡

乙 居在堂

繭絲保障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曰為繭絲乎為保障乎簡

子曰保障哉晉語

琴堂

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呂氏春秋

造士

巴蜀好文

文翁為蜀郡守起學成都市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漢書

整學興士

熊可量為江山縣尉，整治學校，士風大興。朱文公云：尉以捕盜為官，廟學興廢，豈其所急。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忠與才為何如。宋史

清廉

龜鶴自隨

宋趙抃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踏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沙不共來。言行錄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吏治 遺士 清廉

二 居仁堂

廉石

漢陸績為鬱林太守，過洞庭湖，舟輕載黃石壓之，謂之廉石。吳志

仁慈

質錢許贖

柳子厚為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唐書本傳

呼慈母

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土俗一人有病，合門避之。公欲改變其俗，檢部內有病者，輿置己之廳事，迎醫療之，召其親戚諭之曰：若相染者，吾死久矣。諸病家子孫皆慚謝而去。合境之內，呼為慈母。隋書

民歌五袴

漢范廉為蜀郡太守，除火禁，百姓便之。歌曰：范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漢史

不稅淤池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吏治 仁慈 三 居仁堂
都御史高明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稅數斛。議者欲廢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嘗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福壽全書

治民猶牧羊

卜式牧羊上林中，上喜之，式曰：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試其治民，拜緱氏令。漢書

受一分賜

宋行新法，康節門生任宦四方者，皆欲投劾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

受一分之賜，投効流去何益。言行錄

蒲鞭示辱

劉寬仁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後漢本傳

撫字心勞

陽城左遷道州刺史，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驚馳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問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他州，判載妻子行，中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史治仁慈

四 居仁堂

道逸去

唐紀

養子千數

賈彪為新息長，窮民多不養子，彪加以殺人罪，數年間，養子千數，曰：賈父所生也，名子為賈子，女為賈女。東漢紀

濟活千人

漢何比干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何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千人。職官分紀

徐杜必生

杜景儉徐有功為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正同理獄，人稱

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唐紀

代償官逋

宋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眾，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莘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汝輩施錢何以曰：得福，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孰若為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以錢輸官，囹圄一空。五

奏免輸錢

宋張齊賢為江南轉運使，吉州沿江有勾欄地錢，其地為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史治仁慈

五 居仁堂

江水淪陷，或官占為船場，而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編浮棧以居，置丈尺輸稅，名水場錢，公悉奏免之。宋

有禁宿廳

辛公義凡決訟有禁者，即宿廳曰：余無能化民，至禁民在獄，而安寢於家可乎，罪人聞之悔悟。隋紀

刻方給飲

陳亮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亮叟有集驗方，刻石柱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樹鑿井，每二三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渴死。宋史本傳

垂泣決罪

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謝承後漢書

禁人殺子

漢鄭潭開封人，禁人殺子，民咸舉育，男女皆以鄭為字。三國志

全婚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婿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別擇婿，既諭之曰：我以此付爾婿，立家，爾女得古今記林

卷十五 吏治仁德

本 居仁堂

所矣，令即日成婚。

恤刑

高大其門

漢于公為縣獄吏，治獄平允，門閭壞，父老共治之，公曰：頌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于

定國甘露中拜相，封西平侯，孫永嗣，拜御史大夫。說苑

無冤民

漢張釋之于定國為廷尉，克盡其職，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前漢書

無冤刑

漢黃霸為潁川守，刑措得宜，天子召問曰：獄無冤刑，君之職也。本傳

草生囹圄

隋劉廣治平鄉邑，七年風教大治，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隋書

決獄感晴

淳熙三年，天久雨，上御筆批問，欲行下諸路，疎遣獄囚，既而天霽，上曰：朕以久陰祈晴，不應，獨未曾決獄，昨日批出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吏治恤刑

七 居仁堂

方下筆而風急雲起，頃刻已開晴矣。宋紀

決獄乃雨

唐平原縣有冤獄，天久無雨，顏真卿為御史，審其冤而決之一夕大雨，人呼為御史雨。唐紀

囚應期至

張華原為兗州刺史，獄有繫囚，謂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得展親親，期盡還也，果應期至。北齊書

獄囚有後

陳臨守蒼梧，民有遺腹子，為其父報怨，捕繫獄，臨傷其無

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思廣大令
死罪囚有後代後漢書

無冤訴

狄仁傑為大理寺丞周歲斬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唐書

無死法

唐胡元禮遷少卿嘗出一死囚元禮判殺之曰元禮不離
刑曹此人無活法李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人無死
法竟以兩狀申日知果直御史董記

一虎三矢

古今紀林 卷十五 吏治雜例 个 唐仕堂

陳騏為江西倉憲初至夢一虎帶三矢登舟覺而異會按
吉安一女子謀殺夫疑之初女子許嫁庠生女富夫貧女
家給之其夫感激每告窻友周彪彪亦富聞女美欲娶之
後貧士親迎彪與偕行途中貧士遇盜殺死貧士父疑女
嫌貧謀殺訟於官因按女有姦殺夫騏問貧士父曰爾子
在學與誰交密父曰有周彪者騏思虎帶三矢登舟非周
彪乎因按吉安士修郡志彪名在焉騏引彪手歎曰人言
爾殺貧士娶其妻吾憐汝學獄成不可反當吐實勿欺吾
救汝彪戰慄跪陳騏錄其詞潛捕同謀者一訊成獄月山叢談

斷鬼石

明石璞臨漳人按察江西有民娶婦三日婿婦往拜其家
婿先歸婦後失之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拷自誣服云棄
尸前塘中求之果得尸做成璞疑之曰殺人棄尸非深怨
不如是初婚燕好胡乃爾出囚曰爾辭信乎囚曰願速死
公乃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婦與人私使夫受汚名枉死
安乎望天覺我是夜夢人贈一麥字璞曰兩人夾一人獄
有歸矣比明械囚行刑囚未出有童子竊窺門內璞召入
曰爾明容易至此必爾師令爾偵某因事重驚吐實乃二
道士妻與婦通匪之橋麥中時稱為斷鬼石錄獄

古今紀林

卷十五 吏治雜例

九 唐仕堂

木囚

李元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像囚之形鑿地為坎
置木囚於其中罪若正囚不動若有冤木囚即動豈囚之
誠著木人也命

雪冤

廢井得尸

宋黃幹通判安豐淮西帥司撤鞠和州疑獄幹委曲審問
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一人明日因呼囚詰之曰汝殺人

投之井，我悉知之矣，因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屍。山堂

空舟相隨

宋崔公度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舡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岬，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舟尾得皂絲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僱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徵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舟主殺僱舟人，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福壽全書

斬殺獲贓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史治堂 十一 屠仁堂
韋鼎開皇間，除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去妾盜珍物夜亡，隨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告客殺之，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于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掩捕僧，并獲贓物，部內肅然，稱神。附書

祭姦殺

宋胡宿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囚憚舊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且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其獄細閱，探其本辭，蓋婦女與所私者

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本傳

雪鰥毒寬

張曷知鉛山縣，有賣薪者，得直市鰥，命妻烹而食之，少頃腹痛死，鄰疑妻毒殺，送官繫獄，公蒞任，忽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入，柴前長揖坐，左右不覺，乃曰：吾某鄉土神，有冤獄，知公明斷，故求雪，某甲之妻，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鰥，毒死，非婦罪，公置鮮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烹以啖他囚而死，則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召漁人捕鰥，得昂頭者七，設釜於堂，召婦烹之，出囚與食，饒咽便腹痛，死，公謂婦曰：汝冤白矣，遂釋之。明獻御錄

審白婦冤

兗州府單縣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而死，翁姑曰：婦意也，陳於官，不勝審楚，婦遂誣服，自是久不雨，許襄毅公進時，宦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醜毒殺人，計之最密者也，焉有自餉於田，而投醜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由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諸狗，無不立死者，婦冤遂白，即日大雨如注。福壽

神明附耳

刑道立成化間為朝邑令有刺客殺人而逃誣及無辜已成獄數年公至獨疑之忽白晝若有神明附耳曰景陽殺人奈何誣無辜公怪之陰遣人密偵果得所謂景陽者一訊而服明獻錄

荒政

不抑谷價

唐憲宗元和三年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值歲饑穀價日增百今記林卷一五史治靈克荒政主 唐仁堂

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僧賤則商船不來民益困矣既而米斗二伯商旅藝集民賴以生唐史

不閉糴

崔陵遷湖南觀察使舊法雖豐年貿易不許出境他郡灾荒不之恤陵至謂民曰閉糴以重困民豈人情乎因削其禁自是商賈流行貨物益饒北魏書

減壽乞霖

宋高南為奉新令禱旱未雨有願減十年壽乞為三日霖之祝朱晦翁守南康曰使吾屬皆如高令尹吾何憂乎山堂

令增米價

宋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死者聞見錄

嚴出榜文

辛幼安帥湖南賑飢榜文只用八字曰叔禾者新閉糴者配百姓安靜相濟宋書

榜詔發倉

漢汲黯河內失火土使黯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連燒不足憂河內傷水旱萬餘家臣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民請伏矯詔之罪上賢而釋之漢書

古今記林

卷十五史治荒政主 唐仁堂

買田代息

宋黃震字東發宋咸淳八年知撫州時郡中飢震疾馳至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八字揭于市米價日損郡社倉法樊震曰法在三代猶宜損益青苗法減息濟民非不善也樊卒不可救今社倉亦然遂買田代息撫人德之撫州志

受餉代租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

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南史

禁賊

諱吏有賊

宋包拯尹京兆，吏請家贖，公腹自曰：吾無所諱，惟諱吏有

賊惡者。本傳

抑貪

不察富家子

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

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賞，其能多積蓄者，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史拾遺 抑貪 古 居仁堂

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

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宜，放不察。黃裳驚視。新唐書

燭姦

得好狀

胡質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有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聞

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召見其比居年少，有畫

吏李若，問之色動，遂窮詰其狀，即自首。三國志

聞哭知姦

鄧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

之，乃殺其夫也。其僕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又

漢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女子哭而不哀，問之曰：夫遺

燒死，遵勅吏與尺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吏白有蛇聚頭

所，遵披視，有鐵椎貫頂，及拷問，乃云以淫殺夫。益州書傳

令吏密隨

晉陸倕為浚儀令，人有被殺者，主名不立，雲與其妻無所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史拾遺 密隨 古 居仁堂

問，遣出密令吏隨之，聞其去不十里，當有一男子與語，便

縛來，吏如言，果得一男子，拷問之，云與妻同謀殺夫，聞妻

出，致與語，恐近，故遠相要候耳。於是一縣稱為神明。晉書

密擒道士

唐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非不孝子

也，謂寡婦曰：汝寡居惟一子，今告其罪至此，得毋悔乎？婦

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悔。傑曰：如此可買棺來取兒尸，因

使人覘其後，寡婦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尚異

其悔，再三諭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於門外傑密擒之一

問遂承伏云某與婦私常為犯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寡婦及道士同棺載之國史異纂

默記吏弊

宣宗時况鍾為蘇州太守至郡初若木訥凡吏胥弊至悉允之但默記其事如是者月餘而群奸悉得一夕集吏胥大聲言某日某人某弊眾大駭遂立斃數人自是肅然明紀

眠悟知姦

何祗為成都令嘗眠睡其覺悟便得姦詐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益部耆舊傳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吏治類姦

十七 居仁堂

治縱火

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垂崖張公廉知皆奸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息神道碑

發摘如神

漢趙廣漢為潁川守設鉅筭而奸黨悉散及為京兆尹尤善鉤鉅嘗數人聚一舍謀劫語未竟捕者至矣時稱發奸摘伏如神漢書

善斷

斷牛

顧憲之為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伏罪南齊書

須臾裁決

姚崇常有子夜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唐紀

獲詐市馬

高謙之為河陰令有愛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逃去謙之偽枷一囚立于馬市密察市中有二人忻然曰無復憂矣執問悉獲其黨後魏史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吏治類姦

十七 居仁堂

盜摸鐘

陳襄字述古知浦城縣有失物莫知為盜者乃給曰某廟有鐘能辨盜為盜者摸之則有聲陰使人以墨塗而惟之令囚入惟摸之惟一囚無墨訊之果盜宋言行錄

斷訟家財

張詠出知杭州有民家子與姊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子方三歲故命掌資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詠覽之索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

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子餘三給
婿人服其明斷宋史本傳

辨盜金環

寧直宣德間知祁州州民人張謹妻朱氏晝失金環釵釧
六事為姑所撻幾死其兄弟訴於直直召朱問曰是日往
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隣婦三人即召四婦人至以
布蒙其面坐之帳中使伸足帳外令隸曰此是盜金環者
取大杖杖之一婦即縮足出詢之乃小姑也一鞠即服

查字封券

古今紀事 卷十五 吏治善斷 大 居位堂
郝錕河間人知天長縣民有貸而不償者証券為偽爭於
庭公曰吾倦且休取其券令畫字封而去公閱券字無異
詰之曰券字非爾手筆耶証者愧服明獻後錄

刑獎賞盜

後漢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
文舉刑之又有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
麥進之文舉特賞曰無有來取勿復盜也泰子

斷換靴

王諧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浣衣有乘馬人換其

新靴馳去婦人持故靴至州言之諧召居城諸嫗以靴示
之給曰有乘馬人路被賊害遺此靴得無親屬一嫗哭曰
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言捕獲之北齊書

斷悔婚

宋汪愷字伯禮婺源人知撫州民有許一女與鄰既而悔
之一日白官女死於兵請官署以為照愷械其人於獄僚
屬愕然愷曰女誠死不白官也此女家欲易其夫盜吾判
耳明日搜其女果出人以為神墓誌

斷老兒

古今紀事 卷十五 吏治善斷 嚴明 五 居位堂
丙吉知陳留有富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
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前漢書

嚴明 寬附

披籍取人

漢尹翁歸守扶風郡中吏民賢奸皆有籍披籍取人無不
畏服漢書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民有隱惡輒摘發之蜀人謂之照天
蠟燭東齊紀事

寬平無濫

李日知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濫寃者。唐書

遇徐杜必生

杜景佺徐有功為司刑丞，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唐書

械繫軍吏

許孟容為京兆神策軍吏，假富民錢不償，孟容械繫之，上宣旨令付本軍，孟容執奏曰：臣執司輦轂，彈擊豪強，錢未盡輸，願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豪右歛迹，威望大震。唐書

批王府牒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史治嚴明 三 君仁堂

明祝瀚為南昌知府，廉明有威，聽中央無滯，濠王府有鶴帶牌者，縱於市，民家犬噬之，濠牒府欲捕民抵罪，傾奪其貨，瀚批牒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預人事，濠卒不能逞。開然全錄

抱鼓稀鳴

張敞為京兆，抱鼓稀鳴，市無狗偷。漢書

吏稱神明

黃霸為潁川太守，嘗遺廉吏察民事，戒令周密勿泄，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後吏還，霸勞之曰：甚芒

食於道旁，乃為烏盜肉，吏大驚，咸稱神明。漢書

嚴明寬惠

柳仲郢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後出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唐書

失出小過

武后召徐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唐紀

六軍不犯

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史治嚴明 三 君仁堂

何可犯也。唐紀

卧虎

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強，枹鼓不鳴，號為卧虎。漢書

鬼破膽

李果為洛陽令，吏民畏之，有劉兼者，夜宿村邸，閉戶聞門

外云：古今正人李令，行事令人破膽，可於他處血食，開戶

視之，無人，乃鬼神也。漢武故事

叙歡就治

張鎮周拜本州都督，乃市酒肴，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

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叙疇昔歡贈以錢帛既而謂曰今者張鎮周與故人歡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得交遊自是親戚有犯法一無所縱州境肅然唐書

叱奴下車

董宜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因匿主家主出行而奴驟乘宜叱奴下車殺之東漢本傳

縱民就田

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尚遠何自疲民萬一來吾自辨之何預若輩悉古今記 卷十五 史治嚴明 三 居仁堂

縱就田賊聞之亦引去唐書本傳

屬書投水

孔頴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唐書本傳

帝國光

水晶燈籠

劉隨待制為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寬嚴

崔師為唐州刺史治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淮鄂州嚴法

峻誅不貸唐書

記惡碑

盧吳累任大郡有異績人畏之如神凡治奸惡既斷其罪又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死籍時謂之記惡碑文

類

五日京兆

漢張敞祿絮辭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辭語收係獄死漢書

拜盜

澆衣捕盜

古今記 卷十五 史治嚴明拜盜 三 居仁堂

或昶為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昶潛登庭樹賣珠墨二並俟盜出入濡筆澆其衣明旦閉城門密命邏者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福壽全書

帶牛佩犢

宣帝時渤海多盜上以龔遂為太守召見曰君何以息盜對曰海濱不沾聖化民困飢寒而吏不恤使赤子弄兵潢池耳及至悉罷捕盜吏貸倉廩勸農桑令民賣劍買牛賣

刀賣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賊遂平漢書

精汗衣裾

精汗衣裾

張敞守京兆尹，市多偷盜，敞召偷盜酋長數人見之責問，因貫其罪，令致諸盜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驚駭，願權補吏職。」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且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間，聞出者汗赭輒縛之，一日捕得數十人，盡行法，由是市無盜賊。前漢書

盜賊詣降

耿純嘗為東都太守，威信著于衛地，東都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降，大兵不戰而還。後漢書

婦服擒賊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吏治罪盜 古 居在堂

宋王德用刑洛盜，出入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輿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言行錄

鼓樓警盜

魏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多劫盜，崇為村置一鼓樓，盜發處，雙槌亂擊，諸村聞之，皆守要路，俄頃聲聞百里，盜悉擒之。魏書

禁邪

投巫於河

西門豹為鄴令，民有言苦為河伯娶婦者，豹乃投巫嫗於河。史記

按論巫祝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俗多淫祠，倫曉告百姓，巫祝有依托鬼神詐怖愚民，皆按論之。後漢書

止祈禱

高勣拜州刺史，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勣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却，自此遂止。」隋書本傳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吏治禁邪 董 居仁堂

雙吳元濟廟

王質王祐孫旭子也，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人至今號雙廟。宋史本傳

戮造訛者

張詠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驚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宋史本傳

斬巫息火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有巫楊媼

因與妖言曰某所獲當火造如其言民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火也宜殺之乃斬媪於市自是火息壽福

殺巫

九江唐居山有神眾巫共為取公姬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眾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于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姬巫叩頭伏罪乃殺之遂絕風俗

除妖僧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史治禁邪 某 居和堂 張曷知鉛山有妖僧羊角能前知善兇術削木為札書人姓名年甲死之即死前令不敢問公至任有老婦訴僧詛其子死公受詞僧已知語徒曰張公此際躊躇公出獄囚令擒此僧貸死僧又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其徒勸之亡僧曰公正人將安之既而囚縛僧到縣公杖之百僧了無傷杖隸稱痛公曰汝能咒杖者死復生即活汝試之不驗遂收獄是夜大風撼屋公曰是僧所為坐旦升堂責視其衣縛之公厲聲拍案僧服栗脇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一小册乃妖術書也公取二物焚之以斧劈其頭僧遂死明

錄微

除樹妖

張曷知鉛山有嫁女過門揭幕視之則空與夫家與女家互訟鞠謀則云女實升輿不知何去公偶勘田出郊見大樹數十抱蔭占二十餘畝使禾麥公令伐之從者以樹乃神樓諫止之公執愈堅期日率夫戎服鼓吹往行數百步有三人謁道左曰吾等樹神棲此有年幸公垂捨公叱忽不見伐之樹出血眾懼公自斧傷之斷樹樹巢中有三婦人墮地被灌之良久乃蘇問何以在是婦曰昔為狂風吹至此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宴俯瞰樓下城市歷歷無階可下少年推象空中飛騰不知為樹巢也中一婦正前所失女言在與中為妖攝去公悉訪其家還之明獻 錄

誅僧

宋包恢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為姦利蒙貴風靡恢誅其僧台州志

禁女僧道

朱文公為同安主簿避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已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泉州府志

止五玉祠

宋嘉定中，包恢知建寧府，閩俗以九月朔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眾感悟而止之。建寧府志

禁春齋

陳希亮知鄆縣，巫覡歲飲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驅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宋史

古今記

卷十五 吏治 禁邪

宋 居仁堂

石佛放光

程明道先生穎為鄆縣簿，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宋名臣言行錄

異蹟

中年三異

魯恭為中牟令，蝗不入境，司徒袁安遣使察之，值恭息桑陰下，有雉在旁，使者謂小兒曰：何不捕之？曰：雉將雛，乃解安曰：公為政有三異，積德禳災一異，仁及禽獸二異，童子

有仁心三異，恭後位至司徒。後漢書

愛戴感化附

麥兩岐

漢張湛為漁陽太守，開稻田千萬頃，勸農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漢史

召父杜母

漢召信臣為南陽守，興利除害，吏民信愛，號為召父，杜詩亦為南陽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南陽人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漢史

古今記

卷十五 吏治 異蹟 史記

宋 居仁堂

復借寇君

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材，為潁川太守，先武召為執金吾，先武幸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留鎮之。漢書

神君

唐喬智明為隆慮令，縣民愛之，號為神君，黃浮為童陽令，亦號為神君。唐書

有脚陽春

唐太宗賢相宋璟，人謂如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春及

物也開元

攀轅卧轍

漢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召百姓攀轅卧轍願期年漢本傳

騎竹馬迎

漢郭伋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復入界童兒數百騎竹馬迎於道路漢史

解兄弟爭

何文淵守温州有兄弟或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梳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兄弟悔服補書

古今記卷

卷十五

史治要

牛

唐伯靈

解牛

張長年為汝南太守劉崇之兄弟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長年愴然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教讓補書

兄弟息爭

蘇瓊為清河太守有兄弟爭田積年不決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果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兄弟叩頭乞謝遂更為敦

睦之行北齊

長者之言

漢光武問劉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詢帝嘆曰此長者之言也補書

一縣感化

周盛為沐陽令有鄉人竊鄰舍物者主人縛之縣盛曰汝亦人耳胡為置鄰里如是胎之斗米居無何里有遺物候還者詰之乃向胎米盜人也一縣聞之皆感化戶自是不

古今記卷

卷十五

史治要

牛

唐伯靈

閉明獻

留榻

薛聰為齊州刺史卒於州吏人追思留所坐榻以為遺愛後魏書

攀轅扣馬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為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五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東觀漢紀

截登留鞭

姚崇牧荊州受代日圍境吏民泣擁馬首截登留鞭以表

贖戀開元遺事

攀船

鄧攸守吳興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攀其船相送三百里不忍別吳郡志

烏鵲擁車

李元紘治潤州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群飛亦擁車行本傳

酷虐

乳虎

古今記卷卷十五 吏治 漢 魏 晉 唐 宋 元 明 清
寧成為關都尉出入關者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魏 紀

蒼鷹

到都行法嚴酷貴戚號曰蒼鷹為濟南守族滅矚氏前漢書

屠伯

漢河南守嚴延年多酷民號曰屠伯卒坐怨棄市初延年母聞報因大驚曰天道神明人不可殺吾不意當吾老見子被刑也遂歸至是人賢其母漢史

吉網羅鉗

京兆法曹吉溫鞠獄嚴酷羅希與為吏深刻二人附李林甫鍛鍊成獄人謂羅鉗吉網唐 宗 紀

管訴旱

崔蕘為陝觀察不恤人疾苦或訴旱者蕘指廷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旱為即榜笞之宋 紀

大寔灸囚

唐周興來俊臣皆以酷法阿武后或告周興逆謀令俊臣按之詎興曰囚有不服當用何法興曰取大寔令囚入中外以炭灸之俊臣乃取大寔如興法因謂曰有旨請兄入

古今記卷

卷十五 吏治 唐 宋 元 明 清

韋 屠伯堂

寔與叩頭服罪太后原之唐 紀

鐵籠籠首

武后時索元禮為推使作鐵籠籠囚首加以換至腦裂死後以苛猛受賕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乃服罪死獄中唐 書

赦至決刑

周紆為渤海守酷虐任情每赦至則先決刑後宣赦紆後坐事父子皆伏誅

兄弟嚴酷

晉荀勗都督青兗二州，性剛苛，明吏事，而弟純嚴酷尤過於兄，後兄弟皆見害。晉書

古今記林卷十五終

古今記林

卷十五 史略附錄

居在堂

古今記林卷之十六

婺源汪士漢爾然甫編輯

文學類

文

燕許手筆

蘇頲封許國公，張說封燕國公，二人皆以文章顯，故號燕

許大手筆。唐紀

心隱筆耕

王勃能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

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類

居在堂

李肇補
林志

青錢萬選

張蒼文辭，獨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萬選學士。唐書

號獼祭魚

唐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獼祭魚。苑

起八代之衰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東坡撰
廟碑

廣文博士

鄭虔善著書，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為博士，在官清貧。

樞贈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容寒無種本傳

女呼韓公

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用為宮中職僚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云南史

學不學附

八十校書

南朝位特進潘心與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

開門接賢引納後進志

古今記林

卷十末 文學文 學

二 唐仁堂

臥床思義

南宋智華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耕求就父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南史

題衣記事

漢任末年十四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裳裏以記其事內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拾遺記

好讀書

李琰之嘗曰吾所以好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關心之願也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此乃天性非為力

孫北史

婢知書

鄭玄家奴婢讀書一婢不稱旨使人搜看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愆遂彼之怒劉義慶世說

作女博士

甄后年九歲喜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曰汝當作女博士耶答曰古者賢女未有不覽前世成敗以為已戒不知書何由見之後為文帝后魏書

穿辟引光

古今記林 卷十末 文學文 學 三 唐仁堂 巨術勤學無燈都有燈乃穿辟引光而讀之西京雜記

借書一閱

張安道家貧無書就人借三史旬月輒歸之曰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東坡撰

博覽圖籍

晉張華為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掌于門萬戶盡地而成白帖

引錐刺股

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戰國策

七過萬言

開元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說召問曰能十誦萬言乎曰能以萬字試之七過已通熱德史

三復不忘

張巡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因誦於萬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熱此卷因亂抽它帙以試無不盡熱嵩又取架上諸書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韓文

識乾德鏡

宋太祖改元命擇前代未有年號及乾德三年蜀平見蜀宮人鏡背有乾德四年緯上驚問資儀儀對曰此必蜀物昔蜀主曾有此鏡上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言行

隨月讀書

江泌南齊人少力學家貧無油常隨月讀書竟夕不眠說

映雪

晉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宋齊記

敲窓

祖瑩好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後燃火讀書以

被蔽隱危不為象人所覺後魏書

五行並下

梁昭明太子讀書一日五行並下後不壽梁史

不寢不歸

胡瑗布衣時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洞中累舉不第以范文正薦官至太常博士宋書行錄

博通經籍

馮融英姿貌有俊才初京兆舉初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唐書行錄

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願從遊學博通經籍初奇融才以女妻之後漢本傳

應答無遺

裴訊之常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即返景疑其未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補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南史

以刀開心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下假寢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學矣於是悟而即返遂洞精典籍異說

小兒博士

宗慄少聰敏好讀書語執引古事鄉里號小兒博士南史

抄書自課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南史

備書自業

蔡亮家貧備書自業時隴西李充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

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何不往就李氏彼家饒書固

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

古今記林卷十六 文學 六 居仁堂

捷乎後魏書

感激讀書

劉松作碑銘以示虛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

邢子才後為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嘆曰學之有益豈徒

然哉北史

折獲燃讀

劉綺早孤家貧燃燭難辦嘗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宋史

陸海潘江

吳郡陸機潘岳有文名時稱潘為才江陸為學海

受書問禮

黃霸於獄中受書崔瑗於獄中問禮

開西館

呂蒙讀書開西館以延傑髦共相枕榻識見日進橋名西館至今存焉拾遺記

讀萬卷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則以為深恥南史

精神辭去

北齊御史李廣勤學博物夜夢見一人出於其身中謂廣

古今記林卷十六 文學 七 居仁堂

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恍惚數日遂遇

疾積年而終廣古今五行記

識老聃父

張重華譙羣僚於開豫庭論講經義顧問索綏曰老聃父

字為何綏曰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

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十年乃生

老子益氏女名嬰敷南唐書

王氏青箱

王彪之所聞審事絨青箱中南史

讀未見書

李絳以鄉望寡聞籍來京師讀所未見書北史

假直秘書

李邕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李嶠曰秘書萬卷豈時日能了邕固請乃假直秘書唐書

殿中無雙

丁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帝親稱制時人曰殿中無雙下孝公後漢本傳

磨穿鐵硯

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 學 八 居住堂

桑維翰或令其改業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磨穿則易他

業卒以進士及第南唐史

客作借書

匡衡勤學邑有大姓家富多書不識字衡與客作不求價主人怪問之曰願得主人書籍遍讀之主給以書後成大

儒西京雜記

螢照書

車胤字武子家貧無油常以絹囊盛螢火照書夜讀晉陽秋

負笈從師

原缺第九葉

書

織牛衣

劉質字子真平原人家貧好學織牛衣以賣而自給仕至侍中還司徒晉書

以絕懸梁

孫敬字文質好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絕繫頭懸之屋梁人曰閉戶先生先賢傳

書厨

南齊陸澄博覽無所不知時王儉自擬過澄及與語澄待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 學 十 居住堂

儉講畢談及所遺編數百條皆儉所未覩者乃歎服曰陸

公書厨六帖

巧食誦詩

王歡樂陵人少食誦詩家無斗儲怡如也妻患之焚其書求改嫁歡笑謂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聞者哂之歡後

成通儒晉書

歲讀五經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南史

經史奇

許懋字昭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為經史翁南史

五經庫

房暉遠字崇儒牛弘每稱為五經庫隋書

注易叱誤

王弼注易刻木偶為鄭玄像見其所誤輒呼叱之別傳

帳中燈燭

范仲淹夜讀書帳中帳頂如墨色及貴夫人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燭之跡也類書

安樂法

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 學 二 唐休寧

明楊升庵與張禹山書老年安樂法不可不讀書見聞錄

五行俱下

應奉讀書五行俱下

相門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南齊史

太乙下觀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授向五行洪範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

觀焉拾遺記

不識書

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喏而已史梁

不識杖杜

李林甫不識杖杜字謂常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六唐

伏獵侍郎

蕭潔為侍郎不知書嘗與嚴挺之言稱伏臘為伏獵挺之曰省中豈容伏獵侍郎乎乃出之唐書

弄聲

唐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聲之喜容視之掩口詩乃生男子載美之璋蓋以圭璋為玩好尚其德也

林甫寫璋為慶誤續說記

三十車

晉張華好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華由

是博學人莫與京晉書

八萬卷

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雖秘書之省頗謂過之北齊書

聚書必興

丁度之祖頴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亦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後度嘗學至參政謚文簡書

貯書勿失

宋左丞蒲宗孟其家多書建清風樓以貯之常作訓戒子卷十六 文學書

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福壽全書

書史自娛

段成式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唐書

萬卷樓

張昭遠好積書萬卷以樓載之號書樓五代史補

借書可嗤

晉杜預書告兒古諺有書借人為可嗤借書送還亦可嗤殷芸小說

縹緗

魏道掌書鄭黑刑定善文分為四部或以縹緗書用綯素

二酉山

大酉山小酉山為藏書之所

班史質錢

謝舉兄子儵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梁書

書積丘山

漢武赦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古今記 卷十六 文學書

之府劉歆七畧

購書

購書

明成祖曰士人家稍有餘貲皆欲積書况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鄭賜購求遺書且曰不可校值惟其欲與之庶奇

書可得又顧解縉曰置書不難常閱乃益人積金玉遺子

孫朕積書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無窮典故紀聞

書淫

梁劉峻字孝標博極羣書文藻秀出人謂書淫韻學

牙錢

李泌為鄴侯，經書用紅牙籤，史書綠牙籤，子書青牙籤，集書白牙籤。唐書

鬻書不孝

杜暹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為不孝。唐書

黃卷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用黃蘗染之，以辟蠹，故曰黃卷。有誤字以雌黃滅之。通雅

汗簡

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書

十一 居仁堂

古人寫書以竹簡，其簡用火炙令汗出，拭去易書，復不蠹，故謂之汗簡。吳祐傳註

亥豕

昔有人讀史云：三豕渡河，子夏曰：已亥渡河，校之果然。蓋誤以已為三，亥為豕。家語張謗云：亥之與豕，涇渭莫分。

象魚

書字之譌，有寫魯為魚，寫帝為虎。抱朴子

書分四部

玄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號，次甲經書，亦牙

籤，乙史書，綠牙籤，丙子書，碧牙籤，丁集書，白牙籤。唐書

芸編

芸香草能辟蠹，藏書者輒以薰之，故書曰芸編。古詩：芸葉薰香走蠹魚。六帖

汗牛充棟

陸文通之書充棟，出則汗牛，馬言出則牛馬負書，皆至汗出。韻府

墨莊

宋劉式死，聚書千餘卷，妻示諸子曰：汝父謂此為墨莊，今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書

十一 居仁堂

貽汝輩為學殖之具。文藝

送書一車

皇甫謐常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晉書

求遺書

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漢書

書倉

曹曾積書萬餘卷，及世亂，曾慮先文或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世名曹氏書倉。西京雜記

寶惜書卷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公晨夕所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儲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念之。梁溪漫志

家貧聚書

梁任昉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勒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類林

著述

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書著述

唐白居易

著太玄

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曰：「世不我信，無害也。」後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文粹

評記文

王荆公見東坡醉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處州學記，乃學校策耳。」西清詩話

竊註

晉向秀為莊子解義，大暢玄風，未竟而卒，不傳於世，郭象竊為己注，世人譏之。郭象傳

六帖

唐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齊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例取抄錄成書，故記代無次。死後

文粹

姚鼐謫居遠州，常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遺吏寫錄，吏以為苦，鹽水噴之，與其速壞，後縱火焚樓。見開林

赤縣經

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書著述

唐人白居易

江淹欲為赤縣經，以補山海之闕，不成。南齊書

賈錢求載書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賈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在道，絕墨所彈，安得避諱。詩話

傳列女

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史通

十志

范曄所撰十志一皆托謝靈運撰晉畢遇曄政悉燬以覆車一代以為恨沈約宋書

文心雕龍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常陳几案梁書

夢運錄

江淹為宣城太守時罷歸泊船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

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

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著述 尤 居仁堂

與之此人大志曰那得割截都盡自爾文章瑣矣南史

自出機杼

祖瑩以文學見重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己用北史

談助

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後漢書

竊撰中興書

鄒紹嘗撰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闕之謂紹

曰卿名位貴達不藉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宜以為惠紹不與書成在齊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南史

編千字文

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鍾王書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襍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鬚髮皆白尚書故事

詩賦

詩史

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著述詩賦 尤 居仁堂

唐杜甫作詩善陳時事當時號詩史本傳

詩中畫

唐王維字摩詰工於詩又精畫東坡嘗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蘇子

洛陽紙貴

左思作三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

歷倒元白

寶曆中楊嗣復大宴元稹白居易亦預賦詩惟楊汝士詩最佳元白歎服汝士醉歸語子弟曰我今日歷倒元白唐書

竊詩句

王維有詩名然竊人詩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
華集中詩漢漢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李嘉祐詩

也李肇因史補

謝女咏雪

晉謝道韞聰識有才辨叔父安嘗內集俄而雪下安曰何
所似也安兄子即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
因風起列女傳

七步成詩

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詩賦

世

居仁堂

曹植字子建燕人文帝同母弟帝令植七步成詩不成行
以法植應聲曰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
煎何太急魏書

雕蟲篆刻

或問揚子雲曰子少好賦有諸子雲曰童子雕蟲篆刻壯
夫不為法言

子虛賦

司馬相如作子虛賦皆為虛言以發難本傳

夢詩

謝靈運于永嘉西堂吟詩不就忽夢弟惠連即得池塘生
春草之句人以為工南史謝惠連傳

應聲成文

柳公權上辭賦應聲成文唐文宗曰子建七步爾乃三馬

唐書

一字師

宋蕭楚才知溧陽縣時張平崖詠作牧一日見公凡案有
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
字曰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且天下一統公恨太平何也

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詩賦

世

居仁堂

公曰蕭君一字師也類書

蘭亭賦詩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
忻色時在蘭亭者右司馬太原孫興公等二十六人各賦
詩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丹鉛總錄

妹能吟詩

近世婦人多能詩張奎妻荆公之妹也佳句為最事文類聚

字

得用筆法

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又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筆

借船帖

王內史借船帖虛尚書寶之張寶護求假看不與後盧象郎君竊出求售張嘆而却之高錫嘉話

李邕看帖

李邕不許蕭誠書蕭乃詐為古帖示邕曰右軍真跡邕欣然曰是真物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好見明錄

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字

筆 唐 唐仁堂

書蕙葉

僧懷素居零陵庵東郊貧無紙可書乃種芭蕉萬株以供揮灑史 國

石鼓文

石鼓文謂之周宣獵文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也法書

小篆

唐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補 史

買王得早

南宋羊欣字敬元上隸書王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語曰買王得早不失所望圖書 會粹

草蛇書

唐琮夢蛇繞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王隱 真話

小聖

宋王僧虔以為右軍書江右無有及者獻之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故人謂之小聖法書 苑

善草隸

蕭子雲王褒之姑夫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往來其家遂相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字 唐 唐仁堂

模範俄而名亞子雲後周 書

斜斗策文

晉武帝時有人於嵩高山得竹簡二枚上兩行斜斗書俾以相示莫有知者張華以問東督督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晉 書

宣王簡

襄陽人開古塚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識直云似是斜斗書江淹以斜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南 史

噴字

班孟能嚼墨一噴皆成字盡紙有意義神仙傳

鳳尾書

梁王銓四歲即倚井欄為書書滿洗去復書展與不拂腮塵先於塵上書至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也南史

學習泉碑

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書之許見鍾繇書之谷見蔡邕書又見張岳碑始知衛夫人書徒費年月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學字
遂師泉碑學習年五十二藝

永字八法

王逸少工書十五年中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永蓋八畫法苑

善細字

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粒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江南野史

以頭濡墨

張旭善草書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水中索

筆揮毫變化無窮若有神助世號張顛國史補

善隸書

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沈約宋書

蒼頡作書

蒼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

不擇筆墨

裴行儉工草隸每日褚遂良非精紙佳筆未嘗肯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惟子與虞世南耳唐書

大字如掌

廬山蒼霄峰石室極深險人不可至禹刻大字如掌有好事者絕而下暮得百餘字字奇古不可辨惟洪荒濛濛十乃一說

諱丙日

李未莖諱丙日去蒼頡以丙日死按古五行書蒼頡丙寅死

無人識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用時無人識

秦李斯始識八字漢叔孫通識十二字通志

飛白

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技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南史

大篆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書斷史籀十五篇因謂之籀書凡九千字今石鼓之遺文是也漢藝文志

秦篆

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字字

居仁堂

秦相李斯以上古大篆行世古遠人多不詳刪畧繁者取其合體參為小篆是曰秦篆書

隸書

秦程邈字元岑為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得隸書三千字秦之始皇用為御史書

漢隸

程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鮪三倉蔡邕石經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為散隸謂以散筆作隸書也陸子淵古隸

工書

蔡邕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又叛造飛白絕倫邕常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容厥狀甚異援以九勢言訖而沒羊欣筆法

八分書

蔡文姬邕女名琰亦工書自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吾衍則以為存隸八分就篆二分書

草書

古今記林

卷十六 文字字

居仁堂

張芝字伯英善草書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芝草多是昶作書

古今記林卷十六終

古今記林卷之十七

登源洋士漢蘭然甫編輯

藝術類

醫

嘗味瘵疾

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瘵疾，今經方本草之意咸出焉。世紀

巫咸

巫咸以湯術為希光之醫。邦璞賦序

古今醫林

卷十七 漢術醫

一 居仁堂

病在膏肓，難治

晉庚來醫於秦，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將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達，針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歸之。左傳

能生太子

魏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之陽，五會有間。太子蘇。史記

鐵絲脈

扁鵲，兄弟三人，善醫。扁鵲問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鵲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人血脈，投毒藥，故名聞諸侯。史記

傳禁方

扁鵲姓秦，名越人，時舍客長桑君，遇而奇之，知非常人，乃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藥與扁鵲服之，三十日見人五臟。史記

上池水

太倉公淳于意，嘗游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射目，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仰首見殿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神于診脈。史記

古今記林

卷十七 漢術醫

二 居仁堂

刮骨

漢關公為流矢所貫，華佗曰：矢鐵有毒入骨，乃破臂刮骨去毒，公飲啖自若。蜀志

吐胃蟲

太守陳登得病，華佗曰：胃有蟲，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魚膽。史記

剝腹治病

華佗剖腹治病不起於華佗抱樸子云仲景開懷以納赤餅素問亦云剖肌解膚古有此法廣博物志

病差在怒

華佗治一郡守篤病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無何棄去雷書罵之守瞑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後漢本傳

出書一卷

曹操苦頭風召華佗日在左右後歸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猶不肯至操怒殺之他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活人吏畏法不受他索火焚之魏志

古今記林

卷十七 醫術

三 居仁堂

肘後方

晉葛洪抄金匱方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東晉紀

楠井

晉蘇耽種楠鑿井以療人疾時病疫者令食楠葉飲泉水即愈世號楠井神仙傳

杏林

晉董奉居廬山為人治病輒愈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後以杏一器易穀一器穀少者虎逐之乃以穀贖貧者號

董仙杏林廬山記

善用鍼

魏時有句驥客善用鍼取寸髮數十餘段以鍼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西陽雜俎

多所全濟

崔季舒本好醫術天寶中於徒所無事銳意精研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為之療護北史

以醫貴顯

徐熙好黃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雷一瓢與之曰古今記林 卷十七 醫術

卷十七 醫術

四 居仁堂

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聞之乃扁鵲鏡經二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子秋夫孫道度叔雷曾孫

文伯嗣伯並以醫貴顯云張太素齊書

治髮痕

南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即氣絕徐文伯曰此髮痕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髮引之長三尺頭成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即愈談數

醫食髮

唐甄立言善醫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誤食髮令

俾雄黃一劑吐一蛇無目燒之有髮氣乘

治目疾

單道開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道
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實祥記

暗愈眼花

一少年眼中嘗見一鏡醫士曰與鱗太多有魚鱗在胸中
所以眼花乃設芥醋一既因飢啜之遂愈廣博物志

欲速即愈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之文
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
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乃下火而林焉重衣以覆之有頃
流汗既起二年果卒類林

古今記林

卷十七 藝術醫射

五 唐作堂

射附

射河伯

羿臣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其室屋羿中其
膝許氏

射石飲羽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乃

石復射矢躍無迹韓詩外傳並載

射石沒鏃

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射之中沒鏃
視之石因復射終不復入廣居郡有虎自射之及居北平
射虎虎騰傷廣亦竟射殺之史記

穿楊

楚香由蓋善射去楊葉百步射之穿其葉百發百中魏國

落雕手

斛律光嘗從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中其頭形如
古今記林 卷十七 藝術射 五 唐作堂

古今記林

卷十七 藝術射

五 唐作堂

車輪旋轉而下乃鴈也刑子高嘆曰此射鴈手也當時號
落鴈都督北齊書

嚮鐵

隋末有魯君謨善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
中口主靈智學射於君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
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截之末及一矢
君謨張口承之審其鏃而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法者鏃

法朝野
余載

發無不中

魏舒為鍾毓長史，魏初不知其善射，後過射人不足，以舒滿數，舒無不中，舉坐驚歎，魏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晉書本傳

朱落雁

朱漢賓射一飛雁，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皆無識者，人皆號為朱落雁。

彈棗

李元忠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常從文襄入謁，魏帝有美鳴鶴，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古今記林。卷十七 藝術射術 七 唐仁堂
得幾旋而落，對曰：一丸春至，草成重，一丸承太尉軍意氣，兩丸足矣，果如言落之。北史

御

學御

造突學御於秦皇氏，並未為遠，僅可容足，魏走往還無失。

子列

書

畫畫寒熱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

宋博物志

寫龍致雨

曹不與嘗於溪中見赤龍，天矯波間，因寫以獻，孫皓時款寶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於是取不與龍置之水傍，應時雨足。尚書故實

畫龍點睛

張僧繇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即飛去，人因請點之，湏臾雷電破壁，壁龍乘雲上天，其二未點睛者見在。宣和畫譜

古今語林

卷十七 藝術畫

八 唐仁堂

鱗甲飛動

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天將雨，即生烟霧。畫記

龍穿壁去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為服，忽金中霧起，雲蒸，見二龍騰躍，遂穿壁而去。

畫馬圖龍

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嘗畫馬於壁，夜聽馬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舒卷，輒雲氣縈集，人謂之畫聖。名畫記

畫狗馬難

客為齊王畫者，問之畫孰最難，對曰：狗馬難，孰最易，曰：鬼魅易，狗馬人所知，且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子韓

畫馬通靈

韓幹畫走馬，絹壞損其足，李公麟謂失其足，走自若也。○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醫者曰：此馬大似韓幹所畫者，忽值幹幹曰：真是吾設色者，歸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缺知畫通靈。錄

畫馬失一

古今記林 **卷十七** 畫所畫 九 唐本堂

寧王善畫，嘗於花萼樓壁上畫六馬，深塵圖，明皇最愛，玉面花聰，謂風鬣霧鬣，纖悉皆備，後壁間惟有五馬，其一失去。龍城錄

畫馬馬死

宋李公麟字伯時，至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為李画入神，奪其精魄。珍珠船

畫人馬

曹霸畫人馬，筆墨沉着，神采生動，趙子昂云：唐人善畫馬者甚眾，而曹韓為之最。宋湯

畫獅已瘥

陸游患瘥不瘥，顧光寶以墨圖一獅子，令於戶外榜之，夕中戶外有瘥，悉牽連，聲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瀝滿，病乃愈。窮怪錄

畫牛

唐戴嵩善畫牛，畫飲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童牽牛，則牛腫中有牧童影。據○米元章在澗水時，客攜戴嵩牛圖，來借留數日，以摹本易之，不得，客謂原本牛目中，有牧童，此則無也。

古今記林 **卷十七** 畫所畫 十 唐仁堂

畫牛隱見

宋太宗時，李至獻畫牛，畫則啣草欄外，夜則蹄卧欄中，莫曉其故，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淡，和色著物，畫隱夜見，沃焦山有石，摩色染物，夜晦畫顯。海外記

善花鳥

唐人花鳥，邊管最為馳譽，精於設色，濃艷如生，永壽寺圓塔上四面花鳥，皆畫也。宋湯

畫鷹鷂

潤州興國寺，昔榜鷂棲梁上，穢污尊容，張僧繇乃就東壁

上畫一房，西壁上畫一鵝，皆側首向簷外看，自是鳩鵝不復敢來。朝野僉載

畫魚

李思訓畫一小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扣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內，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畫者，嘗戲畫有數魚投池內，經日夜不去。即遊記

賂畫工

漢元帝後宮既多，乃令畫工圖形，按圖召幸，諸宮人皆賂

古今記林

卷十七 漢書

十一 居仁堂

畫工唯王端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求美人為關氏，上按

圖召昭君行，召見貌比後宮第一，帝悔之，畫工毛延壽等

皆棄市。西京雜記

不點睛

晉顧虎頭名愷之，為畫扇作嵇阮，而都不點睛，王問之，顧曰：「那可點睛，點睛便語。」俗說○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睛，人

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耳。」

阿堵猶言無錫，這個耳。

瓦棺維摩

顧愷之於瓦棺寺北殿內，畫維摩居士，畫畢，光輝月餘，名

簾中大士

吳道子畫簾中大士像，遠視之，則大士在簾外，近視之，則大士隱在簾內，人稱其妙。

畫入神品

唐關立本，太宗朝官居宰相，畫入神品，與兄立德齊名，當

窮丹青妙

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

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唐名畫錄

畫思入神

王摩詰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

所到，學者不及，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唐書

李龍眠畫

李公麟善畫，致仕歸，肆意龍眠山，巖壑間，自作山莊圖，為世寶，工白描，人物遠師陸吳，牛馬斟酌韓戴，山水出入王

李作畫多不設色，獨用澄心堂紙為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着色，筆法雲行水流，識者以為顧凱之張僧繇之亞。宋史本傳

楚山清曉

宋米元章芾天資高邁，初見徽宗，進所畫楚山清曉圖，大稱旨。宋湯屋云

畫上婦人

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欲得如此畫，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貞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

古今記林

卷十七 藝術畫

十五 唐仕堂

應，應則以百家練灰酒灌之，遂活，顏如其言，果下障，善笑，飲食如常，躡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居夕，貞貞泣曰：妾南嶽地仙也，君忽疑妾，不可更住，携其子，却上軟帳，嘔出前酒，畫上添一子。指紳勝說

地獄變相

吳道玄字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咸觀，皆懼罪修福，兩班市屠沽魚肉不集。珍殊

午時牡丹

宋歐陽公得古畫牡丹叢下一貓，未知其精，丞相吳正肅

公與歐相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花披哆而色燥，日中時花猶眼黑清如線，正午時眼也。稟○牡丹花開時，常有貓相守，防鳥傷其蕊，鼠食其根也。

竹長萬尺

文與可善畫竹，一日詩道東坡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東坡答曰：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與可曰：吾言妄矣，豈有萬尺竹哉，東坡復答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歸老焉，因畫篔簹谷偃竹遺之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

古今記林

卷十七 藝術畫 占卜

十五 唐仕堂

尺之勢。蘇文

含墨與壁

秦有烈裔者，含丹墨與壁以成龍獸，善畫龍鳳鸞鸞，軒軒惟恐飛躍。拾遺記

占卜

六丁取易

唐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曰：所讀者書何在，上帝命五攝六丁，追取遠知跪地，老人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神王保衛，何得執藏

箱帙遠知曰是青丘元老傳授也異人記

火焚青囊

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為火所焚事文類聚

明風角

段騎新都人習易明風角時有就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二生荷擔問騎舍幸告之竟如言又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窺要術辭歸騎合膏藥并簡書封筒中告曰有急發視生到後萌與吏爭渡吏過

古今記林

卷十七 雜術占卜

五 唐仁堂

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云後萌與吏開頭破以此膏裹之創即愈生歎服反還卒業騎遂隱窟後漢傳

占風

李太史與張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方五里當有哭張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

占風賀赦

李南句容人明風角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詣廷尉南謁賀稜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君反賀耶南曰且有善風

明日中時有吉問故來賀旦稜望景晏以為無徵至曉驛使齋詔原停稜事南問何遲使曰度宛陵浦里旆馬蹠足不得速耳稜乃服後漢傳

暴風知應

李南女亦曉家術為由奉縣人妻晨詣鑿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鑿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卒後漢傳

占巢鳴

古今記林

卷十七 雜術占卜

五 唐仁堂

有巢晨鳴於飛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吐之率更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外隋唐嘉話

賣卜成都

嚴君平賣卜成都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前漢書

卜家世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盡矣類林

破甕得婦

有人失妻，管轄卜之，令明日於東陽城門候擔豚人，牽與共聞，其豚走逸，即共追之，其人如言，豚入舍，突破主人甕，其婦從甕中出。六帖○異苑云：豚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焉，與此稍異。

占亡奴

杜生善易，有亡奴者，生曰：見進鷄使者，可市其一，則得奴。果遇使者得一鷄，忽飛集莽上，取之獲奴。唐史○一云宋人，即杜五郎。

墮馬傷頭

古今記林 卷十七 舊術占卜 十一 唐在堂

晉郭璞為左尉，周都卜云：君且墮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黃昏坂下，犢觸石，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洞林

書版遺金

晉隗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吾亡後五年，當有詔使姓龔者來此亭，此人負吾金，即以吾所書版索之。至期，妻齋版詣使者，使者惘然，沉吟良久，乃悟。取著筮卦，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在耳。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乃得金如卜焉。中都志 庚紀全

墮梁

唐袁天罡占卦，能知前後五百年事，其妻謂曰：汝占後世子孫榮枯若何，罡占之，至十世孫某極貧，妻曰：有救助否，罡又占得本府太守，於某年月日時，有墮梁之厄，即寫一書以朱匣盛之，封鎖置家廟中，匣外留字以示子孫，傳流不得妄動，付與第十世孫某，於某年月日時，將此匣送本府太守，令伊起身下堂親受，後至十世孫果極貧，思祖言某年月日時，將匣送府堂階下，令太守起身自接，方下階，堂上梁朽墮下，公座打破，開匣視之，有一帖云：爾救我十世孫之貧，我救你墮梁之厄，太守俯伏拜謝，薦其孫入仕。山堂肆考

古今記林 卷十七 舊術占卜 十一 唐在堂

占屋崩

晉淳于智能易筮，燕人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怖，藻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然而崩。事文類聚

筮失子失金

楊伯醜武鄉人，賣卜，有人失子，就伯醜筮，伯醜曰：汝子在

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又有夫妻藏金數兩失之，夫疑妻有異志，將逐之。妻稱冤，詩伯醜筮曰：「金在，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取之。』」隋書

失爐筮卦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晨興，見發青煙，此香爐也。」語其處，求即得。集異記

預知狀元

古今述林 卷十七 筮術占卜 十一 唐在堂
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問之曰：「今歲狀元何姓？」荅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曰：「亦知其名乎？」乃舉衣裾以示之，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述齊聞覽

識主姓名

東方朔與弟子俱卜，朔渴，令弟子叩道過家門，不知室主姓名，呼不應。朔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朔謂弟子曰：「主人姓李，名博勞，汝呼當應。」室中人果姓李，名博勞，出與朔相見，入飲之。東方朔占

酒不得飲

東方朔門生三人俱行，見一鳩，一生曰：「今當有酒。」一生曰：「酒必酸。」一生曰：「酒不得飲。」須臾至主人家，出酒安樽於地，而覆之，問其故，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故知酒酸，飛去所集枝折，故知不得飲。本傳

卦影

嘉祐間，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謂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東軒筆錄

雜卜

古今述林 卷十七 筮術占卜 十一 唐在堂
東歐王叔良壽百六十歲，遇命号巫立号祀，而以雞卜。上信之，考祠難中，自此始。漢郊祀志

觀燈術

道士譚紫霄有觀燈之術，說人禍福必中。續博物志

筮得鼎卦

李剛字文紀，仕隋官不進，筮之得鼎卦，筮人曰：「君當為卿。」輔侍易乃如意，至唐終禮部尚書。唐書

紗籠中人

唐卜者胡蘆生，卜筮甚驗。李藩嘗問之，生曰：「貴人也在紗籠中。」

籠中潘問所由不復言後有異僧云凡宰相冥司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潘默喜卜者言憲宗朝果拜相原化記

卜微

西伯將出獄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影非熊非羆乃獲伯王之佐果遇呂望於渭濱載歸周記

算數

算圖緯

鄭玄事馬融融著圖緯令去算嘆曰鄭生東去吾道東矣

古今雜考 卷十七 算術 卜算 十一 唐志

先知死期

後漢傅士和感好圖讖先自知死期令子弟市棺共至其日而終方術

壁下酒肉

趙達至故人家食畢主人曰乏嘉肴無以叙意達取篋箸再三縱橫曰君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主人怒曰以卿善筮故相試耳類

俎上蒸豚

陳廣漢為曹元理取酒鹿脯數片元理算曰此資業之廣

何供饋之偏耶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豚二頭厨中荔枝一盤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為歡類

數推亡羊

管輅洞曉術數有婦人亡羊從卜曰可視東正塚中當向上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別

推筮中索

上林獻棗漢武以杖擊殿楹呼方朔曰叱叱朔來此筮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者

古今雜考 卷十七 算術 算數 十一 唐志

上也以杖擊楹者兩木也兩木林也朔來朔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外傳

億鏡

東方朔善識數武帝以鏡置篋中命億之朔曰玉之英石之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睹相知心蓋鏡也類

山雞毛

平原太守劉邠取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輅筮之輅曰高岳巖巖有鳥來身羽翼玄黃鳴不失辰此山雞毛也類

知盆白鵲

唐宣宗取金盆，復白鵲，召軒轅集，速至筮之，終及玉階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唐紀

胤生子

城都袁容師，天罡子也。高宗置一鼠于於奩，令術家筮之，皆曰：胤容師曰：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胤生三子。唐紀

相術

相周亞夫

漢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為侯，八歲為宰相，九年當飢死。亞夫笑曰：既貴如負言，又何飢死？負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飢死法也。後果下廷尉，不食五日死。唐仁愛

本傳

相武后

袁天罡見武后，后母曰：夫人當生貴子，后尚幼，母抱以見，給也。以男，天罡熟視之曰：龍瞳鳳頸，若為男當作天子。後高宗崩，后果稱制，國號周。唐紀

相封侯

衛青少為平陽侯家人，有一鉗徒相青曰：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乎？後為大將軍，封

長平侯。漢本傳

萬里侯相

班超詣相者，相者曰：生燕頤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漢書

相鍾繇

魏鍾繇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行不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贖費，使之專學。

善相許女

古今雜錄 卷十七 藝術算數相術 善 唐仁愛 宋馬亮善相，為夔路監司，曰：呂文靖父為州職官，一見文靖，即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常以此女為國夫人，何為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為國夫人也。魏書

貴在後宮

有望氣者許負至魏，謂魏王豹曰：貴在後宮，出其妻薄氏，令負相之，曰：此天子妻也。豹因遂反，韓信擊之，擒豹，以薄氏獻王，後生文帝。前漢書

市吏善相

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罔有識

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吳越春秋

麻衣相

宋錢若水為舉子見希夷於華山希夷與一老僧方擁爐坐熟視若水以火筋畫灰寫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再往希夷曰吾始見子神清氣朗謂可作仙特召此僧決之渠云子但能作公卿後若水為樞密副使年四十致仕老僧者麻衣道人也明見錄

相服役免

古今事類 卷一七 藝術相術 一 韋 唐任堂 盛琦寧波人少服役於劉指揮家袁忠徹善相見其執扇在旁謂劉曰善視此免乃進士知縣也後果登商輅榜進士授元錫知縣明錄

奇骨

程方進年十五為小吏遇純數為樵吏罵辱乃詣蔡父相蔡奇之曰小吏有奇骨當以經術進謝病而歸後果中選傳本

龜息

袁天罡相李憐曰君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史曰錄

面部三無

李定為醫術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何如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塚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棄舟葬舟破骨沉金華子

數多蹇剝

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數多蹇剝時有憂懼不足為慮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後元忠果遭譴責德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志唐本傳

死於白馬

古今事類 卷一七 藝術相術 一 韋 唐任堂 李德裕有相者謂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死於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數中亦不畜白馬後為白敏中所傾命為植專勳淮南秋事公坐是竄海南宋錄

虎厄

晉簡文初無子念善相者通閨宮人時李太后執役宮中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武帝既為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厄無謂且生未幾虎乃命工圖虎形戲擊之惠平腫而崩類書

善相馬

魏朱建平善相術，所相曹丕、曹彪、荀攸、鍾繇等，皆驗。又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過之，語曰：「此馬今日死，帝乘馬，馬惡衣香，驚奮，文帝膝帝大怒，即殺馬。」書

星命

張金鼓

張金鼓善星曆，一日有富翁至，以命詢焉，金鼓推其福祿，歷歷如見，有丐即簷下告曰：「此翁與我年月日不謬，吾刻何貧富懸絕，張為丐細推之，曰：『汝生於舟乎？』丐曰：『然。』張曰：『汝亦富，但處非其地，若大江之北，富可頃頃於彼，丐因省古今雜錄。』
卷十七 術術相術星命 意 唐任堂
親居淮安，往依焉，其人空房一所，中有鬼祟，使丐居之，是夜聞鬼喧曰：「主來矣。」鬼導入大樹下指之，丐發之，得金一窖，覆以金鼓，丐取金鼓歸吳，酬張，張遂以金鼓名焉。嶺石新談

卜葬

占墓地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類林
葬牛眠

陶侃母死，欲營葬，乏吉地，忽家失一牛，見一老翁曰：「牛眠處有真地，營葬位極人臣，侃因葬母。」晉書

葬壓龍角

荆處俊死，葬訖，有書生嘆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斷，其後象賢坐不道，果斲處俊棺，焚其尸。」朝野全載

竹葉叢生

唐智興微時，有道士居門側，智興每日必掃道士之門，智興母死，道士曰：「吾善審墓地，他日引智興以竹葉表一處，曰：『此出兩世方伯，智興再往，竹葉有杖叢生，遂葬焉。』」廣記

古今雜錄

卷十七 葬術卜葬

唐 居任堂

得石柳

沈彬保大中，以尚書致仕，居江西高安，手植一木於平野，戒諸子曰：「必葬我此地，子孫伐木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梓，上刊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棺一所，即葬之。』」續博物志

占朱雀

徐勣初卜葬，曰：「朱雀和鳴，子孫盛榮，張景藏曰：『所占者過也，此謂朱雀悲哀，棺中見灰，後其孫敬業反，則天怒，斲棺焚尸，見灰之應也。』」廣記

即水為陸

郭璞以母憂卜地於暨陽吉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水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百里皆為桑田事文類聚

燈燃不動

蘇老泉之祖白蓮道人遇蔣山人示葬地命取燈一盞燃於其所雖四面風來此燈凝然不動曰此正穴也夷堅續志

地出大儒

朱常齋晦菴先生父也嘗招山人擇地問富貴何如其人久之答曰實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後生晦菴果為大儒堯山堂

古今記

卷十七 蘇州下

其 唐仕堂

黃撥沙

開越黃撥沙喜視墓畫地為圖即知休咎因疏黃撥沙發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木根傷葬者左目發墓果然出之即愈后山瑛叢

巫

季咸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

越巫

漢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巫者忽死風俗通

禱禮不食

光宗朝丹陽禮有蒲大王者善禱術獨一家不與禱禮集其田數畝立盡隣田不損一穎而去明紀

方術

黃石如題

王處訥少時有老叟至舍黃洛河石如題令處訥食之且

古今記

卷十七 蘇州下

其 唐仕堂

曰汝性聰悟後當為天師周漢間司天監宋太平興國初拜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宋史

鋪地

費長房有神術能鋪地脉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復如舊神仙傳

爐氣成雲

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夏會客向室大爐氣盡成雲廣異記

與酒救火

佛圖澄嘗與石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酒與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騎幽州云火從西門起西南驟雨滅之兩頗有酒氣晉書

含水激火

樊英魯陽人善風角常有暴風從西方起英曰成都市火急因含水西向激之令記其時日客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後漢傳

火術

吳姚光有大術孫權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猛火焚之古今記林 卷十七 禁術方術 壬 居仁堂 荻盡光端坐灰中把一卷書史

禁水禁樹

徐登閩中人本女子化為丈夫善巫術又趙炳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疫二人過於島傷溪水之上約共以術療病相謂曰今同志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不流炳復禁樹樹即生菓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後漢傳

屋簷蓋度

後漢趙炳至章安人莫知之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悚炳笑不應既而爨熱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

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後漢傳

墮死復生

荀子訓有神道術抱鄰家兒失手墮地死其父母驚號怒痛子訓惟謝過遂埋之月餘子訓抱兒歸父母恐曰死生異路何為復見兒識父母笑悅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免也雖喜猶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乃信後漢傳

雪致羊酒

卽州道士少微頃在茅山寄泊有丁秀才同寓舉動不異常人然不汲汲進取盤桓數年過冬夕霰雪二三道士圍爐有脆熟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為戲言俄見戶

開奮袂而去少頃蒙雲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示浙帥厨中物因吟咏忻笑擲榼騰躍遁去唯榼存焉院主以狀聞於縣後漢傳

還瓜刀

晉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即當相還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中得瓜刀其神怪往往如此西湖志

奚奴

上虞縣人家奚奴多方術，向空長嘯，則羣雀來萃，夜哭，蚊
蚋悉死於側。山堂肆考

王十八

唐劉晏少妙道術，過道流三人飲酒，極歡曰：世間還得似
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後晏於衡山縣，與冷淘、香茱、芳潔、
劉公問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種此菜，劉
公訪王十八與俱歸，其後劉公病已屬，然得王十八藥三
丸灌之，蹶然而起。史

竊婦

古今記卷十七 竊術 竊術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蓋異術，一見
婦人，即便能教，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遠，和朝奉認，夜便
竊以送帝，奇其能，詔素賜之。西京

禁咒

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
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便躍射去，如弩箭
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花朴

却方書

永樂十五年，歐寧人有進金丹及方書，上曰：此妖人也，棄

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朕無所用，金
丹，令自食之，方書即毀，勿令別欺人也。吳故紀

劍術

不刺忠義

苗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一夕獨坐，忽一人
持刀立榻後，公知刺客，問曰：豈傳劉正彥遣汝殺我乎？曰
然，曰：若是，則取首去可也，曰：知公忠義，何忍害公，恐防閑
不嚴，有繼至者，故來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
無財，曰：留事我乎，曰：老母在，未可留也，問姓名，不答，攝衣
登屋，屋瓦無聲，時月明，去如飛。魏俠傳

工巧

木人

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
舞既終，木人睜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斬偃師，偃師懼
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為也。列子

及

齊班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遂去而不還。西陽雜俎

木仙指旱

魯般燔煙人巧倖造化嘗作木鳥其父乘之至吳吳人以
為妖殺之般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
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為也乃賫物巨千謝
之般為斷一手其月吳中大雨西陽雜俎

巧設木人

馬鈞巧思絕世設為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
樂使木人挑九柳劔緣絙倒立傅子

木偶機關

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胃頓妻關氏兵強於三面陳
賈訪知關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揮問關氏望見謂
是生人慮下城胃頓必納遂退兵後因為戲其引舞有
雜節者髮髮莫優笑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勿○平城
今大同府桓譚新論云畫美人圖獻關氏得解

木人吹簫

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般輸墨翟曰不劣古矣子傳

削竹人語

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士人皆將酒與此竹
人竹人語天下演史兩也子

木牛流馬

諸葛亮出祁山以木牛運由斜谷口以流馬運蜀志

木鳥能飛

張衡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里文士傳

木鶴

天姥山南峰昔魯班刻木為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北山
西峰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峰往天將雨則
奮翅動搖若將飛奮述異記

紫帶為城

古今紀卷十七晉江乃一季蘇林堂

公輸般為高雲梯攻宋墨子見楚王曰請令般設攻宋之
具臣請紫帶守之般九攻不能入遂報兵陳琳傳

心輪扇

漢長安巧工丁緩作卧褥香爐爐體帶平又作七輪扇連
七輪大皆徑尺一人運之滿堂寒戰今二法並存續博物志

尺絹一縷

唐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能於一尺絹上綉法華經
字如粟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為蓋五重中有十洲三
島蘇氏演義

尺絹一縷

唐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能於一尺絹上綉法華經
字如粟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為蓋五重中有十洲三
島蘇氏演義

尺絹一縷

唐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能於一尺絹上綉法華經
字如粟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為蓋五重中有十洲三
島蘇氏演義

博奕

投戲具

陶侃為荊州見佐吏博奕戲具投之於江曰圖恭克舜以教愚子博股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為晉中興奇

恭聲

東坡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恭聲因憶司空圖有恭聲花院閉之句因作詩曰不聞人聲惟聞落子東坡語

忘憂

古今記

卷十七 藝術博奕

王居仁堂

祖納好奕恭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恭對曰我亦忘憂耳晉書

投局於地

謝安與友人恭友人西南恭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覆舟友人悟乃救之安大怒投局於地南史本傳

出攜棋具

王積新每出必携圍棋具畫紙局與棋子併盛竹筒中繫於車轅馬鬣間道中雖遇匹夫亦與之對洞覽

賭梅詩

王荆公在鍾山下棋薛昂門下與焉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公為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是也詩學

賦棋

李泌七歲被召時明皇與張琬觀奕說請賦方圓動靜曰方若恭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恭死泌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贊得奇童童子傳

鈞

吾論不獲

史帝鈞天池書會本獲王或曰臣以為吾論者濟古今事考

表

食餅

卷十七終

古今記林卷之十八

婺源汪士漢附然齋編

僊釋類

僊術

河上翁

漢文帝時有河上翁者結草菴河上帝讀老子不解遣人問之翁曰道德尊貴非可遙問帝幸其菴問曰魯天之下莫非玉臣不能自屈母乃高平翁即坐躍冉冉在空中去地數丈曰余上不巨天中不至人下不至地何臣之有帝乃古今記林 居在堂 下車稽首翁授書工十卷遂失所在帝於西山築臺望之 名望僊臺神仙傳 ○今陝州北有河上公廟

呼錢

吳葛玄句容人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以數十錢使人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從井中飛出又能為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飲不盡杯不去也白帖

祝雞翁

祝雞翁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

某樓樹上畫以放之翁呼雞名即別種而至賣雞及子得錢執置之而去後昇吳山白鶴孔雀嘗止其傍列仙傳

朱桃畫像

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道人敝衣容貌憔悴求傳神許笑之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僊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朱桃稚像也求者輒羨許貪畫值得像輒取二千夢道人謂曰汝福有限矣古今記林 居在堂 得遺取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括異記

食蟠桃

漢武帝時西王母降出桃七枚自啖二枚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實指東方朔曰此桃三熟此兒已三偷矣漢武故事

吐火

葛仙翁冬月延客時天寒仙翁曰貧不能人人具爐請作一人火共致煖者即吐氣火從口中出須臾滿屋皆熱客盡脫衣列仙傳

壺公

壺公賣藥，懸壺於肆頭。日入後，輒飛入壺中。費長房於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乃日進餅餌，公語曰：「隨我飛入。」

眇目單衣

曹公欲害左慈，慈自眇，為布單衣。至市視之，一市十萬人皆眇一目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在。

堯煖不死

周顯仙每言不死，明太祖以堯煖之，竟日就視，委如時從。

古今記林

第十人 仙釋仙術

三 屠在堂

上征友諒，上怒其顛，屢投之水，不濡，竟去不知所之。

壁間畫門

冷謙得仙術，有友人貪，謙曰：「吾指汝一所得，念二統，勿過。」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入之蓋盜幣也。其大恣取，歸道其引，他日庫失金，得所遺引，執其人訊之，因謙謙將至，曰：「渴甚，命以飛水飲，遂入飛，捕者持飛至御前，上詰之，乃於飛中應聲，上碎其飛片，片皆應，自是不知所之。」

呼吸萬里

萬曆間，江右有狂客，係海外浮提國人，其人皆飛仙，多幻術。

術呼吸可萬里，御史葉永盛曰：「汝等異人，毋惑吾民，遂違之出境，頃更不知所去。」

騎龍上界

陶安公，數行火術，一旦散散，紫色衝天，須臾朱雀上治，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龍至，安公騎之，東南而上。

御入壁中

左慈有神術，曹操欲殺之，慈卻入壁中，不知所在。後人違慈於陽成山頭，因復還之，慈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令就言曰：「遠如許，遠者殺之。」群羊數百皆化為羝，並屈膝人立，言曰：「遠如許，遠莫知所取。」

葉令神術

漢王喬，河東人，顯宗朝為葉令，有神術，每朔望朝帝，怪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雙鳧，詔視之，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履也。每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後天落玉棺堂前，吏推不動，喬曰：「天帝召我，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

莖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泥汗喘乏百姓乃立廟
號葉君祠神仙傳

畫酒中斷

左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兩向列仙傳

耆域渡江

耆域天竺人神奇莫測晉惠帝時至襄陽欲寄載過江船
人見其衣服敝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而域已渡前行見
兩虎以手摩其頭虎耳而去襄陽志

篆符鎮邪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傳仙術 五 唐真堂
董仲董承子其母乃天之織女故仲生而靈異教篆符鎮
邪怪嘗游京山潼泉以地多蛇毒書二符鎮之其害遂絕

今象石在京山陰京山縣志

黃鐵成銀

蕭行美年九十餘嘗遊對融山遇一老人自稱張先生指
草一叢曰移草栽之可黃鐵成銀戒勿泄行美受教移草
歸試之果如言久之泄其事一夕風雨漂失其草再入山
訪之不復有矣一統志

一束茅

魏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斬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
慈頭定視一束茅耳神仙傳

以氣禁水

左慈以氣禁水水為逆流一二丈禁水著中庭露之炎寒
不冰後漢書本傳

竹葉舟

陳季卿舉進士客長安十年於青龍寺值終南有老翁至
以囊瀛圖挂壁間季卿尋江南路歎曰安得自此歸翁折
竹葉置圖中所畫渭水中曰注目於此季卿熟視見一舟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傳仙術 六 唐真堂
甚大登舟旬日至家吳興實錄

遷叔洲

許氏者許真君女也遣建安黃仁覽盡得真君道妙日究
神仙之學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留許氏侍翁姑一夕許
氏院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許曰黃郎爾姑曰吾子數千
里安得至此許曰彼得仙道頃刻千里戒漏語不令姑知
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仁覽歸許告以故仁覽謁父母兒
雖宦遠鄉夜必潛膝下仙道秘不可泄恐招謫言訖取竹
杖化青龍乘去後真君輕舉之日許氏同仁覽公姑三升

二口白日飛昇仙杖既行許氏銀偶墜今有許氏墜銀洲

雙履墜地

羅耽少學道得仙後復仕為州治中每時乘空歸家耽則反州嘗元會朝賀在列時耽後至迴翔閣前欲下次為戚儀以箒擲耽得一雙履墜地耽由是飛去廣博物志

有衣無屍

漢谷春櫛陽人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人大驚家人迎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仙術

七 居在堂

之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山上時來止其祠宿焉廣博物志

騎羊入蜀

葛由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西蜀蜀中于侯貴人追之上綏山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乘列仙傳

鉢中生蓮

佛圖澄天竺人晉懷帝永嘉四年至洛陽妙通玄術能役

使鬼神石勒聞其名召試之澄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勒愛于恭病澄取楊枝沾水洒之遂痊類書

唾盤成鯉

劉綱唾盤成鯉其妻樊夫人唾盤成獺食之列仙傳

仙女

海山使者

晉陶侃家僮百餘人惟一奴不喜言語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外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之曰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吳苑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仙術

八 居在堂

錢鏗

錢鏗即彭祖有導引術有疾閉氣以攻所患運行體中下達趾末即體和嘗云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卧人集其術為彭祖經神仙傳彭祖壽八百歲歷三代夜四十九妻五十四子五原

安期生

安期生賣藥海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列仙傳

服石髓

王烈入太行山見山石裂每丈中有孔尺餘有青泥流石

烈取視之氣味如粳飯烈啖之歷年數百六帖

穴中仙館

嵩山北有大穴有人誤墜穴中同輩投食墜者得之為尋
穴而行計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屋中二人對奕下
有一杯自飲墜者告以飢渴蒸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
力十倍半年許乃出自蜀歸洛問張華華曰此仙館所飲
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世說

爛柯山在汾州武鄉一云在衢州城南一云信安石室山

王質入山採樵見二童子奕棋所持斧置坐而觀之童子

古今記林卷十人仙釋仙九居仁堂

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述異記

惡疾得仙

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得
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取福也東坡

請歸恒山

方士張果居中條山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竟時為侍中
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固請歸恒山後卒好異者奉
以為尸解唐元紀

叱石成羊

晉黃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與道士入山不念其家其兄
索之遇道士引見與語畢問羊何在平因叱山中白石皆
起成羊數萬頭神仙傳

青牛師

後漢封君達隴西人號青牛師常乘青牛有病死者以藥
或針即愈神仙傳

紙驢

張果老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水喚之復成驢
矣續仙記

古今記林卷十人仙釋仙十居仁堂

採藥衡山

劉璘之嘗採藥衡山深入忘返見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因
一開一閉水深廣不得過過伐弓人問逕得還或云因中
皆靈仙方藥璘更索不復知處晉書

步水

吳葛仙翁步行水上衣履不濕白帖

乘鶴謝人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
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

家七月七日待我，後氏山頭至時，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劉向列仙傳 ○王喬有三同姓名，太子晉乘鶴去，葉令入玉棺去，其一食肉芝，王喬蜀益都人，神仙也。王氏神仙傳

冠先

冠先者，以釣魚為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常着冠帶，好種荔枝，食其絕實，宋景公問其道，不告，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數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祀焉。列仙傳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仙

十一 唐仁堂

毛女

毛女字玉嬰，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列仙傳

張三丰

張三丰字玄玄，遼東懿州人，頂作一髻，手持方尺，寒暑惟一納一笠，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辟穀數月，自若，或處山，或遊市，或日行千里，洪武初，武當山修煉，永樂朝

遣人訪求，竟不得見，後寓德安太平山，與山下人索顯尤，其童子嘗從之遊，童子語人曰：張嘗出遊，必子偕往，令子閉目，余一日開目，竊視，乃空中也，三丰聞之，遂遣童子辭去，不知所往。明興雜記

妙惠仙姑

焦姑名奉真，金陵人，家中和橋南，有仙術，能祈陰晴，永樂時召入宮中，數年，建元真觀於中和橋北，居之，有弟為神，與觀道士，一日語之曰：吾不食，將死，死後不用龕與棺，只以蘆簾捲之，送江浦縣定山上，弟如言，送定山，忽雷雨驟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仙

十一 唐仁堂

飛履

晉葛洪字稚川，居羅浮，與南海太守鮑親善，親時時往來，羅浮山中，或迎至郡，與言連旦，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有雙燕，怪而問之，則雙履也，親亦有道術，嘗行卻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續仙傳

茶奶

茶奶不知姓氏，晉元帝南渡後，著書相傳見之，百餘年，顏色不改，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買者極

多器中茶如新熱而未減少人多異之刺史以胃法繫之於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中飛去其仙通鑑

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祖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列仙傳

東郭延

東郭延山陽人服雲散能夜書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隣盡見之列仙傳

徐仙姑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仙

十一 居在堂

徐仙姑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如常二十四五歲善禁咒之術

呼子先

呼子先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汝俱往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呼子先子先持一與嫗乃龍也騎之上華陰山後嘗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列仙傳

筆仙

顏筆仙高郵人宋建初鬻筆遇仙日售筆十則止會轉運

使見之間能飲否曰可飲一斗飲畢揖去遺所携筆籃轉運俾左右取還之盡力莫勝凡得其筆者剖視之管中必

有一詩或偈紀其破毀歲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驗故號筆仙年九十七一日積筆坐其上自舉火焚之飛昇而去

麻衣仙姑

麻衣仙姑汾州人姓任隱於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後有人見之遂逃入石室中有聲如雷其壁復合手蹟尚存汾州志

乩仙對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仙

十四 居在堂

明唐伯虎常見降仙令對云雲消獅子瘦乩即對云月滿兔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乩即書云

五路蠻洞經過中洞二谿中伯虎集

鐵冠道人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好戴鐵冠應舉不中放情山水遇異人授太極數學談禍福奇中高祖定鼎金陵以雞鳴寺高瞰大內欲毀之道人忽謂寺僧曰上有意毀汝寺來日駕至汝等中道遮訴可免明旦僧如言候駕拜懇上曰我無此心若輩何安訴僧曰此鐵冠道人教耳上異之遂不毀

後道人無故自投大中橋水死，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奏云：某月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則其投水日也。自是不復見。熱州志

吳彩鸞

吳彩鸞，猛女。唐太和末，有書生文蕭寓鍾陵紫極宮，一日於西山過之，竟許成婚而歸。鍾陵蕭貧不自給，彩鸞嘗孫恂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書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十載，稍為人知，遂潛往新興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防峯巒而去。南昌志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山

十五 居在堂

白鶴山龍女

岳州白鶴山寺，有兩池，相傳內潛巨蟒，呂翁招出化為劍，又有江叟者，嘗遇樵夫，遺以鐵笛，吹之無聲，一日登此山，吹於紫荆臺，響震林谷，忽有兩女子出，授神藥，云服此當為水仙，女子蓋龍女也。岳州志

屍解

有未歛失屍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形去者，白日去，謂之上屍解，夜半去，謂之下屍解。列仙傳

岳陽樓

呂洞賓兩舉進士不第，遊廬山，遇吳人得長生訣，多遊湘漢鄂岳間，嘗題詩岳陽樓上，宋時來謁滕宗諒，自稱華州回道士，宗諒家令畫工傳其像，口占以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憮然大笑而別。岳州志

栢露明眼

弘農鄧紹，八月旦入萊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彩囊，求栢葉上露，問之云：赤松子取之明眼，言終不見。

化鶴

古今記林

卷十九 仙釋山

十六 居在堂

晉王敦欲殺許旌陽，旌陽接杯化為鶴，敦方舉目，失旌陽所在矣。韻

苗龍

苗龍，唐初人，失其名，能畫龍，人以苗龍呼之，後得道仙去，今龍瑞宮東南一峯，上平如砥，相傳苗龍上昇處。紹興志

子英

子英，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着池中，以米穀養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異之，拜謝，魚云：我來迎汝，汝上背，我與汝昇天，何如，即大雨子英上

魚背騰昇而去歲歲歸故舍飲食見妻子魚復來迎如此
七十年吳中門戶皆作神祠之列仙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
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
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有疾龍出其波告求
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列仙傳

留玉易

番禺中有洞洞中生葛蒲皆一寸九節安期生服之而仙
古今記林卷十八 仙釋仙 志 居在堂

去但留玉易在焉南方草木狀

周顛

周顛仙建昌縣人行乞南昌多誕言太祖厭之命衛士覆
以甕積薪煨之火息啟視晏然令居蔣山寺與沙彌爭食
怒不食者半月無飢色上命殺同享翠微亭膳畢令闕之
空室旬有三日遣問如故益異之見上出執伏道曰打破
一桶再做一桶蓋一統也明典雜記

吐飯成蜂

葛仙翁對客吐飯成蜂或集客身長久仙翁張口蜂飛入

口成飯食之別傳

屍解得保

葛洪字稚川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軟弱舉屍入
棺輕如空衣人以為屍解得仙晉中興書

升鶴騰颺

陶侃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刺子字不可識心
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巨相故
來相看於是脫衣帽服仙羽升鶴而騰颺吳志

求蓬萊

古今記林卷十八 仙釋仙 志 居在堂

謝自然仙女泛海求蓬萊一道士謂曰蓬萊隔弱水三千
里非飛仙不可到當唐貞元十年於金泉山白日仙去順志

黃梁夢

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有少年盧生自歎貧困言訖思
睡主人方炊黃梁翁探囊中一枕以授生曰枕此即榮遇
如意生枕之凡夢自枕窺入其家身歷富貴五十年老病
而卒欠伸而寤顧呂翁在傍主人炊黃梁猶未熟生謝曰
先生以此窒吾之欲吳開錄

五色羊

吳孫皓時以滕修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廳事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為瑞即國志

黃石如芋

焦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熱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或問之不應謬歌祝鯁祝鯁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殺祥羊更殺殺雞魏敗人推其意祥羊指吳數雞指魏後不知所適廣博物志

古今記林

卷十人

仙釋仙

十本居仁堂

乘虎豹

道士王暉魏時人白阜公弟子居華嶽洞真觀常種黃精於溪側虎為之耕豹為之耘出入乘虎豹具薦轡行觀乘如乘馬餌黃精蒼木積歲時後以道術傳王法冲昆解而去真仙通鑑

劉阮採藥

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路流水中得一杯胡麻飯肩二人相謂曰此去人家不遠因窮源而進見二女曰郎君來何暮邀至家待以胡麻飯山龍脯結為夫婦逾月二

人辭歸訪於家子孫已七世矣續齊書

紅丹

漢王仲都元帝時人遇太白真人授以紅丹能禦寒暑後仙去列仙傳

神沙飛雲

王柱者不知何許人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沙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沙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邑令章君明每沙三年得神沙飛雲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列仙傳

古今記林

卷十人

仙釋仙

十本居仁堂

崔文子

崔文子泰山人好黃老術潛居山下作黃炁賣藥有疫氣者飲藥即愈列仙傳

馬明生

馬明生從安期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華陰山合金液不藥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

連眉女

續子鄭人常在黑山會牽一黃犢子來過鄭城酤酒陽都女見悅之遂留相奉乃隨犢子去俱入山焉都女生而連

眉即魏都賦饋妃連眉者也周太宗時避諱改黑山為青山列仙傳

茅君

西漢茅盈咸陽人修道隱句曲山盈二弟固為執金吾表為五官大夫西河太守聞兄昇仙皆弃官渡江尋求遇兄於東山傳以妙道並仙去今茅山各治一峯茅君內傳

躍入壁圖

宣贊玉斧泉宋提刑鄒極置別墅於玉井傍有道人自稱姓呂來獻索酒一日於鄒壁間畫一圖徑不滿八寸樓閣

古今誌林

卷十八

仙釋仙

十一 居仁堂

女樂皆具洞賓遽躍入圖圖亦漸退夫人急以衣裾印之遂成一圖子孫世藏於家類書

化鶴

盧翹廣州人任州治中少學仙術身能奮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晚則還州嘗元會至曉不能隨從叅預朝列化為白鶴至閣前迴翔欲下感儀以箒掃之得雙履靴乃驚還就列南康史

東王公西王母

東王公名悅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一曰婉姁老子枕中經

拜木公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拜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惟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西王母傳

赤松子

赤松子神農時兩師服水玉教神農入水不濡入火不燒至崑山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列仙傳

黃石君

古今誌林 卷十八 仙釋仙 十一 居仁堂 黃石君修彭祖術年數百歲有少容學地仙不求升雲神仙傳

偃佺

偃佺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實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人服者皆二三百歲列仙傳

若士

盧敖遊北海至滌穀之上見若士焉方迎風而舞敖與之語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久駐乃舉臂抃

身入雲中淮南子

桂父

桂父象林人，色時黑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列仙傳

浮丘伯

浮丘伯姓李，隱嵩山，服黃精二十年，髮白返黑，齒落更生，久之道成，白日飛昇。神仙傳

李克

李克自言三百歲，荷州春，負五岳其圖，揚武帝禮之，號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仙

韋 居在堂

負圖先生洞冥記

容成公

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周穆王，善輔導之術，髮白復黑，齒落更生，蓋專生養氣者。列仙傳

修羊公

修羊公魏人，上華陰山，石室中有石榻，常卧其上，石盡穿，臨漢景帝詔問修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為白石，羊題其背曰修羊公，謝天子，後貯石羊於靈臺上，羊復去，不知所在。列仙傳

寶子明

寶子明釣於旋溪，得白龍，解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以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采五石脂，沸水服之，三年龍來迎去，上陵陽山。在宣州 百餘年乃得仙 列仙傳

琴高

琴高，趙人，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碣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當潔齋待我於水傍，果乘赤鯉來，出留一月，復入水去。列仙傳

坐龜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仙

葛 居在堂

黃安代郡人，服硃砂，舉身皆赤，冬不着裘，坐一神龜，龜廣二尺，時人問安坐此龜幾年，曰：此龜畏日月光，三千歲一出頭，我坐此龜，已三出頭矣，行則負龜以趨。列仙傳

食飛魚

寧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後復生，世呼寧仙先生。拾遺記

寧封子

寧封子，黃帝時陶正，有人為其掌火，能作五色烟，久則以灰封子，封子積火自燒，隨烟上下，視其灰爐，猶有骨，時人葬於寧北山下。列仙傳

葛仙公

葛玄字孝先號葛仙公從左慈受丹液仙經嘗於西峯石中搗藥遺一粟許禽食之不死名搗藥島仙人琴趙高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飲酣高卧白雲間酒醒鯉化為石仙公以雙鶴贈之石至今存羅浮志○從孫洪亦好仙術晉元帝時為勾漏令訪丹號抱樸子江寧志

張果

張諱果隱恒州中條山見召於唐開元中與葉靜能輩諸公比而公長自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察識之曰混沌初分古今誌林卷十八 仙釋仙某居仁堂白蝙蝠精也授銀青光祿大夫放歸天寶時尸解仙

藍采和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黑木腰帶洗一足韡一足醉則持三尺大拍板行歌詞多率爾後至濠梁忽擲拍板乘雲而去續仙傳

韓湘

韓湘昌黎從子少學道落魄他鄉久而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湘曰無怒請效薄技以獻因為頌刻花每辦金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雲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遣之

去後謫潮州至藍關湘來候昌黎乃悟因補三韻竟別仙傳

鍾離

鍾離諱權字雲房嘗以裨將從周孝侯敗於齊萬年逃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八仙傳

曹國舅

曹國舅苗善時傳未詳其名第言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恬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雲水上以金牌賜之古今誌林 卷十八 仙釋仙某居仁堂抵黃河為蒿工索渡直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驚遂泮而得道仙

鐵拐李

李公者方外裨官不載乩云諱元中開元大曆間人終南山學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為虎所殘得一跛丐乍亡者居之○一云鐵拐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一日將赴老君華山約囑徒曰吾魄在此倘游魂七日不返可化吾魄其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至七日歸失魄無依乃附一跛草之屍而起故形跛惡非其實矣仙

何僊姑

何僊姑，零陵市人女，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飢，頗能談休咎，老而尸解，亦苗善時去。仙

劉安

淮南王劉安，食藥得仙，餘藥雞犬舐之，皆飛升，雞鳴天上，犬吠雲間。仙○一云，安以雞犬升天，天帝罰之，使守天廁。○抱樸子云，天厨。

去三尸

劉根遇異人告之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人身中有神，皆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仙

芝 居仁堂

欲人生，惟三尸欲人死，人死則神變而尸成，鬼子息祭祀，得歡享之，人夢與惡人鬪爭，皆尸與神戰也。類書

玉局

老子與張道陵乘白鶴至成都南，說經局脚玉床，自地而出，去而床隱於地，故以名觀。成都記

白雲先生

司馬承禎，天降東上有字，賜承禎尸解去，白雲滿庭，號白雲先生，車為白雲車。尚書 故實

噴墨成字

班孟能書墨，一噴皆成字，書紙有意義。神仙傳

冒雨不濕

王遙夜遇雨，令弟子以九節杖擔篋，與弟子冒雨而行，衣不濡濕。神仙傳

飲流霞

碩曼卿入山學仙，自言仙人迎我升天，以流霞一盃與我飲，執不饑渴。抱朴子

張仙像

世傳張仙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藥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乃携此圖懸於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詭答曰：此吾蜀中張仙像也。祀之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然今人禱之，偶有驗者，乃已之精誠耳。見聞 校五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仙

宋 居仁堂

梁杯渡，乘木杯渡水，故名。自建康往南州，依陳氏，繼聞建康復有一杯渡，陳氏父子五人往觀，果有之，乃留二人守。三人還南州，驗之，杯渡在其家。姑蘇志

梁杯渡

麻姑仙

麻姑，王方平之妹，修道得仙，嘗與方平降吳門蔡經家，麻姑手爪似鳥，蔡經見之，心中念背癢時，好以此爪爬之，方平即知，乃鞭經曰：麻姑神人也，何敢如是，要畢昇天而去，後居建昌山中，因號麻姑山，開元中立廟壇側。建昌府志

鹿皮翁

鹿皮翁，淄川人，少精木工，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到，翁於泉上作轉輪懸閣，又於山巔作祠舍，留止其旁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上山，半俄，淄水盡漂一郡，後百餘年賣藥於市，不知所終。濟南府志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仙

荒居仁堂

王方平

王方平，前漢時棄官隱遁，在太尉陳寔家，尸解，魏青龍初，於鄆都縣平都山昇天，杜成為作神仙傳。重慶府志

魏伯陽

後漢魏伯陽，吳人，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宜先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二弟子遂不服，共出山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示

作丹之意。事文類聚

與大小錢

呂洞賓與黃覺大錢七文，其次十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過也，覺至七十餘，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年而終。貢父詩話

釋附僧釋
佛浮圖

石點頭

梁有異僧玉生者，講經於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石為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披言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仙

釋

辛居仁堂

佛教之始

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群臣，傳教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乃使蔡愔等往天竺求其道，得佛經四十二章，及沙門，由是化流中國，按周昭王時，釋迦佛生而教始立，明帝感夢，遂求迎佛法，而佛教始入中國，至梁武時而盛。

咒術自殺

唐傳奕極詆浮圖，太宗時，西域獻胡僧咒術，能生死人，取壯勇者試之，皆驗，帝以告傳奕，奕曰：此邪法也，邪不勝正。

若使咒臣必不行帝召僧咒奕奕不動而僧忽自倒不復蘇矣唐書

光不足畏

宋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屬草皆有光及珠之圓者亦有光鳥足畏也華談

陶不入社

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陶淵明陶曰弟子惟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唐書雜記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

圭 唐仁堂

鏢子骨

李泌絕粒五六載身輕能行於屏風上引指使氣可以吹燭至滅渠引骨珊珊有聲號鏢子骨續博物志

鏡寶

齊君房遇胡僧與棗如拳食之知過去未來事乃至靈隱寺剪髮法名鏡寶吳剛錄

善覺

裴休訪潭州善覺禪師問有侍者否曰有一兩箇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續府

畫壁

吳道子嘗訪僧不記遠畫壁於壁一夜僧具踏破惱亂不堪盧氏雜記

八人過

崔乾曜天師大呼於夔州市曰今夕有八人過可善待之是夕遺火焚數百家方悟八人乃火字也百勝雜俎

留玉帶

佛印名了元號州人住金山寺東坡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白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

圭 唐仁堂

山僧有一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否則留玉帶鎮山門東坡解帶置几上師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收玉帶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取納糖相報蘇江府志

隱衡山

李泌長禱願隱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置室廬唐書

陳米飯

南海僧情空遊岳西原近朱陵洞忽見有道士坐絕床僧告以飢道士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鑿斲石深數寸探之

得陳米飯升餘，敲火煮之，僧食一口未能畢，道士笑曰：君食止，此我畢之。雜錄

禁咒

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入尺許，以氣吹之，便躍射去，如弩箭發，異苑云：趙候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抱朴子

委蛻

道中有尸解，解水，解火，解稽康，非受戕害，以此委蛻。齊書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

解

委 唐仲堂

尸解

晉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間靜室有琴聲，怪其妙，問焉，靚曰：稽叔夜寧曰：稽臨命，東市何得在此，靚曰：叔難市終，而實尸解。顧愷之齊書

授光祿

唐元宗時，葉法善以道士授銀青光祿大夫。事物紀原

賜紫衣

唐代宗時，李泌乞為道士，賜紫衣，道士賜紫，自李泌始。事物紀原

青牛道士

封君達，隴西人，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漢武內傳

能役鬼神

樂巴有道術，能役鬼神，為豫章太守，特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舡行者舉帆相達，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嘗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竟不知所存，郡不復疫。後漢書 ○神仙傳亦註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

解

能 唐仲堂

僕先

僕先字孝然，及魏受禪，常結草廬，獨止於河之濱，冬夏袒不著衣，卧不設席，以身親土，其體垢汗如泥，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目不視女子，日不與人言，後野火燒其廬，因露寢，遭冬雪，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高士傳

東明二字

宋僧沙應六，合入姓李，受業於釋迦院，誦經典，欲造佛殿，化緣揚州，市遇道人，授以相法，遂精其術，遊京師，以東明

二字贈蔡京京謂其字無益後駐澤州卒於東明寺始驗

梵唱

魏曹植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歎矜祇敬即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

不對治鍊

唐明王時吳筠有遺術帝嘗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非人注意留意其所開陳皆名教世務天子重之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

三五 居仁堂

僧會

隋陸壹以法門宏崇為學士命僧以管始此

虎聽經

僧竺曇猷移始豐赤城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聽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

半日後去

呼林百升

釋道安與弟子惠遠等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進

行得人家見門裡二柳柳懸馬堦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主人驚出以為神人厚接之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兪容百升也

白玉蟾

白玉蟾瓊州人嘗於黎母山中遇異人授洞玄雷法後居武夷山宋嘉定中詔徵赴闕對御稱旨命館太一宮一日不知所去後往來名山神異莫測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天雨花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

三五 居仁堂

大曆初僧儼講經於雲花寺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夜有

天女試僧

高僧兗一女子寄宿稱天女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兗曰吾心若死灰無以草屨見試女乃交雲而逝

卓錫山麓

梁僧誌公與白鶴道人並欲居舒州潛山山麓謀于武帝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飛錫聲

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遂各以所譏處築室焉。詩註

面壁

達摩自天竺國泛海見梁帝不契，潛上嵩山，面壁九年，端居而逝，是為二十八祖。傳錄

忍寒

元帝時，道士王仲都能忍寒，乃於盛寒日，令袒衣，載駟馬於昆明池上，環水而走，御者厚衣狐裘甚寒，仲都獨無變色。桓譚新論

摩頂松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

釋

三七 居仁堂

玄奘法師西域取經，手摩靈巖寺松曰：吾西去汝可西長，若歸即東向，使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向，一年忽向東，弟子曰：吾師歸矣，果然，因號摩頂松。唐新話

三枝筇

張魏公沒在蜀，有僧與三小尼來，因指尼舞，張曰：歸女風邪，斬之，僧舉尼去，乃三枝筇也。

陽鳩和尚

鄧州和尚，日食二鳩，有貧士求食，分二足與食，食訖，僧齧漱，幾鳩從口出，一能行，一匍匐在地，士驚愕，亦吐飯，二足

亦出，號南陽陽鳩和尚。黃溪古蹟

八公

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垂白不進，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八公遂成老人，授之要道。搜神記

金門羽客

林靈素，永嘉人，以方術得幸徽宗，賜號金門羽客，一日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素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不稽首。宋書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

釋

三五 居仁堂

黃冠道士

李淳風父，樞任隋葉官為道士，自號黃冠子。唐書

觀燈術

道士譚紫霄有觀燈之術，說人禍福必中。續博物志

布傘渡江

梁天監中，西域蒲頭陀自香山南行至金山，江水大漲，舟人與舟載，師布傘水上，持鐵魚，繫載流而濟，至來山立精舍，名曰來寺。輿地紀勝

天女散花

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
著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

維摩經

吐魚

梁寶誌金城人初朱氏婦聞鷹巢兒啼舉為子七歲出家
言語疎狂然皆有應一日對武帝食贍帝曰朕不知味二
年矣師何為爾誌即吐出小魚帝異之神僧傳

怒目低眉

南齊薛道衡遊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怒目菩薩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

平元 居在堂

何為低眉沙彌曰金剛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
以慈悲六道類書

俯首授珠

僧尼羅國王以金等身鑄佛像皆裝寶珠有盜者以梯取
之像漸高而不及盜歎佛不救眾生像俯首與之後盜被
擒言其事視像尚俯王重贖其珠而更裝之法苑珠林

學禪

宋元章晚年學禪有得臨卒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
香清坐及期奉拂示眾曰眾香園中來眾香園中去擲拂

合掌而逝類書

雨花

大同坊雲花寺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
夜有光燭室西陽雜俎

化人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變化不窮
王敬之若神居無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上中天
及化人之宮王實以為清都紫微既寤猶向者處問化人
人曰吾與王神遊形矣動哉列子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

平元 居在堂

張道陵

張道陵漢留侯之後生於天目山學道入蜀居鶴鳴山山
有石鶴每有得道者則鳴道陵居此煉丹服氣石鶴乃鳴
漢安元年老君降授以治身秘錄曰吾昔為尹喜說經今
再命汝普度含靈道陵拜謝於是驅邪誅妖佐國安民後
登臺白日昇天一統志

不為浮屠

柳潭襄州人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
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潭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

學愈篤，天寶初擢進士第，本年七十五。唐書本傳

賜紫衣

唐則天朝，僧法朗等賜紫袈裟，僧之紫衣自天后始。事物紀原

修淨土

晉僧慧遠居廬山，與劉遺民等僧俗一百二十三人結為

蓮社，修淨土會。事文類聚

號天師

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術，賜號天師。南史

槐壇道士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 聖 居仁堂

李林甫獵於城外，遇槐壇道士曰：三日早會，此凡三約，曰：

白日昇天乎，二十年宰相乎，曰：宰相道士曰：可惜可惜。事類聚

類聚

懶殘

李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懶殘。性懶而食殘泌察其非凡人，夜

往謁之，瓚發火半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本傳

不拜佛

宋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焚香，問當拜與否，僧錄贊寧曰：不當拜，問其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違會上意。

遂微笑頷之，因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議者以為得體。青瑣高議

除沙門

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之，及魏主討益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飯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兵器，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為亂耳，命誅闔寺沙門，大得礮具及州郡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有窟室處闔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宋元嘉紀

卷十八終

古今記林 卷十八 仙釋 聖 居仁堂

古今記林卷之十九

藝源汪士漢開然甫編輯

鬼神類

鬼

見鬼滅火

稽中散嘗夜中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須臾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皂帶，猶熟視既久，乃吹

阮德如名仇常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眼大，着皂單衣，平上橫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愧報而退。按神記

誦易鬼散

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一卷，前後二人忽然離散。北齊書

賣酒

吳宰於臨安聽調，嘗飲酒肆，賣酒娼中一人，乃吳故妾也。

已死十餘年矣，吳呼問妻，乃引宰至闌處與語，曰：吾雖死，為陰司所錄，令賣酒於市，今市十之二三皆鬼也，言畢不見。錄耕

女子訴冤

王忱為鳳翔府郿縣令，赴官至蔡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忱不聽，即止宿，夜聞女子稱冤聲，忱曰：有枉狀，可前求理，女子訴曰：妾夫浩令過宿此亭，亭長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忱問亭長姓名，曰：即今門下游傲者也，明旦忱召游傲詰問，悉伏辜，亭內遂清安。後漢本傳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鬼

二 居仁堂

無鬼論

晉阮瞻嘗作無鬼論，忽有一客來坐，議論風生，以為有鬼，瞻以為無鬼，爭論不已，客言吾即鬼也，於是不見。按神記

又

宋休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有一書生為中修刺詣休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加矣，言絕而失明，日

休死語

司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啣蠹魚不生

雷赤筆

王祐病有鬼至其家雷赤筆十餘枝在薦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皆無恙按神記

賑荒鬼唱

徐鳳竹其父素豐遇歲荒捐租為同邑倡又分穀賑貧三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是年鳳竹果舉于鄉其父益積德不息又聞鬼唱於門曰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鬼

三

居仁堂

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後鳳竹官至兩浙巡撫果報文

畏桃

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婦見之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不畏答曰桃樹東南枝二尺八寸向日者鬼憎之說異傳

鬼亦畏人

邵康節先生曰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與鬼神合吉

凶何畏之有求

書鬼手

宋少保馬亮少時夜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窓入公以筆濡雌黃水草字窓外大呼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汝公不聽而寢將曉哀鳴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公何忍致我極地公獨不見温嶠燃犀事乎公悟以水滌之遂謝括異志

効鬼魅

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効鬼魅令自縛見形鄉人有婦為魅所病侯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輒死鳥過必墜侯復効之樹成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徵之乃試問吾殿下夜半有數人絡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効之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効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後漢本傳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鬼

四

居仁堂

謝僊火

謝僊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人間前陽襟祖

松生人

梁緯枉殺段孝宜，孝宜直魂訴於漢景帝，帝勅下將梁緯往孝宜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靈，孝宜訟生人。搜神記

雞山雉澗

朱文繡與羅子鍾為友，俱仕於梁，繡既死，鍾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雞山，莖繡於其中，北九里有雉澗，埋鍾於其內，繡神靈變為雞，鍾魂魄化為雉，清鳴哀響，來往不絕。故詩曰：雞山別飛響，雉澗和清音。異苑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鬼

五 居仁堂

鬼避相君

宋王旦知平江縣，官舍舊有物，怪憑戾，前後令居多不寧，且將至前，一夕守吏聞群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無影響。平江志

竊符服鬼

費長房得符於壺公，以是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續博物志

鬼携書扇

宋范質在茶肆時，盛暑，公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

故人二句，有人貌怪陋，揖曰：酷吏何止如大暑，公他日當寃此弊，因携扇去。公他日至廟，見一土木短鬼，則茶店中所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名臣言行錄

共談老子

陸雲夜迷路，趨草中，光至一家寄宿，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音致深遠，向曉辭去，後乃知王弼家，雲自此談玄殊進。龍府

賣鬼得錢

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定伯為誰，伯欺之曰：我亦鬼也，遂為侶，向宛行，劬因相擔，問鬼何畏，曰：鬼惟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為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搜神記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鬼

六 居仁堂

鬼之董狐

晉于寶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見天地間鬼神如夢覺，不自知死，遂撰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晉書

死妾形見

魏豹字叔虎遷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守于廩丘南妾形見與豹言翼日而卒崔鴻十六國春秋

已死如生

盧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抱樸子

鄭長生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為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仍住不去巢恐為禍夜輒出婢聞與婢謳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者古今記林鬼神記 七 居住堂

惟婢而已恒得餞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吹笛而歌云閒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鄭名長生明錄

鬼名姓同

廣陵王瓊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或復談論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受福非復嚙昔齊諧記

旱疫鬼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無憂母不服作絳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楊徐充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處效之無驗吳苑

新瘧

弘公患瘧經年後至田舍瘧發有數小兒持公手脚公見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小兒化成黃鵠餘者皆走仍縛以還家懸着牕上明日當殺之至曉失鵠瘧遂斷於時有瘧者古今記林鬼神記 八 居住堂

便呼弘公即斷錄異

擊廁物

庾翼鎮荊州如廁見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有光翼擊之入地因病卒書類

披髮搏膺

晉侯殺趙同趙括及疾夢大厲鬼披髮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予得請於帝矣左傳

呼天

衛侯殺渾良夫夢見北宮人披髮北面誅曰予為渾良夫

叫天無辜左傳

罪福不虛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勤修道德以升神明言訖不見石梁明筆

王墓談易

陸機入浴次河南即師夜迷路望見道左右民居因投宿一少年神姿端邁機與言易妙得玄微向曉別去稅驂逆旅逆旅樞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耳機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鬼

九

居在堂

慨然方知昨過者王荆墓也吳苑

五丈夫

齊景公政梧丘夜夢五丈夫徒倚稱無罪公問晏子晏子曰昔先君靈公出政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埋之名曰丈夫血命人掘之五頭俱在公令厚葬之類書

蘇女詳究

漢九江何敞為交州刺史行部至蒼梧郡高安縣宿楊峯亭夜半有女子呼曰妾本廣信縣蘇氏女名娥嫁同縣董氏夫死有雜繡帛百二十匹婢致富欲之傍縣日暮留此

俱為亭長龔壽刺死合埋樓下無所訴究故來見明使君賊掘之果得尸遣吏捕捉拷問具服奏斬之杜神記

乞改葬

唐高宗嘗天明宮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使術士問之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王起兵留吾守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及死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乞改葬無奪我玉魚發之果然以禮葬廣吳記

鍾馗刺鬼

唐人鍾馗終南人武德中應舉不第觸殿堦而死一夕明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鬼

十一

居在堂

皇靈寢夢一小鬼衣繡縵異履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指一筠扇盜火真綉香囊上叱問之鬼曰臣乃虛耗也上怒欲呼力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魚帶報朝靴徑捉小鬼刺其目摩而焚之上問爾為誰奏曰臣鍾馗也今得為終南進士願除天下虛耗之孽後人以為鎮宅之神

明皇雜錄

惡金姑聲

或問鬼所惡答云最惡金姑聲聞人謂破竹聲為金姑聲

聞呼墓鬼

晉暉少有膽勇，初與王建為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可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暉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後建嘗與飲，叙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建笑曰：「始望不及此。」蜀志

布被市餅

高太史季迪談河南村中有一婦，負娠以疾死，後二年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目屬久之，蓋其時殮婦物也。問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鬼

十一 居仁堂

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持以市餅，曰：『此婦何來？』」薄暮當至，因伺之。至夕，婦果至，懷數餅而去，跡之及墓，遂隱。次日告親友發棺，見屍如故，有一兒坐其旁，舉視之，笑語俱人。因携歸，後成立，生數子。今四五十丁，鄉人號為鬼戶。楊林

識鬼形狀

孫知微圖畫道釋，有女巫識鬼形狀，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各半，人不自辨，曰：『冥中所重者何罪？』曰：『殺生與負心耳。』」珍殊

神

一面都是目

文靖公李沆寓京時，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房，久然後出，眾訝而問之，文靖曰：「亦是言某前程之類，何足深信，詰之乃曰：『諸君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殊可異也。』」朱子語錄

夢壘

東海度朔山有大樹，蟠屈三千里，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墨，並執葦索以俟不祥之鬼，繫而殺之。風俗通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神

十二 居仁堂

介冑先至

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冑持斧，由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每造其室，即見其人先至，率以為常，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唐記

寫休書

王生定興縣古城鎮人，年十五，學甚敏，當書館側有土地廟，忽一夕里者皆夢神告云：「王生後當為郡太守，某職卑，每見其過，躊躇不寧，望為一屏閉之，庶免起避，里者驚異，即為具土木，夜復夢曰：『屏不必設，王生代人寫休書，無前』」

程矣、遂終身不第。地吉錄

嵩山神人

嵩山有神人焦鍊師不知何許婦人也嘗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李白

如願

有商人過清湖見清洪君君問所願有人教云但乞如願君許之果得一婢名如願商有求悉致之後因除夕將旦如願起晏商人捷之走入糞堆中不見今人正旦以繩繫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

十一 居仁堂

偶人投糞中掃云令如願歲時記

河伯

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下以為河伯抱朴子 ○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湯書

廁神

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以迎之卜筮

陰功授簡

漢何比干有老姥年百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濕比

干延入乃曰君之先有陰功今天賜之策如簡長九寸授之曰子孫佩者富貴言訖不見幽明錄

黃熊

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左傳

金馬碧雞

漢宣帝神爵元年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祭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持節求之上好神仙褒作聖主得賢臣頌以諷之漢紀

東海神女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

十一 居仁堂

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妻婦人當道曰吾東海神女嫁為西海婦吾行必以大風雨灌壇令當吾道不敢以暴風雨過覺召太公語之三日果暴風雨從太公邑外過博物志

劍擊江神

蜀有迴復水江神嘗流殺人文翁為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之遂不為害水經注

廬山君

顏劭為豫章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有人經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劭要之入坐與談春秋

燈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凌劭劭神氣湛然鬼返和遜求復廟劭笑而不答鬼怒曰三年內君必衰當此時相報如期劭果病咸勸復廟劭曰邪豈勝正終不聽殿共小說

繪像生兒

翟揖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以祈子其妻夢白衣婦人以盤擊兒子之後遂生男條死

竈神言罪

竈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紀三百日算一百日抱樸子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 神

十五 居仁堂

元君

元君女像愚民以娘娘稱之北方稱為奶奶盖后土神也世俗遂以女像相傳以起愚民之信詢芻錄

柳汁

唐李固行古柳下聞彈指聲曰吾柳神也用柳汁染子衣他日科第得藍袍元和初果狀元及第三集

見持兩炬

梁武帝為齊將救司州夜行失道見如持兩炬者隨之得道史

老父償畚

秦王猛少以鬻畚為業嘗有人貴買其畚無宜猛隨至其家深山見一老父踞胡床而坐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出顧視乃嵩高山也晉中興書

授不溺法

一人數旦且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說苑

玉人

岳廟盡為神像有玉人高五寸五色甚光潤制作亦佳莫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 神

十六 居仁堂

知早晚所造蓋岳神之像相傳謂明公山中人云屢失之或經旬乃見嵩山記

遺璧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容從關東來至華陰望素車白馬從山上下知其非人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鄭容曰為我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史記○華陰即太華山

金山廟

吳孫皓嘗病有神降小黃門曰金山鹹塘風激重潮海水為害非人力能防吾乃漢大將軍霍光可立廟塘側吾統

部屬鎮之，皓遂建廟於金山，宋賜額顯忠，每歲神誕日，有魚名黑監，大者如山，羣引海族來朝，亭午方退。吳國俗史

閉眼入家

晉時，衢州江即山下人，港滿其人仕洛，遭永嘉之亂，見有三少年，告以思歸，少年使之閉眼入車中，但聞去如疾風，俄頃問從空墮入家園。家字記

簡土地神

明太祖有所謀，晝未發，而街市童謠之，求其故，知為土地神所泄，怒曰：此神當遠，請雲南，其後神憑滇巫于進耳山。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 神 七 居在堂

志一 此

游英將

宋陳堯佐嘗泊舟繁昌三山磯下，有老叟曰：來日午大風宜避，至期行舟皆覆，堯佐獨免，又見前叟曰：某江之游英將也，以公他日賢相，故來告耳。姑熟志

華山使

秦人鄭容為始皇使，還至函谷關，見華山上一人，素車白馬，謂容曰：吾華山使，願托一牘書致錫池君，所予之威陽道過錫池，見一大梓樹，下有文石，取以款梓，當有應者，容

如言，果有人從樹出，受書。樂齊春秋傳

見廁人

陶侃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劍履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侯，後侃至八州都督。類書

洛神

伏羲女名宓妃，今為洛神。宋五神女對

湘靈鼓瑟

錢起寓宿驛舍外，有人詠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識之，及殿試，湘靈鼓瑟落句，久不屬，遂以此聯之，乃中選。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 神 六 居在堂

新南 部

神女

程迥伊川之後，一日有物如燕，自外飛入，着堂壁，視之，乃一吳婦，長五六十寸，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偶至此，非為祟，苟事我亦善，其家乃就辟為齋，香火奉之，能預言休咎，皆驗，人往求觀，輸百錢乃放，龍，期年忽飛去。類書

觀音閣

嘉靖間，荆王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何

物人曰、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覺而不識、所謂一
日偶閱畫、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視、非觀乎、側耳聽、
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毀壞、塑像為風雨
剝落、亟命修飾、立碑記之。說龍增記

廁神月巡

侍御史錢義芬、居常樂第、夜如廁、忽見蓬頭青衣數人來
過、義方曰、汝非邪、登曰、然、余乃廁神、每月出巡、

墜石塞源

東陽秋山有石室、可容百餘人、山下水通臨海、昔人乘舟
古今記林 卷一 鬼神 神妖 居仁堂

望見女子、汲水山下、登岸而歎、姿態端美、舟人不知、為挑
之神、怒墜三太湖石以塞水源、遂不通舟。東陽山水記

踏瘡

始皇與神女遊、忤其旨、僞之生瘡、始皇怖謝、乃為出溫湯
洗除。辛氏三秦記

妖

二女解佩

鄭玄甫過漢墓、遇二女、妖服佩兩珠、玄甫與之言曰、願請
子之佩、二女解佩與玄甫、懷之而去、十步探之、則亡矣、二

女亦不見。精詩外傳

爆竹

西方山中有人、長丈餘、人見之即病、寒熱名曰山臊、每以
竹着火中、燂燂有聲、則山臊驚走遁。神異經

花妖

武三思妻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與
中低語曰、某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不敢見。六帖

精

山精化女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 妖精 居仁堂

武都丈夫化為女、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夫人、
無幾物故、蜀王於武都掘土於城都、蓋地三畝、號曰
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蜀王本紀

倭囊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
引人、恪令伸之、曰、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為神
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
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倭囊、引去故地則死、諸人未知見也。
搜神記

淫祀

錢繫樹枝

郟原常行遼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原問其故答曰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成淫祀乃辨之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別傳

古今記林卷十九終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鬼神精淫祀

芊居仁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

婺源汪士漢蘭然甫編輯

飲食類

酒

千日醉

劉玄石於山中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為死遂斂葬之酒家計滿千日憶玄石醒矣遂往視之且發塚開棺玄石始醒起坐棺中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博物志藝文全

古今記林

卷二十

飲食類

一 芊居仁堂

擒姦酒

劉白墮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賣酒之藩逢盜劫酒飲之皆醉被擒因名擒姦酒洛陽伽藍記

魯酒

魯趙中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獲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圖郟淮南子

西湖村酒

宋太祖微時嘗於孝感縣西湖村索酒姥家姥持酒進言權禁甚嚴此私釀幸宥之後登極特寬西湖酒禁類書

麴生

唐道士葉法善有道術一日會朝士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稱麴秀才突居席末論難蜂起葉以小劍擊之隨手墜地化為糕糕視之乃益糕醇釀也坐客醉而揖其糕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鄭榮剛天傳

辨餉酒

孔叢祖父委為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入門奕過曰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果是水或問何以知之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晉書

古今記林

卷二十 飲食酒

二 居在堂

聾頭加帽

阮孚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於室內置酒十餅餅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遣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魏書

高陽酒徒

酈食其落魄無衣食業初見沛公公以儒生不見酈生按劍曰吾高陽酒徒非儒生也史記酈食其

飲中八僊

李白賀知章李適之王璿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飲中八僊杜歌

數石不亂

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治獄益精明漢書

飲八斗

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以酒八斗飲之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晉書

飲三百椀

袁紹辟鄭玄及去錢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古今記林

卷二十 飲食酒

三 居在堂

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椀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高士傳

飲三蕉葉

東坡云吾少時望見酒盃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志林

酒魔

唐元載以鼻聞酒氣便醉人謂可治即取針挑載鼻尖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聞酒即畏之是日載飲至二斗山記

好賓遊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醒醉梁書

杖頭錢

阮修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家無擔儲雖當世貴戚不肯詣也類書

酒家錢

顏延之留二十萬錢與陶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陶傳○李詩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醉中僊

金貂換酒

阮孚蓬髮飲酒不以世務嬰心常以金貂換酒為所司彈劾帝宥之晉傳

古今記林

卷二十 飲食酒

四 居仁堂

卷得質酒

李元忠嘗對壺獨酌使兩婢卷褥以質酒北史

盜飲

畢卓字茂世放逸為吏部郎中常飲酒廢職比舍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墜下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晉史

頽化酒器

吳鄭泉嗜酒晉書曰死矣我陶家之側願身化為土奉為酒器潛味類書復我心矣類書

誓神銜酒

劉伶常乘鹿車携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嘗渴索酒妻泣諫曰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善請祝神誓斷汝可具肉妻從之伶跪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便醒婦人之言慎勿可聽引酒銜肉陶然復醉語林

覆觴罷酒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令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罷太學行義

墻頭送酒

古今記林

卷二十 飲食酒

五 居仁堂

陳侃鄰人曰子門有長者車何不延之侃曰不能備禮鄰人墻頭送以濁醪隻雞遂成終日懽杜註

會飲醉疾

宋王正甫約邵康節吳處厚王平甫會飲康節醉以疾明日謂正甫曰某辭有故介甫行新法處厚每議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面罵之亦不堪矣所以辭正甫曰料事當如此昨處厚與介甫平甫作色某解之甚苦夫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一飯之間其謹如此胡氏案

碧筒杯

魏鄭愨率賓佐避暑取荷葉盛酒刺葉與柄通屈莖如象
鼻傳飲之名碧筒杯文帝紀

盜酒

漢孔融有二子大十歲小五歲值父晝眠小者牀頭盜酒
飲之大免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何行禮後漢遺事

酒毒

任城王六月沈飲忽失所在人以為中酒毒而化吳苑

茶

天柱茶

古今記林 卷二十 飲食酒茶 六 若仁堂

李德裕有親知授舒州牧李曰到郡日天柱茶可惠三
四角其人執獻數斤李却之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
投之李閱而受之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
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為水矣衣服其識
中朝故事

雪水煎茶

學士陶穀有妾本党大尉進家姬一日雪穀取雪水煎團
茶顧妾曰党家有此景否曰彼麓人安識此景但能於銷
釜帳下淺斟低唱飲半兒酒耳穀大慙宋紀

斛二痕

有人喜飲茶飲至一斛二斗一日過量吐如牛肺一物以
若洗之容一斛二斗客云此名斛二痕太平御覽

食

飢得美食

趙良與其鄉人諸生赴長安至新安界過霖雨糧乏相謂
曰飢那得美食耶應時美食備具有人聲語云進疏食明錄

食不重味

古今記林 卷二十 飲食茶食 七 若仁堂

朱博為御史大夫為人廉儉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
上不過三杯漢書

凶年粟

墨子語禽滑釐凶年與子隋珠又與子一鍾粟子將何擇
釐曰粟可耳說苑

脫粟飯

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惟脫粟飯荀悅漢史

又

公孫弘食故人高賀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曰何用故人富

貴為脫粟布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飯，詐也。弘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六帖

比飯

孟嘗君待客夜食，有人殺火光，客怒，以為飯不等，殺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乃粗，客慚，自刎而死。說苑

東牀食餅

王羲之幼有風操，郗虞卿選壻，見羲之坦腹東牀，食胡餅，神色自若。晉書

怒裂餅緣

古今記林

卷二十 飲食

八

居仁堂

王熙鎮河東，嘗有臺使至，為設食，使乃裂去餅緣，燕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使者大怒。後周書

畫餅

魏明帝詔盧毓曰：有名士，如畫地為餅，不可喫食。魏書

親手調羹

李白玄宗時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

手為調羹。唐明皇紀

酒炙投行觴

陰鏗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投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為賊擒，或救之得免，鏗問之，乃前行觴者。梁書

忍飢不索燒羊

仁宗性至恕，一日諸近臣曰：昨夜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取索，上曰：禁中取索，外遂為例，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害物多矣，胡不忍一夕之饑，而啟無窮之殺，聞者感泣。宋紀

古今記林

卷二十 飲食

九

居仁堂

化蝶膾

南孝廉善斫膾，綠縷輕可飛起，因會客銜枝，忽暴風雨雷震一聲，膾悉化為蝶飛去，南驚懼，折刀誓不復作。酉陽雜俎

鮮有五色光

有人遺飛華鮮，華曰：此龍肉也，遂以苦酒沃之，鮮中有五色光。世說

蒸葫蘆

唐盧懷慎為相，清儉，嘗召客食，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頭，客疑是醬鴨，已而下菜飯，一器及蒸葫蘆一枚。商芸小說

菜不食心

齊江泌性仁孝，食菜不食心，以其生意，惟食老葉而已。文事

類聚

羊踏菜園

齊人嘗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矣。類聚

錄

食瓜皮

王廙性鄙吝，削瓜皮侵肉，廙就地食之。後周書

古今記林

卷二十

飲食

十

居仁堂

卷二十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一

發源汪士漢闡然甫編輯

服飾類

布帛

火浣布

南炎山火鼠之毛為布，浣之於火，振之如雪。白帖

又

南海商人齋火浣布三端，杰公遙識之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績鼠皮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說，因

古今記林

卷廿一

服飾布帛

一

居仁堂

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枯木，蒸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梁四公記

解衣付火

梁冀以火浣布為衣，會賓客，爭滯，佯失盃汗之，解衣付火

燃之如炭，垢盡火滅，燦然潔白。後漢

衫汗火浣

吳選曹令史劉卓病，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着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汗輒火浣之。魏典

冰盤絲

東海自嶠山，有水盤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繭長一尺，色五采，織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輕軟柔滑，暑月置座，一室清涼，堯時海人獻之，以為黼黻。記

冰紈

沈休文兩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携絡絲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繹不斷，斷時亦就口續之，若真絲焉，燭未及跋，得數兩，起贈沈曰：此謂冰絲，贈君造以為冰紈，忽不見沈，後織成紈，鮮潔明淨，不異於冰。

古今記林

卷廿一 服飾布帛

二 居仁堂

製扇當夏日，甫携在手，不搖而自涼。記

澄水帛

同昌公主一日大會，帝族暑氣特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於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纈。杜陽雜編○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鑿，中有龍涎，能消暑毒。

奴衣火浣

晉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石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布。類書

冠

脫冠投地

張敬兒被收，脫冠投地，曰：用此物悞我。書

巾

古憤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獨斷

折角巾

郭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高士傳

衣

懸鵝

古今記林 卷廿一 服飾冠衣 三 居仁堂
子夏家貧，衣若懸鵝。孫卿子

百結

董京至洛陽，止宿白社中，時乞於市，每得殘絮縷帛，輒結以為衣，號百結衣。晉書

鳳尾袍

桑維翰未仕時，緼衣縵縷，穿結類乎鳳尾，故名鳳尾袍。五代史

四時衣

宋景公懸四時之衣，春夏以珠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溫。

拾遺記

短衣

叔孫通以儒服見漢王，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玉衣自舉

漢武時，高皇殿中御衣自篋中出，舞于殿上。平帝時，衣廟

衣自在匣外。杜甫昭陵詩：玉衣展自舉，鐵馬汗常趨。

裘

狐白裘

秦囚孟嘗君，君說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時狐白

古今記林

卷廿一 服飾衣裘

四 居在堂

裘已獻，昭正客有善狗，盜入秦官，滅盜得之，獻於姬，遂遣

歸。至函關，效雞鳴得出。孟嘗君傳

鷓鴣裘

司馬相如與婦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服鷓鴣裘

就市贖酒，與文君為歡。西京雜記

吉光裘

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馬之類，火水不

濡，入火不焦。十洲記

解裘

齊田單為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穀國

脫裘發粟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裘，見晏子曰：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飢，暖而知寒，公悟，乃脫裘發粟，與飢寒者。晏子

反裘負芻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之，對曰：臣愛其毛也。文侯曰：若不知裘盡而毛無所恃耶。新序

古今記林

卷廿一 服飾衣裘

五 居在堂

帶

通天犀帶

相公履續歌，姬給事唐鎬，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因出妓解帶呼盧，唐采大勝，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嚴悵然

與之。南唐近事

月影犀帶

張九成嘗犀帶一圓，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過望則見，貴重，在通天之上，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於角。一云犀東萊

龍江菱餘錄

不服玉帶

宋王文正公且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且弟因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弟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曰玉名石也得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名臣遺事

二卒取玉帶

甚從簡聞許州富人有玉帶造二卒殺取之二卒夜隱其家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

古今記林

卷廿一 服飾帶袴鞋

不 居仁堂

不免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踰垣而去五代紀

袴

冬無袴

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後漢書

鞋

刺史竊鞋

鄧仁凱性貪為密州刺史家奴告鞋敝即呼公署吏鞋新者令上樹採果奴竊其鞋魏野餘載

履

登山著履

謝靈運好登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數十重莫不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南齊書

脫履跳歸

沈麟士性寬恕一隣人認其所著履麟士曰是卿履耶即脫與跳而歸後隣人得履送還前日履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南齊書

叙裙

古今記林

卷廿一 服飾履叙裙

七 居仁堂

玉叙妖物

王涯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叙奇巧價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耳豈為女惜但一叙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不敢復言數月女因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叙為馮員外妻首飾矣乃馮詠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至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鍊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名而勗之未決詢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衣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賈王皆遭禍唐初說成者文

雷儂裙

成帝於太液池中流歌酣風大起趙后順風揚音曰仙乎
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謂馮元方為我持后元方
持后裙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思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
姝幸者或襞裙為緇號曰雷儂裙飛燕外傳

荆釵布裙

洪武間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鈿綺
繡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
何處曰前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
古今記林 卷廿一 服飾裙被 八 居在堂
耶慶陽今為口實見周錄

被

百幅被

裴之橫不事產業兄之尚為狹被蔬食以激之橫曰大丈夫
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後為吳興太守遂作焉梁書

布被

公孫私為漢相布被入曰許司馬溫公亦布被人曰儉陸
務觀作銘曰布被可能使人曰儉不曰許不可能也類書

古今記林卷二十一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二

婺源汪士漢闡然甫編輯

宮室

屏

孔子宅

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宮室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
壞復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史記

綠野堂

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石林幽勝煥館涼臺號綠野堂度
古今記林 卷二十二 宮室居宅 一 居在堂

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
問人間事唐書本傳

營第

營第

陳五山治第宏壯上梁百餘人邪許經久不能起其子在
旁詫曰今上如此其難異日折時如何得下人傳笑之不
知此達人之言宋郭進造第宴工人於上曰此造宅者坐
子弟其下曰此賣宅者陳氏之言即進意也福壽全書

別營一區

河間王孝恭謂人曰吾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

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類書

逆旅舍

梁徐勉戒子，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宣福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接踵，宛其死矣，定是誰室。梁本傳

先人蓄資

楊損新昌人，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廡以廣第，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蓄資，非吾等所有，安可以奉權臣耶？第

古今記林

卷二十二 官室居宅

二 居於堂

違命也，卒不予。唐書本傳

不保五畝

楊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類書

所居獨存

何胤初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獨存，鍾磬作頌，旌之。梁書

居窮僻

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牆，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亦不為勢家所奪。史記

不訴善居

復唐楊玠以工部尚書致仕，歸長安，善居多為隣里侵占，子弟欲訴於府，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念光基殿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宋

乘車一遊

古今記林

卷二十三 官室居宅

三 居在堂

趙韓王得魯西室，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及宅成，韓王時西京雷守已病矣，詔詣闕，朔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至於精館，不復再來矣。類書

三不得

陳秀公相治第，極為闢壯，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費不得，修不得。筆談

嫌因字

後漢徐孺子與郭林宗遊學，同稚，還家，林宗庭有一樹，欲伐去之，稚乃問故，林宗曰：為宅之法，方正如口，口中有木

因字不祥是以去之。雅難林宗曰：為宅之法，方正如口，口中有入，凶字豈可居之。林宗默然無對。大平御覽

鐵鎖栢

桑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斤自埋其下，曰：後有發者死。太和中温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異聞錄

宅氣索然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古今記林

卷廿二 宮室居宅

四 居仁堂

說欲平之，泓師曰：容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疔補他肉，無益也。類林

陸居舟居

齊張融為中書郎，假東出，武帝問往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上後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船岸上住，帝大笑。齊書

梁柱

梅木梁

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

之畫梅花於梁上表瑞。

飛柱

洛陽開陽門有一柱飛來，郡瑯開陽縣上言，縣城南一柱飛去，光武遂名其門為開陽門。後漢書

銅柱

馬援征交趾，立銅柱其下，以表漢界，嶺產茅草，南北異向，至今猶然。括地志

閣

石渠閣

古今記林

卷廿二 宮室梁柱閣

五 居仁堂

漢施讐甘露中拜博士，與五經諸儒雅論同異於石渠閣。紀漢

虎關

武帝臨辟雍，立國子學，以育士庶，大業中更名國子監，王融謂國子監為虎關。晉紀

南雍

南京國學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為積屍之所，每天陰，行人多為鬼眩，因創雞鳴寺，設醮以度，不能止，馬后言於太祖曰：邪不勝正，非孔大聖無以鎮之，即日遷。

大成木主於此，鬼不復祟，因建園子監。明興樓記

廳治

黃堂

吳郡太守所居之堂，乃春申君所居之殿也，數火塗以雉

黃故曰黃堂。吳郡圖志

署

粉署畫省

尚書省中以胡粉塗壁，畫古八王，故曰畫省，亦曰粉署。

漢官儀

古今記林

卷廿二 宮室廳治署樓

六 居在堂

樓

黃鶴樓

晉有酒保者，姓辛，賣酒江夏，有道士就飲，辛不索錢，如此三年，一日道士飲畢，以橘皮畫一鶴於壁，以筴招之，即下舞，嗣是貴客皆就飲，辛遂致富，乃建黃鶴樓，後道士復騎鶴而去。詩註

鳳入漳河

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丈，安金鳳皇二頭，石虎將一

頭飛入漳河。洛陽記

南樓談詠

晉庾亮在武昌，諸佐吏乘秋夜共登南樓，不覺亮至，亮曰：老子興復不淺，便擬胡床，談詠終夕。詩學

臺

軒轅臺

軒轅臺在岳州府城西，君山黃帝鑄鼎荆山下，鼎成，騎龍飛去，臺址尚存。類書

栢梁臺今西安府城西

漢武帝起栢梁臺於未央宮北，作承露盤，杜詩云：承露金

古今記林

卷廿二 宮室樓臺

七 居仁堂

夜香臺

夜香臺在壞慶府濟源縣，宋令陳省華妻馮氏於此焚香，夜禱曰：不求金玉富，但願子孫賢，後三子皆為名臣。類書

避風臺

趙飛燕身輕不勝風，製七寶避風臺。類書

雨花臺

雨花臺在金陵長干里，南梁武帝時，有靈光法師講經於此，感天雨花，天厨獻食，因築臺。江府志

惜露臺費

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漢文帝紀

懷清臺

巴寡婦清得丹穴，擅利用財自衛，巴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為築女懷清臺。食貨志

聖園館

濟源聖

唐蕭俛位宰相，既老家洛，舍濟源聖，優悠窮年。史

古今記林

卷廿二 宮室 聖園館 八 居仁堂

灌園

向秀與呂安灌園於北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晉書

金谷

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晉書本傳

廁

如廁食棗

晉王敦尚舞陽公主，如廁見漆箱盛棗，異乾棗，遂食之。羣婢莫不掩口而笑。本傳

塔

報恩塔

文皇初渡江，橋折，前玄帝廟有竿，文皇欣然命取用之。遂濟，竊念成功後，建塔寺以展報誠。一日江中見水湧出一寶塔，上悚然起前念，既即位，會天禧寺浮圖災，勅兵馬巡衛勿救火，寺既燼，命盡取其灰投之江，即其地鼎建大利。立塔十三重，賜名報恩塔。明詠化編

古今記林卷二十二終

古今記林

卷廿二 宮室 塔

九 居仁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三

婺源汪士漢開然甫編輯

器用類

車

豹尾

屬車八十一乘，最後車懸豹尾。成帝幸甘泉，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豹尾中。

指南車

周成王時，越裳氏獻白雉，歸忘其路，周公作指南車與之。

古今記林

卷十三 器用車舟

十一 車舟

春年至其國，輅鐵銷盡。古今注

舟

螺舟

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航行海底，而水不浸入。

一名淪波舟。拾遺記

獨木船

禹欲造獨木船，知梓潼縣尼陳山有梓木，徑一丈二寸，令匠伐之，樹神為童子，不伏，禹責而伐之。九

鼎

汾鼎

武帝祠后土於汾陰，獲大鼎，迎至甘泉，薦之郊廟，群臣稱賀。

璽印

秦玉璽

秦始皇刻玉璽，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帝入咸陽，得之，以為傳國璽。及莽請璽，太后投之地，上璽一角，缺。璽卓時焚洛邑，天子北指河上，六璽不隨，掌璽者以投井，孫堅討卓，頓軍城南，見五色氣從井中出，沒之，得漢

古今記林

卷十三 器用璽印

子 居仁堂

傳國璽，方圓四寸，上紐文盤五龍，龍上一角，缺。太平御覽

懸夫印

宋時有人獲玉印，遺劉原父，其文曰：周懸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懸二字通用，史記盧縮之孫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懸谷是矣。聞者大服。宋書

壽亭侯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繩之漁者以為金，競而訟於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遂留長沙官庫，更見印上時有

光焞白於官乃遣人送荆門軍關侯祠中光恠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將獻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焞四起眾皆驚愕不復獻雲谷襟記

忠孝侯印

後漢張顛見一鵲陸地化為石椎破得金印曰忠孝侯印顛奏聞藏之秘府後至太尉博物志

滾水玉印

夔州龍澄嘗於滾中水見一石探取之獲玉印五文字非世間篆籀忽有神人詫曰玉印乃上帝所寶昔授尚治水

古今記林 卷廿三 器用 玉印 三 居仁堂

水治復藏名山大川今守護不謹耳可亟投原處澄如其言後登上第類書

璽文

秦始皇以和氏璧琢而為璽令李斯書其文今泰山及秦皇等碑並其遺跡書評

辨璽

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元祐進士博古識奇字夏商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辨識聞一妙品捐千金不惜紹聖末得玉璽諸儒議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

龍鬚鳥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甚堅非昆吾刀蟠肪不可凋秦李斯所為母疑議遂定宋史本傳

筆

麟角筆

張華博物志成晉武賜以麟角筆遼西所獻也拾遺記

鼠鬚筆

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張芝鐘繇亦皆用鼠鬚筆筆鋒勁強有鋒芒筆髓

筆有三品

古今記林 卷廿三 器用 筆 四 居仁堂 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賸逸者以班竹管書之梁書○後漢后妃

序女史彤管記功書過也箋云彤管赤管也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也

五色筆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詞華藻後夢郭璞曰吾筆可還淹乃探囊中五色筆還之自後無美句南史本傳

簪筆

簪筆

殿中侍御史蒼白筆側堵而立上問何官辛毗曰御史蒼白筆

蒼筆生花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文思日進

夢授管

梁紀少翁嘗夢陸階以一束青錢管授之曰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道進青籍

儂筆

晉高士不顯名每夜作筆曉合戶以竹筒置壁外買者置

下八記林

卷廿三 器用筆

五 屠仁堂

錢其中筆自躍出人謂儂筆

呵筆

李白召對便殿撰詔諾時十月大寒筆凍帝勅宮嬪十人侍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明堂

安用毛錐

史弘肇云安朝廷定榻亂直須長翁大奴安用毛錐子五代

文

硯

青石硯

李後主有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索之急陶不能奈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出地即死自是硯不復潤硯

與孫硯

晉范喬年二歲祖臨終嘆曰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及喬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執硯流涕陳雷

墨

墨精

古今記林

卷廿三 器用墨

木 唐傳堂

玄宗御案上墨曰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行上叱之呼萬歲奏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世人有文章者皆有龍寶十二神隨之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文官開元

一點如漆

魏章仲將造墨錢田中擣三萬杵用其珠屑香二物蕭子良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費思魏亦擣三萬杵杵多益善

墨

墨可削木

五季李廷璠父子墨浸水中三年不壞蔡君謨言廷璠

可削木墮游中數月不壞杜類

沈着無蹟

宋潘谷元朱萬初墨皆可貴虞文靖謂萬初墨沈着無蹟

蹟輕清有餘潤杜類

紙

黃麻紙

唐太宗用黃麻紙寫詔勅文唐玄宗別置學士院掌內命

凡拜免將相皆用白麻杜詩黃麻似六經杜詩

又

古今記林

卷世主器用墨紙香

七 唐仁堂

勅用白紙唐高宗以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

始用黃麻紙

白麻

鄭班與李愚同為學士鄭閣下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

霜降成實乃白麻也是夜制出拜相類

香

雜舌香

漢尚書郎口含雜舌香以其奏事答謝氣息芬芳宋百

劍

辟邪劍

漢武帝七夕幸開棋樓忽見殿北方綵雲縹緲有美女騎

一物翩跹而下即以所騎之物上帝曰此蔡東之劍群僊

寶之能辟諸邪妾乘之而來頃刻百里後入吳宮大帝號

曰辟邪亦曰百里潛居

七星劍

伍子胥過江解其劍以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其

值百金吳越春秋

除毒劍

古今記林

卷世主器用劍

八 居仁堂

漢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有童子跪曰管涔王使臣謁趙

皇帝獻劍一口再拜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

玉為飾背銘云神劍服御除眾毒吳志

神授寶劍

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授一寶劍及覺果在卧所銘曰思

召紹解之曰思召紹字也刀劍錄

寶劍氣

晉張華見斗牛間常有紫氣問雷煥煥曰寶劍之情華即

補雷煥為豐城令煥掘縣獄中得一石函中有寶劍二竝

刺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是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中華古今注

劍停空中

王子喬墓在金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都無所見惟有一劍停在空中欲進取之劍作龍鳴虎吼徑飛上天世說

劍吟

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飛赴指其方則克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拾遺記

季札掛劍

古今記林 卷廿三 器用劍刀 九 居仁堂 延陵季札過徐徐君欲季子所佩劍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以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及還徐君死矣遂解劍掛墓槐而去新序

刀

太乙刀

晉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乙會死入帳下王伯昇後渡江刀遂飛入水古今刀錄

項羽刀

董卓少耕野得一刀無文四面隱起山雲文斫玉如木及

黃以示蔡邕邕曰此項羽刀類書

呂虔刀

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曰必三公可服虔解刀請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器故以相贈及祥死之日以刀投第竟曰吾兒凡汝後必與足稱此刀晉史

赫連刀

宋劉原父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有大理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父曰此赫連勃勃古今記林 卷廿三 器用刀 十 居仁堂 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種故也山堂肆考

刀化鶴飛

武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採首山之銅鑄之惟已飛去誰者猶存帝臨崩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自手中化為鶴赤色飛去雲中洞冥記

刀飛如蛇

閻貞白隱居員都山中嘗蓄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性飛去望之如二條青蛇太平廣記

引鏡屈刀

河東孫博能引鏡為刀，屈刀為鏡。神仙傳

弓

烏號弓

延溪有栢樹若干，枝條暢茂，嘗鳥集其上，枝下垂及地，鳥去枝偏折，羣鳥號嘯不已，土人取其枝為弓，名曰烏號。集

記

鏡

軒轅鏡

古今記林

卷廿三 器用 弓鏡

十一 居仁堂

軒轅鏡，其形如球，可作卧榻前懸挂，取以辟邪，蓋山精水魅皆能形變，不能使鏡中之形變，其形在鏡，則銷亡退走，不能為害。類書

燧銅鏡

燧銅鏡，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火出。古今註

寶鏡

王度得古鏡，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象，云持此遠，百邪大紫九年，胡僧至度家，云有寶鏡氣，是年度以御，史持却河

北時大疫，吏張龍駒家口皆疾，度使龍駒持鏡照之，病者

驚起，云龍駒持一月來，照光及如水，徹肺腑，即時熱定，病

愈，因令通巡百姓，夜匣中有聲，明早龍駒告曰：昨夢一人

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曰：我鏡精名紫珍，為謝王公百姓

有罪天疾之，奈何使我逆天，十三年七月望日，匣中咆吼

若龍虎，開視之，鏡失矣。異聞集

照心膽

秦始皇有方鏡，懸於殿上，照見人心膽，男子有好偽，女子

有邪淫者，照之即膽悸，心動，始皇輒殺之。西京雜記

古今記林

卷廿三 器用 鏡

十一 居仁堂

照五臟

漢高祖入咸陽宮，得方鏡，廣四尺九寸，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影不倒，見以手捧之，照見五臟，歷然無礙。西京雜記

照病鏡

唐道士葉法善有鐵鏡，鑑物如水，人有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然後以藥療之，疾竟愈。天寶遺事

照瘧鬼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瘧者，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蓬首鬃面，糊塗不可辨，一執

鏡而此物如驚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瘧鬼畏見其形而遁世以為寶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以照瘧不復見鬼矣劉氏

明鏡懸背

有道士以明鏡九寸懸於背老魅不敢近若有鳥獸邪物照之其本形皆見鏡中抱樵子

鏡化鵲

昔有夫妻將別破鏡各執半以為信其妻與人通其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自此

古今記林

卷廿三 器用鏡杖

十三 居仁堂

始也神異經

杖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夜明杖色如朱漆扣之有聲每出遇夜有光可照十步登危涉險未嘗失足關元遺事

青蘆杖

後漢糜竺曾蒸婦枯骨後婦語云君有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報君竺挾杖歸後鄰人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形旬日過火起見有青蛇覆火上即滅拾遺記

藜牀附此

呼子倦夜不卧惟倚藜牀閉目少頃即謂之睡後與酒姥仙去番其牀予仙故人陸麟寶之謂之藜床說林

杖行地

王烈曾授赤城老人九節蒼藤杖杖行地雖馬不能及仙傳

枕

遊僊枕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溫潤如玉枕之則十洲三島四

古今記林

卷廿三 器用枕杖扇

十四 居仁堂

海五湖盡在夢中帝名為遊仙枕關元遺事

枕不得動

景初中咸陽吏王臣夜倦卧枕有頃聞窺下有呼聲曰承約何以不來枕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飲至乃在也仙傳

扇

七輪扇

長安巧工丁媛作七輪扇連續七輪大皆徑丈一人運之滿堂皆寒西京雜記

六角扇

王羲之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五字姥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可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晉書

象牙扇

魯少千山陽人漢文帝微服懷金欲問其道少千執象牙扇出應門搜神記

贈扇

袁安為東陽太守謝安以一扇贈行謝曰即當奉揚仁風古今記林

蒲筴

堯厨中有蒲筴不風自搖暑月肉不糜餒衡詩

龍髯拂

元載有紫龍髯拂水晶為柄拂之清冷有聲夜則致納不敢近唐史

塵尾拂

陳顯達居官清儉其子以塵尾拂繩令燒之曰此王謝家

物汝不須捉南齊

屏

屏風飛去

吳主亮命工人潘芳作金螭屏風鏤祥物一百三十種種有生氣一日與夫人戲觸屏墜其一鳳頂之飛去記事珠

牀

牀積塵埃

褚彥回詣虞願願不在見其牀上積塵有書四帙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南史

機

燔機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遂燔其機子韓

碑

預埋碑

崇安小民貪大姓吉地預埋石碑於墳前數年後突訟強佔二家爭執於庭不決官至其地觀之意大姓侵奪情真及去浮泥驗故土則有碑記書小民祖先名字縣官遂一

意斷還之後朱文公隱居武夷山經過其地開步往觀聞
及居民則脩宮埋石班告事公俱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
此地若發是無天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霹靂一聲
其墳毀成一潭尸棺不見光山堂

不立碑

秦王死帝不立碑曰求登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
才徒與他人作鎮石耳隋紀

不許立碑

廣州吏民為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他異迹今

古今記林

卷之三 郡州碑

七 居仁堂

以臣光寵成彼謫說必草此風望自臣始於是他州皆不
敢立唐史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公為饒州守有書生上謁自言飢寒時感稱薦福
寺碑直千錢公即為印千本紙墨已具一夕雷轟其碑語
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客

追魂碑

唐李邕為處州刺史法善求為其祖國重作文許之文
成又請書不許一夕夢法善請曰向辱雄文也責泉壤敢

再求書邕喜而為書未竟鐘鳴夢覺至丁字下數點而止
法善刺畢持墨本往謝邕驚曰始以為夢乃其耶今稱追

魂碑云歐陽修記

峴山碑

晉羊祜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祜薨乃立碑峴山百姓
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墮淚碑晉史

雜器

石釜

處士張忠隱於泰山巖樓谷飲修導養之法鑿石為釜泰

古今記林

卷之三 郡州碑

六 居仁堂

山人於今法之崔鴻

瓶隱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携一瓶一日躍身入瓶時號瓶隱

樹堂

集賢榼

明皇召張果至賜酒曰臣有弟子能飲俄而小道士自殿
簷而下其風姿善談笑飲一斗不醉果曰勿更飲矣過飲
之酒從頂上出撲地乃一酒榼集賢院物也續

楊飛蓋

周益公以一湯盞贈貧友，歸以點茶，燒注湯其中，輒有舞鶴舞，毀盞乃滅。夷堅志

鵲尾杓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王欲勸者呼之，鵲尾指其人。朝聖錄

金蓮燭

蘇軾嘗召見便殿，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宅。宋紀

燭奴

申王以檀木刺童子，絳衣束帶執燭，謂之燭奴。韻學

古今記林 卷廿三 器用雜錄 十九 居仁堂

梭變赤龍

陶侃捕魚得一織梭，還挂之壁，有頃雷雨，梭變赤龍而去。異苑

翻車

馬鈞居京城內，無水灌園，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田家有水車，即此器也。魏畧

竹頭木屑

陶侃嘗造船，其竹頭木屑皆藏之，眾不解，後會雪積廳地，餘濕乃以木屑鋪地，及伐蜀，以竹頭作釘造船，其精密如

此，紀晉

挂瓢

許由隱箕山，無杯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於樹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為煩，遂去之。逸士傳

古今記林卷二十三 故

古今記林 卷廿三 器用雜錄 二十 居仁堂

得古磬

成帝時得古磬十六枚皆曰瑞請定法劉向曰法所以致也於磬何取請陳禮樂前漢紀

鼓

銅鼓

梧州北流縣銅鼓潭昔有銅鼓浮水而出擊之聲駭村落至暮復沉水中景泰三年其鼓復出舟人獲送本縣梧州府志

夔牛鼓

古今記林

卷廿四 音樂器鼓

夔牛鼓

黃帝伐蚩尤玄女為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千里黃帝內傳

琴

師曠琴

晉師曠作月琴中為月形圖寫山水琴譜師曠鼓琴通於神明王羊白鶴翔翔陸投瑞應圖

箕尾琴

漢蔡邕居吳見吳人燒桐以爨聞其爆聲曰良材也因請削為琴尾尚焦號箕尾琴

太古琴

祝牧入山樵採得異木因斲成琴名曰太古與妻偕隱作歌曰天下有道我藪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載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古琴錄

楚明光

王彥伯過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倚琴歌法露之詩俄有一女郎披帷進撫琴揮絃調韻哀雅問何曲曰古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之自來傳者數人而已彥伯請受女曰此非艷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而歌歌畢止

古今記林

卷廿四 音樂器

電母

東榻遲明辭去吳苑

電母

帝俊有琴曰電母夏月電光一照則絃自鳴古琴錄

歌南風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家語

猗蘭操

孔子聘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見蘭獨茂空谷之中喟然而嘆作猗蘭操以比不遇琴操

高山流水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方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
我若若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若流水子期死
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知音者說此

廣陵散

嵇康遊西洛宿華陽亭夜分彈琴有客指之稱是古人與
康談音律辭致清辨曰君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聲調絕
倫遂授康誓不傳人亦不言姓字後康臨刑視日影索琴
彈之曰昔袁孝尼學廣陵散吾靳不與於今絕矣晉書

古今記林

卷廿四 音樂琴

五 廣陵散

秦楚聲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
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二妓大
服辨音集

易舞魚躍

馮巴鼓琴一奏而宮中易舞再奏而淵中魚躍列子

龍吟十弄

鄭祖述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
當時以為絕妙琴譜

廟廊志

文中子遊汾亭鼓琴有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在山澤而有
廟廊之志文中子

繁聲

光武時宋弘薦桓譚上令譚鼓琴悅其繁聲譚見弘至失
其常度弘免冠謝曰譚以鄭聲悅上是臣薦之罪上謝弘
東漢紀

琴有殺心

蔡邕有以酒食召者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聽之曰以樂
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主追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
曰我適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吾心聳然惟恐螳
螂之失彈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
矣後漢本傳

古今記林 卷廿四 音樂琴

六 琴有殺心

鼠畏

張弘靜有古琴漆光盡退色如墨石銘曰落花流水一夕
聞風聲甚急命婢以火燭之見有斷絃繫得一鼠弘靜異
之改名鼠畏琴譜

破琴

晉戴逵字安道善琴太守武陵王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安道不能為王門伶詩

碎琴

唐陳子昂至長安不知名一日市中有鬻胡琴者索錢十萬諸貴人俱袖手子昂奮然出價與之謂諸貴曰其善此音明且當集某寓至期諸貴畢至子昂出琴撲碎謂諸貴曰胡琴微物而諸君識之巴蜀陳子昂有文百軸諸君何久不知因各贈行卷一帙名噪長安是年及第涇川志

阮咸

古今記林

卷廿四 音樂琴瑟

七 琴仁堂

武后時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元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匠人以木為之樂家遂謂之阮咸形似月聲似琴亦名月琴杜佑以晉竹林之賢圖阮咸所彈正與此同今人但呼曰阮類書

瑟

素女鼓

漢公孫卿為武帝言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史記封禪書○淮南子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

游魚聽

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荀子

好竿鼓瑟

齊王好竿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鼓瑟能使神驚客罵曰王好竿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文韓

善琵琶

阮咸妙音律善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酣飲而

古今記林

卷廿四 音樂琴瑟

八 若仁堂

已詩

鬱輪袍

王維善琵琶因樂工得見太平公主彈鬱輪袍曲主悅薦之詩司得及第詩

鬼唱佳聲

晉永嘉中李謙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俸悉廢惟謙獨揮彈未報便聞窓外有唱佳聲每至契會無不擊節吳謙怪語曰何不進耶對曰遺生已久無宜干矣始悟是鬼

箏

雍門調

索丞字伯夷，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嘗時號曰雍門調。十六國春秋

陌上桑

邯鄲有美女秦羅敷，為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歌以自明。古今注

箜篌

古今記林 卷廿四 音樂箏箏管 九 居仁堂

箜篌引

霍里子高見一白首狂夫，提壺涉河，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死，妻乃援箜篌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死，當如公何，曲終自投河死，子高還以語妻，玉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墮淚。古今注

簫管

九靈簫

九靈簫，仙人吹以自娛，聲聞四十里。海錄

白玉管

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管，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營通縣舜祠下得筳白玉管，則知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耳。

笛

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風俗通

鳳鳴

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史

取椽為笛

蔡邕告吳人曰：吾昔嘗至會稽高遷亭，見屋椽東間第十

六可為笛，取用果有異聲。文士傳

古今記林 卷廿四 音樂簫管笛 十 居仁堂

辨竹

開元時，樂工許雲封善笛，自云學於外祖李牟，牟應物示以古笛云：天寶中得之李者，雲封熟視曰：此非外祖所吹，公問何以驗之，曰：取竹之法，今年七月望前生者，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則音窒，不及期則音浮，浮者外澤中乾，受氣不全，則其竹夭，此笛天者也，遇至音必破，今試吹一疊，未盡，笛忽中裂。甘輝

紫玉笛

明皇有紫玉笛，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類書

後臂笛

昔晉人以後臂骨為笛，吹之，其聲清圓，絕勝竹笛。西陽雜俎

仙笛

賈客呂筠，泊舟君山側，命酒吹笛數曲，忽一老父舟來，袖出三笛，呂請老父一吹，曰：大者諸天之樂，不可吹；次者洞府諸仙合樂而吹，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試吹之。吹三聲，波濤沆漭，魚龍跳噴，五六聲，君山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一吹遂止。傅吳記

鐵笛

古今記林

卷廿四 音樂篇

二 居什

岳州有江叟者，嘗遇樵夫，遺以鐵笛，吹之無聲，一日登白鶴山，吹於紫荆臺，響震林谷，忽見兩女子，出授菜云：服之當為水仙，女子蓋龍女也。寰宇記

李牟吹

李牟，秋夜吹笛於瓜洲，初發調，群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飄然而至，俄頃，舟人賈客有怨嗟悲泣之聲。類書

赤壁笛

東坡十二月十九日生，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問之，乃進士李委也，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有穿

雲之聲山谷

三弄笛

晉王徽之聞桓伊善笛，一日見於江次，謂伊曰：聞君善笛，為我一弄，伊據胡床，三弄而去，不交一言。詩學

栢發笛聲

慶曆中，余靖知桂州，州僻處有林木數十里，月盈時，有笛聲發林中，土人云：已數十年，公道尋之，其聲自一大栢樹中出，伐之取為枕，笛聲如期發，公寶之，數年，公弟命工解視，見木中文理如人，月下吹笛像，畫家所不及，重膠合之。

古今記林

卷廿四 音樂篇 竿篴

三 居什

不復有聲。虛谷明抄

竿篴

南郭濫吹

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解竽，乃濫於三百人中，以吹竽食祿，宣王薨後，王立曰：寡人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乃逃去。韓子

吹篴吳市

伍子胥出昭關，夜行晝伏，至于陵水，無以糊口，吹篴乞食於吳市。史記

禱樂器

蕤賓鐵

朱崖李大尉有樂吏廉效嘗携樂器臨池彈蕤賓調池中擲物跳上岸觀之乃一片方響蕤賓鐵蓋以聲律諧和相應故也樂府禱錄

木魚無恙

金鰲山崇因寺有木魚在東廊長丈許唐物也宋時有竊而載之舟中者夜自有聲風波洶湧懼而返之正德八年寺火而木魚無恙處州志

古今記林

卷廿四 音樂禱樂器

十一 居仁堂

歌

扣角歌

寧戚飯牛車下扣角而為商歌齊桓聞之舉以為相琴操

歌于蒿子

唐元德秀玄宗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以聲樂集德秀惟樂工十人聯袂歌于蒿子帝異之曰賢人之言也本傳

過雲歌

薛諱學歌于秦青自謂盡之辭去秦錢於苑擊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諱乃謝終身不敢言歸博物志

繞梁歌

韓娥之齊鬻歌假食既去餘響繞梁三日逆旅或辱之娥因漫聲哀哭一里悲愁涕泣娥復漫聲長歌一里懼怖舞蹈乃厚遺之博物志

障後歌

李白戲寧王曰聞王寵姬善歌今酒有醉飽羣公宴倦王何吝此王笑使於七寶花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兒面聞其聲亦幸矣天寶遺事

聲入雲霄

古今記林 卷廿四 音樂禱樂器 十四 居仁堂 漢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人皆為之和後宮齊唱聲入雲霄漢事紀

老人善謳

富川歌山昔馮乘有老人自少不娶善謳聞者酸鼻及將死鄰人送至此山老人歌以別之餘聲數月不絕平樂志

雪兒歌

唐李密寵姬名雪兒善歌舞每賓朋有詞章奇麗者付雪兒協律歌之故號雪兒歌潛確類書

古今記林卷二十四終

華源汪士漢附錄前編

珍寶類

寶

寶物

寶物在城郭立墻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邊有折枝，是其候也。視折枝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蛇，見此輩，便脫隻履若屐以擲之。若溺之，即得。○九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若所疑處，地上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

古今記林

卷廿五 珍寶 寶金

一 居仁堂

下也。○又云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地鏡

聚寶坑

巴東下巖院僧水際得青磁坑，折花及米其中皆滿，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富貴，僧年老擲坑江中，謂徒弟曰：不欲爾增罪累也。秘開

金

黃金之精

黃金之精名石塘，狀如脉，居人家使人不宜妻，白風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白澤

赤光

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乃於赤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業為之造寺。郡志

燕金

王鯨遇青燕姬，黃衣破結，有饑色，憫之，乃以千文買燕，謝而去。及歸，燕燕於烏豆甌，盡成黃金。清異志

唾金

南康博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常有舟人過一人，通身黃衣，擔黃瓜求寄載，過屋下此人唾盤上，徑下屋入。

古今記林

卷廿五 珍寶 金

二 居仁堂

石穴中，船主初忿之，見入石室，知為異，視盤上唾，悉是金矣。述異記

高梁券文

宋紹熙間，樵夫得一券於高梁山崖側，非銅非鐵，其聲鏘然，上有古篆文云：西漢之末，赤眉避遁，黃金千兩，坑埋而走，羔豚十祭，其財自阜，今藏所猶存。類書

買宅得金

陳應買張本宅，舉家疾，費何文，文持刀夜入梁上，一人長丈餘，高冠絳幘，呼曰細腰，何以有人氣，細腰答無，便去，文

因呼細腰問赤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曰：杵也。在窻下文，握得金三百斤，燒其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按神記

金成土壤

晉義熙中，新野黃舒耕田，得一船金，卜者云：三年勿泄，長守富也。舒不能遂成土壤。吳先

金牛

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吳先

古今記林

卷廿五 珍寶金

三 居仁堂

點金輸納

許真君，太康初，為蜀旌陽縣令，民有貧欠租賦者，悉令衙後鋤園作工，陰點成金埋園內，民掘得之，悉以輸納，然不知其為真君所化也。術不輕用，用必濟世，又渾然不露，此妙手也。是為衆仙之長。汝學府志

銀

銀甕

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瑞應

銀井

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半道見三老人，偏身皓白，云：逐我太苦，今往他所，先以刀斫之，三翁以杖受刀，忽不見，視其斫杖，乃銀也。後井不復生銀。述異記

錢

庫錢

隋末一書生貧苦，居抵官庫，因見錢數萬千，欲携之，見金甲人持戈曰：此尉遲公錢，汝要可取公帖來，生訪求尉遲敬德，方袒露鍛煉，生拜曰：乞錢五百千濟困，公曰：打鐵人安得錢，生曰：但乞一帖，公令生書曰：錢付五百千，生至庫，

古今記林

卷廿五 珍寶銀錢

四 居仁堂

復見金甲人繫梁上，與錢五百千，後敬德佐太宗，賜錢一庫，欠五百千，忽得梁上帖，公嘆求書生厚贈之。史述

錢有主

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來採薪為業，山上忽有數錢，沉下，尋至山半，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缺，於是推正，以石措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忘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向甕缺，以五百僱爾正之耳。瑞神

青蚨

青蚨似蟬而稍大，母子不離，生於草間如蚕，取其子，母即飛來，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使飛歸，輪環無已。此按神

錢飛

宋寧宗慶元二年，吳縣金鵝鄉銅錢百萬自飛。文獻通考

錢變土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登着船中，須臾悉變成土。此異

錢繫鞋

古今記林 卷廿五 珍寶錢 五 居仁堂

鄭情為吏部侍郎，字選貪，有選人以百錢繫鞋帶，情問之，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朝野僉載

玉

夜光玉

炎帝時，有石璘之玉，號曰夜光，以關投水，浮而不滅。拾遺記

荆山璞

下和得玉璞，獻楚懷王，王以為欺，刖其左足，又獻平王，刖其右足，荆王立，和抱璞泣於荆山下，荆王剖之，得美玉，封陵陽侯。史記

子朝沈珪

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珪沈於河，津人得之，河上自浮水出，將賣之，則為石。左傳

藍田種玉

陽公雍伯施養漿給行人三年，有一人就飲，曰：何不種菜？答曰：無種，其人懷中出菜子一升與之，種且曰：種此生好，王併得好婦，公種之數歲，北平徐氏有女，公求之，徐氏曰：得白璧一雙，當為婚，公至種玉所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愕然，遂妻以女。此按神

古今記林 卷廿五 珍寶玉 六 居仁堂

含玉嚙津

楊貴妃常犯熱燥，明皇令銜玉嚙津，以解肺熱。天寶遺事

珠

九曲珠

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以塗脂於線，使蟻過焉。東坡集註

美珠

伍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到昭關，關吏執之，胥詐曰：上索我者，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告子取之，關吏因舍焉。

吳越春秋

明珠

漢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東海大如雞子圓四寸八分後漢

隋侯珠

隋侯見蛇傷為群蟻所因取藥封之後蛇愈銜明月珠徑寸以報披神記

清水珠

嚴生遊峴山得一珠大如彈丸黑色有光視之瑩徹如水古今記林

卷廿五 珍寶珠

七 居仁堂

焉以示西國入曰此清水珠也即命注水濁在以珠投之俄而淡然清徹矣西國人以三十萬貨之宣室志

四寸珠

朱仲會稽人高后時獻三寸珠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珠四寸景帝時復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列仙傳

洞光珠

燕昭王坐握日之臺時有黑鳥白頭集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色黑如漆懸照室內百神不能掩其精拾遺記

如意珠

五代間楚州獻如意珠圓大如雉子色極瑩徹置室中明如滿月五代志

記事珠

張說為相有人惠一珠緋色有光名記事珠或有遺忘即既此珠便覺心神頓悟開元遺事

鮫人泣珠

鮫人水居出人間買綃臨去從主人索品泣而出珠與主人學韻

古今記林

卷廿五 珍寶珠

八 居仁堂

撒殿珠

宋熙寧中駐鞏國入貢乞依本國撒殿珠從之乃其國至敬之禮退朝有司掃殿得珠千餘兩學韻

甘棠有光

柳州種甘棠有光夜出柱上露穴中滿堂如月太守知異物集吏卒碎柱乃大蜈蚣長亘柱腦中得珠大如鵝卵圓

瑩光彩夷堅續志

得珠登第

宋孫莘老家於河陰夜坐覺窓明如晝循湖求之見一大

珠其光燭天是年華老登第揚州志

雜寶

瑪瑙

宋周公謹見瑪瑙盃二隻其一純白中有金鯉魚一條其一純紅中有白鯽魚一條越人董六千蓄紅瑪瑙一塊徑三寸許搖撼之其中有聲汨汨然蓋中虛有水在內故也

普類

水晶

水晶千年冰也倭水晶第一南水晶白北水晶黑信州水

古今記林

卷廿五 珍寶陳寶

九 居仁堂

晶濁

又

大食國以水晶為屋柱食器亦然魏

鐵網取珊瑚

珊瑚生海底盤石上一歲黃二歲赤作鐵網沈水底貫中而生絞網出之失時不取則腐

珊瑚婦人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巨柯葉盛茂至靈帝時樹死述異

卷廿五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六

發源汪士漢蘭然甫編輯

草木類

草

萸荑草

堯土階三等有草生庭名曰萸荑草十五以前日生一葉十五以後日落一葉若月小則一葉厭而不落帝王世紀

屈軼草

堯時有屈軼草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又名指佞草博物志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類

一 居仁堂

靈草

唐憲宗好仙方士柳泌言天台多靈草可合長生藥請吏茲土求之遂命刺史台州唐紀

活人草

漢武帝時西方日支國有獻活人草三莖有死者將草覆面即活述異

黃精草

黃帝問天姥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姥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長生太陰草名鈞吻不可食

之入口立死人信釣物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博物志

養神芝

秦時大宛中多柱死者橫道有鳥如鳥御草以覆死人面遂活鬼谷子曰此草瀛州不死草也生瓊田中亦名養神芝太平廣記

肉芝

蕭靜之掘土得一物類人手肥潤烹食之逾月齒髮再生一道士云此肉芝也列仙傳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

二 居住堂

又

山中有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服之即仙抱朴子

菖蒲花

趙隱之母蔣氏於山澗中見菖蒲花大如車輪傍有神人守護戒勿泄當享富貴年畢九米四白子孫言之言訖得疾而終物類相感志

委菖蒲花

梁太祖后張氏嘗於庭前見菖蒲花光彩照灼非世間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否對曰不見后曰嘗聞凡見菖

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產子為梁武帝梁紀

服菖蒲

菖蒲石上生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韓終服之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記之冬恒不寒抱朴子

蔗愈瘡

盧絳中瘡病忽見一白衣婦人謂之曰食蔗即愈絳如言嚙蔗數挺食之至旦而愈史野

花

王者香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

三 居住堂

孔子過谷中見蘭獨茂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香蘭云琴操

國香

鄧文公妾燕姑夢天使予已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文公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左傳

貯養蔥蘭

王維貯蔥蘭以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不凋汗漫錄

金帶圍

廣陵芍藥有紅瓣黃腰者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出則城

中當有宰相韓魏公守廣陵日一出四枝時王岐柱公為
郡伴王荆公安石為幕官陳秀公過客到此明日俱會賞
後四公皆入相果應四枝之兆后山談叢

淨友

魯端伯以荷為淨友歲有水則荷早發類書

花中君子

宋周茂叔濂溪先生愛蓮謂菊為花之隱逸牡丹為花之

富貴蓮為花之君子周子文集

落英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 花

四 居在堂

王荆公題菊詩西風昨夜入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東坡

白失旨矣菊無落英也公曰獨不聞夕食秋菊之落英乎

蘇子默然堯山堂外記

花有聲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上見芙蓉方發取還家聞花有

聲怪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燭照梁棟太平御覽

無海棠詩

杜子美避地蜀中無海棠之詩楊云子美生母名海棠故

其草堂本集中無海棠詩木蘭詩序

一文紅

成化間倭人入貢見蜀葵花不識因問之國人給之曰一
丈紅其人題云花于木重花相似葉與芙蓉葉一般五尺
欄杆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異國亦有此能詩者花木考

花縣

潘岳為河陽尹公餘植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晉書

護花金鈴

軍王花時綴金鈴於花下掣之以驚禽謂之護花金鈴天寶遺事

遺事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 花

五 居在堂

花師

宋單父字仲儒種藝牡丹能變易千種人呼花師異人錄

解語花

唐明皇見池中千葉蓮曰何如此解語花謂貴妃也明皇雜錄

梅花粧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簷下值梅花落額上

拂之不去後人遂學為梅花粧今安豐軍有花靨鎮即此

地也棠

竹

湘妃竹

舜南巡不返，鑿於蒼梧之野，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山，淚下染竹成斑，死為湘水神，故號湘妃竹。博物志

相公竹

宋寇萊公，貶死於雷，詔還葬洛陽，過公安，民皆迎祭，哭其喪，斬竹挿地，以紙錢焚之，尋復生，筍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因立廟其旁。塵史及名臣傳

篋簾谷

文與可嘗令東坡作洋州三十詠，其一篋簾谷詩，漢川修古今記林。卷廿六 草木花竹木 六 唐仁堂

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貪饒太守，涓瀆千畝，在甯中，是日與可同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大笑噴飯滿案。畫篋簾 俱竹記

木

聖木

陽山縣有豫章木，可二丈，號為聖木，秦人伐為鼓，顛顛成，忽奔逸至桂陽。或弘之 荆外記

萊公柏

寇萊公知巴東縣，嘗手植雙柏於縣庭，至今民以比甘棠。

謂之萊公柏。澗水 燕談

模楷

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塚上，其餘枝疎而不屈，以質得其直也。淮南子

王草 木譜

祥桑

太戊時有祥桑，與穀合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與？太戊于是修政，明禮，早朝，晏退，三日而祥桑死，商道復興。商紀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花竹木

七 唐仁堂

槐音

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陰至廣，夜聞絲竹之聲，則省中即即有入相者，俗謂之聲音木。南都新書

蠶業百倍

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曰：此地是君蠶室，正月半日，可作白粥膏，泛於其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蠶業百倍，成如其言，果得蠶。續齊諧記

槐烟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廳前大槐，枝葉出烟，色青如

焚香至暮乃止，木如故，莫知其說。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將亂不成，月餘果有告成卒謀亂者，皆獲。楊彥齡筆錄

服槐實

晉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鬢髮皆黑。晉書

獻桃

西王母七夕日降帝宮，侍女以玉盤盛桃七枚，母自取二，以五與帝，帝留核，母曰：何用上？曰：欲種之。母笑曰：此桃千年生花，千年結實，非下土所植。漢武故事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

木

八 居仁堂

桃源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從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兩岸，芳草鮮美，林盡得山，山行四五步，屋色相接，雞犬相聞，男女見漁父，驚為設酒食，云：先世避秦難至此，既出，白太守，遣人隨往，尋之，迷不復得。桃源記

桃花行

唐景龍四年，上宴於桃花園，學士李嶠等獻桃花詩，上令宮女歌之，辭既清婉，歌仍妙絕，上敕太常簡二十篇入樂府，號曰桃花行。景龍文館記

蟠桃

夏庚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婦見之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不畏？答曰：桃樹東南枝，二尺八寸向日者，鬼懼之。既冥傳

泥裏桃核

石曼卿倅海州，以泥裏桃核擲於山上，三年花如錦。類書

啖君餘桃

蒲子瑕有寵於衛君，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手，以其異而啖寡人，及色衰，愛弛，數以為罪，曰：是嘗啖我以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

木

九 居仁堂

餘桃者

子粹

桃走籬外

樊夫人與劉劭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大桃樹，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閉，相擊良久，所呪走走出籬外。神仙傳

致桃稱餉

太宗將致櫻桃於御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于虞世南，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遣齊巴陵王稱餉，從之。史

冬花春食

邯鄲有故宮，基存焉，中有趙王果園，梅李至冬而花，春得

而食述異

望梅止渴

魏武帝與軍士失道大渴無水遂令曰前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士卒聞之皆口中出水而渴乃止遂得及前源世說

還主杏

張元性廉潔南隣有杏兩枝杏熟多落元園中元悉以還主後周紀

柰苑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 木 十 犀仁堂

西域有柰樹成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為妃以柰地施佛

今名柰苑雞野

薦二石榴

齊安德王延宗納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帝以問祖收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北史

一點紅

王荆公作內相翰苑有石榴一叢枝葉甚茂只發一花故荆公詩萬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直方詩補

狙公栗

宋有狙公養狙成群恐眾狙之不馴於已也乃曰與若等栗朝三暮四足乎眾狙皆怒曰朝四暮三足乎眾狙皆喜子列

栗綴鼻

唐道人殷七七寓浙西鶴林寺嘗為一官僚召飲有佐酒媚優笑之七七取栗散之惟聞異香出自栗中獨笑七七者眾綴其鼻中不得脫後聞穢氣殆不堪忍須臾狂舞共為謝過栗乃脫續神仙傳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 木 十一 犀仁堂

妃子笑

天寶中貴妃嗜生荔枝涪州歲命驛置七日夜到長安人馬俱斃杜牧之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唐書

金梓檳榔

劉穆之少時家貧常往妻江氏家求食多見侵侮一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召江氏兄弟令厨人以金梓貯檳榔一斛進之宋書

枯木生花

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惟朝夕拜跪向一枯木
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生花花有汁
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花及汁並食之食訖即仙
獨異志

返魂香

西海聚窟洲有大樹如楓香聞數百里名曰返魂樹一名
振靈香亦名返生香亦曰却死香尸在地下即活實物也

指李姓

老子陳人其母適到李樹下而生老子生遂能言指李曰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

李 居仁堂

以此為我姓故姓李

禾

嘉禾九穗

漢光武生於濟陽縣舍時有嘉禾一莖九穗縣境大熟因
名曰秀求觀漢記

雨不傷稼

唐明皇愛雨傷禾楊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
傷稼也上以為然是歲無敢言災者大學衍義

瓜

體瓜亭

呂蒙正龍門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心欲得之無
錢其人遺之後作相買園洛下起亭以體瓜亭為名不忘
貧賤也則見錄

種瓜舉喪

韓靈珍靈敏兄弟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兄弟種瓜朝採
暮還復生喪事由此舉南史

設瓜得地

吳孫鍾富春人與母居至孝種瓜為紫瓜熟有三人乞瓜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

李 居仁堂

鍾設瓜及飯三人曰蒙君厚惠乃示子葬地欲連世封侯
數世為天子鍾生堅堅生權權生亮亮生休幽明錄

瓜園捕兔

王洪義為侍御史於鄉里求瓜瓜主拒之洪義狀言瓜園
有白兔縣官捕逐園苗盡矣唐書史傳

種瓜立寶

徐光有幻術從人乞瓜弗與便索耕杖地種之俄而瓜生
蔓延開花成實乃取啖之因賜觀者後獨瓜者反視所存

皆亡耗矣披神記

杯種瓜

馬湘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座上冬月以酒杯盛土種瓜頃史引蔓花實食之甚美神傳

李生瓜

嘉靖三十年象山縣李樹生王瓜次年諸縣李生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而為倭剽殺甚眾寧波志

瓜鎮心

鄭灼字茂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南史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瓜菜

十四 居仁堂

菜

諸葛菜

蔓菁一名蘿蔔又名燕青諸葛所止必令兵士種蔓菁蜀人呼為諸葛菜類學

種芋救飢

閩皂山一寺僧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壑為墻後遇大飢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整以度凶歲蜀志家狀

拔園葵

公儀休為魯相食葵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不與人爭利

史

古今記林卷二十六終

古今記林

卷廿六 草木菜

十五 居仁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七

發源漢士漢爾然南編輯

禽鳥類

鳥

知鳥雌雄

武帝問朔何知鳥之雌雄對曰雄在巢加右聲高雌右翼

加左聲小方朔傳

又

一云燒毛納水中沉者雄浮者雌

古今記林

卷十七 禽鳥

一 居仁堂

集舍

宋懷遠母憂痛哭嘔血每有群鳥數千集於舍候哭而來

哭止乃去南史

孤鳥詩

晉王叔偶得二鳥將欲放之俄而一者死一者既放屢顧

悲傷感微禽之有心遂為孤鳥詩以傷之床

鳥鳴取羊

公治長能通鳥語貧居時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南山有

虎脫羊當急取之治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大羊及亡是

者跡之索得其角以為偷訟之魯君繫之獄孔子為白於

魯君不解未幾雀復鳴于獄舍曰齊人侵疆當急禦之獄

吏白於魯君弗信姑如言跡之齊師果至命治長發兵奮

戰獲勝因釋之爵以大夫不受廣博物志

善曉鳥語

一極貧人善曉鳥語為賈客貨擔過水邊飯鳥鳴賈客怖

賈人笑到家賈客問言我在彼飯時聞鳥鳴我大怖而君

反笑何取答曰鳥向我語賈人身上有好白珠汝可殺之

出珠我食其肉是救我笑曰汝何不殺也曰我坐前世會

古今記林

卷十七 禽鳥

二 居仁堂

人財物故貧為債擔若復殺人取物後世受苦何時當已

卒死不為此事珠林

達鳥鳴

成武丁能達鳥鳴為郡主簿與眾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

東市登車車覆雀相呼往食眾人道視果然佳陽先賢贊

商羊

齊有一足鳥飛遣使問孔子孔子曰鳥名商羊童謠曰天

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水災家語

風

五始文

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春秋

六像九苞

鳳有六像九苞，六像者：一曰頭象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九苞者：一曰口苞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屈伸，五曰彩色先，六曰冠矩州，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戶行。論語

鳳集穎川

古今記林 卷廿七 禽鳥類 三 居仁堂

黃霸為穎川太守，仁化流行，鳳集其境。前漢書

金鳳銜珠

許真君遜字敬之，吳赤烏二年，已未，母夫人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真仙傳

木鳳

石季龍皇后在觀上，有詔書，必用五色紙，著鳳口中，鳳銜詔待人放，數百丈繩，繞轆回轉，鳳飛下，鳳以木作之，五色漆畫。後魏錄

鸞

觀影悲鳴

蜀賓王置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類則鳴，乃懸鏡照之，鸞觀影悲鳴，中宵一奮而絕。吳先

鶴

鶴乘軒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左傳

鶴市

古今記林 卷廿七 禽鳥類 四 居仁堂

吳王闔閭有女自殺，王痛之，厚其葬，舞白鶴于市，萬人聚觀，遂使俱入墓，閉之。吳越春秋

白鶴池

唐李翱刺史常德府，見賣墨道士，以鞋一雙，投後堂池中，化為白鶴飛去，今池曰白鶴池，亭曰白鶴軒。常德府志

鶴帛

陶侃丁母艱，在墓下，有二客來，承儀形，鮮異，遠看之，但見雙鶴飛去。傅別

鶴助哀

吳隱之執喪過禮，家貧無人助，每至冥臨之時，常有雙鶴鳴叫。晉書

鶴銜玉珠

燉煌令張禧字彥祥，常有鶴負矢集梧庭，以甘草湯洗之，傅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銜玉珠二枚置榻前。

張氏家傳

鶴報明珠

曾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為疾人所射，窮而歸，參收養瘡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銜明珠以置於家。述異

古今記林

卷廿七 禽鳥類

五 居仁堂

鶴銜幘

狂士陸通高卧松間，以受霞氣，幘挂松頂，有鶴銜去水濱，通洗之，因與鶴全去。高士傳

鶴語寒

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于橋下，曰：今茲寒不減，竟崩年也，于是飛去。異花

二鶴釋冤

正德初，晉江顧中丞逢原家被盜，捕卒訪不獲，願討治園數人，訟於郡侯林公，累刑未伏，公欲炮烙之，其火方燃，堂

下二鶴各銜火燄於水中，乃知其無辜，釋之。華夷考

雙鶴出鼓

吳王夫差務於遠康之宮，南門有雙鶴，從鼓中而飛上入雲中。吳錄

雙鶴飛下

庾域母好鶴，淚域營求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梁書

丁令威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遂上冲天。續搜神記

古今記林

卷廿七 禽鳥類

六 居仁堂

拔毛投地

隋大業間，詔州縣送羽毛，堪斃衣之用者，殆無遺類，鳥程有鶴巢樹高百尺，伐其樹，鶴恐傷其子，自拔毫毛投於地。

廣五行記

鶴卵

彭淵村嘗蓄兩鶴，客至誇曰：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畢，園丁報曰：鶴夜產一卵，淵村呵曰：敢誇鶴耶？俄頃，顰伏

地忽誕一卵，淵材嘆曰：鶴亦敗道，吾乃為劉禹錫嘉話所誤。聖容 揮犀

放鶴

僧支道林好鶴，時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頭視之，似悞惋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哉！養令翮成，即放飛去。世說

騎鶴上揚州

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貨財，或願古今室林 卷廿七 禽鳥類 七 居仁堂

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

抱鶴非祥

林傑神童，年十七，忽有雙鶴下，傑忻然抱得一隻，父恐其非祥，令放之，是夕得疾卒。

鸚鵡

綠衣使者

唐楊崇義妻劉氏與隣舍兒李弁私通，同謀害崇義，埋井中，劉氏訴於官，縣官詣所居檢校，架上鸚鵡忽然曰：殺家

主者李弁也，遂執訊得實，明皇封為綠衣使者，張說因然。傳天寶 遺事

雪衣娘

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呼雪衣娘，上令以近代詩詞投教，適可誦，上與諸王及貴妃博戲，上稍不勝，左看雪衣娘必飛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壞御及諸王手，忽一日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為鶯所搏，將盡於此，上向使貴妃，授多心經記熟，若懼禍難有所禳者而誦之，竟為鶯搏死，瘞苑中，呼鸚鵡塚。明皇 雜錄

古今室林

卷廿七 禽鳥類

八 居仁堂

綠朝雲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為綠朝雲。雜志

思鄉

唐天寶間，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山中，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天寶 遺事

說善惡

晉飛華白鸚鵡每出還輒說奴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易云見鵲變中何由知而言一日鸚鵡曰昨夢惡不宜出戶強之至庭為鸚鵡所搏死

誦經

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獨異志

傳呼琵琶

古今記林卷十七 禽鳥類宋蔡相確貶新州特免名琵琶終焉有鸚鵡甚慧公每相響板即傳呼其名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呼不已公悒悒有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詩話

雉

集雉

蕭望之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恒集望之舍嘗上直還至岐路及下直則飛鳴車前前漢書

收憤感悲

後漢子年七十無妻見雉集相隨感之因援琴而歌曰朝飛操操

山雞舞鏡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取大鏡看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死

雀

神雀

漢武祠甘時有神雀下羣臣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朔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或有巫者為圖作害卒有巫蠱之事果應東方朔別傳

雀飛入手

魏肇之初生時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為封爵之祥吳

雀鳴復官

國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史有罪繫獄有萬頭雀集獄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我其復官也

救雀

有頃詔還故官書後漢楊震行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鵠搏陸地又為鵠困

巾箱內，採黃花飼之，十餘日，愈且去，暮來，忽一日變為黃衣童子，向寶曰：我王母使者，蒙赦，今使南海，不得來，與雙玉環曰：好掌此環，累世為三公，其子震至，應累四世，亦尉，續齊書

獲巾

婺州治古木之上，有鶯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鶯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此卒也，街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

古今記林 山空 卷廿七 禽鳥雀鶯 十一 唐任堂

鳥

羣鳥集

柳仲鄴每遷官，羣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庭樹枝架皆滿，凡五日，詔下不復集，唐書

魏丞鳥

魏伶為西市丞，養一赤嘴鳥，每於眾人乞錢，街歸，號魏丞鳥，朝野僉載

助哀

北齊蕭做居喪，廬前有二鳥，各集一樹，午以前，循庭飲啄，午以後，不下樹，到做臨哭時，舒翼悲鳴，有似助哀，後周書

鵲

柯侯廳事

宋熙寧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救饑得民心，有二鵲棲其廳事，及侯去，鵲亦送之，漳人異焉，東坡詩

白鵲噪

晉文公焚林，求介子推，有白鵲遮煙而噪，拾遺記

鵲上梁

古今記林 卷廿七 禽鳥鳥鵲 十一 唐任堂

唐崔圓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營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西陽雜俎

鵲傳教

羣鵲鳴桑

黎景逸居空青山，有鵲巢其側，後繫南康獄，其鵲止獄樓，向景逸似傳語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由來，云路逢素衿人，說三日赦至，金載

羣鵲鳴桑

揚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

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粟並都者

鵲語殺夫

安德令劉長仁聞管輅曉易語初不信頃更有鳴鵲來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日在虞洲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長仁乃服觀志

鳴鵲爭巢

李崇為揚州刺史齊春城中野鳴鵲飛與鵲爭巢未幾霖雨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北史

鵲

古今記林

卷廿七 禽鳥類

十一 居仁堂

鵲訴取雛

張次山為太山寺常有鵲築巢於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諭鵲先飛令兵官隨往鵲巢一大樹上蓋隣側有取其二雛者火山為治其罪鵲乃飛去事文類聚

鵲

謝昌寓鵲

謝昌寓性孝其家常養一鵲昌寓病二旬鵲二旬不食昌寓亡鵲遂飛去南史

燕

燕巢

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足練戶悉內向數年遂登庸焉

珍珠

青衣

後魏元道康齋前有雙燕為巢歲歲至一日燕曰景怡景怡樂以終身道康驚曰爾禽而語何也燕曰我為上帝所罪誓為禽耳卿威德故相依來畫往前途溪相報道康策杖往二燕北嶺飛來一化為青衣童一化為青衣女謂曰卿

古今記林

卷廿七 禽鳥類

十 居仁堂

有隱志幽陰見嘉壽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為雙燕飛去太平廣記

白燕

高士馬樞目常黃能視閭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上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陳書

燕子園

唐王榭居金陵航海遇風抵一洲見翁媪皆皂服引至宮見王坐大殿曰易衣國命以女妻之榭思歸王命取飛雲軒令榭入閉目少息已至家但見梁上雙燕呢喃下視榭

乃悟所至燕子國也廣記

玉燕投懷

張說母夢一玉燕飛入懷中因有孕生說後為宰相故人
有飛燕投懷之句明皇雜錄

燕女墳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死玉京守
志養舅姑常有雙燕窠梁間一日為鷺鳥所獲其一孤飛
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足
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年無偶去
古今記林 卷廿七 禽鳥類 十五 居仁堂
今春猶獨歸故人思既重不忍復雙飛自是去來六七年
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回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
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唐李公撰燕女墳記

吞羨藜

沛國周氏有三子瘖瘖不能言有一人就門乞飲聞其兒
聲問之具以實對其人曰君有罪可還內思之出曰記為
小兒時當窓有燕窠中三子母出取食因取三羨藜各與
之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其人曰此即
是也君既自知悔罪除矣免即皆能言其驗記

杜鵑

聞聲主離

杜鵑大如鵲而羽烏其聲哀而吻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
聞其初聲則主離別之苦人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與
農事華陽風俗錄

鳩

放鳩

邯鄲民正月旦獻鳩于趙簡子簡子賞之客問故曰正旦
放生示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之故競捕之傷者衆矣君
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思過不相補列子

鳩入懷

長安張氏有鳩自外入戶內張氏祝之曰鳩為禍耶飛上
承塵為福耶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得一金帶鈞
焉自是之後子孫昌盛資財萬倍技神記

感鳩飛

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相哺益以感恩因而
作歌琴操

鴿

鴿足書

張九齡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投之，目為飛奴。
開元遺事

鴿致書

宋宗汝得一鴿，性甚靈慧，能致書于千里之外。
避齊開元

題鴿

高宗好養鴿，躬自收放，有士人題曰：鴿鴿飛騰，遠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個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帝聞之，召補官。
宋紀

古今記林

卷十七 禽鳥類

十七 雁

雁

雁繫帛書

蘇武使單于，單于留武於海上，牧羝，漢使人求之，說言武死，通使常惠，教使者曰：天子在上林中射雁，足上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單于驚謝，乃遣武還。
漢史

雁宿廳事

虞國字季鴻，少有孝行，為日南太守，嘗有雁止宿廳事上，每行縣，輒飛逐焉，及卒，官雁隨喪，至餘姚墓前，歷三年乃去。
典錄

雁拔野草

上虞縣有雁為民田，春拔野草根，秋啄除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
十三州記

鴛鴦

夫婦精魂

大夫韓朋妻美，康王奪之，朋自殺，妻亦自殺，遺書曰：願以屍還韓氏，合葬。王怒，令兩冢相望，經宿有梓木生二冢上，根交於下，枝連於上，有鳥如鴛鴦，常棲其樹，朝暮悲鳴，人謂即韓夫婦精魂。
搜神記

古今記林

卷十七 禽鳥類

十八 鴛鴦

女子化鴛

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聞然載之，後成白鴛飛去，杜惡之，便病死。
搜神記

鴛鴦

誅鴛

魏公子無忌，鳩飛入案，一鴛在屋，公縱鳩去，鴛逐殺之，公子曰：鳩避禍歸吾，吾負之，捕得鴛三百，公子按劍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鴛獨低頭不敢仰視，乃殺之，盡放其餘，名布

天下列士

雞

天雞

東南桃都山，有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鳴，天下雞皆隨之鳴。玄中記

玉雞

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而潮水應之矣。神異經

碧雞

古今記林

卷廿七 禽鳥類

充 居仁堂

許文穆公讀書宛陵山寺，有兩青鳥飛鳴其前，後時乃去，僧言此碧雞也，相傳唐李翰林自蜀携來者，明舒梓溪狀元一見，因出所藏圖繪示公，公為賦碧雞篇，意頗自負，後會試第七，神宗朝拜相。明獻微錄

石雞鳴

陳倉山有石雞，與山雞各別，趙高使火燒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雞。三秦記

聞雞

明皇樂民間清明聞雞戲，及即位，治雞坊，索長安雄雞，金

尾，雞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教飼之，人云明皇乙酉生，喜聞雞，是兆之象。東坡

雞入竈

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過從口入，良久乃冲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異苑

雞作人語

宋處宗常買一長鳴雞，著牕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幽寔錄

雞鳴請命

古今記林

卷廿七 禽鳥類

子 居仁堂

涼州罪人於市將刑，有一白雄雞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驅之去，輒來，刺史張義免其坐。西河記

鶩

鶩聽講經

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鶩，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噪不止，僧徒送入京，至寺大門，放之，自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經，即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則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遠碑亦述其事。兩京記

孝鸞冢

唐天寶末長興蔣璠沈氏畜一母鸞將死其雛悲鳴不食母死鸞敗薦覆之又銜芻草列前若祭狀向天悲叫而死沈氏異之為作孝鸞冢湖州府志

戲鸞

明太祖幼時見羣鸞遊於庭戲以青白二紙旗左右豎立命之曰青者立青旗下白者立白旗下違者死群鸞應聲如命而往獨一花鸞不知所適往來於青白之間上殺而食之明興雜記

古今記林

卷廿七

禽鳥鸞雜鳥

廿

居在堂

雜鳥

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大風國語

白頭翁

吳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諸葛恪曰白頭翁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鸞母未必有對試使昭復求鸞父昭不能答江表傳

獲巢

齊景公為露臺成巢鳴其上公惡之桓常嘗清夜獲之明日巢當墜布翼伏地死矣齊書

彈鸞雛

張太寧性惡鸞有鸞巢佛殿親彈其二雛二大鸞盤空悲鳴一鸞掉其中一傷攪其鬢旬餘瘡死括異記

紙鸞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不通問簡文作紙鸞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紙鸞所至即以事達

古今記林

卷廿七

禽鳥雜鳥

廿

居在堂

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墜皆化為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括異志

古今記林卷二十七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八

婺源汪士漢閣然甫編輯

獸畜類

麟

一角獸

武帝郊雍獲獸一角而五蹄瑞應圖云一角獸者瑞獸也

六合同歸則至漢紀

麟吐玉書

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繼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麟

居仁堂

衰周而素王微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

而去敬王末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

紱尚在夫子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拾遺記

獅

獅伏虎豹

後魏波斯國獻獅子莊帝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

之於是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見獅子悉瞑目不敢仰

視洛陽伽藍記

獅吼龍去

開元末西域獻獅子至安西道中繫驛樹近井獅子哮吼俄頃風雷大至有龍出井而去國史補

象

象膽

宋太宗時後苑象苑上令取象膽剖腹不獲上問徐鉉鉉

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問鉉對曰象

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也宋紀

犀

犀照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犀象犀虎

居仁堂

濕嶠至牛渚磯其水多怪物燃犀角照之見朱衣乘車馬

燭夢人曰與君幽明道別何苦相照晉書

犀牛洞

犀牛洞在平越府城南隅張三丰高真觀下洞有石犀正

德間觀內鐘夜半與牛關如雷吼侵晨水草猶有存者

虎

虎卜

晉沈宗以下為業義熙中左將軍檀侯鎮姑熟好獵以格

虎為事忽一人著皮袴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袴以紙卷十

餘錢詣宗卜云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為卦成告之
東向吉西不利因就宗乞飲內口著甌中狀如牛飲既出
東行百餘步從者及馬皆化為虎自是虎暴非常搜神記

虎鼻

虎鼻懸於門上周一年取燒作屑與婦人飲之二月中便
有孕生貴子勿令人知亦勿令婦見之龍魚訂圖

虎產

蘇芳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為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
塘厝場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虎

三 居仁堂

仰視易怪之乃為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
送野肉於門內搜神記

支江白虎

王業為荊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支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
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共立碑文號曰支江
白虎陳留者舊傳

羣虎渡江

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傷人均下屬縣曰虎豹在山
電鼈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有猛獸猶北土有雞豚今為

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張捕非憂恤之本遂去檻穿群虎東
游度江後漢本傳

咒虎

東漢童恢為不其令今即墨民常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
獲二虎恢咒之曰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
人當垂頭伏罪自知非是者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
如震懼即時殺之一視恢嗚吼跳躍自奮遂令釋放吏人
為之歌頌後漢本傳

虎不為害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虎

四 居仁堂

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隘穿移
文獄神虎不為害汝南先賢傳

虎殘

宋朱泰家貧養母百里鬻薪親極滋味戴星伐木虎負之
去朱厲聲曰食我不足惜但母無托耳虎棄泰於地去泰
得不死人以為孝感曝金遺之目為虎殘云棠花

虎渡河

漢劉昆為弘農太守先是多虎災昆為政三年虎皆負子
渡河陳留者舊傳

虎頭枕背

馮恭醉卧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躡在脚後自有宿命非智力所加也異苑

虎知恩

後漢歐寶居父喪廬墓側里人搏虎虎投廬中寶以衣覆之逐虎者至詰寶寶曰此獸可藏乎虎因得免自後凡置一鹿於其廬人奇虎知恩故名其水曰恩江表

驅虎伏辜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虎

五

居仁堂

張昂知鉛山有寡婦一子為虎所啖婦訴縣欲得虎抵罪公曰與期五日來乃移文城隍言神為一邑主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人今與約五日內驅虎伏辜否則撤其廟後五日夢神告曰虎至矣公驚起升堂有二虎伏庭下公曰吾良民子而汝食之法當死其非傷人者退一虎起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公拔箭三發而三中其首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至歸以虎屍喧傳為神明獻

制虎

東海王公能幻制蛇虎佩赤金刀及衰飲酒過度遇白虎

以赤金刀厭之遂為虎所食西京雜記

虎化石

張侍郎守鄆虎為害公令吏執符追虎虎熟視符銜符隨吏至府望公閉目蹲伏公數以罪撻之約三日出境不然盡殺虎乃去死於其地化為石今呼為石虎青瑣高議

人變虎

晉師道宣太元元年時二十二歲忽發狂變為虎食人不可紀後一女子採桑虎食之藏其釵釧於山石間後復人形知而取之經年還家復為人遂出仕官為殿中令史夜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虎

六

居仁堂

共人語及天地變怪之事道宣自云我曾得病發狂遂化為虎食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有食其父子兄弟者於是號哭捉送赴官遂餓死建康獄中搜神

化虎

載初中涪州民范端化為虎文獻通考

化虎食嫂

郴州左史因病化為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雖未全化而虎毛生矣

化虎食民

漢宣城太守封卻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諺云無為封使君生不治民反食民述異記

虎顧衆彪

解縉年十四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即命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古德錄

狼

狼化女

百歲之狼化為美女其名曰知女求為人妻經年則食人

古今記林

卷十八 獸畜虎狼 七 居仁堂

呼其名則逃去白澤圖

熊

格熊

漢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

莫不絕脰後為獸所傷陷腦而死三輔黃圖

鹿

鹿壽

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其色白抱朴子

仙鹿

陸紹弟為盧氏縣尉嘗觀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獵皆言仙鹿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孔

蕉鹿夢

鄭人蕉鹿覆之以蕉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列子

老鹿人形

張盍瑜及孺孺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深於是二人顧視於鏡乃鹿也因問曰汝是草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言絕即逐其鹿走去抱朴子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鹿 八 居仁堂

甌山鹿女

甌山在江陰梁時山側樵者見一鹿生一女因收養之及長令為女道士號鹿娘死葬於此武帝改曰真山廣輿記

二鹿化女

一士人姓車淮南人天雨舍中獨坐忽二年少女來就之著紫纈襦立牀前共語笑車疑之天雨如此女從外來而衣不沾濕必是異物其壁上先挂一銅鏡回顧鏡中則二鹿在牀前將刀斫之悉成鹿一走去獲一枚以為脯食之

五行記

射麋

吳惠與子出獵射麋死母驚還悲鳴又射殺之又逢一鹿將射忽箭發反激其子唐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愛子與鹿何異驚聽不知所在有虎從旁出搏折唐臂還家一宿卒遂絕嗣吉安志

放麋

孟孫獵得麋使西巴持歸其母隨之而啼西巴放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二月復召為子傅曰不忍於麋且忍吾子乎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 麋 程程

九 居仁堂

程程

程程

封溪縣有獸曰程程似猿人面如小兒聲常數百群人以酒并糟設路側連結草履程見之則知張者祖先姓名呼云奴欲張我拾去復謂曰試共嘗酒逮醉取履着之為人

獻程程

漢黃霸為封溪令部人陳廉携酒并程程以獻霸問曰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

放之程程悲啼而去獨異志

猿猴

山公

王績遊嵩山進一散巖石堂樓止焉月夜見一人胡鬚眉白而瘦自稱山公與績談論往往有異績疑其怪取鏡光出而胡者走失化為猿而殞異聞錄

孝猿

吉州有捕猿者殺猿母以皮并其子鬻於龍泉蕭氏其子號叫不食蕭百方飼之乃食又旬日示其母皮因抱皮跳呼數日斃蕭葬之為作孝猿傳吉安志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 猿猴

十 居仁堂

猿子拔箭

鄧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棄塞瘡芝乃嘆息投弩水中華陽國志

報時猿

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日有猿詣亭前鞠躬而啼目為報時猿天寶遺事

執爨

唐魏元忠性素強正微時家貧止有一婢厨中方爨出外

淡水遠乃見老猿為其中火輝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恐我
芝使為我執藥不亦善乎廣志

呼猿洞

錢塘縣武林山有呼猿洞宋僧智一善嘯嘗養白猿於山

間臨湖長嘯眾猿畢集人謂之猿父杭州府志

化猿鶴

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虫為沙抱朴子

獼猴如人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類 獼猴

十一 居仁堂

晉大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獼猴在妓女房前前後
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知是猴所為乃
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曰初見一年少著黃練
單衣白紗給甚可愛笑語如人按神記

狐

白狐

樂善家有一白狐主擊之傷其足王尋病足死續博物志

九尾白狐

高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曰吾之娶必有應也

乃有白狐九尾造禹塗山人歌曰縷縷白狐九尾麗麗成
子室家我都攸昌禹遂娶塗山女呂氏春秋

狐假虎威

楚王問羣臣北方畏昭奚恤何如江乙曰虎得一狐狐曰
子母食我天帝令我畏百獸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後觀
獸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以為畏狐今北方畏王甲兵也

序新

巨狐鳴噪

唐李揆方盛夏夜寢於堂之前軒而空其中堂為畫避暑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類 狐

十一 居仁堂

之所忽一夜有巨狐鳴噪於庭如人立跳久之踰垣而去
揆惡之將曉揆入朝即日拜相集異記

妖狐聽講

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男子詣張華講說華怪之謂雷孔章
曰今有男子少美高論孔章曰當是老精聞昭王墓有華
表柱已千年可取照之當見華如言其男子忽化為狐而
去按神記

狐怪

成都有萬錦樓人皆以樓有祟夜宿者必死一日有人笑

曰誰敢夜宿此樓上者錢質之一貧少年曰我當代此乃登樓上藏梁間至二更見一大狐坐椅上化成美女自脫皮為衣貼下樓入市迷惑男子其人伺其去下梁捲皮及美女回樓弄皮不見哭曰天敗我也遂墜樓下天明視之乃一剥皮狐狸說寶

千歲狐猿

千歲之狐豫知將來千歲之狸變為好友千歲之猿變為老人抱朴子

狸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狸

十三 居仁堂

狸怪

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妖怪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為願見有墻孔掘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晉書

客化老狸

漢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鸞鳳客遂化為老狸幽冥錄

女子大狸

賈升為九里亭吏夜有女子來寄宿升彈琵琶女和歌云

精氣感暝昧所降若有緣嗟我違良契寄欣宵夢間其成公從弦起蘭香降張碩荀云冥分結纏綿在今夕其二仲我風雲會正俟今夕遊中心雖未久中念已綢繆其三及明為羣狗嗜死乃大狸也具

燈照老狸

郭伯夷宿亭上樓上燃數燈夜有魅來伯夷趨之以燈照乃老狸也風俗通

獺

畫獺執獺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獺

十四 居仁堂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異淨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逐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鮪魚乃不避死盡板作兩生鮪魚懸岸上群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齊

紀

馬

千里馬

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鑿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漢紀

天馬歌

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上方立樂府即作天馬之歌漢武紀

白鶴

曹洪有駿馬名白鶴走時惟覺耳邊風聲足似不踐地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鶴拾遺記

赤兔

呂布有駿馬名赤兔能馳城飛壘語曰人中呂布馬中赤兔曹瞞傳

的盧

古今記林卷廿八 獸畜類馬 十五 居仁堂
劉備奔劉表屯樊城表左右欲因會取備備覺如廁便出乘的盧馬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不得出備謂的盧曰今日厄何不努力的盧一踊三丈遂得出世說

義馬

王禎通判夔州會賊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同知王某授牒捕盜性怯而猾托疾不出一兵禎陷圍中為賊所害馬逸去若告急狀血淋毛赤眾駭其子貧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為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夜半馬哀鳴王自起視之馬驟前齒其項復奮首擣其胸蹶地相傳為義馬云明獻後錄

泥馬

康王宋徽宗第九子質於金一日與金太子射三箭帝太子疑為宗室中善武藝者非真王也命宋換質康王聞道奔竄息崔府君廟夢神曰金追至王速去已備馬門首候矣王驚覺馬已在側王躍馬南馳二日行七百里河既渡而馬不前下視之乃泥馬也追者回騎由是得歸以延宋祚南渡錄

齋馬

馮元叔歷浚儀始平尹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不與芻豆人謂齋馬唐書

馬生角

燕太子丹為質於秦求歸秦王曰待烏頭白馬生角當放汝歸太子仰天慟哭忽一日烏頭白馬生角秦王大驚乃遣歸呂氏春秋

妖馬

魏齊王嘉平初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遂入河搜神記

負鹽車

騏驎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持刀叱之。鹽鐵論

馬淚出

程堅，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楹下有馬，每聞

堅哭，輒淚出，輟芻草。魏

驄馬嗚呼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鎗墮馬，卧草中，軍旅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嗚呼，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

寄吳

季高失馬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馬

七 居仁堂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儒緩，嘗從文宣北伐，乘赤馬，馬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為求不得，須臾日出，馬

體霜盡，繫在幙前，方云我馬尚在。北史

盜還馬

孔仲山，正身勵行，辭公府之京師，宿卞亭，盜竊其馬，尋知是仲山馬，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還之。後漢書

妾換馬

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白鶻。魏書

贖馬

魏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問曰：此何馬也？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不能用，故出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求帛贖之。韓詩外傳

玉追馬

張飛有馬號玉追，時人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玉追。魏書

繫馬於碓

陸法和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北齊書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馬

不 居仁堂

負錢為馬

宋時張三七，劍州人，生時常負俞堅鎮錢，俞所騎白馬，忽言我張三七，負主人錢，已騎坐償過，便與勾簿，免陰司徵取，俞遂勾之，馬一躍而死。類書

駝

老駝知風

吐谷渾西北有流沙萬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

知之仰項鳴埋鼻沙中，人以為候，即以糞蔽鼻口，其風迅
速，頃臾即過，不爾即死。書

驢

龍種

明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又善開
虎上取虎城牝虎鬪，一蹄而虎斃，又鬪牡虎，三蹄而虎斃，
後取鬪獅，被折其脊，劉大慟，蓋龍種也。府

黔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往，虎見驢鳴，大駭，然往來視之，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馬駝驢

十九

居仁堂

覺無異，能益習其聲，稍近，驢怒蹄之，虎曰：技止此，因斷其
喉，盡肉乃去。柳

紙驢

張果老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水糞之，復成驢
矣。續仙

畜驢

漢吳道子嘗訪僧不禮，遂盡驢於壁，一夜僧具踏破，惱亂
不堪。盧氏

驢鳴

晉王濟字武子，好驢鳴，武子死，孫楚哭之，哀曰：子好驢鳴
為汝作一聲，而形體俱似，弔客皆笑，楚怒曰：諸君不死，而
使武子死乎？晉

又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
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皆一時作驢鳴。世

變驢

張婆兒肥城人，夫早喪，與子驢兒同活，一夕忽變為狸，偷
食鄰家小雞，每夕如之，白即即人，一夜又變白驢，食麥被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馬駝驢

子一居仁堂

主播打放蹄，呻吟而卧，其手問之，方覺欲療，尋為人打死。志

李白書供

唐李太白嘗過華陰縣，令方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令怒
引至庭下責供，白書供云：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
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容走馬，華陰縣裏祭驢，令驚
謝。按道

牛

以乳償偷

天竺僧養一犍牛，日得乳三升，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汝食，今生以乳償之，所給有限，不可得也。」宣驗記

牛糞金

長沙西南有金牛巖，漢武時，有田父牽牛欲渡，漁人云：「船小恐不勝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困君船。」於是人牛俱上，至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見人牛入巖，隨至掘之，莫能及也。」湘中記

石牛鳴喚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牛 廿一 居在堂

石虎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山峽上，忽鳴喚，聲聞

三十里，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四脚。後趙錄

羊

刳羊亡刀

馬仲方，牝羊生一羔，鬻於屠肆，將刳而再亡其刀，乃羔羊銜投溝中，又以足踐泥中，屠者感傷，不復屠羊。括異記

停殺羊

王固聘魏，因宴享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

不獲。南史

客不救羊

梁時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譙，而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救，須臾宰羊為炙，客食一嚮，入口便下，皮肉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冥報記

食萬羊

唐李德裕南行，召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所以當還，積旬日，振武軍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曰：「萬羊將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可免否？」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有，後連數崖州，竟沒不還。」宣室志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牛 廿一 居在堂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牛 廿一 居在堂

犬

犬色

白犬虎文，畜之可致萬石，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令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代有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五行志

救主

晉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中，眠時
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喚，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走往
水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他日又
聞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在井
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
曰：此狗曾活我於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
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人以狗相與，人即出
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續校神記

黃耳寄書

古今記林

卷十八 獸畜羊犬

韋 居仁堂

陸機吳人，後仕洛，家絕無書，機以竹筒盛書，繫黃耳犬頸，
馳向吳，至家看，乃求回書，仍馳還洛。續校神記

白犬仙去

四頂山在合肥縣，即白狗仙人得道處。魏伯陽煉丹池，猶
存，丹成以白犬試之，犬遂仙去。名勝志

狗有棺

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公曰：亦細物也，
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孫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餒寒
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

之，必輕吾國，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起庖治狗，
以會朝屬。晏子春秋

戴冠畜火

桂陽太守章叔堅，汝南人，少為從事，家有狗如人行，家人
言當即殺之。叔堅云：大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頃
之，叔堅冠解榻上，狗戴而走，家大驚。叔堅曰：俱觸冠，纓挂
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鬼婢曾在田
中，狗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又何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
自暴死，卒無他異。叔堅終享大位。風俗通

古今記林

卷十八 獸畜羊犬

韋 居仁堂

狗怪

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
氣熱，是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
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如是三四，其後飲辭形
壞，但得老狗，撲殺之，乃里頭酒家狗。風俗通

又

弘治間，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其主商於遠方，犬亦去，
經三日，犬化為主，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俱盡，
幸逃性命，妻信不疑，越歲其夫歸，形狀悉同，各棄其偽，妻

及隣里白於官置獄中忽一小卒告其妻曰先歸者火
精也視婦胸間有爪紋則辨矣卒以白官召婦問其故裸
視胸間有血紋密使人以血壓之偽夫化犬形立撲殺之

上全

狗街頭

晉謝安於後府接賓客婦劉氏見狗街頭來久之乃失
所在婦具說之謝容色無易是月薨吳元

狗殺奴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犬 甚 居仁堂

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欲謀
殺然作飯食共坐下未得敢奴當戶倚張弓括箭拔刀然
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暇惟注精敵唇視奴然覺之奴催
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白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
倒地狗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續搜神記

白犬白雞

陶弘景云裴真君好養白犬白雞犬名白靈雞名白精學
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太平御覽

石狗

石勒初太康中有山石似獐狗之狀行者咬之三十載

豕

遼東豕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
而還朱浮傳

千鈞豕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命
豕宰養六十五年其重千鈞燕相謂王奚不饗之王乃命
宰夫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

古今記林 卷廿八 獸畜犬豕 甚 居仁堂
穢吾患生久矣仗君之豕得化吾生符子

猪龍

安祿山嘗夜宴醉卧化為異猪而龍首左右遽言之玄宗
曰猪龍也無能為者綠山事跡

烏將軍

邪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
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邪曰人耶鬼耶曰妾
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
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邪大憤曰

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殉女。夫入車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爾今夕嘉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母昇柩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塚中，見火猪無前蹄而斃，公納其女為側室。幽怪錄

猪怪

晉有一士人姓王，在吳郡，遷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辟，遂留宿。至曉，解金錢，

古今記林

卷十八 雜書水

十一 若七

其勢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因過橋園中，見母持臂有金

錄記

雜獸

方輝

往起入泰山，遇一物如獐，頭若婦人，執簪，尋悉具，歸告智瓊，瓊曰：此方輝也。五百年一見，見者壽，瓊起果二百餅。

廣雅

雷耳

周承昌中，浚丹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遇一虎噬殺之，錄

妻檢瑞應圖曰：首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之。此

角端

元太祖駐師西印波，有大獸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作人語曰：此非帝王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聖人在位，則奉書而至，日馳一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

癸辛雜識

海馬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端有海獸如馬，蹄甚昏丹，夜入民舍，聚眾殺之，明日海溢，環村百餘家皆溺死，近馬禍也。文獻

古今記林

卷十八 雜書雜獸

十一 若七

白澤圖

黃帝巡東海，登祖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及今，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以示天下，乃作解邪文祀之。內傳

古今記林卷二十八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九

婺源汪士漢蘭儀甫編輯

蟲魚類

龍

騎龍上天

黃帝鑄鼎荆山下，成有龍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天七十餘人，小臣悉持龍髯，拔墜黃帝弓，百姓抱弓而號，後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漢郊祀志

黃龍負舟

古今記林

卷廿九

蟲魚

一 居仁堂

禹南省方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龍俛而去。呂氏春秋

秋

兩龍載船

吳猛還豫章，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視船下有兩龍載之，船不看水。吳先

葉公好龍

葉公好龍，凡於室廬及帷帳器皿，皆畫龍為玩，於是天龍聞而下，葉公見之，棄而遠走，人以為葉公所好，非真龍也。

子莊

產二龍

周烈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按神記

龍岡

順德府城西，北石井岡，石勒時大旱，佛圖澄於此掘一死龍，咒而祭之，龍騰空而上，兩即降，今名龍岡。順德府志

金龍池

晉永嘉中有韓媪者，於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掘兒，方四歲，劉洲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掘兒應募。

古今記林

卷廿九

蟲魚

二 居仁堂

因變為蛇，令媪遺灰誌其後，謂媪曰：憑灰築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淵怪之，遂投入山穴，聞露尾數寸，使者斬之，忽有泉出穴中，匯為池，因名金龍池。按神記

觀龍池

茅山天聖觀龍池，陶弘景畜二龍，池中如踏踏五色，宋真宗勅中使取以進，至中途，一龍飛去，其一送歸池，御製觀龍歌，刻於石。茅山志

泉有小龍

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為富室，喻年因兩騰。

躍而法於是生貨不暇給其

楚龍

廣西太平府模村有宕淋入宕二十步幽暗如晦夕有楚龍潛伏其中村婦欲見之則感飾唱土歌入巖龍乃出馴柔若素習者入村婦懷中盤伏良久乃去脫下遺鱗婦珍藏而歸以為神貺若侮蔡之雷兩驟至類

卵大如斗

秦時蒲媪浣江側得卵如斗大數日生物如守宮秦香漸長放于江媪往觀輒薦魚媪側始望聞之召媪媪行中流

古今記林

卷十九 嘉魚 龍

三 居在堂

五龍挾舟而還後媪死鄉人葬之程浦水口一夕大雷雨五龍移之北岸壅沙成墓今在靈陵水口唐李景休趙令則皆有碑文南考志

龍爪

永福黃忝少與羣兒戲繼湖習水俄頃疾風暴雨陰暝不辨人色有物舒鱗翼掀舞忝視之乃龍也群兒恐走未達岸龍露一爪及忝肩衣袂成文忝以為瑞置之類

龍羹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宮中帝命烹之賜群臣龍

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述異

癡龍

洛中有祠穴曾有人誤墜其中行數里漸明見有宮殿人物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後出以問飛華華曰大羊名癡龍北齊項言

尺木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西

龍聽講

梁有僧講經嘗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乃潭中龍也云歲旱得聞來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曰帝封江湖不得擅用僧曰硯水可乎曰可乃就硯吸水竟去是夕大雨水皆

黑詩

又

虞山北六里有破山陽有四高僧講經山中一老翁日來聽講久之問所從來答曰龍也僧因翻揚帚咒龍現本形與神聞不勝破其山而去宋真明之云

龍化老人

漢建元末僧墨超辭經於靈苑山有龍化為老人詣超曰
吾龍也兄弟五人居富春靈巖北鄉民耕山逼吾居羣龍
怒閉膏雨吾不忍而弗能止聞師道行必能化伏師乃詣
縣誦經兩大露足群龍因請師居此山化為白馬載師以
登至今石上馬跡猶存宋嘉定中賜號靈悟大師類書

射中青綃

唐張公路斯為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張公鈞於焦氏
臺歸則體濕而寒夫人問故曰我龍也夢人鄭裨遠亦龍
也與我爭釣處寶殿明日當我使九子助我我領綃綃鄭
古今記林 卷廿九 魚龍 五 居仁堂
青綃明日射青綃中之九子皆化為龍東坡 ○今六安州
穴山即龍閣處

龍疽求醫

湯陰西有真人社舊傳孫登寓此值旱眾禱於龍得雨將
祭謝之登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弗信請喫之水果腥
穢龍時背上生疽開登言化老翁求治曰病瘡當有報不
數日果大雨石上忽裂一井其水湛然蓋龍穿此以報也

山川
紀異

鵠倉街卵

徐國官人孕而生卵棄於水濱有犬名鵠倉街之而歸有
老母以為異腹煖之生偃王長而仁官人取歸養若君位
鵠倉臨死生二角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莖之名狗龍徐偃
王志
外國方士能神咒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縮龍至數
千着壺中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實龍往賣之發壺出龍
淵中須臾兩集抱朴
子

咒龍

蛟

新蛟毀壁

古今記林 卷廿九 魚龍蛟 六 居仁堂
澹臺子羽齋千金壁渡河陽疾波起兩蛟拔舟羽曰吾可
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而波息三投壁於河而報
躍出乃毀壁而去水經
注

刺蛟

狄飛得寶劍有兩蛟夾其船拔劍刺殺之荆玉蘭之仕以
執圭呂氏
春秋

新蛟

晉周處少時凶強使氣為鄉里患義興水中蛟南山白額
虎并處為三害處殺虎斬蛟遂自改礪為忠臣孝子世
說

射蛟

永陽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在水引弓射之中一既死增歸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涕提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曰何用問為若是君便相還授矢而滅增恐而驟反未達家暴卒於路異苑

斬屨

許真君過汝南人晉太康時為蜀旌陽令多善政致仕歸得道術斬西安蛟并上遠巨蛇至豫章遇一少年自稱慎郎許君曰此蛟屨之精謂施太玉曰彼化黃牛我化黑牛

古今記林

卷廿九 魚蛟

七 居仁堂

以手巾掛膊別之俄於龍沙洲見黑牛奔追黃牛而來太玉揮劍中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自井徑歸潭州先是化為少年以珍寶數萬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見賈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屨老魅焉敢遁形遂現原形為吏所殺府頌

助射湖蜃

梁忠壯程靈洗歙縣人宅居靈墩之湖夕有蜃見夢於靈洗曰吾為呂湖蜃所厄君助吾靈洗如言學弓射中後蜃侯景之亂洗統鄉眾萬人保新安有功至今血食新安志

魚

白魚入舟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于王屋流為島其色赤史記

魚集武庫

王肅為光祿勳時有魚集武庫肅辨之曰魚生於泉而見於庫失其所也遂將殆有素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魏志

傳書

葛玄見賣大魚謂曰暫煩此魚往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

古今記林

卷廿九 魚蛟

八 居仁堂

玄曰無苦乃丹書紙內口中投水有頃魚騰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木葉而去神仙傳

呼魚

隱士盧度世所居屋前有池養魚以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已即去南史

救魚

晉杯渡不知姓名嘗乘杯渡河故名東遊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銜者渡手弄反覆投水活去又見一網師更乞魚師不與渡乃持兩石子擲水俄有兩水牛

聞其網中網碎不復見牛渡亦已隱神僧傳

放魚得金

唐熊慎以販魚為業嘗載魚宿江汭聞船內念佛聲察之乃魚也悉放之後宿於江上見沙中火燭掘之得紫磨金數千熊氏子孫至今尤富寶

鯉化龍

魏鏗曾過彭蠡之濱造其名嶽今廬山是也徧遊洞府以窺聖迹已而把釣於臺上雙鯉化為雙龍冲天而去廬山先賢傳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魚

九 居仁堂

點額

龍門鯉曾登者化為龍不登者點額暴腮詩

救鯉

梁劉之亨仕南郡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既明有人遺二生鯉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算潘官善事

去鈎得珠

漢時有人釣魚綸絕而去入夢於武帝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昆明池見魚銜索帝取其鈎放之間三日復游池濱

得珠一雙帝曰豈非昔魚之報三輔決錄

涓涓得鮒

呂望年七十釣於涓涓三日三夜無與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謂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剖腹得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富貴藝文類聚

鯉魚池在廣西梧州府城東

扶南王范尋嘗養鯉魚十頭若犯罪者投之池中鯉魚不食乃赦凡挂誤者皆不食披林紀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魚

十 居仁堂

驅鯉魚

韓文公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鯉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公往視之令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視之是夕暴風震電數日溪中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鯉魚患六帖

鯉魚屏息

陳充佐通判湖州湖之惡溪有鯉魚食人公命捕得以文告而戮之鯉魚屏息宋書行錄

巨鱧

趙忠簡公謫朱崖浮海而南，張帆早行，見波濤間紅旗靡靡，極目不斷，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急入舟，波濤旋沸，又出，遂皆割其舌，出血滴水，戒使臣閉目坐船中，類則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鱗也，所謂旗者其鰓耳。夷堅志

龜

兩首龜

宋徽宗時，都水使者趙寔得兩首龜於黃河，獻以爲瑞，蔡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萌者也，鄭居守言首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於金明池。宋紀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龜

十一 若仁堂

六眼龜

福建興化洋山下，池中出六眼龜，文獻通考，嘉大定初，處州獲六眼龜，一夕而失，爾雅註疏，陽羨君山止有池，宋太平興國及政和間俱獲六眼龜。山堂肆考

措牀龜

南方老人以龜措牀足，二千餘年，老人死，龜尚生，能行氣，渠引若此。龜笑傳

又

張說女，爲弟盧公求官，父措牀龜示之，玄婦曰：弟得唐事矣。唐本傳

放龜

晉毛寶爲廬江太守，見人釣得白龜，贖放之於江，後守郡城，與敵戰敗，投江，購物至岸，視之，乃昔所放龜也，雖至江中，猶數回頭視寶。晉書

坐龜

黃安代郡人，服珠砂，身皆赤，冬不着衣，坐一神龜，龜廣三尺，時人問安坐此龜幾年，曰：此最畏日月光，三千歲一出頭，我坐此龜已三出頭矣，行則負龜以趨。列仙傳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龜

十二 若仁堂

挑宮人

隋開皇中被廷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人抽刀斫之，其物落牀而走，因入池中而沒，明日涸池，得一龜，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絕。五行志

老桑養龜

永康有人入金勝山，遇一夫龜，束之歸，龜言曰：將不良，將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上吳王，王命養之，楚蔡萬軍，措牀

如故，諸葛恪命燃老桑煮之立爛。吳先

石龜食舍

餘姚縣舍封閉甚密，年年大耗，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斬毀口，於是無復虧減。吳先

海畔石龜

東北巖海畔有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陸機

龜

化龜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龜

七 晉書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齋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龜，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大坎，實水其中，龜入坎遊戲，一二日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躍入遠潭，遂不復還。文獻

又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物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文獻

龜

放龜

丹陽孫附家場北有報恩池，相傳有王姓者好食龜，每市

必數枚，其婢竊一二枚之事，覺被捷，潛沒於池，龜負得不死，故名。續校神記

又

尚書崔悅夢十九人衣青綠羅衣求生，既寤見器中龜十，九頭遂放之，後昌熾。五堂閣話

化龜

魏文帝初時，河清采士宗母化為龜入水。文獻

鼠

白鼠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鼠

六 晉書

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白澤圖

識龜鼠

黃攸，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僚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莫有光澤，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攸曰：名起，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招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實氏求傳

鼠易腸

唐公房拔宅上昇，雞犬皆仙，惟鼠不淨，不得去，鼠自悔一日三吐易其腸，欲其自潔。博物志

勅鼠

漢張湯幼時，鼠盜肉，掘得盜鼠及餘肉，勅鼠按治，并取鼠與肉具獄，案堂下，父視之，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符召鼠

晉許遵一名映，有鼠啣映衣，乃作符召至中庭，映曰：啣衣者留，不啣者去，羣鼠並去，惟一伏不敢動。山堂肆考

字殺鼠

晉淳于智，喜厭勝，劉柔夜卧，鼠啣其左手，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柔手作田字，使露手卧，明日有大鼠伏死於前。晉書

古今記林

卷廿九 鼠

主 屠仁堂

永州某氏愛鼠不畜猫，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由是飲食皆鼠之餘，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態如故，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

殺鼠如丘

呼鼠來去

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呼

來即來，去即去，時謂之捕仙。南齊書

鼠銜孝經

杜錫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前夕，見大鼠銜卷於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鼠拱立

嘗有人於庭前溝口，獨見一鼠對面拱立，心雖不以為怪，亦謂頗奇，因向之曰：爾亦泰來之賀耶？其鼠復如揖拜之狀而去，其人晚年家轉蕃富，至老康健，壽享八十九歲，可謂吉慶矣，禱書中曾見此說，名曰狼恭鼠拱，主大吉慶，自是陰德致然。百家名書

古今記林

卷十九 鼠

主 屠仁堂

鼠怪

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忽有鼠從穴中出，在廳事上語曰：王周南某月日當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亦不應，鼠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中鼠復曰：周南爾不應死，我復何道，言訖死，即失衣冠所在，視之與常鼠無異。搜神記

羣鼠渡江

元至正乙未年中，江淮間群鼠擁集如山，尾尾相銜度江，過江東來，湖廣羣鼠數十萬，度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違道側，其羸弱者走不及，多道斃。元事始末

鼠變鯉

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變成鯉魚，民人一日取得三五十斛，明年大饑。宋書

蠶

水蠶

古今記林

卷十九

十一 居仁堂

員嶠山有水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經宿不燥，堯時海人獻之，堯以為黼黻。拾遺記

蛇

白帝子

高帝斬蛇，路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堯帝為赤帝子，以火德王。漢紀

兩頭蛇

兩頭蛇，嶺外多，一頭有口眼，一頭似頭而無口眼，昔孫叔

敖見之不祥，乃殺而瘞之，南人見之為常，其禍安在。續表錄異

大蛇當道

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修德，使吏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則自死也。博物志

蛇頭擊棺

後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于武并生一蛇，奉送蛇於野中，及武長有俊名，母死將葬，賓客聚集，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狀若哀慟，有頃而去，人以為竇氏之祥。搜神記

古今記林

卷廿九

十二 居仁堂

蛇奉渡錢

萬安皂口驛下四十里，有舟子夢人求渡，至皂口謝銀一錢，心怪之，天微明，船內得紙包，沾水猶濕，視之果如數，竟其人不得，忽莽中有蛇昂頭，若欲渡狀，舟子曰：求渡者汝耶，可容伏後船，無驚前船秀才也，蛇如言入伏，少頃至皂口，舟子以杖叩船曰：渡者上岸，蛇頭左搖，舟從之左，蛇去舟子偵蛇所往，特有修船工人在水次，蛇從左游水過嘴，一人死，復獲葬中去，舟子呀為前孽，蛇能浮水而見夢，竟渡，豈故示儆與，且錄又何從得也。開然堂纂

二老訟地

漢武帝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窺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杖戰，將入問汝等何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為二蛇。按神記

蜀精

晉永嘉末，建昌縣有蛇長三十餘丈，斷道以氣吸入，被吞噬者百數，吳猛率弟子往殺之，蛇死處聚成洲，猛云：大蛇是蜀精，蛇死之日，而蜀賊杜弢滅。九域志

醉現蛇形

古今記本
卷十九 為魚蛇
杜預為荊州刺史，時有燕集，大醉，執閉齋獨眠，外聞齋中嘔吐，其聲甚苦，有小吏開戶看之，止見床上有一蛇，垂頭床邊，吐都不見人。世說

夢黃蛇

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口止於廊，行作廊時。史記

杯蛇角影

樂廣嘗有親客，久闕不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飲，見杯中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謂客

曰：杯中復有所見否？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晉書

蛇化雉

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以問張華，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果有蛇悅焉。

蛇成蕨

晉郗鑒出獵，有甲士折一小枝蕨食之，覺成疾，後吐出一小蛇，懸屋前，漸乾成蕨，遂明此物不可生食。搜神記

蟹

古今記本

卷十九 為魚蛇

三 后仁堂

辟瘴蟹

關中無瘴，秦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以為怪，有病瘴者，借懸於門，病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筆談

螺

螺女

閩人謝端，得一大螺如斗，畜之家，每歸，盤食必具，因察伺，乃一妹，麗甚，問之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遣我為君具食，今去，留殼與君，端用以儲粟，粟常滿，今名螺女。江表類

螺食人

南康有女採螺為業，夜宿亭上，聞風雨聲，見眾螺殼口而
至，亂嗽其肉，明日惟有骨在，因號其地為螺亭。南康記

蛙

沉窳產蛙

趙襄子以無錫有寬政於晉陽，其心必和，乃守晉陽，後晉
師圍晉陽而灌之，沉窳產蛙，民無叛志。史記

式怒蛙

楚王伐吳，欲人輕死，出見怒蛙，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
此？王曰：以其有氣也。吳越春秋

古今記林

卷九 魚蟹螺蚌

廿 居仁堂

蛙鳴鼓吹

孔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我以此
當兩部鼓吹。南史

墨池蛙

宋朱芾守無為州，鑿墨池，池中蛙聲聒人，芾取瓦片押字
投之，遂不鳴，上有芾書墨池二字。無為州志

殊點蛙

宋蘇實治平間為新繁令，有異政，嘗飲衛湖蛙鳴，令人取
一大者，以殊點之，戒曰：毋再喧嘗，已果不鳴，及湖潤，羣蛙

結聚成團，故視之則殊點者，居中，群蛙擁翼，蘇令悉放於
江，終其任，湖蛙無一鳴者。類書

金蝦蟆

長慶中秋夜，有人翫月，見林中光屬天，如匹布，尋視之，
見一金背蝦蟆。西陽雜俎

蝦蟆天使

唐李揆，乾元中為禮部侍郎，一日晝坐於堂前軒，忽聞堂
中聲震若墻圯，揆驚視之，一蝦蟆俯地高數尺，狀殊異，窮
其故，命家童以巨缶蓋焉，有解曰：蝦蟆月中之蟲，天使也。

古今記林

卷九 魚蟹螺蚌

廿 居仁堂

今來公堂，非天以祭命付公平，明視之不見，數日拜中書
侍郎平章事。宣室志

老父見夢

唐新繁縣有東湖，李德裕為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
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也。沈之年當相，見於
萬里外，後於土中得一墓，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
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誠。北夢瑣言

生菜遇毒

丘儼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忽夢見母曰：汝嗽生

某遇蝦蟇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得藥服之
下料料子數升史南

蚌

養蜂十三窠

明太祖登極命星士問天下同年月日時者以聞乃得一人
召問曰汝何為曰村民曰富乎曰貧甚惟養蜂十三窠
每年割所釀蜜自贖上曰是也朕有十三省布政汝有十
三窠蜂布政亦一王也蜂每窠一王大小不同統轄無異
遂謂命不足信賜之酒食明興

古今記林

卷十

嘉靖間閣下楊遂卷諱一清致政林下一日遊鎮江北固

嘉靖間閣下楊遂卷諱一清致政林下一日遊鎮江北固

義蜂塚

山偶見羣蜂擁蜂王出遊遇鷲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
數日俱死之遂卷令家伴瘞焉表其封曰義蜂塚作文祭
之人以為蜂有忠義云泳化類編

蟻

漁于硯中

徐玄之夜讀書忽見武士數百升于牀縱獵於花叢之上
又見數百人升案携網罟之具漁于硯中得魚數百至明

日掘得蟻穴盡焚之蔡異記

渡蟻

宋庠宋祁兄弟同行逢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
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大宋復遇諸塗僧大驚曰公風神
特異若活數萬命者宋良久曰比堂有蟻穴忽為大雨浸
某尋編竹橋以渡僧曰是也小宋合當首魁公終不出其
下比唱第小宋大魁章獻乃謂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
第一小宋第十歸田錄

救蟻免獄

古今記林

卷十

董昭之過江見蟻胃一短蘆昭之救之後繫獄蟻領群蟻

董昭之過江見蟻胃一短蘆昭之救之後繫獄蟻領群蟻

穴獄昭之得免齊諧記

避蟻

哲宗朝程頤為宗政殿說書畢因請曰願聞帝在宮盥而
避蟻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
帝王之要道也宋寶錄

人長寸餘

桓謙字敬祖晉太元中忽有人長寸餘被鎧持擗緣樓登
灶尋飲食之所或有竊肉者以擗刺取徑入穴蔣山道士

朱應子以沸湯洗所入處，復不復出，因搗之，有蟻斛許，死穴中，諫後以門案獄死。

蠅

純養筆端

王思為大司徒，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逆蠅不能言，遂棄筆擲地，踰壞之。

青衣傳教

秦符堅真主，猛將融，嘗議於甘露堂，親為放文，有一大青蠅集於筆端，俄有小青衣大呼於市曰：今日大赦，須臾不

古今記

卷九

蠅

十一

魏報恩

酒匠見蒼蠅投酒甕，即取放乾地，以灰掩其體，蠅得活，如此數多，後為盜拔，獄成，主刑者援筆判決，蠅集筆尖，揮不去，判之，冀得因疑其冤，詳問之，則誣也，呼盜一訊，遂釋之。

野生

蠅

夜遊女子

夜遊女子，營火也，此伏尸之精，燒香辟之，若入人家，其色

青者吉，紅者有禍殃。青箱襟記

蝶

武帝侍從

夔州高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者，往往有一二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徹饌羣去，時謂武帝侍從，捉之者必致病。爽堅襟錄

紙蝶

進士張辟有道術，或人召飲，意合，即索紙剪映蝶二三十枚，以氣吹之，成隊而飛，以指收之，俄在手中，人有求之，即

不許。爽死

古今記

卷十一

蝶

十六

蜘蛛

蛛集

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故鵲噪則饑，蛛集則放。西京襟記

寢門懸絲

張鷟為鴻臚丞，帽帶及綠袍並鼠啣，有蜘蛛大如粟，當寢門懸絲上，經數日，大赦，加階授五品。唐紀

假婢惑人

假婢惑人

陳郡殷家養子名環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往來不絕心緒昏錯其母察之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緣床就環便燕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環性理遂復異

蝗

蝗腹梵字

蝗腹有梵字云自西天來世傳蝗常由吏貪殘所召身

黑頭赤者武官頭黑身赤者文官西陽縣志

吞蝗

唐貞觀間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擬欲吞之曰寧

古今記林

卷十九

十一

食吾之肺腸是歲蝗不為患唐紀

捕蝗

山東蝗姚崇命捕瘞之盧懷慎以為殺傷過甚崇曰何不

忽於蝗而忍人之飢死乎若有禍崇請當之唐紀

募民捕蝗

五代晉後帝天福間募民捕蝗易以粟唐史

蝗不食稼

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

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唐紀

蝗墮水死

清獻趙抃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

退飛盡墮不死宋本傳

蝗赴海死

真宗時旱蝗李迪請罷營造乃雨蝗赴海死宋紀

鳥食蝗

梁宗室修為梁秦州刺史過蝗修請田所深自咎責忽有

飛鳥千群食蝗遂盡梁史

蝗化蝦

古今記林

卷廿元

十一

馬援為武陵太守有蝗援賑貧窮薄賦稅蝗入海化為魚

蝦漢記

蝗不入界

鄭弘為駱令郡人得遺寶懸於道求主還之春大旱驕獨

致雨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獨驕界不入東漢書

蚊

蚊不入祠

後漢趙炳有道術童安令惡其感眾杖殺之人為立祠於

永康至今蚊罔不能入晉書

露筋廟

有女子夜至高郵，蚊盛，有田舍，棲止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失節，遂以蚊死。其筋見焉。立祠曰露筋廟。

蟲

捫蝨而談

至猛有大志，聞桓溫入關，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晉史

蝨緣相鬚

王荆公入朝，蝨緣鬚上，上頓而笑，朝退，王禹玉戲曰：晏姓

古今記林

卷十

八

十一

相鬚，曾經御覽。星容

雜蟲

白起蜈蚣

洪武初，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身長尺許，皆有白起二字。

晰蟄

術家云：守宮以器養食之，以丹砂滿七斤，極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事，則滅矣。言可以防淫，故曰守宮。傳云：東方朔試之，有驗。師古

凡蛇

曰：螺贏無子，取螟蛉養之，置木空中，視之曰：類

一日夜化為己子。文藝

謝豹

有虫名謝豹，見人時以前脚交覆其首，如羞狀。或曰

小人也，抱恥而死，化為虫，猶羞見人。事物紀原

全哉

直尸，有虫伏地，赤如牛肝，東方朔親

文獻也。按圖果然。

三清書

入狐吳越熱地所生，口中有骨，形如小弩，常居

舍沙射人，則令人生瘡，甚則殺人。洪範五行傳

應聲蟲

腹中若有言，小虫者，輒應之。讀本草至藍，則默

飲之，則吐出肉塊，長二十餘人形，悉具服，啗九

心本草

卷二十九終

游九步列

古今記林二十九卷

安徽巡撫
探進本

國朝汪士漢撰士漢有秘書二十一種已著錄是書

分二十七類自正史以迄百家隨筆摘錄自謂義

例有二一紀淑慝以示勸戒一蒐瑰琦以資見聞

然大約從類書中抄撮而成